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B81/1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二四冊目次

## 史部·別史類

藏書六十八卷(二)

〔明〕李贄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七年焦竑刻本

..... 一

續藏書二十七卷

〔明〕李贄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汪修能刻本

..... 四二四

藏書六十八卷(二)

〔明〕李贊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七年焦竑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藏書六十

八卷》提要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六

詞學儒臣

賈誼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之。文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乃徵吳公爲廷尉，廷尉乃言賈誼。文帝召誼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於是文帝悅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旣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乃爲賦以弔屈原，爲長沙傳。三年，有服乘入其舍，誼自傷，又作服賦以自廣。又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旣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爲梁懷



王勝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踈濶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云居數年梁王勝墜馬死亡子誼自傷爲傳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誼所上治安策等見漢書不錄也

賈山

賈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王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况於縱欲恣行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弗聞則社稷危矣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

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此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是以道諛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良忌聽言則對諂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

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瘵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減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故其後復禁鑄錢云

### 枚乘枚臯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

藏書

篇目

卷三十六

四

藏書

篇目

卷三十六

五

恒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傲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櫟足可搔而絕手可摧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

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執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卽位。御史大夫鼂錯爲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爲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踞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警於漢。譬猶螻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子。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不絕。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

高壘。副以闔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饒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因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執察焉。吳王不用。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爲弘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卽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乃得其孽子皐。皐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皐母爲小妻。乘之東歸也。皐母不肯隨乘。乘怒。分皐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得召爲郎。三年爲王使。與亢從爭。見讒惡。遇罪。家室沒入。皐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皐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觀善之。拜爲郎。使匈奴。皐不通經術。詆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媒。驥貴幸。比東方朔郭舍



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羣臣喜故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初衛皇后立臯奏賦以戒終臯爲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楚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臯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乃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嫫東方朔又自詆嫫其文骯骯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雜書

儒臣

卷三十六

人

鄒陽

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之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

剖心子胥鳴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

雜書

儒臣

卷三十六

九

見嫉昔者司馬喜骸脚於宋宰相中山范曄摺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聽子罕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

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疆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慤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燔妻子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

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桀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飭人朝者不以利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嚴助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惠卿等並在左右是時朝廷異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

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奏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誡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舉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卓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慰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

兼書

儒臣

卷三十六

三

吾新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與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是時漢兵已出踰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王頓首謝罪卽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使諭淮南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既還上大說因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

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上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慮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取詔許之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爲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駱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妻

兼書

儒臣

卷三十六

三

志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卽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久之買臣坐事免復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夷越王



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及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醜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

藏書 傳臣 卷三十六

南

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常有恩者皆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張湯爲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爲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

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爲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爲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有罪自殺上亦誅買臣子山拊官至郡守右扶風

### 吾丘壽王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後東都盜賊起拜爲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爲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時知略輻湊以爲天下少變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

藏書 傳臣 卷三十六

五

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敵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飭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

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誦服焉。及汾陰得寶

藏書 卷三十六

十六

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召而問之。曰。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

坐事誅

主父偃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遊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擠。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乃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

藏書

卷三十六

十七

謂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今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并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及尊立衛皇后。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

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矣。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危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二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後朱買臣難訕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滯失之行，上拜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吾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偃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居中不敢發。及其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至，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今自殺，乃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今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沒孔車收塋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李生曰：此漢武英雄語。然王父知絕貧時賓客，而不知貴時客亦猶是也。

### 徐樂嚴安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以爲：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墨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王之所留意而深察也。聞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宜有不安其處者矣。



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

嚴安者，臨苗人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其辭亦美。

### 終軍

書

卷三十六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

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爲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今日，改定告元，貢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管丘，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還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

書

卷三十六

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斯拱而埃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果率衆來降。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專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誅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顛已之宜者。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鹽鐵郡有餘藏，正二國廢不鼓，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且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以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與？偃已前三奏不許矣，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誅也。所犯者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詘乃服罪，當死，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人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

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還奏事上甚說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驚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

藏書詞學儒臣卷三十六

主

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六終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七

詞學儒臣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擊劍名犬子及長文翁遺受七經學于長安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景帝又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文學之士鄒陽枚乘及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文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輩相謂曰今有重客爲具召之并召令既至至日中長卿謝病不至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強而至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

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遂與俱。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裋，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卓王孫耻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七

二

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歡。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方知女有眼睛也。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關益斥，還報天子。天子大說，後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相如上疏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因拜爲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久之。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亡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嶽，封泰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好色，常有消渴疾。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七

三

好音君臣道合，康歌迭唱，可謂至盛極文，郁乎有斐之時也。今觀愈之文，亦無難讀者，獨奈何寥寥至百餘年，必待穆伯長而後知其好也？假使讀子虛上林，又當何如也？故吾謂漢武帝真不世出之雄者，非過也。雖然，又有奇者，方相如之客臨邛也，臨邛富人如程鄭、卓王孫等，皆財傾東南之產，而目不識一丁，令雖奏琴，空自鼓也。誰知琴心，其陪列實席者，衣冠濟楚，亦何偉也。空自見金而不見人，但見相如之貧，不見相如之富也。不有卓氏，誰能聽之？然則相如、卓氏之梁鴻也，使當其時，卓氏如孟光，必請於王孫，吾知王孫必不聽也。嗟夫，斗筭小人，何足計事，徒失佳偶。

論之未敢以語人也。

伍被

伍被，楚人也。以才學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養士數千人。高材者有八，曰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而被為冠首。淮南怨望厲王，夙時蓄有邪謀。後坐東宮，召被欲計事，呼被曰：將軍上被曰：

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禾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為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廷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因稱說漢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爲錢，煮海水以爲鹽，伐江陵之木以爲船，國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卒破大梁，敗狐父，奔走而還，爲越所禽，歾於丹徒，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爲天下戮。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

日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今緩先要成臯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十八九成，公獨以爲無福？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丁糧餽，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遺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

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劉項並起，天下響應，所謂瑕纍，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以成帝王。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汜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爲過矣。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七

七

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身死，于東宮也。被因流涕而起，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爲王晝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 王褒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能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

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  
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  
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  
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爲僮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  
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  
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爲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  
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乃徵褒既至詔褒爲聖主得賢  
臣頌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縣之麗密龔黎哈  
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  
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不知以塞厚望應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七 九

煥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  
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  
延天下英俊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  
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  
陳見惻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  
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  
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卽見  
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漂而升本朝  
離疏穉躋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  
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列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七 九

風龍興而致雲螭蟠蛟秋吟蟬蛸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  
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明  
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鍾逢門  
子等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  
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  
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  
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易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  
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傾  
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休徵自至壽考無

彊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呻吟嗟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儵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褒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乃歸。太子喜褒所為。藏書 篇臣 卷三十七 十

### 劉向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既冠。行修飭。擢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與王褒張子儵等並進。對獻賦頌。上復與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

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愬藏書 篇臣 卷三十七 十



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飭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入成羣，誠足慍也。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寤，乃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藏書

備臣

卷三十七

主

後三歲餘，孝宜廟開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徵堪，請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亦會堪疾瘠，不能言，而卒。顯遂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譏，適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卽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爲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

藏書

備臣

卷三十七

主

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述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精忠，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歿，葬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

江海黃金爲鳬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柳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求羊。失火燒其臧。梓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以灰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向又賭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與國顯家。可法則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五十篇。奏之時。時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雅奇陳湯智謀。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今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輒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見李東井。蜀郡岷山崩。雍

江向惡此異。懷不能已。復上奏。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篡漢。李生曰。予讀戰國策。而知劉子政之陋也。夫春秋之後。爲戰國。既爲戰國之時。則自有戰國之策。蓋與世推移。其道必爾。如此者。非可以春秋之治治之也。明矣。況三王之世。與五霸者。春秋之事也。夫五霸何以獨盛於春秋也。蓋是時周室旣衰。天子不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諸侯。故諸侯有不令者。方伯連帥率諸侯以討之。相與尊天子而協同盟。然後天下之勢。復合于一。此如父母臥病。不能事事。羣小構爭。莫可禁阻。中有賢子。自爲家督。遂起而身父母之任焉。是以名爲兄弟。而其實則父母也。雖若侵父母之權。而實父母賴之以安。兄弟賴之以和。左右童僕。諸人賴之以立。則有勞于厥家大矣。管仲相桓。所謂首任其事者也。從此五霸迭興。更相雄長。夾輔王室。以藩屏周。百足之虫。遲遲復至。二百四十餘年者。皆管仲之功。五霸之力也。諸侯又不能爲五霸之事者。於是。有志在吞周。心圖混一。如齊宣之所欲爲者焉。晉氏爲三呂氏爲出。諸侯亦莫之正也。則安得不遂爲戰國。而致謀臣策士于千

里之外哉其勢不至混一故不止矣劉子政當西漢之末造感王室之將熾徒知羨三王之盛而不知戰國之宜其見固已左矣彼鮑吳者生于宋元之季間見塞胸仁義盈耳區區褒貶何足齒及乃曾子固自負不少者也咸謂其文章本於六經矣乃譏向自信之不爲邪說之當正則亦不知六經爲何物而但竊褒貶以繩世則其視鮑與吳亦魯衛之人矣

### 崔駰等

崔駰字亭伯涿郡人也祖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諸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辟曰吾聞伐國不問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七

十六

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爲至哉遂投劾歸時篆兄發得幸於莽位至大司空乃以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弄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遂單車到官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罪此皆何罪而至遂理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固爭篆曰叔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多占驗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慰志焉篆生毅以疾隱身不仕毅生駰年

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毅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時人譏其太玄靜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歎謂其侍中竇憲曰卿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憲由此見駰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遂揖入爲上客居無幾帝幸憲第特駰適在憲所帝聞欲見之憲以爲不宜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側何必於此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辟駰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駰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七

十七

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駰數諫諍憲不能容因出駰爲長岑長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誓合二十一篇中子瑗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達善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辟車騎將軍闕顯府時闕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爲嗣瑗以侯立不以正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以嬖寵惑蠱先帝使廢黜正統扶立疎孽少帝卽位發病廟中

周勃之徵於斯復見今欲與長史共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而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而禪未敢決會北鄉侯薨孫程等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閹顯兄弟伏誅瑗生被斥門生蘇祗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止之時陳禪為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祗上書禪請為之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子寔字子真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凡天下所不理者皆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七

九

安危快不自觀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僞巧以故百姓驚然復思中興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聞忽所見烏可與論

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何者其頑士聞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其達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眾遂見損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故宜量力度德參以霸政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七

九

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乎則致養疾則攻焉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傾險方將批勒韃韃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奉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

臬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捷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鄙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建寧中病卒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寔從兄烈有重名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侍者曰好皇帝悔不小斬可至千萬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外議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爲三公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好兒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烈亦有文才

### 王充

王充字仲任會稽人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

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論說始右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願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袁山松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藏書 備臣 卷三十七 主

### 王符

王符字節信安定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議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潜夫論其指許時短討適物情以觀見當時共五篇云符之論曰帝王之所尊敬

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伐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大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誦譏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癰病，富貴盛則生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什於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顯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櫃，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

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美，豈不惑哉？夫國以賢興，以詔衰。君以忠安，以佞危。然表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耳？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伴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况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特正而不撓，事曲則詔意以

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氏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爲訟其理豈得中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其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旣不宥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贖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宄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凡瘵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敕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奸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廷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旣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宄旣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七

五

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且脫重梏夕還囹圄何也凡敢爲大姦者才必有過於數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後渡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旣入而問曰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七

五

### 仲長統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統過幹幹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幹卒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統性儼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并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嘗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



游僊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君有  
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車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  
樹後冊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囂懼之役養親  
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  
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對親舊遊戲平林濯清  
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  
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  
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  
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  
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

書 卷三十七

三

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志其辭曰飛鳥遺  
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麟神龍來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  
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  
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  
爲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統  
統委曲如環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  
散五經滅業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栖游心海  
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柁敖翔太清縱意容冶尚書今荀爽  
開統名許之舉爲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  
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

篇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東海繆襲  
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楊今簡提其略曰豪桀之  
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  
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  
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  
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  
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  
與我爲等儔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  
皆句冒腹誼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冒用此爲終  
久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

書 卷三十七

三

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  
於我矣豪桀之心既絕士民之心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  
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  
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  
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  
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  
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  
戲耳窮鄭衛之聲人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瀟漫彌  
沔無所底極遂至熬天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  
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

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睥睨則人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七

三

世人主一切之愆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植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賊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一五之長，才足以長一五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放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性情，表德行以厲風俗，數才藝以敘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七

三

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者，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或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慕，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七

辛

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賊歛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劍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既失天

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成，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潔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罟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飢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積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七

辛

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漢之隆盛，於是焉在。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驚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

官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成免。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懿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勲立於國家。績加于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耻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會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藏書儒臣卷三十七

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詒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執異也。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空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籍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喪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輪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

邪。

蔡邕

邕字伯喈。陳留人也。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題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建寧三年。辟司徒喬玄府。玄甚敬待之。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禪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之為列。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上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又特詔問邕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每詔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邕經學深奧。故特遣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阜囊封。上邕對其末曰。臣以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震臣表。無使

盡忠之吏受怨茲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洩中常侍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邕於洛陽獄劾以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免錮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璜女夫也使客追刺邕客感其義莫肯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邕得免焉在東觀時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未及成書因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大赦乃赦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

藏書

卷三十七

三

智起舞邕不答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謗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告其吳人曰吾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故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爲椽邕取爲笛奇聲獨絕是也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爲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異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邕初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至以醢客有彈琴於屏間者邕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

者以告主人主人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者曰我聞鼓絃見螳螂方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邕曰此足以當之矣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聞邕名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邕不得已詣府署祭酒甚見敬重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尙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然卓多自猥用邕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兖州苦道遠難達且逖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

藏書

卷三十七

三

之大賊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其爲逆哉卽收付廷尉邕陳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恐大失人望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謫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還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次獄中時年六十一縉紳諸儒莫不流涕比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

之與兗州陳留之間聞者亦皆盡像而頌焉

### 禰衡

禰衡字正平平原人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州乃陰懷一刺刺字漫滅竟無所之是時許都新建四方賢士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吾焉能從屠沽兒游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惟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嘗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不足數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友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輕操自稱狂病

藏書

備目

卷三十七

三

不冒往而數有傲言操懷怒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吏本欲辱衡反爲衡所辱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衡因許往融復見操說衡願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棧杖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索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人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騎送去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當以不起折之及衡至衆人皆坐不起衡入而大號

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嘗與諸文士共草奏並極才思衡見之開省未周因毀抵地表大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成文辭義兼美表復大喜益重衡衡復侮慢表表耻之轉送至江夏江夏太守黃祖亦善待衡衡爲作書記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與衡遊共讀蔡邕所作碑射愛其辭既還恨未得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及射馳使寫碑還校如之以是射益歎伏焉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酌酒而請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祖慙

藏書

同學

卷三十七

三

訶之衡更熟視曰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便欲加箠衡大罵祖恚甚遂殺之射徒跣來救已不及矣煢時年二十六其文亦亡失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七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八

詞學儒臣

曹子建

曹植字子建年十歲能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操嘗視其文謂爲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操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操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故操特見寵愛後征孫權使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操狐疑幾欲以

藏書詞學儒臣卷三十八

爲太子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操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而植醉不能受命乃悔而罷之丕篡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植與諸侯并就國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

王粲 并建安諸子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邕倒屣出迎粲年幼容狀短小既至一坐

士驚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不甚重也粲羈旅無聊作登樓賦以見志表卒粲勸表子琮歸曹操操辟粲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操置酒漢濱粲奉觴而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杖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雋而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用其豪傑及平江漢引其賢儔置之列位海內回心望風願治三王之舉也遷軍謀祭酒魏

藏書儒臣卷三十八

國既建拜侍中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曰卿能閣誦乎曰能因使背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碁局使更以他局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善屬文舉筆便成時人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與丕植友善幹清玄體道大行修備建安中曹操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內向欲以劫太后琳諫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



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為亂首矣進不納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為檄以侮操袁氏敗琳歸操操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愛其才而不咎也使與瑀並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操操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起曰此愈我病

藏書 儒臣 卷三十八

三

又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操近出瑀隨從因與馬上呈草操擊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為倉曹椽屬瑀瑀各被辟用瑀以十七年卒粲以二十一年從征吳道病卒幹琳瑀瑀二十二年卒觀曹丕書與元城令吳質及典論論文可見矣穎川邯鄲淳字子叔博學有才又善蒼雅蟲篆許氏指初平時客荊州曹操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遣請植植得淳甚喜延入坐未與談時天暑植呼常從取水澡訖傳粉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謂淳曰邯鄲生何如於是乃着衣憤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

後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之優劣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所宜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抗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焉陳留路粹十九年轉秘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驅伏法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徐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余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贛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于體弱孔璋實自巖疏文蔚性頗忿驚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

藏書 儒臣 卷三十八

四

### 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華初未知名著鵠賦以自寄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晉篡位拜黃門侍郎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盡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數歲拜中書令吳滅封廣武縣侯華名重一世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而苟勗自以大族恃恩憎疾之出華都督幽州諸軍事未幾朝議欲徵入祖而

馮統又害之故終武帝之世華只以列侯朝見惠帝即位  
華爲太子太傅與王戎裴楷何矯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  
駿誅楚王瑋稱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璠等內  
外兵擾朝廷大恐華白帝曰瑋矯詔擅害三公將士倉卒  
謂是國家之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驛虞幡使外軍解嚴理  
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瑋誅華以功拜侍中代下邳王  
晃爲司空領著作郎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擾亂關中氏  
羌反叛故以梁王彤代之倫既還誚事賈后因求爲尚書  
令華與裴頠固執不可時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所  
封壯武郡有桑化爲栢舍監省日數有妖怪少子璉以中

藏書 儒臣 卷三十八

五

台星折勸華遜位不從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  
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爲霸者之事  
華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  
臥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  
頠俱被收夷三族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至于窮賤候  
門之士有一善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雅愛書籍嘗徙居  
載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之以取正焉天下  
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  
示華華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  
華鮓于時賓客滿坐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試以苦酒濯

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王果云園中茅積下  
得一白魚質狀殊常故以作鮓相獻耳武庫封閉甚密其  
中忽有雉鳴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示雉側果有蛇蛇  
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  
蜀中桐林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  
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術者皆以吳方強  
盛華以爲不然及吳平紫氣愈明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  
華要煥宿獨共登樓仰視煥曰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  
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在何所煥曰  
在豐城華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

藏書 儒臣 卷三十八

六

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  
阿其夕斗牛間氣遂不復見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拭  
劍光彩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皆怪  
以爲神物也遣使送一劍並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  
得兩送一可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  
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  
寶愛之嘗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土報煥書曰詳  
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復  
合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  
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待劍行經延平津劍忽于腰

聞躍出入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  
蟠索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遂失  
劍雷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 陸機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父抗卒機領  
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機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  
十年乃述其祖父功業作辯亡論二篇太康末機與弟雲  
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趙  
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內侯倫將  
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

藏書

備臣

卷三十八

七

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付廷尉賴成都王穎收埋  
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  
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不從成都王穎勞謙下士機感全  
活之恩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事之穎以機參大將  
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  
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比中郎將王粹冠軍牽  
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鄉人孫惠勸機讓都督于粹機  
又不從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屢譖害之機始臨戎而  
牙旗折意甚惡及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于鹿花機軍  
遂大敗歿者如積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超領萬

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王者超將鐵騎百餘  
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  
拯勸機殺超機又不能用超宣言曰陸機將反又爲書與  
玖言機持兩端及戰超不受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  
殺之遂譖機于穎言機有異志故穎發怒使牽秀密收機  
其夕機夢黑幘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  
着白帢與秀相見因與穎牋極其悽慘乃歎曰華亭鶴唳  
可復聞乎遂遇害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歿是日昏霧晝  
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云機天才秀  
逸辭藻宏麗張華嘗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  
多第雲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君苗應璩從  
弟也後葛洪著書以爲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其  
弘麗妍瞻美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

藏書

備臣

卷三十八

八

### 左思

左思字太冲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故因以  
爲氏焉父雍官至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又學鼓琴  
瑟皆不成雍謂其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也思遂感激  
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詞藻壯麗造齊都賦一  
年乃成復欲賦三都稱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得一  
句卽疏之復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思自爲不

謝班張而時未之重思開安定皇甫謐有高譽乃造而不之謚大稱善遂爲之序繼而張載劉逵衛瓘張華等經學名公咸其稱述于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有作與弟雲撫掌笑曰此間有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也及賦出機歎服自以爲不能加焉齊王冏命爲記室辭不就終于家

### 謝靈運

靈運玄之孫也靈運與顏延之皆爲江左第一議者謂靈運縱橫俊發過延之而深密不如誠然乎否靈運以見愛從叔謝琨襲封康樂公性豪侈好鮮麗車服衣物多改舊

藏書 舊臣 卷三十八

九

制宋受命靈運爲太子左衛率少帝卽位權在大臣靈運好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在郡一周稱疾去以父祖葬始寧縣有故宅及墅乃移籍會稽修理舊業與隱士王弘之等放盪爲娛每有詩一首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及徐羨之等誅乃徵爲秘書監令撰晉書未就遷侍中靈運工書作文竟便自寫故文帝稱爲一寶每自以名輩應參時政王曇首殷景仁等名位不踰而並見任遇于是稱疾不朝穿池種竹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遊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文帝不欲傷之但諷旨令

藏書 舊臣 卷三十八

十

自解靈運乃表陳疾得假卽東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傳隆泰黜時元嘉五年也靈運既東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共爲山澤之游惠連有奇才不爲其父方明所知靈運初去永嘉還始寧方明時爲會稽靈運造方明見惠連又見何長瑜在惠連所乃語方明日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見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尊長飴以下客之食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我便共載去旣因祖父之資生業厚甚奴僮衆多義從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每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一日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太守王琇大驚以爲山賊也會稽太守孟顗素爲靈運所輕嘗語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爲田文帝令州郡履行顗言此湖近郭水物所出百姓惜之旣不得回踵復求始寧休甌顗又執不與而奏言靈運有異志靈運乃馳詣關自陳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更以爲臨川內史而靈運在郡游放不異永嘉又爲有司所糾文帝乃遣收之于是靈運遂舉兵反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禽送廷尉廷尉論斬帝愛其才降歿徙廣州後獲同謀者乃詔王廣州棄市臨刑歎

口冀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稽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時元嘉十年也。年四十九。

### 顏延之 劉穆之附

顏延之字延年。瑯琊人。顏之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飲酒不護細行。宋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爲一時之選。而延之負其才。不爲之下。甚疾之。徐羨之等亦疑延之爲同異。少帝卽位。遷始安太守。領軍謝晦謂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矣。黃門郎殷景仁曰。人惡俊異。世疵文雅。無足怪也。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爲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藏書。卷三十八

兵校尉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復出爲永嘉太守。延之乃作五君詠。以見志。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窮途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獨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不與五君之列。湛及義康見之大怒。欲黜爲遠郡。于是延之屏居。不豫人事。者七載。文帝嘗召延之。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冀得臣酒。何尚之嘲之曰。誰得臣狂。延之曰。其狂不可及也。劉湛誅延之。爲御史中丞。遷國子祭酒。延之性褊激。兼有酒過。既肆意直言。無所回互。故論者謂爲顏彪。但居身儉約。不營

財利。布衣蔬食。酣醉郊原而已。孝武登祚。竣已貴重。竣有所供。皆不受。器服不改宅宇如常。一日乘羸牛車。逢竣。鹵簿來前。延之急趨屏道側。後見竣語曰。平生不喜見貴人。今者不幸見汝矣。見竣起宅。則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有愛姬侍寵。盛延之墜牀。竣怒殺姬。延之大痛惜。坐靈牀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忽見姬排屏風。壓之懼而墜地。因病卒。年七十二。延之與謝靈運俱以文采齊名。而遲速不同。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嘗問鮑照。以已與靈運。照曰。謝五言如初日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之大以爲恨。平生每薄湯惠休。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然是時議者。皆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北稱潘陸。江左稱顏謝。

劉穆之字道民。劉裕克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矣。時穆之聞京城有吐謀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嘿視不言者久之。既而反室。壞布囊爲袴。往見劉裕。裕謂之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倉卒。用人當無見踰者。裕大笑。卽于坐受署。從平京邑。獲大處分。遂委以腹心之任。動止咨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是時晉

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無所重以司馬元綱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楊州刺史王謐薨穆以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楊州又欲令裕于丹陽領州而以內事付尚書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咨裕穆之密白裕曰晉朝失政非復一日加以桓玄篡奪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勲高萬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自弱復爲守藩之將邪劉孟諸公與公俱起皆欲匡主成勲以取富貴事有前後故一時推功非爲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

藏書 儒臣 卷三十八

三

相吞咀楊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若復他授便應受制于人矣今朝議如此惟應云神治本宰輔崇要非可懸論便整入朝其盡同異公至京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其言由是入輔穆之凡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間里言謔金陌細事皆一一以聞裕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小復留意裕既不能穆之乃曰但縱筆爲大字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裕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時朱齡石亦善尺牘嘗于裕坐答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亦得八十函八年加穆之丹陽尹裕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後事裕疑長民難獨任留

穆之以輔之長民果有異謀乃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穆之曰公汴流遠伐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長民乃小阻穆之亦厚爲之備因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丹徒布衣不可得也裕還長民被殺進穆之前將軍十二年裕比伐留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斷決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十三年卒年五十八裕在

藏書 儒臣 卷三十八

古

長安開問驚慟及代晉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穆之誕節貧時好往妻家乞食其妻江嗣女江氏每有慶會妻屬令勿往穆之故往食畢又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何須此及穆之爲丹陽尹召妻兄弟宴飲至醉乃以金梓貯檳榔一斛遺之

鮑照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詞瞻逸尤長樂府文帝選爲中書舍人上方以文章自高頗多忌由是賦述不敢盡其才後臨海王子項鎮荊州以爲前軍參軍時江外諸王皆振命

子項敗遂遇害

謝朓

謝朓字玄暉齊隨王子隆鎮荊州以詞賦深被賞愛為長史王秀之所疾出補宣城太守後遷主吏部郎永元初江祐謀立始安王暹光引以為黨不從收下獄次年三十六

沈約

沈約字休文吳興人齊初為征虜記室奉侍文惠太子最親遇太子入居東宮約為步兵校尉管書記時竟陵王招士約與王融謝朓范雲任昉蕭衍等皆與焉初蕭衍將謀大事約叩其端而不答他日又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

藏書 儒臣 卷三十八

五

期萬物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將終識云行中水作天子何歷然也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樊沔時應思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自至京邑氣序已移若不早定大業萬一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敢有異圖者矣豈復有人更同公作賊耶約出衍乃召范雲告之雲對與約同衍曰智者乃爾暗合耶及衍代齊約為尚書僕射天監十二年病悸卒年七十三約孤貧少時于宗黨得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約遂覆米而去性嗜學聚書至二萬卷謝玄暉善為詩任彦昇工于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初梁廢齊和帝為巴陵王又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

居之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主領之乃遣鄭伯禽以醇酒進王就摺殺焉至是約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約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伐之事全不由己故武帝謚之曰隱

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子昂年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後入鄉校乃感悔始讀書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壇可營山陵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桀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番拱初后召見賜筆札中

藏書 儒臣 卷三十八

六

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于是吐蕃九姓叛詔田楊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疆大臣服中國今九姓叛亡吐蕃悉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積北諸姓已非國有欲犄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為形勢耳有司乃以楊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恐非羈戎之長策也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楊名足以慰其酋領矣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后復召見使為



政之要子昂乃奏謂人百度已備但刑急網密戶人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爲承平設也遷右衛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聖曆初以父老表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子昂納錢二十萬緡簡簿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歟乎果歿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資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王無競房融盧藏用最厚唐與文章承徐更餘風子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藏書 儒臣 卷三十八 七

爲海內文宗

許敬宗 附李義府

敬宗杭州人善屬文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敬宗喜謂所親曰仕宦不爲著作無以成立門戶及駐蹕山破賊帝命草詔馬前愛其藻警由是專掌誥令高宗卽位遷禮部尚書敬宗遂以女嫁蠻酋焉益子多私所聘爲有司所劾及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獨宣言曰出舍子膳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兼太子賓客進中書令乃陰連后謀逐韓瑗

來濟緒遂良殺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後東封次濮陽高宗問賓德玄曰此謂帝丘何也德玄未及對敬宗僂曰臣能知之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后夏后相因之爲寒浞所滅后緡方偃逃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爲夏伯昆吾既衰湯滅之其頌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左氏稱相奪子享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丘帝曰書稱浮于濟潔今濟與漯斷不相屬對曰夏禹導沱水東流爲濟入于河今自漯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泆地過河而南出爲滎又泆而至漕濮散出于地合而東汶水自藏書 儒臣 卷三十八 八

南入之所謂泆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爲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爲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爲四肢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耀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而自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問者德玄不能對吾耻之始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爲李密賊害封德彝嘗曰昔吾見世基歿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歿敬

宗舞蹈求生世以爲口實敬宗銜之敬宗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隸奴也敬宗第舍華儼至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嬖其婢因以爲繼室子昂丞之敬宗怒奏斥昂領外父乃表還咸亨初以特進致仕卒年八十一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曰敬宗棄子荒微女嫁蠻落謚曰繆其孫彥伯訴于朝有詔更議傳士王福時曰何曾忠孝以日食萬錢猶謚繆醜况敬宗忠孝兩棄乎執不改彥伯昂子也頗能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爲之敬宗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昂荅曰渠父不如昂父彥伯累官太守舍人既與思古有

藏書

儒臣

卷三十八

九

相議蓄而未發若能建白立爲后轉禍爲福在此時也義府卽代德儉直夜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大悅賜珠一斗遂停司馬詔書蓄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儉遂相濟爲姦惡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確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洛州女子淳于以姦繫大理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爲妾後事聞有詔鞠治義府計窮遂逼正義縊於獄中未幾進中書令後除名流潮州憤恚歎子治洋流延州津流振州督元貞亦流延州三子及婿同日流竄人以爲誅四凶云

藏書

儒臣

卷三十八

二十

張說

張說洛陽人武后策賢良方正說對第一授太子校書郎擢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陷魏元忠說廷對忤后旨流欽州睿宗卽位玄宗爲太子說與褚無量侍讀尤見親禮踰年進同平章事兼修國史景雲三年玄宗卽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沔爲宰相說罷政事爲東都留守至忠等已誅乃召說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始武后末年爲澄塞胡戲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爲之說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馬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

哉且乞寒潞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桑遠樽俎折衝之道帝納之說與此不合又罷爲相州刺史徙岳州說既失意內自懼雅與蘇頌善時頌子頌爲相說因作五君詠其一詠頌也候頌忌日使人獻頌頌覽詩嗚咽因見帝稱說忠勲不宜棄外說遂遷荆州長史俄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修國史勅齋藁卽軍中論議勅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卒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克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

藏書

舊唐書

卷三十八

主

諸衛更番上下後所謂驍騎者也旣而代張嘉貞爲中書令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此屬無益於國徒爲糜費說曰自古帝王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十三年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告成功也今將升中於天而戎狄是懼豈所以昭盛德乎說曰然則如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爲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未許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

### 蘇頌

皆來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卽奏行之說有材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多而折叱罵然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爲文屬思精壯長于碑誌既謫普州詩益悽惋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辯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固辭後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爲先後太宗時修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冝先舉爵於是引觴同飲時服其有體蘇頌武功人一覽至于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拜中書舍人時頌

藏書

舊唐書

卷三十八

主

父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苑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頌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差書吏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令人思若湧泉吾所不及詔以頌爲中書侍郎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頌始時李又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號蘇李今朕得頌及又何愧前人哉俄襲封許國公時詔立靖陵碑命頌爲之詞頌辭曰前世帝后未嘗志碑事弗稽古謂之不法審當可者祖宗諸陵皆須營立矣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頌能推其長在上前敷奏璟或未及

或少屈頌輒助成之有不意頌更申執故上未嘗不從  
日代可法二人相得歡甚環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  
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盡斷公不顧私則今丞  
相為過之八年罷為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  
按察節度劔南諸州詔頌收劔南山澤鹽鐵自贍頌尚簡  
靜重興力役即募戍人輸顧直開井置鑪量入計出分所  
贏市穀以廣見糧時使蜀者檄取庫錢市帛半臂琵琶捍  
撥玲瓏鞭頌不予雋州蠻直院與吐蕃共謀入寇獲其間  
謀將吏請討之頌不聽移書還其謀曰母得爾直院愧阻  
從封泰山詔頌朝覲壇還分主十銓事辛年五十八帝猶

藏書 儒臣 卷三十八

三

視朝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永徽時大臣蒙輒置朝  
舉哀成終始恩故禮部尚書頌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  
忽不還邦人痛嗟惟惟蓋之舊服肱之威宜即退朝以明  
君臣之誼帝曰朕意也即日帳哭洛城南門自景龍後與  
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  
曰卿所為詔令當別錄副本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其後  
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詰惟頌敘事外自為文章云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  
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

之擢進士調校書郎以道倖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時  
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  
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怠於事天不可  
又言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古者刺史  
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臣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  
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  
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又古之選士惟  
取稱職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十倍於前誠以不  
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羸千百刀  
筆之人溺於文墨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爾今反求精

藏書 儒臣 卷三十八

三

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劔中流契舟以記者也時  
張說為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嘗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  
中書舍人說又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為  
秘書少監遷工部知制誥九齡數乞歸養不許上乃以其  
弟九臯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既又遷中書  
侍郎以母老解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李林甫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上  
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不可以賞功帝曰假  
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  
以加之遂止二十四年上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

九齡曰尚書古納言唐家用舊相仙客河湟一使而使  
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仙客賞封九齡曰漢法非有  
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功積勞積勞積勞  
職爾陛下賞以金帛可也裂地則不宜帝怒曰豈以仙客  
寒士嫌之耶卿固素有門閥哉翌日李林甫進曰仙客宰  
相材也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上由是決用仙客九齡  
內懼恐遂爲林甫所中因上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  
日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又何怨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  
感恩於篋中上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  
仙客久之貶荊州長史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九齡體

藏書

編臣

卷三十八

五

弱有醜籍故事公卿皆指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使人  
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上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  
齡乎上于秋節羣臣並獻寶鑑九齡獨上事鑒十章號千  
秋金鑑錄以伸諷諭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  
密遣宦奴告之曰廢必有與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也九齡  
叱之曰房帷中安得有外言遽奏上帝爲動色故卒九齡  
相而太子無恙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  
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祿山恃勇  
輕進爲虜所敗節度使張守珪奏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  
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斬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執送

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稷卨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  
官制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亦惜其才勅令免  
官而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  
卽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勿以王衍識石勒而害忠良  
卒不聽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遣使祭郿州恤其家開  
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也

### 李白 附張旭裴旻

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旻長隱岷山  
州舉有道不應蘇頌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  
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擊劍爲任俠輕財重

藏書

編臣

卷三十八

五

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等五人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  
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  
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  
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  
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子亭意有所感欲  
得白爲樂章召而入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授筆成  
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  
鞵力士素貴耻之撻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  
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驕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  
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仙人懇求還

山帝賜金放還。白浮遊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礬石至金陵。着宮錦袍。坐舟中。初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為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勅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儀嘗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起河南道。尋陽釋白囚。辟為參謀。未幾。辭職。李陽水為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脫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盡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孫女嫁為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

藏書 儒臣 卷三十八

日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為改葬。立二碑。因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為復其夫徭役。傳正作李太白墓志云。白嘗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百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效。錄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縻。鎖因肆性情。大放于宇宙。意欲耗壯心。而遺餘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為人矣。任華送李白之漕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徒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于太白乎。何有以上諸

文附見李白集。古本有之。今不傳矣。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耳。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

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比伐。為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比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比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而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是亦摧挫息機者也。

藏書 儒臣 卷三十八

詞學儒臣

杜甫

杜甫字子美京兆人甫少貧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才  
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  
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改右  
衛率府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  
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祖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  
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  
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  
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  
時敏給楊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  
祿山亂天子走蜀甫避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報奔行  
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宰相  
房琯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以客董廷蘭故罷相甫上  
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鎰曰甫  
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  
有大臣體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廷蘭託琯門下貧疾  
皆老依倚爲非<sub>此等心腸豈容世間</sub>愛惜人情一至玷汗臣數其功名未就  
志氣挫衄覲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九

二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九

二

忤聖心耳後從帝還京師乃出爲華州司功參軍時關輔  
饑甫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  
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東西川甫  
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甫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  
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牀  
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卒崔旰等亂甫往拜梓潼  
大厓中出瞿唐下江陵沂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  
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還饋之牛炙白酒  
甫大醉一夕卒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  
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昌黎韓愈曰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元稹作子美墓誌曰余讀詩至  
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君臣以庶  
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  
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  
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  
下俗謚民謠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  
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  
爲五言雖句讀音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閑遠指  
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  
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遺文壯



節、揚抑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樂稍存、齊宋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矯飾、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宮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為律詩。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放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間暇則纖穠莫備。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有、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

藏書 卷三十九

三

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故予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籬、况壺與乎。

### 王維

王維字摩詰、與弟縉齊名、開元初擢進士、右拾遺、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維為賊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維聞之賦

詩悼痛、聞于行在、賊平下獄、弟縉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時縉為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上乃召縉為左散騎常侍、上元初、維卒、年六十一、維工草隸、善畫、寧薛諸王咸以師禮待之、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別墅在輞川、有華子岡、欽湖、竹里館、柳浪、茭泚、辛夷、塢、日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為樂、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乃表輞川第為寺、終葬其西焉、寶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與諸王座聞維樂章、縉乃哀集數

藏書 卷三十九

四

十百篇上之、維畫不下、吳道元、閻立本、善畫、耻人以畫師名、已、維乃為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人亦不以畫師稱之。

### 韋應物 附李揆

韋應物京兆人、天寶時為滁州刺史、貞元初復出刺蘇州、少時扈從遊幸、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讀書、工為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故其詩清深閒淡、而詞格不減沈、謝云。

李揆成紀人家子、鄭州代為冠族、揆性警敏、善文章、開元末擢進士第、揆嘗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

其書策殊未知藝不至者雖在文史之圃亦不能揭詞請于廷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于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本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數月之間美聲上聞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修國史揆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也勅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塵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揆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稍厭惡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睦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禮部尚書德宗幸山南揆素爲盧杞所惡用爲入蕃會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九

五

### 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未冠謁顧況况吳人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一等調整屋尉爲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爲魏徵孫贖故第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

不能守陛下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後對殿中論執強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巨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啟言者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絀其口使自爲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是時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耻宰相嫌其出位出爲蘇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貶江州司馬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爲司門員外郎以王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遊獻續虞人箴以諷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居易持節宣諭布遣五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九

六

客韋楚爲山水友劉夢得爲詩友皇甫明之爲酒友自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景吉收鄭據劉貞盧貞張渾狄兼謨盧莫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詩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甚僞者相輒能辯之初與元稹誦詠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百試不差

韓愈○附孟郊張籍皇甫湜盧仝賈島劉義李翱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擢進士第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論宮市德宗怒貶山陽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九

七

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生事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不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論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案視及還具言賊可滅狀愈亦奏言淮西可滅然惟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告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頌愈惡之上表切諫帝大怒持示宰相裴度崔羣曰愈言許悟罪之誠

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至謂東漢以後天子奉佛壽咸天促言何乖刺耶乃貶潮州刺史至潮表謝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湜忌愈只移袁州已乃召拜國子祭酒時有

直講能說禮而容貌甚陋學官多損之不與共食愈一日特呼直講與共食學官由此不敢不與之共食矣愈因奏以儒生爲學官日與生徒會講于是生徒相與言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也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奏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後宜無必入愈至廷奏嚴兵逆之旣生廷奏曰所以紛紛者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九

八

公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大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奏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奏何爲愈曰神策六軍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歛圍之何也廷奏曰卽出

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奏不追。愈歸。泰帝大說。轉吏部侍郎。部有令史舊嘗關鎖不聽出入。愈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若聽其出入。則其勢自輕。長慶四年。愈卒。年五十七。愈嘗以爲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故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爲言。自成一家。婿李漢序其文曰。先生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灑卓踔。滄泠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大拯頽風。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終而翕然隨以定。嘗與李翱書曰。愈所爲文。不自知其至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

藏書 偏臣 卷三十九

九

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柳宗元曰。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讀之也。其大笑固宜。孟郊。字東野。武康人。性介少合。愈一見。與爲忘形交。年五十。第進士。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鄭餘慶爲東都留守。署郊水陸轉運判官。及鎮興元。又奏爲參謀。卒。張籍諡曰貞曜先生。張籍。字文昌。烏江人。第進士。愈薦爲國子。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籍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裴度辟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况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緘。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湜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流血。

藏書 偏臣 卷三十九

十

盧仝居東都，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子，爲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遊東都時，洛陽令禁僧急，島爲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公卿貴人不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諱詰之，久乃得釋。

劉又少爲俠，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步歸愈，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之，爲獨拜，嘗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後去齊魯，不知所終。」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九

十一

李翱，字習之，唐宗室也。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司錄參軍。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翱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諺乘史館，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記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而舊例皆訪之於人，又取行狀諡議以爲據，夫今之作行狀者，多其門生故吏之詞，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安足信也。臣謂作行狀者，只宜直載事實，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則足以爲正直矣。段秀實傳，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則足以爲忠烈矣。卓吾曰：「此千載不刊之言也。」

###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宗元少聰警，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精裁密綴，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應舉宏辭，授校書郎，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順宗卽位，王叔文韋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轉尚書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而叔文敗矣。宗元因貶爲邵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元和十年，量移柳州，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制書下，宗元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爲郡蠻，方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爲永訣。」卽草章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宗元既居柳州，江嶺間爲進士者皆師之。故時號爲「柳柳州」。云：卒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纔三四歲，觀察使裴行立爲營護其喪，及妻子還于京師。時人義之。韓愈曰：「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愈言爲然。李生曰：「柳宗元文章，識見議論，不與唐人班行者，封建論卓且絕矣。其爲叔文等所苛待也，宜。」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九

十一

### 王禹偁 附丁謂

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九歲能文，舉士安見而器之。擢進士，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

給塗金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寵之。後拜左司諫知制誥。未幾判大理寺以請論妖尼道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四年召拜左正言禹偁屢獻計李繼遷策以為繼遷可不勞力而誅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夏人款附卒如禹偁策。至道元年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坐謫罷為工部郎中知滁州初禹偁草李繼遷制詞繼遷送馬五十匹禹偁卻之及知滁州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之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卻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移知楊州真宗即位召還復知制誥時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構之又出知黃州

藏書 卷三十九

十三

禹偁乃作三黜賦以見志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略曰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今三十年矣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王開閉及徙維揚稱為重鎮亦與滁州無異今黃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盜賊竊發何以枝梧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偽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何哉疏奏上惜其才命徙蘄州禹偁表謝有宣室鬼神之間不

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果至州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禹偁詞學敏贍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李絳崔羣間斯無愧矣其為文著書多涉規諷以是不容孫何丁謂皆游其門

丁謂蘇州人少與孫何同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以為自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也故世謂之孫丁登進士遷三司判官峽路蠻擾邊以謂領峽路轉運使勅王均叛朝廷調施黔高溪州蠻子弟捍賊而蠻反為賊謂至召其種酋開諭之曰有詔赦爾等不殺矣乃作誓刻石柱立境上蠻地饒粟苦乏鹽謂聽以粟易鹽蠻人大悅先時屯

藏書 卷三十九

十四

兵施州饋以夔萬之粟至是民無轉餉之勞施之諸砦積粟亦自給謂復上言黔南蠻族多善馬請致館驛給綿帛歲歲收市之及徙置夔州城砦等皆謂所經畫也真宗幸澶淵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時契丹深入民大驚爭趨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急濟謂取死罪詐作駕舟人立命斬之舟遂集民乃悉渡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刁斗自衛契丹乃引去明年召為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謂即上會計錄以侈上心太中祥符初議封禪謂即以經費有餘對於是帝欲營玉清昭應宮以奉上帝謂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宮以奉上帝祈皇嗣羣臣敢有諫沮者願

以臣此意諭之。於是王旦、宋有密疏諫止帝。帝乃以謂事  
告旦。旦始不敢言。乃以謂為修玉清昭應宮使參知政事。  
時寇準為相。惡謂。謂。樂準過罷。準相而謂同平章事。謂  
欲引林特為樞密副使。兼賓客。李迪執不可。因斥謂奸邪。  
不法事。二人爭論帝前。即日罷。謂知河南而出。迪知鄆州。  
明日謂入謝。訴曰。臣非敢爭。乃迪忿詈臣。爾臣頗復留。因  
賜坐。左右欲設墩。謂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机。謂即  
入中書視事。而李迪獨罷。相仁宗即位。寇準李迪再貶。凡  
與準善者。盡逐之。是時二府定議。太后與帝五日御便殿。  
聽政。既得旨。而謂潛納內侍雷允恭。令密請太后降手書。

奏書

論臣

卷三十九

五

軍國事。進入印畫學士草制。辭而令俱先持示。謂閱訖。乃  
進。蓋謂欲獨任允恭。傳達中旨。而不欲同列與聞機政也。  
時允恭方為山陵都監。與判司天監邢中和。擅易皇堂地。  
帝遣王曾覆視。允恭以罪誅。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  
復貶崖州司戶參軍。謂機敏有智謀。文字累數千言。覽畢。  
輒誦。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之。而人人  
釋然。亦其才難也。善談謔。喜為詩。圖畫博奕音律。無不洞  
曉。既在貶所。專事釋典。及著詩作文。家寓洛陽。因為書自  
責。敘國厚恩。家中不可妄有希覬。而專人致書洛守。乞付  
其家。戒使者伺守。會衆時達之。既達書。守不敢隱。即以聞。

帝見之。為感惻。乃得徙雷州。在朱崖日。作為一字題。寄歸。  
又作天香傳。叙江南諸香。後移道州。旋以秘書監致仕。光  
州居住。流落貶竄。共十五年。鬚鬢無班白者。人亦服其量。  
也。未終前半月。即不食。但以沉香煎湯。時呷少許。臨化。神  
識不亂。奄然而去。時稱為異人焉。

歐陽修

附梅堯臣

蔣之奇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生四歲而孤。母鄭氏教之。家貧。以  
荻畫地學書。比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  
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  
五季餘習。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欽柳開穆修輩。咸  
有意張之。而力不足。修遊隨。得韓愈遺藁。於廢書篋。讀而  
心慕焉。景祐初。召試選館閣校勘。時范仲淹知開封府。每  
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修見諫官高若  
訥。詆誚仲淹。故為書責之。因是坐貶夷陵令。康定初。仲淹  
起為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修掌書記。修笑曰。吾論范  
公。豈以為已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後召還。復  
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初。仲淹之貶饒州也。修  
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故見逐。故時咸目為黨人。自是  
朋黨論起。修又為朋黨論。以進。上知修忠。一日。奏事罷。上  
目修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會修之

奏書

論臣

卷三十九

五



外甥女張嫁修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修遂起詔獄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已而又徙潁州至和祊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惻然命判吏部流內銓有忌修者偽爲修奏乞澄汰宦官宦官怒以他事請修欲遂出修於外上悟留修刊修唐書遂入翰林爲學士自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久遍閱羣臣未有大稱上意者因思富韓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人與修在嘉祐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修所取率詞義古質者凡險怪知名士一切不錄榜出紛然向之囂薄者聚譟修馬前街邏不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九

七

能制然文章自是變矣三年代包拯權知開封府事有以拯爲言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及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參知政事修與韓琦同心輔政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也英宗之初朝議加濮王典禮禮官與從官欲改封大國稱伯父修引衮服記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基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御史呂誨等共詆修以故皆被

逐熙寧初改知青州三年判太原府辟求知蔡州從之四年乃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修嘗守潁上樂其土風故遂卜居潁其在潁也作亭瑯琊山每以醉翁自名又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老於其間是爲六一故又自號六一居士焉居潁一年而卒年六十六太常初諡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宜加以忠乃諡文忠修嘗曰治民如治病有一等醫人僕馬鮮明進退中度案醫書述病證口辨如傾而病者服藥不效一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不能應對然病兒服藥卽效治民之吏猶是也但民稱便卽爲良吏矣修前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九

六

後歷七郡守吏民安之故其言親切如此被召謫唐書又自謫五代史唐書最後置局修專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之筆朝廷以書出兩手體裁不一詔修刊詳列傳修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能悉如已意及書成奏御舊制修書只列書局中官高一人名云某等奉敕譔公官高宜書名修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爲日久豈可揜也於是紀志書修姓名列傳書宋姓名祁聞而善之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工爲詩用陰爲河南王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修與爲詩友

蔣之奇宜興人擢進士第中春秋三傳科至太常博士神

宗立轉殿中侍御史。初之奇黜制科，諸修盛言漢義之善，修因薦為御史之奇，懼不為衆所容，及修妻弟薛良，謫得罪，修修誣修陰事之奇，因以劾修，蓋欲自脫附修之名也。  
神宗批付中書問狀，修與吳育皆上章自辨，以吳氏育女故，神宗知之，語執政曰：「言事者以閨門曖昧之事中傷大臣，此風甚不可長。」乃貶之奇監道州酒稅，修亦堅求退，出知亳州，故修謝上表云：「未乾薦禰之墨，已驚射羿之弓。」

王安石 附呂惠卿章惇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曾鞏携其文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文彥博為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嘉祐三年，安石上萬言書，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極，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露天下之口，而固以合先王之政矣，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未幾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神宗在穎邸，韓維為記室，每進講，則曰：「此非維之說，王安石之說也。」及為太子庶子，又薦自代，神宗即位，

卷三十九

十九

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帝問為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爾二年，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上曰：「今所施設以何為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為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為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遣提舉官

藏書

備臣

十九

藏書

備臣

卷三十九

三

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歛，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僱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繫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金帛為抵當，出息十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疾病者補償，方田之法，

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廢廢堰悉務興復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琦而安石遂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爲異謝令呂惠卿諭旨安石乃不去于是御史劉述錢覲程顥陳襄陳薦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等皆以不得其言相繼去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九

主

初安石在侍從每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後世所當行及爲參政而孫覺李常爲諫官遂列奏請舉行之安石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也三年拜同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帝大怒批付中書令省事安石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并責監司守郡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被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今有之亦不足怪也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奸至此之共錄文彥博言

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闕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籍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安石子雋爲人慄悍陰刻舉進士調旌德尉秀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雋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兄誤矣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早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乃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復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思安石復用絳覺惠卿意密白帝請召安石八年安石復相十月彗出東方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九

主

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及  
勞憤患疾安石屢謝病求去上亦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  
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復用馮京知樞密以其不黨安石  
也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換特進改封荆元祐中卒年六  
十八黃廷堅嘗言人心動則日動王介甫終日不停轉  
以是知其好改作也

呂惠卿晉江人起家進士初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熙  
寧初安石爲政對上言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無有雖前  
世儒者亦未易及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惠卿而已及設  
制置三司條例以惠卿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與之謀

藏書 儒臣 卷二十九

圭

凡所建請章奏皆出其手司馬光言於上曰惠卿儉巧非  
佳士使安石負謗中外安石賢而復不開世務惠卿爲之  
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爲奸邪又貽書安石曰  
諸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  
自售矣安石不悅薦惠卿爲參知政事後安石既罷相韓  
絳度不能制請上復用安石安石子雱于惠卿有深憾讒  
中丞鄧綰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  
知華亭縣張君濟買田往來共爲奸利事置獄對之罷惠  
卿出守陳而張君濟之獄久未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  
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君濟遂決

藏書 儒臣 卷二十九

圭

配安石初不知也惠卿以狀聞并訟安石盡棄所學罔上  
要君而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之語帝以示安石安石謝  
無有歸問雱雱憤恚疽發背歿久之徙惠卿知延州始陝  
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爲軍每戰以蕃兵爲先鋒而漢兵城  
守伺便出戰惠卿始合爲一先蒐補守兵而出其選鋒以  
戰隨屯置將具條約束來上會蕃部屈全七將入寇惠卿以  
近日帥臣多養威持重乃將牙兵按邊啟師于東郊而趨  
綏德抵無定河歷十有八日乃還哲宗卽位惠卿懇求散  
地於是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奸曰惠卿懷張湯之辨詐有  
虐祀之姦邪王安石強狼傲誕於吏事宜無所知惠卿指  
撻教導以濟其惡又興起大獄株連蔓引塗污公卿安石  
於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及  
勢力相軋卽化爲敵讐發其私書不遺餘力大戮之所不  
爲而惠卿爲之昔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  
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故曹  
操桓玄終畏而誅之如惠卿之惡縱未正典刑猶當投畀  
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亦數其五罪乃貶惠卿爲光祿  
卿分司南京再責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備載其  
罪於訓詞天下傳誦稱快焉紹聖中復知延州道出西都  
時程頤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明旦西

出必經吾門且一覘之適且了無所聞詢之則已過去矣  
矣願歎曰從者數百人馬數千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  
可謂整肅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也夏人復入寇  
將以全師圍延安惠卿修米脂諸砦以備寇寇至欲攻城  
則城不可近欲虜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  
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即拔柵去惠卿後以築威戎  
威羌城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因曾布有宿憾  
徙爲杭州崇寧五年坐其子淵罪安置宜州爲醴泉觀使  
致仕卒始安石去位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  
悔爲惠卿所誤也李生日惠卿美才王雱百計害之惠卿  
以爲皆安石所爲也發其私書小人報復常態爾况愛生  
惡死人情之常急功名懼禍敗良譏毀不獨惠卿然也蘇  
子由之疏過矣

章惇浦城人惇豪雋進士登名耻出任衙下委敕而去再  
舉甲科調商洛令熙寧勅王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爲編修  
三司條例官呂惠卿去位劉摯論惇同惡出知湖州元豐  
五年召拜門下侍郎哲宗卽位知樞密院事乃駁司馬光  
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其略曰如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  
一日之害若役法當議論盡善然後行之不宜遽改以貽  
後悔光議既行惇憤恚爭辯簾前宣仁后怒劉摯蘇轍朱

光庭王巖叟交章擊之惇知汝州七八年間數爲言者彈  
治哲宗親政用楊畏疏欲復熙寧元豐之政首起惇爲尚  
書左僕射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  
引蔡卞林希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  
之臣無一得免夾者禍及其孥甚至詆宣仁后謂元祐之  
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棺又請編類  
元祐諸臣章疏窮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中傾乳媪事又  
起同文館獄欲殺劉摯及梁燾王巖叟等初惇下恐元祐  
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結內侍郝隨爲助媒孽  
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誣司馬光呂大防等結

宣仁閣內侍陳衍謀廢立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  
后閣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門鎧刀錐於  
前謂士良等曰言有卽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  
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  
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於外以剪  
除人主腹心羽翼爲大逆不道處死而自作詔書請廢宣  
仁爲庶人太后方寢聞之遽起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  
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太妃等亦  
泣帝感悟取惇下奏就燭焚之郝隨視知之密語惇下明  
日惇下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

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惇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問許將對曰本朝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殺戮大臣也哲宗然之謂惇下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寃之惇又以皇后孟氏宣仁后所立迎合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秘獄捕逮宦者官妾擄捕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脇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王帝父亦悔之曰章惇悞我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惇厲聲曰以

蘇軾 卷二十一

惇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立皇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惇尚欲言知樞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皇太后決策立端王是為徽宗惇罷知越州再貶雷州司戶參軍徙睦州卒惇敏識加人數等竊以稔惡然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為校書郎餘皆隨牒東銓任州縣訖無顯者妻張氏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歎屬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惇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李生日章惇剛狠膽愈才曠以衆賢攻擊不得伸其志

輒爾乘時報復使有聖主賢相愛而用之亦足建功定國非邪惡黨確比也

蘇洵

蘇洵字明允眉州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嘉祐間與其子軾軾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見其所著書二十篇稱之曰荀卿子之文也宰相韓琦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緣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有文集二十卷論法三卷曾鞏曰洵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蘇軾

蘇軾字子瞻生十歲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軾時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乎母曰





弗爲乃可。軾戲答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矣。至常以哲宗卽位，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元祐二年，遷中書舍人，時尤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又多弊，編戶克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額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獨以實告。嘗見光政事堂條陳不可狀，光忿然不樂。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

軾書 卷三十九

主

公亦不顧軾。昔開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嘗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后曰：何以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由他途以進。后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當軸者恨之。四年，復出知杭州。杭本近海水泉鹹苦，唐刺史

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至宋廢而不理，湖中葑積爲田一十五萬餘畝，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湖，潮渾濁多淤，河行闌闊。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又開至湖上周視良，又曰：今欲去葑田，將安所置之？湖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又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可也。乃取救荒之餘，得錢數萬貫，糴數萬石，復請于朝，得百僧虔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其上，望之如雲錦。杭人名之曰蘇公堤。焉。軾二十年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以故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六年，召入爲翰林承旨，復侍迺英時三黨之論起矣。御史復攻軾，軾懼乃復請外，出守穎州。七年，徙揚州。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尋遷禮部，復兼二學士。至是，又復乞一郡自効。八年，知定州。紹聖元年，軾坐爲中書舍人，日草呂惠卿降官制云：均輸之政，自同於商賈，手實之禍，下及

軾書 卷三十九

主

於雞豚先皇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子言者証以訪訕復謫知英州安置惠州軾以少子過自隨居三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軾至儋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乃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甕以助軾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將居許病暑暴下乃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病遂不起卒葬於汝州郟城縣軾初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故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也洵晚歲讀易作易傳未完而疾革

命軾述志卒以成書復作論語說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既成三書撫之歎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高宗卽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日以其文真左右初畢仲游試學士院軾異其文擢爲第一仲游因與軾書曰言語之累不特口出者爲是其形於詩歌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皆是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非是殆猶抱石而救溺也仲游士安之孫真可不謬爲畢士安之孫矣李生曰子瞻自謂嬉笑怒罵皆

可書而誦信然否夫嬉笑怒罵既是文章則風流戲謔總成嘉話矣然則吹簫舞劍皆我畫筭雀噪蛙鳴全部鼓吹坡公得之是以大妙奇正相生如環無端顛倒豪傑莫知端倪不亦宜歟然無坡公之心而效其嘖無坡公之人而學其步而自謂曰我能嬉笑怒罵也我能風流戲謔也又奚可古今風流宋有子瞻唐有太白晉有東山本無幾也必如三子始可稱人能始可稱國士始可稱萬夫之雄用之則爲虎措國家於磐石不用則爲群麟爲威鳳天下後世但有悲傷感歎悔不與之同時者耳孰謂風流容易耶

蘇轍 附張耒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于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爲切至策入考官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神宗二年轍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安石執政出青苗書使轍熟議曰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笞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

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羅有貴必羅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安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公議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行青苗法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人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輒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罪陳升之止之上問輒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王安石曰軾兄弟大抵以飛箝押闔爲事上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反爲異論以爲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爲教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九

五

授授齊州掌書記復從方平簽書南京判官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爲右司諫司馬光欲復差役輒言其不可光不從遷中書舍人進戶部侍郎既又代軾爲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輒伏苓賦使還爲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輒面斥其非復上疏極諫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輒難言石臣兼

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調停之說遂已六年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卽爲邪說輒乃上疏諫哲宗覽奏大怒以爲引漢武方先朝落職知汝州再責知袁州試少府監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徽宗卽位徙永州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罷祠居許州築室於許號潁濱遺老不復與人相見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謚文定輒性沉靜簡潔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樂城集並行于世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九

五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年十七作自關賦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弱冠第進士歷遷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擢起居舍人紹聖初坐黨籍謫監黃州酒稅徽宗立召爲太常卿甫數月復出知穎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穎聞蘇軾計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時二蘇及黃暉俱相繼歿惟耒獨存士人就學者分日載酒殺飲食之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夫決水于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

潯激之爲風，颶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動，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于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謂也。

曾鞏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甫冠，歐陽修見而奇之。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太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修、王安石諸名士，稱鞏於伯玉。伯玉皆不答，間語之曰：「吾方

藏書 同 卷三十九

三十一

作六經閣，余共爲之記。子固凡六七脫鞏，竟不當意，乃曰：「吾自爲之。」夫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鞏始大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徙知齊州、襄州、洪州，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又徙明毫、滄三州。鞏負才名，久外徙，頗偃蹇。不偶，一日過闕，神宗召見，勞問之，遂留判三班院，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訓辭典約，鞏之能也。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卒。年六十五。神宗嘗問鞏曰：「王安石何如？」對曰：「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客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客也？」曰：「所謂客者，勇於有爲而

客於改過也。帝然之。呂公著亦嘗告神宗以鞏之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鞏是以不大用。

藏書 儒臣傳卷之三十九 終

藏書 同 卷三十九

三十一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

史學儒臣

司馬談司馬遷

司馬談絳州龍門人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誅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太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紋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

藏書史學儒臣卷四十

一

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下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採椽不斲飲土簋飲土刑欄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尊尊親親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剗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之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

藏書

儒臣

卷四十

二

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欬欬言不聽茲乃不生賢不自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形神離則歿歿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鄒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予歟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

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王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子甚懼焉余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予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皇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

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空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滅之罪其實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蓋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予聞之先人曰伏犧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

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二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予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予之辜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已來至於麟止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定章程孫叔通制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蓋公言黃老而賈誼范滂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曰於戲予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興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予乎欽念哉綱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計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



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體繫世系，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一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弱服強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就，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竣後聖君子。第七十，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書，見班史，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班氏贊曰：自

藏書 備臣 卷四十

七

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代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採經據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舛悞，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

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放雉，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實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論，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李生曰：此班氏父子譏司馬遷之言也。班氏以此爲真，足以譏遷也。當也。不知適足以彰遷之不朽而已。使遷而不殘，陋不疎略，不輕信，不是非謬於聖人，何足以爲遷乎？則

藏書 備臣 卷四十

八

茲史固不待作也。遷固之懸絕正在於此。夫所謂作者，謂其興於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詞不可緩之謂也。若必其是非盡合於聖人，則聖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於吾也？夫按聖人以爲是非，則其所言者，乃聖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於吾心，詞非由於不可遏，則無味矣。有言者不必有德，又何貴於言也？此遷之史所以爲繼麟經而作，後有作者終不可追也已。春秋者，夫子之史也，筆則筆，削則削，初未嘗案古聖人以爲是非也。故雖以游夏文學，終不能出一詞以贊之言，不待贊也。而況爲之傳與註乎？蓋夫子之心，則天下後世之人自知之矣。至其

言之不可知者，初無害其爲可知，又何必穿鑿傳會，比擬推測以求合於一字一句之間也？當時惟有左氏直傳其事，使人詳其事，覽其詞，高下淺深，各自得之，故昔人有言：左氏本爲經作，而左傳實自孤行，良有見也。史記者遷發憤之所爲作也，其不爲後世是非而作也明矣。其爲一人之獨見也者，信非班氏之所能窺也。與若責以明哲保身，則歿於竇固之獄，又誰爲之？其視犯顏敢諍者，又孰謂不明哲與？

### 班彪班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人。時隗囂擁衆天水，彪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列，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根本既微，枝葉疆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

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乃著王命論，欲以感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彪乃爲融畫策，事漢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彪，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材，拜徐令，以病免。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傷貫異同，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

固字孟堅，年九歲，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性寬和，容衆。

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父彪卒，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告固，私改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中，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

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於漢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誦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繕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佚之論。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誦。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藏書儒臣卷四十一  
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漢德。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與。楊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于其事。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心銜之。及竇氏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歿獄中。時年六十一。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繁然。著矣。議者咸稱一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

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次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仁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 陳壽 附王隱

陳壽字承祚。巴西人也。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及蜀平。坐是沈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除佐著作郎。撰蜀相諸葛亮集上之。又除著作郎。領本部中正。撰蜀吳魏三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壽亦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而壽父被髡。諸葛瞻又輕壽。故壽爲亮傳。謂將略非亮所長。言瞻惟工書。名稱過實。人以此少之。杜預將之鎮。薦壽授御史治書。以毋憂去職。母遺令葬洛陽。壽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譙周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然當被損折。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爲太子中庶子。未拜而卒。年六十五。尚書郎范頴等表曰。臣等按故治書御

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

王隱字處叔陳人也父銓爲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受銓遺業且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太興初朝廷召隱及郭璞皆爲著作郎令撰晉史隱以豫平王敦功封平陵鄉侯時有著作郎虞預者亦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舊事數咨訪隱并借隱所著竊寫之而不欲隱著名日與權貴共爲朋黨斥隱隱竟以謫免卒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焉亮供具紙筆使寫所著其次第可觀者皆父銓所撰其文體混慢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於家

### 范曄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母如廁而產頭額爲磚所傷故少以磚名好學工隸曉音律爲征南將軍檀道濟司馬後爲吏部郎元嘉元年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累遷左衛將軍與右衛將軍沈演之對掌禁旅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秃眉髻善彈琵琶上欲聞之屢諷以徵音曄僞若不曉終不與一日待上飲宴歡適上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

乃奉旨上歌止曄亦止後竟與魯國孔熙先大將軍府史

仲承祖丹陽尹徐湛之及曄甥謝綜等謀爲反逆事覺詔收綜等並款服唯曄不首上示以親手筆迹曄乃無語在獄爲詩云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儘無識好醜其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卽上送白團扇與曄令書詩賦美句曄受旨援筆書曰去白日之炤炤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悽然曄本謂入獄便死而上窮其獄遂經二旬曄便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而喜綜與熙先笑

藏書 卷四十一

十四

詹事嘗昔論事懷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躍馬顧盼自爲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良久乃爾邪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王何顏可以生存及將詣市曄最在前曄出獄門顧綜言曰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將當爲先曄既食又勸綜綜曰此異疾篤何事強飯乎曄家悉至市其妻先撫其子而罵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奈何枉殺兒子其母以手擊曄頸及頰曄妻告曰此罪人也願阿家莫憶莫念及見妓妾悲泣流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也綜母以子弟自陷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曄少時兄晏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

果如其言，誅時年四十八

崔浩

崔浩字伯深，博陵人。明元初，拜博士祭酒。明元好陰陽，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時有鬼在後宮，檢無從得入。浩言：「當有鄰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獻女，時晉將劉裕伐姚泓，來求假道，羣臣咸謂：「函谷天險，裕揚聲伐彼，意或難測。」宜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浩曰：「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裕乘其危亡而伐之，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與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下莊刺虎，兩得之勢也。」議者猶爭，帝遂從羣議，遣長

藏書

儒臣

朱四十一

五

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爲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問浩曰：「劉裕西伐，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乘其危亡克之必矣。」帝曰：「劉裕何如？」慕容垂浩曰：「垂乘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裕挺出塞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夷滅桓玄，比禽慕容超，南摧盧循，然裕平姚必篡其王，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也。終當爲國家有耳。」後浩又曰：「臣嘗私論之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逸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大說，劇談至中夜，賜縹膠酒十斛，水精戎

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是年裕果滅秦，司馬休之奔魏，裕還關中，諸將作亂，赫連勃勃遂取關中，浩性不好

莊老，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大不近人情，非老子所作也。」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乎？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廷者也。尤不信佛法，曰：「何謂事此胡神及世祖卽位，左右多毀浩者，帝不得已，命以公歸第，浩織紵白晡，如美婦人，長於計謀，每自謂張良，而稽古過之。旣歸，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言嘗遇老子，命已繼道陵爲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法，又遇神人李譜文云：『是老子玄孫，亦授以圖錄，直經六十餘卷，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其

藏書

儒臣

朱四十一

六

天宮靜輪之法，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其書於魏主，朝野不信，而崔浩獨師之，上書贊明其事，帝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謙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東南，重壇五層，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始光中，浩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伐赫連昌，羣臣皆以爲難，浩獨勸上進兵，遂克統萬，擒昌以歸，於是赫連定自平涼復取長安，是爲神龜元年也。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惟浩贊成之，尚書令劉潔等乃推赫連昌太史張深諫云：「深少時嘗諫符堅不可南征，今天時人事皆不和協，不宜舉動，帝

意不決乃召浩與深等辯之深等慙不能對既罷朝或尤浩曰吳賊南侵舍之北伐可乎浩曰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耳我若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未見其至也夫劉裕既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守之猶且不能守也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邪設國家與之河南彼亦必不能守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饌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散衆放畜謂我力不能至一旦掩其不備驚駭奔走壯馬護北化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明聚困

藏書

儒臣

卷四十

七

柴自可一舉而滅之矣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及護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大軍既還南軍竟不動如浩所料浩好觀星變嘗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清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問異事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所隱時長孫道生爲司空情清儉一熊皮郭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頌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厄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

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今至此矣是時赫連定攻魏遣使求援於宋魏王聞之欲先討夏羣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舍之西行若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問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鷄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聖策獨發非愚輩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帝乃自將攻夏而遣將禦宋北涼既平遷浩司徒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胄冠冕周邦遂徵用盧玄等玄浩之甥也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請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大延五年宋元嘉十六年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尚書右弼李順等皆曰自溫關河西至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草又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寒冬積雪至春夏消液流成川渠引以灌溉彼聞軍至決此渠口則水不流通流坐致渴乏又地無青草豈任久住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且雪之消液裁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漕溉數百萬頃乎此

藏書

儒臣

卷四十

七

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其辭。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時伊馥亦勸從。浩言：魏王旣行，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乃置酒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爲奇。伊馥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深可奇也。馥善射，能曳牛卻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王特愛之。真君元年，寇諫之言於魏王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王備法駕，詣道壇，受符錄，旗幟盡青，自是每帝卽位，皆受錄。諫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極高，不聞鷄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帝爲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一

九

諫曰：天人道殊，不可相接，必如諫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爲功。差易，帝不從。浩自恃才略，及魏王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爲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人，方州郡之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爲郎吏，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領著作郎高允謂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從其非，而較勝于主，將何以堪。浩旣不喜佛法，每言于魏王，欲悉除之。及魏王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命有司案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饌具及州郡牧守

富人所寄贓物，又爲窟室以匿婦女。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寇諫之固與浩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并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太子晃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勅道武詔秘書郎鄧彥海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備，逮於明元，廢不著述。神鼎中，魏主以浩監秘書事，使與高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都標性巧佞，爲浩所寵信，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于衢路，往來見者，皆以爲恨，相與譖浩于帝，以爲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一

十

司案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浩服受賕，真君十二年，宋元嘉二十八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等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吏以下盡死。初，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搗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千人搜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浩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浩書體勢及其父宏而巧妙，不如世寶其跡多，裁割綴連以爲摹楷。

高允

高允，勃海蓆人，允少孤，好學，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



秋公羊、居家教授至千餘人、後被徵、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歷、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聚五星於東井、此乃歷術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其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昔也、浩曰、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當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乎、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一

三

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必問此、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大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曰、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幄寵臣、答詔宜實、黑子不聽、卒致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却榭、性巧佞、爲崔浩信待、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方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浩等被收、允時直中書省、景穆召允、驂乘至宮門、謂允曰、脫至尊有問、但

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事皆制於浩、請赦允、帝問曰、國書皆浩所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而臣尤多、帝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理、景穆曰、天威嚴重、故允逃亂失次、臣向私問之、皆云是浩作、允曰、臣罪應滅族、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一命、實不問臣、臣實不敢逃亂、帝顧謂景穆曰、此亦人所難、且對君、以實、貞臣也、時帝怒甚、敕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未上、而頗詔催切、允乞更賜召見、允見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疊非臣所敢知、若直以犯觸、故恐罪不至死、帝大怒、命介士執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一

三

允先是允奉敕以經授景穆、景穆太子甚重之、故允終賴景穆得以無死、而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免族、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允退而語人曰、吾不奉東宮導首者、恐負翟黑子故也、文成卽位、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帝嘗幸允第、見允草屋數間、布被緇袍、厨中鹽菜數種、歎息曰、古之清貧、豈有此乎、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其長子悅爲長樂太守、允表固讓、不許、復以本官領秘書監、進爵梁城侯、文成重允、恒呼爲令公、不之名也、文成崩、獻文居諒闇、引允禁中、參決大政、詔允曰、稽舊典、郡國宜置學宮、卿儒宗元老、與中秘二省參議奏聞、允表請大郡立博士二人、助

敎四人學士一百人。次郡以下，以次遞減。從之。郡國立學，自允始也。獻文不豫，以孝文幼冲，欲立京兆王子推允。跪上前，涕泣曰：「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之抱成王，於是傳位孝文，賜允帛百疋，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允時年近九十矣，以久典史事，乃薦高閭自代。」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並不蒙譴責。真君中，獄訟留滯，允據律評刑，內外稱平。嘗歎曰：「臯陶至德也，而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黜而王，歷世雖久，猶有刑之餘孽。況於凡人，能無咎乎？」卒年九十八。諡曰文。

藏書 備臣

卷四十

主

魏收

魏收，字伯起，鉅鹿下人。少時隨父赴邊，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戲之曰：「魏郎美戟多少？」收慚之，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誦積年板牀爲之減。孝武時，爲散騎侍郎，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辭收聲藻富逸。梁王及其羣臣咸敬異焉。先是南北講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至此，梁王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因

敎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大武誅史官。」收於是部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之。但所引史官，並非史才，全不堪編輯。當時恐其凌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故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收性急，又不能平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史。收在高歡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得楊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收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斐譏議史書不直，對文宣曰：「臣父任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讚稱其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帝重收才，不欲加罪，然以羣口沸騰，敎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誼然，號爲「穢史」。投牒者

藏書 備臣

卷四十

主

相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收並爲其家作傳一人不欲言史不實故抑塞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尚書陸操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當傳之萬古時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爲妾收後病甚殺二妾及疾瘳追憶之更作懷離賦其爲人如此收與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後邵被疎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議論更相訾毀收每議陋邵文邵曰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曰伊嘗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收以溫子昇

魏書史學儒臣卷四十一

五

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嘗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回換遂爲盧同立傳崔綽返更附出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塚被發棄骨於外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

終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一

史學儒臣

姚思廉 梁書陳書

姚思廉陳吏部尚書察之子察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歿以屬思廉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還隋室代王府侍讀唐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兵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于王衆始卻布列階下高祖義之俄受秦王府文學王歎曰思廉蒙素刃以明大節古人所難也時思廉在洛陽王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王爲太子思廉還洗馬改藏書史學儒臣卷四十一

李延壽 北史南史

李延壽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修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太師多識

前世舊事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  
虞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于本國詳他國略往往管美失  
傳思所以改正之未成而歿延壽既歿與論撰乃追終先  
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元年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  
年盡陳頊明三年謂之南史凡八代上之其書頗有條理  
刪落繁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其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  
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  
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秘閣

吳兢 武后實錄

吳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諂惟與魏元  
忠朱敬則游二人薦兢才堪論議詔直史館修國史累遷  
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並職始兢在長安景龍間任史  
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佞醜澤浮辭事多不  
實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筆札冀得  
成書詔兢就集賢院論次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  
以史草自隨蕭嵩領國史奏遣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  
篇天寶初入爲恒王博士雖年老衰憊猶願還史職卒年  
八十兢敘事簡核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  
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厲苦  
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心不善知

兢所爲從容謂兢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  
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說屢以  
情斬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

劉知幾 史通

劉子玄名知幾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  
不進父怒加之楚督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子玄潛聽  
之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敢怠父奇之遂授以  
左氏踰年通覽羣史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子玄與徐堅  
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  
人兼修國史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  
忠皆領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向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  
無功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  
出一家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今史司取士滋多人  
自爲荀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閤筆相視含毫  
不辭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也漢郡國計書上太史  
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  
事爲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  
二不可也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  
如林儼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繙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  
邵見警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也古者史氏各

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設令史官  
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直聲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  
四不可也令監者不肖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  
延歲月五不可也楚客惡其言曰是子欲置吾何地耶子  
玄自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議  
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又嘗自  
比楊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爲悔吾初喜詩賦而壯  
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唯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  
以爲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  
逵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必覆瓿吾時以爲文事得譽  
藏書 簡臣 卷四十一 四  
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慨如此子玄內負有所未盡  
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開元初遷左散  
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當以古文爲正易無  
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宋璟等不然其  
論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  
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  
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  
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榱桷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  
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卒年六十一  
李生日才學二字發得明徹論識處尚未具也

宋祁 新唐書

宋祁字子京雍丘人與兄庠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  
第二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真祁第十  
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累遷同知禮儀院有司言太常  
舊樂數增損其聲不和詔祁同案試李照定新樂胡瑗鍾  
磬祁皆典焉成遷尚書工部員外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庠  
知政事改祁龍圖閣學士史館修撰修唐書景祐中詔求  
直言祁奏人主不斷是名亂春秋書殞霜不殺赦天威暫  
廢不能殺小草猶人主不斷不能制臣下又謂與賢人謀  
而與不肖者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急  
藏書 簡臣 卷四十一 五  
是謂三患唐書成爲列傳五百十卷遷左丞以羸疾請便  
醫藥入判尚書都省踰月拜翰林學士承旨詔遇入直許  
一子王湯藥羣卒自爲誌銘及治戒棺用襍木漆其四會  
三塗卽止使數十年足以腊骸朽衣巾而已毋以金銅襍  
物置吾冢且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爲吏在良二千  
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典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  
以此諉言公嘗公兄庠也其子遵治戒不請謚父之學士  
承旨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謚曰景文

鄭樵 通志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好著書自負不下劉向楊雄居夾漈

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讀，讀盡乃去。趙鼎張浚皆器之，初為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辯，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秘府，樵歸，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以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為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也。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抄所著通志書成，為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樞檢詳諸房文字，因求入秘書省，繕閱書籍，金人之犯邊也，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樵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最多，平生甘淡泊，樂施與，尤切於仕進。

歐陽玄 遼金宋三史

歐陽玄，切岐疑，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十歲有黃冠師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也。」年十四，益從宋故老習為詞章，經史百家靡不研究。延祐二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歷陞國子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文宗親署玄為藝文少監，奉詔纂修經世大典，元統元年，拜翰林直學士，編修四朝實錄，至正改元，詔修遼金宋三史，召為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至論贊表奏，

皆玄屬筆，拜翰林學士承旨，御史臺奏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浙西，疾作，乃作南山隱居，卒年八十五，追封楚國公，諡曰文玄。歷官四十餘年，三任成均，兩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製作，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海內名山，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碑碣，得玄手筆，便以為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無不寶重者，玄無子，有圭，齋文集若干卷。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一 終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一

七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二

數學儒臣

一音律

萬寶常 王今言附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被配爲樂戶。妙達鍾律。徧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著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諸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鍾調。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而以水尺爲藏書。數律儒臣。卷四十二

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相爲宮法。改弦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以來。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但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法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及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無子。妻因其臥疾。遂竊寶物以逃。寶常無人膳遺。竟餓死。又何其昧於音也。時王今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

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臥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子曰。頃來有之。今言遂歔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弒於江都。

魏漢津

魏漢津。本蜀黔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號李八百者。授以鼎樂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必有玉。卽脫衣。沒水抱石而出。果玉也。崇寧初。朝廷方協考鍾律。得召見。獻樂議。漢津言曰。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爲黃鍾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卽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謂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鍾。次鑄四韻清聲鍾。次鑄三十四氣鍾。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其後十三年。帝忽夢人言。樂成而鳳凰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寤。大悔。歎謂崇寧初作樂。請吾指寸。而內侍黃經



臣執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北度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未幾，久。

### 二曆象

#### 李淳風

李淳風，幼俊爽，博涉羣書，尤明天文曆算陰陽之學。貞觀初，以駁傳仁均曆議多所折衷，授將仕郎，直太史局。尋又上言曰：今靈臺候儀是魏代遺範，觀其制度，踈漏實多。臣案虞書稱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是古以渾天儀考七曜之盈縮也。周官大司徒職以土圭正日景，以定地中。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二

三十一

此示據渾天儀日行黃道之明證也。暨於周末，此器乃亡。漢孝武時，洛下閎復造渾天儀，事多踈闕，故賈逵、張衡各有營鑄。陸績王蕃遽加修補，或綴附經星，機應漏水，或孤張規郭，不依日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今驗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當定於中，全無南北之異，以測七曜，豈得其真？黃道渾儀之闕，至今千餘載矣。太宗異其說，因令造之。至貞觀七年造成，其制以銅爲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鰲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儀名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外，備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儀，圓經八

尺，有璿璣規、道月遊天宿矩度、七曜所行，並備於此。轉六合之內，第三名四遊儀，玄樞爲軸，以連結五橫遊筭，而貫約規矩，又玄樞比樹北辰，南據地軸，俯轉於內，又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畧。度時稱其妙，尋轉太史丞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曆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初太宗之世，有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六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淳風訪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必無禳避之理，王者不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二

四十一

#### 僧一行

僧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曆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家多墳籍，一行詣崇，借楊雄太玄經讀之，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稍深，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

還一行對曰已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驚曰此後生顏子也尋出家為僧隱於嵩山師事沙門普寂後任荊州當陽山依沙門悟真習梵律開元五年玄宗強起之時麟德曆經推步漸疎敕一行考前代諸家曆法改撰新曆故撰開元大衍曆經至十五年卒年四十五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廷布算謂其徒曰今日有弟子自遠來吾算法已合到門即除一算又曰門前水卻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而門前水卻西流道士邢和璞嘗藏書儒臣 卷四十二 五

### 郭守敬

郭守敬邢臺人生有異操事大父榮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劉秉忠張文謙張易王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榮使守敬從秉忠學中統三年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世祖召見面陳水利六事授提舉諸路河渠至元元年從文謙行省西夏勅劉秉忠以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正而卒十三年江左既平帝思用其

言遂以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命宰相張文謙與樞密張易為之主領左丞許衡參預其事守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高爽地以木為重欄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常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絡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周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几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上諸儀互相參考守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

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四海測驗、凡二十九所、十七年、新曆告成、守敬與諸臣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二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及魏黃初間、始以日食課其疎密、魏楊偉造景初曆、始立交食起虧術、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及以晷影驗氣、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張胄玄造大業曆、始立五星入氣加減法、及月應食不食術、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及立推黃道月道術、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制、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辰、月見、又六十二年、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軌滿交食之異、及創立歲星差合術、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

又七十二年、遼興宗立曆、始立相減相乘法、以求黃道月道、又六十三年、王朴欽天曆、始變五星法、遲留逆行、舒亟有漸、又九十八年、李琮造明天曆、始悟日法積年自然之數、又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日甚泛除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聖朝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實數、所攷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二曰歲餘、三曰日躔、四曰月離、五曰入交、六曰二十八宿距度、七曰日出入晝夜刻、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二曰月行遲疾、三曰黃赤道差、四曰黃赤道內外度、五曰白晝

### 管輅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寐、自言家雞野雉、猶尚知時、況於人乎、及成人、明周易、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嘗謂

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紉直士之浮飭不足為務吾安能斷江漢之流為激石之清乎且樂與季子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也父為瑯琊即丘長太守單子春聞輅名因大會賓客欲以觀輅輅問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年十五心膽未堅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何如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飲之輅遂倡大論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子春及衆士論難蜂起而輅人對答言皆有餘子春謂衆人曰此年少盛材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賦何其磊落雄壯英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輅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

藏書 諸臣 卷四十二

九

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利潛民郭恩善周易春秋能仰觀輅就思讀易又從恩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臥謂恩曰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恩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每聽輅語輒慷慨言曰聞君至論忘我篤疾恩因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覺疾試為作一卦輅便作卦思之未許會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恩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則叔母也當飢荒之世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噴噴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于天恩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

言禮也兄弟寢來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孫子耳輅曰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而死牀上當有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而去又鳥入室中與鶯共鬪鶯死鳥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此官舍久遠魍魎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來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老書佐耳鳥與鶯鬪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凶自無所憂也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見輅曰近有一怪欲煩作卦卦成輅曰大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懷

藏書 諸臣 卷四十二

十

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仿佯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為江夏太守輅又至郭恩家恩欲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為師輅為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為衆鳥之商六甲為時日之端反覆欬曲出入無窮恩靜默沉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於此遂止安德令劉長仁有辯才聞輅能曉鳥鳴每見迭發難須臾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妻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長仁乃服輅

至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廷中幢幢四轉息已復起良久乃止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正始元年吏部尚書何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否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輅曰夫飛鵲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棗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愷之彌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臭者良此天中之山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巔輕豪者亡不可不思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象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後鄧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何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曰可謂要言不煩矣輅出而言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湮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鬼躁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救也石苞爲鄴典農問曰聞君鄉謂

習文雖能隱形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况以七尺之軀混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爲難也輅隨軍西行過母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清河倪太守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陽燥晝無形似輅曰夫造化之神不疾而速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咤輅言樹上有少女微風樹間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良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正元二年第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入閭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抱鼓不明但恐至太白治鬼不得治生人也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主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腳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

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弟辰嘗欲從輅學卜，及仰觀輅言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視其道。孝經詩論足爲三公，無用知之也。於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序曰：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尤妙，占候無錯，以爲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少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輅始見聞由爲隱婦卜二牛，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爲卜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其鬪，具如其言。豚逸走，卽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中書令史紀玄龍云：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使明早于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爲設賓主，此能消之。卽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爲圖已也。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歛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砍正斷腰，視之則狐也。此主人不復有災。

郭璞

郭璞，字景純，聞喜人，好經術，博學高材，而訥於言論。有郭

公者精卜筮，璞從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煙於異類，桑梓其剪爲龍荒乎！於是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馬死，固惜之。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接入，璞曰：得健夫三十人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廟社，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果如其言，得一物似猴，此物見馬便嗟吸其鼻，少頃馬起奮迅嘶鳴，水草如常，不復見向物矣。行至廬江，時江淮清宴，太守胡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爲占當敗，康不信。璞促裝而去，而愛主人婢，乃取小豆三斗，繞散主人宅。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諸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許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主人從之。璞因令人賤賣此婢，復爲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廬江果陷。元帝爲晉王，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卽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尺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獻命，餘字莫識。

璞著江賦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常誠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著客傲以自解有曰支離其神憔悴其形形廢則神正跡倉而名生體全者爲曠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灰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吞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其後璞以母憂去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其子曰嗣祖嗣祖焉知非

藏書

卷四十二

主

主

福未幾而敦作難璞素與桓彝友善每造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必客主有殃也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醢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非但禍吾卿亦不免天實爲之將以誰咎故璞終嬰王敦之禍而彝亦成蘇峻之難敦將舉兵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崗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曰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既至果然初璞中興初行徑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裨褻遺之其人辨不受璞曰但取後當自知至是果此人

行刑時年四十九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祔子彫零及康帝卽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水日子忘郭生之言耶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水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克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如是耶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水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水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新生白狗莫知所來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異於常狗將出共視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璞撰前後筮詩賦誄頌亦數萬言

### 索統

索統敦煌人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統知中國將亂棄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不輟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事孝廉令狐策夢立水上與水下人語統曰水上爲陽水下爲陰陰



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水上，與水下人語，爲陽語。陰謀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索克。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克。統曰：虜去上，畱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生男，終如其言。黃平問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統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腳。統曰：腳肉被啖爲卻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濬從求占書，統曰：昔入太學，見一父老，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統因從問占夢之術。濬測而說實，無書也。濬命爲西閣祭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遂欲養志終年，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濬汜之年，弗敢聞命。濬以東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嚴善思 父延亦通儒術曉圖讖

嚴善思，武后時擢監察御史，方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四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餘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是時李淳風歿，侯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二 七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二 七

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啟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更且有害。曩嘗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妥，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神龍中，遷禮部侍郎，求出爲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中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周傑

傑精於曆算，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云：惟嶺南可以避地，乃棄官携家南適嶺表。南漢王龔襲位，令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修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土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龔大喜，賞賚甚厚。龔以梁貞明三年僭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云子克明亦精數術。竇儼善推步星曆，與盧多遜楊徽之同在諫垣，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聚奎，奎主文明，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

平二拾遺必見之老夫不預也至乾德間五星果聚於奎劉敞嘗齋太乙宮與內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防禦使入繼大統

### 耶律楚材

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身長八尺美髯宏聲世祖偉之世祖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尺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王當歿於野其後果驗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自

藏書

卷四十二

十九

矜曰國家方用武而耶律儒者將何用之楚材曰治弓須用弓匠亦猶治天下當用治天下匠耳西域曆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至期果蝕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歿一日從帝至東印度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其名角端能四方言好生惡殺乃天降符以告陛下也陛下天之元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乃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楚材獨收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以愈初太祖之世歲有事西

域中原官吏多聚斂自私而官無儲待近臣別迭等因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楚材曰陛下南伐軍需所資若均定中原地稅商稅及鹽酒鐵冶山澤之稅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謂無補哉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便凡長貳悉用土人如陳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參佐皆省部舊人為之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金帛帝大喜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如此即日拜中書令舊制凡攻城對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為拒命既克皆屠之汴梁將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于外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復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乃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置編修所於燕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帝議列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列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之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朝議以為太輕楚材曰作法於京其弊猶食後將有以

藏書

卷四十二

二十

利進者則今已重矣。丁酉，楚材奏命宣德周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種，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辛丑，帝疾篤，醫言脉已絕，皇后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笑感還舍，請赦天下囚徒，後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首肯。是夜，醫者候脉，復生，翌日，瘳。冬十一月，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言不可，左右皆曰：「不騎射，無以爲樂。」獵五日，遂崩于行在所。甲辰五月，楚材薨，年五十五。

藏書 卷四十二 主

四星相

朱建平

朱建平善相術，曹丕爲五官將，會客三十餘人，丕問已及諸人年壽，建平曰：「將軍壽八十，至四十時有少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而有厄，若得過，可至七十，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謂曹彪曰：「君據藩國，年五十七，當厄於兵，初，賴川荀攸與鍾繇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家而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啗之曰：「惟當嫁卿阿，驚耳，何意？」

戲言遂驗乎？黃初七年，丕年四十，病，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遂崩。夏侯威爲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日上旬得疾，至下旬轉差，垂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歛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二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陵通謀，賜死。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今日必死。」帝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殺馬。

藏書 卷四十二 主

袁天綱

子客師。張憬藏。金梁鳳附。

袁天綱，成都人，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淹以待御史入天策爲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爲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嶺南，見寶軌謂曰：「君伏俎貴，王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不然赤脉干瞳，方語而浮，亦人大宅，公爲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爲益州行臺僕射，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爲都督，武后之幼也。」天綱見其毋。

日夫人法生貴子乃見其二子元慶元爽日官三品保家  
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  
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  
女當作天子張行成馬周見天綱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  
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而澤赤而耳  
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得官終位宰相其術精類  
如此高士廉曰君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既盡矣  
如期以火山令卒子客師亦傳其術高宗置一鼠於屋今  
術家射皆曰鼠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  
生三子嘗渡江入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  
藏書 藏書 卷四十二 王  
墨不可以濟俄有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  
可以濟跛男子乃妻師德也時有長社人張憬藏技與天  
綱埒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荅元忠怒曰窮通  
有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  
卿相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人日修緩法日豕視  
淫又曰日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沒入掖  
庭裴光庭當國憬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庭曰吾既台  
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  
言人貴賤天壽裴冕爲河西留後梁鳳輒言不半歲兵起  
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洛一日向蜀一日

向朔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祿山反冕以御  
史中丞召因問三日荅曰雒日即滅蜀日不能久朔方日  
愈明肅宗卽位而冕薦于帝拜都水使者梁鳳謂呂諲曰  
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誣責驛史擄之史突入射諲兩矢  
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毀服紿諲梁鳳不許  
二人語以情梁鳳曰李自舍人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揆  
已相擢允吏部郎中

### 王遠知

王遠知父曇選爲陳揚州刺史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  
娠浮屠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世方士遠知少警敏多  
通書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爲道士又從臧兢游陳後王開  
其名召入重陽辯論超詣隋煬帝爲晉王鎮揚州使人介  
以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鬢帝懼遣之武德中秦王與房玄  
齡微服過之遠知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乎乃諗以實遠  
知曰方爲太平天子願自愛貞觀九年詔潤州卽茅山爲  
觀俾居之遠知謂其弟子潘思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  
天今署少室伯吾將行卽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  
壽蓋百一十六歲云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  
七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嗟賞武后時  
復召見皆如其年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三

經學儒臣

易經

田何等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及秦禁學易經  
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徒  
杜陵號杜田生授雒陽周王孫丁寬丁寬梁人也初梁項  
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  
事何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  
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距吳楚  
漢書儒臣傳卷四十三  
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諛而已今小章句是  
也寬授同郡楊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  
有施孟梁丘之學施讎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謙讓不教  
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乃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  
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  
讎拜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讎  
授張禹邴邴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  
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宣爲大司空魯伯授邴邴那丹  
曼容著清名此其知名者也孟喜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  
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

出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梁丘  
賀邴邴諸人也從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更事  
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入說上  
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毆施頭劔挺  
墮墜首垂泥中刀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  
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  
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去服入廟居  
廊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  
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  
大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  
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  
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邴邴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  
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  
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爲少府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  
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丁  
將軍大諛略同唯京氏爲異房以明災異得幸繇是易有  
京氏之學費直東萊人也以治易爲郎高相沛人也治易  
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于丁  
將軍傳至相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漢孫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治書家貧牧豕於

中以養母，遠人從學者，皆執經壘畔，里落化之。黃巾賊起，過期里，相約不犯，郡舉方正，遣吏齋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 張禹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三

三

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禹與鳳並領

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答留之，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宅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箏瑟，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三

四

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宏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箏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宅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根雖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禹，天子愈益敬厚焉，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親拜禹。

牀下禹頤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卽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卽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陛下空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空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諡節侯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上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章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寂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浸微

### 京房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贛延壽字贛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卒於小黃贛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爲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清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頗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已來凡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



今所任用者誰與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  
安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取所信  
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  
上亦知之於是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  
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  
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千石已下歲  
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  
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  
六月中言遷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漏水爲災至其七  
月漏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

藏書

備臣

卷四十三

七

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漏水既出道人當逐之尚復何  
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效臣猶言也平又曰  
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  
非刺高而效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  
守郡自詭効功恐未効而效惟陛下毋使臣塞漏水之異  
當正先之效爲姚平所笑房去月餘竟徵下獄棄市房本  
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父時年四十一

王弼字輔嗣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時裴徽爲吏部郎  
弼未弱冠往造徽一見異之于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  
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

乎正始中以弼爲臺郎時曹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  
逼弼不治不得在門下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  
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  
鍾會等述之弼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  
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  
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  
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  
統注易往往有高麗言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  
遇瘧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

程頤○譙定附

藏書

備臣

卷四十三

八

程頤字正叔與兄顥同受學於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  
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因遊太學時海陵胡瑗以頤子所  
好何學論試諸生得頤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  
哲與頤鄰齋首以師禮事焉元祐元年除秘書省校書郎  
願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  
祇命於是召對以爲崇政殿說書四月例以暑熱罷講頤  
奏言輔導少生不宜疎略乞令講官六三日上殿問起居  
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  
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頤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  
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

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  
德之士、講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  
風教、又上疏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  
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  
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  
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殆非  
古人旦夕承弼之意、又讀講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  
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二年上疏、奏邇英暑熱、乞就崇  
政殿延和殿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顧復  
上疏以爲祖宗以來、竝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  
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一日講罷未  
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顧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  
折、所講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顧講罷、  
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請自今舊  
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顧  
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請開  
樂置宴、顧奏罷之、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  
特設宴、是喜之也、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  
畫、顧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執政有欲用之  
爲諫官者、顧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

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發率  
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  
功、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願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  
其害公之多中也、五年、丁父憂、除服、三省進呈欲與館職  
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願再辭、皆宗親政、范純仁請  
復召勸講、於是申秘閣西監之命、願不就、紹聖間、以黨論  
放歸、四年、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  
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願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  
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赴涪、渡江中流、船  
幾覆、舟中人皆號哭、願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  
有父老問曰、當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父  
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願欲與之言、老父徑去、  
不顧、徽宗卽位、移峽州、權判西京國子監、建中靖國二年、  
仍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  
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  
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在著書、令監司伺察、  
願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  
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  
卒於家、年七十五、呂大防嘗以百縑遺願、辭之、族子公  
孫從有諫曰、勿爲已甚、可也、程顥言正叔一生不曾看莊

列又謂願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故願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免而願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願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願乃以西監一狀卻甚校計在漢州日宿一僧寺願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願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見願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卻不得比明道蓋有不通處也爲講官日帝患瘡疹不出願詣宰臣問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由是大臣不悅御史中丞胡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三

十一

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願臨遂連章力詆願不空在經筵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願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附之者尤衆當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俟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懸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

願貶涪北山有巖定與願遊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繪像祀之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世傳其爲仙云初程願之父珣守廣漢願與兄願隨侍因游成都見治篋篋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以問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願願曰易學在蜀壹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肩叩間與語大有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三

十二

### 張載

張載字子厚鳳翔人年十八上書謁范仲淹言兵事仲淹一見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嘉祐初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載與論易乃語弟子曰比見二程淺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遂徹坐輟講與二程共語問學之要便渙然有省曰吾道自足何事有求耶登進士第爲雲巖令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薦之于朝上召入見問治道載以漸復三代爲對上說之曰卿宜見二府議事朕將大用卿他日

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載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又多不合寢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復命案獄浙東獄成還朝會弟戢以言得罪載乃謁告西歸遂移疾不出居於橫渠故廬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熙寧九年秋感異夢忽以所著正蒙屬門下曰此書乃予歷年致思之所得也載每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必以經界爲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其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欽法廣儲畜興學校成禮俗救舊恤患敦本抑末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大防薦之乞召還舊職載曰是行也吾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會有言者欲行古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以爲古今異俗而載獨以爲可行議卒不決會有疾謁告歸行次臨潼而卒年五十八後門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三

主

人欲諡爲明誠夫子以質程願願以問司馬光光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爲士之有諡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安諡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諡貴幼不諡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誅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誅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諡也今諸君欲諡子厚恐不合於古禮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曷若以孔子爲比乎載嘗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程願曰是起爭端不若曰東西銘程願又答載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三

主

之急故弓矢甲冑與是甲冑弓矢所以代爪牙毛羽之用以疾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也民之得安其居者不以其是與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爲人上而使民食足兵足則其信而戴之也何惑焉至於不得已猶寧死而不離者則以上之兵食素足也其曰去食去兵非欲去也不不得已也勢既出于不得已則爲下者自不忍以其不得已之故而遂不信于其上而儒者反謂信重於兵食則亦不達聖人立言之旨矣然則兵之與食果有二乎曰苟爲無兵食固不可得而有也然而兵者死地也其名惡而非是則無以自衛其實美也美者難見而惡則非其所欲聞惟下之

藏書 卷四十三 主

人不欲聞以故上之人亦不肖以出之于口况三令而五申之耶是故無事而教之兵則謂時方無事而奈何其擾我也其誰曰以佚道使我雖勞不怨乎有事而調之兵則謂時方多事而奈何其殺我也其誰曰以生道殺我雖死怨殺者乎凡此皆矯誣之語不過欲以粉飾王道耳不知王者以道化民其又能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乎要必有神而明之使民安之不賞而自勸不謀而同趨嚙而成之莫知其然斯爲聖人篤恭不顯之至德矣夫三王之治本于五帝帝軒轅氏尚矣軒轅氏之王也七十戰而有天下殺蚩尤於涿鹿之野戰炎帝于阪泉之原亦艰苦衛生之

難而既竭心思以惟之矣以爲民至愚也而可以利誘至神也而不可以忠告於是爲之井而八分之使民咸知上之養我也然蒐狩之禮不舉得無有傷吾之苗稼者乎且何以祭田祖而告成歲也是故四時有田則四時有祭四時有祭則四時有獵是獵也所以田也故其名曰田獵焉是故國未嘗有養兵之費而家家收獲禽之功上之人未嘗有治兵之名而人人皆三驅之選戈矛之利甲冑之堅不待上之與也射疏及遠手輕足便不待上之試也攻殺擊刺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相代不待上之操也彼其視搏猛獸如搏田兔然又何有於卽戎乎是故入相友而出相

藏書 卷四十三 主

呼疾病相視患難相守不待上之教以人倫也折中矩而旋中規坐作進退無不如志不待上之教以禮也歡忻譁樂鼓舞不倦不待耀之以旌旗宣之以金鼓獻俘授馘而後樂心生也分而爲八家布而爲八陣其中爲中軍八首八尾同力相應不待示之以六書經之以算法而後分數明也此皆六藝之術上之所以衛民之生者然而聖人初未嘗教之以六藝也文事武備一齊具舉又何待庠序之設孝弟之申如孟氏盡蛇添足之云乎彼自十五歲以前俱已熟試而閒習之矣而實不知上之使也以謂上者養我者也至其家自爲戲人自爲兵禮樂以明人倫以興則

至。于。今。凡。幾。千。年。矣。而。不。知。而。況。當。時。之。民。與。至。矣。聖。人。鼓。舞。萬。民。之。術。也。蓋。可。使。之。由。者。同。井。之。田。而。不。可。使。之。知。者。則。六。藝。之。精。孝。弟。忠。信。之。行。也。儒。者。不。察。以。謂。聖。人。皆。於。農。隙。以。講。武。事。夫。蒐。苗。獮。狝。四。時。皆。田。安。知。田。隙。且。自。田。耳。曷。嘗。以。武。名。曷。嘗。以。武。事。講。耶。范。仲。淹。乃。謂。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則。已。不。知。兵。之。急。矣。張。子。厚。復。欲。買。田。一。方。自。謂。井。田。則。又。不。知。井。田。爲。何。事。而。徒。慕。古。以。爲。名。祇。益。醜。焉。商。君。知。之。慨。然。請。行。專。務。攻。戰。而。決。之。以。信。賞。必。罰。非。不。頓。今。秦。疆。而。車。裂。之。慘。秦。民。莫。哀。則。以。不。可。使。知。者。而。欲。使。之。知。固。不。可。也。故。曰。聖。人。之。道。非。以。明。民。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三

七

將。以。愚。之。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至。哉。深。乎。歷。世。寶。之。太。公。望。行。之。管。夷。吾。修。之。柱。下。史。明。之。煇。公。而。後。流。而。爲。儒。紛。紜。制。作。務。以。明。民。瑣。屑。煩。碎。信。誓。周。章。而。軒。轅。氏。之。政。遂。衰。矣。

### 許衡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也衡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稍長遭世亂既逃難岢峽山始得易王輔嗣說衡夜思晝誦不少懈後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尋居蘇門日與樞及賁默相師友甲寅世祖出王泰中

姚樞爲勸農使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莫不喜中統元年世祖卽皇帝位召衡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見衡與樞並入侍忠之乃奏以樞等三人爲太子師保傳陽爲尊用而實不使數侍左右也將入謝衡曰禮師傳於太子位東西鄉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行此乎若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力辭改命樞大司農賁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復歸河內至元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之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定官制八年以爲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乃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劉安中等十二人爲伴讀十年權臣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皆可使從政此國之大體安勿聽賁默爲衡懇請衡乃得去而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宐得衡領之乃以衡爲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製儀象圭表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以疾請還十八年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懷人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三

十八

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者衡善教人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千百與千萬也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見衡獨曰先生神明也卒諡文正詔從祀孔子廟庭

書經

伏生歐陽生夏侯勝

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趙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伏生教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又授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于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藏書 儒臣 卷四十三 十一

至玄曾孫地餘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元帝卽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成官屬卽送汝財物慎勿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歿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魯人也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歿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勝亦以儒顯名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靡弗知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熟



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爲羣臣奉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宣帝初卽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議。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疆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戾，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議論不急，會赦得出。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爲人質，樓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爲君，謾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

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愆前事。」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爲勝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嘗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脫拾地芥耳。學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顧門名經，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周堪，字少卿，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元帝卽位，堪爲光祿大夫，堪授少卿，及許商、牟卿爲博士。霸之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算，著五行論，歷仕至九卿，號其門人唐林爲德行。吳章爲言語，王吉爲政事，缺欽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爲博士。徒衆又盛。張山拊，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爲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寬中有

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卽位賜爵關內侯會疾卒谷永上疏爲安加葬禮賜之令諡以章尊師褒賢崇功之德上爭賜寬中甚厚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常又傳左氏授號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塗憚憚授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憚等皆貴顯

李尋治尚書與張儉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三

主

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爲星歷除尋爲吏數爲翟侯言事尋見漢家有中衰尼會之象乃對大司馬王根極言天變可畏狀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卽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傳喜問尋以災異尋對云云又言臣不避死亡之誅唯願留神反覆愚臣之言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傳新貴祖母傳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免光丹而尊傳太后至是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

平經十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因以教夏賀良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歿賀良等皆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而尋亦好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而災異息哀帝久寢疾遂從賀良等議於是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布告天下後月餘上疾自若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皆伏誅尋減死一等徙燉煌郡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三

主

爲博士欽傳業而恭謙好禮讓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欽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世祖卽位始爲河南尹遷汝南太守欽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減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欽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欽歟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欽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減咎當伏重辜欽門弟子幼未能傳學身歿之後承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議下令學者罷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欽命書奏而欽已歿獄中欽子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

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縗三千匹。濟陰曹曾從欲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

伏湛，瑯邪人，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為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為繡衣執法，更始立為平原太守。時倉卒起兵，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撤膳，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于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充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為大司徒，封陽都侯。時賊徐異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十三年夏病卒。子翕嗣爵，傳至曾孫無忌，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元嘉中，桓帝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紀，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公主，女為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自伏生後，世傳經學，清淨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闕云。

孔僖，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詔僖從還京，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不吉，止僖。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三

五

對曰：今載樞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魯詩

漢申公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授詩元王薨鄧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疑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臧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卽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藏書 儒臣 卷四十三 主

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卽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徐偃膠西中尉其治官理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歿丘江公盡而傳之徒衆最盛魯許生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

博士大江公及許生丞相傳子玄成亦至丞相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東平人也事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放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諫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放論歸家不教授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皆事式後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摠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藏書 儒臣 卷四十三 主

丘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爲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安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復謝病免唐生褚生皆爲博士唐生至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唐褚氏之學

韋孟韋賢章玄成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傳傳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自孟至賢五世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允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

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卽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徙爲長信少府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爲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經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爲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三

元

敬由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初玄成兄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爲嗣故赦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浚知其非賢雅意卽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乃與玄成書曰古之

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晦而不宜微哉子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宏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爲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渰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三

手

爵爲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初宣帝寵姬張婕妤好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爲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元帝卽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諡曰共侯

薛廣德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龔舍

師事焉。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除廣德爲屬，數與論議。器之薦廣德經行，充本朝爲博士，論石渠遷諫大夫，代貢禹爲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及爲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上卽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殿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爲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爲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齊詩

漢轅固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固曰：「不然，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閤擊箠，上知太后怒，而固直

言無辜，乃假固利兵，下固刺廷，正中其心，廷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辜。後上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以疾免。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固。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弘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后蒼東海郟人也，事夏侯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授師，丹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之學，翼奉初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雨，五際見六藝論，亥爲華金，一際也，辰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

匡衡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太子太傅蕭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卽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爲太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爲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允位而已。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

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頌在將軍者何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烈士不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爲國器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矣。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三

三

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以爲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上說其言遷衡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

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三

三

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禮之用禮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也衡爲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由是爲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



元帝崩，成帝卽位，衡上疏戒妃匹，曰：臣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作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玄。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二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卽位，衡乃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三

王

翼奉字少君，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二人經術皆明，

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卽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宴見，言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肖，與言而上封事，其後貢禹言當定迭毀禮及匡衡爲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爲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 平當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當少爲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爲順陽長，掾邑令，以明經爲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韋玄成爲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孝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承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當以經明，貢禹使行河，爲騎都尉，領河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三

王

隗哀帝卽位徵當爲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爲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歿歿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 韓詩

#### 韓嬰

韓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藏書儒臣卷四十三

主

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漢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郡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謚謚至丞相謚授王吉爲昌邑王中尉

### 毛詩

#### 毛公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二傳至解延年授徐敖放授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衛宏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爲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中與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詩攷五卷王應麟撰自序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藏書儒臣卷四十三

主

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塵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爲宗未有參攷三家者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三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四

經學儒臣

春秋

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以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諫，匡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殺青經學儒臣卷四十四」

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

仁夫。仁人者，正其諒，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諒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

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獄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四

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王吉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康人也。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兮。今者大王幸方輿，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衡，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筆墨，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匿薄，數以爽脆之玉體，犯勤

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夫廣夏之下，細旂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祈祈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衡楸之間哉？休則俛仰，誦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臍，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于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縱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

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慎毋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大將軍抱持幼君，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今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

藏書 儒臣

卷四十四

王

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非空言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敎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于道者，

藏書

儒臣

卷四十四

四

謹條奏唯陛下財擇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初卽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鄒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爲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空顯以厲俗允祿勲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使責淮陽顯王遷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爲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爲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入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

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駿代薛宣爲御史大夫居位六歲病卒駿子崇以父任爲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爲御史大夫平帝卽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爲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遣就國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 貢禹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聞徵爲博士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卽位徵禹爲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赭履革器亡珉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然非自知奢侈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安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齊時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辜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書奏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言臣禹大馬之齒八十一自痛去家三千里有一千年十二非有在家爲臣具棺槨者也願乞骸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

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還意豈有所恨與  
將有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  
之子既已論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辦護生家雖百子  
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  
後月餘以禹爲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爲  
御史大夫列於三公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  
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  
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空令  
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言孝文皇帝時貴  
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

藏書 儒臣 卷四十四

七

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  
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  
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  
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  
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竝起亡命者衆郡  
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  
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  
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專  
於朝諂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  
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

官故黜削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大疑家富  
執足日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  
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  
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  
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空除贖  
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  
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易  
於決流抑隊矣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  
此始又罷上林官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  
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實直禹爲御

藏書 儒臣 卷四十四

八

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爲郎官至東郡都尉

### 疏廣疏受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  
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大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  
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爲太傅  
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  
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  
壽辟禮閑雅上甚歡說頃之拜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特  
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

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竝爲師傳，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

卷四十四

九

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几，所起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卽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

孫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於是族人說服，卓吾曰：「此篇人人可讀。」

空置座右

宋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弟之女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室，因以成丞相之賢，復乃許。」孔道輔聞復名，就見之，介執杖

卷四十四

十

屢立侍，拜則扶其往，謝亦然。後介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召爲通英閣祗候說書，嘗狂人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處州監稅，歷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爲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大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中進士第。靖康元年。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欽宗每見臣僚登對。卽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旣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時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則向爲京所引者。今朝廷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乎。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黼言。珪爲綱遊說。珪坐貶安

藏書 儒臣 卷四十四

十一

國封還詞頭。以爲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解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清朝署也。時相耿南仲大怒。中書侍郎何臬從而擠之。遂與郡。出知通州。安國旣去。逾旬。金人薄都城。欽宗被虜。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紹興二年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詔不至。又曰。聞卿渡於春秋。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廢光陰。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

循致渡江。專用張邦昌。結好金國。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

而勝非依違順從。辱逮君父。乃改勝非侍讀。安國又持錄

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勝非

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

躬。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今臣以泰

秋進講。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大怒。

乃降旨曰。胡安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

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冝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耶。落職

提舉僊都觀。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五年。令纂修

所著春秋傳。會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

藏書 儒臣 卷四十四

十一

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願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卒年六十五。諡曰文定。安國彊學力行。風度凝遠。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其他皆無所許可。及見安國。歎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良佐嘗語人曰。胡安國如大冬嚴雪百草萎。然而松柏挺然獨秀。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三子寅宏寧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

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張拭師事之。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以不通書問。故寧作書叙契好。而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檜必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

### 公羊春秋

胡母生。姓孟。嚴彭祖。

胡母生。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爲江都相。弟子遂之者。褚大。贏

藏書

儒臣 卷四十四

十一

公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贏公守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莊孟孟少時好游俠。聞鷄走馬。長乃變節。從贏公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二石爲足。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

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卽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宏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還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安。設妖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卽位。徵孟子爲郎。嚴彭祖。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莊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說。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歟。彭祖安樂。各領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說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瑯邪王中。爲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東門雲。雲爲荊州刺史。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顏安樂。莊孟弟子也。

何休。任城人也。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註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

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漢明帝待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

服虔，滎陽人也，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

丁恭，山陽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州郡諸召不應，建武初爲博士，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着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鍾興，汝南人也，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

書 儒臣 卷四十四

主

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 穀梁春秋

#### 瑕丘江公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呐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

授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旣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

沛蔡千秋皆從廣受學，最篤，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丹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宣帝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爲郎中，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徵江公

書 儒臣 卷四十四

主

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歿，乃徵廣弟子周慶、丁姓待詔，保官使卒授十人，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等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訟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尹更始爲諫大夫，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大司馬王根薦房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時光祿勳王與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

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允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鳳補吏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乘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房氏之學

晉范甯字武子少篤學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者甯嘗爲王弼何晏罪濫桀紂乃著論以刺之曰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螭魃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吾固以爲

藏書

儒臣

卷四十四

七

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業小迷衆之愆大也溫歟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素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孝武帝雅好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指乃相舉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空太守何急以身試狄邪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磐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又起學臺功用彌廣爲江州刺史王凝之所奏免初甯常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

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竝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捐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旋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旣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

唐啖助

趙州人

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袞漏闕號集傳

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以爲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僊救僊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沒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爲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

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左丘明者蓋如史佚述任云耳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贄其高弟也大曆時助匡贊以春秋施士句以詩仲子陵袁彙韋彤韋蒞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句子陵袁卓異士句撰春秋傳未甚傳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句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學者如浚井但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耶子陵好古學藏書僞臣卷四十四

左氏春秋

張蒼等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春秋左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授清河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歿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帝授黎陽賈護護授

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成帝時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河

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歆後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卽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中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歆以爲左丘明

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款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款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

賈逵諡九世孫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五家穀梁之說性愷悌多智思叔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

書爲藏秘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

主

以問逵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驚鷺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竝校秘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聞帝嘉之賜布五百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十通逵母嘗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穎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

作之子於首陽山矣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

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

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并作周官解

故逵遂爲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

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

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

欣羨慕焉和帝卽位以逵爲左中郎將復爲侍中領騎都

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

陳國汝郁帝卽徵之竝蒙優禮均安食好學隱居教授不

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視少賓不直

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郁性仁孝及親沒遂

隱處山澤後累遷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逵所著經傳

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詠書連珠酒令凡九篇

後世稱爲通儒然不修小節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

年七十二

鄭衆年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

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太子及山陽

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繅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藉

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

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

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敗賓客多連坐唯衆不與永平中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廷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隣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且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一離析旋爲邊害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

藏書

儒臣 卷四十四

主

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如令匈奴遂能殺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而行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詔切責衆遣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馬廖擊車師至燉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有車師圍戊巳校尉衆發兵乃解遷武威太守衆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不可詔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

杜預字元凱杜陵人嘗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司馬昭嗣立預尚昭妹高陸公主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乃奏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措又受詔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

藏書

儒臣

卷四十四

清

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飭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靡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優舉者超用之六歲劣舉者奏免之優多劣少者叙用而劣多優少者左遷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類亦無取於



黜陟也。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皆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羊祜卒，預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既至鎮，繕甲兵，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預處分已定，乃啓請伐吳。帝報待明年。預復表陳至計曰：「羊祜不先與朝臣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今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取其前言，故守之也。時帝與張華藏書。」  
儒臣 卷四十四 圭

圍棋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歛手以請。帝乃許之。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爲外懼，豈非算乎？」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將樊顯等率衆屯江西，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寇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爲王濬所敗。旨等伏兵隨即入城，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進。』」過江陵，尅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

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奏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長吏。荆土肅然。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瘳，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頸，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平，盡捕殺之。預因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泄洧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藏書。」  
儒臣 卷四十四 圭

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故鮮有敗事。然好爲後世名，嘗言高岸爲谷，溪谷爲陵，因刻石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預雖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能任大事，當將率之選，既立大功，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

家之學比老及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  
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贛虞實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  
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  
蓋亦預之知已也預在鎮數問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  
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四

藏書經學儒臣卷四十四

主七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五

經學儒臣

禮經

高堂生二戴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  
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其資性善爲頌  
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  
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孟  
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  
曲臺記授梁戴德及德兄子聖沛慶普由是禮有大戴小  
戴慶氏之學聖在九江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  
容之何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  
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  
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校而聖子賓客爲  
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歿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歿自  
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慶大小  
戴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  
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  
其子褒遂撰漢禮於是有慶氏之學

梁皇侃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國子助教撰禮記講疏五十

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誦孝經二十篇以擬觀世音經

北齊熊安生阜城人也從陳達受三傳從房糾受周禮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据撫異聞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年八十餘致仕卒於家劉焯劉炫皆其門人安生與同郡宗道暉爲祖師道暉好著高趨帽大履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履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潛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五

十一

受鞭不著體復躡履而去冀州爲之語曰顯公鐘宋公鼓宗道暉履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安生在山東時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允去今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謹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義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率其族向塚而號將逼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

宋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

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爲太常博士終秘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卷與暘樂書並行于世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五

三

五經儒

許慎

許慎字叔重汝南人少博學馬融常推敬之時人謂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沒長卒於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魏王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黃初中爲散騎常侍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夷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五

四

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允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矣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允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于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

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士崩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卒門生續經者以百數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梁崔靈恩少篤學偏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都下舊儒咸稱重之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五

五

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隋劉焯信都人犀額龜背望高視遠少與河間劉炫爲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劉知海家素多墳籍焯就之讀經十載遂知名爲州博士復入京與博士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難蜂起皆不能屈隋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勅與劉炫二人論義溪控諸儒咸懷妬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於是優游鄉里

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劉炫聰明博學，名亞于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廣，又嗇於財，不行束修者，未嘗教誨。時人以此少之。

劉炫，河間人。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口誦目數，耳聽五事，舉無遺失。隋開皇中，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訟之，經赦免，歿，坐除名歸家，以教授爲務。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五

本

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帝不納。煬帝卽位，牛弘引炫修律令，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勅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不通，糧餉絕斷，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飢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水寒，因此凍餒而歿。

孔穎達，黃州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曆，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其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以匿。楊玄感家得免。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帝問孔子稱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莅衆，若其據尊極之位，銜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五

七

司業，給事東宮。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旣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歿不恨，後致仕卒，陪葬昭陵。初，穎達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詔改爲正義，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元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于是僕射于志寧、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流布。穎達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又爲司業。三世司業，時人美之。馬嘉運少爲沙門，還治儒學，長論議。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閣祭酒，遷隱白鹿山。諸方來授業至千人，或曰：安國之傳，穎達之正義。

其有功于書信矣。敢問傳義之中，果盡得聖人之意乎？曰：二子之于書，所得固多，其失亦有之。如安國以四獄爲四人以傳說，版築爲胥靡之類，而賴達之陋，不專在於解釋之間，正在於引識緯之書以亂經也。識緯之書，出于漢哀平之間，迂闊怪妄，引聖經以折其誕，可也。而反援以證經，則是以經爲不足信，而以識緯爲可信也。七緯者，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也。

### 朱熹

朱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熹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年十八，貢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五

九

於鄉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歷四考罷歸。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明年，復召入對。乾道三年，訪張栻於長沙。熹中和舊說序云：予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是日也，因與栻論中庸大義。淳熙二年，呂祖謙訪熹於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錄。因送祖謙至鷺湖。陸九淵兄弟來會。三年，除秘書郎。會

小人喻義利。章七月，呂祖謙卒。時湖東大饑，易提舉湖東常平茶鹽事。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幹知台州，適知州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得其在那姦賊事，劾之。爲時相王淮所匿，而奪其新命。授熹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學者尊信益衆。永康陳亮以文雄於時，熹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十五年，淮罷相，遂力疾入奏，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者。熹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及秦上除兵部郎，熹以疾告。上欲易以他部，時相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五

九

界竟報罷、三年冬、陸九淵卒於荆門、四年永嘉陳傅良報書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思見願以雅頌之音、消鑠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聞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難、他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嗇、以此益覽書、不能宜、要須請見、先此衷曲耳、是年陳亮卒、寧宗初、在潛邸、聞熹名、每恨不得熹為本宮講官、及即位、召奏事、兼實錄院、同修撰、進講大學、熹進講後、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藏書、儒臣本四十五 十

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當讀之、今後更為點來慶元元年、趙丞相罷、韓侂胄誣熹不軌、復謫永州、熹自念身雖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極言姦邪蔽主之禍、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乃取諫藁焚之、自號遜翁、沈繼祖為監察御史、上章詆熹、遂落職罷祠、熹素有足疾、既又加以瘡隔之證、六年三月乙未夜、為諸生說大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甲子、移寢中堂、良久而逝、葬于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定元年、賜諡曰文、熹歷仕四朝、仕於外者九考、立於朝者僅四十日、

### 蔡元定

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明道語錄、邵氏經世、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浚涵其義、既長、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義、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時韓侂胄設偽學之禁、臺諫承風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於是詔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過淨安、與熹相見、熹以參同契疑議相扣、間行列坐橋上、方共酌、詹元善即起去、熹曰、此人富貴、氣坐客皆與歎、熹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即日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故熹疏釋諸書、皆與元定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嘗曰、造化微妙、惟浚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子淵沉皆不仕、沉字仲默、少從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沉、隱居九峯、故亦號曰九峯先生、

呂祖謙 附祖儉陳傅良



祖謙字伯恭尚書左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廷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憲安國從子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朱熹師事之最久世號籍溪先生者也祖謙既師憲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除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先是孝宗命臨安府校正文海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盍再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焉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五

七

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

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寧宗卽位除大府丞時韓侂胄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駟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批云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爲幸何得妄陳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日太府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卽歿使聖朝有殺言者之名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上初不知也

後遇赦量移高安三年卒祖儉之謫也朱熹嘗言曰意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淡於子約然坐視羣小之爲不能出一言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間時事如在水火不能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居謫所讀書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履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推折失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嗟夫當世變矣意氣愈厲乃可加也何謂私哉卓吾子筆記

陳傳良溫州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爲文章由

藏書 儒臣 卷四十五

七

是其文擅當時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登進士甲科宗立乃除吏部員外郎傳良去朝已四十年矣至是歸鬚鬢盡白都人聚觀嗟歎皆號曰老陳郎中及輪對帝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以其所著書示朕退上周禮說十三篇遷秘書少監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寧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資錄院修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傳良言熹難進易退內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寶文閣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傳良言不願行出提舉興國宮明年察官交疏劾秩罷終于家年六十七

卷四十五終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六

藝學儒臣

字學

鍾繇

鍾繇字元常潁川人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辟三府爲廷尉正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爭操方有事山東漢以關右爲憂乃表繇持節督關中諸軍繇至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六

一

操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千餘匹操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急關右平定使朝廷無西顧憂足下之勲也昔蕭何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耳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將兵至諸將議欲釋去繇曰袁氏方強援之來關中陰與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爾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欲歸其得至乎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尅也援至果輕渡汾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斬援而降單于魏國初建遷相國操子丕在東宮賜繇五熟金并爲之銘丕篡位遷太尉明帝卽位遷

太傅太和四年繇薨繇工正隸行草八分尤長正隸初求蔡邕筆法於韋誕誕不傳輒捶胸嘔血曹操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盜發其塚遂得邕法於是學書窮晝夜無間輟臥則以手畫被被爲之穿世以繇正隸如郊廟旣陳俎豆斯列梁武帝亦謂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豈虛言哉

王羲之 子敬等附

王羲之字逸少羲之幼諳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歃顗先割以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以骨鯁稱尤善隸書論者稱其飄若浮雲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六

二

矯若驚龍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江州刺史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遷護國將軍不拜揚州刺史殷浩遺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時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耶羲之報書曰吾素無廊廟之宜王丞相時欲內吾吾誓不許手跡猶存非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也若蒙驅使隴蜀所不敢辭所以然者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以宣國家威德此其所益不同居護軍多矣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爲書誡之浩不從浩將北伐復爲書止之浩又不從果爲姚

義所敗，浩復圖再舉。義之又遺浩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管，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而加以喪敗，恐閭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將何所容也？」會稽有佳山水，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輩皆以文義冠世，築室東土，並與之遊。會稽有孤居姥，養鵲善鳴。義之市之未得，乃命駕自往觀之。姥聞王至，烹鵲以待。義之歎惜不已。又山陰有道士養鵲，義之亦往觀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義之欣然，寫畢，籠鵲而去。其任率如此。在戢山時，見一老姥賣六角竹扇，義之書扇上，各爲五字。姥初不善義之謂，姥曰：「但道是王右軍書，求百錢可得也。」每自言我書與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其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翼，淡歎服。因與義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俱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矣。」謝萬爲豫州都督，義之遺書誠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正在隨事行藏，乃爲弘達。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義之卒時年五十九。」

十九。七子知名者五，玄之早卒，次凝之，工草隸，仕至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而凝之彌篤。孫恩攻會稽，急疑之，入室請禱，出語將佐曰：「吾已請大道鬼神相助，賊自破矣。」初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徽之字子猷，卓犖不羈，爲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嘗從冲行，值雨，徽之下馬，排入車中，曰：「公豈得獨擅一車？」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雖閒居終日，容止不怠，謝安甚欽愛之，請爲長史，尋除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時議者謂義之草隸，江左中朝皆莫能及。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表，置左右觀。勸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過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蕭子雲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臥王蒙於紙中，坐

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  
歛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  
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  
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  
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  
手追此人而已陸羽曰徐吏部不受右軍筆法而體裁似  
之顏太保受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博古君子曰  
徐得右軍皮膚眼鼻也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心肺所  
以不似也

褚遂良

藏書

儒臣

卷四十六

十一

褚遂良錢塘人也貞觀中爲起居郎太宗嘗歎曰虞世南  
死無與論書者矣魏徵白見遂良帝方博購王羲之帖然  
真僞莫質遂良論其所出無舛冒者遷諫議大夫兼知起  
居事帝曰卿記起居人主得觀之乎對曰今之起居卽古  
之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未聞天子自取而觀之帝曰朕有  
不善卿亦記邪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  
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  
者十餘不止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漆器不止  
必金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  
美之干時太子承乾旣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以爲嗣因

謂侍臣曰昨日奉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此  
臣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之後臣當殺之而傳國  
與晉王朕聞其語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矣安有爲天  
下主而殺其愛子以其國授晉王者乎陛下昔以承乾爲  
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故紛紛至此若必立泰非別置晉  
王不可帝泣卽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  
立晉王爲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羣臣曰是何祥也  
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僂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  
僂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霸諸侯漢光  
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

藏書

儒臣

卷四十六

十一

明德帝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  
太子賓客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高宗卽位封河南郡公  
帝將立武昭儀或謂無忌與李勣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  
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  
使上有斥功臣之名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見先帝旣  
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  
曰皇后本名家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好兒好婦今付  
卿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也帝不  
悅翌日復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  
事先帝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然遂良因致笏殿間

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物，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愷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可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桂州都督貶愛州刺史，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秦長孫無忌逆謀，皆逐良驅，乃削官爵。二子彥甫、彥冲流愛州殺之。遂良書初師世南，晚造義之，正書尤得媚趣，論者兄之。瑤臺青鎖，宵映春林，嬋娟美女，不勝羅綺，蓋狀其豐豔雕刻，但乏自然耳。遂良嘗問世南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公豈得若此？」問何如歐陽詢，曰：「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公豈得若此？」遂良曰：「既若此，何更爾意？」世

藏書 備臣 卷四十六

南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淡可貴。」尚遂良乃喜而退。

### 懷素 附黃山谷

僧懷素，姓錢氏，疎放不拘，每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牆、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書未足，乃漆一盤，又漆一方板，久之，盤板皆穿。懷素伯祖惠融，禪師，亦學歐陽詢書，故鄉中呼爲大錢師。小錢師焉。懷素嘗曰：「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鄭彤，授其筆法。至中、夕，彤謂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

寂勁硬，不置枝葉。張長史亦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爲，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去。彤曰：『萬里之別，無以爲贈。』吾有一寶，割而相與。先時人傳彤有右軍惡溪小玉驢，勞三帖懷素疑以此見與，及臨路，彤乃曰：『草書豈牽似古，釵脚勉旃。』至晚歲，顏太師以懷素爲同學，鄔兵曹弟子問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觀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脚爲草書，豈牽之極真？卿微笑經歲，月不言，懷素又辭去。真卿曰：『師學古釵脚，何如屋

藏書 備臣 卷四十六

漏痕。懷素抱顏公脚，唱賊賊久之。真卿徐問曰：『師亦有自得乎？』對曰：『夏雲多奇峰，夏雲因風變化，初無常勢。又遇壁拆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絕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矣！』

黃廷堅，字魯直，洪州人。舉進士，調葉縣尉。熙寧初，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蘇軾見其詩文，以爲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由是聲名始震。哲宗立，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實錄成，擢起居舍人。紹聖初，出知宣州。改愕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廷堅書用鑊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之，對

曰廷堅時官北都管親見之真戲耳乃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徽宗卽位以吏部員外郎召辭不就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廷堅善行草書楷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遊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初游瀟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 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宋秦王德芳之後也五世祖子偁四世祖伯圭高宗無子立子偁之子是爲孝宗伯圭其兄也賜第于湖州故孟頫爲湖州人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孟頫入見世祖顧之甚喜或言孟

藏書 儒臣 宋四十六

九

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爲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民生所須米絹二者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庶爲適中若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今人襲而用之耳乃欲以此斷人必命可乎遷集賢直學士帝欲使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有旨令得出入宮門從容宴語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爲人所忌力請補

外乃出知汾州有旨書金字藏經既成除江洲儒學提舉仁宗在東宮素知其名延祐元年除翰林侍讀學士眷顧甚厚嘗以比唐李白宋蘇子瞻云又嘗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且通佛老之旨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爲郎及鉅夫爲翰林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爲衣冠盛事得請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趣之還朝以疾不果行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卽其家俾書孝經是歲卒年六十九諡文敏孟頫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誠然乎哉

藏書 儒臣 宋四十六

畫師

顧愷之

顧愷之無錫人善丹青圖寫謝安沒重之以爲自蒼生以來所未有建層樓爲畫所疾風暴雨烈日暑邪寒竝不下筆天地明朗時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金陵瓦棺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剎注疏其時士大夫無過十萬者愷之剎注一百萬後寺成僧請勾疏愷之曰宜置一壁遂閉戶往來一百餘日畫維摩一軀畢將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咽俄而果百萬愷之爲虎藏書 備臣 卷四十六 十一

頭將軍一云小字虎頭

張僧繇

張僧繇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每云點之卽飛去人以爲誕因點其一須臾雷霆破壁一龍乘雲上天不點眼者見在唐圖立本見僧繇金陵畫壁曰虛得名耳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然後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立本亦以畫名

吳道元

吳道元字道子陽翟人也少孤貧客游洛陽學書於張顓賀知章不成因工畫初爲兗州瑕丘尉明皇聞之召入供

奉由此名振天下大率師法張僧繇或者謂爲後身焉至其變態縱橫與造物相上下則僧繇疑不能及也畫有六法世稱顧愷之能備愷之畫隣女以棘刺其心使之呻吟道子畫驢於僧房一夕聞有踏籍破迸之聲僧繇書龍點睛則聞雷破壁飛去道子畫龍則鱗甲飛動每大雨則烟霧生顧冠於前張絕於後而道子乃兼有之則自視爲如何也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請道子畫鬼神於天宮寺資母冥福道子使旻屏去綾服用軍裝纏結馳馬舞劍激昂頓挫雄傑奇偉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駭悚而道子解衣盡礴因用其氣以壯畫思落筆風生爲天下壯然每一揮

藏書 備臣 卷四十六 十一

筆必須酣飲至於畫圓光最在後轉臂運墨一筆而成觀者喧呼驚動坊邑議者謂有唐之盛文至於韓愈詩至於杜甫書至於顏真卿畫至於吳道元天下之能事畢矣世所共傳而知者惟地獄變相觀其命意得陰陽陽受陽作陰報之理故畫或以金胃雜於桎梏蘇軾曰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

邵氏錄曰古塑一法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惠之見道子筆法已至不欲居其次乃去學塑亦爲古今第一



李公麟

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熙寧中登進士第博學精識用意至到凡日到即領其要始學顧陸與僧繇道元及前世名手佳本至礫礪胸臆者甚富乃集衆善以爲已用工人物能分別品類望而知其廊廟館閣山林草野間動作態度舉伸俯仰小大美惡與夫東西南北之人才分點畫尊卑貴賤咸有區別非若世俗畫工混爲一律貴賤妍醜止以肥紅瘦墨分也大抵公麟以立意爲先布置緣飭爲次其成染精緻俗工或可學焉至率略簡易處則終不近也故創意處如吳生蕭灑處如王維謂華嚴會人物可以藏書 儒臣 卷四十六 三

對地獄變相龍眠山莊可以對輞川圖是也公麟初喜畫馬學韓幹略有損增嘗寫驥院御馬如西域于闐所貢好頭赤錦膊驄之類寫貌至多至圍人懇請恐并爲神物取去有法秀師讓之曰伯時爲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取又作馬恐爲之乎公麟志曰作馬無乃蕩人心墮惡道耶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夕思其情狀求爲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充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公麟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此過師曰但當畫大士像公麟悟其旨遂畫大士像絕妙天下仕宦居京師得沐浴遇佳時則載酒出城拉同志二三人訪名園蔭林坐石臨水

豁然終日當時富貴人欲得其筆跡者往往執禮願交而公麟靳固不答至名人勝士則雖昧平生相與追逐不厭乘輿下筆了無難色晚得痺疾呻吟之餘猶仰手畫彼作落筆形勢家人戒之笑曰餘習未除不覺至此自號龍眠居士

郭忠恕

郭忠恕柴世宗朝以明經中科第太宗最喜忠恕名節特遷國子博士忠恕作篆隸凌轢晉魏以來字學畫樓觀臺榭皆高古置之康衢世目未必售也頃錢塘有沈氏者收忠恕畫每以示人則人輒大笑歷數年而後有知音者韓愈論文謂時時應事作俗下文章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以爲好惜古文之難知也今於忠恕之畫亦云忠恕隱於畫者後謫官江都逾旬失其所在閱數歲與陳搏會於華山蓋亦仙去矣

郭熙

郭熙溫縣人爲御書院藝學善山水寒林得名于時每於高堂素壁信手作長松巨木回溪沿崖巖岫巉絕峰巒秀起雲烟變滅烟靄之間千態萬狀論者謂熙獨步一時雖年老落筆益壯如隨其年貌焉著山水畫論言遠近淺深風雨明晦四時朝暮之所不同春山艷冶而如笑夏山蒼

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至於溪谷橋釣漁艇釣竿人物樓觀等莫不分布使得其所。言皆有序。可爲畫式。

蜀黃筌 孫位孫知微徐熙附

黃筌成都人以工畫早得名時十七歲事蜀後主王衍爲待詔衍嘗詔筌於內殿觀吳道元畫鍾馗謂筌曰吳道元畫鍾馗以右手第二指扶鬼之目不若以拇指爲有力令筌改進筌於是不用道元之本別以拇指改進後主怪其不如旨筌對曰道元之所畫者眼目意思俱在第二指今臣所畫眼色意思俱在拇指後主悟乃喜筌花竹師滕昌

藏書 儒至 卷四十六

祐鳥雀師刁光山水師李昇鶴師薛稷龍師孫遇然其筆意豪贍脫去格律過諸公爲多嘗畫野雉於八卦殿有五方使呈鷹陛殿下鷹見雉舉臂數四蘇軾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舍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

崩屋也黃筌父子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江南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氣神湧出別有生意筌惡其札已言其粗俗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効黃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謂之溪骨圖筌不復致瑕疵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藏書 儒至 卷四十六

器工

馬鈞

傳玄序曰：馬鈞，天下之名巧也。爲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患其喪功費，目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鈞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鈞曰：古有之，未之思耳。二子陋之。曰：先生名鈞，字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輕重，輕重無準，而模不模哉？鈞曰：虛爭空言，不如試之，易効也。於是明帝詔鈞作之，而指南車成。京、都、城、內、有、地、可、以、爲、園，患無水，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鈞。鈞曰：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今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鬪鷄，變巧百端。鈞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作者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於樓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常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瓦甓數十，飛

數百步。鈞之巧，雖古公輪般墨翟參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般墨翟皆見用於時，有益於世，平子雖爲侍中，鈞雖給事中，省中俱不典工官，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

元藝元

藝元，寶坻人，始爲黃冠，師事青州把道錄，傳其藝。至元中，凡兩都名利，塑土範金，搏換爲佛像，出元手者，神鬼妙合，天下稱之。其上都三皇、尤古粹，仁宗嘗勅元，非有旨不許爲人造。後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爲造仁聖帝像，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於是遽走廟中，卽日成像。其所爲西蕃佛像多秘，人罕得見者。元官爲昭文館大學士，以壽終。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成像云。

武臣總論

李生曰戰非聖人之得已也上兵伐謀不戰而自屈矣今夫楚人百戰而百勝漢人百戰而百不勝然卒爲漢所并者伐其謀也然則楚人雖善戰將安施乎知此則知大將之任矣彼以勝敗論將者非知大將之道也若夫謀定而後戰戰而必勝皆不越於此矣此可以語將未可以語天下之大將也可以語兵未可以語天下之上兵也吾又安得淺謀蚤智之士明於堅忍致人之術者以與語不戰之音乎司馬仲達是已仲達受巾幘婦人之辱聞畏蜀如虎之謂終不得而致也彼六出祁山糧運不繼空自苦耳司藏書武臣總論卷四十七

馬氏無損兵費糧之失而諸葛已困矣末後渭濱屯成諸葛氏固自以算無遺策不知仲達已逆知其必不能久也本欲致人而反見致於人亦豈得爲謀之善歟然則陳壽謂將略非亮所長者未爲過也太上之言曰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至矣哉爲將者所宜潛心也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七

大將

孫武子孫臆

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其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鉄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

虛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歿後百餘歲有孫臏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魏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驕與彼上驕取君上驕與彼中驕取君中驕與彼下驕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闕者不搏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敵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

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李生曰世豈有十萬之師三日之內減至二萬而猶不知其計者乎

### 司馬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

臣。卑賤。君。擢。之。間。任。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而。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且。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靡。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

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直發病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 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為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恐人也其少時家索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乃之魯學兵法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

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

藏書 大綱 卷四十七

太

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吳起懼得罪遂

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但楚明法令稍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

李卓吾曰吳起料敵制勝號知兵矣而卒困於公叔之僕何哉其廢公族疏遠以養戰士所以強楚者以是所以殺身者亦以是其是錯之徒與任事者必任怨雖殺身可也又曰李克亦可人哉使訪之程正叔輩必以貪財好色見殺矣孰與富國強兵乎

藏書 大綱 卷四十七

七

### 趙奢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稅租而平原君家不肖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



召樂乘問樂乘對如廉頗又召趙奢對曰其道遠險狹  
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  
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必秦軍武  
安西秦兵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  
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  
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既已遣秦間乃捲甲而趨二日  
一夜至闕與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  
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  
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  
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  
藏書 大將 卷四十七 九

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  
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聞其故  
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  
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  
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  
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  
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人明年  
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  
邯鄲之圍

李牧 附傳

藏書 大將 卷四十七 九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  
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  
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  
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匈奴入輒收保不敢與戰故匈奴  
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  
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  
利失亡多邊不能田畜復請李牧牧固稱疾不起趙王乃  
復強起使將兵收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  
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  
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

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教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人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軻、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斬之、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至漢時、馮唐對文帝、誦之、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陸、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也、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旣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

藏書 大將 卷四十七

十一

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印、上以胡寇爲急、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闕以內寡人知之、闕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養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教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譏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爲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有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必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

藏書 大將 卷四十七

十二

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十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武帝卽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爲官乃以子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

### 韓信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見信饑餒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刺我不能出我

藏書

大將 卷四十七

主

袴下於是信熟視流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信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爲連敖坐法當斬其時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

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非項王邪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義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言語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刻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都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附特劫

藏書

大將 卷四十七

主

於威強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鄲欣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

藏書 大綱 卷四十七

十五

信計部署諸將所擊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彭城漢王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被楚京索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其八月漢王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銚渡軍襲安邑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追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會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也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及是信耳復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

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勞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闚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不聽信使間視知其不用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

藏書 大綱 卷四十七

十五

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躡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驗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噤然詳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詳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

壁皆漢赤幟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趙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虜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項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卽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校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於地而後生拔之於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歐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於死地使人人自爲戰卽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

藏書 大綱 卷四十七

十一

乎諸將乃服信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避不肖言信再推讓之於是廣武君對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卽下身歟泚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耕息耒傾耳以待命者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劬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被齊必距境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

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陳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卽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爲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度平原間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

藏書 大綱 卷四十七

十一

之衆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卽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生爲欺已而烹之因敗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渡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

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詳不勝、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漢乃遣張敖往立韓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信、信不聽、武涉已去、齊人蒯通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一

藏書 大將 卷四十七

太

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

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成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敖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敖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多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於野、野

藏書 大將 卷四十七

尤

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脇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

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辯○夫○隨○斷○養○之○役○者○夫○萬○衆○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關○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道○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蟻○之○致○螫○騏○驎○之○踴○躍○不○如○駕○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傭○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齊○魯○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

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爲巫漢五年項羽已破高祖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今出袴下者以爲楚中尉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之巡行會諸侯乃發使告諸侯會陳高帝且至信來謂上上令武士縛信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洛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及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

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漢十年陳稀友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會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反呂后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稀已得外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誅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從稀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奴有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之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

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爲巫漢五年項羽已破高祖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今出袴下者以爲楚中尉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之巡行會諸侯乃發使告諸侯會陳高帝且至信來謂上上令武士縛信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洛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及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

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如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寬對曰秦之網絕而維施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鳥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於是高材捷足者先得之距之狗吠竟克非不仁也狗同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有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精銳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李生曰蒯通爲信畫策何其工也而不知信之終不聽何哉然卒如其策矣信固無負於漢王也方其設壇始拜一



軍皆驚卒之少年之恥雪漂母之恩辭志亦遂矣堂堂赤  
轍涉涉囊沙垓下挫羽木壘破魏雖西楚霸王且恐懼遠  
武涉往矣英雄萬古香安在乎其無王也諺曰畏首畏尾  
身其餘幾今世人士少知自好猶能判身首以就功名况  
烈丈夫之業乎等歟耳。臚下亦歟湯餒亦歟自無用太較  
計爲也烏乎天地如存三傑長在鄼侯之命不延淮陰之  
壽不短彼區區者猶抱冤痛於侯其餘幾之人哉

### 周亞夫

周亞夫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  
而將相持國秉貴重矣其後九歲而餓歟亞夫笑曰臣之  
藏書大將 卷四十七  
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  
如負言又何說餓歟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  
此餓歟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  
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爲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  
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劉禮爲將軍軍霸上徐厲爲將軍  
軍棘門以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  
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  
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  
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  
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

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  
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  
軍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  
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  
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  
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乃拜亞夫爲中  
尉孝文且崩誠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孝  
景三年吳楚反以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  
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  
太尉既發至霸上越涉遮說之曰將軍能用臣之言乎太  
尉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懷輯歟士久矣此知將軍且  
行必置間人於殺趙阬壓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  
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維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  
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  
計至雒陽使搜殺趙間果得伏兵乃請涉爲護軍太尉至  
會兵滎陽堅壁不出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太尉不往  
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亦不奉詔而使輕  
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挑戰終  
不出一夜軍中驚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太尉終臥不起  
後吳奔壁東南隅太尉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

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  
濞棄其軍而走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斬吳王頭凡相攻  
守三月而吳楚破平由是梁孝王與太尉有卻大史五歲以亞  
夫爲丞相而梁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會竇太后  
欲侯皇后兄王信景帝欲侯匈奴降王徐盧等五人亞夫  
皆執以爲不可景帝不悅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景帝居  
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條侯心不  
平顧謂尚席取箸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  
免冠謝因趨出景帝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  
無何條侯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

藏書 大將 卷四十七

古

庸苦之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事連條侯上乃召

亞夫詣廷尉亞夫不食五日嘔血歾

卓吾曰甚矣居功之難也使時無條侯七國之兵豈易當  
哉景帝非人主矣不三月而吳楚破滅雖十世有之可也

藏書 武臣傳卷四十七 終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八

大將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  
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  
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乃  
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  
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  
嗟歎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  
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

藏書 大將 卷四十八

谷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祈王擢爲後將軍兼水衡  
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  
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是時光  
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  
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  
羌人効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  
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  
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  
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  
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

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豹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阨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連他種空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善鄯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

藏書 大將 卷四十八

二

金城圖上方略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管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傷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陁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陁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數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

藏書 大將 卷四十八

三

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開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豈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少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

藏書 大齊 卷四十八 四

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助略故臣愚冊欲捐罕開間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空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撫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開之助不先破罕開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勅讓充國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

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開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開之屬皆聞知明詔令先零羌楊王此羌之首師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空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部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開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開肯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嘗欲先赴罕開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脇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寔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跡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歾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

藏書 大齊 卷四十八 五

誅先零已則罕升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升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成於是虜赴水溺歟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論藏書 大將 卷四十八

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卽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出兵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

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取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册羌人故敢爲逆是旣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羌獨足憂邪吾固以爲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芡菜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驟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鄴亭浚溝渠治湟隄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畷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碎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

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發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計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燕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夫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殷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安十二事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

藏書 大將 卷四十八

八

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

遠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使部曲相保爲壘壘木樵校聯不絕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俞之具其土崩歸德安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拍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

藏書 大將 卷四十八

九

望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論以明詔室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踰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

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執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

藏書 大將 卷四十八

十

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渭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羗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宏歸功於二將軍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成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

寒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王首及諸豪弟澤陽離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羗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離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生君置金城屬國以處羌降詔舉可護羌校尉者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橐籥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安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澹恨上書告卬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

藏書 大將 卷四十八

土

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壯侯充國初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

李生曰充國武賢雖同歸復故官然公爵位極矣安得全不爲辛子謀乎浩星賜之言千載不可易也兵事不必盡言武賢決當存用決不空使之徒勞而無賞也是皆公之知有已不知有人處故未善

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好書博達而善屬文家貧有貸



無節素不爲州里所稱獨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才勃舉湯湯待選父歿不奔喪司隸奏湯無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諡曰繆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爭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卽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初元四年郅支單于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郅支數借其兵擊烏孫漢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歐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郅支輒因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困厄願歸計強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爲人沈勇有大略既領外國卽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數侵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

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舉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湯湯怒按劍叱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因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卽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蔥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掠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牛馬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問

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妾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曰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乃被甲城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灰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

漢書

大將軍

卷四十八

五

應平明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歿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疏請縣頭臺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空勿懸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甚夏首足具門而出空懸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

延壽延壽不取丞相御史亦惡湯矯制言湯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空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微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諫久不失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也今西域都護延

漢書

大將軍

卷四十八

五

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長檻城郭之兵出百城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舉欽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故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武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

勢而屢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償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郵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遂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空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乃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

藏書

大將

卷四十八

七

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抗趙括以繼介之過賜以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頌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而乃以言事為罪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空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茲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太將軍王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召問上召湯見宣室

藏書

大將

卷四十八

七

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風秦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一決於湯湯後又坐事徙敦煌太守秦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空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會其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青問丞相趣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只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曾不湊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

藏書

大將軍 卷四十八

太

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輒逐斥遠使亡逃分竄外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昔

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哀哉李卓吾曰詳劉向谷永耿育三書則知腐儒如匡衡輩徇私忘國妒賢嫉能蓋千萬古一律矣有志之士是以長守賤貧抱關擊柝而不悔也

### 寇恂

寇恂上谷昌平人初為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其爵位恂從耿况迎使者上其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乃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恂曰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

藏書

大將軍 卷四十八

七

親為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况至恂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况發兵恂說况曰郡郡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公尊賢下士可以歸附况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反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况子牟等俱南及先武於廣阿拜恂偏將軍恂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先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先武謂鄧禹曰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眾之才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先武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

公以河內、公謹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可也。充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疋，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充武北而河內孤，使蘓茂、賈彊將兵三萬度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逐馳赴之，且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嚴閉。時充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充武乃大喜，曰：「吾固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因上尊號，於是充武卽帝位。時軍食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尚書升斗以廩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仰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國，此讒人側目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無乃當以前人爲鏡戒乎？」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恂固請，帝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軍，建武

藏書

以將

卷四十八

辛

二年，拜恂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戮之，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之，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廉頗者，爲國也。乃勅屬縣，盛具供饌，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徵恂，恂至，引見而復已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當聽朕分處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載，結友而去。」恂歸潁川。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從九卿復出，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險阻，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以相誑誤。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歿。」卽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囂歿，峻又據高平，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大中大夫賈士、武威

藏書

以將

卷四十八

辛

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進軍及汧。峻猶不下。帝遣恂奉璽書往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皆諫。恂不應。遂斬文。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嘗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諡曰威侯。

藏書 大將 卷四十八

主

藏書 武臣傳卷四十八



藏書 武臣傳卷四十九

大將

班超班勇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彪之少子也。居家常執勤苦。不取勞辱。有口辨。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虎頭燕頤。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已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西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當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

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矣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後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灰明日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謝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焉還

藏書 大將 卷四十九

三

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兜題見慮輕來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超因駐疏勒十

藏書 大將 卷四十九

三



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自孫守疏勸於今五載。胡夷皆言。倭漢與倭天等。以是效之。則惠領可通。龜茲可伐。今宏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成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又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超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宏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弛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闐。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李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得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別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

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而自與幹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幹謂超曰。邑親毀君。何不緣詔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特遣之耳。超既發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又遣精兵救忠。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遣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知其奸。僞許之。忠即從輕騎詣超。超爲供帳設樂酒行。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詔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從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路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永元二年。月氏因欲求漢爲婚。超不許。故怨超。遂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來攻超。衆少皆大恐。超譬之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

踰蔥嶺。非有運輸。何能爲乎。我但收穀堅守。彼創虜自降。不過數十日矣。王謝前攻超不下。鈔掠又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寶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還。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尉。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遂與充共勝。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充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屯乾成。徐幹屯疏勒。西域惟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殺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十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先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耳。卽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今賜王彩五百匹。焉耆王廣乃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實乘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勸超殺之。超不聽。曰。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焉耆國有鞬橋之險。廣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

耆左候元孟密遣使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揚聲當重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畱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奴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况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穢。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生校尉。超素有胷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初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爲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

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散。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空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起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班勇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強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遣王莽篡盜。徵求無厭。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盡閉。孝明皇帝漢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聞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通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

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度當時之宜。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也。臣愚以爲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等難勇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故置校尉。所以扞撫西域。設長史。所以招懷諸國。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豈安邊久長之策哉。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廩食而已。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

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請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今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迹，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

### 鄧訓

鄧訓字叔平，禹第六子也。顯宗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二三千騎，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至是，燒當種羌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欲觴月氏胡以攻訓。訓擁衛稽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

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懸絲髮。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為我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無所得，又不敢逼。因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圖我，曹公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羌胡俗恥病，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鴈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迷唐欲歸故地，就田業。訓又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於單上，以渡河。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復追逐奔北，一種殆盡。迷唐遂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迷唐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歛餘皆歛塞納質。於是緩節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四年冬，訓病卒。官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取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

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歿，我曹亦俱歿。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諡曰平壽敬侯。訓五子，隲京懼弘聞。

### 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少依姊夫鄧當，當為孫策將兵討山越。蒙年十五，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之不能止，歸以告蒙母。母悲甚，蒙跪而訴曰：「貧賤難久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揀虎穴，安得虎子？」於是母哀而舍之。及長，校尉袁雄薦之孫策。策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歿，蒙從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孫權統事。蒙從周瑜定荊州，多畫策。還拜偏將軍，領南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肅時尚輕蒙，因詣蒙飲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隣，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而已。」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為熊虎，計安可以不豫？」因為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遂拜蒙母，結友而別。初，權謂蒙曰：「卿今當途掌事，宜資學問，以自益。」蒙曰：「在軍常苦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耶？但當涉獵，以見往事耳。」蒙始勤學，多所博覽。後魯肅見蒙，言議常欲受屈，乃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也。從

權拒曹操於濡須，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服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塢。曹操竟不能下。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荊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又自蜀親至公安，遣羽來爭三郡。權時在陸口，使魯肅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舍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有鄧玄之者，郝普之舊也。蒙欲令之誘普，及被權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云：「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大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今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我至尊身自臨之，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致命，至尊復遣兵相繼，乃欲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明矣。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身歿，何益於事？而空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乎？度此家謂援可恃，故至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之見普，普懼而聽之。玄之乃先報蒙。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苦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懸恨入地矣。蒙委孫河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

乃歸晉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魯肅卒。蒙代肅。西屯陸口。蒙知羽驍雄。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以荊州借備。且爲曹操尚存。空相協輔。與之同仇。蒙獨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在白帝。將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心腹待也。權漢納之。及蒙代肅。倍修恩厚。與羽結好。羽後討樊。獨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乃密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也。蒙嘗有疾。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我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遂稱疾篤。權乃露檄召蒙還。羽果撤兵赴樊。權聞之。遂密遣蒙先行。蒙至澤陽。盡伏其精兵。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道。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至是。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壯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且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

者賜衣糧。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之。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及權至荊州。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卽父子俱獲。荊州遂定。蒙之謀也。後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邀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昔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于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卽馳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當以比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謂不弊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爲大言耳。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不拾遺。其法亦美也。蒙卒年四十二。

陸遜陸抗

陸遜。吳人也。孫權爲將軍。遜時年二十一。權以兄策女配

遜以遜爲右都督，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  
民所在愁擾，遜詣都言，次獨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  
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耳。」權曰：「此長者  
之事也。」呂蒙稱疾還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壤如何？」  
遜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  
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惟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  
益無備，出其不意，可擒制也。」蒙曰：「羽素勇猛，且已據荊州，  
恩信大行，兼有大功，膽氣益盛，願卿勿復妄言。」蒙至都，權  
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  
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權乃召遜拜偏將軍。」  
藏書 大將 卷四十九 七

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作書與羽，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  
之意，意大安。遜具啓陳羽可擒之狀，權乃潛軍而上，使遜  
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公安。南郡關羽就擒，以遜領宜都  
太守，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  
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黃武元年，劉備率大  
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韓當、徐  
盛、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  
數十屯，使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先遣吳班將數  
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  
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

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因上疏曰：「夷  
陵國之西門，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荊州  
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且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臣初  
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  
他變，諸將竝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里相銜持，  
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  
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  
不得我便，兵疲意阻，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  
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  
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介勢成，通率諸軍同時  
俱攻，斬張南、馮習及吳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  
將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  
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鏡  
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  
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  
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  
不應。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應？」遜曰：「安東  
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足憂也。待吾計展，不救安東，安東  
自解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  
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



等、各表言備必可擒、權以問遜、遜以曹不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奸心、不可遂還、未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空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矣、又已守要害之處、兵衆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

藏書 大將 卷四十九 十一

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敵素憚遜、還赴城、瑾便引舟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逼、赤烏七年、遜代顧雍爲丞相、先是二宮竝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子寄、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留宿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及太子有異議、遜屢上疏極諫、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吳祭、又數與遜交書、致歿于獄、以故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因憤恚而卒、年六十三、陸抗、遜之子也、遜卒時、抗年二十、孫皓即位、拜抗都督西陵諸軍事、鎮樂鄉、鳳皇元年、

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等徑赴西陵、敕諸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闡圍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築圍以敝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便率師向江陵、諸軍咸謂抗不安、遽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如使西陵盤結、則南山羣夷皆復擾動、所憂殆難言也、吾寧棄

藏書 大將 卷四十九 十二

江陵而走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張威作大堰、遏水其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逼步軍、抗聞、使威亟破之、諸將皆惑、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詣西陵、抗令張威固守江陵、城令公安督孫道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而自率三軍馮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師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

效者相屬、經月、肇遂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關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可分、于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肇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枯等皆引兵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處之如常、抗與羊祜拒喬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爲華元子反、覆見于今、吳晉之間、餘糧栖敵、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云、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旣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舻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

藏書 大將 卷四十九

主

郡以救倒懸、臣歎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遂卒、

###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也、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士秀異、才力傑出者、悉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兖州舉隆、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何如、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

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不足滅矣、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謂不宜橫設賞募、帝弗聽、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固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隆曰、臣當忘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充給、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因聽其選、并給隆三年軍資、隆遂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衆萬計、乘險遏隆、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

藏書 大將 卷四十九

主

道累礮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言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假節宣威將軍、隆到武威、虜大人猝拔、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戰、斬之、涼州遂平、大康初、以隆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將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癸、每爲邊患、隆至、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若向田者、虜不知備、遂爲隆所破、卑隆之世、不敢爲寇、太熙初、授東羌校尉、積十

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洛陽太守馮詡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耄於是召隆以舒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卒於官

### 西魏韋孝寬

韋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孝寬沈敏和正涉獵經史累遷南兖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宜陽遣其楊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至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因出奇兵掩擊擒道恒及琛等皆誅遂清大

藏書 大將 卷四十九

主

統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十二年高歡領山東之衆西入先攻玉壁連營數十里直至玉壁城下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城上先有兩樓直對土山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高歡使告曰縱令縛樓至天我食穿城取木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掘長塹簡戰士屯塹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威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橈亦莫能抗孝寬令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布懸空中車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欲以燒布焚樓孝寬

便作長鉤利刃火竿一來以鉤刀遙割之城外又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陷孝寬隨其崩處豎木柵以捍之敵終不得入歡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期之間即須救援適憂衆有不反之危耳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先在山東被鎖至城下臨以白刃曰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士卒感勵人人懷歎難之心矣歡苦戰六旬傷及病歿者十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忿恚遂殂宇文泰嘉孝寬功授以驃騎大將軍廢帝二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墩經雨輒毀孝寬臨州勒部內當墩處但植槐樹既免修復又便行旅泰後見之歎曰豈得一州衛余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子謹平江陵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三年泰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皆爲盡力故齊國動靜皆先知之

藏書 大將 卷四十九

主

時有主帥許益老寬寄以心膂令守一城益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之俄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而地入於齊孝寬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卽畢彼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爲辦矣乃令築之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空陽被圍孝寬謂將帥曰空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峭東來圖汾地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空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是歲齊人果解空陽之圍經略汾北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光率數千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云空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空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彼圖我棄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空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屍暴骨苟食尋常之地塗炭疲敝之人竊爲君不取也孝寬奉軍曲巖

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明月光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樹不扶自豎令謀人多齎遺鄴祖孝徵聞而更潤色之光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上疏陳三不武帝從之乃重幣聘齊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孝寬之謀也三策文多故不錄然甚可觀薨時年七十二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在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及其成事方乃驚歎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末年雖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

藏書 魏書 卷四十九 終

七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

大將

李靖

李靖字藥師，三原人。資貌魁秀，靖勇韓擒虎與論兵，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爲殿內直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未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靖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武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潯瀨漲惡，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塞耳，此必禽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荆門，空都進至夷陵，初蕭銑罷兵營農，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大懼倉卒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據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必戰。楚兵慄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

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州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乃下令開門出降。孝恭入據其城，諸將言梁氏將帥與官軍拒鬪，死者請藉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空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鬪，豈可同叛逆之科？藉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南方州郡聞之，皆望風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靖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南方，悉定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輔公祏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以靖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祐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犄角。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陽壽次硤石。惠亮等堅壁不戰，孝

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惠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窠穴。丹陽既潰，惠亮等自降矣。靖曰：不然。公祐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公祐所自將，亦銳卒也。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祐保據石頭，豈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惠亮等躡吾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鬪。今方持重，待公祐立計，欲以老我師。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孝恭聽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攻壘者果不勝走，賊出兵追，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率軍水陸皆進，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懼，出走。會之江南平，太宗踐祚，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將離叛靖，以兵部尚書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大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詔以靖為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為單辭，內實猶豫欲候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乃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齊二十日

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遂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遣前鋒二百騎乘霧而行，去其牙七里，乃覺。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遂禽其子壘羅施而殺之。義成公主頡利亦為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所禽，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館，封靖衛國公。靖薨，年七十九。太平廣記云：李靖於旅中遇一虬鬚客，客問太原有異人，可一見否。靖曰：靖之友文靜與之狎，可見也。遂與俱入太原。虬鬚既見太宗，謂靖曰：真天子也。但須與道兄見之。某日請復會於汾陽橋。至是，道士虬鬚客皆在。文靜飛書迎文皇看基，文皇至，道士一見慘然，罷奕請去。出謂虬鬚客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圖也。言訖，吁嗟而去。貞觀中，靖位僕射，南蠻奏有海賊十萬人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曰：虬鬚客成功也。

裴行儉 思生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也。行儉以父蔭補弘文生，歷貞觀上元間，至洮州道二軍總管。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歿，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也。帝因

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為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磔  
畫○真○導○者○迷○路○將○士○不○勝○飢○渴○行○儉○因○止○營○致○祭○下○令○曰○  
水○泉○非○遠○來○乃○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果○得○善○水○  
草○後○來○者○遂○莫○識○其○處○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乃○召○其○豪○  
長○千○餘○人○自○隨○因○揚○言○曰○天○時○大○熱○玄○且○駐○軍○須○秋○乃○發○  
時○都○支○規○知○之○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偽○謂○約○畋○曰○吾○念○此○  
樂○未○始○忘○也○孰○能○從○吾○獵○乎○於○時○子○弟○踴○躍○願○從○者○萬○餘○  
人○行○儉○遂○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所○  
親○往○問○都○支○安○否○仍○復○使○入○趨○召○都○支○都○支○本○與○遮○旬○計○  
及○秋○拒○使○者○卒○聞○軍○至○不○知○所○出○乃○率○其○子○弟○五○百○餘○人○  
來○謁○遂○禽○之○是○日○也○行○儉○令○傳○契○箭○召○諸○部○豪○長○悉○來○請○  
命○仍○簡○精○騎○約○齊○襲○遮○旬○酋○獲○遮○旬○使○者○釋○之○俾○前○往○諭○  
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於○是○遮○旬○亦○降○悉○俘○至○京○師○果○不○  
勞○而○定○如○行○儉○所○議○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單○于○  
管○二○十○四○州○叛○應○之○眾○數○十○萬○都○護○蕭○嗣○業○戰○歟○詔○行○儉○  
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先○是○嗣○業○餽○糧○數○為○虞○欽○行○  
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  
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  
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  
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基○

已立營壘環行儉更命徒營高岡吏白士皆安堵不  
可動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渙丈餘眾  
莫不駭歎因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  
我所以知也賊拒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  
可勝計遂禽大首領奉職而還行儉既還阿史那伏念復  
與溫傳合明年行儉總諸軍屯陁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  
溫傳相貳伏念大懼密送款請縛溫傳以自効行儉秘之  
密以事聞後數日望見煙塵漲天而南斥候皆惶駭行儉  
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勅嚴備  
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行儉工草隸  
帝嘗以綃素詔寫文選覽之行儉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  
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予與虞世南耳通陰陽  
曆術每制敵推兇必先期勝日尤有人倫之鑒自掌選及  
為大總管凡遇賢俊無不甄採所引偏裨若程務挺王方  
翼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皆為世名將時有後進楊炯盧  
照鄰駱賓王竝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盛為延譽  
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  
竝鮮令終時蘇味道王廟未知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漢禮  
異之仍謂之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數年  
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為吏部皆如其言行儉



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碎之惶怖叩頭流血請罪行儉笑曰爾非故也幸勿言所賜都支資產血金三千餘物橐駝馬牛稱是行儉分給親故麾下輒盡卒年六十四

### 郭震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也以字顯少有大志爲太學生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縑服叩門自言五世未葬者元振舉與之不質其名字年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苦之武后召欲詰問既與語更奇之因索平日所爲文元振上寶劍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一

七

篇后覽之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啞今皆和附是大利中國也然圖之不審害且隨之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必料內以敵外不食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清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拒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

係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強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非吐蕃比一旦分裂必傷其意又言吐蕃倦於徭戍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耳誠能歲發和親之使使欽陵常拒不從則其下必怨之斯亦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果相猜携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遂來降矣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元振爲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碛以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屯田廣闢匹練易粟數十斛支府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夷夏畏慕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碣頌德焉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強欽塞願和元振卽其牙帳與之計事會天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凍會罷卽歿其子婆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來襲副使解琬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臥營中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婆葛兵婆葛不意元振自來乃託言奉迎震遂至其帳修弔贈禮哭之甚哀留數十日爲助喪事婆葛感悅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振爲金山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一

八

道行軍大總管、肅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勞、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謹迎、都督嗟嘆以聞、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肅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進封代國公、俄又兼御史大夫、復爲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而罷、卒年五十八、國初以來、仕至宰相而親具者、唯元振也、

### 張仁愿唐休璟

張仁愿、下邳人、神龍中、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

大將

卷五十一

九

先是賈敦願嘗爲長史、有政績、時人爲之語曰、洛有前買後張、敵京兆三王、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叱忠義爲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旣至、賊已去、引兵衝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比厓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渡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

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減鎮兵數萬、費億計、初建三城也、不置雍門、劫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忸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爲總管、始築雍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云、開元二年卒、仁愿爲將、號令嚴、將吏信服、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爲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及仁愿焉、休璟嘗爲安東都護、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綿地幾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惟張仁愿議築受降城、而休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漠南無虜患、

### 王忠嗣附哥舒翰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濱、與吐蕃戰沒、忠嗣時年九歲、始名、刻入見玄宗、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賜今名、養禁中、肅宗爲忠王、與之遊、天寶元年、爲河東節度、忠嗣本負勇敢、爲將乃能持重、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闕善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

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詭間。伺虜隙。時出奇兵襲敵克之。軍每山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一弓一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人自勸。器甲充牣。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愿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後數出戰。青海積石。虜輒奔破。又討吐國。渾於墨離。平其國。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警。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決。而李林甫尤忌其藏書。大將卷五十一

功日鉤。撫過谷。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護口。有不如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爲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

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乃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卒如忠嗣言。初至朔方。至互市。輒高價馬。值故諸蕃爭來市。而蕃馬寢少。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以滋息。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郡之裔也。家富於財。任俠縱橫。年四十餘。不爲長安尉所禮。慨然發憤。游河西事節度使王忠嗣。忠嗣使擊吐蕃。吐蕃枝其軍爲三行。從山藏書。大將卷五十一

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槍迎擊之。所向披靡。於是名蓋軍中。擢副隴右節度。爲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歲候積石麥熟來取。衆莫能禁。翰先設伏於東南谷。候吐蕃入塞。放馬蹏甲。將就田。卽自城中馳至。鏖戰。虜駭走。伏起悉殺之。隻馬無還者。翰又嘗逐虜馬驚而陷。吐蕃三將直來刺翰。翰大呼。三將擁矛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臂力聞。翰工用槍。每追及賊。擬槍於肩。叱之。賊反顧。輒刺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許。乃墮。左車卽下馬斬其首。以爲常。會忠嗣被罪。帝召翰入朝。衆請賞金帛以救忠嗣。翰惟賞襍裝。自隨曰。使吾計若行。奚取於是。是不行。用此足矣。

翰至、卽極言忠嗣之枉。帝起入禁中、翰叩頭從帝、且訴。且泣、帝寤爲未貸其罪、忠嗣不及誅、故朝廷嘉其義、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誦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翰又以朔方河東郡收兵十萬、攻破吐蕃石堡、遂以赤嶺爲西塞、開屯田、備軍實、詔加特進、久之、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秀二軍、進封西平郡王、賜音樂田園、楊國忠惡祿山、白發其反狀、渼厚結翰、幹時年老、嗜酒及色、多風痺、不仁、旣病廢、還京、闔門不朝、

祿山反、帝召翰入見、拜先鋒兵馬元帥、將兵二十萬守潼關、翰病痼、不能事事、悉以軍政委部將田良丘、使部將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明年安慶緒攻關、翰擊走之、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國忠、故稱兵、今若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度涇水、誅君側之惡、此漢挫七國計也、思禮亦勸翰、翰猶豫未發、謀頗露、國忠大駭、會賊將崔乾祐守陝郡、什旗鼓羸師、欲以誘戰、覘者曰、賊無備、可圖也、帝信之、趣翰進討、翰以祿山習用兵、今始爲逆、不能無備、是欲誘我也、且賊遠來、利速戰、但堅守、毋輕出、以待四方勤王之兵、上計也、是時祿山雖盜河洛、所過殘賊人皆怨之、旣淹時、不

李光弼 夷契丹種

能進尺寸之地、郭子儀、李光弼、又進兵取常山十數郡矣、祿山始悔、將還幽州、以自固、而國忠計迫、說帝趣翰出關、復陝洛、子儀、光弼相與計曰、翰病且耄、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與戰、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實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也、若西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殆矣、乃極言、翰宜固關、慎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日趨戰、翰窘、不知所出、乃引而東、遂大敗、火拔歸仁、執翰降賊、械送洛陽、京師震動、天子西走、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也、父楷洛、本契丹酋長、則天時入朝、官之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補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忠嗣遇之甚厚、祿山之亂、玄宗眷求良將、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圍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光弼得思義、不殺、常山自顏杲卿歿後、郡爲賊區、露藿蔽野、光弼酌而哭之、爲賊幽閉者出之、而厚恤其家、民心大悅、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共攻饒陽、光弼問計於思義、思義答曰、今軍行疲勞、宜且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銳、非能持重者也、光弼曰、善、明日思明兵

二萬傳塼，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泮沱而軍。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會郭子儀收雲中，詔悉衆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遂大敗，挺身走趙郡，而立節中流矢，歿。希德走鉅鹿，詔加光弼范陽節度使，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又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卽位，詔以兵赴靈武。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至河東交兵於光弼，衆侮易承業，往玩諱之，至交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一

五

濠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能下，光弼募善工穿地道，賊宴城下，令倡優居臺上，仰而侮晉，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士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乃撤民屋爲礮石車，車二百人挽之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使潛穿地道爲溝，周賊營中，檣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以出，如欲降者，賊皆屬目，而賊營忽陷，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一

五

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後恃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答。判官韋損曰：東都帝宅，公當守。光弼曰：汜水學嶺，盡為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閉無留人。思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日糧，與士伍均少棄甘，賊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十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一

十一

挑戰，加右足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孰能取是？左右以白孝德對。光弼召問所須，幾兵對曰：願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臂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絕河，半濟，龍仙見而易之，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他也。因與語久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而走。孝德追斬其首，以還。光弼因與戰中潭西，大破之。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平抱玉曰：過期若何？曰：棄之。抱玉許諾。卽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歛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卽請戰。賊忿

歎已急攻南城，抱玉出奇兵夾擊之，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時光弼自將治中潭，樹壁掘塹，摯捨南城攻中潭，併兵從光弼。光弼使荔非元禮守羊馬城，植小旗城東北隅。望華軍，摯恃衆直逼城，以車千乘載木，喬撞車，麾兵填塹入道。並進，光弼諭元禮曰：中丞視賊過兵不顧，何也？報曰：公欲守邪？戰歟？光弼曰：戰。曰：方戰，賊爲我實塹，復何怪？光弼曰：吾慮不及此。公勉之。元禮遂出戰，摯軍小却。元禮以敵堅未可馳還，軍示弱以怠其意。光弼怒，使召元禮。元禮答曰：方戰不及往，請破賊以見。因休柵中良久，顧麾下曰：向公來召，殆欲斬我，闕歟？有名無庸，受戮乃下馬持刀，瞋目直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摯遁去，摯收兵復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復攻北城。光弼歛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殺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歿以之。還者斬。旣而馮瑒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一

十一

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却也，乃命易他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者，賜絹五百疋。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計。擒周摯、徐瑣、王李泰，授惟大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乃懼，始光弼將戰，內刀于韉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大清既走，復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光弼太尉，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戰，逐北。思明見兵清河，聲渡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既夕潛還。軍唯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月萬人敵也，賊必使來劫我。若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怪其語不倫。是日，思明果召李日月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月至壘，知太尉已去，兵無幾將是雍希顥果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必歟矣。」遂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禮。日月上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知，亦降。或以問光弼，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歟。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月懼歟，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月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

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遂取懷州。禽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思明乃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皆誣驗，思歸時魚朝恩爲監軍，信之，屢上賊可滅狀。」僕固懷恩媚光弼功，亦陰佐朝恩帝乃使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邙。光弼使傅山陣懷恩不聽，於是賊據高原，發伏兵，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遠令覆軍，優詔光弼入朝，徙鎮四州。史朝義乘邙山之捷，進略申光等十三州。光弼復興疾就走，疾驅入徐州。時朝義圍李岑于宋州，光弼使田神功擊走之。初，神功平劉展，逗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充鄆間。來瑱擅襄陽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遷河南，瑒衡仲卿踵入朝，其爲諸將憚服如此。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初，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浚忌光弼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光弼不免懷懼。及來瑒爲元振讒，歟光弼愈懼。會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二年，光弼因此遂病至篤。將吏問後事，光弼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



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後吐蕃犯京畿郝廷玉與馬璘屯中渭橋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今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而起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

### 張巡許遠

張巡字巡南陽人開元末擢進士第安祿山反譙郡太守楊萬石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不應而率吏哭玄宗皇帝祠共起兵討賊至雍丘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仍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一

三十一

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遁潮暫出行部未返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而迎巡入城以拒潮巡乃屠潮妻子磔城上潮聞之大怒以賊衆四萬薄城巡謂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乃分千人乘城而自前驅數隊以出直薄潮軍軍乃却明日賊復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之賊不敢向積六旬大小數百戰潮乃敗走潮素與巡有舊復率衆至城下以情語巡巡曰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事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復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玄宗已走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曰今勢既不

敵且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之明日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諭以大義人盡感泣巡乃引六將至責而斬之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萊爲人披黑衣夜縱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縱人賊不設備乃以灰土五百斫潮營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漸益兵來圍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潮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乃大驚遣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今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一

三十一

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軍走請還軍二舍使我逸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圍凡四月賊嘗數萬而巡衆纔千餘凡戰卽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陷于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

陵馬繞三百兵三千於是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聞等合而遣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朝宗引去至德二載祿山攻慶緒遣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屬士固守日中二十戰巡欲射子琦而不識因刻蒿為弧矢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琦巡乃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子琦左目子琦乃退還七月復圍城城中食盡士食賊米一勺乾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瘡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眾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饗坐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鐵弩以食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於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將萬人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持兩端不肯出師又愛霽雲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士不粒食已彌月矣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生皆驚為出涕卒不食去措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氏此矢所以志也賊知外援絕圍益急眾議東

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之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而南江淮必亾且師飢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能報陛下歟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歟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皆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曰吾欲氣吞逆賊耳子琦怒以刀挾其口子琦又以刀脇降霽雲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歟爾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歟乃與姚聞雷萬春等三十六人俱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乃送遠洛陽至懷師亦以不屈歾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縑弗受為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須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為文章不立稿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二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耳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製戰必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

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雖所養必整衣見之下爭效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歿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始肅宗詔中書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鄒景山四節度犄角同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隙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獨張澹張建封朱巨川李翰謂巡蔽遮江淮阻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褒贈巡遠及霽雲等並寵其子孫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効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僊及巡遠霽雲爲上自是訖傳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許遠者右相敬宗曾孫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配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剖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或曰公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

國家事若公有知當不救於地下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玖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夫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歿不足惑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議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其於褒貶尤慎故著之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終

大將 卷五十五

三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一

大將

段秀實

段秀實。汧陽人。六歲號孝童。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督討護密。有功。授安西府別將。靈督罷。又事高仙芝。後又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虜戰勝之。改綏德府。折衝都尉。後吐蕃襲京師。代宗走陝。白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人之嗜惡者。竄名伍中。因白晝羣行。叩頭於市。有不嗾輒擊傷市人。椎金鬲瓮。盜於道。甚至撞害藏書。大將 卷五十一

孕婦孝德不敢言。秀實自州至府。曰。天子以生人付公。公見人被害。恬然不爲意。其如大亂何。孝德曰。願奉教。秀實因請曰。公誠以某爲都虞侯。某能爲公已之。孝德卽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樂上。植市門外。一管大譟。盡甲。秀實徐解佩刀。選老健一人持馬。徑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貽秀實因曉之曰。尚書負若屬邪。副元帥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俄而晞出。秀實又曰。副元帥功塞天地。今尚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乎。罪且及副元帥矣。

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乃載拜曰。公幸教晞。卽叱左右解甲。秀實曰。吾未哺食。請爲我設具。已食。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明日晞與俱。至孝德所。陳謝。邠賴以安。秀實之力也。大曆五年。馬璘代孝德爲節度。欲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數征伐有功。旣驟徙。遂出怨言。別將王童之。因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且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又有告者。曰。夜焚棗積。約救火。則發。秀實申嚴警備。夜果火。卽下令曰。敢救火者斬。明日收捕。并其黨八人皆斬。以徇。復下令曰。後徙者族。軍遂徙。無敢後者。久之。璘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遂按甲備變。璘卒。秀實命。愿將馬頔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於堂。宗族位於庭。賓客位於牙內。尉吏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悉側朝夕。臨三日止。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一軍遂安。朝廷卽拜秀實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建中初。宰相楊炎欲城原州。以議不合。改爲司農卿。朱泚反。使騎迎秀實。秀實至。謂泚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爾。人主何與知之。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

官室奉迎乘輿可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濱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共圖泚，會源休教泚追逼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此係危逼之時，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谷驛得符而還，秀實謂海濱曰：「旻還，吾等無類矣，我當直搏殺賊，諸公請畢力相應。」翼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因語及僭位事，秀實頓起執休腕，奉其象笏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泚笏中額流血，鏃面海濱等卒無應者，秀實知無援，乃大呼曰：「我不圖汝反，胡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

李晟

李晟，洮州人，年十八，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大曆初，吐蕃寇靈州，李抱玉授晟兵五千使擊之。晟曰：「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繇大震關趨臨洮，執其帥慕容谷鍾而還。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合兵攻之。晟乘水度洛水，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亦不爲過。」

公奈何遽引去乎？燧大悟，卽遣抱真、晟乃建言宜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自掠。於是晟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走奉天，有詔召晟，晟卽日治嚴踰飛狐，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時劉德信自尾澗敗歸，入謁晟，晟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晟已并兵，軍益振。於是朔方李懷光軍咸陽，請與晟合，有詔徙屯。晟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壘未成而賊兵至，晟出陣，懷光不出。晟言于懷光曰：「賊堅保宮苑，攻之未必尅。今離其窟穴，敢來索戰，此乃天以賊賜公也。」懷光不聽。晟乃收軍入壘。時興元元年正月也。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宜自表襮爲賊餌。」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今懷光既有異志，反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厚薄不等，難以進戰。欲以激怒軍士，且使晟自削其軍，則士必怨之。」會帝遣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不荅，而數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晟將一軍，惟所命耳。」懷光計塞，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數催戰，但以伺賊隙爲言。卒不出。晟懼，爲所并，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下令曰：「有詔徙屯，卽結陣趨東渭橋。」是日帝復走梁州。顧渚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勝否？賊曰：「晟秉義挺忠，卒然不可奪。臣策之必。」

破賊時晨提孤軍常恐二盜合而軋已卑詞厚禮每爲致誠於懷光又使張或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晨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臣子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兇取富貴非人豪也因獻欲流涕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時朱泚盜京賊懷光圖反噬河朔僭僞者三李納虎視河南希烈鴟張汴鄭晨內無貯積外無轉輸以孤軍抗劇賊而銳氣不衰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晨節度戴休顏舉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從晨懷光始懼晨遂移書顯讓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搖落懷光恐爲晨所襲乃奔河中泚懼亦使晨更堦款壁門告諸吏曰公等家皆無恙晨叱斬之曰公乃爲賊間乎時屬盛夏輪綠不贖士尚衣裘而感激忠義終無怨色遷得姚令言崔宣謀者晨命釋縛遣還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于泚也隨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請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晨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驚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聚苑中今直擊之拔其心腹將圖走不暇矣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欄賊將張廷芝李希倩來索戰晨領諸將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勸吳詵等縱

兵塵擊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尸相籍餘衆走白華翼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晨不許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泌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晨先夜墮苑垣爲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路拒戰矣晨叱諸將曰不許縱賊今先斬公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促督騎繼之賊奔潰大兵分道而進雷譟震地令言廷芝希倩等殊歎關晨令唐良臣等以步騎奔突其陣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晨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賊甚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晨乃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民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仙取賊馬二皆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晨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賊臣宦豎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脇汗于賊者請以不效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晨蕩夷兇慙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無以復加帝曰天生李晨以爲社稷豈直朕哉始晨屯渭橋樊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晨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效勤難安知天道至是乃曰前

士大夫勸晨出兵晨非敢拒也以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晨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功成名遂身可退涇州倚邊數戕主帥晨復請治不戡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晨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晨至鳳翔亂將王斌等十餘人以次伏誅初朱泚亂時涇州亦殺其帥馮河清立田希鑒至是晨奏可託以巡邊至涇州希鑒迎謁執而誅之并誅害河清者三十餘人晨嘗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貪食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矣然士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酉浪息藏書 大將 卷五十一 七晨表以王號每虜使至召息曩與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虜皆指目歆豔焉吐蕃尚結贊者善計謂其主曰唐名將特李晟馬燧渾瑊余不去終爲吾患卽謀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以乞盟又謀因盟執瑊以賣燧於是大興兵踰隴岐不抄掠陽怒曰召吾來而不犒賞吾軍何也徐引去以是欲間晨晨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誡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縱敗中軍力全但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武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佖如晨節度遇結贊卽出奮擊賊皆披靡佖軍不識結贊故結贊僅而獲免於是結贊屢乞和會晨朝京師上問晨晨言戎

狄無信不可許時天子厭兵疑將臣生事張延賞當國又疾晨因密言晨不可久特兵貞元三年上坐宣政殿備冊禮進晨太尉中書令罷其兵九年晨薨年六十七諡忠武晨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于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既薨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晨乃致鹽靈座晨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藏書 大將 卷五十一 八憲聽云

李愬 大見識力量

李愬字元直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旣敗袁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遂爲隋唐鄧節度使愬以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侯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中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蔡人以愬名輕果易之愬沈警能推誠待士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以故衆願效死凡賊中山川險易情偽愬一一知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鄭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楂枒山以取鹽冶城平青陵城禽其驃將丁士良愬不殺署爲捉生將士良因說曰吳秀琳所以不可破者陳光洽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士良乃



禽光洽以獻而秀琳遂舉文城柵降遂以其眾攻吳房殘  
外垣始出攻時眾謂往亡日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正可  
擊也眾決死戰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  
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  
與語親釋其縛署以為將秀琳為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  
不可祐賊健將也守與橋柵嘗易官軍愬候祐護獲在野  
時遣史用誠以壯士三百伏其旁但見羸卒若將燭聚者  
祐果輕出為用誠所禽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為  
客將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與語嘗至夜艾忠義亦賊將  
所謂李憲者軍中多言此二人不可近愬待之益厚愬仍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一

九

募壯士三千人為突將自教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  
軍中皆以為不殺祐之故將吏離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  
乃持祐而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眾邪愬不得已  
械送祐於朝而表言若殺祐必無與共謀蔡於是詔釋  
祐愬乃令祐佩劍出入帳下即署為六院兵馬使六院者  
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奉  
檄鳴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舊令敢舍  
謀者族愬刑其令一切撫之故謀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賊  
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率銳卒屯洹曲以抗光顏愬  
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和十

一年十月己卯也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為前鋒李忠義  
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引  
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成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  
發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馬皆縮慄士抱戈凍灰者  
眾張柴之東陂澤阻奧皆未嘗蹈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  
蔡州取吳元濟士盡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  
已從愬不敢復自為計愬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洹曲道又  
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驚  
驚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  
祐等坎墻先登眾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一

十

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  
曰是洹曲子弟來索褚衣余及開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  
曰常侍何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愬計元  
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而以書召重質重  
質即單騎來降進城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  
中光諸屯尚二萬眾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為賊執事帳內  
廚廐廝役悉用其舊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度至愬以藥  
鍵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  
宰相禮受愬調蔡人聳觀事聞朝廷以愬有將才使代其  
兄愿帥武寧軍卒年四十九

高仁厚 大有人

高仁厚爲西川押牙。是時宦官田令孜有兄陳敬瑄爲西川節度。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入羣盜中。明旦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因弘讓自出首。執送敬瑄。敬瑄杖弘讓背。釘於西城。二七日。煎油澆之。又以膠麻掣其齋。備極慘酷。見者冤焉。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命楊遷復誘之。能方欲出首。聞弘讓之冤。大罵楊遷。益發憤爲盜。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橫行邛雅二州。攻陷城邑。所過塗地。浸淫入蜀州境。陳敬瑄乃以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麵者到營中。邏者疑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仁厚命釋縛。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某父母妻于於獄。云汝詞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滅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尙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怒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尙書欲拯救。溺洗汝曹。尙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尙書當使人以歸。順二字書汝背。道汝還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擊。句胡僧羅。

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尙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遂遣之。明日仁厚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擊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謂知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所以語謀者。賊大喜。呼譟爭棄甲來降。仁厚因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渾擊狼狽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械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卽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擊旗倒繫之。每五十爲一隊。授以一旗。使前揚旗疾呼曰。羅渾擊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寨。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旬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遇之。衆投瓦石擊之。共禽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明旦又焚寨使降者。又執旗先驅。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

皆迎降。來自投漢。其衆餉出之。已歿。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待降。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明日。羅夫子阡能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日。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爲衆所擒。不歿。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剄。衆挈羅夫子首縛阡能詣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可控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賸白日已歿。而復生矣。譟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仁厚分遣諸將往降之。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每下縣鎮。輒補鎮。過使安集戶口。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句胡僧於城。西七日而周之。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兄弟權寵過盛。心不能平。方敬瑄之遣仁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而還。當奏天子。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遽以我疆土許人。是無天地也。田令孜恐其爲亂。復師立爲右僕射。楊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

使舉兵以討陳敬瑄爲名。進屯涪城。詔削師立官爵。以仁厚爲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楊茂言爲行軍副使。賊黨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令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處之壕中。多斬獲。而還。仁厚念諸寨棄走者。所當誅殺。甚衆。乃密召孔目官張詔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入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詔素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驟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歿。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

昨夜所獲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自今兵不可復出矣中和四年仁厚圍梓州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者當分見兵爲五番番分晝夜以攻城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賊平以高仁厚爲東川節度使

曹瑋 大見識

曹瑋字實臣彬之子沈勇有謀善讀書通春秋三傳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真宗即位改知渭州徙知鎮戎軍瑋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恙語耐寒苦官未嘗與以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其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歛州爲出兵護作而錫其租嘗出戰小捷虜引去瑋偵虜去已遠乃緩驅所掠牛馬輜重而還虜聞瑋逐利行遲師又不整遽還兵來襲將至瑋使諭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甚疲皆欣然解嚴歇良久瑋又使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大破虜師因謂

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以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李繼遷歎其子德明請命於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一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關下復河西爲郡縣會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帝以瑋習知河北事乃以爲眞定路都鈐轄復爲涇原兼知渭州與秦翰破章理族于武延川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日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改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時喃斯囉強盛立遵佐之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喃斯囉使其虜賞樣丹與厮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厮敦解寶帶予之厮敦感激父事瑋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也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賞樣丹首乎厮敦愕然許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獻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而表厮敦爲順州刺史其年喃斯囉率衆數萬大人寇瑋迎戰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并遣間殺立遵及破魚角蟬所立文法于吹麻城而河州洮蘭安江妙敦邀川黨通諸城皆納質爲熟戶矣天

禧三年，德明寇柔遠，皆以瑋為環慶秦等州安撫使，委乞骨咩大門等族聞瑋至，皆來歸附，拜簽書樞密院事。丁謂逐寇，準惡瑋不附已，指為準黨。除南院使，乾興初，謫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為謂所忌，即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矢，熊自隨，謂敗復觀察使知永興軍，徙真定府定州都總管，改章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諡武穆。瑋在軍，得人之死力，平居甚暇，及用師，出入若神。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契丹使過天雄郡，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渭州有告戍卒十餘人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言何也？夏人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論如律，自是無敢犯。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穫，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立馬社，一馬為衆，皆出錢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為本族軍主，次為指揮使，又其次為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為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宜別徙也。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一 七

令衆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賈同造瑋，瑋欲按邊，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寶元中，王醜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反，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醜請就州語人曰：昔予奉使至河北，是時曹南院為定帥，醜至定治事畢，瑋謂醜曰：公事已畢，當還，明日願少留，明日饌食罷，瑋屏左右謂醜曰：公滿面權骨，不十年必總樞，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醜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其父，謂以戰馬資隣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瑋聞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牙市中，欲一識之，竟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而觀之，真英物也，必為邊患，公其勉之。李卓吾曰：對王醜談兵，如對假道學談學也，對耳不相聞，况能用之於掌本兵之後乎？既失官矣，乃更思前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一 八

###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吳縣人，舉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參軍，以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召，賓府學，服除，以殊薦為秘閣校

理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太后崩召爲右司諫歲六蝗旱江淮京東尤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昧草呈進出知睦州徙蘇州召還判國子監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由是罷知饒州元昊反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行改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分爲六將將各三千人分部教閱量賊衆寡更出禦之賊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聽民互市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以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一

元

爲賊輕辭不拜慶之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時明珠滅賊有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乃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攻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矣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爲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微可以無憂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有傷夷欲對徙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一

元

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恐臣不足獨當乞與韓琦同經畧並注涇州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帝皆從之後元昊遂請和乃召拜仲淹爲樞密副使復除兼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退而上十事天子方信嚮悉采用之時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仲淹以爲茶鹽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議遂寢仲淹每患諸路監司

不才取班簿視不才監司皆一筆勾之富弼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是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覆官吏日夜與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自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任子思薄磨勘法密僥倖者益不便於是謫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時呂夷簡已老居鄴仲淹往見之夷簡曰何爲亟去仲淹荅言經制西事事畢即還也藏書 大綱 卷五十一 主

夷簡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便且若此行正蹈危機豈復載入自仲淹出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乃以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仲淹以病請鄜州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諡文正仲淹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生祠祀之及卒羌酋數百哭之如父齋三日乃去初張士遜罷相由仲淹之彈士遜復相仁宗語之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今可施行矣士遜曰臣未見章疏望乞付外上曰比有爲朕言者士遜曰此罪大無文案安可行願陛下密訪之士遜數日又請請至十數上曰竟未見然爲朕言者多士遜曰人臣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

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乃解士遜即曰仲淹在外初似可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時欲五路進兵以平夏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爲經畧判官將命至慶州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凡用兵宜置勝敗於度外今公區區過慎何邪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可置度外乎琦遂舉兵全師陷沒任福歿之琦還至半途以者父兄妻子數千人呼號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琦不勝悲憤掩泣仲淹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仲淹與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諺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慶曆二年南郊赦書仲淹因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變人窮則詐理宜然也況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乞差近臣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作等第又委長吏密切體量上件人或材質或有節行亦具申奏唐張說薦負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於死所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耻今猶是也西賊攻塞門皆擒高延德後放歸漢界朝廷遂配之遠方仲淹言將率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出不得已如朝廷貸高延德仍與近邊任使則陷蕃將率聞之必願吳賊歸順望再見其家矣或卽懷



本朝之恩不助賊計皆人情之可見者也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輸軍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弼議欲誅仲約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醪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弼慍曰方欲舉法而多方沮撓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也弼不以爲然及二人出按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比夜徬徨達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時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兩浙大饑惟杭晏然仲淹之力也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又贈一千仲淹問之孫生戚然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可足仲淹曰二年僕僕所得幾何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得錢三千以供養不亦可乎於是授以春秋十年後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朝廷召至乃昔日索甘旨孫秀才也狄青器度

漢遠韓范之爲西帥也青隸節下咸奇之爲國器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得南園之地既卜築將居陰陽家謂必踵生卿相仲淹曰一家貴孰若吳士咸貴乎遂卽地建學又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郡族之貧者在睢陽遣子純仁載麥五百斛純仁時尚少既次丹陽逢石延年延年曰三喪在淺土欲葬不得奈何純仁卽以所載麥舟付之而單騎自長蘆捷徑到家後仲淹見純仁曰東吳見故舊否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語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純仁曰已付之矣先是石守道作慶曆詩仲淹得之拊股謂韓琦曰爲此恠兒輩壞了歐陽余王蔡同爲諫官時目爲四諫四人力引石介仲淹曰介剛正天下所聞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也諸公乃止

李生曰使張睢陽不愛死則郭令公不得美收京之勲使段司農不亟死則李太尉不得專克復之績使范文正不貪宋朝人物第一之名則巍巍相業又豈路公魏公諸賢所敢望哉何也以此三公者才智固有以大過於人也惟

有以累之故其智不得藏而才不得小焉耳然亦古今之傑矣予固不忍柔之於名臣之列而特附見於此云何也天下唯相才將才最難得也相才得然後朝廷尊將才得然後朝廷益尊若其他技能皆收羅畢舉于將相之門者安可與將相並論也觀者勿曰文正之賢當列在德行之科審若是非惟不知文正亦且不知德行矣世固有行可以表俗言可以軌世而無益於國家成敗如尾生孝已者豈少耶

狄青 大見識

狄青字漢臣汾州人自散直爲延州指使與西賊戰每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累功至招討副使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用奇勝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聲止即大呼馳突士卒皆如趨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却虜人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也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或者不可勝數追奔數里前臨深澗虜忽墜過山峒青遽鳴鉦而止虜乃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

不足利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廣源川蠻獫狁高反連破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殺吏縱掠東南大駭朝廷遣張忠蔣偕等討之皆爲所陷又遣楊政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乃以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謂青曰賊之標牌不可當青曰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必不能施矣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青爲樞密使高若訥曰蕃部善射奈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故青卒用騎兵破賊青行日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若往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恐青不能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於是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及行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之以徇於是軍肅然乃合孫沔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張忠蔣偕皆輕敵戒諸將毋得妄與賊鬪陳靖恐青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青至賓州靖皆來迎謁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靖于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二十二人皆斬之諸將股慄不敢仰視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

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餽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於後，蠻使驍勇者當前，盡執長鎗，前鋒孫節戰不利，將卒畏青莫敢退。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其後，斷蠻軍爲三旋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鎗立加束，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籍於賊途。大敗，智高焚城遁去，智高自起至平幾一年，吏民不勝其毒，先是謠言農家種糴家收，至是果如其謠，云：「戰於歸仁也。」張玉先鋒賈達將左，孫節將右，旣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於山下，達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賊至，達擁衆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爲二，玉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達乃

詣青帳前請罪，青撫達背曰：「達今而勝，權也，何罪之有？」初，青請擊智高，諫官韓絳言：「青武人，不足專任，請以待從文臣爲之副。」時龐籍獨爲相對，曰：「屬者王師屢敗，皆由大將輕徧裨自用，不能制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待從之臣，則之號令復不得行，青昔在廊廡，居臣麾下，汎勇有智畧，若專以智高事委之，必能辦賊，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節度，青臨行上言，以謂古之師還，以凱餞首告，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爲貨，售於無功不戰之人，願一切寢罷從之。」青至賓州，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賂下，賊所俘脇皆慰遣之，歛積尸爲京觀於城北，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楯於其側，或言智高已死，當亟奏，青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刑智高兵敗奔出邕州，諸人皆欲窮其窟穴，青以爲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不知青之用兵主勝而已，後青位樞密，或告以當祖狄公，青謝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狄公哉？」或勸去髮間刺字，曰：「青雖貴，不敢忘本也。」後以夜聽失火，不自安，遽乞陳州，遂薨于鎮，諡曰武襄。

說海云：南夷尚鬼，狄武襄征獯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

南道傍有一廟神甚靈武襄遽駐節禱之因視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多諫武襄不聽衆方登視已揮手一擲百錢盡紅於是舉軍歡呼武襄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卽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豈管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种世衡 虎將

种世衡种放之兄子也初知武功縣杖人不使執拘使自凭欄受杖杖垂畢足或落輒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儀書大將卷五十一  
信或有追呼但以片紙勝縣門元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庭皆如期至改知澠池縣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其舉之其權數皆此類初康定元年夏戎犯延安世衡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城之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致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世衡董役事世衡膽勇過人雖逼戎落曾不畏懼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

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并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余其肩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朝廷因署爲青澗城焉世衡至青澗教吏乃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習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胡酋蘇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由是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矣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嘗濟河爲患世衡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貨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錢幣軍需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自給在青澗爲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鄜延路經畧使龐籍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崛強聞世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

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世衡又以計去元昊腹心二將所謂野利天都者是講和之策遂決矣元昊有腹心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統精兵最爲毒害世衡謀欲去之有王嵩者本清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既感恩世衡藏書大將卷五十一

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嵩泣以告世衡乃草遣野利書膏燭致衲衣間密縫之仍祝之曰此非濱歟不得泄若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囊一部遣野利野利見棗龜度必有書索之嵩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筆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仍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歟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歟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

其人急追問之嵩於是褫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卽相見只令官屬日卽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迫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於隙中密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遣之世衡度使者至嵩卽還而野利報歟矣世衡卽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于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虜至急燕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爲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卽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間也

大將

宗澤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登元祐六年進士第靖康元年命知磁州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還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不從澤乃假神以留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玆廟有馬是夜果銜車轆等物以塞去路宗澤曰此可以見神之意矣乃止不往金人破真定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京城遣齋驪封至言和議可成澤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二

一

日金人狡譎是欲欺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二千騎往援金人果至又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轉戰而東敵益生兵王孝忠戰歿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

計敵衆十倍於我一戰而卻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夜設伏金人復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聞金人逼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遂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康王卽位于南京澤入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

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其畧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勝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二

二

播放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禡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願躬冒矢石爲諸將先澤時年已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薦澤從知開封府時敵騎留也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澤至首捕誅合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降時有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二郎等各擁

衆數千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皆遣人悉招降之金遣人以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爲可憑信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買勇思敵所恤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致有前日之禍今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或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澤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室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藏書 大將 卷五十二

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裝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皆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矣秉義即岳飛犯法將刑澤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陞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奪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惜富貴者爲是乎獲罪戾者爲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之言和議爲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

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元大渡河謀攻汴諸將爭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步將劉衍趙滑劉達趙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圖基笑曰何事張惶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羣盜丁進降進既受閤門宣贊合人京城外巡之命途引部屯京城往參澤將士疑之請以甲士衛澤曰正當披心待之耳及進至澤拊勞待之如故吏翼藏書 大將 卷五十二

日請澤詣其壁澤許之進益感良金將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步將李景良關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語之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上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脇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曰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



城忠義之士憤遠爭登廣之東西兩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議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今河東不從敵而保山晉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為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縛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耻策感泣澤因是盡得敵之虛實遂決計大舉先是澤在磁以趙世隆為中軍將澤去磁以州事付李侁及金人圍磁急世隆乃與郭進謀殺侁以通判趙子節權知州事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乙卯世隆入拜澤詰之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斬之時衆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矣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興曰試為我取滑州世興欣然受命遂得州以歸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觀壘路以阻行人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憐之覘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即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于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

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于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為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為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甚尊憚之言必稱宗爺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澤選契丹漢兒自近諭以共滅金賊刷君父之耻即給資糧遣之賜以公憑俟官軍渡河為信又為榜文散示陷沒州縣為公據付中國被虜河北之人澤謂人曰事可舉矣埃回鑾當以身先故請歸京尤力辛卯金人分道渡河詔遣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間勅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澤即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取懷衛瀋相等州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陵寢馬廣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見亦必同心殲殄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攜虜情遣知機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疏入不報澤歎曰吾志不得伸矣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皆為潛善等所抑因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

繼敵則我必無恨。衆皆流涕。諸將出澤。數日。出師未捷。身先歿。長使英雄淚滿襟。異日風雨晝晦。澤連呼。過河者三。而卒都入號。三學之士千餘人。爲文以哭。以杜充爲開封尹。東京畱守。澤子頤居戎幕。素得士心。自宗澤卒。數日間。將士去者十五都人。憂之相與請於朝。以頤繼父任。會命充畱守。充盡反澤所爲。頗失人心。頤屢爭之。不得。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爲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爲盜。而中原不守。

### 岳飛

岳飛字鵬舉。湯陰人也。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二

七

周同。能左右射。先隸畱守宗澤。澤大奇之。曰。爾勇智力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建炎元年。飛上書數千言。謂陛下已登大寶。而勤王之師日集。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請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憑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

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所大喜。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明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歿。戰又敗之。飛引兵益北。戰太行山下。擒金將拓跋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復歸宗澤。爲畱守司統制。二年。宗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與金人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充將還建康。飛曰。今一舉足。此地便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充守建康。金兵至。充迎降。建康失守。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軍也。爭來降之。四年。兀朮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金兵自相攻擊。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連兵數萬。圍江州。久未解。招討使張俊請與飛楊沂中分道進討。賊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筠江之間。俊急趨之。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令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追奔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長十五里。沂中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俊以精騎數千授沂中。使夜啗枚渡。

筠河出西山，從山後夾擊，以午爲期。及戰，飛設伏，遣紅羅帳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帳，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後亦以步兵鏖戰。至午，沂中精騎自山後馳下，賊駭亂退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賊大敗，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張用寇江西。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飛初過廬陵，託宿廬市，質明爲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師行將絕，調問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離偏禪去矣。」其嚴肅如此。紹興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飛入賀州，連破其砦，成走。宣撫司時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度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諸郡，帝復專命飛討。平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飛，僞齊遣李成扶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飛奏：「襄陽六郡爲恢復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

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趨襄陽，本成迎戰。左臨襄江，飛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鼻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進復鄧州，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移屯鄂，命招捕楊么。或謂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飛卽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遂降。飛表授佐爲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附其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士至潭，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果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佐武功大夫，統制。會召浚還，飛袖小圖以示浚，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也。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壯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遂表授欽爲武義大夫，禮遇之甚厚。復遣欽入湖中，欽詭喻端劉訖等亦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人

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公猶負固，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令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且行且罵，賊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公投水中，臯擒斬公，餘酋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筭也。」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乃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飛置司襄陽，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置甚藏書 大將 卷五十二」

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浚欲棄肝胎，同奏召飛，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帝慮俊光世不足任，而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以致目疾，至是疾甚，聞詔即日啟行，未至而麟猊敗，帝語趙鼎曰：「劉麟猊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也。」七年入見，赴行在，帝因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始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視鞍甲，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

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驕鈍之材也。」帝稱善，飛數論恢復之畧，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藏書 大將 卷五十二」

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都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鄭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浚然曰：浚固知非大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後鄭瓊果叛，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飛知劉

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耶謀莫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封股納書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遂廢豫飛奏空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中原不報八年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始後世譏槍衡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二

賞取笑敵人二詔不受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飛乃遣王貴牛皋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發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未幾諸將相繼奏捷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以不勝先斬汝慶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索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兵率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

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又戰敗之鄆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與戰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亭謹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又戰皆捷中原大震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先是紹興五年飛令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常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孫琪等舉衆來歸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二

照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牛載糗糧以餽義軍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發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觀崔虎輩旺等皆率所部降禁衛龍虎大王下忱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勝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方指日渡河而槍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槍知飛志銳不可回乃請張俊楊沂中等先歸而後言飛軍不可久留乞

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情恍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從從而南者如市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方兀术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矣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十一年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术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行師至廬州金兵望風遁去飛還兵于舒以伏命兀术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槍患飛異已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初飛在諸將中年最火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金人攻淮西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俊益耻楊公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詠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

倡言飛逗留不進以乏餉爲辭及是飛視世忠軍後却世忠忤槍欲與飛分其背鬼軍飛不肯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訪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訪上之朝槍捕者下大理寺將以扇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槍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槍槍大怒槍初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讀槍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志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諛其主耶兀术遺槍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槍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事不成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萬俟卨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論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槍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萬俟卨入臺月餘獄遂上於是飛以衆證坐死時年三十九憲雲棄市籍家貨徙家嶺南天下冤之獄之將上也韓世忠詣槍詰其實槍曰飛子雲與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臘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諸酋聞其必皆酌酒相賀或問飛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每休舍課將上注坡

跳壕皆重鎧習之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卒遇敵不動故敵人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平生好賢禮士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欲議復飛官萬侯高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淳熙六年謚武穆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二

韓世忠

韓世忠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驚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平之淵歎曰眞萬人敵也欽宗卽位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宣撫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者鼓衆大亂淄青附之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世忠兵不滿千人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李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

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捲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啖就降其衆萬餘及苗傅劉正彥謀反世忠以所部發平江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皆爲傅所質丞相朱勝非給傅曰今若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悉安矣於是白太后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前迓世忠梁氏疾驅而出會世忠於秀州於是世忠下令軍中曰今日以死報國而不被數矢者皆斬以故士皆用命賊遂敗傅正彥擁精兵開湧金門遁去世忠馳入高宗步至宮門握其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二

指戮于市復自衛信追賊至漁梁驛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至行在誅之帝手書忠勇二字以賜世忠兀木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大治舟艦欲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乃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矣兀木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金請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太一李董軍江北兀木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勇者明旦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



有每縋一縋則曳一舟沉之兀術窮蹙求與世忠一會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術語塞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槳槳風息則出海有風則止蓋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術一夕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祭天次日風止乃以小舟縱火矢如雨下孫世詢嚴允皆戰死因得絕江遁去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先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濤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

藏書

大將

五

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術也是役也兀術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相拒四十八日而敗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時江湖賊多而廣西賊曹成又擁衆在郴邵世忠既平閩寇范汝爲復旋師永嘉招成降之得其戰士八萬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世忠始至欲急擊之宜撫使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請期半月而報捷遂大破賊斬忠首湖南悉平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世忠遂自鎮江濟師伴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會遣魏良臣使金

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去世忠卽上馬令軍中日晷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良臣至金聶光孝謹聞世忠師退卽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捷亭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鬼軍各持長斧上搥人胸下砍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捷亭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政亦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鴉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設水軍夾河陣日與金人十三戰未決世忠遣成閏將騎士往援之復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

藏書

大將

五

手

忠仍親追至淮金人驚潰自相蹈籍溺歿捷聞群臣入賀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六年置司楚州世忠拔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薄爲屋世忠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已而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因秦檜欲收三大將權拜世忠爲樞密使世忠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朝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

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二十一年八月卒孝宗朝追封  
新王世忠性慈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嗜義  
輕財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之連領甲後倪鑑及跳  
淵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疆  
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痕如刻蓋然喜釋  
老自號清涼居士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銜札賜  
世忠因號其莊曰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  
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甚喜故特  
賜之

吳玠吳玠

藏書 大略 卷五十二

主

吳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干人末寇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  
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隊將從討方臘破之建炎元年春  
金人渡河出大慶關畧秦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命玠  
爲前鋒進據清溪嶺逆擊大破之三年宣撫使張浚巡關  
陝參議軍事劉子羽誦玠兄弟才勇浚與玠語大悅卽授  
玠統制以第璘掌帳前親兵尋以玠爲秦鳳副總管兼知  
鳳翔府九月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  
害須其敝而乘之及大富平浚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  
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  
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

已而敵驟至與柴囊土籍漳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  
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與弟璘收保散關東和尚原  
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  
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  
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  
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俱會和尚原烏魯折合  
先期至陣北山來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  
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遁去沒立  
方攻箭苦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  
海角徂於常勝及與玠戰輒北謀必欲取玠十月復攻和  
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  
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  
走設伏於神全以待之遂復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  
急剗其鬚而遁二年命玠兼宣撫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  
三州金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將復出奇來取  
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  
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撤離喝自商於直趨上  
津三年二月長驅趣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  
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  
風命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駢用止渴撤離喝大驚曰

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歿者山積。而敵不退。乃募敢歿士人千銀。得士五千。將以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得金者道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闚饒風。諸軍不支。遂潰。而敵遂入洋州。玠乃退保西縣。子羽退守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至是金人雖幸深入。而饋餉不繼。乃殺馬及兩河軍士以食。子羽與玠因其腹背要擊。歿傷者過半。疫癘大作。金人乃引還。子羽玠又追襲其後。金人墮澗歿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初金人謂玠在西邊。故乘險而東。不虞玠卒然馳至。故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也。四年二月。敵復大人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玠使人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盡地謂諸將曰。歿則死。退者斬。金分軍爲二。元水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紫右統。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德。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嚴離喝

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異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玠急遣兵以長刀大斧左右擊。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因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霄遁。玠先遣兵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擣。玠來劉夔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矣。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錄仙人關功。拜檢校少師。保定軍節度使。璘自防禦使陞定國軍承宣使。六年兼營田大使。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及謂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漑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玠卒於仙人關。年四十七。璘謂胡世將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管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急。微玠

身其後無蜀又突故西人至今思之嘗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謂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有刺客萬一或有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玠謝曰誠如君言然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爲宣撫玠恐軍民之冤抑而無告者爲門吏所隔無由自達也玠卒授璘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時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宐欲命三帥分陝而守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守陝既而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二

五十一

朝廷復以胡世將爲四川制置宣撫司事置司河池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撤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鄜延惟璘隨世將在河池有衆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璘以書遣金將約戰金鵬眼即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以驍騎擊走之獲三將及女真百十有七人又與金統軍胡蓋習不祝戰刺家淨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初禦賊時世將問璘策安出璘曰有新立壘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

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乎璘曰此古求伍令也得車戰餘意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酋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計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爲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夜半璘遣仲及王彥銜枚截坡與二將約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二

五十二

曰敗矣胡蓋善戰璘挑與戰用疊陣法更休迭出輕裘駐馬而麾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餘胡蓋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而朝廷已有驛書詔璘班師矣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璘剛勇喜大節畧苛細代兄爲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卒年六十六嘗著兵法二篇大畧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重無英槩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也璘竊憂之剛中不以爲然錡果無功以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

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息矣。其反短制長之策，亦是要在審審。漢之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以勁弓強弩制其重甲，以遠炮近強制其弓矢布陣之法，以步軍爲陣心，翼以馬軍爲左右肋，而拒馬布兩肋之間。

### 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紹定六年，朝廷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將劉儀領壯士二百來降，珙詢知其虛實，卽遣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是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殆盡。是夜壯士楊清王建等亦擣王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二

王

子山砦，護帳軍皆酣寢，遽入帳中，斬金小元帥首，囊佩之。復出師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又破默侯里砦。珙料武仙將上砦，山絕頂窺伺，先令樊文彬奪砦山，駐軍其下，前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大潰，薄暮進軍小水河，約以明日侵辰進攻石穴九砦。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俱破。仙遂與五六騎逃去，降其衆七萬，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兼知黃州。時元兵攻襄陽，隨荆門鄧守將皆委

去，江陵危急，詔珙援之。珙乃先遣張順渡江，然後以師繼其後。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兀破砦二十四。嘉熙元年，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將武沒哥入漢陽境，口溫不花入淮甸，斬舒光守臣以州降。因合三郡之兵來攻黃，珙入城指畫戰守，卒全其城。陞制置使，兼知岳州。乃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鄧，於是復鄧州。荆門軍又復信陽軍，遂復襄陽。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鄧，然後可以通饒饒，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受方畧，發兵深入，所至皆以捷聞。珙奏畧曰：「襄樊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鄧歸順人隸之。四年，珙條上流備禦，宏爲藩籬三層，會謀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於鄧之順陽，乃遣一軍出隨，一軍出信陽，一軍出襄分路繞其勢，潛遣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乃制拜四州宣撫使，兼知夔州。珙曰：「不擇險要立砦，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於是大興屯田，調大築堰，募農給種，首秒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二

王

十、淳祐四年、兼知江陵府、五年、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如有變、爲桑田者、蓋自城以東、古嶺先峰、直至三、漢無所限、隔乃修復、內隘十一處、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置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役、蓋節制之兵、有能之將也、終于江陵、惜哉、臨終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謁士游客、老校退卒、一以恩義撫接、咸盡書

藏書

五十二

士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二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三

名將

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使樂毅伐破齊、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獨莒即墨未下、淖齒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莒城、以距燕、燕卽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死、城中相與推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剿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

藏書 武臣各將卷五十三

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  
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  
盡掘壘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  
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牒與士卒分功  
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命甲卒皆伏使老弱  
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燕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  
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  
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  
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  
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  
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  
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  
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  
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  
燕復歸田單乘勝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  
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後田單  
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  
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敗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  
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之克  
也田單乃懼問魯仲子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罾

立則杖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乎  
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  
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  
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  
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  
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單  
又嘗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  
將軍之用衆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  
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  
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  
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區薄之柱上而擊之則  
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  
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矣無  
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胛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鈎  
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  
十萬之衆而爲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  
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  
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  
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戰國七千丈之城萬家之邑  
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



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 白起 是大將才以坑降故敗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自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以後無歲不興師攻韓，取魏，伐趙，取楚，入其地。至昭王四十七年，白起復將而伐趙，殺趙將趙括，降其卒四十萬人。白起時爲武安君矣。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趙王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

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四十九年，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何也？」武安君曰：「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君常以寡擊衆，取勝若神。今以疆擊弱，以衆擊寡，何謂而不可？』」武安君曰：「先是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百姓離心，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得引兵深入，多背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陳，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于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

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龔伐趙。圍邯鄲。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擾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平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君之將。願太王察之。」王不荅而去。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而稱病。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刎，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 王翦

王翦少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闕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王翦惡之，乃使人爲反間，趙果殺李牧。趙及顏聚代將，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葱及顏聚，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荊軻入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秦使翦子王賁擊荊，荊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荊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於是始皇欲用李信，取荊，問信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荊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將軍兵進而西，將軍雖病，獨不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地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爵。」

臣亦及時以請園地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萬畝，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怙中，蠶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信擊荊，問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大破荊軍，至蕘南，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

藏書

名將

卷五十三

九

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爲郡縣。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秦二世時，王翦及其子貴，皆已死。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 衛青附霍去病

衛青，平陽人，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家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君，姊長君孺，次少兒次衛子夫子夫。

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爲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爲兄弟數。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之，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青爲建章侍中，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六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賜青爵關內侯。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關，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封青爲長平侯。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元朔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關，公孫賀等出朔方，李息等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遁，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

藏書

名將

卷五十三

九

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而封青三子皆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王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悉封其麾下公孫敖等十人皆爲列侯，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翕侯。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大將軍問其罪，正閭長史安議郎周霸等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大將軍曰：「不然，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遂囚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少兒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票姚校尉，與輕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始封去病爲冠軍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轉戰六日，過焉支

藏書

名將

卷五十三

十一

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始益封去病，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擊匈奴，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又益封賜校尉馬破奴五人，皆封列侯。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天幸，未嘗困絕也。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降漢，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又再益封，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渡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上命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後大將軍軍入塞，計斬捕首虜九萬九千級，驃騎將

藏書

名將

卷五十三

十一

軍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乃再益封從軍吏卒，封侯爲官，賞賜復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閼官及私馬、九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袁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爲

藏書 各將 卷五十三

十一

遣大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乘，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躡鞠也。青、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乃詔青尚平陽主。」

### 李廣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遂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

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亡馬步，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

藏書 各將 卷五十三

十一

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兵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屬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伴死脫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居藍田南山中射獵

藏書 名將

卷五十三

十四

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間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後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歿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虜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

藏書 名將

卷五十三

十五

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圓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始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是時廣軍幾沒，罷歸，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

藏書

名將

卷五十三

十六

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刎。」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歟？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

藏書

名將

卷五十三

十七



媽戲媽少不遜當戶擊媽媽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  
歿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歿明年李蔡以丞相坐  
侵孝景園墺地當下吏治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  
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  
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怨大將軍青之  
恨其父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  
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去病時方貴  
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歿而敢有女爲太子中  
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當  
戶有遺腹子陵

李陵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  
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  
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  
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  
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  
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才劍客也力  
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  
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母騎予女陵  
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

藏書 各將 卷五十三

十八

藏書 各將 卷五十二

十九

而許之因詔疆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  
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  
臣願留陵至春但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  
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  
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  
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郭至東浚  
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卽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  
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  
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  
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  
聞步樂召見道陵將卒得士効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  
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居兩山間以  
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  
今日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  
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  
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  
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  
創者將軍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  
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山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  
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

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葷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闕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隘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皆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况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效，非壯士。」

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水，期至遮虜郛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效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輜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疆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奸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

將兵深入匈奴，迎陵，赦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乃李緒非我也。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闕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乃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律本長水胡人，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

藏書 名將 卷五十三

二十三

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惟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嘿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谷曰：吾已胡服矣，有項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

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扁鵲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歿。

### 耿弇

耿弇，扶風人。弇年二十一，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欲南歸。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子，上谷太守況，卽弇之父，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會薊中亂，光武遂南，弇走昌平就況，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步兵千人合軍而南，所過

藏書 名將 卷五十三

二十三

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定涿郡、中山等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皆恐，旣而見弇等，光武大說，乃皆以爲偏將軍，還領其兵。加汎大將軍與義侯，弇等遂從拔邯鄲，光武入居邯鄲宮，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弇入拜床下，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大計。光武大說，乃拜弇爲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弇

到上谷，悉發兵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建武元年，光武卽皇帝位。三年，奔從幸春陵，因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而許之。四年，詔奔進攻漁陽。五年，寵死。天子嘉況之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況，賜甲第，奉朝請，封平侯。遂遣奔與吳漢擊破富平、獲索於平原，降四萬餘人。復詔奔進討張步。奔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張步聞之，使其將費邑、軍歷下，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奔。奔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奔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至日，邑密自將精兵三萬來救。奔喜曰：「所以修攻具者，正欲誘致邑耳。」卽分三千人以待巨里，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邑軍，臨陣斬邑，取其首級以示巨里城。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奔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奔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無備，乃勅諸校後五日攻西安，至期夜半

厚食，天明遂至臨淄城，護軍荀宇等爭之。奔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不意吾至，吾攻之必拔。臨淄拔，卽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果將其衆亡歸劇。奔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奔。奔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奔，故示弱，引歸小城。步氣盛，直攻奔營，與劉歆等合戰。奔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率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奔股。奔以佩劍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明且復勅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奔爲步所攻，自將兵來救。陳俊謂奔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奔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外溝塹皆滿，奔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步。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郡臣大會，帝謂奔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

其功乃難於信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嘗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會因復追步步奔平壽肉袒負斧鑕於軍門。會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皆罷遣歸鄉里。會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六年。西拒隗囂屯兵于漆。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狗安定北地諸營堡皆下之。會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况疾病乘輿數自臨幸。會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會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諡曰愍侯。

藏書

名將

卷五十三

二十一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亡命至漁陽以販馬自業。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令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者未得望見道中一儒生即召而問之生言劉公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漢復隨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軍并軍而南擊斬王郎將帥追及光武於廣阿漢爲

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也。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部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救諸郡不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造次出迎漢即搗兵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復與光武會于清陽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等好撓掠光武不能制雖俱在邯鄲實分城而處以故光武時時假借慰安之躬後還屯鄴及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必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躬寇外戰躬遂大敗光武因躬在外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公今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何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乎。康然之於是收劉慶及躬妻

藏書

名將

卷五十三

二十七

子開門內漢等躬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徑從隆慮歸鄴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而降其衆初躬妻嘗戒躬曰君與劉公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內故及於難光武卽位拜漢爲大司馬封舞陽侯建武二年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強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十餘萬人來救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復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歔二城皆下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卽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所及也十一年春率兵伐公孫述十二年春與述將戰於魚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將兵求救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取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

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劉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卽敗矣宜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之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仍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軍與劉尚合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且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陣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卽引道初無辨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二十年漢病篤車

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賜諡忠侯

### 段熲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率所領馳赴之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賞重書召熲熲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果入追熲熲因縱兵悉斬獲之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

藏書

名將

卷五十三

三十一

焉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關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歿千六百人又賊種羌屯聚白石熲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街殺略吏民熲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閭貪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皆悉反叛郭閭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

藏書

名將

卷五十三

三十一

是吏人守關訟熲者以千數朝廷知熲爲郭閭所誣詔問其狀熲但謝罪不言京師稱爲長者起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六年滇那等諸羌種寇武威張掖酒泉涼州幾亡冬復以熲爲護羌校尉明年春羌封修良多滇那等酋豪率三千落詣熲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熲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熲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熲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擊大破之首虜數千人熲遂窮追轉戰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熲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欲攻武威熲復追擊於鷲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援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熲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爾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并



涼累侵三輔，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費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費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盡誅，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難，以永寧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頽遂將兵萬餘人，賁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頽衆皆恐，頽乃令軍中張鐵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頽因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必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頽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夏，頽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州，復相屯結，頽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晏等與羌戰，羌潰走，頽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羌復敗走，頽遂與相連綴，且闚且引，及於靈武谷，頽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追至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頽性輕果，宜且以

恩降之。」詔書下頽，頽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疆難破，宜用招降，臣伏念先零雜種，累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歿，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何殄滅？願卒斯言，一以任臣。」二年夏，頽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殊歿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頽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頽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頽追至谷上下門，窮出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驢騾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頽行軍仁愛，士卒病歿者，親自贍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辱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拜侍中司隸

校尉。頻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功名。因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珣。董騰等。增封四千戶。代橋玄爲太尉。會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頻。頻遂飲鴆。死。家屬徙邊。靈帝時。中常侍呂強上疏追訟頻功。乃詔頻妻子還本郡。初。頻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故京師稱爲涼州三明云。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三終

三十四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四

名將

張遼

張遼。屬門馬邑人。曹公破呂布。遼將其衆來降。拜中郎將。數有戰功。又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稀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日來每行諸圍。稀輒屬目視遼。其射矢更稀。此必稀猶豫。故不力戰耳。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稀曰。曹公有命。使遼傳之。稀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公神威。稀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稀家。拜其妻子。稀歡喜。隨詣曹公。公遣稀還。而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稀必不敢害。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公戰。公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虜。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卽得首謀者。斬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操遣于禁。臧霸等討成。以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僞降。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潯山。潯山有天杜山。高峻二十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

諸將曰：兵少道險，難以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曹公論功，嘆曰：登山履峻險，取蘭成，盪寇功也。曹後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公征張魯，敕與護軍薛悝而署其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以爲然。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平旦遼與典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而入。直至權麾下，權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而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還。遼率諸軍追權，幾獲之。公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建安二十一年，公復征吳，到合肥，尋行遼戰處，歎息者久之，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又徙陳郡卒，謚剛侯。文帝追念遼典、合肥之功。

藏書 名將 卷五十四

五

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未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 姜維

姜維，字伯約，天水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建興六年，諸葛亮軍向祁山，維詣亮，遂與母相失。亮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又曰：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當遣詣宮觀見主上。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維自以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每欲與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

藏書 名將 卷五十四

五

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歿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復圍之。十九年春，就遷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違誓不會，故維遂爲魏將鄧艾所破。隴西騷動，維深引負自責。二十年，魏諸葛誕反，淮南關中分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既深懷忿恨，而宦官黃皓弄權於內，大將軍閭宇又與皓協比，陰欲廢維樹宇，維以此日益危懼，不敢復還成都。景耀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空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啟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援，月餘，維爲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將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鬪而死。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遂長驅而前。維化乃舍陰平，還保劍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遇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陽，遠近莫不歸名，每惟嘯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吝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而糧運懸遠，將議歸還，乃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徬入，矣遂破諸葛瞻於綿竹，後主請降，艾據

成都，維初聞瞻破，又聞後主欲固守成都，又聞欲東入吳，又聞欲南走建寧，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援刀斫石而會厚待維等，皆摧還其印號，節蓋故會與維出則同舉，坐則同席，會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維知會有異志，乃說會曰：『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懽甚。艾既就禽，會遂決意謀反，欲使維爲前驅，而自將兵隨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浮渭入河，五日到孟津，與騎士會于洛陽，則一旦而天下可定也。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爲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召諸將悉閉諸曹屋中。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悉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怒烈，啟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烈詒語親兵，疏與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楮數千，欲悉呼外兵，楮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皆徧淵遂率其父兵出門，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所閉諸人各緣

屋出與其軍士共斬會及維。必喪復籍。維。成時見割。磨如斗大。

### 鄧艾

鄧艾字士載，棘陽人。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後為典農綱紀。還尚書郎司馬懿奇之，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以引水，澆溉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進，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

卷五十四

六

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懿善之，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還，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動。」

卷五十四

七

維必自東襲取洮城矣。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洮城，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嘉平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懿指授節度，使艾與蜀將姜維相緩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登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置，頻於危殆。艾以穗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遵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緣竹列陳待艾。艾遣子忠等出其右，司馬懿等出其左。忠策戰不利，並還。艾怒曰：「存亡在此，叱出將斬之。」忠策馳還，更戰大破，斬瞻進軍到維，劉禪請降，及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下面縛，與觀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視，受而釋之，檢御將士，無所撓掠，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於縣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艾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與某相值，故窮爾，識者笑之。」艾言於司馬懿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人震恐，肅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隨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要用，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計，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

今安厚劉禮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以顯歸命之寵司馬師乃遣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鍾會與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業已結於是詔以檻車徵艾而以衛瓘監艾軍艾父子既囚鍾會遂作亂矣及會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將至成都瓘遣別將討艾遇於縣竹斬之艾遂與子忠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室及孫於西域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緩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

卷五十四

八

###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人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或問之濬曰我欲使容長戟幡旗後參征南軍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謂祜曰濬奢侈不節不可專任祜山濬有大才吾欲濟其所欲使可酬也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肖養濬乃嚴其例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遷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得馬又蓋鵠首怪獸於船首以懼

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尋以謠言拜濬為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濬乃上疏請伐吳帝深納焉及杜預表請帝遂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至是發兵先在巴郡所全育者皆堪供軍矣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免之無愛死也吳人於江積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船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鐵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騎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濬入石頭皓肉袒面縛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送京師收圖籍封府庫以待朝命時濬年七十餘矣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不宜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制故濬至西陵預與濬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此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要令蹙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康報曰風利不得泊也先是王渾雖破皓軍猶頓兵不敢進而濬獨乘勝納降故渾恥之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詔書切責濬濬上書自理渾

又報周浚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自表曰：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陳間一矢，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濬自以功大，而為渾所抑，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出辭不遜。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絕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如此？王渾能無愧乎？濬謝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身，不得無言，終不能遺諸胷中。是吾福也。卒時年八十。李生曰：王濬說得可憐，真可憐也。范曄曰：功名之際，理固然乎？令人三復思老氏之三寶矣。

藏書 名將 卷五十四

十一

後周賀若敦賀弼附 夷種

賀若敦，洛陽人也。其先居漠北，世為部落大人。魏獻文時入國，敦少有氣幹，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遇絕糧，援帝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襄州，俄而秋水汎濫，糧援斷絕，敦恐瑱等規知，乃於營內多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卽遣去，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待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初土人密乘輕船，載米粟及龍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至，逆來爭取，敦伏甲盡擒殺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

敦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甞上後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詐投附以招瑱軍，瑱兵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又盡殺之，以後實有饋餉及亡奔瑱者，並疑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乃勒衆而還，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為大將軍，已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護怒徵敦，逼令自殺，敦臨刑呼其子弼曰：吾欲平江南而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舐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隋文帝篡位，欲平江南，高

藏書 名將 卷五十四

十二

頌薦弼有文武才幹，於是拜弼吳州總管，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開皇元年，大舉伐陳，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當交代，必集歷陽，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後知交代，不復設備，弼遂以大軍濟江，襲陳南徐州，拔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廣達、田瑱、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瑱先犯，魯廣達等相繼進，弼軍屢却，弼知其將驕，卒情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大破之，擒摩訶，平陳後，弼撰平陳七策上於朝，其一請廣陵屯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爲常，便不復疑。



我乃遣兵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諠譟及兵臨江陳人以爲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濱內使陳人視知以爲內國無船其四積草荻於楊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渡乃卒通潰於江其五鑿戰艦以黃與枯荻同色使陳人不覺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於地遂一戰而勝其七臣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敕書命別道宣諭是以大兵渡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也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旣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乃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坐是免官

藏書 名將

卷五十四

十三

弼愈益怨望後數載下弼獄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入千兵渡江卽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爲國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徊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二十年春弼又有罪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爲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後突厥入朝上賜之射一發中的上曰非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

破的弼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在東宮嘗問弼以楊素韓禽虎史萬歲三人將才優劣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禽虎是關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疎忌竟坐誅

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善彈工射趨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爲司衛上士楊堅一見深異之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因遣晟副送千金公主至其牙攝圖愛晟與其游獵嘗有二鵬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

藏書

名將

卷五十四

十三

遇鵬相攫遂一發而貫雙鵬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從學彈射還拜奉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約諸部落謀共南侵時文帝新立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易可離間因上書并面陳彼處形勢山川虛實文帝嗟異因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賁帶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鄉導至攝圖第處羅侯所誘令內附不數年攝圖遂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使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月起拜晟進

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公乎攝圖笑乃拜受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玷厥染干來逆女復遣晟以宗女封安義公主妻之晟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處羅侯之子雍閭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子姪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染干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二心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然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迫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旣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尋以染干爲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時有萬羣飛上顧晟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二十年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夜遁

隋書

卷五十四

十四

隋書

卷五十四

十五

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降官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干涿郡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無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肋骨豈敢有辭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

楊素

楊素華陰人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與安定牛弘同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意風角美鬚髯周武帝親抱萬機時素以其父疾節未蒙朝命屢上表申理帝怒其煩瀆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成其分也帝悟乃贈數爲大將軍諡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嘗令爲詔下筆

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及平齊加上開府楊堅爲丞相甚器之及堅篡位加上柱國取陳封越國公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行軍總管出塞計之先是諸軍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爲方陣騎兵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來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斬之多者百餘人亦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而素言笑自若

藏書 卷五十四 十六

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前法將士股慄自謂必死由是戰無不勝素時貴倖所言輒聽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酷士亦以此願從仁壽初代高頴爲尚書左僕射其年以爲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覺也候其屯舍未定起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積南無復虜庭後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饋直巨萬賜

之煬帝卽位素雖有建立策然終爲所猜忌外示殊禮而內情甚薄寢疾之日雖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每問醫人素病何日當瘳素亦自知不冝服藥曰我豈須更活耶子玄感嗣以謀反誅李生曰觀越公臨沒之際楊廣不以爲德反以爲讐矣何益乎

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也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猶將誅覆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玠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關還亡所據則坐受禽矣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時決爲祿山所縊燧走西山問道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實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燧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驕恣所過剽傷州縣供餽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遣使饋勞賓介無敢往者燧自請往典辦乃先路虜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又取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歟虜大駭至出境無敢號暴抱玉才之建中二年以燧屢建大功遷檢校兵部尚書封蘭國公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卽輸款朝廷燧言悅必反既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洛築重城絕內外援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啣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

藏書 卷五十四 十七

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崗。築東西柵。以禦燧。率軍營二壘。間悅計。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援臨洛。卽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士良等以騎兵守雙崗。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訖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獲首五千。執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洛。悅悉軍以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餘。館穀三十萬斛。邢圓解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初戰時。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

名

卷五十四

十九

宗喜之。詔出度支錢五千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嶽合兵萬三千人救悅。哀散兵二萬。壁洹水。淄青軍其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李元以兵會。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以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渡。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舍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欲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下令曰。須賊至止爲陣。留百騎持火。匿其旁。待悅衆盡度。乃焚橋。燧行十餘里。悅果率衆踰橋。乘風縱火。鼓譟而前。

燧令兵士無得動。除榛莽廣百步。勇士五千人。先爲陣。以待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將兵奮擊。大敗悅。悅還走。而三橋已焚矣。悅衆赴水。死者不可勝計。斬首二萬餘。殺虜三千餘人。尸相踰藉三十餘里。淄青兵幾殲焉。抱真問燧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悅與淄青恒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耳。於是田悅夜走魏州。嬰城自守。而遣許士則侯臧間行告窮於朱滔。王武俊等。滔與武俊聯兵五萬。傳魏會涇師亂。帝走奉天。燧乃還軍太原。燧念晉陽王業所基。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湑爲東。隍省守。陴萬餘人。李懷光反。詔

名

卷五十四

十九

燧爲河東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大蝗。民艱食。物貨翔踊。朝臣多請宥懷光者。燧以懷光逆計久河中。近甸拾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爲天子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帝許之。乃與渾瑊駱元光韓游瓌之兵合。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素憚燧。却拜城上。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廷光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爾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腹。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遂率衆降。燧以數騎

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亦自以爲不及也。歎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燧濟河，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以降。燧誅其黨閻晏等，它脇附悉赦之。不閱月，河中平。遷光祿大夫。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鹽夏二州，守之詔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與駱元光、韓游瓌等會師擊虜。燧次石州，結贊乃遣將論頗熱請于燧，欲乞盟。燧與論頗熱俱朝盛言，宜許盟。天子然之，乃詔渾瑊與盟。平涼虜却盟，瑊僅得免。吐蕃又歸燧之兄子，余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飢，公若渡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謹釋，余以報帝聞之，怒，奪燧兵，拜司徒兼侍中，尚結贊之謀也。燧卒，年七十。

劉錡

劉錡，字信叔，順德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鍾。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宣和間，用高俅薦，特授閣門祗候。高宗卽位，錄仲武後，錡得召見，奇之。特授閣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小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宣撫陝西，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略使。紹興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扈從赴金陵。十年，金人歸三京，以錡充東京副留守。錡家先留順

昌，至是自臨安浙江，絕淮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入東京。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至順昌。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及旦，報金騎已入陣。錡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入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矣。』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偽齊所造痴車以輪輻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矣。壬寅，金人圍順昌。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卽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移砦東村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

者輒藏之金兵復退十五里。鎬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鎬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一閃。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而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兀術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不七日。至順昌。鎬聞兀術至。會諸將於城上。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鎬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況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逼。而兀術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矣。衆皆曰。惟太尉命。鎬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伴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爲敵所執。兀術大喜。卽置驚軍砲。且不用翌日。鎬登城望見二人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來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上。鎬懼。惑軍。立焚之。兀術至城下。譴責諸將。諸將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鎬。遣取訓約。戰。兀術怒曰。劉鎬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尔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鎬果爲五浮橋於河上。敵由以濟。鎬遣人

於橋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時天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鎬軍番休。更食羊馬垣下。而敵人馬飢渴。飲食水草。又輒病。方晨氣清涼。鎬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氣已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用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力戰不已。士殊死鬪。入其陣。刀斧亂下。故敵大敗。兀術遂拔營北去。鎬遣兵追之。从者萬數。方大戰時。兀術被白袍。乘甲馬。牙兵三千。皆重鎧甲。號鉄浮圖。戴鐵兜牟。周圍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鎬令壯士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鉄騎分左右翼。名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者。專以攻堅戰。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鎬所敗。敵敗退。卽以拒馬木爲障。少休歇。城上鼓聲不絕。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復深入。斫敵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先是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左護軍。本無鬪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故鎬兵專力擊拐子馬。軍兀術平日特以爲強者。至是殆盡。是役也。鎬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誼華。終夜有聲。而我城中肅然不聞。雞犬唯能以逸待勞。是以大勝。時洪

船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十一月，兀朮復簽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鉞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俊、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鉞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皋，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鉞令曳薪壘橋，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會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兀朮以鐵騎十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以萬兵各持長斧如墻而進，奮擊之，敵大敗。鉞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遂復廬州，時並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鉞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多嫉之。俊與沂中為腹心，而與鉞有隙，故柘皋之賞，鉞獨不與，居數日，議班師。俊還朝，因言岳飛不起援鉞戰，又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鉞宣撫判官知荆南岳飛奏留鉞不許，三十一年，金主亮調兵六十萬自將來，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鉞節制，遂路。

軍馬，鉞引兵屯揚州。金人以艘累船載糧而來，鉞使善沒者鑿沈其舟，會鉞病，求解兵柄，遂還鎮江。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過鎮江，謁鉞問疾，鉞執其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儒生手當愧死矣。」三十二年閏二月，鉞因悲恨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鉞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鉞姓名者罪不赦，故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鉞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鉞卒以病不能成功，世傳鉞通陰陽家，行師知避就，鉞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故致大變。朱熹曰：「順昌之役，正值暑天，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為五隊，先備暑藥，飲酒食肉，以一副堯牟與甲置之，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揪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即壓數騎殺之，甚衆，虜人至是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耳，或曰是戰也，鉞戒甲士人帶一竹。」



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以故士馬俱斃云

### 余玠

余玠字義夫，斬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爲白鹿洞諸生，嘗攜客入茶肆，臥賣茶翁，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因留幕中。淳祐元年，玠以制置副使進對，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卽指之爲粗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也。」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宦

名將

卷五十四

二十七

少留當有擢用，乃授四川宣諭使。玠亦自許，當手摯全蜀以還本朝。先是，東西川無復統律，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玠至，大更敝政，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時播州冉璞、冉璞兄弟隱居蠻中，前後聞帥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詣府，玠素聞冉氏兄弟名，刺入卽出，與之分廷抗禮，居數月，無所言。玠乃爲設宴，親主之，酒酣，坐客紛紛競言所長，璣兄弟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開館以處之，因使人窺之。

名將

卷五十四

二十七

但見兄弟終日對踞以望畫地爲山川，城池起則鑊去，如是又旬日，乃請見屏人，言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今日思有以少報其德。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砦，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砦布星分也。兵聚糧爲必守計，又移金戍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戍於青居，與戍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戍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又悉歛部將卒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項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圓陣卽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徐命吏以差次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耶？」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一日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但令誅之一夫力耳。」玠意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戍代領。

其衆變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變至斬變

### 董博霄

董博霄磁州人至正十六年博霄建議於朝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瀕海之人屢經寇亂且左前加存撫權令軍人運送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四

二十八

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四

### 賢將論

李生曰大將之事非賢將之任也大將則勿問而知其賢矣大將之所爲非天下之至神不能當也始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岳忠武侯曰五者闕一不可然是五者智爲先智則其見大其識遠其幾沉其見事敏而決其中虛而能聽能受其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知可以勝不可以勝者至矣信如四時不可易也勇如雷霆不可犯也仁則視卒如子不忍傷也嚴則視子如卒有犯輒死不姑息也將有此五者不言賢賢可知矣苟非大賢上聖又安可以語大將之事也世平時緩家詩書而尸禮樂繪相者冠冕珮玉以立於朝視甲冑之士皆爲武夫爲僮人小小傲戒卽推以與一二僮人而自視則曰我伊傳周召也我臯夔稷契也安能知此僮人之事哉蓋食肉者乃細人彼赴火者盡僮人也嗚呼古今天下又安得有如是智信仁勇嚴之僮人而用之哉

藏書賢將論卷五十五

一

藏書賢將傳卷五十五

鄧禹

鄧禹字仲華，新野人。更始立，豪傑多薦禹。禹不往。及聞光武安集河北，禹乃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懼，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仕，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因留宿問語。曰：「更始雖都關西，然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者，往往羣聚，更始既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帛，爭用威力，朝夕自快，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則天下可圖也。」光武大悅，任使諸將，多訪于禹。及赤眉西入關，更始遣王匡、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赤眉。光武善赤眉必破，長安欲乘橐籥關中，而方有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度，乃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禹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禹乃以韓歆爲軍師，馮愔、樊崇、耿种等爲將軍，引兵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破之，進圍安邑數月，斬更始大將軍樊崇。於是王匡、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死。韓歆及諸將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

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治兵，勸衆，明日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中郎將弭彊皆斬之。遂定河東。是月，光武卽位于鄴，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封鄴侯。禹時年二十四矣。遂渡汾陰，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敘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剋，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禹諸將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賦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枸邑。帝以關中未定，敕禹進兵。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令馮愔、宗歆守枸邑，二人爭權相攻殺，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以聞，帝問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因報禹曰：「縛馮愔。」

者必黃防也。後月餘，防果執情，將其衆歸罪。時赤眉西走，扶風矣。禹乃南入長安，修禮謁祠高廟，牧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修行園陵，置吏士奉守，遂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禹不克，復就穀雲陽。自馮愔反後，禹威名稍損，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帝乃救禹還兵，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棰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慚，數以饑卒微戰，輒不利。乃獨與二十四騎走還詣宜陽。四年春，延岑復寇順陽間。帝遣禹護諸將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

藏書 賈逵 卷五十五

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爲高密侯，食四縣。禹內文明，篤行淳備，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殺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帝益重之，顯宗卽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居歲餘，寢疾，年五十七薨，謚曰元侯。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光武畧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異間出行屬縣，爲漢兵所執。異見光武，自言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爲輕重。城中有老母，異願歸，據五城以報德。」異

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屈起，力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可以歸身耳。」乃與萌共開門出迎光武，入城署異爲主簿。以苗萌爲從事，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言，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因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更始諸將，又縱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蕪亭。時天寒冽，衆皆飢疲，異上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傷空舍，異抱薪，鄧

藏書 賈逵 卷五十五

禹薨矣。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免肩因復渡津，沁河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中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時更始遣武陰王李軾、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南城邑完全，倉庫實，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遣李軾書，勸其亟定大計，轉禍爲福。初軾與光武首結謀約，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謀陷伯升，以此

漸阻，雖知長安危亂，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申結盟好。自是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以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叛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叛者，異引軍渡河，復與勃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亦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而遣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異遣校尉護軍將兵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渡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鄴，問四方動靜。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因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春，帝遣使者，即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兵與異相遇。禹弘復要異共擊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

數十日，雖屢獲雄將，其餘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且上今使諸將屯陂池以要其東，我等擊其西，可以一舉取之矣。」禹弘不從，遂與賊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重皆載土，但以豆覆之而已。弘士饑，爭取豆，赤眉還擊，弘遂大潰。賴異與禹合兵救弘，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息，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禹得脫歸宜陽，而異棄馬步走上回溪阪，與麾下數人歸營，乃堅壁不出。收其散卒，招集諸營堡數萬人，復與賊約期會戰。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異追擊，大破賊於峭底，降其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帝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淹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異乃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後人有上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者。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陳謝，詔報曰：「將軍於國家義爲君臣，思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旣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

卒蕪蕪亭豆粥。淳泥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是年夏。諸將上隴。爲隴囂所敗。乃詔異軍。拘邑未及至。隴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行巡取拘邑。異卽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諫異曰。虜兵臨境。恇怯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拘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宜先據城以逸待勞。乃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拘邑。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悉畔。囂降漢。九年。隴囂死。子純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純。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皆斬之。時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爲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病發。薨于軍。諡節侯。

### 馬援

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以爲氏。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欲乃辭。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後爲郡

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役屬數百家。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旣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乃嘆曰。凡殖貨財。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援避地涼州。隴囂甚敬重。援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陞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于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旌。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

也。帝以爲待詔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援說○此○曰：「前到朝廷，每接讌語，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千○百○年○無○人○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賢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會隗囂用王元計，意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已得書，增怒，遂發兵距漢。援乃爲帝極陳滅囂之術。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黨。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進兵有必破。

藏書 賈 卷五十五

九

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囂衆大潰。九年，拜援爲大中大夫，副來歙監諸軍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皆詣援降。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漑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援因奏爲置長吏，繕城

郭起塢，俟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復將兵擊之。至氐道縣，羌在上山，援軍據便地，奔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也。」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

藏書 賈 卷五十五

十

中郎將，援爲人美鬚髮，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論兵，帝嘗曰：「伏波論兵，與我意合。」後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以援爲伏波將軍討之。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與賊戰破之，遂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援擊牛醢酒，勞饗軍士，從容言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蒸薰，仰視飛鸞，貼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



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喜且慚矣。二十一年秋，振旅還京師，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出迎，援謂平陵孟冀曰：「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長久？」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因請行。烏桓侯者見漢軍至，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帝貴婿也。二十四年，武陵五谿蠻夷反，援復請行。時援年六十二矣，帝慰其老，未

藏書

賈

卷五十五

十一

老當益壯

許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嬰鏢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臣、孫永等征五谿。軍行有兩道，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益其喉咽。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莫不為之流涕。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會援病卒。松懷宿恨，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

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矜結褊，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

藏書

賈

卷五十五

十一

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為山都長，由此擢拜零陵太守。先是，援在交趾，常餽意於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藁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獨有同郡朱勃詣闕上書白

援會嚴敕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詰問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由松也卽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援得歸葬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况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自親援及援遇讒亦唯勃能終白焉永平初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功臣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建初三年肅宗追策謚援曰忠成侯援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接應諸公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客卿匿之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愛故以客卿字焉援卒後客卿亦夭沒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節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初舉孝廉茂才靈帝公車徵爲議郎遷北地太守會鉅鹿張角反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帝召羣臣會議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之嵩兵少軍中皆恐嵩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可破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勅軍士皆束苜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已於倉亭生禽卜已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無功而還仍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士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斬梁獲首三萬級赴

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孺，擊獲甚衆。角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棄京觀於城南，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合八千戶。以黃巾旣平，故改年爲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今市爲墟，母不保子，今妻失夫，賴得皇甫，今復安居。」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已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更懷慚，或至自殺。嵩旣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于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冬末，兵動若神，謀不再計，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平？」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劍已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今將軍指擣足以振風雲，叱

藏書

賈

卷五十五

五

咤可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大軍響應，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宦之罪，除羣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夫旣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易也哉？且今豎宦羣居，同惡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悔無及矣。」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勢，今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也。忠知計不用，因亡去。會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赴陳倉，嵩不聽，曰：「兵法曰：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執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攻矣。」將何救焉？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又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

藏書

賈

卷五十五

去

也。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慚。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鄴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耳。今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有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自裁。」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嵩。初平元年，卓秉政，乃徵嵩爲城門校尉，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關豎亂朝，董卓誅之而不能盡忠，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投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爲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嵩。既而抵

手，言曰：「義真備，朱乎？」嵩笑而謝之。及卓被誅，嵩爲征西將軍，尋李傕作亂，嵩病卒。嵩爲人愛，慎盡勤，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宜于外。又抑節下士，門無留客，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亦顯名，後爲侍中，辭不拜。病卒。李長者曰：「以余觀之，堅壽之交，董卓有至意焉。聞忠之說，剗通之說，千古其一轍也。」

### 朱雋

朱雋，字公偉，上虞人。少孤，母常販繒爲業。雋以孝養致名，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常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雋乃竊毋繒帛爲規解對，毋失產業。深悲責之，雋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雋爲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棄市。雋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終不知所由。後交趾部羣賊並起，又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拜雋交州刺史。既到州，遂斬梁龍，降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黃金五十斤。徵爲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雋，有才略，拜右中郎。

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雋。於是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數萬殺郡守屯宛下。爲後太守秦頡擊殺賊更以趙弘爲帥衆遂十餘萬據宛城。雋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圍弘擊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隔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還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許。雋曰：「兵有形同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者。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藏書。」

卷五十五

九

降不足以勸善討之則足以懲惡。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常也。因急攻連戰不能剋。雋登山望顧謂張超曰：「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不如微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旣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破之。乘勝逐北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餘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爲帥還屯宛中。雋急攻夏追至西鄂精山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雋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以爲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加位特進。時董卓擅政以雋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相忌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

會議徙都長安。雋輒止之。卓雖惡雋異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雋太僕以爲己副。使者拜雋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成山東之釁。不可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遷都計非事所急。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爲副及董卓被誅雋汜作亂陶謙以雋名臣數有戰功乃與諸豪傑共推雋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奏記於雋。會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翊策徵雋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雋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况天子詔乎？且雋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勢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間大事可濟遂辭就雋及李傕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雋相攻長安中亂獻帝詔雋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譬郭汜令與李傕和汜不肯遂留質雋等雋素剛卽發病卒。

卷五十五

二十

范曄論曰：皇甫嵩朱雋並以上將之略受服倉卒之時及其功成師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穢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事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其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

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歟策而已不有夫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終歸全其致不亦貴乎李卓吾曰范氏此論當矣夫退讓者盛德事也持此爲君則漢文其選持此爲將爲相則天下歸心衆謀畢集將國勢實賴而何有於一家乎是乃古今天下建功立德保國定家之第一著好基子也惜乎人人皆知而不能下也古今天下唯一留侯知之是以功成而遂辟穀不事使淮陰早知此義族其可得而赤耶然則韓信之不聽蒯徹之說也未爲不是也獨其所以居功者未是耳

藏書 賈 卷五十五

主

夫當功業烜赫之日封爵在前貴富在後獨能退讓不居推功與人似若不知有身家之念子孫之遺者不知正所以深念其身及其家而遠遺孫子也故曰世人皆遺之以危吾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此當時隱者之語語此一著者也夫古今天下唯貧而隱者不昧此一著故終其身亦能守此一著然此一著也非但貧而隱者知之彼貴且富者亦未嘗不自謂能知而又能下之也平時咸自謂曉了及乎事功已立名利可居即遂迷謬不反矣吾是以知貪之爲禍而功名富貴之迷人甚也彼皇甫義真者獨能知而讓之豈不誠可貴乎范氏之推之也

固宜雖然義真之不受閭忠之說也宜也若子淵之說梁行之說咸棄不用則身家之念起矣是退怯也非退讓也是又安足貴也吾故因范氏之論而推明之曰爾知身家之不足繫乎非不足繫也愛身家者未必能保其身家而不愛其身家者正所謂善保其身善保其家者也嗚呼皇甫義真之不死於董卓之手者幸也若朱雋者不赴陶謙等倡義之招而赴催汜卒爲汜所留而死於郭汜之手噫何以異哉

張真

張真字然明敦煌酒泉人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

藏書 賈 卷五十五

主

到職而南匈奴左翼轅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真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卽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真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真和親共擊翼轅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帥感真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遣金銀八枚與真並受之而召王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羌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郡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真正身潔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

各及朔方烏桓並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陁烟火相望兵衆大恐與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陰與烏桓和通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復寇邊與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與以故吏免官禁錮與與皇甫規友善與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爲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與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八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其盟詛於

藏書

賢將

卷五十五

五

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其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爲憂復拜與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匈奴烏桓聞與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與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論功當封與不事宦官以故賞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與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與因功特聽故始爲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內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尉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以與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與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

武自殺蕃因見害與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封侯與深病爲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座軒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與上疏曰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伸配龍騰蟄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爲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墓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青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天子深納與言轉與太常與尚書劉猛刁韙衛良同薦王

藏書

賢將

卷五十五

五

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疾其言下詔切責與等自囚廷尉並以三月俸贖罪禁錮歸田與前爲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爲司隸校尉欲逐與歸敦煌將害之與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得遇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與生死所能報塞也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儻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冤則呼天窮則叩心



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爲魚肉企心東望無所復言類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與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光初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續縣牢以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前奄朝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武威多爲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誠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英芝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初昶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魚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旣而生子昶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昶耻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六

賢將

關羽

關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也先主爲平原相以羽張飛爲別部司馬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也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操東征先主奔袁紹羽爲操所執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及羽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遂解白馬之圍操卽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以背之吾終不爲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盡封曹所賜拜書告辭而去奔先主於袁軍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隳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

陰雨，骨猶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既入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乃除。羽便伸臂令醫，勞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飲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將軍黃忠破斬夏侯淵。先主欲用爲後將軍，亮曰：「忠之名位，素非關、馬倫比。今便令之同列，關、遙聞之心，必不悅。」先主曰：「吾當解之。」遣司馬費詩拜羽爲前將軍。羽聞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也。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爲君侯不宜以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爾。羽大感悟，卽受拜。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操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郿、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

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操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矣。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子興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數歲卒。後龐德子會隨鍾鄧伐蜀，破盡滅關氏家。

### 張飛

張飛，字翼德，涿郡人。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奔江南，操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操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敢拒戰？不降，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應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益州既平，以飛領巴西太守。曹操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督別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山道迤狹。

郇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郇。郇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去。飛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爲漢中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鉞，封西鄉侯。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管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謚曰桓侯。

### 李勣

藏書

卷五十六

四

李勣，曹州離狐人。本姓徐，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剽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還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李密亡命雍丘，勣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當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月數萬人。勣爲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飢寒。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月，勝兵至二十萬。武德二年，密歸唐朝，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皆勣統之，而未有所屬。勣謂長史郭孝恪曰：「此人衆士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王

之敗以爲己功也。」乃錄郡縣戶口，密啟密使自。上之，使至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萊國公。賜姓李。後從秦王伐東都，及平竇建德，俘王世充，俱有功。貞觀三年，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九姓，果不可得，若約彌薄之，可不戰而降也。」靖大喜，率衆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勣前屯磧石，不得度。由是會長及部落五萬皆降。于勣詔拜勣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徙封英，治并州。凡十六年，以威肅聞。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嘗得暴疾，醫謂必用須灰。帝自剪須以賜勣，疾良愈。留宴，帝顧勣曰：「朕思屬勿孤，無以易公者。」公昔不負李密，肯負朕哉？勣感泣，因齧指流血。俄而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及帝寢疾，顧謂太子曰：「爾於世勣無怨，以事出之。」我死，卽用爲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慶州都督。高宗立，召授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遂爲尚書左僕射，尊寵無比。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畏大臣異議，未敢決。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后，帝召勣與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乃密訪勣，勣對曰：「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決，詔勣與志寧奉冊立武氏，而王后遂廢。總章二年，

卒年八十六，勛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持法嚴明，故人爲之用，臨事選將必嘗相其奇麗，福艾者遣之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勛且死，謂其弟弼曰：「我見房玄齡杜如晦皆辛苦立門戶，悉爲不肖子所敗，我子孫今以付汝，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笑房杜也。」勛子震震子敬業，少從勛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爲郿州刺史。嗣聖元年，坐賊賁柳州司馬，會給事中唐之奇貶括蒼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貶黔令，長安王簿駱賓王貶臨海丞，弟敬猷自整屋令坐事免，俱客揚州，失職怏怏。時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而

藏書

賢將

卷五十六

六

囚之，諸武擅命誅戮，唐子孫殆盡，天下憤怨。敬業等乘人怨謀起兵，旬日兵至十餘萬，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復廬陵王太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詭衆曰：「賢實不死。」武后遣左玉鈴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往討滅之。先是，敬業問計於軍師魏思溫，對曰：「公既以太后幽繫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天下指日定矣。」敬業曰：「不然，金陵負江，王氣尚在，宜先并常潤爲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汴徐亳士皆豪傑，不願武后居上，蒸麥爲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而自引兵

擊潤州，下之。思溫歎曰：「兵忌分，敬業不知，席捲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爲矣。」

李生曰：李勛一言喪邦，何謂哉？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乎？此探本之說也。然此本于人情，而彼合於名教，固宜其不相入耳。然又安知夫專事名教者，平生果無三房五室與帷薄之私乎？吾又恐其不免於責主之明，而恕己之暗也。甚矣修身齊家之說之足以禍天下也。非修身齊家之不可也，所以聞誠正修齊之說者，非也。今未暇論是，夫高宗之庸，其能割枕席之愛以拱手聽於諸公乎？武氏妬悍怙寵，其能低頭回心，終爲人下乎？諸公於此亦不智矣。諸公但見犯顏敢諫之爲忠，殺身成仁之名美，拘守聖人名教之爲賢，不知適所以增武氏之虐焰而鼓之滔天也。蓋至於易姓受命，改唐爲周，然後知其罪不獨在李勛許敬業，而在褚遂良長孫無忌等矣。彼其敢於肆毒與羅織誅殺宗室大臣幾盡者，不過欲以箝天下之口，而使之不敢違異也。使當時大臣盡如陳平絳侯，略無違異之嫌，則武氏固聰明主也，非呂氏比也。試觀近古之王，有知人如武氏者乎？亦有專以愛養人才爲心安民爲念，如武氏者乎？此固不能逃於萬世之公鑒矣。夫所貴乎明王者，不過以知人爲難，愛養人才爲急耳。今觀婁郝姚宋

諸賢並羅列於則天之朝，迨及開元，猶用之不盡。如梁公者，殊眷異禮，固沒身不替也。宋璟剛正，嫉邪，屢與二張爲仇。武氏亦不過也。何也？賢人君子固武氏之所深心愛惜，而敬禮者也。彼其視盧陵王相王，儒而不足，與有爲不待他日有天下而後見也。然則武氏決非女主也，審矣。善乎賈生之言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競小廉，矜小行，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耳。由此觀之，帝王卿相所責者固大矣。若謂勳爲喪邦，則陳平絳侯阿諛順旨，梁公終始於濁亂之朝，穢表縱博，日與淫奴爲伍，是皆萬世之罪人矣。

### 王駿

藏書 賈誼

卷五十六

八

王駿，洛陽人，少孤，好學，長豪曠，不受銜檢，擢明經第，歷遷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時朔方軍元帥魏元忠討賊失利，歸罪于副將韓思忠，請誅之。駿以思忠勇智可惜，乃廷議諍之，思忠竟得釋。而駿亦由是出爲渭南令。景龍末，累遷朔方副大總管，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駿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賊，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大呼，鼓角應之。」賊大驚，疑旁有伏，自相鬪，死者萬計。進并州都督，長史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旣而降者，稍稍叛去。駿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與部落無間也，延憐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

藏書 賈誼

卷五十六

九

曲，使內伺邊警，乃是畜養使爲間謀，日月滋久，奸詐愈深。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區，閉障行，李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繒，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也。不然，前至河水，且必有變，書未報而虜已叛，乃敕駿將并州兵，濟河討之。駿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曰：「駿事君不以忠爲天所殛者，當自蒙罪。」士衆無與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

### 渾瑊 貞種

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爲臯蘭都督，父釋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瑊年十一，善騎射，隨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

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常冠軍。遷中郎將，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驍騎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肅宗卽位，城以兵趨行在，至天德，與虜軍遇，敗之。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最，改太常卿，實封二百戶。懷恩反，城以所部歸子儀，從子儀擊吐蕃，吐蕃引去，城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建中中，李希烈詐爲城書，若與同亂者，帝識其謀不疑，更賜良馬、錦幣，帝狩奉天，城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城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晝夜不息，凡浹日，鑿塹圍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懼。或夜縋出，撥疏本供御，帝與城相泣。泚方據乾陵下瞰城，翠翟紅袍，左右官人趨走，宴賜拜舞，又縱慢辭，戲斥天子，以爲勝在景刻，使騎環馳，責大臣不識天命。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爲郭，城東北構木廬，蒙華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隍。帝召城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城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城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搯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

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鹽，城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城中矢自擣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城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譟，是日，詔授城二子官，乃第賞將校。泚攻城益急，會李懷光奔難，賊乃去。迨後乘輿進狩山南，城以諸軍衛入谷口，懷光追騎至，後軍擊却之，乃率諸軍趨京師。賊韓旻拒武功，城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斬首萬級，遂屯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東渭橋破賊，城與韓游環戴休顏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以城兼侍中，實封戶八百。天子還宮，授河中絳慈隲節度使，河中同陝虢行營副元帥，繇樓煩郡王，徙咸寧，賜大寧里甲第。女樂五人，與李晟鈞禮，吐蕃相尚結贊陷鹽夏，陰窺京師，畏城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誕辭重禮，請燧講好，詔約盟平涼州，以城爲會盟使，爲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城得免。貞元四年，虜入涇邠，授邠寧慶副元帥，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十五年卒，年六十四，贈太師，謚忠武。城好書，通春秋漢書，慕司馬遷，自敘著行紀一篇，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問視，每有賜予，下拜。謁受常若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終始信待云。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稍桀驁，則姑息之，惟城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矣。」故治蒲卜六年，常持車。

猜間不能入君子賢之

李抱真 夷種

李抱真安興貴之裔也世居河西僕固懷恩反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抱真對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為朝恩所殺故眾信而為之用誠以子儀領朔方可不戰而解矣既而懷恩果敗以抱真為殿中少監抱真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受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凡八年抱真兼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戰征之後賊重人困軍伍彫剝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

書 卷五十六

主

閉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廩於官而府庫實故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云德宗嗣位領昭義節度建中中田悅反圍邢及臨洛詔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於雙岡斬其將楊朝光遂解臨洛邢之圍復與悅戰洹水進圍魏悅戰城下復大敗之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又聞德宗走奉天抱真與燧乃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橫絕潰叛中離阻其奸為羣盜所憚與元初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竊名號則欲

臣制諸叛於是眾稍離心適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羣盜抱真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王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心尚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壁乃悉以軍事委司馬盧元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厲兵東向雪吾之耻亦唯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朱滔攻貝州足下既不能與就長雄豈可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上方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而泣涕下交頤武俊亦泣左右皆泣抱真因退臥帳中熟睡者久之武俊感其至誠乃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為昆弟而別旦

書 卷五十六

三

日合戰大破滔抱真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卑辭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亦徐以禮謝遣末年喜方士有孫季長者為治丹餌丹二萬丸不能食且死以羶肪穀漆下之疾少間益服三十九而卒卒年六十二

李光顏 夷種

李光顏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從河東軍為裨將節度使馬燧見而悅之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劍贈之元和元年討蔡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顏乃壁潞水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眾不得出光顏毀柵將數騎突入反往一再矢集其身如蝟光顏子時在軍中攬馬



欽泣諫光顏挺劍叱之於是士爭奮擊賊乃潰當是時諸鎮兵環蔡十餘屯相顧皆莫肯前獨光顏先敗賊俄又與烏重胤破賊小澗河初都統韓弘約諸軍攻賊賊先薄重胤壘重胤中矛創甚來請救於光顏光顏策賊出則小澗河之堡可乘且重胤壘亦未可破乃遣田頔宋朝隱襲其城堡夷之弘怒不救重胤將戮頔會中人景忠信至矯詔械繫頔于在所馳以聞有詔釋頔并詔弘曰違都統令當死但以功可贖赦之以爲後圖可也弘不悅自是光顏與弘有隙矣十一年光顏屢困賊拔凌雲柵捷奏入帝大悅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敗賊於郾城死者十三萬素餐縱陰挾賊自重惡光顏有功欲撓之乃飭名姝教歌六博穠襦珠琲費百鉅萬遣使遺光顏光顏約以旦日請入旦日光顏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姝至秀曼都雅殊可愛樂光顏徐曰我去家久以爲公憂誠難報德然衆士皆棄妻子蹈白刃我又何忍獨享此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泣遂厚遣使者而遣之弘大慚裴度築赫連城於施口率輕騎出觀賊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爲震壞度危甚光顏力戰却賊乃免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賊歸路賊敗去死溝下者無數由是賊悉

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賊平加檢校司空仍鎮忠武寶曆二年卒年六十六初裴度宣慰諸軍還爲憲宗言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故帝以度爲知人

#### 曹彬

曹彬字國華真定人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列於席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印人皆異之在周隸世宗帳下宋太祖典禁旅時衆皆矚目獨彬中立不倚太祖器重之及卽位伐蜀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以彬爲都監兩川旣平王全斌等晝夜宴飲縱部下漁奪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構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卒平蜀亂彬之力也還日豪中唯圖書衣衾上謂彬清介廉謹受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七年將伐江南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荆南發戰艦潘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彬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十二月大破其軍於白鷺洲八年正月又破其軍於新林港二月師進次秦淮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自三月至八月連輒破進克潤州金陵受圍至是凡三時吳人樵採路絕彬每緩師冀李煜來歸十一月彬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

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公許諾，其焚香為誓。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懷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凱旋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副帥潘美以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謂之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竊視彬微笑，上詰所以，遂以實對。上亦大笑，未幾拜樞密使。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從征太原，加兼侍中，為弭德超所誣，罷為天平軍節度使。旬餘，上悟其譖，進封魯國公。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于固安。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先是，上遣彬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趨雲應，卿等以十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眾救范陽。」

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餉餽。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略山後地，乃倉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已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蠭起。彬不得已，復裹糧再征攻涿州。契丹大眾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還軍無復行伍，遂為所躡，大敗彬等。至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驍衛上將軍，餘以次黜四年。起彬為侍中，真宗即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手為和藥，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氣可取，若內舉皆堪為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堯年六十九，謚武惠，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盡以給宗族，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問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新婦為不利，而朝夕笞杖詈之，吾故緩之。』」

耳所居堂壺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寒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吾不欲傷害之也入成都日有獲婦女者彬閉之一第竄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謹守衛消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者嫁之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府爲請於上上乃許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六終

藏書 賈 附 卷五十六

十八

藏書賊臣傳卷五十七

盜賊一

劉盆子等赤眉賊

劉盆子者城陽景王章之後也時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自號三老是時青徐大飢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等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擊王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遂北入青州王莽遣廉丹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廉丹戰死王匡走赤眉遂掠藏書 盜賊 卷五十七

楚沛汝南潁川人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卽隨使者至洛陽見更始更始皆封爲列侯然崇等雖封而實未有國邑乃復亡歸潁將其衆入潁川而自分爲二部更始三年至弘農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又相與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立盆子爲帝攻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降遂大掠城中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復引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爲猛盛衆號百萬入安定北至楊城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汗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

故赤眉多行婦穢焉。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虛，白骨蔽野，遺人往往聚爲營，堡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復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乃遣破虜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爲二道，以要其還路。勅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峭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藏書。盜賊 卷五十七

破六韓拔陵  
後魏政亂，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諸鎮華夷之民皆響應。拔陵遣別帥衛可孤攻懷朔鎮，時鎮將楊鈞、權賀拔度拔爲統軍，并其子允勝岳爲軍主，以拒之。魏使李崇持節北討，撫軍崔暹鎮軍廣安王深皆受崇節度，自拔陵之反，二夏幽涼冠盜烽起。秦州亦推其黨莫折念生爲天子。魏又遣崔延伯、蕭寶寅帥諸將討念生，時崔暹、達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遂引還平城。賴賀拔度拔父子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之。六月，拔陵圍廣安王深於五原，賀拔勝募二百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參軍于謹言于王曰：「今寇盜烽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會長也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深欲引兵至折敷嶺，迎之。謹曰：「拔陵兵勢甚盛，聞也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也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也列河，盡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也列河之衆，而還。拔陵南走，渡河以死。是時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關中驚擾，賴崔

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師以拒賊詔加椿行臺節度既而楊椿有疾求解乃復以寶寅爲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謂其子昱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且寶寅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恐有異心汝赴京師當啓二聖并白宰相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須此三人也昱面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九月秦州城民杜榮殺莫折念生十月寶寅果反自稱齊帝魏復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爲行臺以討之寶寅攻馮翊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脩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兵不得進如何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逼河濟封疆多在郡東脩義驍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勢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右隄壁侃聲言停此以待步兵且以望民情向背而令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

臺舉三烽卽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士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脩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稚克潼關遂入河東寶寅出奔萬俟醜奴是時魏主遇弒爾朱榮已入洛陽矣八月賊將葛榮引兵圍鄴爾朱榮救鄴擒葛榮至洛斬於都市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爾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爲大都督鎮中山樓畏勝威名不敢南出榮復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淵騎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掩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張軍勢設攻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值賊馬步十餘萬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縱之復許還其馬仗左右皆諫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爲計以間之乃可克也淵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遁去追擒之二年萬俟醜奴侵擾關中爾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時赤水蜀賊斷路岳進擊破蜀賊於渭北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普薩帥步騎二萬進至渭北與岳會岳引百餘騎隔水與語稍引而東至淺水處岳卽騎馬東出賊以爲走棄步兵輕騎南

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賊半渡斷東岳還兵擊之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而下大獲人馬遂擒菩薩降其步卒萬餘醜奴走安定岳復追賊至于汧渭停軍牧馬宣言天時熱未可行師俟秋涼乃進捕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縱所得俘囚諸柵聞之皆降遂進抵安定城下醜奴復敗走趣高平岳復輕騎追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闕侯莫陳崇單騎入賊陣生擒醜奴城中執蕭寶寅以降關中遂定

### 黃巢

黃巢曹州人世鬻鹽富于貨善擊劍騎射喜義亡命咸通

藏書

盜賊

卷五十七

七

末歲飢盜興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殘曹濮二州先時謹言曰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及仙芝盜起時議畏之巢喜亂即與羣從八人募衆數千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關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賊於是放兵四略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追擊賊遺貨布路士爭取之率逗撓不前賊轉入申光殘隨州執刺史據安州北掠齊魯入鄆州殺節度使陷沂州及仙芝爲宋威所獲傳首京師其衆復推巢爲王巢自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萬餘轉掠淮南時僖宗以幼主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南衙北司迭相矛盾以至九流濁亂

小人讒勝賢豪忌憤退處草澤既一朝有變天下離心故巢之起人士多附之巢馳檄四方章奏論列指目朝政之弊皆士不逞者之辭也會巢兵在江西者爲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郟城襄城陽翟者爲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其賊帥多爲節度使裴璩斬獲死者甚衆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隨即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瑒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趨建州遂入閩圍福州觀察使棄城走入城焚燒室廬是時閩地諸州皆沒有詔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以拒巢巢復轉陷桂管進寇廣州執節度使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入關因詆宦豎亂朝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及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職等皆當時極敝廣明元年巢遂自桂編大梓沿湘下衡永破潭州走招討李係朗州兵十餘萬熾焉投詣敵江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十月巢據荆南會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沙佗以五百騎釘營藻羈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爲怯明日賊將乘以戰而馬識沙佗語呼之輒奔還官兵伏于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巢懼度江東走或勸巨容追賊荅曰國家多負人事平則得罪因止不追故巢得復整其衆攻鄂州入之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攻臨安

還殘宜歛等十五州。復以計破殺駢將而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齊永石侵揚州。當此時也。高駢按兵不出。巢又悉衆渡淮。妄稱率土大將軍。整衆不復剽掠矣。所過惟取丁壯益兵而已。進攻汝州。遂陷東都。東都留守劉允章率百官出迎賊。巢入勞問。里閭晏然。允章之力也。明日夾攻關王師。潰田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陽。賊自東都抵京師。千里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羣臣迎賊。潮上巢乘黃金輿。入自春明門。登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王。巢喜曰。殆天意歟。初入京。見窮民皆抵金帛與之。甫數日。遂大掠。縛居人索財物。富家皆跣而驅。爭亂人妻女。火廬舍。不可貲。宗室侯王屠戮無類矣。巢遂舍含元殿。卽帝位。號大齊。是時乘輿走至成都。巢使宋溫攻登州。陷之以擾荆襄。遣林言尚讓寇鳳翔。爲鄭略將宋文通所破。不得前。略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諸軍行營副都統。唐弘夫爲行營司馬。弘夫拔咸陽。棧渭水。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石井。邠涇軍爭入競掠貨財。子女巢伏野次覘之。見其備弛。卽遣賊率衆數百掩邠涇軍。都人猶謂王師至。相與出謹迎。時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賊至皆負重不能走。是以甚敗。巢復入京。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入萬餘人。血流過溢。謂之洗城。明年正月。鴈門節

藏書

盜賊

卷五十七

九

度使李克用遣將夜襲京師。火層聚。時諸鎮兵亦至。克用遣部將楊守忠等最先進。擊賊渭橋。呼聲動天。巢夜奔入南山。委輜重珍貨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復得整軍。去四年。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陝濟河而東。壁汝州。破尚讓於太康。取萬級。獲械鎧馬羊萬計。巢大恐解而去。克用追巢。巢引殘衆走封丘。克用追敗之。巢涉汴北引。夜復大雨。克用聞之急。擊巢河瀕。巢渡河。夜走胙城。入冤句。奔兗州。克用追至曹。獲男女馬牛萬餘。乘輿衣服等。擒巢愛子克用。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千人。走保太山。巢計蹙。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奸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言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并殺其妻子。巢從子浩衆七千。爲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陷瀏陽。殺略甚衆。湘陰羅家鄧進思率壯士伏山中。擊殺浩。

藏書

盜賊

卷五十七

九



妖賊二

黃巾賊張角

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於是分遣弟子周游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梁、交、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州郡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書京城寺門及州縣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楊數萬人，期會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諤、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及作亂，而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馬元義於雒陽，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知事已露，晨夜馳勅諸方俱起，皆著黃巾，以爲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亦名爲蛾賊。焉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地公將軍，寶弟梁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畧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乃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討潁川黃巾。雋與賊波才戰，敗波才，遂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

藏書

妖賊

卷五十七

十一

會大風，嵩約束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陣，賊驚亂奔走，遂大破賊，斬首數萬級。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會。遣小黃門左豐視軍，索賂遺不與，誣植不進兵之罪，檻車徵植。仍詔嵩討角。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大破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餘人。角先以病死，剖棺戮尸，傳首京師。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餘萬。角餘黨以趙弘爲帥，衆復盛，據宛城。朱雋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相拒雋，登土山以望，顧謂司馬曰：「吾知之矣。」遂解圍，又擊破之，斬首萬餘級。餘衆復奉孫夏爲帥，還屯宛，雋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宛城，孫夏走雋，追至西鄂精山，復破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敗，其餘州郡所誅，每郡輒數千人。

藏書

妖賊

卷五十七

十一

五斗米賊張魯

張魯，祖陵，客蜀，學道，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將兵擊漢中，虜太守蘇固，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已信號祭酒，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又置義米。

肉懸之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  
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吏便樂之雄據  
巴漢垂三十年建安二十年曹操自散關出武都征魯  
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拒關操攻破之魯乃奔南  
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  
意未達寶貨倉庫國家之有也遂封藏而去操甚嘉之又  
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使盡將家屬以出操遂逆拜  
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關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皆爲  
列侯又爲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謚曰原侯

奉五斗米道賊孫恩

孫恩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恭師事錢塘杜子恭而子恭

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王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耳既  
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效  
往往如此子恭死恭傳其術恭見天下兵起以爲晉祚將  
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衆三吳士庶多從之及恭爲道士  
所誅其從子恩遂逃入海衆聞恭死皆謂蠅蛭登仙故就  
海中資給恩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自海攻上虞殺縣令  
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於是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  
永嘉及東陽新安等八郡一時俱起皆殺長吏以應恩旬  
日之中衆數十萬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朝廷戒嚴遣衛

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恩聞八部響應告其屬  
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  
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  
孤不羞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去朝廷  
乃以徐州刺史謝琰爲會稽內史戍海浦恩復入餘姚破  
上虞寇邢浦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寧朔將軍高雅之擊恩  
恩復還海於是復遣牢之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  
濱壘綠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海口敗雅之軍牢之進擊恩  
恩復還於海轉寇扈濱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劉裕總  
兵緣海距戰恩衆乃敗狼狽赴海尋又集衆北寇廣陵陷  
之復浮海而北劉裕躡之累戰大敗由是衰弱公海而還  
裕亦尋海要截之復大破之於扈濱恩遂遠迸海中及桓  
玄用事恩復寇臨海爲臨海太守辛景所破窮蹙自沉于  
海而死妖黨及妓妾等皆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以百數  
恩民之愚一至是乎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元興二  
年循寇東陽劉裕討循循窘急遂逃于海乃泛海到番禺  
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而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入  
貢時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  
刺史義熙中劉裕北伐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妹夫  
也勸循乘虛而出初道覆欲裝舟艦使人伐材於南康山

詐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郡中減價發賣，居人貪賤，爭賣衣物，市之如是數四，故船版大積，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無敢隱者，乃并力裝船，旬日而辦，遂寇南康，害鎮南將軍何無忌，連旗南下，戎卒十萬，舳艫千計，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州，逕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不能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後竟爲裕所敗。

### 妖賊宋子賢

藏書 妖賊 卷五十七

十四

隋大業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爲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鏡於堂上，紙素上畫爲蛇、爲獸、及人形，有人來禮謁者，轉側其鏡，遣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輒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感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爲無遮佛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遠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京房易飛候曰：妖言動衆者，茲謂不信，路無人行，不出三年起兵，自是天下大亂，路無人行。

### 貪賊三

#### 蔡京

京興化仙游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大迫，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後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惇光不同，十年之間，京再莅其事，成如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而又知其才矣，使有聖主，因才而任之，果何事不可爲也，而乃細責瑕疵，摘其奸險，以能發未

藏書 貪賊 卷五十七

十五

萌之惡，爲先見，數人不可當之罪，逆爲盡忠，其人既無所容，則不暇顧狼狽，百計反噬，而後爲快，亦自然之理矣，常安民既言京以侍從與中官相交結矣，陳瓘又因朝會見京視日久而不瞬，語人曰：京之目力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京賦，敢敵太陽，吾恐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也，京聞瓘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瓘使答之曰：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已也，時曾布在樞密，恐京執政，忌之，密言於蔡卞曰：弟既備位承轄，兄不可以同升，乃只進承旨，徽宗卽位，京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京與之游，因附語言論

奏至帝所由是帝頗屬意京太學博士范致虛素與左街道錄徐知常善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虛深結之共道京平昔謂非相京不可官妾宦侍又皆合口共稱譽京故帝遂擢致虛右正言起京知定州復用爲學士承旨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爲右僕射京起斥逐一旦得志遂陰託紹述之柄用條例故事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餘人爲僚屬擢童貫領節度使欲兵柄士心皆歸已建潭鄭曹拱州爲四輔各屯兵二萬而用其姻昵宋喬年胡師文爲郡守禁卒扞振月給錢五百驟增十倍以固結之於是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矣時元祐羣臣貶竄死徙略盡京藏書貪賊卷五十七

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有陰從中而爲之者至京則又患言者議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羣下皆莫敢言宣和二年京復致仕六年以朱勔爲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國目昏耗不能視事悉決於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爲之條代京入奏益恣爲姦利兄攸不能堪發其事上怒呼童貫使詣京令上章謝事京不得已以章授貫欽宗卽位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爲自全計天下皆罪京爲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觀等始極疏其姦惡乃貶節度副使衡州安置行至潭州死年八十一子八人儵先死攸條伏誅條流白州死儵以尚帝姬免竄餘子及諸孫皆分徙遠惡郡先時京毀司馬光呂大防范純仁等景靈宮繪像又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文集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愚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民泣曰被後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爲七倉以聚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船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

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舫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以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飢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美財以供侈費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繼者效尤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船之法壞矣至晚歲京漸覺事勢狼狽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因訪問以人才應之愕然曰今天下人才盡在太師陶鑄中某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覺得目前盡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底人恐山林間有人欲得知之應之曰太師問及此某不敢不對福州有張翬者抱負不苟翬時適

藏書 俞樾 卷五十七

赴吏部京遂賓致之爲塾客然亦未暇接語也翬師道甚尊諸生不能堪一日呼諸生來前曰汝曹學走乎諸生曰某尋常聞先生教言但令緩行未聞學走也翬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旦夕賊發火起先到汝家若學得走可以逃死諸子驚歸告其父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與翬坐翬曰今日自救已是遲了惟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叩其所知遂以楊時對時自是始有召命翬後守南劍設方畧以拒范汝爲全活一城甚得百姓心後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之翬云可造一小舟以寸分尺便可計算

蔡卞京弟也與京同年登科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徽宗卽位諫官陳瓘任伯雨言卞之惡有過於惇陳次升上疏言卞洗垢索瑕中傷士類其事主行雖在章惇卞實啓之時人目之爲笑面夜叉蔡攸京長子其後與京權勢相軋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請京京正與客語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膺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惡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卽辭去客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吾疾罷我也數日京果致仕攸以季弟條鍾愛於京數請帝殺之帝不許攸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

藏書 俞樾 卷五十七

優侏儒道市井淫嫖謔浪語妻宋氏出入掖禁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入辭二美嬪侍上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御史言攸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後禍及宗社驕奢淫佚載籍所無詔置萬安軍尋遣使者誅之賈似道

似道台州人少落魄爲游博以其姊貴妃有寵於理宗遂詔赴廷對擢太常丞淳祐十年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似道從此威權日盛矣端平初孟珙帥師會元兵共滅金約以陳蔡爲界師未還而似道用趙范謀發兵據般函絕河津取中原地元兵擊敗之

遂縱攻淮漢自是兵端大起似道爲之也開慶初元憲宗自將征蜀元世祖時以帝弟攻鄂州元帥兀良哈剌由雲南入交趾自邕州蹂躪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懼乃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卽軍中拜右丞相十月鄂東南陬破宋人再築再破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請稱臣輸歲幣不許會憲宗晏駕乃許之元兵拔砦而北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殿兵百七十人遂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効勞如文彥博故事明年元世祖卽位遣信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道方使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而

藏書 食錄 卷五十七

二十一

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上表出師諸路精兵以行至蕪湖遣曾安撫以蒞子黃甘遣元丞相伯顏俾宋京如軍中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許會陳宜中請誅似道似道亦自上表乞歸乃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尚數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徽轎蓋暴行烈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謠之斥似道名侮辱備至似道至古寺中見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至漳州木綿菴虎臣諷之自殺不聽曰太后許我不死有詔卽死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藏書 食錄 卷五十七

二十一

李生曰所謂貪賊者謂其志在得失猶可得而餌之籠置而使之也如林甫秦檜者方自以才知駕御一世非漢祖之神聖魏武之雄傑安能使之哉故有國者不可不慎也若蔡京使貪可也陳平使詐可也周興來俊臣等使之殘刑以逞可也彼呂不韋司馬仲達諸人雖以秦皇之威魏武之狡不可畜而使之也何也彼固以畜秦皇魏武爲也一滅秦於先能使秦皇爲其子一滅魏於後能使魏武不能棄其身皆千古巨奸未可輕易非是則雖狼如敦溫逆如安史皆可得而驅馳畜養之矣不必棄也何也天下惟

小人最多才故也才不易生故尤不易棄此惟真聰明之主能知也懷恩懷光乃心王室區區之心無以自明不能低頭就戮甘心於讒賊之口遂發憤以至此耳非可與逆賊同比倫明矣是皆死難立功之臣也若王陵數子不忍去官而忍殺母非但母死不奔喪已也曾參絕之矣

反賊四

僕固懷恩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也世襲都督懷恩善戰曉戎情部分謹嚴安祿山反從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討賊雲中破之擒薛忠義于下馬邑進會李光弼戰常山走史思明肅宗卽位與子儀赴靈武時同羅部落叛附祿山子儀率懷恩迎擊之懷恩子玢戰敗降虜已而自拔歸懷恩怒叱斬玢將士股栗皆殊死戰虜遂敗退收馬橐駝器械甚衆至德二載從子儀下馮翊河東走賊將崔乾祐襲潼關破之賊將安守忠苦戰王師敗績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鬣以逸載書 反賊 卷五十七 二十二

帝乃詔廣平王爲元帥使懷恩統回紇兵從王戰香積寺北賊以一軍伏營左懷恩引回紇馳掩之賊斬無遺賊氣沮旣又以回紇夾攻賊戰酣脫甲援矛直擣賊陣殺十餘人衆驚靡亦會李嗣業鏖鬪賊遂大敗會日暮懷恩見王曰賊必棄城走願假壯騎二百縛安守忠致麾下王曰將軍戰疲且休矣對曰守忠等皆天下驍賊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必爲我患王不從固請通夕四五反遲明諜者至守忠等果遁去又從王破賊於新店克復兩京有殊功詔封豐國公又從郭子儀破安太清下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愁思崗常爲先鋒勇冠軍中乾元二



年拜朔方行營節度使進封大寧郡王懷恩爲人雄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始居偏裨意有不合雖主將必折詬其麾下皆蕃漢勁卒特功多不法子儀政寬能優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從光弼守河陽攻懷州降安太清子瑒亦善鬪將兵每深入多殺賊太清妻有色瑒劫致幕下光弼命歸之不聽而以卒環守光弼復馳騎趨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清懷恩怒曰公乃爲賊殺官卒邪及光弼與史思明戰邙山遂不用令以覆王師帝思其前功召入爲工部尚書代宗立拜朔方行營節度以副子儀初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毗伽闕可汗可汗又爲少子請昏上

藏書

反賊

卷五十七

二十四

以懷恩女妻之少子立號登里可汗而懷恩女爲可敦寶應元年帝召兵於回紇而登里可汗已爲史朝義所誘引衆十萬關中大震帝遣懷恩及其母與可汗會太原可汗大悅遂請和助討朝義於是雍王以元帥爲中軍拜懷恩同平章事爲之副乃與回紇左殺爲先鋒時諸節度皆以兵會表裏夾擊之朝義敗輕騎走懷恩進取東都河陽使瑒及北庭兵馬將萬騎逐北朝義遂走平州自縊死郭子儀以懷恩有平定河朔之功讓位於懷恩遷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初帝有詔但反朝義其他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志忠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

願効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乃悉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故嵩等卒據以爲患云時有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以懷恩與回紇親疑可汗見襲閉關不敢犒軍懷恩大怒表上其狀詔兩解之懷恩快快乃上書陳情曰臣之罪有六無所逃生往者同羅背逆以騷河曲兵連不解臣不顧老母從先帝於行在募兵討賊同羅奔殄是臣不忠於國罪一也斬子玢以令士衆捨天性之愛是臣不忠於國罪二也二女遠嫁爲國和親合從殄滅是臣不忠於國罪三也又與子瑒躬履行陣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國罪四也河北新附諸鎮皆握強兵臣之撫綏

藏書

反賊

卷五十七

二十五

反側時定是臣不忠於國罪五也協和回紇戡定中原二陵復土使陛下勤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罪六也其詞語慢狠帝一不爲嫌故詔宰相裴遵慶臨諭之遵慶至懷恩抱其足而泣且訴遵慶勸之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爲嫌隙成矣奈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瑒李光弼平懷恩乃止又欲使一子入衛志誠又固止之懷恩即使瑒攻雲京雲京敗進攻榆次適偏將焦暉白玉等斬瑒首獻闕下懷恩入以告其母母曰我戒汝勿反今衆變禍且及我奈何卽起提刀逐之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帝詔輩其母歸京師厚恤之母以壽終懷恩遂誘吐

蕃十萬入塞，進掠涇州，祭來瑱墓，渡涇水，遂陷涼州。永泰元年，懷恩誘合諸蕃，號二十萬入寇，詔郭子儀屯涇陽。懷恩至鳴沙而病，還死。靈武范志誠統其衆，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不弛甲。凡三年，帝隱忍，數下詔，未嘗登其反及死爲之惻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

### 李懷光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賜姓李。懷光勇鷙，敢誅殺節度使郭子儀，委懷光紀綱軍中事。軍中畏之，及德宗罷子儀副元帥，而以所部兵分諸將，故懷光遂爲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懷光引衆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扼吐蕃空道。自是吐蕃不敢南侵。帝走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時方雨，淖懷光奮厲，軍士倍道而進，遂自蒲津絕河，敗泚軍於醴泉。將抵奉天，先遣裨將張韶以蠟韜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我朔方使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矣。時帝被圍急，聞之喜甚，卽持韶大呼城上人，心乃安。懷光又敗賊於魯店，泚解圍去。進加副元帥，中書令。懷光爲人，蹶而後，誦言宰相謀議，垂刺度支，賦歛煩重。京兆尹刻剝軍食，天下之亂，皆由此等輩。吾見上且請誅之。盧杞聞之，說帝曰：懷光兵威已振，逆賊破膽。今入朝，則必宴勞留連，賊得

從容完備，卒難圖也。帝然之。乃勅懷光，屯便橋，督諸將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赴難，爲奸臣阻隔，恚恨去。屯咸陽，數暴犯等罪。帝爲貶杞，與趙贊白志貞又劾奏上所信任中人崔文秀，帝亦殺之，以慰其意。然懷光益自疑，堅壁八旬，不出。興元元年，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邪？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子也。演芬見懷光潛與朱泚通謀，乃遣其客郤成義詣行在，告之。成義至奉天，先告懷光。子璿，璿以告其父懷光。懷光乃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日負我死耳。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演芬胡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怒，使左右鸞食之。左右皆曰：義士也，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懷光又遣其將趙升鸞謀於奉天，升鸞密告渾瑊，曰：懷光欲遣達奚承俊，使我爲內應，以脅乘輿，瑊自發其奸。於是請帝決走梁州，百官遂入路谷矣。貞元元年，朔方步將牛勣，後斬懷光，傳首以獻。河中平，馬燧渾瑊諸將之力也。

### 藏書賊臣傳卷五十七

藏書賊臣傳卷五十八

殘賊五

寧成等

太史公曰：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斲彫而爲模，號爲罔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寧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急如東溼。猾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上乃召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武帝卽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

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卽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乃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賈賁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氏焉。由以宗家任爲郎，事文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卽位，吏治尚修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爲校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褥。後由爲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勝屠公當抵罪，議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溫籍，縣無遺事，舉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封爲岸頭侯。寧成家居上

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嘗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肄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按寧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人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是日，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所爲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盜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閭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效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衡之至冬，揚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王溫舒陽

陵人也。少時椎埋爲姦，已而試縣亭長，數廢數爲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卽有避回夷之，亦滅宗，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來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爲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坐法抵罪。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宅，僭僭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鉞購告言姦，置伯落長以收司姦。溫舒多諂善，事有執者，卽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

執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動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糜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執者爲遊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坐法免。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如故。操歲餘。會死。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數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死。家直不滿五十金。尹齊東郡在平人也。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爲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爲能。拜爲中尉。吏民益彫敝。尹齊木強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後復爲淮陽都尉。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上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爲其伐。前勞以

藏書

漢書

卷五十八

五

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懷非。有斬將軍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搗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溫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爲彘所縛。還免爲庶人。病死。滅宣。楊人也。以佐史。給事河東。守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廐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宣切爲小治。然獨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

藏書

漢書

卷五十八

六

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將吏卒闖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宣下吏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爲南陽太守以周爲爪牙薦之張湯爲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與滅宣更爲中丞者十餘歲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司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藏書

卷五十八

七

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逮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氏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遂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始周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爲郡守家訾累巨萬矣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大

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柳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王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起具食小羣以百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

趙禹張湯

趙禹者豫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張湯杜人也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并取

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湯給事內史爲寧成掾丞相武安侯徵湯爲吏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爲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禹至少府湯爲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奏讞疑事必豫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摧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當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其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不可繇是益尊任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

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典未獲其利姦吏並浸漁於是痛繩以臯則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及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乃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懼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與錢通及爲大吏而甲所以責湯行義有烈士風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



求湯陰事。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謂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陽不省。謁居弟不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剛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謂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爲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它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買人。輒知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而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

漢書 卷五十八

十一

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龐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毋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毋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爲廷尉。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漢書 卷五十八

十二

江充

江充。趙國邯鄲人。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趙敬肅王。太子疑齊以已陰私告王。與齊忤。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兄父。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爲姦。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衛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毋兄也。上書訟太子。舉言充逋逃。小臣苟爲姦僞。激怒聖朝。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

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以充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卽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召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官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沒入官後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也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爲水衡都尉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樂汗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寃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官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主前亂

乃國王父子不足耶乃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由是遂敗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 嚴延年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父爲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爲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卽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于屬車反致譴責坐法至死延年亡命會赦出復爲掾宣帝識之拜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又爲丞相掾復擢好時令遷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延年至遭掾蠱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卽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延年意怒乃出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卽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栗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脇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

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  
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  
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延  
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  
能絕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出身不顧以  
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爲獄文善史  
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吏不得聞奏可論死  
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故河南號  
曰屠伯是時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  
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以書論之曰昔韓盧之取菟  
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  
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莠盛苗穡何可不鉏自矜  
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爲治時年屢豐鳳  
皇來下上賢霸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  
爲人及比郡爲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  
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  
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爲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  
相御史不知爲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後左馮翊缺  
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爲其名酷復止延年疑少府梁丘賀  
毀之心恨會延年察獄史廉有減不入身坐選舉不實貶

後漢書卷五十八

十五

秩延年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丞義年老頗悖素畏延  
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爲丞相史實親厚義無意  
傷義也饋遺義甚厚義愈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因取  
告至長安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卽飲藥自殺以  
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延年坐怨望非謫政  
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  
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  
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  
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  
民顧乘刑罰多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  
重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曰天道  
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  
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  
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  
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姬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

裴延齡

裴延齡河中人盧杞秉政引爲膳部員外郎延齡素不善  
財計乃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  
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下宿負  
八百萬緡析爲負庫抽貲三百萬緡爲膳庫樣物三十萬

後漢書卷五十八

十六

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債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藉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詭帝實於財用無所加也俄奏請令京兆府以兩稅青錢市草百萬圍送苑中宰相陸贄趙憬以爲若市送百萬圍卽一府百姓自冬歷夏般載不了百役供應須悉停罷請令府縣量市三二萬圍各貯近處他時要卽支用不從他日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帝驚曰本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不能知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

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爲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尚不乏况一棟哉帝領曰人未嘗爲朕言之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十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皆求之嵐勝間今何地之近材之良邪延齡曰異材現產處處有之待聖王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是時陸贄極論其謫妄不可任帝以爲排娼愈益厚延齡會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元弼農卿李錡皆指延齡專以儉僞罔上帝怒乃罷贄宰相左除滂等官延齡又言贄等失權怨望天子惑之乃下詔斥

逐贄等朝廷震恐延齡資苛刻又劫於利專剝下附上肆騁謫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之屬疾臥第使者日三四輩既死悼念不已焉初陽城自處士爲諫議大夫天下皆想望風采既至官日夜痛飲韓愈作爭臣論以諷之城亦不以屬意及贄等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無敢救者城卽帥拾遺王仲舒歸登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邪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乃解張萬福聞之伏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萬福武人自此名重天下

皇甫鏐登進士第累遷司農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鏐哀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遂同平章事猶領度支崔羣裴度極論鏐姦邪苛刻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欲崇臺沼宮觀自娛鏐與程異知之故數貢羨財又賂吐突承璀爲奧援以故帝排衆論決任之反以度爲朋黨不納其言帝敕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鏐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綵觸手輒壞邊士怨恨聚而焚之裴度以聞鏐指所著華曰此內庫所出牢韌可服彼言

不可信也。鐔又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爲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聞其姦妄，始聽政，貶鐔崖州司戶參軍。泌自云能致不死藥，因言天台山仙靈所居，多異草，願官天台，乃拜泌天台刺史，賜金紫，諍臣固諫，以爲列聖亦有寵方士者，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何惜乎？」乃不敢言。泌驅吏民采藥山谷，鞭笞苛急，竟無所獲，懼詐窮，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捕得之，鐔與道古營解復待詔，翰林大通自言百五十歲及鐔事敗，乃與柳泌并誅。泌繫京兆府獄，吏責泌，泌答曰：「皆道古皇甫鐔教我也。」

卷五十八

十九

### 蔡確

蔡確，字持正，晉江人。父徙陳，確有智數，不謹細行，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賄聞，轉運使薛何行部欲按治之，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反以爲奇，更加延譽。韓絳宣撫陝西，見確所製樂語，亦以爲材，薦於開封尹韓維。維絳弟也，維又薦之安石。安石用鄧綰爲監察御史裏行，時開封府鞠伯州民訟事，連判官陳安民，安民令其甥文及甫求援於宰相吳充之子安持。確言事關大臣，非開封府可了，遂移御史臺。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之，亦與開封府獄同事，多不讐。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確遂鍛鍊成獄。潤甫

均不能制，密奏確慘掠罪，因確伺知之，詐使吏爲使者，慮問囚若稱冤，輒加苦辱。及帝連遣諫官，內侍審直囚皆怖，畏言不寬矣。由是潤甫均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太學生虞蕃訟其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濶，共爲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餌，舉投其中，以杓混擾分餉之，如大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則一一皆承，遂劾叅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出絳知亳州，而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叅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爲得計。吳充

卷五十八

二十

數爲帝言新法不便，確曰：「曹叅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且法陛下所建立，一人協相而成之，一人挾怨而壞之，民何所措手足乎？」充屢屈法，遂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柄歸中書。確說王珪曰：「公在相位久，必得中書令，珪信之。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爲然，故確名爲次相，實顯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哲宗立，確轉左僕射，兼門下，韓縝入相，

中書用其兩姪爲列卿。確、風御史中丞，劾始詔三省，凡取旨事及台諫官章疏並執政同進擬，不專屬中書，蓋確畏失權，又復改制也。元祐元年，罷確知陳州，又奪職徒鄧州。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確與同列皆在側，知狀及確出守鄧，陰與章惇、邢恕等合謀，謂珪當日懷異意，賴已擁護，故不得逞。欲以上誣高太后，下陷珪等，結帝之歡，以固寵專權。賴故諫議大夫張燾、范祖禹司諫、吳安詩、王巖叟、正言劉安世等，連上章乞正確罪，乃復責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確遂卒于貶所。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王珪憂甚，計不知所出。確曰：「陛下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珪遂薦俞克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爲上既用兵，必不召光。雖召光，必不至已，而果不召光，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珪實爲之，而確實啓之也。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率導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得聖旨也。」

### 邢恕

恕，陽武人。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之門。神宗不豫，恕與蔡確密謀，語宣仁后之姪公繪曰：「家有白桃著花，道書言可療上疾，邀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令

載書 卷五十八

主

載書 卷五十八

主

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冲幼，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哉？君欲禍吾家耶？」急趨出。恕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爲表裏。恕因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釣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軾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矣。恕益無所施，哲宗立，遷起居舍人，又爲公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爲高氏。異日計后詰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爲之者？」公繪不得隱，以恕對。具上其藁，恕遂出知隨州。恕久斥外，蓄憤怨，問道謁確於鄧州。時確再貶守鄧也。恕遂與確謀曰：「者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招康道河陽，因勸康作書稱確、康與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其父光門下信之。恕本意謂康司馬光之子也。既云爾，則確定策事可信無疑。會吳處厚、梁燾等奏確與恕戚指康書爲証，故確遂遠竄。恕亦坐責監永州酒稅章惇、蔡卞得政，復引恕自助，召爲御史中丞。恕既處風憲，遂証宣仁后有廢立謀，又教蔡懋上文及甫私牘，歷詆梁燾、劉摯云：「陰圖不軌，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悖名。」惇使蔡京置獄於同文館，組織萬端，將悉陷諸人於族。有高士京者，嘗與恕同官。恕一日置酒問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是時，王珪

爲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道語言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誘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當爲公作此事因令所親信爲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而恕得數登對後揣帝薄悖屢言悖短故爲悖所陷出知汝州徽宗初蔡京當國經營遼郭起恕爲卿延經略安撫使旋改涇原恕乞築蕭關采車戰法爲淺攻計又欲使熙河造船直抵興靈以空夏國巢穴其謀皆迂誕類兒戲不可用帝亦燭其妄而京力主之已而夏人寇鎮戎欲趨渭川警奏至京師京懼恕乃奪職卒年七十恕本從程門得游諸公卿間而反覆行險爲司馬光客即陷司馬光附章悖即背章

藏書

卷五十八

王三

悖至與三蔡爲心腹上謫母后下誣忠良非宣仁后聖慈深信帝心中外咸戴則禍及宗社矣

史嵩之附彌遠

嵩之彌遠之侄歷進士累官知襄陽府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似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淳祐四年嵩之遭父喪起復太學生黃愷伯等皆上書論之不報及杜範入相延徐元杰議政事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左相范鍾歸而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遂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矣詔付臨安

府鞠治常所給使之入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奸黨爲慮未幾腫疾暴死杜範入相八十日卒時謂諸公皆中素堂食無敢下節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曰伯父乘天下之大政未聞辦天下之大事徒聞包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置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者絡繹於道路一則曰督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州不守議者多歸咎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劉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

藏書

卷五十八

王四

可以援蜀東可以救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損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得矣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饑民叛將乘虛入擣侵軼於沅湘搖蕩於鼎澧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亦未易守荆湖之路有警則江浙諸郡又焉得高枕而臥也况殺降失信則前日微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人謂禍起蕭牆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爲伯父苦口極言者也居無何而璟卿又暴卒

史彌遠慶元鄞人宰相浩之子也淳熙十四年舉進士韓



從冒誅彌遠相寧宗共十有七年寧宗崩彌遠廢濟王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儉王理宗德其立已之功雖臺諫言其姦惡弗恤也濟王竑者孝宗子魏王愷子柄之嗣子也柄薨封沂王初柄無子詔以竑爲其後及太子詢薨上乃立竑爲皇子竑好鼓琴彌遠買嫩人善鼓琴者納諸御而厚廩其家使嫩人矚竑動息以告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宮嬖有與地圖竑指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常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思州也竑又書字於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竑左右皆彌遠心腹彌遠日夕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因力辭去位歸行諫曰太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不然可慮也宗子貴誠初名與莒係燕懿王德昭之後其母全氏家于山陰初慶元人余天錫爲彌遠府童子師彌遠以帝未有儲嗣而沂王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可立者以伺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彌遠密語之曰沂王無後宗子賢者幸具以來天錫抵紹興會大雨過全保長家保長知其爲丞相館客具鷄黍甚肅須臾二子立侍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彌遠乃使天錫密語保長載至臨安補與莒秉義郎賜名

貴誠立爲沂王後更名昀十七年帝大漸彌遠夜召昀入宮立爲皇子卽帝位而廢竑爲濟王彌遠及鄭清之之謀也

藏書賊臣傳卷五十八終

藏書

藏書

藏書

藏書



逆賊六

董卓

董卓臨洮人，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中平三年，韓遂、馬騰反，圍陳倉，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不受命，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宦官，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前，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卽時就道。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

藏書 逆賊 卷五十九

一

難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聞鳴鍾鼓如洛陽，請收讓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迎帝，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辨，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迄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

執命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士大盛，乃廢帝爲弘農王，而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又以何太后賊迫，永樂太后至今憂死，逆婦姑之禮，遷於永安宮，遂以弑崩。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大掠，淫虜婦女，謂之搜牢，人情崩潰。卓又姦亂公主，妻略官人，恣意殺虐，時有會於社下者，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截其婦女以頭繫車轆，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時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初入京師，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

藏書 逆賊 卷五十九

二

士，任吏部尚書周綖，侍中伍瓊，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孔伋爲豫州刺史，張咨爲南陽太守，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綖陰爲內主，黃巾餘黨又衆十餘萬，轉寇太原，破河東，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乃鳩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太尉黃琬司徒楊彪爭之，不能得，而伍瓊周綖又固諫，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吾用善士，而諸君到官，卽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綖，而遷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官室營寺焚滅無餘，於是盡徙洛陽數百萬人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

籍飢餓冠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范中悉燒洛陽官廟官府人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而入長安百官奉迎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蓋兄弟諸子皆典兵事結壘于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公卿以下祖道於橫門外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饒袁之未及得成偃轉杯案間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布乎三年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陳兵夾道自塢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匝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僞着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之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卓大罵曰庸奴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趨兵斬之馳齎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乃

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又聚董氏之尸焚之塢中珍藏有金三萬斤銀九萬斤錦綺繡縠純素奇玩如丘山積呂布五原人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爲騎都尉誓爲父子甚愛信之行止嘗以布自衛布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謝卓卓亦解布由是陰怨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與傅婢通又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見殺之狀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且不暇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許之乃於殿門刺殺卓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封溫侯及卓將李傕等相結還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恣兵抄掠術患之布復去從張楊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揚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爵寵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嘗御良馬號曰赤兔能馳城飛堞與其健將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

斬首而出遂破燕軍布既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遣壯士送布而陰使殺之布疑其圖已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及夜起兵而布已歸陳留太守張邈矣邈與弟超及陳宮等迎布爲交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兵擊布時劉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距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許助軍糧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飢困請降於布布亦志術糧不復繼乃具車馬迎備以爲豫州刺史遣屯小沛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爲害復遣人與布求婚而遣紀靈等將步騎二萬攻備備求救於布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今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譬弓顧謂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遂罷去及術遣韓胤來迎婦陳珪不欲布與術成姻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謀今與袁氏姻必受不義之名矣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途乃追還執胤送許曹操殺之陳珪復使子登詣操因言呂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操拜登爲廣陵太守臨別執登手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時布因登欲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布協同曹操絕婚公路

藏書

逆賊

卷五十九

五十一

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辟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曹公曰不如卿言辟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即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與韓暹楊奉連勢攻布布時兵只二千馬四百疋懼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爾謀無數定子登策之此之連雞執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暹奉大喜遂共擊術建安二年布復從袁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遣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

藏書

逆賊

卷五十九

六

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巨信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末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流涕布及宮順皆被殺卓吾曰此段妙甚英雄問答如見也

### 王敦

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

藏書 通鑑 卷五十九

七

女襲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帝初鎮江東以敦爲元帥進鎮東大將軍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專擅之迹聲矣時劉隗用事頗疎間王氏敦上疏訟導功德表至導封還敦敦復遣入奏敦初有重名又立大功既專閭外之寄手控強兵羣從貴顯故帝畏而惡之而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不能平將作亂謂謝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卽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帝遣王廙往諭敦敦不從復留之廙更爲敦用及敦至據石頭歎曰吾不復爲盛德事矣放縱兵士大肆劫掠內

外百官皆奔散才協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百官公卿詣石頭見敦自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敦時患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至是敦以太子有勇略欲誣以不孝罪廢之得溫嶠辨說敦謀乃沮敦遂收周顗并戴淵殺之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然後見敦敦恠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因數敦曰公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小兒狂悖至此王導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敦曰脚痛孰如頭痛敦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朝行暮改惟意所欲將還武昌謝鯤言曰公至都來稱疾不朝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自服敦曰君能保無變乎鯤曰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竟不朝而去還屯武昌以兄舍爲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帝憂憤成疾而崩太寧元年敦移鎮姑孰明帝使侍中阮孚贊牛酒犒勞敦稱疾使主簿受詔敦以王導爲司徒而自爲楊州牧又以王含都督楊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荊州彬爲江州以沈充錢鳳爲謀主鄧嶽周撫謝雍爲爪牙敦

藏書 通鑑 卷五十九

八

無子養含子應爲子及敦病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耶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我死之後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帝欲討敦知其爲物情所覆乃爲言敦死下詔討鳳等餘皆不問敦聞詔病轉篤乃以含爲元帥上疏罪狀溫嶠導遺舍書曰今日之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今大將軍來也於湖漸失人心先帝中興遺愛在人

藏書通鑑卷五十九

九

聖主聰明思與賢哲弘濟時艱劉遐蘇峻不謀同辭導雖不武情在寧國謹明目張膽以爲六軍之首矣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事猶可追宜早思之及含軍敗敦聞而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頗戰破之俄而敦死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

桓溫桓玄

桓溫桓彝之子也生未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

藏書通鑑卷五十九

十

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名之曰溫蘇峻之亂彝守宣城爲峻將江播所害及溫年十八而播已死播子彪兄弟三人常置刃杖中以爲溫備溫詭稱弔賓以進手刃彪并追及二弟皆殺之時人偉焉溫豪爽有風采尚有七星劉惔嘗稱之曰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庾翼常薦溫於明帝曰桓溫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婿畜之翼卒以溫爲荊州刺史假節永和二年溫帥衆伐蜀時朝廷以蜀險遠溫兵寡少而深入敵塲將佐亦以爲不可獨江夏相袁喬勸之曰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李勢無道臣民不附戰備不修若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可一戰擒也溫從之至彭模議者欲分爲兩軍翼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若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溫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溫三戰三捷李勢悉衆與溫戰於笮橋衆軍襲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勢衆大潰溫乘勝直進至晉壽葭萌城勢乃面縛與觀請命溫解縛焚觀送於京師振旅

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虎死溫欲率衆北征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夙有盛名乃引爲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溫甚忿恨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彙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皆不爲國家用溫遂復統步騎四萬發江陵伐秦秦主苻健深溝自固苻苗清野溫軍糧不屬而還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整理衣冠又呼問之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藏書 通鑑 卷五十九 十一

短聲甚似恨雖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溫欲脩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楊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也溫復自江陵北伐師次伊水姚襄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披甲督諸將奮擊襄大敗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謁先帝諸陵遂旋軍升平中改封南郡公溫或臥對親寮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旣而撫枕起曰旣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太和

四年溫請與郗愔及刺史桓冲袁真等伐燕自兗州入郗超曰道遠汴水又淺恐漕運難通溫不從至金鄉天旱水道絕溫使人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清水引舟自清水入河郗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溫又不從七月溫至枋頭與燕慕容垂戰不利糧儲復竭乃焚舟棄輜重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諸將爭欲追溫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必嚴設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俟其力盡氣衰然後擊之乃帥八千騎徐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可擊矣乃追及溫于襄邑范陽王德先帥精騎四千伏于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又邀擊於譙破之死者復萬計溫初欲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名位頓減超曰明公不僞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溫遂與之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牀弟易誣乃言帝早有痿疾諷褚太后請廢帝立會稽王昱溫乃集百官于朝堂宣太后令廢帝復弑之并殺其母及三子而立簡文及簡文帝崩孝武卽位溫入朝赴山陵或云因此欲殺王謝內外懷懼溫旣至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旣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衆亦見溫將拜時頰言臣



不敢溫又問左右殷涓形狀答者言涓肥而短溫云向亦在帝側初殷浩爲溫所廢歟浩子涓不諳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溫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見涓爲祟遂遇疾歟相冲先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等不爲汝處余冲後代溫鎮姑孰既居任盡忠帝室相玄溫之孽子也形貌瓌奇風神疎朗博綜藝術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登高望震澤而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及殷仲堪失職倚玄等爲援乃以子弟交質其相結約推玄爲明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詔以玄都督荆襄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楊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遂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建牙聚衆外託勤王實欲觀釁而進也元興初司馬元顯稱詔伐玄玄欲退保江陵以待之長史卜範之進說曰公英畧威名振于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者乎玄大悅率衆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至新亭元顯自潰玄遂入京師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百姓厭之思得寧一及玄初至黜凡佞擢雋賢京師欣然已乃陵

侮朝廷幽擯宰輔豪奢縱欲衆務繁興而朝野復失望矣十一月玄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禪位於已玄僞讓朝臣固請玄乃立郊登壇篡位玄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百姓疲苦怨思亂者十室八九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遂誅玄

#### 安祿山史思明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祿山忮忍多智善測人情通六蕃語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壯其語因釋不殺祿山遂乞與守珪爲養子擢幽州節度副史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媚事之多出金帛結其左右利貞入朝盛言祿山乃授營州都督自是使者往來一口同稱玄宗始以爲才天寶元年以平盧爲節度祿山爲使兼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畧使又代裴寬爲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三年祿山入朝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長官御史中丞俱餞鴻臚亭祿山陽爲不敏承間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堪委托願以身爲陛下死天子以爲誠憐之令見太子不拜祿山曰臣不識太子何官也帝曰太子者吾百歲後將付以此位者也祿山卽伴驚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當萬死乃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爲貴妃兒每拜必先妃而後

帝帝怪之祿山對曰蕃人先母而後父帝大悅六載進御  
史大夫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祿山恃恩入謁  
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鉞偕鉞亦位大夫林甫見鉞趨  
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自整折林甫與語揣知其意便迎  
折之祿山大駭故每見林甫雖盛寒必流汗林甫亦稍厚  
之引至中書覆以已袍祿山大德林甫呼爲十郎祿山還  
鎮留麾下駱谷居京師駱谷每奏事還祿山必先問十郎  
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  
死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然作胡旋舞帝前  
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荅曰唯赤心耳

藏書 通鑑 卷五十九

十一

帝爲起第京師服御等雖乘輿不能過焉時太平久人忘  
戰帝春秋高嬖豔鉞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  
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又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  
開邊乃結契丹諸酋大置酒既酣悉斬其首先後殺數千  
人獻馘闕下帝不之審卽賜祿山鐵券封柳城郡公進爵  
東平郡王九歲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祿山又求兼河東  
遂拜河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十一載率河東兵  
討契丹祿山中流矢走平盧祿山不得志乃上言欲悉兵  
討契丹以報帝詔朔方節度使何布思會討之布思多權  
畧祿山素忌其才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轉入漢

北爲回紇所畧奔葛邏祿祿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  
懼執布思送北廷獻之京師祿山已得布思之衆兵益雄  
愈僥肆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反帝皆不信至是國忠建  
言乞追還朝以驗厥狀祿山得其謀卽馳入謁帝意遂安  
十三載來朝謁華清宮對帝泣曰臣蕃人不識文字陛下  
擢以不次國忠因是必欲殺臣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  
詔還鎮又請爲開廐隴右羣牧等使祿山旣摠閑牧因擇  
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告言者帝必  
縛與之十四年祿山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元  
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他

藏書 通鑑 卷五十九

十一

日二人見上言曰臣有一策可以坐消祿山反謀若除祿  
山平章事召諸關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  
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又不發更遣中  
使以珍果賜祿山欲以潛察其變中使受賂還言祿山無  
反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保無異志卿等勿憂也  
冬十一月祿山反范陽祿山許爲救書示諸將曰有密旨  
令將兵入朝討楊國忠遂濟河下陳留滎陽遂入關上走  
蜀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猶未食民獻糲飯雜麥豆皇孫  
輩爭以手掬食之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  
固非一日有告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

播越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寧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百姓皆走驛館無烟相與枕籍而寢貴賤無復辨識矣次馬嵬乃賜國忠及貴妃死祿山遂僭號東京是年太子卽位靈武時賊將旣陷長安日縱聲色財利故車駕入蜀無進躡之患肅宗北行亦無西顧憂祿山旣老愈肥目復盲又得疽疾性卽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祿山子慶

藏書 通鑑 卷五十九

十七

緒乃與李猪兒共殺祿山慶緒襲位後爲官軍所敗走歸史思明思明殺之祿山父子僭位僅三年

史思明突厥種與安祿山共鄉里先祿山一日生故長相善爲互市郎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爲邏騎所困欲殺之思明給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之選以爲然送至王所思明見王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然疑其真使者卒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步將領高者各聞中國思明欲擒之以贖罪詠王曰從我者雖多然可與見天子者惟高耳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與之俱旣

至平盧思明密遣人謂戎主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爲盜請備之主潛師迎犒殺其衆囚高以獻張守珪奇其功表爲捉生天寶初累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問年曰四十矣撫其背曰爾貴在晚勉之祿山反使思明畧定河北已復留思明守范陽祿山陷兩京帝以桑維翰載禁府珍寶貯范陽思明見其富強憫然欲自取之遂殺慶緒而并其衆欲遂西畧恐根本未固乃留子朝義守相州而自引還更國號大燕自稱應天皇帝上元二年思明以計敗光弼兵於北却王師棄河陽京師震恐益兵屯陝州思明遂西使朝義爲先鋒朝義攻陝敗退壁永寧思明大怒曰朝義怯不能成我事又曰朝下陝夕斬是賊朝義懼駭悅等共說朝義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悅遂縱死思明朝義卽位以李懷仙爲幽州節度朝義與官軍戰敗謀奔兩蕃懷仙招之止幽州自縱死懷仙斬朝義首傳長安父子僭號凡四年

藏書 通鑑 卷五十九

十八

### 李希烈

李希烈遼西人初從李忠臣戰河北有功忠臣貪殘好色悉以軍政委其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其子爲牙將暴橫又其於父希烈因衆心怨怒遂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代宗乃以希烈爲蔡州刺史淮西留後以永平節

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徙鎮汴州希烈於是帥所部兵三萬徙鎮許州而遣所親請李納與謀共襲汴又密與朱滔等交通滔與王武俊田悅聞希烈軍勢盛相與遣使勸希烈稱帝希烈遂自稱天下都元帥建中四年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又遣別將四出抄掠取尉氏圍鄭州官軍數為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東都大震上以哥舒曜為東都節度使將營兵萬餘人討希烈曜至郊城遇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曜之子也二月曜克汝州擒周晃進至襄城三月江西節度使曹王臯敗希烈將韓霜露于黃梅斬之援黃州進援蘄州及

藏書

通鑑

卷五十九

十九

梁德信奔汝州希烈游兵剽掠至伊闕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上方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涇原兵仍挾朱泚為亂上西走奉天襄城遂陷曜奔東都希烈資性慘酷臨陣殺人血流滿前而飲食自若以故人畏之為盡殫力於是乘襄城之捷進攻李勉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謂之濕薪遂陷大梁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臯數遣使間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荆襄趣武關臯治郵驛平道路然後往來之使通行無阻希烈既恃兵強遂謀稱帝號大楚遣其將楊峯齋赦賜陳少游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

藏書

通鑑

卷五十九

十九

曲環等又乘勝進攻汴州。希烈乃懼，奔歸蔡州。兵勢日蹙。會有疾，大將陳仙奇使醫毒殺之。始希烈入汴，強取參軍竇良之女。女顧其父曰：「慎無戚我，我能滅賊。」女因稱仙奇忠勇可用，故希烈任之。而妻亦竇姓，素與女歡洽。及希烈有疾，竇女乘間謂仙奇妻曰：「賊雖強，終必敗。可如何？」妻以告仙奇。仙奇始悟，故用計殺之。希烈已死，子不肯發喪，欲悉誅諸將而自立。適有獻桃者，竇女請分遺諸將。仙奇妻因蠟帛九雜果中，出仙奇乃率兵入斬之。函希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尸希烈於市。帝以仙奇忠，拜淮西節度使。

### 朱泚

藏書 逆賊 卷五十九

二十一

朱泚，幽州人。與弟滔並為李懷仙部將。朱希彩為節度使，頗委信泚。大曆七年，希彩為其下所殺。泚聚方外屯，而滔主牙兵，乃潛諭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眾愕貽，因共詣泚，推知留後。有詔，即拜盧龍節度留後。三年，泚求入朝，自幽州首為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鎮，身入衛。既至，見內殿，賜資甚厚。泚之來，滔攝後務，稍稍剪落。泚牙角，泚自知為所賣，乃請留京師。帝因授滔節度留後，而進泚太尉及滔合田悅以叛。陰遣人與泚相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懼，請死。帝勉之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焉？」及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

藏書 逆賊 卷五十九

二十一

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東救曜。過闕下，京兆尹供軍眾怒，供給粗糲，不肯食。羣噪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乃食此庸能持身蹈白刃邪？」今瓊林大盈庫寶貨如山，乃盡甲反，旗而鼓，劫令言西行，殺使者，薄丹鳳門，帝倉惶出走。夜至咸陽，思桑道茂之言，復疾趨奉天。都虞候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哀兵欲擊賊，聞乘輿出，乃帥家人子弟俱奔奉天。赴難令言遂突入含元殿，掠宜春苑入諸宮，嚴兵自固，而未有所屬。恐不能久，以泚昔在涇原有恩，且失權日久，乃相聚而謀曰：「太尉方囚錮，若迎之，則事可濟。」令言遂率百餘騎見泚，泚偽讓不肯許。第留使者飲以觀眾心。是夜，令言復率數百騎往見泚，泚即擁徒眾向闕下，舍前殿總六軍，偕即帝位。國號大秦，而自將兵。倡奉天時，四鎮合兵萬人入援將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入。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以分賊勢。」盧杞曰：「漠谷道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之，倘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賊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救兵至者，惟四鎮耳。若得營據要地，則泚易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四鎮兵過，是自驚陵寢，不可。」上乃聽杞，兵自漠谷進，果為賊所邀。是夕，四鎮軍潰，退保

邠州泚閱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初上至奉天，諸徵近道兵入援，有言朱泚爲亂兵所立，欲來攻城者，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信之。至泚僭位，報聞，盧杞白：「志貞又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莫敢行。金吾將軍吳淑獨請行。上悅之。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非不知往而必死，但恨舉朝無蹈難之臣耳。」遂奉詔詣泚。泚陽爲受命，館淑於客省，尋殺之。及泚圖奉天，帝卒不詰問杞。

王陵殺母逆賊

藏書 逆賊 卷五十九

二五十一

王陵沛人也，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迺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封安國侯。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爲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不可，於是呂太后欲廢陵，迺陽遷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十年而薨。

趙苞啖名客殺母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從兄忠爲中常侍，苞深耻其門族有宦官名勢，絕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太守。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其妻子，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塞寇鈔苞母及妻子，皆爲所劫，載以擊郡。苞率兵二萬與賊戰，賊出母示苞，苞悲號告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母進謂苞曰：『威豪人各有命，不得相顧。』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陵，爾其勉之。」苞卽時進戰，賊悉摧破，母妻皆爲所害。

藏書

逆賊

卷五十九

二五十四

溫嶠殺母

溫嶠，字太真，太原人。嶠風儀秀整，善談論，見者皆愛之。平北大將軍劉琨請嶠爲參軍，將兵討石勒，有功，屬二都傾覆。元帝初鎮江右，琨乃以嶠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行。至是，聞母亡，乃苦請北歸，詔不許。嶠乃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太子卽位，嶠拜侍中，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

甚爲王敦所忌，敦因請嶠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知其不可諫，乃謬爲恭敬，綜其行事，干說密謀，以附之。又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亦與嶠深相結。」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公宜自選其人。」敦問誰可，嶠曰：「錢鳳可。」鳳亦薦嶠，嶠僞辭之，敦不聽。遂表嶠補丹陽尹，嶠懼錢鳳或豫爲敦謀，因敦錢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卽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墜幘，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耶？」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四。然後卽路，及發，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密，而與

藏書 逆賊 卷五十九

二十五

庾亮深交，恐未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便相譏貶乎？」嶠旣至，且奏敦逆謀，敦聞與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乃表誅嶠，又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賊不得渡，嶠遂率衆與賊夾水而戰，先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明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下邳等，同受顧命。咸和初，爲江州刺史，鎮武昌，嶠聞蘇峻之徵，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蘇峻果反，嶠屯潯陽，遣督獲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州師來赴難。復遣王愆期等往要陶侃，侃恨不受顧

命，不肯出兵，嶠乃遣使告侃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嶠部將毛寶謂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作疑耶？」速宜追改，務期同發也。」嶠意悟，卽追使改書，侃乃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洒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遣追其督護龔登以還，嶠重與侃書曰：「大軍有進無退，宜增而不宜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剋後月半大舉，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夫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旣同之，且頃者相顧綢繆，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

藏書 逆賊 卷五十九

二十六

況當社稷之難，平念僕偏當一州，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舉，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今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刑，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願切齒，今日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旣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故嶠激厲之，侃遂率所統與嶠同入赴難，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直指石頭。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



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也、及聞嶠至、峻乃遷帝石頭、是時義軍屢戰失利、軍食亦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西歸矣、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勇而無謀、今此之戰、可一鼓而擒、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今之事勢、義無旋踵、公若違衆獨還、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侃不能對、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霑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與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挑戰、峻時方勞將士、因醉突陣、馬蹶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遂破賊石頭而滅之、嶠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朝議將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濟、至牛渚磯、水深不測、有云、其下多怪物、嶠燬犀角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是夜夢神謂曰、與君幽明隔別、何意相照也、嶠意甚惡、因齒疾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三、江州士庶聞之、莫不垂泣、

子放之嗣爵、以貧求爲交州、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賤曰、放之溫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授之嶺外、竊用憚然、時竟不納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邑、交趾太守杜實別駕阮朗不從放之、以其沮衆、誅之、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卒于官、

藏書

逆賊

卷五十九

二十八

奸賊七

李林甫

林甫唐宗室時武惠妃有寵子壽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爲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庭夫人武三思女也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請力士以林甫代爲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氏撻語林甫使爲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卽拜黃門侍郎尋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始九齡錄文學進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會帝

藏書 奸賊 卷五十九

二十九

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持不可林甫爲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而善之由是疏薄九齡與裴耀卿俱罷而專任林甫相仙客初三相就位二相磨折趨而入獨林甫在中軒驚無少讓喜津津觀者竊言一鵬挾兩兔矣少選傳詔出耀卿九齡俱罷林甫嘻而笑曰尚左右丞相耶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冤之及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而帝意自屬忠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恐及禍乃陽善章堅堅太子妃兄也故使堅任要職欲覆其家以搖東宮及構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計黜太子杜良娣其父有隣與婿

柳勣不相中勣浮險欲助林甫乃上有隣愛事捕送詔獄

賜死逮引裴敦復李邕等皆林甫素忌惡者株連殺之太子又出良娣爲庶人得無事未幾林甫撻濟陽別駕魏林使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而斥忠嗣林甫又白帝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爾林甫一日從容言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力於宗社則莫若元子帝曰慶王往年獵爲豹傷面甚林甫對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之曰朕徐思之然太子以謹孝聞內外無恭言故飛語終不得入林甫性陰賊忍誅殺同

藏書 奸賊 卷五十九

三十一

時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殺楊慎矜張瓊等緣坐數百人相繼誅戮以王鉷吉溫羅希奭爲爪牙與大獄衣冠累息適之子雪嘗盛具召賓客畏林甫終無敢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欲排構大臣卽居之子岫爲將作監嘗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而涕曰大人居位久荆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奈何時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斥已卽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試問竟無一中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留才故事宰相皆元功出入騎從簡寡士庶不甚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

衆恐刺客竊發，出入駟騎，先驅百步，金吾爲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居重關複壁，落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帝或不朝，羣司百官悉走其門，左相陳希烈雖坐府，卒無一人謁者，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諫官無敢正言，補闕杜璉再上書言政事，卽斥爲下邳令，因以語動衆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君等獨不見立仗馬，平終日無聲，而飭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由是諫爭路絕，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掣制之。開元中，大臣若薛納、郭元振、張嘉貞、王俊、張說、蕭嵩等，皆自節度使入相天子。

藏書 封贈 卷五十九

三十一

林甫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卽說帝曰：「以陛下雄材，國家富強，而夷狄未滅者，繇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肯先身也，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傑，養馬，上長行陣，若陛下感而用之，夷狄不足圖矣。」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爲大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十四年不徙，卒稱兵，蕩覆天下。林甫爲之也。李適之既與林甫有隙，適之又領兵部尚書，林甫乃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尹蕭昊，昊使法曹吉溫鞠之，溫入院，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問，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兵部吏素聞吉溫慘酷，及引入，皆自誣服，頃刻

獄成，而囚無榜掠，適之遂得罪，後林甫求治獄吏於吳興，薦溫，林甫大喜，溫語人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又有羅希奭爲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遷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適之貶宜春，羅希奭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無數，牒至宜春，適之啣藥自殺，適之子雪迎父喪至東京，林甫使人誣告雪，亦杖死於河南，李邕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嘗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

盧杞

藏書 封贈 卷五十九

三十一

杞祖，懷慎也，父奕死，安祿山之難，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耻惡衣菲食，人咸謂有祖父風節，籍蔭爲遷虢州刺史，奏言號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命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請食之便。」帝曰：「守號而憂他州，宰相材也。」俄召爲御史中丞，論奏合帝意，踰年遷大夫，不閱旬，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炎與杞俱輔政，炎鄙杞才下，未半歲，杞譖罷炎，炎卒逐死，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會李希烈逼東都，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騎將，恃功驕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

名重海內，人所信服，上以爲然，卽令宣慰其軍，卒爲希烈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杞畏其復用，遣爲吐蕃會盟使，遂卒。于行，是時兵屯河南，財用日急，度支條軍所仰給，月費緡百餘萬，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者，貸其贏以濟軍，軍罷約取償于官，帝許之。長安爲閉肆，民心愁忿，贊術大窮，於是間架除陌之稅行矣。所謂間架錢者，其法屋三架爲間，上稅間二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籌入第室計之，隱不盡二架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所謂除陌錢者，公私貿易舊法，千錢筭二十，請加五十，主僧注所售，入其筭有司，其自相市爲私。

藏書 新編 卷五十九 三十一

籍自言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由是主僧得操其私以爲奸，其倡和造作，以召怨階亂，皆杞爲之。後帝出奉天，杞從上卒迫走出，百僚諸王鮮有知者。李懷光自河北還平奉天之難，杞懼其入朝，有所關說，諷帝詔懷光無朝京師，進屯便橋，乘銳破賊，以致懷光怏怏自疑，遂謀反。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譴沸，皆指目杞，帝不得已貶杞新州司馬，然尤念之，乃因興元赦令徙杞爲吉州長史。杞喜曰：上必復用我矣。貞元元年，詔拜杞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不肯草詔，乃改爲澧州別駕，遂死。澧州初尚父郭子儀有病，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卽屏去，隱几而待。

家人恠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之必笑，使得權吾族，無類矣。

秦檜湯思退附

秦檜，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二帝北遷，金以檜及孫傅、張叔夜、何鼎、司馬朴從至燕山，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撻懶攻山陽，檜遂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遼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入見拜禮部尚書。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朝士謂檜與梟傅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三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撻懶縱之，亦必質親屬，安得與王氏偕行？蓋檜在金庭首倡和議，故撻懶縱之使歸也。其通虜明甚。紹興元年，除參知政事。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發？檜曰：今非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九月，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檜風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並任，宜分內外。頤浩遂建都督府於鎮江，高宗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蠶之分職可也。二年，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檜罷。前一日，上謂直學士綦密禮曰：檜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若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乎？檜又言爲相數月，可以聳動天下，今未有也。密禮卽以上意載訓辭，檜

藏書 新編 卷五十九 三十一

告中外然後知上亦疑檜之姦矣五年上駐蹕平江復召檜赴行在用右相張浚薦也即日授檜樞密使會浚求去帝問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間帝曰然則用趙鼎故鼎復相浚遂謫永州始浚與甚相得浚先達力引鼎浚又嘗盛稱檜於鼎鼎曰此人得志吾人無所措手足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至是檜聞浚言深憾浚反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因以激怒鼎使擠浚也鼎素惡檜至是反信檜卒爲檜所傾云八年拜檜右僕射吏部侍郎晏敦復憂之曰姦人相矣金使來議和與王倫偕至檜與宰執共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願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既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決矣檜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羣臣預之鼎遂力求去出知紹興府鼎既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朝士以議和論不合者咸相繼去位矣檜方挾金人自重至是欲上行屈已之禮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時諸將所向奏捷而檜力主班師九月詔岳飛還行在楊沂中還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飛軍聞詔旗靡轍亂飛口

詈不能合於是淮寧蔡鄭復爲金人有檜盡收諸將兵詔給事中范同令諸將入對岳飛至入對曰如今文臣不受錢武臣不惜命欲了卽了耳檜領之於是世忠俊並爲樞密使飛爲副使三人累表辭謝檜與上約答詔視常期率遲留一二日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檜別下詔命三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自爲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統陞黜賞罰得專達之諸校喜于自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受元樞之制以出其部皆已散去導從盡是密院之人三帥始知兵柄見奪洪皓歸自金致金書室然寄問之語檜聞之深以爲憾令李文會論之皓

遺貶英州後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檜引問之曰你莫心風否全曰我不是心風舉朝上下都要去殺你人你獨不肯殺故我便要殺你自是檜出列大兵長挺以自衛自檜擅政屏塞人言故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陰私以取寵求媚中有一二恐觸忌諱只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至有請檜乘金根車置益國官屬并議九錫者檜聞之安然以太廟靈芝繪爲華旗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盡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筆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議議

卽捕治之、又陰結內侍及醫師、伺上動靜、郡國大事、只申臺省、主上不聞也、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不敢他語、惟盛稱秦檜勲業、明日檜入、忽問曰、昨日奏事甚久、執政皇恐曰、某惟誦太師勲德、語終卽退、實無他言、檜嘻笑曰、甚荷、蓋已啖言事官上章矣、執政甫歸閣、彈章副本已到、其枝刻如此、自其獨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柔佞、易制之徒、言官聽檜彈擊者、輒以政府與之、故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十二人、然甫入卽出、或閱月、或半年、卽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以金人敗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論、檜德之深也、朱子曰、秦檜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膝藏書 野賦 卷五十九 三十七

如何使得、高宗初見檜能擔當和議、遂以國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惡之人、檜引而用之、高宗亦無如之何、高宗所欲用之人、檜皆擯去之、舉朝無非檜之人、高宗更動不得了、

李生曰、使秦檜不死、高宗有寒心矣、使檜幸而永年、高宗不壽、檜不但欲受九錫已也、檜之所以竭力事金者、異他日如契丹立石、敬塘爲晉帝故事耳、其設心未嘗不欲安坐而享張邦昌劉豫之貴也、趙鼎諸人不學無術、不能知人相幾盡在其術中而不悟、悲夫、

湯思退、處州人、秦檜當國、惡直醜正、必不與已違異者、始久於用、時思退名位日進、檜病篤、招董德玄及思退至臥內、贈以黃金千兩、德玄慮其以我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期他死、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不受、檜金非檜黨也、信之、拜尚書左僕射、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挾詐傾邪、專附秦檜父子、乃罷、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孝宗召思退復相之、時金來索海泗唐鄧四郡、上不許、思退遽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許割棄四郡與金、復密令孫造諭金以重兵脅和、上聞有敵兵、命思退督江淮軍、思退辭不行、言者因極論思退急和、微備之罪、遂罷相、以憂悸死、藏書 野賦 卷五十九 終 三十八





西關下，遂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太子兵敗亡，不得，詔收后璽綬，后自殺。諸太子賓客皆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羣小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已被誹。伯奇放流，何者，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閹閹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釐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

載書

漢臣

卷六十

三

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唯陛下寬心慰意，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書奏，天子感悟太子之亡也，東至湖，滅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履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踞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乃下詔封李壽為刊侯。張富昌為題侯。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

載書

漢臣

卷六十

四

其書

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族。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戾太子既死，上乃立皇子弗陵為太子，而使霍光輔之。初，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居鉞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多過失，是歲鉞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智，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毋少，猶與父之後數日，帝譴責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廷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即賜死。頃之，帝閑居，試問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

### 太子勇

勇，小名眼，地伐，隋文帝篡位，立勇為太子。帝嘗謂羣臣曰：前代帝王溺於嬖幸，故時有廢立，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親兄弟也。勇解屬詞賦，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而多內寵，昭訓雲氏嬖幸，禮正於嫡，而妃元氏無寵，妃忽遇

心疾薨獨孤獻后意太子妃有他故於是頗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妾備員數而已唯與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而愈稱晉王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爲儉素接朝臣禮極卑聲名出太子遠甚臨還入內拜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曰臣性識愚下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每恐讒譖出於杼軸鴆毒遇於盃杓也后忿然曰覘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伊索得元家女本無病痛忽爾暴亡何因復于汝處祭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千秋萬歲後遺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許大苦痛也晉王知后意移因遺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素約

藏書

卷六十

五

藏書

卷六十

六

太子建成

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悵然愁苦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令我每還京師嚴備如入敵國我爲忠利不脫衣臥乃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楊素又鍛鍊以成其獄勇以故遂敗勇既廢爲庶人再拜謝曰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鑒誠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左右莫不憫嘿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爲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勇自以廢非其罪升樹叫呼欲聞于帝冀得引見楊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癲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後帝遇疾於仁壽宮廣入侍姦亂事聞帝抵牀曰枉廢我兒遣追勇未及暴崩太子不發喪僞救賜庶人死

今喻旨於楊素具言皇后此語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欲用以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其新婦亦可憐我有時遣婢去常與之同寢食豈如覘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酣宴耶我所以益憐阿麼者嘗恐暗地殺之素既知其如此卽盛言太子不才以激怒后后始有廢立之謀矣帝亦惑之遂疎忌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人候以伺察太子動靜又東宮衛人及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貨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以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謫過失日聞開皇二十年車駕至白仁壽宮御大興殿

帝來問疾，因謂秦王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之力。將定東宮，爾又亟讓，故成爾志。今太子之立，既多歷年，吾重奪之，觀爾兄弟終不相下，奈何？」武德九年，建成元吉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并爲書招之。敬德辭以告秦王。王曰：「公心如山，雖積金至斗，公終不移，相遺但受，且得以知其陰計，不然禍將及公矣。」既而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安臥不動，刺客不敢入而止。元吉又諧敬德於上前，上將殺敬德，賴秦王固請得免，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元吉遂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秦叔寶等偕行，仍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其軍。元吉既謀得秦王驍將精卒，因與太子計欲待秦王出餞昆明池，即使壯士拉殺之，而以王暴卒奏聞。長孫無忌等知之，乃勸秦王先事圖之。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太子，比聞護軍薛寶綽謂齊王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終主唐祀。』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矣。亂心無厭，何所不至？大王奈何？」狗匹夫之節，忘社稷之大計乎？秦王命卜之，幕寮張公瑾自外來，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已未，太白復經天，傳突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秦

藏書

魏

卷六十

七

藏書

魏

卷六十

本

王於是秦王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相負，今欲殺臣，以爲世充建德報讐，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乃俱入，趣玄武門，至臨湖殿，覺變，即跋馬東歸宮府。秦王大呼：『元吉張弓欲射秦王，再三不能發，於是秦王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士繼至，復射元吉墜馬，會秦王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絙，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秦王，敬德躍馬叱而射殺之，上聞之大驚，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事，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宿心也。』癸亥，立秦王爲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太宗立，追封建成爲息王，諡曰隱。

### 太子忠

忠，高宗長子，高宗始爲太子而忠生，王皇后無子，后以忠母微，立之，必親已，請於帝，得立爲太子。及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許敬宗希武后旨，上疏曰：『伏惟陛下，憲章千古，舍育萬邦，爰立聖慈，毋儀天下，既而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

自塗山是謂吾君之胤。胤聞胎教，宜展問豎之心，乃復爲孽。奪宗降居藩邸，是使前星匿彩，瑤嶽韜峯。臣以愚誠竊所未解，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昇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燭暉宜息，安可以茲傍統，叨據溫文。國有諍臣，孰逃其責。竊惟息姑克讓，可以思齊，劉彊守藩，宜遵往軌，追蹤太伯，不亦休哉。謹武延陵，故常美矣。寧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裳衣，使違方於震位，蠹爾黎庶，云誰繫心。垂裕後昆，將何稽美。忠於是降封梁王，麟德初，宦者王伏勝得罪於武后，敬宗乃誣忠，及上官儀與伏勝謀反，賜忠死。明年，太子弘表請收葬，許之。

藏書 綱臣 卷六十

九

太子弘 天生大賢

弘，武后長子也。顯慶元年，立爲太子，受春秋左氏於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喟而廢卷，曰：「聖人垂訓，曷謂書此？」瑜曰：「聖人作春秋，要使惡名不得滅於後世耳。」弘曰：「然所不忍聞也。」願讀他書。瑜拜曰：「里名勝母，曾參不入，殿下睿孝天性如此，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改受禮。」太子曰：「善。」太子聞蕭妃女義陽宣城二公主幽于掖廷，年已四十不得嫁，惻然爲之請於武后。后怒，卽以當上衛士配之。太子由是失愛。太子又請以同州沙苑分假貧民，帝

大悅。語侍臣曰：「弘，仁孝恭讓，未嘗有過也。而后將驕，已志怨弘，奏請數拂背。」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薨，聞者莫不痛之。

太子憲 本是大賢

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爲太子矣。而平王隆基有大功，未知所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先有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因涕泣固讓平王。睿宗乃許之。而復立平王爲太子。太子兄弟五人，俱先賜第于上都隆慶坊，號曰五王宅。至太子，又製爲長枕大衾，日與諸王臥起。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宮，而賜憲及薛王第於勝業坊，申岐二王於安興坊，二坊環列官側。玄宗於宮西南置樓，置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時登樓，聞諸王作樂，則召升樓，相與同榻而坐。或就而幸之，賦詩燕飲，賜與金帛，極歡而罷。諸王日朝側門，旣歸，卽具樂歡譙，或擊毬，或時闕，難馳逐，鷹犬所至上。輒遣使勞賜，相踵也。世謂天子友愛，古無有者。憲尤謹，畏不敢干政。上益信而重之。後申王等皆薨，唯憲獨存。上親待之愈厚。薨時年六十三。開元之十四年也。上以憲實讓天下，非大號不稱，追謚曰讓皇帝。

藏書 綱臣 卷六十

十

太子瑛

瑛玄宗太子也。初瑛母以倡進，得幸生瑛，及爲臨淄王，別以色選得幸。生鄂光二王，旣而武惠妃有寵，生壽王瑁，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及二王，以母失職，皆無寵。惠妃日夜伺太子短譚，爲醜語，泣訴于帝。帝怒，召宰相議廢之。中書令張九齡諫曰：「太子諸王，日受聖訓，陛下奈何一日欲棄三子乎？」帝默然。俄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數稱壽王美，以握妃意。二十五年，妃復構太子有異謀，妃因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盜，請介以入。」太子信之，妃因走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已具甲而來矣。」帝使人視之，果然，遽召宰相林甫議之，遂並廢爲庶人，尋遇害。故天下號三庶人。藏書太子親臣卷六十一

焉歲中，惠妃數見庶人爲祟，因大病，召巫祈請，改葬而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後，祟乃亡。

李卓吾曰：明皇待諸弟如此，其仁愛待諸子如此，其不仁何相悖也？嗚呼，讓皇帝於是爲不可及矣。非讓皇帝有太伯叔齊之賢，則明皇之視諸弟，不難於諸子矣。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一

二諸王宗室

梁孝王武

孝文二年，立武爲代王，後用賈誼策，徙王梁。景帝初，王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三年，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將軍，以距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掠，與漢中分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得賜天子旌旗，出稱警，入言蹕，從於天子，招致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迎梁王於闕下，旣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人，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說於帝，太

后議格孝王乃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  
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袁盎  
及他議臣十餘人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  
望於道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  
千石急梁相軫丘豹及內史安國皆泣諫王王乃令勝詭  
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  
后兄王信說天子無竟梁事帝怒稍解時太后以梁事不  
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等治梁事來還至霸昌  
乃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  
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上曰  
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  
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白太后曰梁  
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在幸臣羊勝之屬爲之耳謹已伏  
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  
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  
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  
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  
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  
益疎王不與同車輦矣後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  
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

月中病熱薨太后聞孝王死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  
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  
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  
說爲帝一餐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  
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 楚元王交

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  
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  
書各別去高祖卽帝位交與盧縮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  
語諸內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數別將漢六年旣廢楚  
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賈爲荆王交爲楚王元王旣至楚  
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  
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  
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高后時以  
元王子郢客爲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  
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爲夷王立四  
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卽位以  
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以子禮爲平陸侯富爲休侯等初  
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  
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還曰可以逝矣醴酒

不設王之意，意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自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休侯使人諫，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乃與毋太夫人奔京師。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吳。藏書 觀臣 卷六十一 四

王反，其相張敖、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饑，吳王走，戊自殺。軍遂降，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爲楚王。奉元王後，是爲文王。更封富爲紅侯，富子辟彊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卽位，大將軍霍光乃擇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爲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德字路叔，少脩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初爲

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侍御史以爲光望不受，女承指効德，誹謗詔獄，免爲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爲宗正，與立宣帝，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爲陽城侯。德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飲曰：「富民之怨也。」子向嗣德，尤好古博學。

河間王德

德，景帝子，立爲河間王，脩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王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謚曰獻。又曰：獻王入朝，問五策，輒對無窮。孝武帝艷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卽縱酒聽樂，因以終。

中山王勝

勝，景帝子，武帝初卽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多寃，錯之策，以諸侯連城數十，太彊數奏暴其過惡，而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磐石宗



也。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答服其臣，使證其君，多事以侵寃。建元三年，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樂，歡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回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宵見蟲蟊。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覆昧，泰山不見，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讒言之徒，蠱生道遠，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

藏書

魏書

卷六十一

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瓦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莖之親，鴻毛之重，羣臣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水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乃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爲人，樂酒好肉，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

何以稱爲藩臣

東平王蒼

蒼，光武子，封東平王，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爲人美鬚，額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卽位，拜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太平，宜脩禮樂。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南，蒼上書諫，帝覽奏，卽還宮。蒼在朝數載，上疏歸職，曰：「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止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懷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寂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賈逵爲之訓詁。肅宗卽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咨問。六年冬，蒼上疏求朝，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帝以

藏書

魏書

卷六十一

七

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實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帳舊典諸王女皆封鄉女乃獨封蒼五女爲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獨留蒼賜以秘書列傳圖道術秘方明年正月薨詔告中傳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自歌詩並集覽焉

### 楚王英

英光武帝子封楚王初馬援兄子壻王磐磐王氏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貴爲遊俠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善友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網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爲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輔愆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帝怒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真神人也秋八月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等始就國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

書及沙門以來於是中國始傳其書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十三年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廢英徙丹陽英自殺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英先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吏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陸續主簿梁鴻功曹史駟動傳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維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不變而偶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慈以寸爲度故也使之以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顏忠王平辭引隊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茂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如此帝言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虛引冀以自明帝曰

卽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挫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其爲此對曰臣獨爲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爲罪人訟冤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是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多冤藏書 魏臣 卷六十一

### 朱虛侯章

章齊悼惠王肥之次子也呂太后元年章入宿衛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諸呂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更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

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壽之笑曰願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章曰深耕耨種立苗欲壯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欲爲亂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來朱虛侯東牟侯從中與大臣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聞此計乃以其舅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以西平關中之亂呂產等聞之遣大將軍賴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留兵屯滎陽使人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齊王聞之屯兵西界待約旣而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盡誅諸呂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毋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昉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毋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爲長立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于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勅本教齊王反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

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執腕笑曰：「人謂魏勃與安期耳，何能爲乎？」乃罷勃。勃父初以善鼓琴見秦皇，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參無以自通。乃獨耳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爲物而司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欲以求見於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壹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爲內史。齊王旣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爲孝文帝。文帝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

張書

魏

卷六十一

十三

郡以王章與居，章與居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與居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興居，王自殺，國除。

### 吳王濞

初，高帝立其兄仲爲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守，棄國而歸。天子廢爲合陽侯，而封其子濞爲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布，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不可無壯士以鎮之，乃立濞於沛，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

狀有反相，然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招致天下亡命者，令鑄錢，東煮海水爲鹽，以故民無賦而國用饒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而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愠曰：「天下一宗，死長安，卽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病不朝。然驗問實不病也，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多，及後使人爲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之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誅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才，賞賜閭里，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不與。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景帝卽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祖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驕恣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

張書

魏

卷六十一

十三

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進禍大三  
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  
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  
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恐  
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  
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乃使說膠西王王許之遂發  
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楚趙亦皆反發兵而西齊  
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郎中令劫守王不得  
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  
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反書聞天子乃遣太尉條  
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  
將軍樂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條侯將乘  
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  
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  
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  
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  
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  
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使吳梁相敵  
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  
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

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  
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  
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奈  
何吳王卽不許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  
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  
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據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  
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  
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皆曰此年少摧鋒可耳安知  
大慮于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渡淮諸賓  
客皆得爲將校尉行間侯司馬獨尉丘不用周丘者下邳  
人亡命吳酈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  
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  
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  
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  
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  
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  
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  
已十餘萬遂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乃引兵歸下邳  
未至癰發背死吳王兵旣破敗走丹徒保東越東越給吳  
王出勞軍使人縱殺之盛其頭馳傳以聞楚王戊軍敗自

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王自焚。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亦自殺。齊北王以劫故不誅，七國兵以正月起，三月而破滅。

### 淮南王長

高帝八年，從東過趙，趙王張敖獻美人，幸有身，及貫高等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美人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美人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強爭，美人已生子，悲，即自殺。」吏奉美人子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

漢書 卷六十一

七

而葬其母，真定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美人子為淮南王，名曰長。王早失母，常附呂后，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肯抹，及孝文初即位，自以為寡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力扛鼎，乃自賁金椎往詣辟陽侯，椎殺之，馳詣闕下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戮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

諸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王得書不說，六年，令男予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千乘反谷口，令人使閭起匈奴事，覺治之，乃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敖與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乃遣長載以輦車，令縣次傳，哀益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王亦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乃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哀益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益曰：『淮南王已不可奈何矣。』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饒侍者皆棄市。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民有作歌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豈以為我貪淮南地邪？』乃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一，以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

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由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王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辨博善為文辭，甚尊

藏書 觀臣 卷六十一

十九

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太子欲遂發兵，計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公卿言淮南王安雍閑，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當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亦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人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復有謀。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復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甚耻之。諸使者道長安來，為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以為妄言，非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時諸侯皆得分子為侯。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陰結交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管建，建具知太子之謀。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初王銳欲發謀，使人為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聞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

藏書 觀臣 卷六十一

十九



因捕太子王后、圖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有司請逮捕衛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而使宗正以符節治王、聖王安自殺、國除爲九江郡。

晉八王 附齊王攸

司馬亮懿第四子也。武帝踐祚、封汝南郡王、爲侍中、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武帝寢疾、爲楊駿所排、令出鎮許昌。亮未發、而帝復有詔、留亮、楊駿聞之、從中書監索詔、收之。帝崩、駿欲討亮、亮懼、夜馳赴許昌、得免。及駿誅、以亮爲太宰。

藏書 觀唐 卷六十一

王

與太保衛瓘共掌朝政。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欲奪其兵權。瑋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欲廢立、遂害之。司馬瑋武帝第五子也。既矯詔殺亮、瓘等、或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瑋。司馬倫懿第九子也。拜車騎將軍、深交賈郭、諂事中官、大爲賈后所親信。愍懷太子廢、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傷太子無罪、與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乃說倫、使人孫秀曰、中官無道、與賈謐等共廢太子、而公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

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合先謀之。秀許諾、言於倫。倫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慧、乃更說倫曰、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若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既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讐可也。秀因微泄其謀、使謐聞之。倫秀因勸謐等害太子、以絕衆望。於是太子遂遇害。倫秀等乃矯詔、敕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矣。遂廢賈后、爲廢人、而收捕賈謐等。執張華、裴頠等於殿廷、皆殺之。倫自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孫秀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百官總已以聽於倫。倫素庸下、至是復受制於秀。秀又矯詔、使使持節奉皇帝璽綬、禪位於倫。遣惠

藏書 觀唐 卷六十一

王

帝出居金墉城。倫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於是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穎、並擁彊兵、各據一方、起兵討倫。遂斬孫秀、而賜倫死。司馬問、獻王徽之子也。趙王倫時、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出鎮許昌。及惠帝反正、冏誅討賊黨既畢、天子就拜冏大司馬、加九錫。冏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朝廷側目。張翰、顧榮皆處及禍。翰卽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被徙爲中書侍郎。冏主簿王豹致賤於冏曰、伏思元康已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善終者。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覆車之軌、欲冀長存、不亦難乎。今河間、樹根

於關右成都盤桓於魏都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各以方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拔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據于蒺藜冀此求安未見其可也於是長沙王又發兵攻冏矣又武帝第六子也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又率國兵應之及河間王頤將誅冏傳檄以又爲內主又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轆露乘馳赴宮開諸門奉天子與冏相攻起火燒冏府連戰三日冏敗斬之頤本以又弱冏疆冀又爲冏所擒然後以又爲辭宣告四方共討冏因廢帝而立成都王已爲宰相既而又殺冏其計不果乃遂與頤同犯京都詔以又爲大都督距頤連戰自八月至十月又前後破頤軍斬獲六七萬人戰又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又送金墉城殿中左右恨又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頤越懼難作遂收又至營炙而殺之又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垂涕焉司馬頤武帝第十六子也封成王鎮鄴城趙王倫之篡也頤發兵應冏及頤誅倫冏率衆入洛專擅威權頤入見天子即辭出頤形美神昏委事盧志故得成其美及冏敗頤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頤恃功驕

奢百度弛廢甚於冏時頤方恣其所欲而憚長沙王又在內遂與河間王頤表檄又使就第而與頤將張方率兵伐京師又被執頤復旋鎮鄴永興初左衛將軍陳珍及長沙故將上官已等奉大駕討頤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五萬次于蕩陰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焉左右皆奔散天子棄于橐中超乃奉帝至鄴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廐公騰起兵襲鄴頤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走洛河間王頤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挾帝擁頤及豫章王并盧志等歸于長安頤遂爲長史劉輿所害頤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論者稱之司馬頤懿弟季之孫也九年伐梁王彤鎮關中齊王冏亂朝頤詭稱受客詔檄長沙王又討冏及冏敗頤潛圖害又使張方爲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又死詔以頤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及張方將兵逼帝至長安頤選置百官自作威權東海王越又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頤於是乘單馬逃入太白山中而越軍入長安大駕遂旋矣馬瞻等迎頤復知軍事永嘉初詔以頤爲司徒頤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雍谷車上拒殺頤并其二子頤遂亡司馬越懿弟泰之次子也討楊駿有功封東海王帝至長安以越爲太傅與太宰頤夾輔朝政讓不受大駕反洛陽越以太傅錄尚

書事大失衆望懷帝卽位復委政於越越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以自効越遂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王公卿士莫不隨從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攜貳上下崩離禍結纍深遂以憂死石勒追及於苦縣命焚越屍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仇一時數十萬衆勒皆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彌弟瑋焚其餘衆并食之由是天下皆歸罪於越焉

齊王攸文帝昭子攸德望日隆侍中荀勗馮統及尚書令楊琰皆惡之統言于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

藏書 魏臣 卷六十一

主

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乃詔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征東大將軍王渾卽上書以爲攸至親盛德宜贊皇朝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惠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等皆切諫博士庾粲等七人皆表乞留王果如勗所讒料矣帝遂大怒收粲等付廷尉攸陛辭數日嘔血死帝初愛攸爲荀馮等所構故出之及死帝哀慟不已馮統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麀殞社稷之福也帝收淚而止卓吾曰天道好還司馬懿之爲子孫謀智耶愚耶蓋真愚而真不智者也

### 劉義康

義康宋高祖子也文帝元嘉初遷侍中專執朝權時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善湛之人也景仁寔引之湛旣至以景仁居前頗生猜隙然知帝信仗景仁未可搖奪乃委心義康欲因其力以傾景仁及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卽家爲府湛憤怒日使義康毀景仁於帝前景仁因對所親歎曰引之令人便噓人可如何乃稱疾解職而累疏不許湛議遣人劫殺景仁于外雖帝實知亦終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有此卽遣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得附近官禁故湛謀不行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

藏書 魏臣 卷六十一

主

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盛有才氣劉湛義康謂官車若晏駕道濟恐不復可制一日因帝疾乞召道濟入朝旣至留之累月將遣還會帝疾篤義康遂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皆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矣義康旣專總朝權四方獻饋皆上是上品帝嘗冬月噉柑不佳義康遣人東府取柑果大供御者三寸許湛倚義康之重見上亦遂無人臣禮湛善談論敏致銓理令人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卽解駕不夕不出及是驅扇義康上意雖離而接遇猶如初也上嘗私謂

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官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會湛遭母憂上以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收湛付廷尉并誅其黨而遣人告義康以湛等罪狀遂詔義康出鎮豫章初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影迹周密莫有窺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不曉其意其夜上出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皆上與景仁定議也及殷景仁卒上以始興王濬爲楊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曄有俊才而薄情淺行甚爲士流所鄙性又躁競自以才用不盡快快不樂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趣異常請出爲廣州刺史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爲也初魯國孔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賊獲罪義康爲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謂天文圖讖上必以骨肉相殘非道晏駕江州應出天子而范曄志意不滿可與同謀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熙先傾身事之令引與曄相見熙先家饒於財與曄博故爲拙輸財曄既貪又愛熙先文采因與熙先情好款洽熙先說曄曰大將軍英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

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異已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歸諸吾子何如曄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賢人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有過於兩臣譏夫側目爲日久矣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彼豈父兄之讐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可爲寒心豈書籍遠事也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苞舉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夾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耻之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曄累經義康府佐謝綜及父述皆爲義康所厚遂成謀帝之燕武帳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目曄曄不敢仰視俄而座散驍騎將軍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遣使詰問曄曄猶隱拒熙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曄

所造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極擗邪明日送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欬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能不作賊耶由是義康并曄綜熙先及其黨與皆伏誅收藉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而母居止單陋其爲人如此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一終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一

王人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二

三外戚

史丹

史丹字仲魯國人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爲衛太子良姊產悼皇考皇考者宣帝父也宣帝卽位恭已死子高侍中丹以父高任爲中庶子元帝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子定陶恭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病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噴銅丸以撻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才丹進曰凡所謂木斂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旣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於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切戒屬無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

王商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侯。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爲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爲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元帝崩，成帝卽位，甚敬重商，徙爲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議論不能平，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

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爲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商爲人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此真漢相矣！」王鳳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閤門內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會日有蝕之，大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

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顯權蔽主，鳳竟以法誅章。

### 傅喜

傅喜字稚游，京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爲太子，成帝選喜爲太子庶子。哀帝初卽位，以喜爲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爲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還，衆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而女爲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而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還，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衛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

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興廢也上亦自重之乃從師丹爲大司空而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傳驕奢嫉喜恭儉傳太后又求稱尊號欲與成帝母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正議傳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日遂策免喜就國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卽位王莽用事白王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忤性端慤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以故斥逐就國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而孤立憂懼乃復就國以壽終

卷六十二

陰興

陰興光烈皇后母弟也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九年遷侍中時光烈后爲貴人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故興曰大兄外戚之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聘睨公主富貴有極人當知足故不願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十九年帝召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恐虧損聖德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

聽之二十三年卒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及興疾病帝親問以政事及羣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敕見幸

樊儵

樊儵字長魚父宏光武之舅也宏素謹約儵有父風建武中禁網尚濶諸王各招引賓客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獨得免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

卷六十二

五

事竟儵奏請誅荆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臣等以荆屬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之矣帝嘆息良久儵亦以此知名其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惟一子奈何棄之于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諸子並得不坐



梁冀

冀梁商之子也。初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陽加元年，女立爲皇后，妹爲貴人，以商爲大將軍。商因稱疾不起。商卒，子冀嗣。冀爲人，鵠肩，豺目，洞精矚眦，口吟舌語，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馳馬闖鷄。父商所親客呂放顏與商言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卽遣人於道刺殺放。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周舉等分行州郡，索貪污，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及其弟河南尹不疑貪叨縱恣，枉害忠良等十五事。書奏，京師震竦。及帝

藏書 觀臣 卷六十二

六

崩，冲帝始在襁褓，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而惡之，遂鸞殺帝而立桓帝。并殺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懼焉。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封不疑爲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襲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並前所襲合三萬戶。遂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噉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以爲媚惑。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又封不疑子馬爲潁陽侯，胤子桃爲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

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復五十七人。冀在職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天子拱手而已，不得有所親預。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陳災異，日蝕之變，咎在於冀。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成謀，誅冀。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快哉。

竇武 附胡騰

竇武少以經行著稱，嘗教授於大澤中，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立爲皇后。武封槐里侯。

藏書 觀臣

卷六十二

七

帝崩無嗣，武立解濟亭侯宏是爲靈帝。帝拜武爲大將軍，居禁中，更封武諸子侄皆爲侯。及侍中步兵校尉等，涿郡盧植說武曰：「足下建立聖主，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夫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立，何功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武既輔政，太傅陳蕃以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遂與武共定計策。會五月日蝕，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况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蝕，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白太后，太

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八月。太白出西方。武乃用劉瑜計。奏免黃門令魏虔。而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長樂尚書鄭廙。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聽。令冰考廙。辭連及曹節。王甫。冰卽奏收曹節等。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盡見族滅邪。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張亮等十七人。唾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守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山冰。出鄭廙。還共劫太后。奪璽書。令捕收武等。武自殺。梟首洛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徙武家屬於日南。遷太后于雲臺。并殺陳蕃。當是時。匈豎得志。士大夫皆喪氣。武府掾胡騰獨殞飲武焉。武孫輔年二歲。節等捕之急。胡騰逃。輔于零陵界自謂已子而爲之聘娶。初武母產武時。并產一蛇。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結屈。頃而後去。騰字子升。桓帝之巡狩南陽也。以騰爲護駕從事。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卽爲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

比司隸校尉。臣自從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妄干。騰以此顯名。黨錮解。官至尚書。

### 楊駿

楊駿。華陰人。以武帝后父。超居重任。武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畱心萬機。惟耽酒色。始龍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弟兆。濟。勢傾天下。故時人號爲三楊。及帝疾篤。未有顧命。朝臣惶惑。而駿盡斥羣公親侍。改易公卿。樹已心腹。會帝小間。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從中書借詔觀之。便藏匿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便詔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遺詔。以駿爲太尉。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衆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兆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廙劾以呈。帝親視之。而無言。自是二日遂崩。駿遂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官出辭。亦不下殿。馮翊太守孫楚說之曰。公以外戚。握大權。輔弱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謙順之道。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其衆。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屢以正言犯駿。兆。濟爲之寒心。欽曰。

楊文長雖聞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逐我我得疎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黃門董猛始在東宮嘗給事賈后乃與李肇孟觀及楚王瑋等謀討駿於是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當當哉

### 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太宗長孫皇后兄也素從秦王征討有功及太子建成毒秦王房玄齡謂無忌曰禍隙已萌敗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遺細行周公所以紂管蔡也遂俱入白請秦王先事誅之王未許無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濟哲

藏書 魏臣 卷六十二

文明爲子孝爲君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濟井弗出得爲孝乎塗廩弗下得爲仁乎王未決而事益急乃遣無忌陰召房玄齡杜如晦定計無忌遂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等共討難平之秦王爲太子授左庶子卽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無忌皇后兄又少相友善倚日厚進尚書右僕射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元勳封一子郡公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無忌固辭又因高士廉口陳至誠以外戚位三公恐議者謂天子私后家帝曰朕任官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敢棄夫緣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

豈不得以其無文武兩器故相之耳帝思所與共艱難者賴無忌故作威鳳賦以賜之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無忌玄齡李勣曰我三子一第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卽投牀取佩刀自向無忌等大驚爭抱持奪刀以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者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帝顧王曰舅許汝矣於是遂以無忌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臥內帝引手捫無忌顧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太子卽位是爲高宗進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省時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無忌固諍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無忌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又詣其家許敬宗亦數勸之無忌皆厲色峻拒帝後召無忌遂良及于志寧極言此事無忌已數諫帝卽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帝不聽故后既立遂深銜無忌等洛陽人李奉節揣后指上無忌變事乃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楊州都督一品俸置黔州後數月詔覆按反獄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卽黔州暴訊無忌投縲卒期親皆謫徙初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帝亦宥禮老臣拱已以聽既二后廢立計不合茲臣陰圖卒以屠覆自是

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中追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文  
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史至太尉無忌事未嘗不廢卷  
而嘆其以裔孫鈞爲荷氏令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二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二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三

四后妃

東漢馬氏賢明之后

明德馬后伏波將軍小女也初援爲梁松竇固等所譖毀  
家大失勢數爲權貴侵侮太夫人於是求進女掖庭以自  
庇女時年十三得選入太子宫顯宗卽位立爲后時后前  
母姊女賈氏亦已選入生肅宗矣帝以后無子命養之曰  
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過  
於所生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  
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䟽粗反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三  
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帝  
幸濯龍宮並召諸才人下邳王以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  
笑曰是家不好樂雖來無歡也帝崩肅宗卽位尊爲皇太  
后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  
皆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吾以  
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  
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  
陽諸國今有司奈何以馬氏比陰氏乎固不許帝省詔悲  
嘆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  
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

思。今。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祝。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飲。食。則。蒙。御。府。之。賜。斯。豈。不。足。而。必。欲。得。一。縣。與。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晝。夜。不。安。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奉。奉。乎。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爲。言。兄。廖。等。卽。時。減。削。其。外。親。有。讎。素。行。義。者。輒。假。借。溫。言。賞。之。以。祿。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寥。防。光。爲。列。侯。太。后。聞。之。以。爲。恨。因。遣。退。位。歸。第。焉。

漢成帝班氏賢明使仔

班使仔成帝初卽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使仔成帝游於後庭嘗欲與使仔同輦載使仔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使仔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使仔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使仔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衛所謂衛使仔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班使仔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

許皇后班使仔挾媚道呪詛後宮晉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使仔使仔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喜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使仔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使仔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至成帝崩使仔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唐太宗長孫氏賢明之后

后父晟隋左驍衛將軍也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喜觀書後庭有被罪者帝怒后亦怒請絕治如法俟意稍解乃徐爲開譬以故多所全宥后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帝以佐命元功欲引無忌輔政后固謂不可異母兄安業素無行父喪逐后與無忌居外及后貴擢爲衛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請曰安業罪應死然向遇妾不以慈人戶知之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乎安業遂得減長流越雋及大漸與帝決時房玄齡小謫就第后曰玄齡久事陛下預奇計非大故願勿置也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爲論斥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後此謂闢本源

恤末事及崩帝爲之慟謚曰文德聖昭陵

宋仁宗曹氏賢聖之后

后曹武惠王彬之孫女也明道二年郭后廢詔聘入宮爲皇后慶曆八年衛卒作亂夜越屋叩寢殿門帝聞變遽起欲出后閉閣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聲微帝所宦者以乳嫗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火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以賜之曰明日待賞以此爲驗故人爭盡力賊遂擒滅時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拊鞠之定立爲嗣及帝夜暴疾崩后悉歛諸門

鑑書 卷本十三

四

鑰實於前召皇子入及明英宗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神宗立尊后爲太皇太后神宗極致誠孝或退朝稍晚后必自至屏展候矚舊制外家子毋入謁者后春秋高后第僧年亦老帝數請令僧入見后輒不許他日帝復爲請因僧偕同詣后閣少焉帝起欲令僧得獨侍語后遽起曰此非汝所得留也趣遣出元豐二年疾甚帝視疾寢門衣不解帶者旬日帝推恩曹氏拜中書令進官者四十餘人初帝有意于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于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

靈所係未易言也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蘇軾詩得罪下御史獄后遽豫時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讐人欲中傷之乎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寬濫致傷和氣宜熟察之軾由此得免后崩年六十四謚曰慈聖光獻

宋英宗高氏仁聖之后

后高繼勳孫女高瓊之曾孫女也旣成昏濮邸生神宗皇帝岐王顥嘉王顒及壽康公主神宗立尊后爲皇太后元豐八年神宗不豫宰相王珪等入問疾乞立延安郡王爲

鑑書 卷本十三

五

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領之珪等見太后簾下太后泣撫太子曰兒甚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一時去左右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矣乃令太子出簾見珪等珪等再拜賀初岐嘉二王日間起居至是太后令毋得輒入哲宗嗣位尊太后爲太皇太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已散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規卒止禁庭工技廢道洛司出近侍尤亡狀者寬民間保戶馬又起文彥博彥博時已老太后遣使勞之於途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

矣。光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哉！光公著至，並命爲相。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契丹主開之，戒其臣下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慎勿生事，開邊釁也。」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時宋用臣等被斥，復祈神宗，乳媪入言之。太后太后見而問曰：「汝來何爲？」汝欲爲用臣等游說乎？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恩乎？若爾，吾先斬汝矣。媼大懼，自是內降遂絕。力行故事，抑絕外家人，以爲女中堯舜，真不誣矣。元祐八年崩，年六十二。

### 宋哲宗孟氏慈聖之后

元祐七年，后正位中宮，宣仁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久之，劉婕妤有寵於帝。紹聖三年，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諸嬪御皆立侍。劉獨背立簾下，及冬至，會朝，欽聖向太后於隆祐宮，后御坐，朱髥金飾，婕妤於制不得坐，有愠色。從者知之，爲易坐，與婕妤坐，衆弗能平。因皇太后出，后起立，劉亦起，尋復坐，則或已撤。婕妤坐矣，婕妤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監爲誣，后禱祠事聞，上因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而立劉賢妃爲后。元符末，欽聖太后詔復后位，即日還內號。元祐皇后以別劉氏，元符皇后故也。崇寧初，蔡京當國，再廢后，詔依紹聖詔，復居瑤華宮。靖康初，瑤華宮火。

藏書 觀臣 卷六十三

六

藏書 觀臣 卷六十三

七

徙居延寧宮。延寧又火，乃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及京城陷，六宮有位號者皆北去，后以廢故獨留。后聞康王在濟，遣尚書左右丞馮澥、李回迎王，即帝位。帝遂尊后爲隆祐太后。及太后至杭州，踰年，苗傅與劉正彥作亂，請太后聽政。太后泣諭之曰：「自蔡京王黼更法度，童貫起邊事，以致國家禍亂，今皇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然皆已逐去矣。傅等必欲立皇太子，太后曰：「今強敵在外，我以婦人抱三歲小兒聽政，將何以令天下？傅等不從。帝聞事急，遂下詔禪位，而請太后垂簾同聽政。朱勝非密奏令臣僚得獨對論機事，仍日引傅黨一人上殿，以釋其疑。太后從之，每見傅等，曲加慰撫。傅等皆喜，韓世忠妻梁氏在傅軍中，勝非以計脫之，令得入見太后。太后勉之，梁氏遂馳入世忠軍。宣太后意旨，世忠等遂引兵至，逆黨潰敗，主上復辟。太后撤簾，世忠之功，勝非之謀也。是日上皇太后尊號。太后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改，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迺更修神宗、哲宗實錄。紹興五年崩，年五十九。初，后受冊之日，宣仁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漢高祖呂氏妬虐謀篡之后



高祖微時，好相人。呂公者，見而異之，故以女妻高祖。是為呂后，而生惠帝。及魯元公主，及高祖為漢王，立惠帝為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而幸之，又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己，嘗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賴公卿大臣爭及用留侯策，故太子得無易。高祖崩，惠帝立。呂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今春戚夫人春且歌曰：「子為王，毋為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乃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掖，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瘡藥，使居鞠獄中，名曰「人彘」。居數月，乃召惠帝觀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而哭不悲，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

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悅，其哭乃哀。乃立孝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元年四月，太后風大臣請王諸呂，遂立諸呂為王。初，張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乃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帝。立四年，乃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乃幽之永巷，托言病甚，遂以幽死。而更立恒山王弘為皇帝。七年，以梁王呂產為相國。趙王祿為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為瑯琊王，澤妻呂嬖女也。八年，皇太后崩，初太后病困，以呂祿居北軍，呂產居南軍。戒曰：「高帝與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恐其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及太后崩，祿產頗兵秉政，謀作亂。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告兄齊王，遂發兵。又詐瑯琊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書，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

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元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計猶豫未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嬃嬃怒曰汝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爲他人守也八月平陽侯留見相國產計事聞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見產具說齊楚合從狀卽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勃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說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日晡時遂擊產產

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鬪者逐產殺之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軍章因節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答殺呂嬃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大臣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

### 漢成帝趙氏飛燕并女弟

飛燕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王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亦召入俱爲婕妤貴傾後宮時有披香博士淳方成在側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既貴許后班婕妤皆失寵於是飛燕諸告許后班婕妤掖媚道祝詛上上乃廢許后而立趙婕妤爲后飛燕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官奴多子者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爲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因泣下悽惻帝信之後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以示不信由是公爲淫恣無敢復言者矣姊弟顯寵十年卒皆無子成帝崩帝素強無疾病民間歸罪趙昭儀昭儀自殺時昭儀亦自知罪惡大姊弟無子而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飲藥傷墮者無數咸謂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

當伏天誅無疑也。而皇后尚在小君之位，於是并廢皇后為庶人。即日自殺。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人。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官門銅鑲也。卓吾曰：「昭儀虐害甚矣，不書何成？」帝聽之，也使不聽終不敢以後，但不書皆罪坐夫主。

漢章帝竇氏妬虐之后 附竇憲鄭眾

章德竇后，竇融曾孫女也。以選入掖庭為皇后。後宮宋貴人生太子慶后，無子，因誣宋貴人挾邪媚道，令自殺。而廢慶為清河王。梁貴人者，梁竦之女也。生和帝，后養為己子。藏書 觀臣 卷六十三 可以見章帝之土偶矣欲專名外家，而忌梁氏，乃作飛書以陷竦。竦坐誅，貴人姊妹以憂卒。及帝崩，和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后兄憲第篤景璜並顯貴，擅威權。永和四年，誅憲等。九年，而太后崩。初，憲恃官掖聲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令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恩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乃得解。永和初，謁者韓紆嘗考劾其

父勲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冢。齊殤王子都鄧侯暢來弔，國憂得幸。太后憲懼見幸，分已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罪。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虜眾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鞬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降者前後二十餘萬。憲乘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憲遂將兵出鎮涼州，以侍中鄧疊藏書 觀臣 卷六十三 十三行征西將軍，事為副。憲以北虜微弱，欲遂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种、司馬任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憲遂平匈奴，以耿种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鄧騫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懼，望風承旨。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並出入禁中，舉又得幸太后，遂共圖為不軌。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眾定議誅憲。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憲并班賜單吏及憲至，乃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璜璜

舉等誅之。憲及篤景瓌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鄭衆爲人謹敏有心機。永平中給事太子家。肅宗卽位遷中常侍。和帝初竇太后秉政。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憲。而衆一心王室不事阿黨。帝親信焉。及誅憲兄弟以功遷大長秋。衆每辭多受火。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始矣。

賈氏諱南風賈充之女也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瓊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

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于帝，荀勗荀勗又並勸帝，乃拜爲太子妃。帝嘗疑太子不慧，朝臣和嶠等多以爲言。尚書令衛瓘每欲陳啟而未敢發。會宴陵雲臺，瓘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啟，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而妃性又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矣。荀勗等又深救之，復得不廢。惠帝卽位，賈氏立爲后，后自是暴戾日甚，遂與太醫令程璜等亂。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旣給廩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之。盜尉嫌而辨之，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

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簾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簾箱忽見樓閣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既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痣兒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氏慙笑而去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賈氏愛之故得全賈氏遂詐爲有身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以諒闇所生故勿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南風其諱沁門太子字也賈氏專制天下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

太子舍人成濟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濟遂抽戈犯謁无  
又勸昭立炎而置齊王攸故攸卒不得其死其自絕祀無  
足怪也結婚帝室以淫女滅晉天道好還可笑也夫

隋文帝獨孤氏妬忌之后

后年十四歸堅及堅篡位立爲后時突厥與中國交市有  
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當  
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賜有功者文帝  
聞之甚寵憚后每臨朝后輒與帝方輦而進至閣乃止候  
帝退朝仍與同反宴寢相顧欣然后姑子都督崔長仁犯  
法當斬文帝以后故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得顧私長仁

藏書

魏臣

卷六十三

七

竟坐死雅好讀書識達今古凡言事皆與帝意合故宮中  
稱二聖焉然性妬忌後宮莫敢進御者尉遲迥女孫有美  
色帝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陰殺之帝大怒單騎  
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三十餘里高頴楊素等追及叩  
馬以請帝太息曰吾貴爲天子而不得自由如此高頴對  
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乎帝意少解駐馬良久乃  
還后伏候於閣門內及帝至流涕拜謝頴素等又和解之  
上乃置酒極歡而罷后自此意頗折矣初后以高頴是其  
文容甚見親禮至是聞頴謂已爲一婦人因銜恨頴又以  
頴夫人死而其妾生男益不善之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

孕者皆勸帝斥去之時太子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  
雲氏害妃寵因是諷帝黜高頴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  
妬忌之謀也仁壽二年后崩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  
人蔡氏俱有寵帝疾篤謂侍者曰使后在吾不及此矣宣

華夫人陳氏陳宣帝女也性聰慧笑姿貌及帝寢疾於仁  
壽宮夫人與太子廣同侍疾平旦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  
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之夫人泣以實  
對帝悲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獨孤后誤我因呼兵部尚書  
柳述黃門侍郎元巖曰呼我兒來述等呼太子帝曰勇也  
述巖出閣爲敕書訖以示左僕射楊素素以白太子太子

藏書

魏臣

卷六十三

七

遣張衡入侍寢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就別室俄  
而聞上遂崩未發喪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哺後  
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事以賜夫人夫人  
惶懼以爲鴆毒未敢發也使者促之乃發見令中有同心  
結數枚諸宮人喜曰得免死矣陳氏悲而却坐諸宮人共  
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廣卽帝位夫人出居仙都  
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廣深悼之爲製神傷賦

唐太宗才人武氏

初文德皇后崩太宗聞武士獲女美召入以爲才人  
時年方十四母泣與之訣才人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泣

也。及見賜號武媚，高宗爲太子時，人侍悅之。太宗崩，高宗卽位，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貴幸，它日高宗過佛廬，才人爲尼，才人拜見高宗而泣，高宗憐之，王后廉知之，卽引內後宮，欲以撓蕭妃之寵，才人甚有權數，始下辭降體事。王后后喜之，數稱譽於帝，故得立進爲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寢不欲爲后下矣。王后性簡亢，又不能曲事上下，武氏伺后所薄，必款結之，得賜予，必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及武氏生女，后就視之，因顧弄而去。武氏潛斃女兒于衾下，伺帝至，陽爲歡言及發衾視兒死矣，卽佯驚問左右，皆曰：「后來武氏隨復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兒，往與蕭妃譏媚，今又爾耶？」武氏遂誣后與母厭勝蠱上，帝挾前憾，實其言，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及來濟瀕死，固爭，帝猶豫未決，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陰佐武氏以偏言動帝意，而相與表請昭儀爲后矣。帝意決，遂下詔廢后，囚之宮中，家屬盡流嶺南。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爲皇后，命羣臣及四夷酋長朝后，肅儀門內外，命婦入謁朝。皇后自此始，帝後復念后與妃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竄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禁錮，安得尊稱？」因流淚嗚咽。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死更。」

生乞暑此爲回心院，帝曰：「朕卽有處，武后知之，促詔杖一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醢。」中曰：「令二姬骨醉數日死，殊其尸。」王后初奉詔，再拜泣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良娣獨罵武氏狐媚翻覆，我後爲貓，當使武氏爲鼠，扼其喉。武后聞之，詔六宮毋畜貓，后又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乃徙蓬萊宮，仍復見厲，故后多駐東都焉。后城寓深阻，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已故，披公議立之，已得志，卽盜威福，施施無憚，忌帝亦憚昏，莫能鉗勒，稍積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入禁中爲蠱祝，帝怒，召上官儀趣草詔廢后，左右馳以告，后遽從帝所自訴，詔草猶在帝羞縮，不能辭，乃曰：「上官儀教我后，遂誣許敬宗構儀殺之，初元舅長孫無忌及大臣褚遂良等怫肯不閱歲相繼屠戮，至是誅儀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來朝，及四方章奏咸稱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帝晚益病，風天下事一付后，后因令學士密裁可奏，議以分宰相權，故時人謂爲北門學士。上元元年進號天后，天后遂廢太子忠立子弘爲太子，已又酖殺弘而立雍王賢，已又廢太子賢爲庶人，幽於別所，而立子哲是爲中宗，高宗崩，中宗卽位，侍中裴炎等受遺輔政，光宅元年，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而受乳媼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可，中宗怒曰：「我意。」

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中  
宗爲廬陵王更立豫王爲皇帝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  
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  
至逼賢自殺而遷廬陵王於房州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  
色改東都爲神都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於  
是諸武擅權誅殺唐宗室子孫天下憤怨李勣孫敬業坐  
貶客楊州失職失望遂謀起兵以匡復廬陵王爲詞傳  
檄州縣其略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克  
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  
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殺姊

藏書 魏臣 卷六十三

壬

屠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  
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  
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  
家之天下太后見檄而問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  
過也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將軍李孝逸將兵  
三十萬往擊破之斬敬業而夷其黨后任武承嗣請立武  
氏七廟炎以呂氏事諫諍不可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  
今追崇先世存亡迹異安得同哉承嗣又諷太后盡誅韓  
王魯王等以絕宗室之望炎復固爭后愈怒炎乃謀乘太  
后出游龍門欲以兵執之使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

而止及敬業兵興父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辭  
今若復子明辟賊當不討自解后怒乃捕炎送詔獄鳳閣  
侍郎胡元範及納言劉齊賢諫曰炎社稷臣悉心事上天  
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  
反卿輩不反遂斬炎時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亦密表  
爲炎中理太后亦遣裴紹業卽軍中斬之他日召羣臣  
廷數之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  
與也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棄羣臣以社稷爲託不敢  
愛身而知愛人今爲戎首者皆將相大臣何見負之遽乎  
且受遺老臣仇戾難制有若裴炎乎世將種能合亡命有

藏書 魏臣 卷六十三

壬

若徐敬業乎宿將善戰有若程務挺乎彼皆人豪朕能戮  
之公等才能過彼則益爲之不然謹以事朕無自悔也垂  
拱元年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圖已又自以久專國  
事宗室大臣多怨望不服非大誅殺無以示威乃盛開告  
密有告密者供馬給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  
無實者一切不問又畏天下有謀反逆者詔許上變在所  
給輕傳供五品食以至京師凡言變者吏皆不得呵詰故  
上變者徧天下人人屏息無敢私議有胡人索元禮因告  
密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案制獄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  
人后又數召見賞賜之以張其權於是周興來俊臣侯思



止王弘義之徒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矣  
俊臣與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篇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  
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酷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  
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  
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極或使  
跪捧枷累斃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  
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繩其首或以醋灌鼻或  
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於是詔毀乾元  
殿爲明堂以浮屠薛懷義爲使督作懷義佯狂洛陽市千  
金公主嬖之上言可入侍太后召與私悅之遂使視髮爲  
藏書 魏臣 宋六十三 三

浮屠時柄去王室大臣重將皆撓不得逞宗室孤外無寄  
足地於是武后遂潛謀革命矣時魏玄同平章事素與炎  
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秦玄同言太后  
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或謂玄同曰  
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乎玄同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  
又殺彭州長史劉易從易從素忠謹將刑吏民憐之遠近  
奔赴競解衣投地曰願爲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其值直  
十餘萬載初元年太后自名嬰改詔書爲制書置制獄於  
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王弘義戲呼爲例竟門朝  
士人人自危或因人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

知復相見否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  
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武承嗣又  
使周興羅告澤王上金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在  
道聞遭喪哭者數口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至龍門縊殺  
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又殺南安王瓌等宗室  
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盡矣其幼  
弱存者亦流嶺外又誅其親黨數百家太后知威柄在已  
因大赦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尚赤以皇帝旦爲  
皇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復給事中鳳閣侍郎  
宗泰客檢校內史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內史基年  
藏書 魏臣 宋六十三 三

之中歷衣青緣朱紫故時人謂之四時仕宦焉天授二年  
酷吏周興有罪流嶺南爲仇家所殺長壽元年后引見存  
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  
中次者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  
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推侍御史盤  
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  
皇爲御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太后笑曰但使卿  
輩不濫何恤人言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  
職者尋亦黜之或卽加刑誅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  
英賢亦競爲之用時拾遺張德生男私宰羊飲宴同僚補

謝杜肅懷肉上表以聞。明日太后謂德曰：聞卿生男，何從得肉？德叩頭請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因出表示之。肅大慙，先時太后任用酷吏，所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故告密者日衆。太后亦厭之，乃詔御史嚴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右補闕朱敬則又以爲言，太后善之，故制獄稍衰。惟行淫不止，張易之、昌宗兄弟出入禁中，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執筆號易之爲五郎，昌宗六郎。聖曆元年，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李昭德每從容言於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說二人勸后立廬陵王以保富貴，二人承間言之。太后乃託言廬陵王有疾，詔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所治療。王至神都，皇嗣旦故請遜位於王，乃復立廬陵王。哲爲太子，久視元年，狄仁傑薦張柬之爲秋官侍郎。太后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長安元年，蘇安恒上疏

請傳位太子，二年復上疏言：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迫邇，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以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太后以崔玄暉爲天官侍郎，玄暉性介直，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聞卿改官，今史設齋自慶，比欲盛爲姦食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長安四年，后又以崔玄暉同平章事。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構博爭道爲笑樂，或謔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后使被羽裳吹簫乘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爲賦詩，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后復詔昌宗，卽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問等二十有六人，譏三教珠英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爲內史，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卽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是年張柬之同平章事，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

府司馬袁恕已密謀誅二張矣。東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因指天自誓，遂與定謀。初，東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之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癸卯，東之玄暉、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駙馬都尉王同皎詣東官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豎，復社稷，願殿下暨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惶乎？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官。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

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薄，又謂崔玄暉曰：他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玄暉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也。於是收同休、休昌儀等皆斬之。中宗卽位，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是歲后崩，年八十一。吉頊性陰克，敢言事，舉進士及第，來俊臣下獄，司刑以死狀聞，旣三日，猶不下。頊從武后游苑中，因間言俊臣狀入不出，人以爲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耳。頊曰：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國蠹賊也，尚何惜？於是斬俊臣，突厥陷趙定，授頊檢校相。州刺史募兵制虜，頊力辭，武后曰：賊方走，藉卿坐鎮耳。初，高宗時，太原溫彬茂死，封一笥書，誘其妻曰：吾死後，須年及垂拱，獻之，垂拱初，妻上其書，言后革命及突厥至，趙而去等事故，后知之。頊善張易之性，又彊敏，故后以爲腹心，頊因勸易之請迎立廬陵王，以自固。及見后，復援古引今，以奏，后怒曰：卿所言，朕旣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衆莫能制，朕時侍側，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撻，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撻撻其首，又不

唐中宗韋庶人

中宗嗣聖，立韋氏爲后，及在房陵，與韋同幽閉，情愛甚篤。中宗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韋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中宗故嘗與韋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卽位，韋遂干預朝政。二張之誅也，洛川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機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又不聽。時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韋氏又與上官昭容爲市，方敬暉等誅二張時，三思懼因上官昭容入請，得幸於韋氏。韋氏遂與三思通，三思或升御床，與韋博戲。中宗從旁爲之典籌，其無耻如此。故三思遂因韋氏潛入宮內，反易國政。凡彥範等所斥去者，悉已召還，起毬場苑中。令文武三品分朋爲都，中宗韋氏臨朝而戲。武崇訓以帝婿與駙馬都尉楊慎交，注膏繁場以利其澤，所爲如此。此時張柬之等方數勸上誅諸武，柬之等既不知中宗之昏，又不知三思之狡，至是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曰：「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如此復奈何？」於是反畏三思之譏，乃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

用矣。是又不知湜之爲何如人也。先是御史鄭愔諫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參軍，坐賊亡，入東都謁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旣而大笑。三思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情也。」大王雖寵幸，然彼五人者皆據將相之權，廢太后如反掌耳。今大王尚晏然自以爲泰山之安，此情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卽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矣。三思與韋氏日夜譖暉等，因爲上畫策，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中宗以爲然，故三思竟以計殺五王，非三思之能，五王之愚也。先是楊元琰知三思用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敢漫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二年，處士京兆韋月將上書告三思潛通官掖，必爲逆亂。中宗大怒，命斬之。宋璟奏請推按，中宗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不服。」中宗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中宗怒少解，乃命與杖，流嶺南。而廣州都督周仁軌卽斬月將，以媚三思矣。三思旣殺五王，

權傾人主，嘗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善？何者謂惡？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景龍元年，太子重俊舉兵殺三思，崇訓已而兵敗被殺，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與重俊通謀，上召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鞠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庇一弟一妹，而使此海內所共知奈何？」祖雍一言而疑之，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得免於難。景龍四年，參軍燕欽融上書皇后淫亂，與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等圖危社稷。中宗召而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中宗默然。宗楚客卽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于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中宗以此怏怏不悅，由是韋氏及其黨始有邪謀。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珣以善烹調，皆出入官掖得幸，恐事泄并誅。安樂公主又欲韋氏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進毒。六月中，宗崩，立其少子溫王重茂。韋氏臨朝，楚客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草唐命，欲害少帝及相王。相王于臨淄王隆基在京師，誅先事誅之，或謂隆基當先啟相王而後行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歸王，不成以身死之，不欲以累王也。」今啟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犬計。隆基遂勒兵玄武

門，韋氏、安樂公主、武延秀皆死。時少帝尚在太極殿，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因捕索諸韋在官中及守諸門，凡爲韋氏所親信者皆斬。比曉，內外已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汝之力也。」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相王遂卽皇帝位。

唐壽王妃楊氏附楊國忠

楊貴妃，蒲州楊玄琰之女也。初選爲壽王妃。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意者，或言妃美，帝乃召內禁中，賜號太真，更爲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天寶初進冊

貴妃，追贈父玄琰太尉、權叔玄珪光祿卿。宗兄鉅鴻臚卿錡侍御史，尚太華公主。主惠妃所生，最見寵遇，而劍亦浸顯。劍，國忠也。三姊皆美，帝呼爲姨，封韓、虢、秦三國爲夫人，出入官掖，恩寵聲焰無比。每十月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各一色。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鉅秦國早死，獨韓、虢與國忠貴最久，而虢國素與國忠亂，明爲人知，不耻也。及帝西走，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方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繼路，嗣下虢國及國忠妻裴柔等奔陳倉，縣令率吏追之。虢國先殺其二子，柔曰：「句我死，卽并其

女割殺之乃自剄

國忠少嗜博飲無行檢不為姻戚所齒年三十從蜀軍資用困乏蜀有富豪鮮于仲通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是也因哀其貲至成都擄蒲一日輒盡乃亡去久之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思有以結納之欲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入見兼瓊喜表為推官使部春貢長安將行告曰郾有一日糧君至可自取之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即大喜至京師見羣女弟咸致贈遺於時虢國新寡國忠復私焉諸楊日為兼瓊譽而言國忠善藏書

藏書 卷六十三

三十三

擄蒲玄宗引見擢兼瓊入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蒲博計算鉤畫分銖不誤帝悅之累遷監察御史兼度支員外郎不半年領十五餘使先此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為長史率兵六萬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國忠為匿其敗更敘戰功又使司馬李宓帥師七萬再討南蠻宓度瀘水為蠻所誘至和城不戰而敗宓死于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李宓再舉討蠻之軍凡二十萬衆隻輪不還人銜怨毒無敢言者國忠恐為李林甫摘撫欲自解於帝乃使麾下請已到屯外示憂邊以合上

有實杜言路也林甫果奏遣國忠及薛泣訴為林甫所中故帝益親厚之卒追國忠還而薄林甫時林甫病已困國忠入見林甫林甫曰死矣公且入相某請以後事累公林甫死遂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院大學士而節度採訪等使判度支不解也國忠已得志則窮摘林甫奸事碎其家帝以為功虢國居宣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還趨虢國第即官御史自事者相隨而至居同第出駢騎相調笑施施然不以為耻他年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擇善禾以進曰雨不為災時安祿山恩寵無比又握兵柄國忠忌之屢于上前言其必反祿山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方

藏書 卷六十三

三十三

圖叛逆及見國忠數激怒上使必反以求取信故祿山遂反以誅國忠為名帝欲自將而東使太子監國國忠恐帝禪位太子與女弟等謀曰太子監國吾屬誅矣因聚泣入訴於貴妃妃以死邀帝遂寢六月潼關不守上率龍武將軍陳玄禮等出延秋門至馬嵬軍士飢不勝憤怒玄禮懼亂即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邪衆齊聲曰念之久矣乃擒國忠斬首以徇是日貴妃亦自縊韓國虢國二夫人亦為亂兵所殺是時祿山雖據河洛其兵鋒東止于梁宋南不過許鄧李光弼郭子儀統河朔勁卒連收恒定若嶠函固守兵不妄動則兇逆之勢不討

自擒乃致乘輿播遷朝廷陷沒國忠之罪可勝誅哉李卓吾曰國忠何罪之有親平韋氏身見色荒父子兄弟日夕憂危而旋自蹈之玄宗之罪可勝誅哉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三終

三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四

公主

太宗荆國賢公主

宋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自擇主獨無取真宗即位主嫁駙馬都尉李遵勗舊制尚王者降其父爲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生日主請以舅禮謁遵勗賓客多一時名士每燕集主皆親視饗膳嘗有盜入主第帝命有司訊捕主請出所逮繫人而自以私錢募告者乃得真盜後居夫喪哀麻未嘗去體服除便不服華麗一日燕禁中帝親爲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爲此矣善筆札喜圖史能爲歌詩尤善女藏書公主親臣卷六十四

紅及病目帝親爲之舐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慟曰先帝伯仲之藉十有四人今獨存大主奈何遽有斯疾乎遵勗亦賢駙馬也主下嫁而所居堂甃瓦甃多爲龍鳳遵勗令鑄云之天聖間章獻太后問曰外間亦有何言遵勗不答太后固問之對曰臣無他聞但聞言天子既冠太后宜以時還政耳太后曰我非戀此但帝少內侍多恐未能制之也勗師楊億爲文億卒爲制服又與劉筠友善筠卒厚存恤其家蓋勗深通性命之學惟楊大年知之他儒者未必知也

武氏太平權略公主



太平公主武氏所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築真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囂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主多陰謀，后嘗謂類我，而主內與謀，外實檢畏，故終后世無他訾。玄宗將誅韋氏，主與秘計，事定，將立相，王衆未敢發，主欲自以爲功，乃入見，少帝曰：「天下事歸相王，此非兒坐乃掖下取乘輿服進。」睿宗卽位，主權由此震。朝廷大政事，非關決不下，間不朝，則宰相就第咨判。天子畫可而已。玄宗以

藏書

觀臣

卷六十四

二

太子監國使宋王岐王總禁兵，主怒，太子分其權，乘輦至光範門，召宰相白廢太子，於是宋璟、姚元之皆恐，請出主。東都，帝不許，但詔主居蒲州，主大失望。太子懼，奏斥璟、元之以銷戢怨嫌，主居外凡四月。太子復表請還京，時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主內忌太子英明，而以宰相皆其黨，遂有逆謀。太子知之，乃召岐王薛王及兵部尚書郭元振、將軍王毛仲、少監姜皎、侍郎王琚、崔日用及內侍高力士等定策共誅之。初，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亡命，僞書於江都，上之爲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暨王簿，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內簾。」琚曰：「何謂殿下當

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遠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凶猾無比，而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太子泣曰：「王上同氣，惟有太平，言之恐傷其意，不言爲患日深。」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蓋主漢昭帝之妹，自幼供養，有罪猶誅，太子悅，乃奏爲詹事府司直，及卽位，以爲中書侍郎，至是聞主有逆謀，琚遂言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亦遣人遺上佩刀，欲上自割斷。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在東宮時，討之須用謀力。今旣光臨大寶，但下制書，則誰敢不從？』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上乃先發。初，上在東宮時，楊后入宮爲良媛，太平多忌，而宮中左右持兩端，纖悉必聞，媛方娠，帝密語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生子，奈何？』因命說挾劑以入，而自於曲室煮之，上夢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而三煮盡覆，以告說，說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爲肅宗。

藏書

初臣

卷六十四

三

### 中宗安樂淫縱公主

安樂公主，中宗最幼女也，嫁武三思子崇訓，光艷動天下，嘗自作詔，籍其前，請帝署可，帝笑從之。又請爲皇太女，與太平等七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甚，皆降墨敕斜封授官，故號斜封官。又請昆明池爲私沼，不許，乃自鑿定昆

池言欲以抗訂之也。崇訓死，王素與武延秀亂，即嫁之臨淄王誅韋廢人，王方覽鏡作眉，聞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之，斬其首。

### 列女附

#### 桓少君

桓少君，勃海鮑宣妻也。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謂其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聽。」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與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 王霸妻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令其子來致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忤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臥，久不起。妻怪之，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蓬。」

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 姜詩妻龐氏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詩見母渴，責妻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時時以意自遺其姑。久之，姑怪之，鄰母具以對，姑感而慙，乃即呼還。詩有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

藏書

觀臣

卷六十四

五

而託以行學，一時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膳。後赤眉賊經詩里，施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以故比落蒙其安全焉。」永平三年，舉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

#### 班姬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

作賦頌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  
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  
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筆籌於曹氏于今  
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而今而  
後乃知免耳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  
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耻宗族間  
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  
其勗勉之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墀  
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墀明其  
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  
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夫婦第二察今之  
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  
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但  
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敬慎第三鄙諺云  
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故曰敬順之道  
婦之大禮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黷驢驢  
驢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  
之心生矣夫事有曲真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  
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侮夫不節譴呵從之  
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

藏書 魏臣 卷六十四

太

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  
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  
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  
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專心第  
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  
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  
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也曲從第  
六夫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  
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姑云不爾而是固宜  
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  
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  
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  
我誠否譽毀一由叔妹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  
求親其蔽也哉馬融善之令妻子習焉昭壻妹曹豐生亦  
有才惠爲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  
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  
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 樂羊子妻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  
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乎羊

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一年來歸妻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日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七年不返

### 李穆姜

穆姜漢中陳文矩妻也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益隆衣食資供倍於所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因篤穆姜親調藥膳恩情逾至興疾久而瘳呼三弟謂之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性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毋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於是縣言之郡郡守表異其母蠲其家徭穆姜年八十餘乃終

### 孝女曹娥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三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屍不得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乃投瓜於江祝曰父屍所在瓜當沉旬有七日隨流至一處而瓜沉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

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于江南立碑于道左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有弟子邯鄲淳者字子禮弱冠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子禮至因試使爲之子禮操筆立成無所點定朗嗟嘆不暇遂毀其草而勒子禮之文於碑所謂黃絹幼婦外孫壘白者也

### 龐涓母趙娥

酒泉龐涓母字娥姓趙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俱病故警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警家積十餘年不能得後卒遇警於都亭娥卽刺殺之而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免尹嘉義之欲與解罪娥不肯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乎自入於獄遇赦得免

### 皇甫規妻

安定皇甫規妻者規更娶之妻也善屬文能草書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甚美董卓憐以駟騶乘馬奴婢錢帛充路妻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婢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

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轆轤樸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其像號之曰禮宗云

### 陰瑜妻荀采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後同郡郭爽喪妻爽以采許之爽因詐稱病篤召采采懷刃自誓爽令婢執其刃扶抱載之救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建四燈盛裝飾請爽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爽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辨浴既入室而掩戶以粉書屏上曰尸還陰陰字未成而自縊左右初不爲意比視之氣已絕矣

### 孝女叔先雄

孝女叔先雄者健爲人也父泥和爲縣功曹縣長遣謁巴郡太守泥和乘船墮于湍水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晝夜號泣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而自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自投水死其夕弟賢夢雄告曰却後六日當與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于江上

### 晉羊耽妻辛氏

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弟儼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敵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可不爾明皇帝臨崩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而爽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儼曰然則敵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凡人在難猶或惜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儼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儼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

義其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以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之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吾家難至矣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唯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果全歸

### 洗氏夫人

隋譙國夫人洗氏者高涼人也世爲南越首領部落十餘

萬家夫人幼賢明在父母家已能撫循部衆行軍用師歷服諸越矣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爲其子高涼太守寶聘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夫人誠約本宗使從百姓禮每與夫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親族無所縱捨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後遇侯景反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遣召寶夫人疑其反止之數日遷仕果反遣王帥杜平虜率兵入嶺石夫人曰平虜入嶺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宜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必無防我將千餘人乘書公莊觀臣卷六十四

步擔雜物唱言輸賊得至柵下賊可圖也寶從之遷仕大喜果不設備夫人因而擊之大敗遷仕遂總其兵與陳霸先會於嶺石還謂寶曰陳都督極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宜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宴然後廣州刺史歐陽託謀反召其子僕至南海誘與爲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境訖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至德中僕卒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爲聖母隋文帝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夫人遣其孫寬帥衆迎洸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夫人遣其孫暄帥帥援之時暄與逆黨陳佛智相

友善故遲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係州獄又遣孫益討佛智斬之進兵至南海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毅騎衛卒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南悉定帝拜益爲高州刺史封洸氏譙國夫人降敕書褒美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時番禺州總管趙訥貪虐諸狸獠多亡叛者夫人遣長史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臯狀上遣推訥得其贓竟致於法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狸獠所至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仁壽初卒謚爲誠敬夫人藏書公莊觀臣卷六十四

謝枋得妻李氏

李氏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枋得逃入閩中武萬戶恐枋得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貴溪荆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信兵踪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沒入矣李聞之撫其二子凄然而泣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裾帶自縊獄中死枋得母桂氏尤賢自枋得逮捕婦與孫幽遠方母處之泰然人問之曰遭時不幸義當然也

六十四卷終

宦官一

正直中官呂強

呂強少以宦者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再四，因上疏陳事曰：「伏聞中常侍曹節等，譏諂媚主，佞邪微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陛下不悟，妄授茅土，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爲蕃輔。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益，所以冒死陳愚忠者，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耳。」臣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喻以詔書，令其極對。邕承旨，毀刺

藏書近臣傳卷六十五

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嚙，致邕極罪，室家遠徙，老幼流離，是令羣臣皆以邕爲戒，不敢復盡忠言也。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勲烈獨昭，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誣，一身既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臣謂宜更徵邕授任，反煩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帝不聽。時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綵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又爲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強復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

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歛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廄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願陛下詳思臣言，書奏亦不省。中平元年，帝見黃巾賊起，乃召問強所宜施行。強言：「宜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先赦諸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然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亦怨強入骨矣。於是遂共搆強與黨人共訕議朝政，數讀霍光廢昌邑王傳，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召，怒曰：「吾死亂至矣。」

藏書近臣傳卷六十五

丈夫盡忠國家，安能對獄吏遂自殺。時宦者濟陰丁黨、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並清謹，退在里巷，不爭威權。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爲風角，博達有奉公之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退還寺舍，以自養。

小心內侍高力士

聖曆初，嶺南討擊使上二閹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強悟，敕給事左右。後坐累逐出，中人高延福養以爲子，因善武三思。歲餘，復入禁中。玄宗在藩，力士傾心歸附，已平韋氏，乃擢內給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于千餘人，然衣緋



者尚寡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寢多至力士則四方奏請皆令先省後進小事則專決雖洗沐未嘗出帝曰力士在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韋堅楊慎矜楊國忠安祿山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以相扶助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他王公主盡呼力士爲翁帝或不名力士而呼將軍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憚幸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稍充帝謂力士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且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糴不止則私藏竭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語謬當死及帝走蜀力士從帝進齊國公肅宗卽位靈武帝聞而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也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盡爲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爲何憂臣不敢聞命後從玄宗還京玄宗徙西內居十日爲李輔國所譖肅宗信之除籍長流巫州巫州地多瘠而不食力士因感而詠曰兩京秤斤賣五谿無人採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實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嘔血而卒年七十九初太子瑛既廢武惠妃方寵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

以肅宗長欲立之而未決居常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豈膳羞不具邪帝曰爾我家老奴揣我意何爲力士曰豈以嗣君未定邪推長而立就敢爭者帝曰是也儲位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以邀賞帝嘗曰朕春秋高矣朝細務付宰相蕃夷不襲付諸將寧不自暇逸乎力士對曰臣聞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強臣恐禍成不可禁遏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乎帝不答明年而祿山反

忠謹中官馬存亮嚴遵美

馬存亮元和時累擢知內侍省事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謀爲變帝大驚遽幸左軍存亮出迎捧帝足涕泣自負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率騎兵討賊射韶及玄明殺之賜存亮實封戶二百存亮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太和中致仕封岐國公卒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資性畏慎始去禁衛衆皆感泣唐世中官以忠謹稱者唯存亮及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寔爲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弑宣宗是夜季寔直感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勝衫給事今執笏過矣

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忠節中官張承業

張承業，禧宗時宦者也。昭宗爲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先遣承業使晉，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李克用憐承業，匿之斛律寺。及晉王病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莊宗兄事承業，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凡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多承業之功。莊宗歲時自魏歸省，須錢蒲博，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其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幣幣馬以贈。莊宗指錢積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和哥？繼岌小字也。」承業謝曰：「國家之錢，臣不得私。莊宗語侵承業，承業怒曰：『臣老敕使，豈爲子孫計耶？惜此庫錢，欲佐王成霸業爾。』王若欲用，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以杯酒之失，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太后使人謝承業，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天祐

藏書

通鑑

卷六十五

五

藏書

通鑑

卷六十五

六

狠賊奄豎趙高

十八年，莊宗已許諸將卽皇帝位矣。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而至，見莊宗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也。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豈王父子初心哉？」且梁唐晉之仇，賊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子孫而立之，使唐之子孫有在者乎？夫孰敢當此使？其無則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還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

趙高，奄人也。始皇巡游至沙丘，道病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而始皇崩。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死，行遂從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爲皇帝，趙高爲郎中令，二世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恐諸公子欲與我爭，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求死也。」先帝大臣皆累世名貴人

也。積功勞，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今在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可因此時，按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相連逮者，不可勝數。而六公子一時戮死於社。公子將間兄第三人囚於內宮，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用法益刻。於是戍卒陳勝等皆起。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卽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卽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使

藏書 通鑑 卷六十五

七

高決諸事。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劫進諫。二世下去疾、斯劫吏案罪，去疾劫自殺。斯卒囚，就五刑。三年，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八月，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高前數言關中盜無能爲，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而前，章邯等軍數却，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聽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

殺之心不樂，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卽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閻樂前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勿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勿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

藏書 通鑑 卷六十五

八

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今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夷高三族，以徇。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降沛公至項籍殺。

之

固寵宦侍石顯

石顯字君房，與弘恭皆少坐法腐刑，爲中黃門。漢初，諸侍中皆用士人，自武帝遊宴後庭，始以宦者代士人出入命令。至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爲請奏，能稱其職。元帝卽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病，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廷。自初元中，諸殺前將軍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廢錮不用，後大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

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辜，房捐之棄市，猛自殺。

近臣

卷六十五

九

於公車，咸抵辜，髡爲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他事論建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勢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在內，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遂請問言事，上聞，遂言顯顯權大怒，罷遂歸。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右者，然野王親昭儀兄。」

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官以爲三公。上曰：「善。」

乃廢不用。顯內自知擅權專柄，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間已乃時歸誠取一言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官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

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官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惟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臣願歸樞機

職，受後官掃除之役。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矜之，數勞勉顯，加厚賞。顯聞衆句句言已殺

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時明經著節士瑯琊貢禹爲諫議大夫，顯因薦禹。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爲實未嘗

妬譖望之也。元帝崩，成帝卽位，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慙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

牢與陳實無賈。」

特恩宦官單超等五侯

桓帝初，超與徐璜、具瑗爲中常侍，左悺、唐衡爲小黃門史。

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自殺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忌恣，多行鴆毒，帝逼畏日久，會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衛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衛對曰：「單超左倖，徐璜貝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倖、璜、瑗入室，謂曰：「梁將軍專國，逼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何如？」超等對曰：「奸賊當誅久矣，但恐陛下中復狐疑耳。」帝曰：「奸臣脅國，當伏其罪，有何疑乎？」帝於是遂與五人定議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倖、衛遷中常侍，封超等爲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及超病卒，賜東園秘器，其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汝南黃浮爲東海相，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收拷，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璜訴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於是五侯宗族賓客，滋爲貪虐，殆遍天下矣。民不堪命，始起而爲寇賊。八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倖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倖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賊罪徵，請廷尉瑗貶爲都鄉侯，卒於家。

結恨宦侍曹節王甫

曹節、桓帝時，遷中常侍，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卽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節等欲刑葬太后，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膺時病，扶輿而起，擣楸自隨，謂妻子曰：「若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時議者數百人各瞻望，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毋臨天下，宜配先帝無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卽下議曰：「皇太后在椒房，有聰明毋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李膺曰：「臣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曹節、王甫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享，今竇氏罪深，不得合葬先帝。李膺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閭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

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乎無  
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從之未幾  
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  
覽多殺黨人公卿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  
猛逐捕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猛坐左轉以御史中丞  
段熲代猛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而節甫父子弟爲卿校  
牧守令長者所在貪暴百姓不堪矣甫養子吉爲沛相尤  
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  
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  
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球果遷司隸甫

藏書

近臣 卷六十五

七

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椎官財物七千餘萬時甫休沐里舍  
頗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熲及中常侍淳于  
登袁赦封勛等罪惡悉收甫熲等下洛陽獄及甫子永樂  
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嘗先爲司隸  
乃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  
老父球曰爾罪惡無狀乃欲論先後求假借耶筆朴交至  
父子悉死杖下熲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  
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北球既誅甫欲以次  
索曹節等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虐貴人葬百官會  
葬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收淚曰我曹可自相食何

宜使犬舐其汁乎卽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愆過  
之人好爲妄作不宜使在司隸帝乃徙球爲衛尉節救尚  
書今召拜不得稽留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  
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下醜未  
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鳴梟各服其辜叩頭  
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乃拜受命于是曹節朱瑀  
等權勢復盛球下獄死而節領尚書令光和四年乃卒

報怨奄人侯覽

侯覽桓帝初爲中常侍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  
侯建寧二年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

藏書

近臣

卷六十五

十

食後奢縱前後侵奪人宅三百餘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  
第宅僭類官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  
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畧婦女誹謗之而覽伺候遮截  
竟不得上儉遂破覽家宅籍沒貲財具言其罪覽亦遂誣  
儉爲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  
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  
收印綬自殺卓吾曰黨錮之禍起於張儉一人諸賢盡夷  
宗社遂傾而儉獨存顏何厚也

固寵宦侍張讓趙忠

靈帝時張讓趙忠並遷中常侍曹節死後忠領犬長秋與

讓及段珪等十二人皆封侯貴寵父兄弟布列州郡所  
在貪殘爲人盡害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張鈞上書言  
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  
須師旅而賊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  
首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誣奏  
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  
常侍封諱事發覺受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嘗言黨人  
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  
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  
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欽天下田畝稅十錢以  
修官室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官錢  
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詣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  
自殺其不之官者皆追遣之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  
錢繒帛仍積其中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  
故聚爲私藏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  
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富者先入  
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復  
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及上崩中軍校尉袁紹說  
大將軍何進誅中官謀泄讓忠等因共殺進而紹勒兵斬  
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

藏書 通鑑 卷六十五

十五

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  
投河而死

特功庵登李輔國

李輔國年四十以閹奴事高力士後得侍東宮與陳玄禮  
等謀誅楊國忠勸太子分玄宗麾下兵趨朔方以圖興復  
太子遂即帝位及還京拜殿中監封成國公輔國遂專掌  
禁兵權在左右矣時太上居興慶宮官有長慶樓樓南俯  
大道父老過者皆拜舞然後去輔國言於上曰太上皇居  
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帝泣曰聖皇慈  
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其如羣小何陛下爲天下  
主當爲社稷大計且興慶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大內深  
嚴奉迎居之與彼何異上不聽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  
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帝泣不應輔國懼會帝屬疾卽詐  
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官中太上皇至肅武門忽見射生  
官五百遮道不得前太上皇驚幾墜輔國以甲騎數十  
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陋奉迎乘輿還官中力士厲聲  
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爲者叱使下馬輔國失聲  
而呼曰翁不解事乃斬一從者以徇力士向前曰太上皇  
問將士各好在否可各納刀呼萬歲將士皆各納刀再拜  
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以行輔國乃與力士共執

藏書 通鑑 卷六十五

十六



轡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數十、皆厓老不堪、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爲兵死鬼矣、自是怏怏不豫、至乘天下云、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南省視事、既得志、乃求爲宰相、實應元年、肅宗寢疾、先是張后與輔國表裏顯權、至晚復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黨于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制敕皆從之出、今主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二人皆陛下勲舊、今不請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更召越王係謀之、元振知之、密告輔國、輔國卽伏兵凌霄門、捕越王等囚之、而殺后、代宗立、輔國等有定策功、愈跋扈難制、

藏書 通鑑 卷六十五

七

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矍然欲剪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父、事無大小、皆關白輔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未幾、程元振欲奪之權、請上漸加禁制、乃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爲開廐羣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輔國始惘然、表乞解官、有詔進封博陸郡王、仍爲司空、尚父朝朔望、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能平、既嗣位、不欲顯誅、遣人夜刺殺之、

侍功奄登程元振

程元振少以宦官直內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奸、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代宗立、元振封保定縣侯、遷驃騎大將軍、邠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名在輔國之右、軍中呼爲十郎焉、宰臣裴冕與元振忤、乃發小吏賊私、貶冕施州來瑱、初在襄陽、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爲相、元振譖瑒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流播州、賜死、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構、自殺、元振又惡李光弼、數媒蜴以疑之、故方帥繇是攜解、廣德初吐蕃寇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至者、虜扣便橋、帝倉惶出走、陝京師陷、賊剽府庫、焚閭閻、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大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皆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帝還京、元振自三

藏書 通鑑 卷六十五

六

原衣婦人衣、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景銓家、欲圖不軌、御史劾案長流灤州、景銓貶新興尉、元振行至江陵死。

### 特恩宦豎魚朝恩

至德初、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寶應中、還屯陝、代宗避吐蕃、東走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之功、朝恩媚之、乘相州敗、醜爲詆譖、肅宗雖不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故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子儀、王室再安、朝恩內慙、乃勸帝

藏書 通鑑 卷六十五

七

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反邪、今屯兵足以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爲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朝恩怙貴誕離、每折愧坐人、欲出其上、時元載爲相、雖強辨、亦拱默聽之、唯禮部郎中相里造、往返不屈、朝恩謀將易執政、會百官于都堂、言宰相和元氣輯羣生、今水旱不時、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宜須退避賢路、坐皆失色、獨造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焉、且軍卒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自足、而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繼也、百師

無稍食、皆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耶、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朝恩執笏升坐、百官

咸在、朝恩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綰怒、元載怡然、朝

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街之而未發、會朝恩有

養子令徽者、尚幼、爲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

朝恩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

司已奉紫服於前、令徽稱謝矣、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帝

以故不悅、元載乃引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

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爲射生將、自是朝恩隱

謀與語、悉爲帝知、帝倚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

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溫握

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溫代、節

度鳳翔、陽重其權、寔內溫、以自助、載又議析鳳翔之郿與

京兆、以鄠藍屋及鳳翔之寶雞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

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封殖不知爲虞

也、載留溫京師、未卽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

善、圖之、勿反受禍、會寒食、宴禁中、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

宮省、帝聞車聲、危坐以見之、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尚

恃傲強辨、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卓吾曰、元載亦有權術

可用、然代宗初失國、倚恃魚朝恩、實得朝恩力、而卒受制

藏書 通鑑 卷六十五

七

於朝恩及用元載力誅魚朝恩實得元載力而卒受制於元載然則爲人主者亦難矣不用不得用之又不得是以雖郭令公心事如青天白日人主難遽信也而況如令公者古今天下又最希鮮者乎吁非大聖人安能當九五之位與

### 悖逆奄豎仇士良

仇士良憲宗時數任內外五坊使按鷹畿內至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有隙故擢良爲左神策軍中尉已而訓謀悉誅中官士良知之乃與右中尉魚弘志挾帝還宮相臣王涯舒元興等就縛士良乃脅令自陳

近臣 卷六十五

主

反狀以示于朝因縱兵捕殺無輕重皆死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弘志右衛上將軍兼中尉李石輔政稜稜有風岸士良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辭位去澤潞劉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志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使之含憤九泉且宦人根黨蔓延在內臣欲面陳恐橫遭戮害謹修封疆繕甲兵爲陛下腹心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士良沮恐卽進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言臣所陳係國大體可聽則宜洗宥涯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妄出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累上

書暴指士良等罪逆自是文宗鬱鬱不樂兩軍毬獵晏會絕矣開成四年帝苦風痺少間召直學士周墀問曰據爾所况朕何如主墀再拜曰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者謂與周報漢獻孰愈耳報獻受制疆臣今朕受制家奴由此觀之不如遠矣因泣下墀亦伏地而泣始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宰相李珣楊嗣復以帝有疾不朝謀奉太子監國士良與弘志卽矯詔立穎王爲太弟武宗已立士良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俄而珣嗣復罷去弘逸季稜誅死賴武宗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陽示尊寵會昌三年士良罷爲內侍監知省事請老而卒士良之去也中人

近臣 卷六十五

主

舉送還第士良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一語乎天子不可令閒暇閒暇必觀書接見儒臣納諫諍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幸薄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盡蕩上心使不知息則必斥經術聞外事而後權柄在我也以故士良擅專二十餘年殺二王一妃四宰相竟保首領以死云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共謀誅已屢欲廢帝是日崔慎由爲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卽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

人兄弟羣從且三百何敢與覆族事耶士良等默然久乃  
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而上數帝過失帝  
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遂慎由  
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  
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唐宣宗八年召  
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  
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宣宗閉目搖  
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  
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宜  
宗曰此乃未策朕已試之矣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知感  
恩纔衣紫則相與爲一矣宣宗又嘗與令狐綯謀誅誅宦  
官綯密奏曰但有罪勿赦有缺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  
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然昭  
宗時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時胤與中書舍人韓偓定計誅  
劉季述昭宗反正胤又欲盡除諸宦官偓屢諫曰事禁太  
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昭宗  
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陛下擇  
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而撫諭其餘則人  
人自安矣臣謂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  
瑣細機巧不可用也此機生則彼機應所謂理系而禁之

藏書

近臣

卷六十五

王

也昭宗深以爲然已而偓爲全忠所惡貶濮州司馬帝執  
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還故  
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又按唐自肅宗  
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皇后皆追贈其太  
后則皆所生子爲帝而奉上尊號者也憲宗以郭汾陽孫  
女爲妃既爲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恐  
既立之後後宮不得進遂終身爲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  
然文宗崩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既  
有皇子諸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遺命立夔王王宗  
實等廢之而立懿宗雖當時中人專權今古所無然亦因  
椒房虛位宮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故上  
宮彌留之際宰輔既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無忌顯  
違詔旨私立所厚而莫可禁止也

藏書

近臣

卷六十五

王

壁幸二

壁幸鄧通

通蜀郡人，以濯船爲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冠，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姓鄧，名通，猶登也。文帝甚悅，尊幸之日異。通亦厚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時，間如通家，戲然通無他技，能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矣。文帝嘗病癰，通嘗爲上嗽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齕癰，太子齕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齕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僂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嗟夫！景帝視父如寇仇，雖與以天下，如應得物也。然則世曷嘗有父子之親哉？徒有勢利耳矣。

董賢

賢雲陽人，哀帝立賢以太子舍人爲郎，賢傳漏在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繇是始幸，爲駟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籍上腹，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腹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恭爲少府，賜爵關內侯，又以賢妻父爲將作大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錦，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匣，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爲賢起冢，營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栢題，羨外爲微道，周垣數里，門闕畢具，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詔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乃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夫躬宜陵侯，寵方陽侯，丞相王嘉

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卽位祖母傳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傳太后從弟喜及上舅丁明皆相繼爲大司馬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竊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以賢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第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傳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欲令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專寵賢聞賢當來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釣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得幸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閭爲中常侍閭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爲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閭爲賢第駙馬都尉寬信求戚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閭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厥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閭性有知畧聞

藏書 通鑑 卷六十五

七

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嘆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悅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閭兄弟皆在上在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閭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悅於是遣閭出後不得復侍宴矣賢第新成功堅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乃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謁者卽闕下冊免賢罷歸第卽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卑惡暴著自殺伏辜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毋別歸故郡鉅鹿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廩診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他卑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閭王莽時爲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客之間閭修書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

藏書 通鑑 卷六十五

七

其頭首今以閔子補吏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漢書卷六十五

五十九

方士三

方士李少君少翁謬忌樂大公孫卿

武帝時李少君以祠竈殺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皆驚上有故銅器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官中盡駭以少君爲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焉其明年齊人少翁

漢書卷六十五

五十九



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置壽宮神君、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音，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則風蕭然，居室帷中，時畫言，然常以夜。天子旣然，後入，因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獨心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後三年，有司言：「今上帝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是時天子始巡郡縣，寢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官人，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旣誅文

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子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以二千戶封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輦斥車馬，帷帳器物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資金十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

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搢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掇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天子使使驗問無奸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

因嬖人秦上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上騎羣臣後官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卿爲郎使東候神於太一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漢書 卷六十五 五十四

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官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上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箏篴瑟自此起其來冬乃遂北巡朔方還祭黃帝冢橋山上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上自得寶鼎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齊人丁公年九

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天子旣聞公孫卿及方士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旣已不能辨明封禪事於是上盡罷諸儒不用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公孫卿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明天下陰道旣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

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壽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其後十三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而方士之後祠神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然終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者曹植作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卻儉始能行氣道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

藏書附錄卷六十五  
五十五

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宄以欺衆行妖隱以惑民豈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幣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吏員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轍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由非常之語余嘗試却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左慈善修房內之術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爲徐市樂大之徒也

六十五卷終

外臣總論

卓吾曰時隱者時當隱而隱所謂邦無道則隱是也此其人固有保身之哲矣然而稍有志者亦能之未足爲難也若夫身隱者以隱爲事不論時世是也此其人蓋有數等焉有志在長林豐草惡器耽寂而隱者有懶散不耐煩不能事生產作業而其勢不得不隱者以此而隱又何取於隱也等而上之有志在神仙願棄人世如陶弘景輩者乎身游物外心切救民如魯連子者乎志超超絕不屈一人之下如莊周嚴光陶潛邵雍陳搏數公者乎蓋身雖隱而心實未嘗隱也此其隱蓋高矣然猶未大也必如阮嗣宗等始爲身心俱隱無得而稱焉嗟夫大隱居朝市東方生其人也彼阮公雖大猶有避名之累尚未離乎隱之迹也吾謂阮公雖欲爲馮道之事而不能若馮公則真無所不可者也

藏書附錄卷六十六  
一十一

藏書外臣傳卷六十六

時隱

梅福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災異數見福復上書諫成帝久亡繼嗣福又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先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以上承其王者之

藏書外臣傳卷六十六

一

始祖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孔子曰丘殷人也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是梅福復言之綏和元年乃立二王後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福居家以讀書養性爲事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卓吾曰此大有力量大不安靜人但抽身早爾

逢萌徐房李子雲王君公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時王莽殺其

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釜哭于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及光武卽位乃之琅邪勞山養志修道後詔書徵萌託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也今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卽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遠遁以去惟君公遭亂獨不去僧牛自隱時人謂之論曰避世牆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爲數言事不用乃自汗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僮牛口無二價也

藏書

卷六十六

二

周黨譚賢殷謨王霸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王莽時託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橫殘滅郡縣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爲議郎黨遂將妻子居陂池復被徵乃着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子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建武中徵並不到王霸字儒仲亦廣武人王莽篡位弁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

周燮馬良

周燮字彥祖汝南人燮生而欽願折頰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十歲就學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脩賀問之好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宗族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旣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獨顯然不違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脩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良字君郎年三十爲尉

藏書

外臣

卷六十六

三十一

韓康

韓康字伯休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矣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月

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備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與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徵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康因道逃遁卒以壽終

范冉

范冉字史雲陳留外黃人年十八到南陽受業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冉好違時絕俗爲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爲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桓帝時以冉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議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十於市

藏書

外臣

卷六十六

四

漢濱父老

漢濱父老不知何許人也延禧中桓帝幸竟陵過雲夢

汚水百姓莫不輟觀之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使人問之老父不答溫乃下車自與之言老父曰我野人也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游無忌民無觀焉子又何故欲人之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 陳留父老

桓帝時黨錮事起守外黃令張升去官歸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燬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將性命之不免矣因相抱而泣有陳留老父趨而過之太息言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得而去

### 魏桓

魏桓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 姜岐

姜岐字子平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喬玄爲上

邽太守召岐岐稱病不就玄怒敕督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殺之益不可玄怒撻益益得杖諫曰岐少脩孝義棲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故敢以死爭也玄乃止岐隱居以畜蜂采爲事從學者滿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百姓就而居者數千家

###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不進酒肉者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廬於家側致其露白雉之異同郡族氏女玉爲父報讐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王之節義

藏書

外臣

卷六十六

六

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旌表況在清聽不加哀憐乎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羨之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邕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道不爲燥濕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者也後郡召爲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筆之間爲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

辛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爾？」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三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唯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琬爲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以書勸曰：「前幕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謂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穎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以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爽及穎川韓融陳紀

等並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徵，唯蟠不到。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脇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 黃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豎，穎川荀淑遇憲於逆旅，殊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閼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憲識之乎？閼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觀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閼，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滄之不濁，不可量也。」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戴良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少誕節母患驢鳴良常學之  
以娛母及母卒良與兄伯鸞同居廬兄啜粥非禮不行良  
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  
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  
良既才高而論議尚奇多駭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  
天下孰可爲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  
天下無與爲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不到州郡迫之  
乃避入江夏山中以壽終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踈裳布  
被竹筍木屐隨時嫁遣不稱費也五女皆能遵其訓亦有  
隱者之風焉

袁閔

袁閔字夏甫少厲操行徵聘舉召皆不應從父逢隗並貴

九

盛數饋之皆不受閔見時方險亂對其兄弟歎曰吾先公  
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竟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  
晉二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山林以  
母老乃築土室四周於廷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母思  
閔時往就視毋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  
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潛身八年黃巾賊  
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間

鄉人就閔避難者皆得全免閔遂卒於土室敕其子勿設  
殯棺但着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牀之上以五百  
塹爲藏

郭泰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幼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  
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就成阜屈伯彥學三年乃  
游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大奇之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  
至河上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或勸之仕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地理人事天之所廢不  
可支也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容貌魁偉嘗於陳梁間行

藏書

外臣

卷六十六

十一

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  
皆如此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讒論故宦官擅政而  
不能傷也建寧元年陳蕃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慟哭之  
於野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  
屋明年卒年四十八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  
共刻石立碑碑文蔡邕所製也邕嘗謂涿郡盧植曰吾爲  
碑銘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耳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  
斥林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  
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驥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慎勿恚  
恨也茅容陳留人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

獨危坐。林宗行見之，遂請寓宿。旦日殺鷄，林宗謂爲已設，既而已爲母共，而以草蔬飯客。林宗起而拜曰：「卿賢哉，宜勤於學。」孟敏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林宗問之，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異之，亦勸令游學。度乘少給事縣廷。林宗見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備。後能講論，自以早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濟陰黃允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婦。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於是大集賓客，婦中坐，襖數允隱惡十五事，遂登車去。允以此遂廢，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郝禮真等六十人，皆成名於世。

### 徐穉

徐穉，字孺子，南昌人。時陳蕃爲太守，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延禧二年，蕃爲尚書令，與僕射胡廣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伏見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雲、德行純備，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

月，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徵之，並不至。因問蕃曰：「徐穉袁閎，韋著孰爲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日久，著長於三輔禮義之鄉，皆所謂不扶自直、不鍤自雕者。若徐穉，生長江南，而角立傑出，尤爲難也。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穉負糧徒步往弔之，設雞酒祭哭畢，遂去。郭林宗疑之，乃選能言生茅容，追及與之設飯，穉臨去乃言曰：「爲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亦往弔，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衆怪之，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何德以堪之？」

### 管寧

此人大用得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身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郡原俱游學於異國，而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原及太原王烈等俱至遼東。度虛館以待寧等，寧乃廬于山谷之間。時避難者多居郡南，寧獨居北，示無還意也。隣人有牛暴寧田，寧爲牽牛着涼處，自與飲食，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慙。寧所居屯落，皆會井而汲，男女混雜，每至爭汲，閭閻寧多買汲器，分置井傍，而先汲水以待來者。來者得而怪之，問知是寧，乃各相悔責，不復鬭訟矣。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篤行君子，司徒華歆薦

寧曹不篡位、徵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至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子康及孫恭前後資遺、皆受不讓、至是日寧盡封還之、卒年八十四、初寧妻先卒、知故勸寧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乎、

### 王烈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後有老父遺劍于路、有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

藏書

列傳

卷六十六

王

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與管寧、邴原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穡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于遼東、年七十八、

### 龐德公司馬徽

二人俱大用得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

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隴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不肯官祿、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

藏書

列傳

卷六十六

十四

俗人遂謂龐公

### 張珩

張珩、少游太學、學兼內外、袁紹前後辟命、皆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亦不就、徙遁常山、遷居任縣、曹操辟之、又不肯詣、正始初、戴鴛之鳥、巢珩門陰、珩告人曰、戴鴛陽鳥、而巢門陰、此凶兆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卒、年一百五歲、

### 焦光

字孝然

焦光、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絕口不言、及魏篡位、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

不與語。司馬景王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語。其後野火燒其廬。光遂露。冬雪大至。光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後百歲餘乃卒。

### 李士謙崔廓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隋有天下。畢志不仕。有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券。曰。債了矣。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拒之一不受。或謂之曰。子多陰德矣。士謙曰。人所不知。謂之陰德。今吾所爲。皆子所知。何爲陰德。嘗有客不信報應之說。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非報應之最著者乎。崔廓。安平人。少孤貧。屢爲鄉族所屈辱。逃入山中。不應辟命。亦與士謙爲忘年之友。故時稱崔李焉。

###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博覽文籍。仁壽末。州郡頻舉。皆不應。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嗟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而歌。

###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遂不娶。以兄之子爲嗣。兄子方在襁褓。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湮流。能食。乃止。

家苦貧。出爲魯山令。玄宗在東都。誦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輦優妓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環謫光麗。德秀惟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薦。于薦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而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乃黜河內太守。而德秀於是知名。然非其好也。歲餘。駕柴車去。隱陸渾山中。不爲墻垣。肩鋤家。無僕妾。日或不爨。唯飲酒彈琴。以自娛而已。房琯見而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猶幸識元紫芝也。

### 鄭遨李道殷羅隱之

鄭遨。白馬人。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俱隱。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後徙居華陰。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遨種田。隱之賣藥。道殷有釣魚術。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唐明宗時。以左拾遺召。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皆不起。

### 南安翁

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翁家。莖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時人稱曰。南安翁。竟不知其名誰也。翁雖麻衣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凡案間有

文籍視之皆經子陳忽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少焉二子歸拾鋤揖客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其談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翌日見翁倉皇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入城何爲到此曰吾以急事問之乃大兒於關外鬻果失稅爲關吏所拘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此子瞻給若渠不勝杖則翌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守詢藏書外臣卷六十六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以居待隣曲甚有恩禮以故無良賤老穉皆愛敬之稱之曰蘇翁焉身長七尺美鬚髯無疾病披荆畚礫爲圃藝樹耘耰灌漑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關者又不一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夜織履堅韌過草爲人爭買之是以薪米不乏溉園之隙閉門高臥

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迹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師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園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今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帛實几上力請與之共載雲卿辭以詰朝上謁及期遣使迎伺則扃戶閤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啟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

藏書外臣傳卷六十七

身隱

莊周 ○附列禦寇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六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滌。自恣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藏書外臣傳卷六十七

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列禦寇。鄭人。問道於關尹子。復師壺丘子林。老商氏。友伯高子。隱居鄭圃。四十年無知者。著書行于世。劉向曰。列子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于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於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四皓

四皓者。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角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已。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騶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而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不仕秦。亦不仕漢。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常賣卜於成都。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楊雄少從之游。屢稱其德。蜀有藏書外臣傳卷六十七

富人羅冲者。問之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也。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吾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君平因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

鄭樸

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修道靜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不至。楊雄盛稱其德。曰。谷口子真。躬耕巖石之

下而名振京師

向長禽慶

不事莽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嘗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白，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子夏俱游五嶽名山，莫知所終。

野王二老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光武送鄧禹西征，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舉手西

藏書

外臣

卷六十七

三

指曰：「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郊，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嚴光

嚴光字子陵，餘姚人也。少與光武同游學，及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

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因謂光曰：「聞先生至，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

言，光不答，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上，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女邪？」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對曰：「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惡。」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去，耕釣於富春山，故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漸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于家。帝傷悼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矜高，未嘗修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好賓客，更遣使要丹，皆不能致。信陽侯陰就者，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而至，



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後能供其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餐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一座皆失色就不得已令去輦丹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 閔仲叔荀恁

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蔣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投劾而去客居安邑老病家貧

藏書 外傳 卷六十七

五

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知敕吏常給焉仲叔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亦修清節資財千萬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王莽末匈奴寇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間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月餘罷歸卒于家

### 梁鴻高恢

梁鴻字伯鸞扶風人受業太學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

藏書 外傳 卷六十七

六

誤失火延及它舍鴻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火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因爲執勤不懈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既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縠傳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避世今何爲默然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官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鴻乃易姓運期名耀字候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云云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

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于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家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華陰山中，及鴻東游，思恢作詩曰：「烏嬰嬰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 高鳳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家以農畝爲業，而鳳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乃覺故。其後遂爲名儒焉。教授西唐山中，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得不仕。

###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于武安山，鑿穴爲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

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奈何？」佟曰：「修幸得保全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終不見。

### 矯慎馬瑤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少學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稱，然皆推慎先之。年七十餘，竟不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慎同郡馬瑤亦隱於沂山，以免。宜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羨之，號馬牧先生焉。

### 樊英

樊英，字季齊，魯陽人。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澆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安帝初，徵爲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

帝怒之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為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弗聽。英初被詔命，僉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此未可以病英也。」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

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如是。」年七十餘卒於家。樊英善藏其用。

范曄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一也。樊英楊厚初徵，朝廷待若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竄甚。李固朱穆等以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是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王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疎，及其陶摅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乎？

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乃誦謨禮樂，謂遠術賤斥國華，謂獨善以為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其將與夷狄同乎？

### 周勰

周勰字巨勝，光祿大夫舉之子，而陳留太守防之孫也。少以父任為郎，自免歸。父故吏河南召夔為郡將，卑身降禮，以事勰。勰耻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辭。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屈。後舉賢良方正，亦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

疾隱處，羸身杜絕人事。門巷生荆棘者十餘年。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客，游談宴樂。及秋而冀誅，年終而勰卒。蔡邕以為知命云。自勰曾祖父楊至勰，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

###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郡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性恬靜寡欲，不交人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客。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懷然，不敢復言。友人郭正稱之曰：

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 寒貧子

寒貧子、建安初、客三輔、至十六年、關中大亂、乃南入漢中、及漢中破、隨衆還長安、居窮巷小屋、行乞以自給、富貴人饋遺之、皆不受、因號曰寒貧子云

### 翟莊

翟莊、潯陽人、少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弋、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獲、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鈞、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草門、命徵並不就

###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恙、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受而去、皆捨棄、人與語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

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燿、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

### 皇甫謐 附楊王孫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猶不好學、游揚無度、或以爲癡、嘗以所得瓜果、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何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成仁、曾父烹豕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於是感激、遂去就鄉人席坦、受書、居貧、帶經而農、博綜典籍、百家之言、始有高尚之志、專以著述爲務、矣、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者、謐以爲非聖人孰能無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終、窮而不變也、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不過轉死溝壑而已矣、謐答之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所必全者、形也、所不可犯者、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

命安在其爲得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乎弱且病也。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又孰與富貴而擾神耗精者歟？夫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噲，噲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故一人死而人皆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人皆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又何損益於死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全矣。遂不仕，耽玩典籍，忘其寢食。時人謂之書淫焉。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

藏書

外臣 卷六十七

十四

官或勸謚饒之，謚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盞菜。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吾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謚上疏，自稱草莽臣，辭切言至，遂見聽。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謚初服寒食散，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濟陰太守文立表以命士有贊爲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謚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信哉！」夫束帛莛羹，易之明義；玄纁之贊，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鳳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

致之難也。一讓而還，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卽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爲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竟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於地，是以神不存體，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機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

藏書

外臣 卷六十七

十四

孫興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如今竟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卽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將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矣。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吾本欲露形入阮，以身

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稱爲之制、奢不  
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遂除畏尸、置尸牀上、舉牀就阬、  
去牀下尸、便以親土、上與地平、還其故草、無種樹、木無居  
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  
地下、死而重傷、竟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爲恨鬼、王孫之  
子、可以爲誠、死誓難違、卒無改焉、太康三年卒、年六十八  
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  
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  
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

藏書 外臣 卷六十七

五

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必  
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之、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  
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又不  
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竊聞王孫先  
令羸葬、今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  
先人、竊謂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  
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乎、王孫報曰、蓋聞古之  
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  
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  
財單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人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

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  
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乃合道  
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  
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  
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  
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畏以幣帛、鬲以棺槨、肢體絡  
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  
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窆  
木爲匱、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殯、故聖王生易  
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無用、不損財於無謂、今費財厚葬、  
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  
祁侯曰善、遂羸葬

藏書 外臣 卷六十七

六

### 晉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  
高尚、博學善屬文、頽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所貴、嘗者  
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不詳姓氏、宅  
邊有五柳樹、故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好讀書、不求甚解、  
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  
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環堵蕭然、短褐穿  
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

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蘇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年四十復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縣有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家人固請種秬乃以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秬久之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卒賦歸去來辭解印綬去在縣僅八十日秬既不熟秫亦不收也後徵著作郎不就元熙中刺史王弘臨江州嘗詣潛潛稱疾不見因語人曰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而已初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弘後知潛

藏書 外臣 卷六十七

當往廬山遣其故人龐通之齋酒具先於半道要潛潛比過便引酌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弘見潛履穿顧左右爲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伸脚令度履弘復要潛至州問其所乘潛曰素有脚疾向乘藍輿乃令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言笑賞適不覺有異也初顏延之爲劉仲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潛飲臨去留錢二萬潛悉令送至酒家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摘菊盈把忽弘使送酒至便就酌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卿可且去郡將常候之值潛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着其大致如此

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此山潛又不應徵命故時謂爲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請續之與學上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簪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潛賦詩曰周生連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蓋訛之也潛氣豪一世而沉潛不露其妻翟氏亦安勤苦與之同志嘗於夏月高臥北窓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但畜無絃素琴每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亦未爲深知先生也時廬山釋慧遠結社東林秘書丞謝靈運於山後鑿二池植白蓮呼曰

藏書 外臣 卷六十七

蓮社潛與慧遠素爲方外交而不與蓮社之列一日過慧遠甫及寺聞鐘聲不覺輦容遽命返駕故法眼禪師晚叅示衆云今夜聞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却迴去此法眼特爲陶公揄揚也慧遠持戒精嚴送客遠者不過虎溪一日偕潛及簡寂觀主陸修靜不覺過虎溪數百步乃相與大笑而別好事者遂作三笑圖以紀之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旁流于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就能如是乎蘇軾曰所貴於枯淡者



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黃庭堅曰：寧律不諧、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信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意者耻事二姓、故以異之耶。此知潛矣。抑未謂深知潛也耶。當埃如潛者辨之。

###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爐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戊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視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中各有七十餘毛。出外二十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耻。善琴棋、工草隸、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正。家貧、求宰縣不遂。永平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

二升、以供服餌。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第八洞天、名金陵華陽之洞。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之館也。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卽以隱居代名。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殊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已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輿物遂絕。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性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天官書也。用是深慕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宇、及梁武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今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卽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

輕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使造年歷至己巳歲特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欲教曳尾之龜矣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自隱處四十年許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服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脩本草遇神仙桓闓謂曰君之陰功極著以所脩本草用蛭虫水蛭輩爲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形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氛氲滿山詔贈太中大夫謚曰真白先生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誕散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初弘景毋夢青龍無尾自己升天弘景果不娶無子所著共秘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

### 宗淵

宗淵字敬微宋徵士炳之孫也少靜退不樂人間嘗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感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量腹而進松木

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又復何求平生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

### 馬樞

馬樞扶風人也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周易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道俗聽者二千人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三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乃隱于茅山目精洞黃能視

藏書

外臣

卷六十七

主

閭中物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 阮孝緒

阮孝緒尉氏人自幼沉靜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罕見其面天監中屢薦召不出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於天監末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外兄王晏貴顯屢

至其門。孝緒度其必至。顛覆聞其笏管穿籬。逃匿鄱陽。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欲就見。孝緒鑿垣而逃。曰。我本不應爲王侯姻戚。

### 駐夸

駐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好飲酒。與崔浩相友善。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浩乃投詔書與夸。夸不肯受。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乎。桃簡浩小名也。及浩誅夸。爲素服。經時乃止。嘆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駐夸。遂作朋友篇。

### 李謐

李謐趙郡人也。年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鄉黨皆以神童稱。年十八。受業於博士孔璠。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幃。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公府辟召。皆不就。時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有親識求官者。琛答之曰。諸君獨不見趙郡李謐乎。耽學守道。不問於時。君等何爲輕自媒術。又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師事之。今李先生在邇。何不往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國耳。

### 孔淳之

孔淳之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

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肯往。使謂之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元嘉初。徵爲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

### 翟法賜

翟法賜潯陽柴桑人也。構屋於廬山。以獸皮結草爲衣。雖鄉族親黨亦罕接見。州奉詔徵爲著作佐郎。逃避不就。太守鄧文子上表。謂若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必獲。恐致顛隕。有傷盛化。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間。不知年。

藏書

外臣 卷六十七

二十四

###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徵爲揚州主簿。不就。自號被褐先生。

### 朱桃椎

朱桃椎成都人也。結廬山中。夏則裸。冬緝木皮以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嘗織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履也。以米茗易之。置其處。乃取履去。日以爲常。終不與人接。其爲履用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易之。高士廉爲長史。請見與語。

瞻視不答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嘆曰有道者欲官之不肯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隣等皆事之照隣有惡疾感而問之思邈委曲詳答皆

藏書

外臣

卷六十七

五十五

可聽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故其傳最詳永寧初卒年百餘歲孫處約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侑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武攸緒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盤桓龍門沙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

賜金銀鍍帛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瘳梧廖尾皆流積不御市田穎陽與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消青目

瞳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慎盈齋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攸緒苦祈還山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卽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帟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伏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親貴求謁寒溫外默無所言乃復聽還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唯攸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讓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輕被繫張說表置廬山中書令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今州縣逼遣士爲驚嗟願詔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問詔可開元十一年卒

藏書

外臣

卷六十七

五十六

崔觀

崔觀城固人老無子乃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爲業而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詠相視爲娛文宗時詔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少高放舉進士一不第遂棄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性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

時乘舟設蓬席東書茶龜筆床釣具隨意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

###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也少有俊才未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爲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爲凝所賞由是知名未幾凝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不忍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徵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點繫洛師於今十年方

藏書

外臣

卷六十七

主七

直避世終身不仕焉

### 陳搏

陳搏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真源縣人也與老子同鄉里四五歲猶不能言一日戲澗水之濱有青衣媼召置懷中乳之始能言及長親喪先生曰吾將遊泰山之巔與安期黃石童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脂韋汨沒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散其家業惟攜一石鎚而去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日遊市肆或上酒樓或宿野店或遊京國後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爲手詔召先生至則長揖賜號清虛處士并賜宮女三人先生爲表謝上并有詩云雪爲肌體玉爲腮多謝君王送出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以書奏付宮使即時遞去自言嘗遇鹿皮處士謂武當山九室岩可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凡二十餘年撰指玄篇八十一章入室還丹詩五十首又作釣潭集萬餘字皆羅縷道妙包括至真嘗夜立庭間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先生曰金人云歸成之地蓋秋爲萬物之所歸也吾其隱於西方乎是時年已七十餘俄移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闢荆榛而居之以弊歸成之語唐開元中有李琪者隱於華陽與先生遊更相酬倡先生常閉門臥累月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尋訪者窺其戶聞

藏書

外臣

卷六十七

主八

其無人，惟獸跡鳥聲而已。有樵於山麓者，見有遺骸生處，追而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州將以聞，世宗召見禁中。月餘方起，因問以黃白事。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爲念，何留意於小道邪？世宗不以爲忤，拜諫議大夫，固辭，賜號白雲先生，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宋太祖登極，召不至。興國初，始赴召。太宗詔服華陽巾，草履垂絛，以賓禮見於延英殿，賜坐，延問甚久。時上方征河東，先生諫止之，會軍已興，上不樂。及兵還，不利，先生乃乞歸。四年復來，始云河東可取。暨王師再舉，果執劉繼元，平并州。上謂宰相宋琪等曰：博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十餘載，度

藏書 外臣 卷六十七

主九

其年蓋百餘歲，語論甚高，因遣中使迭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博不知吐納養生之理，神仙黃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教？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行修煉，無以加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上屢與之屬和詩什，問曰：若昔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至否？先生云：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靜爲治，卽今之堯舜也。上善其對，欲拜諫議大夫，固辭乞歸，上知其不可留，卽賜宴便殿，詔宰臣兩禁赴宴，爲詩以寵其行，仍賜龜鶴。

鞍馬束帛，又詔華陽刺史王祚時就存問，其後再遣中使就山宣召，先生意甚堅，使回具奏，上又遣中使齎手詔茶藥等物賜之，仍仰所屬太守縣令以安車軟輪異數迎先生。先生乃爲表謝，上曰：丁寧溫詔，盡一札之細書，曲軫宸恩，賜萬金之良藥，仰佩聖慈，俯躬增感。臣明時閒客，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善存四皓，嘉遜之士，何代無之？再念臣形如槁木，心若死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脫簪爲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倘臨軒陛，貽笑聖明，願回天聽，得隱此山，聖世優賢，不忝前古。數行丹詔，徒煩彩鳳，啣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

藏書 外臣 卷六十七

主九

住，獲飲舊溪之水，飽聆松下之風，咏味日月之清，笑傲雲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雖潛至道之根芽，盡陶聖域之水土，敢祇膚眷，俯順愚衷。先生經史浩博，尤精易學，鑒人察物，辨別聖凡。宋太祖太宗龍潛時，與趙忠獻公遊長安市，先生與之同入酒肆，公因坐右席，先生曰：汝紫薇帝垣一小星爾，敢據上次乎？周世宗宋太祖同行，先生云：城外有二天子，氣陳康肅公竟谷，既登第，過謁先生，坐中有道人髮髻意象軒傲，目康肅公，連言曰：南菴南菴，語已徑去。康肅公深異之，問曰：向者何人？先生曰：鍾離子也。康肅公惘然欲追之，先生笑曰：已數千里矣。康肅曰：南菴何謂

也先生曰他日自知其後康肅轉漕閩中巡行墟里間聞田婦呼其子曰汝去南菴趣汝父歸康肅大驚問南菴所在視之則廢伽藍也有碣云某年月日南菴主人滅祠其真身于此乃康肅公生辰也先生稀到人間或遊華陰華陰令王睦聞先生來倒屣門迎既坐先生曰子更一年有大災吾之此來有意救子子守官如是雖有患神理亦祐子乃出藥一粒睦起再拜受而服之睦回都下馬驚墮汴水善沒者救之得不死關中逸人呂洞賓有道術雖數百里頃刻輒到世以爲神仙常數至先生齋酬倡曾當春月於華山水邊石上閒步見壺公赤松子呂洞賓相繼至有藏書 外臣 卷六十七地神獻果一盤酒一器飲酌半酣各賦詩一首先生曰春暖羣花半開逍遙石上徘徊曾垂玉勒金闕閒踏青山碧苔洞中睡來幾載流霞獨飲千杯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壺公曰壺中自有樓臺四季羣花競開閒時則飲瓊液醉後或臥青苔逍遙非關名利落竟不染塵埃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赤松子曰乍離南山竹齋因過舊隱天台洞中美酒纔熟路上羣花半開我骨非是凡骨君才亦是仙才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呂洞賓曰落鬼直至此來曾經幾度花開閒便着錢沽酒恣意千杯萬杯閒遊八十三天醉上茅君醺臺逢人莫說人事笑指

白雲去來先生一日謂賈得昇曰今日有佳客至當速報必頃一人衣短褐青巾叩門賈未及報其人倏爾遂去先生遽令追之一里餘復遇老人衣鹿皮者曰我神仙李八百也動則行八百里言竟亦失所在又晤老人鹿衣者乃太清得道白鹿先生李阮也先生曰吾其不可久留世矣端拱元年一日語門人曰吾來歲中元後當遊峨眉明年遣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往造之曰吾其歸於此乎卽草遺表其略云臣大數有期聖朝難戀已於今年十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峰下張超谷中遣賈得昇并龜鶴鞍馬詣闕以進上獨覽久之以龜鶴鞍馬復賜得昇仍賜藏書 外臣 卷六十七紫衣并賜號曰悟真又予錢五百萬俾營北極殿以終其志享年一百一十八歲得昇繼其觀事河南節度使李守正叛周高祖爲樞密使討之有麻衣道者謂趙普曰城下有三天子氣守正安得久未幾城破先是守正子婦符彥卿女也相者謂貴不可言守正曰有婦如此吾可知也叛意乃決城破舉家自焚符氏坐堂上不動兵入叱之曰吾父與郭公有舊汝輩不可以無禮公乃命柴世宗納之後爲皇后三天子氣者周高祖柴世宗本朝藝祖也錢若水爲舉子時見先生先生曰明日再來若水如期往



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入之以火著  
蓋灰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後若水登科爲  
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命  
老僧觀之僧云做不得做不得故不復爾老僧者麻衣道  
者也

一云博唐長興中進士遊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詩云他  
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蓋唐末時詩也常乘白驪從少年  
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驪曰天下於是  
定矣遂入華山爲道士葺唐雲臺觀居之藝祖召不至太  
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甚久帝以其善相人也遣  
藏書 外臣 卷六十七 三十一

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役皆皆將相也  
何必見王建儲之議遂定真宗卽位先生已化因西祀汾  
陰幸雲臺觀謁其祠加禮焉博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伯長  
穆授李挺之李授康節邵堯夫以象學授种放放授廬江  
許堅堅授范諤此一枝傳於南方也又云希夷一日令酒  
掃庭除曰當有佳客至須史明逸作樵夫拜于庭下希夷  
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爲顯官名聲聞天下  
明逸曰某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  
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爲賤亦猶賤者不可爲貴君相當爾  
雖跡山林竟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又謂明逸曰君不娶

可得中壽明逸從之果至六十歲卒先是希夷爲明逸卜  
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下不定穴旣葬希夷見之言地固佳  
安穴稍後世世當出明將明逸不娶無子自其姪世衡至  
今爲將帥有聲

#### 魏野

魏野陝州人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兔因有娠遂生野及  
長嗜吟咏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  
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  
多載酒從游嘯詠終日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白衣以見  
真宗祀汾陰歲與李漬並被薦野上言曰麋鹿之性頓纓  
則狂豈能瞻對殿堦仰奉清燕上乃遣使圖其所居觀之  
復遣內侍存問

#### 林逋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家貧衣  
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後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  
山二十年足不及城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  
問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乃下逋時泛  
小艇遊西湖諸寺惟留一童子應門客至童子延客縱鶴  
良久逋掉而歸蓋常以鶴飛爲客至之驗云自爲墓於廬  
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

既卒，仁宗嗟悼，賜諡和靖先生，賻粟帛，通善行書畫為詩，既就藁，隨輒棄之。嘗客臨江，時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通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通卒，諮進罷三司使，為州守，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葬之，通不與葬。

### 張學

張學，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親友強之仕，乃調清溪主簿，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至元佑，大臣復薦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就。于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學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為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秘書郎，敕郡縣致禮敦請，竟不出。學孝弟，修于家，忠信行于友，聲名聞于人。蹈中守常，從容不迫，為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為耻，崇寧四年卒，詔以學隱德丘園，聲聞顯著，賜諡曰正素先生。

### 順昌山人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七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問曰：「亂何自起？」眾爭為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

矣。

### 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因生之夕，父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騶，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言，甫弱冠，才氣超邁，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之書，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末以因學行荐于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乃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所以得安居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始為知義矣。今因生四十三年矣，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崕嶢卓絕之行，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以蹤跡之。」

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耳。向先儲皇以贊書之命來召，因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因卽時應命。後聞老母中風，請還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因豈有意于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邪？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畱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病，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疝瘡，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瘡疾復作，至七月初一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偶念自歎，旁無耆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僚，一旦身危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墳，儻病勢不退，便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傷感，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命來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趨，是以卽日拜受，留使者相候，病愈遷延至今，服藥百至，略無寸效，乃敢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稍退，自備氣力，倍道急進，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疏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本非難處之事，故敢望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帝聞之，亦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三十年四

月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歐陽玄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雪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畱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孔子周公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王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爲知言，因所著號丁亥集，其小學四書語錄，皆門生故友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因病中親筆。

藏書外臣傳卷六十八

心隱

阮籍 附咸贈字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而喜怒不形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而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爲勝已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果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

藏書外臣傳卷六十八

三

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橡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邠子處于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復見採擇無以稱當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于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居鄉里歲餘莫誅故時人服其遠識焉司馬懿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司馬師大司馬從事中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

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以酣飲爲常昭初欲爲子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皆以酣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從容言于昭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卽拜籍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昭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昭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何也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求爲步兵校尉會昭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嘖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爲何哭楷曰阮籍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人宜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

藏書外臣傳

卷六十八

三

對之及稽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第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而司馬師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釀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有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蓋譏笑師兄弟也是以他日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因賦豪傑詩云景元四年冬卒年五十四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者達莊論敘無爲之貴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畧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蟲之處禪中迺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蟲處于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蟲之處禪中乎籍雖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爲禮法之士何曾等所仇司馬昭又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

藏書

外臣

卷六十八

四

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之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或又言籍不當爲鄭冲作勸晉王茂然攷其文大槩謂褒德賞功禮典之常不必固讓而已演義論步兵勸進之文醉不欲爲而強迫爲之非楊雄甘爲美新者比是則然矣而未盡也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飲而已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何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淡不可榮辱矣瞻素執無鬼論忽有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良久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聖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太惡歲餘病卒字遙集其母卽胡婢也嘗以金貂換酒爲所司彈劾帝宥之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在舅族乎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顯卒乃除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蘇峻作逆議者

藏書

外臣

卷六十八

四

以爲知幾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宇宙爲狹有時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鋤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有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而誓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矣一日因大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平生未嘗屑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局牖八荒爲庭衡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甕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王績仲長子光附錄者傳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也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知績誕縱不娶以家事鄉族慶弔冠婚不與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徒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時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或數日高祖武德初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醖可繼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曰給一斗特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革官去自是太樂丞爲清職績追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又著五斗先生傳焉刺史崔喜請與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杜之松爲刺史請續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昔

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還堂成列講罷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蹢躅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嘆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府五臟不能無受也薛生曰收問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嘆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

### 种放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也放沉默好學父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爲業從學者日衆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母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携壺泝長溪坐盤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

值月夕直至宵分不喜浮圖氏嘗裂佛經以製帷帳多爲歌詩自稱退士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患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於是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處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翰林學士宋綬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知制誥王禹偁言其貧不克葬詔賜錢三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其喪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孝行純至可勵風俗簡朴退靜無謝古人復詔本府遣官詣山以禮發遣赴闕齎裝錢五萬放

辭不起明年齊賢出守京兆復條陳請加旌賁卽遣官齎詔召赴闕賜帛百匹錢十萬九月放至對崇政殿以幅巾見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卽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巾服簡帶館于都亭驛大官供膳翼日表辭恩命上知放舊與陳堯叟游令堯叟諭意不聽其讓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簡犀帶銀魚御製五言詩寵之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日賜食學士院自是屢得召對六年春再表暫歸故山詔許之將行又遷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餞于瓊林苑上賜七言詩三章十月遣



使就山撫問。圖其林泉居處以獻。優詔起其入覲。歲以疾未平。爲請。景德元年十月來朝。言歸山久。請計月不受俸。詔特給之。上曰。放體格高古。聞其歸。私居終日。默坐一室。山水之樂。亦天性也。每所詢問。皆據經以對。頗多裨益。朕優待之。益以激浮競耳。二年。擢爲右諫議大夫。表乞嵩山養疾。許之。令河南府檢校召對資政殿。曲宴學士院。是冬復來朝。三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營葬。復召宴賜詩。放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悉給焉。十月復至。大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求歸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卽席賦詩製序。上作詩。卒。章云。我心。虛竹日。無復醉山中。三年正月。復召赴闕。表乞賜告。手詔優答之。作歌賜之。乃齋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朝。從祀汾陰。拜工部侍郎。放屢至闕。俄復還山。人有詒書嘲之者。放不答。放終身不娶。尤惡雜。故京城賜第。爲擇僻處。然祿賜旣優。晚節頗飾。與服于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至爭訟。門人屬族依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侵罵之。嗣宗屢遣人責放不法。條上其事。四月。求歸山。又賜宴遣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樵採。特詔禁止。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觀側。遣內侍就興觀基起第。賜之假踰百日。續給其俸。然。

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詒驛吏。規筭糧糗之直。以此時議浸薄。嘗曲宴令羣臣賦詩。杜鎬以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議之上。嘗語近臣曰。放爲朕言事甚衆。但外庭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八年十一月乙丑晨興。忽取前後章疏。葉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于次。酒數行而卒。計聞上甚嗟悼。親製文遣內侍致祭。歸葬終南。贈工部尚書。錄其侄世雍同學究出身。初放嘗見陳搏曰。子他日必白衣諫議。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子其戒哉。放之晚節。果如圖南之言。

吏隱外臣總論

卓吾子曰：使子房不爲韓，則終始辟穀人也。且不知有吏矣。安知有吏而隱乎？既已藉漢滅秦報韓，是以不容不吏。隱於漢耳。迹若吏隱，而心非也。吾迹其終之所就，又安得不謂之吏隱乎？使侯生不遇公子，則終身抱關人也。一遇公子，則出奇畫策，刎頸相隨，視死如飴矣。何者？得死所也。迹若吏隱，而心亦非也。吾迹其七十之初，據其平生之寓，是以亦謂之吏隱云耳。吾故曰：二子皆吏隱也。夫古今豪傑終身不遇而卒老於抱關，死於牖下者，何限也？彼侯生之得死於公子者，幸也。設不幸而不得死，則將終抱關，將終吏隱，自不容不甘之矣。若子房者，當日既不能死，始皇於一擊之下，他年若又不能遂滅秦之寇，子房肯甘心辟穀已乎？嗚呼！國士之遇也，知已之感也，滅國之恨也，五世之冤也，千載豪傑其揆一也。吏不吏，隱不隱，皆迹也，非所論也。具眼者，倘以我言爲然不。

吏隱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卽位，徵天下舉。良方正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嘗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石，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朔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

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 胡廣

胡廣字伯始華容人也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官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寵交趾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勤苦長大隨輩入郡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會歲終應選舉雄勸真助求其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旬月

外臣

卷六十八

七

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史試章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駁之曰竊惟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無覽殷夏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若事下之後議者糾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不從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以病

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九年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會蕃被害代爲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徬無几杖言不稱老性溫柔常遜言恭色以避權害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寒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出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謁者護喪賜冢坐于原陵謚文恭侯拜家一人爲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縗經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爲其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生蒸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爲二

表書

外臣

卷六十八

七

卓吾曰甚矣殺身之難也世之人士動以殺身律人過矣使必皆殺身而後可此賢者所以終身巖穴不肯見於世也胡廣趙誠雖不能如李杜之極諫力爭然李杜既死仍復有李杜者相繼而起羅列於朝誰之力歟其與自殺而遂已者厥功倍矣故曰天下中庸有胡公信哉其為中庸也豈若張禹者以帝師之重言聽計從乃曲意阿鳳專為孫謀者比乎吾是以亦謂更隱也蓋隱於無名者也

### 譙周

譙周西充人也幼孤既長號古篤學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無造次辨論之才然潛識內敏諸曉天文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亮卒周在家問問即便奔赴後姜維連年攻魏百姓凋敝周作仇國論以諷之及鄧艾伐蜀周勸後主出降時議欲奔吳或欲奔南中惟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吞吳吳不能吞魏明矣等為小稱臣孰與為大再辱之耻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

或難周曰艾若不受降其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勢不得不受既受不得不禮後主猶疑周乃上疏曰易稱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况禍已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國蒙賴周之謀也時晉文王為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以病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以書板示立曰與午忽今月酉沒今典午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晉室踐祚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與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陳壽嘗為本郡中正周語壽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楊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之遺風可與劉楊同軌恐不出後數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六年秋為散騎常侍篤疾不拜至冬果卒

### 鄭祭

鄭祭字蘊武以進士登第累擢左司郎中家貧求郡出為廬州刺史黃巢自嶺表還經淮南剽掠祭移黃巢文牒請

無犯郡界，巢笑而從之。一郡獨不殺，能郡，贏錢千緡寄州帑。後郡治數陷，盜終不肯犯。鄭使君寄庫錢，蔡善爲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歌，後體初去廬江，與郡人別云：「唯有兩行公解淚，一時洒向渡頭風。」滑稽皆此類也。遷給事中，僖宗以杜弘徽爲中書舍人，弘徽宰相杜讓能之弟也。蔡以弘徽兄在中書，弟不宜同居，禁近封還制書，不報。蔡卽移病休官，無幾，以左散騎常侍還徵朝政。有闕，蔡上章論列事，雖不行，喧傳都下。執政惡之，改國子祭酒。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愜，蔡每形於詩什。中人或誦其語於上前，昭宗見其激訐，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蔡可。」

### 馮道

馮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卽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爲人能自

刻苦爲儉約，嘗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菴，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諸將有掠得美女，以遺道者，道不能却，皆實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遇歲饑，悉出所有以周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道夜潛往爲之耕。服除，復召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莊宗遇弒，明宗卽位，雅知道，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戒明宗曰：「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蹏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

不來。德光謂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無功。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稱於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之。為元老云。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莽丹不至滅夷中國之人者，道一言之力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遂陽立湘陰公斌為漢嗣，遣道與趙上交王度迎贊于徐州。贊未至，太祖遂代漢。左右知事，藏書外臣傳卷六十八

變欲殺道等。上交度惶怖不知所為，惟道偃仰自適，畧無懼色。其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莽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共稱嘆，以謂與孔子同壽云。

卓吾曰：馮道自謂長樂老子，蓋真長樂老子者也。孟子曰：社稷為重，君為輕。信斯言也，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養民也。民得安養而後君臣之責始塞。君不能安養斯民而後臣獨為之安養斯民而後馮道之責始

盡。今觀五季相禪，潛移嘿奪，縱有兵革，不聞爭城。五十年間，雖經歷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莽丹等，而百姓卒免鋒鏑之苦者，道務安養之力也。譙周之見，亦猶是也。嗚呼！觀於譙周仇國之論，而知後世人士皆不知以安社稷為悅者矣。然亦必有劉禪之昏庸，五季之淪陷，東漢諸帝之幼冲，黨錮諸賢之互為標幟，乃可不然，未可以是而藉口也。

藏書外臣傳卷六十八終



藏書六十八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李贊撰贊有九正易因已著錄是編上起戰國  
下迄於元各採摭事迹編爲紀傳紀傳之中又各  
立名目前有自序曰前三代吾無論矣後三代漢  
唐宋是也中間千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  
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固未嘗有是  
非耳然則予之是非非人也又安能已又曰藏書者  
何言此書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書也而  
無奈一二好事朋友索覽不已予又安能以已耶  
但戒曰覽則一任諸君覽但無以孔夫子之定本  
行賞罰也則善矣云云贊書皆狂悖乖謬非聖無  
法惟此書排擊孔子別立褒貶凡千古相傳之善  
惡無不顛倒易位尤爲罪不容誅其書可燬其名  
亦不足以污簡牘特以贊大言欺世同時若焦竑  
諸人幾推之以爲聖人至今鄉曲陋儒震其虛名  
猶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論恐好異者轉矜矜  
獲貽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



續藏書二十七卷

〔明〕李贄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汪修能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藏書二

十七卷》提要

續藏書序

李宏甫藏書一編余序而傳之久矣而於

國朝事未備因取余家藏名公事跡緒正之未就而之通州久之宏甫殉遺書四出學者爭傳誦之其實真贋

集敘

一

相錯非盡出其手也歲已酉睂源蘇公弔宏甫之墓而訪其遺編於馬氏於是續藏書始出余鄉王君惟儼梓行之而屬余引其簡端余謂前史有紀有志有列傳其體乃具宏甫前後二編列傳獨詳於紀若志缺如也而

列傳之中又獨存其美者昔楚史名  
檮杌春秋則亂臣賊子之戒每拳拳  
焉豈宏甫意不及此耶抑有所待耶  
先聖學三代之禮乃於周獨憲章之  
恐後學者欲明習朝典追蹤先哲舍  
是編何之余謂退可以修身而畜德

傳敘

二

進可以尊

主而庇民謀王斷國之大端班班具  
在貴善學之而已近代名卿稱黃材  
伯爲博古鄭端簡雷司空爲通今籍  
令三復宏甫之二編其可與昔賢相  
頡頏也夫  
辛亥舊史焦竑題

李卓吾先生沒而其遺書盛傳有說  
書有藏書有焚書說書以制義發孔  
孟曾思之精蘊焚書所雜著詩文談  
經評史大義微言藏書始周末迄胡  
元筆削諸史斷以已意今所行續藏  
書則自明興及慶曆諸臣列傳也其

李敘

一

目有功臣有名臣功臣有開國有靖  
難名臣有開國有遜國有靖難有內  
閣有勳封有經濟有清正有理學有  
忠節有孝義有文學有郡縣蓋王侯  
將相士庶人方外縉黃傭僕妾妓無  
不載矣名臣或有功而功臣不必有

名抑或以功封而不書或於傳附見其名或名兩見而從其所重或沒未久而得傳或負俗之議而爲分明之秉權衡破拘攣微顯闡幽標新領異與藏書略同惟一於揚善不刺惡爲異耳本朝史職廢

李倣

二

列聖實錄於臣下事不詳而野史雜出韋布之士不盡諳朝章薦紳之倫不盡負史才信耳者不審于時勢見小者不關於大體修詞者不當於故實甚乃苛責深文恣臆冥決所好生羽毛所憎成創痛古人多聞闕疑與

人不求備之意泯滅漸盡矣先生出入三朝勤學好問博古通今所師友正人君子故其甄別去取若奇而正若嚴而恕若疎而覈若朴而藻可謂良史昔者孔子作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是以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而自許以文則史事則齊桓晉文義則自取先生書諸臣事雖貴賤不同在一時皆爲雄伯錄諸家文非金匱石室之藏則名卿碩儒之製而其義無所因襲無三諱無三辭儻亦知我罪我惟春秋之

李倣

三

指乎先生嘗以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三王五帝不沿禮樂卽孔子之是非  
尚以爲不宜施之今日況於他人是  
書也余謂必合三書並觀而後得先  
生之心得其心恨先生不遇龍門蘭  
臺時專力成一代史不得其心遂受  
李敎四  
禍等于班馬夫孔子且有罪我況於  
先生先生生平與焦太史楊杞爲多  
而絕筆趙人馬侍御家閩人蘇郡伯  
得之金陵王維儼行之新都江似孫  
校之兩君雅意文獻使名山之副流  
布人間有功于李先生庶幾楊子雲

之桓譚矣

京山李維楨本寧父撰

戶文

五

續藏書總目	一卷	開國諸臣總敘	開國諸臣緣起	開國諸臣本根	二卷	開國名臣	三卷	開國功臣	四卷	開國功臣	續藏書	總目	五卷	遜國名臣	六卷	遜國名臣	七卷	遜國名臣	八卷	靖難名臣	九卷	靖難功臣	十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內閣輔臣	十一卷	內閣輔臣	十二卷	內閣輔臣	十三卷	勳封名臣	十四卷	勳封名臣	十五卷	經濟名臣	續藏書	總目	十六卷	經濟名臣	十七卷	經濟名臣	十八卷	經濟名臣	十九卷	清正名臣	二十卷	清正名臣	二十一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學名臣	二十二卷	理學名臣	二十三卷	忠節名臣	二十四卷	孝義名臣	二十五卷	孝義名臣	二十六卷	文學名臣	二十七卷	郡縣名臣
------	------	------	------	------	------	------	------	------	------	------	------	------

續藏書名臣姓氏	開國名臣	金陵陳靜誠先生遇	青田劉文成先生墓	附 子璉 璟	鐵冠道人張中先生	建昌周顥仙先生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濂	義烏王忠文先生禕	附 子與孫	宜興吳忠節先生雲	續藏書	姑熟郡公富塗陶先生安	附 太平知府李公習	御史中丞章先生滋	附 子存道	祭酒宋文恪先生訥	司業劉子高先生崧	祭酒陶公凱	附 崔亮 楊訓文	尚書詹公同	附 子詹公徽	大學士吳公伯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學士吳公沆

大學士朱文恪公善

附 鮑恂 余詮 張紳 張長年 貝瓊

太子少保唐公鐸

尚書開公濟

祭酒樂公詔鳳

附 趙奎 王才 魯文質 陳旭 陳友

學士劉公三吾

太師蹇忠定公義 別見靖難名臣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 別見靖難名臣

太保黃忠宣公福 別見靖難名臣

大學士解公縉 別見內閣輔臣

少保黃文簡公淮 別見內閣輔臣

韓國公李善長 洪武二十三年賜死年七十七

附 葉伯巨 鄭士利 別見孝義名臣

開國功臣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 洪武十八年二月卒年五十四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 洪武二年卒年四十

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 洪武十七年卒年四十六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公 洪武二十四年卒年四十八

寧河武順王衛國鄧公 洪武十年卒年四十一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 洪武二十八年卒年七十

文成劉誠意公 別見開國名臣

東丘郡侯花將軍

附 邵氏 孫氏 雷老

高陽郡侯許知府 此皆太平死事功臣也

高陽侯韓成

附 濟陽侯丁普郎等三十六人 此皆鄱湖死事諸功臣也

梁國趙武莊公德勝

附 南陽郡侯葉琛

張子明

拾命王等共一十四人 此皆江西死事諸功臣也

越國武莊公胡大海

續藏書 總目

附 李夢庚 王愷 孫炎等二十一人 此皆定祀於難

就國忠烈公俞通海

附 弟通源 通淵

蔡國忠毅公張德勝

附 汪興祖 周顯 陳文

楚國公廖永安

河間郡公俞廷玉

泗國武莊公耿再成

燕山侯孫興祖

永義侯桑世傑

縉雲郡伯胡深



宋國公馮勝	顏國公傅友德	涼國公藍玉	鄆國忠順公宋晟	遜國名臣	齊泰	黃子澄	練子寧	附 蕭用道	方孝孺	張昺	葛誠	湯宗	余進辰	徐輝祖	梅殷	謝貴	彭二	馬宣	朱鑑	卜萬	廖鏞
續藏書											總目										
											四										

廖銘	孫岳	瞿能	宋忠	附 徐凱 耿嶽	余瑛	彭聚	孫大	莊得	陳廣	楚智	張早旗	王資	崇剛	趙諒	宋瑄	張倫	曾睿	附 馬宣 楊本	倪諒	周拱元	鐵鉉
續藏書											總目										
											五										

附 徐將軍 盛統兵 高	王太守 王府校等	黃觀	附 妻翁夫人 并二女家屬十餘人	陳迥	附 蒼頭侯來保	侯泰	附 茅卯仔	暴昭	張統	附 毛泰	續藏書 總目	王純	嚴震直	卓敦	黃魁	盧迥	郭任	陳植	胡子昭	徐屋	上 景清	茅大芳
											六											

陳性善	胡閏	劉端	王高	鄒理	彭與明	盧原質	薛昂	廖昇	周楚修	王叔英	續藏書 總目	附 盛希年	王艮	董倫	王景	唐愚士	高遜志	張顯宗	附 楊璉 房安 呂昇	樓璉	王達	高巍
											七											

宋徵	劉伯完	黃鉞	附 楊福	龔泰	韓永	陳繼之	戴德葵	韓郁	曾鳳韶	王彬	董鏞	葉希賢	魏冕	甘霖	王度	鄭公智	尹昌隆	巨敬	王良	程本立	附 沈壽家
八																					

胡子義	林嘉猷	鄭居貞	姚善	附 錢芹 王賓 韓奕 俞貞木	陳彥回	王璣	葉惠仲	顏伯瑋	附 胡先 兒有為 弟珏 友晏壁	鄭恕	劉亨	鄭華	唐子清	周縉	附 朱寧等二百九十人	黃謙	松江同知	盧振	牛景先	周璫	謝昇
九																					

劉政	魏澤	陳思賢	附 徒弟伍性原 陳應宗 林珏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	王省	附 子禎 女靜	高賢寧	儲福	附 母韓 妻范	羅義	續藏書	總目	十
龔翊	黃彥清	附 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	雪菴和尚	附 杜景賢	河西僑	附 莊浪魯家	補鋤匠	馮翁	東湖樵夫	梁田王			

梁良王	宋和	郭節	何洲	梁中節	郭良	梁良用	何申等二十人	附 王詔 鄭僖	吳亮	程濟	續藏書	總目	十一
高翔	劉璟	附 子猷	王紳	附 子松	宋懌	靖難名臣	太師袁忠定公義	太師夏忠公原吉	太保黃忠宣公祐	少師金忠宣公忠			

少保陳節愍公洽									
附 李任 顧福 劉順 徐騏 劉安 蔡順 汪泳									
劉子輔 易先 何忠 馮智 陳麟 馮貴 侯保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渙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智									
尚書王文忠公英									
靖難功臣									
榮國姚恭靖公廣孝									
附 袁珙 顧士 張信 柰亨 李友直									
湯陰伯郭忠襄公資									
向書宋公禮									
續書 總目 十二									
附 金純 周長 潘叔正 張信圖 許堪 蘭芳									
河間張忠武王王									
東平朱武烈王能									
定興張忠烈王輔									
鄧國薛忠武公祿									
鄧國張襄僖公信									
廣寧侯劉忠武公榮									
內閣輔臣									
解縉									
黃淮									
胡儼									

楊士奇									
楊榮									
附 金幼孜									
楊溥									
高穀									
薛瑄									
岳正									
呂原									
李賢									
商輅									
彭時									
續書 總目 十三									
劉珏									
劉健									
謝遷									
丘濬									
李東陽									
王鏊									
劉忠									
仁楊廷和									
梁儲									
楊一清									
費宏									



尚書王莊毅公竑
尚書王恭毅公榮
尚書陳康懿公俊
都御史黃公紱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忠
太保余肅敏公子俊
附 徐廷璋 馬文升
都御史韓襄毅公雍
布政陶公魯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信
侍郎葉文莊公盛
總目
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少保秦襄毅公紱
太子少保鄧襄毅公廷瓚
附 朱英
太子少保董公軒
尚書何文肅公喬新
都御史高公明
少保倪文毅公岳
太保周文端公經
太子太保劉公大夏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珊

十六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敷華
尚書黃文毅公孔昭
太傅韓忠定公文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瀚
尚書王文莊公鴻儒
附 弟鴻漸 段堅
副都御史陳公鎬
附 弟欽
都御史王公雲鳳
尚書林公俊
少保李康惠公承勛
總目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瓊
附 陸完 彭澤 陳九疇 曹謙
少保胡端敏公世寧
都御史馬公吳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材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麟
尚書雍公泰
尚書吳公廷舉
尚書顧公璘
附 弟璉
少保王襄敏公以旂

十七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金
太子太保熊公洸
尚書胡公松
尚書鄭端簡公曉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世達
尚書陸莊簡公光祖
清正名臣
都御史顧公佐
附 師達 何珣
都御史軒公輓
附 周新
續藏書 總目
尚書魏文靖公驥
都御史魯公穆
附 薛祥 薛遠
侍郎李忠文公時勉
附 陳祚
祭酒陳公敬宗
附 楊鼎
都御史吳文恪公訥
御史孫公鼎
布政使夏公寅
侍郎劉文介公儼

少保林莊敏公聰
附 千戶龔遂榮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悅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韶
廿尚書楊文懿公守陳
太常卿張公元禎
光祿卿陳恭愍公選
附 張駿 子戴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寬
太子少保邵文莊公寶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珪
續藏書 總目
尚書陳公壽
尚書謝文肅公鐸
都御史熊莊簡公繡
附 潘禮 胡拱辰 王錡 李崧 朱裳 孫需 陶琰
祭酒魯文恪公鐸
副使邵公清
中允景公暘
尚書嚴恭肅公清
侍郎程公文德
甲學名臣
薛文清公瑄 別見明 臣

聘君吳公與弼	附 陳海雍	陳文恭公獻章	附 陳真晟	莊定山公景	賀給事公欽	章文懿公懋	羅文毅公倫	丁副使公璣	鄒吏目公智	陳御史公茂烈	續藏書	蔡祭酒公清	王文成公守仁	儲文懿公瓊	湛文簡公若水	呂文簡公樞	附 馬汝驥	鄒文莊公守益	附 子善	王心齋公艮	附 子璧	董蘿石公澐
			胡居仁 劉閔								總目		別見數對名臣				王道 穆孔暉	孫德涵 德溥		林春		
											二十											

附 子穀	王龍溪公畿	唐荆川公順之	羅文恭公洪先	羅近溪公汝芳	殷侍郎公邁	張諭德公元忭	楊侍郎公起元	忠節名臣	劉忠愍公球	章恭懿公綸	續藏書	鍾恭愍公同	廖恭敏公莊	楊觀察公瑄	附 子源	黃少卿公鞏	附 陸震	何尚寶公遵	孫忠烈公燧	許忠節公達	楊翰撰公慎	舒翰撰公芬
											總目						張英	并何遵等十二人		別見文學名臣		
											二十一											

楊忠愍公繼盛	附 張猗	沈光祿公鍊	楊御史公爵	海忠介公瑞	孝義名臣	丘公鐸	知縣簡公祖英	附 高彬	姚公伯華	朱公煦	總目	附 陳圭	毛公聚	劉公謹	程公通	孫公惟中	錢公瑛	瞿公嗣興	趙公祥	洪公祥	虞公謹	楊公旻
											續藏書											
											三											

王公原	唐公儼	劉公和	訓導劉公閔	歸公鉞	附 弟繻	何公倫	附 孝童崔鑑	收員外郎杜公環	樂公枏	附 弟稅	續藏書	李公疑	葉公伯巨	附 鄭公士利	高公瑾	汪公灌	附 夏宗顯	王公芳	附 義僕阿寄	義爲邵公實	文學名臣	學士宋公廉	學士王公符
											總目												
											二十三												

文學博士方公孝孺		別見遜國名臣
詹事曾公榮		
修撰康公海		
修撰楊公慎		
副使李公夢陽		
副使何公景明		
附	徐禎卿	邊貢
考功郎薛公蕙		
附	高叔嗣	陳東
山人孫公一元		
僉都御史唐公順之		別見理學名臣
參政王公慎中		
僉都御史趙公時春		
尚書王公世貞		
附	弟世懋	李攀龍 汪道昆
邵縣名臣		
方公克勤		
吳公履		
陳公灌		
錢公本中		
况公鐘		
附		蔚能

劉公實	
丁公積	
徐公咸	
唐公侃	
程公燦	
徐公九經	
龐公嵩	

溫陵 李 齊 龍 著  
廣陵 汪 修 能 校 刻

臣李賁曰我

太祖高皇帝蓋千萬古之一帝也古唯湯武庶幾近之然猶未受命  
非周公則無以安殷之忠臣湯之受命也晚非伊尹則決不能  
免於太甲之顛覆唯我

聖祖起自濠城以及卽位前幾五十年無一日而不念小民之依  
無一時而不思得賢之輔蓋自其託身皇覺寺之目已憤然於  
貪官汙吏之虐民欲得而甘心之矣故時時用兵時時禁諭諸  
將無一字而非惻怛亦無一字而不出於忠誠故天下士咸願

續藏書

卷一

歸而附之而樂爲之死也臣是以首錄開國諸臣而先之曰開  
國諸臣總敘者此也蓋叙而總之正以見死事者之衆皆千古  
之所未曾有此必有大根本存焉非可以人力強而致也故又  
曰開國諸臣本根知必有本根則知當時死事者之所以衆矣  
而緣起於濠城一劍之提伽藍神前一投之下而已嗚呼兵力  
單弱子與非夫眇乎小哉何所復望於入建業滅江州擒士誠  
混一江南而平定山東河南北也夫以其所緣起者寡弱如此  
而所成就者神速至大如彼故又曰開國諸臣緣起馬嗚呼合  
是三者而觀之而後知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取天下之由矣自是而後建文繼之純用恩而  
成祖二十有二年則又恩威並著而不謬

仁宗繼之純用仁而

宣宗章皇帝在位十年則又仁義並用而不失況正統十年之前  
昭聖末實三楊猶在尚行

三祖三宗之政乎則我

朝仁義立國愛民好賢蓋相繼且百有餘歲也自古開創之君曷  
嘗有此哉臣是以伏讀而詳著之以見今者  
聖子神孫所以安享太平之故當知無忘  
祖宗功德於無窮也

續藏書

卷一

開國諸臣總叙

癸巳春 上年二十六在郭元帥軍中先是濠城被圍元將賈魯來圍解 上白郭元帥歸集鄉里壯士得徐達等入城達少 上一歲上首得達專任之既而徐州將彭早往趨均用來奔濠城郭元帥爲所制 上察知其不可爲乃白郭南略地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張鈐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出南略定遠二十四人者皆濠人甲午春 上破橫澗山元義兵將繆大甲以衆二萬降 上至定遠馮國用與華國勝率衆歸附 上大悅今兄弟皆宿衛左右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一見知其爲長者禮之合肥人吳復性沉靜寡笑言勇略過人聞 上至率所部來謁 上俾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驍勇善戰偉貌黑面來歸 上以黑丁呼之今從征洪山寨德興先登破寨濠州趙德勝來謁德勝狀貌魁偉膂力過人馬上運槊如飛 上以爲帳前鋒兄子朱文正姊子李文忠先是各避亂徙他境及聞 上駐師濠州皆來歸定遠人沐英八歲遭兵亂失父母 上憐其孤屬 高皇后撫之至是并文忠等皆育爲子賜文忠英姓朱擇師教之軍中稱文忠保舍英沐舍虹縣胡大海長身鐵面勇力過人來見 上於濠 上一見語合用爲前鋒濠州孫興祖剛毅有膽氣王志猛驚多智略二人來歸年皆十九定遠茅成舍山仇成二人皆驍勇有膽略來見 上上悉留置麾下乙未 上駐和陽虹縣鄧愈年十六率所部來附 上命統領軍總管濠州常遇春年二十三率所部數十人來歸未至

困卧田間夢金甲神人蹴之起曰主君來忽寤見 上至即伏謁上欲謀渡江之舟楫時巢湖有水軍將巢縣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庸合肥張德勝葉昇無爲桑世傑舍山華高皆集舟師結水寨自保聞 上駐師和陽乃遣使問道納款 上率諸將以兵往取之遂以永安等歸和陽適巢縣金朝興亦率衆來附朝興驍勇有謀既得諸將遂決討渡江六月朔上率諸將渡江攻采石破太平耆儒陶安李習迎見 上召安與語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觀天應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悅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言金陵宜取狀 上遇安甚厚令預密議以李習知太平府事太平城初破郡將吳昇帥衆降 上曰吾聞汝江右名賢也卽用爲領兵總管合肥人楊瑄儒父子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略因亂聚衆保鄉里聞 上取太平率衆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 上既破滅陳也先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丙申三月 上率諸軍進取金陵復破方山營擒兆先釋而用之元將康茂才新州人結義兵悍冠江上累功遷都元帥我師渡江大破之常遇春兵盡殲其精銳茂才收合潰散屯天寧洲我師又破之茂才奔金陵 上既取金陵茂才欲奔鎮江我師又追及茂才乃率所部三千人降言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事至於此死生惟命 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 上遣徐達等下鎮江謂達曰鎮江有奉元之者才器老成可用爾入城爲吾訪之元之名從龍任元爲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居鎮江達至訪得之 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

綺往聘從龍至。上親出城迎入，邀與同處朝夕。咨訪時政，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定遠人王弼有膂力，膽略過人，善用雙刀，因亂集鄉里壯士，結寨於三臺山，率所部來歸。上命宿衛帳下。丁酉四月，上親督師下寧國，執元將朱亮祖、亮祖六安人，爲元義兵元帥。初，上克太平時，亮祖降。上賜以金幣，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歸元。守寧國，數敗我師。軍中爲所獲者六千人，諸將弗能當，常遇春與戰，亦被創還。上親督徐達等奮攻之，亮祖兵敗城下，被獲。上曰：「今將何如？」對曰：「非得已也。」生則盡力，死則效死。上壯而釋之，使從征宣城。七月，命鄧愈、胡大海率兵取徽州，守臣走。元帥汪同以衆降。戊戌，以李文忠、胡大海守嚴州，得郭彥仁，命爲指揮使司都事，使和協文忠。大海不爲異。上率諸將親征浙東，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

續藏書

卷一

五

咨訪時政，又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升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上悅其言，命預帷幄密議，又得楊國興，使從征湖口，未幾，命爲元帥，守宜興。十二月，至蘭溪，時和州人王宗顯少業儒，避亂僑居嚴州，胡大海以宗顯見。上曰：「是與我同鄉里，遂用之。」命探婺州城中，盡得其虛實，攻破之，改婺州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召儒士許元、葉瑄、王胡翰、江仲山等，皆會食中書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又命宗顯開郡學，招延儒士。葉儀爲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己亥春，樂平儒士許瑗謁。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海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略者，可以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非收攬豪傑，難以成功。」上卽拜瑗博士。冬十一月，命胡大海等進攻處州，元部將胡深守龍泉，見元將士多

急弛，不用命，深知天命有歸，乃棄其軍，間道來降，且獻取處州策。大海用其言，破處州。上征浙東，時胡大海薦劉基、宋濂、章溢、葉琛之賢，可用。李文忠守金華，又薦王禕、許元、黃天錫諸儒。上皆遣使，以書幣徵之。庚子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謁見。上喜甚，曰：「吾爲天下屈四先生，從容與論經史及咨訪時政，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宋濂、浦江人以文章行義爲時所重，嘗教授義門鄭氏家，章溢、龍泉人，葉琛、麗水人，皆智略過人，避亂隱田里，至是俱以聘至。上問陶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文學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上召劉基侍帷幄，預謀機務，以宋濂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遣世子授經，濂、琛並爲營田司僉事，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見王師下浙東，知天命有在，遣古田縣尹

續藏書

卷一

六

林文廣以福寧州來納款。上賜書褒嘉之。七月，故徐壽輝將于光、徐椿以饒州來附。上命鄧愈往納之。于光等遂從愈，屢敗僞漢兵。饒州以安陳友諒殺趙普勝，而用普勝將張志雄從，侵建康，友諒敗。志雄與梁鉉被擒，皆降。志雄因獻取安慶之策。上用之，遂克安慶。元將薛顯、沛縣人有勇略，守泗州。辛丑三月，聞我師克高郵，遂以泗州來降。上以爲指揮使從征。八月，上親征友諒，趣江州。友諒將丁普郎迎降，遂克江州。宿州傅友德勇略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之敗歸，明王珍不能用，率所部從陳友諒于武昌。及上攻江州，友德知天命有在，率衆來降。上知其才，卽命爲將。上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友諒將胡廷瑞守南昌，遣使來約降，請無散離其部衆。壬寅春，上幸南昌，廷瑞遂迎謁。建昌守將王溥、袁州守將歐普祥、黃彬餘于



守將吳宏、寧州守將陳龍、吉安守將孫本立皆率眾來降。上悉慰納之。安豐曹良臣、英毅剛斷，為眾所推，聚眾立柵禦寇。又韓政亦集眾千人自保。至是皆率所部來歸。上嘉之，授良臣江淮行省參政。政江淮行省平章。甲辰春，上既破滅陳友諒，句容儒士戎簡入見。上曰：主上向敗友諒于九江，何不乘勝抵武昌，而乃復還金陵？後雖克之，勞費多矣。上曰：事有緩急，兵貴權宜。陳氏之敗，我豈不知乘勝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追之急，彼必死關，故縱之，使偏師綴其後，知彼創殘之餘，必不能戰也。故全城降附，一則我師不傷，二則生靈獲全，三則保全知勇，所得不亦多乎？簡深歎服。他日，上謂諸將曰：鄱陽之役，當時諸將亦有勸我遽之下流，而以全師感武昌者，雖非吾意，然軍中以為奇謀，不意我簡亦能言之。丙午冬，建宗廟社稷。

續藏書 卷一 七

得令諸命製樂，請深明音律，令樂器樂舞皆謙所製。又善幻術，後以道人盜格藏事覺得罪，以幻術遁免。不知所終。戊申春，上即大位，命將征廣東。時元廣東左丞何真者，東莞人，少英俊，好書劍，元末仕為河源務副使，以亂故棄官歸鄉里。後討平東莞王成陳仲玉之亂，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至是，上遣廖永忠等平廣東，先以書招諭，真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上印綬歸附。永忠以聞，上嘉其保境息民，下詔引實融李勤事，褒之，召真入朝，賜宴，厚加賞賚。上遣徐達等北伐中原。四月，師克裕州，執元守將平章郭雲，勇力有謀略。河南郡縣皆下。雲獨守裕州，招之不從。後兵敗被執，上釋而用之。

開國諸臣緣起

滁陽王郭子興者，其先曹州人也。父曰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遊濠之定遠，定遠人信之，業稍饒矣。而尚未娶，里中富翁某有女而贅郭公為推其干支曰：是命富貴，翁笑曰：以贅故未有歸，何貴為？郭公乃請曰：不鄙庸陋，能見壻否？翁許之。郭遂委禽，自贅女歸郭公，而術益售，索日益盈，遂大買田宅，為定遠富人有。子一女，而子與其仲也。郭公歿，而三子俱精積蓄，踰於郭公時。至傾邑，屬元季人思亂，訛言大興，子與忽心動，遂大出其素，椎牛酒散，餞納豪勇，至正壬辰，羣盜崛起，淮南北子與從里中少年數千人，襲濠州據之，異軍蒼頭畢會，而帝自皇覺寺仗劍過濠，為問者止，以為間諜，將聞之子與而害之。子與適巡行，驟見大驚，異其貌，解縛與語，更置帳下，俾長十夫，日引與謀事。時元兵數來討，子與號勇善戰，每出則帝從傍翼衛，跳盪無前，斬首捕生過當。於是帝日益重，而宿州人馬公者，嘗避警定遠，與子與交善，從之濠，而病將歿，唯一女，以托子與，曰：為我擇所歸。子與拊之如己女，一日謂其妻張夫人曰：吾部曲不少，而所見無如朱某者，必且貴。馬氏女亦當貴，遂女之。是為孝慈皇后。時同據濠州者，孫德崖等四人，與子與而五，俱自稱元帥，四人者惡而蘇日事幽略，無遠志。子與意輕之，咸恨，而合謀挫子與，每公會與語，多不酬。子與怒，拂衣歸。德崖等乃共決，自是多稱疾不與會。帝乘間說曰：彼日益合，而我日益孤，不已，懼將它往。於是子與乃勉強出會，未幾而徐之敗，將彭早任趙均用各以其餘眾來，德崖等納焉，以其故盜魁有名也，而爭推之，更出其下，早任頗有權略，子與敬其相。

續藏書 卷一 八

善而薄均用德產等乃問均用曰郭某目中只有彭將軍真不復有將軍也於是德產乃謀乘子興出寨而縛之置於寨帝適於他部歸或謂事巨測宜匿帝曰郭公吾生父也亟馳至家問知其為德產縛曰唯彭公力能得之率子興之二子急馳以語早住早住怒曰我在誰敢魚肉而公介而與偕至德產寨破械出之則膚撓矣已而元兵大至圍濠急乃解營合力拒守凡五閱月始解早住均用俱稱王而子興等為元帥如故乃使帝行收兵得七百餘人自益復使帝以三百人往誘劫定遠張家堡得壯士三千人遂以三千人襲元張知院橫澗山寨走之收其兵二萬而卽以其兵攻下濠州彭趙二人爭權而開彭中流矢死趙均用因併彭故部曲而銜子興子興危甚帝乃行金賂均用親信使說之曰公昔困于彭城南趨濠若使

續藏書

卷二

九

郭公開壁不納肉虜手矣得濠而據其上更欲害之不祥且郭公易圖耳其別部之在濠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乃縱子興率其兵萬人入濠而帝所部已三萬餘壯士壯而整子興大悅悉收其兵已有議帝者謂且欲自王子興遂絀帝權奪其左右用事者使夷于它將諸捉生游微危任乃委之帝益自力每戰輒有功能不標標無所以獻高后知之乃悉其資裝賂張夫人謂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股掌公畏朱某而舍之今舍朱某奚托也子興悟乃稍信用帝子興以名號微欲都濠自王帝曰濠未易都亦未易王夫濠山城也不可以進取亟稱王元且萃而攻我子興為寢會濠饑子興會諸將與謀所向帝曰濠和陽可圖然當以計取之為子興畫策遂取和陽亡何濠故帥孫德崖饑以其眾就食和陽帝納之子

興以德產之見納也怒而來視師德產謂帝曰若翁來我且他往於是帝出餞德產軍中故人于二十里外卽報軍亂遂為其眾所留則德產亦已見執於子興鎖其項而與之飲酒矣子興聞帝被留大驚如失左右手別使所親信為質使贖帝歸與德產盟而縱之子興性剛急實欲甘心德產以帝故強縱之既失之悒悒不樂遂發病歿子興臨終之時兵不能當帝十之三而其存者皆已歸心於帝矣孫德崖聞而欲來有其眾時帝別將與元確戰不能救子興之子某某懼而使張天祐請降於僞宋主韓林兒天祐還致林兒命以郭某為都元帥天祐為副元帥帝為左副元帥時帝略巢湖兵破蠻子海牙渡江取太平擁眾且數十萬矣三子繁然北面其長者與天祐從攻集慶路戰死次子陷于賊死少者以失職為

續藏書

卷一

十

不利死或曰皆帝意子興遂絕有一女為帝貴妃生蜀豫谷諸王帝既有天下居恒念非子興無以有今日且彼之不克遂王號以我阻之故卽位之元年卽追封為濠陽王而命有司建祠濠州以中牢祀歲歲不絕十六年詔太常丞張來儀為之碑  
會州外史曰來儀千辭多避少遂不得稱信史故因國史而叙次之如右豪傑之興必有所憑藉然未有如濠陽王者識真龍於豫且之網而活之且假以雲雨馬非子而子非女而女帝之有天下則誰力也物無兩大中道而祖頤胤斬聖代雖血食世世不絕焉足當報哉馬足當報哉  
陳建曰濠帥之糧王命定計上曰困守孤城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王曰何如上曰

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三千其文曰廬州路義兵士皆勇敢可令惟  
警左衽衣青衣腹背懸之以四索馳載賞物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  
和陽賞資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因以絳衣兵千人繼其後相距十  
餘里候青衣薄城舉火為應絳衣兵即鼓行而趨取之必矣王曰善  
於是命張天祐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為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  
衣兵繼進會天祐等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見過期不舉火意天  
祐已入城遂率眾抵城下元守將也先帖木兒閉城門以飛橋捷兵  
出戰再成戰不利中流矢走元兵追三十餘里會日暮收兵還天祐  
兵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  
遂據城也先帖木兒遁去再成等尚不知天祐入和陽敗兵歸報王  
謂天祐等眾已陷沒王大驚咎上失策俄報元兵至滁州遣使來  
招降王益恐召上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上令合滁三  
門兵於南門外使填塞街市呼元使者入叱令膝行見王王諭之多  
失辭上每望之眾欲殺使者上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  
怯故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不敢進  
王從之王時猶未知已拔和陽命上率二千人往收敗卒上率  
徐達李善長等進抵城下始知天祐等已據和州上乃入撫定城  
中王遂命上總和陽兵上聞諸將破和陽時多殺掠民間夫婦  
不相保乃召諸將諭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眾凡軍中所掠婦女當  
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感悅上既總大兵  
謀斷出諸將右遂定渡江之計  
高岱曰我聖祖之駐滁和為取金陵計耳蓋金陵非大衆未易克

而衆非滁和豈能久集故略定遠以集衆據滁和以俟時乃居濠城  
不能展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即有衆數萬駐滁陽鬱鬱不自得辭滁  
而和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蛟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  
可受制於人使漢高不遣入關光武不遣徇河北則亦更始懷王之  
牙將耳然則郭元帥雖有翼植之恩而我聖祖所以報之亦至又  
以其所自創之滁陽奉立為主帥此豈人所易能哉王祀滁陽廟食  
百世更始懷王未之有也  
李禿翁曰高岱之論滁陽王最當矣

開國諸臣本根

丙午三月，上率諸軍攻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盡力來禦，久不能支。城破，百寮皆奔潰，福壽獨據胡床，坐鳳凰臺，指揮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爲重臣，城存則存，城破則死，豈有去理？」俄而兵四集，遂遇害。上入城，嘉其忠，命爲棺，余禮葬之。又以元臣余闕守安慶，力禦陳友諒將趙普勝，後城破不屈死，命安慶廟祀。其後貶元降臣危素曰：「蓋征守安慶，余闕廟是也。」

陳建曰：「褒貶所以勵生，獎往所以勸來。夫敵人之臣盡力以禦我，一旦自敗，不喜其敗，亦已矣。況嘉其能盡力，而以禮殯葬之乎？我聖祖之禮葬福壽，廟祀余闕，蓋撥亂救民，顯忠勸義，真帝王之師，不可以矯強而至也。」

續藏書

卷一

十三

續藏書卷二

開國名臣

金陵陳靜誠先生

公名遇，字中行，曹人。先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因家焉。父王父，執中，淮南諸路兵馬都統制。王父文德，溧陽縣判。父辛之，元淮南鹽課提舉，公資稟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末爲江東明道書院山長，偏所居之室曰靜誠，人稱靜誠先生。高皇帝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公學識不羣，因以書聘之。曰：「予因胡元入駭，海宇瓜分，豪傑兵爭，干戈四起，予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和門雖多將士，帷幄尙乏主持，怕側席以求賢，與詢謀而開國，比聞先生世居江左，名德鬱然，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超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昔湯文曾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予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爲法，儻以生民爲念，應天順人，數陳遠略，非欲奮武實以安民，助成大業，列爵胙土，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偉與？拱埃車塵，起展素蘊，蓋丙申四月八日也。既見，與語大悅，運策帷中，日見親信，幸其第者三，諸計畫多秘不傳。甲辰，上卽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上卽帝位，公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致爲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衛士十人，護其出入。洪武庚戌春，嘗奉命至浙江，還朝，客有所陳，賜白金彩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城進馬甚奇，公見之，引漢故事爲諫，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

續藏書

卷二

又辭。上曰：士有志節者，不以功名開懷，朕不強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保國安民大計，時功臣蒙譴者多，公力為救解，多所全釋。上嘗諭曰：先生有子，令帶刀侍朕，對曰：臣三子皆幼，疾其成立，圖補報。上悅，賜兼金對衣，當是時，上之寵禮諸公侯卿大夫，無敢望者。甲子秋，病作，醫療踵至，尋卒。上震悼不已，遣官賻祭，加東園秘器，賜葬鍾山。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并公著述，皆煇于火。今畧見世德錄云：弟中復，嘗隨公侍。上永樂中，翰林待詔，善繪事，子欽，誠早卒，恭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鄭端簡曰：上以武功創業，顧喜接耆儒，時江西鉛山龔學博行淳，鄉鄰人皆向慕之。國初以明經為府學教授，御史葉孟芳薦之，徵至京，洪武十三年秋，上坐武英殿西廡，見諸儒使言志，皆曰：不敢

續藏書

卷二

二

上負。聖主自棄明時，上大嘉始制四輔官，以王本杜佑龔為春官，杜徵趙民望吳源為夏官，秋官冬官缺，令兼攝，杜徵壺關人，勤苦力學，精通易書詩吳源興化府儒學教授，與王本俱以儒士行該著聞。

李贊曰：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常理也。然世間固有謀其不在其位者，則常理之所未有，從古之所未有，而于靜誠陳公僅見之矣。後此若姚恭靖，亦可謂能處身於過主之際者，而繼繼一少師之榮，終身役于殿陛，而不肯去，則亦稍優于劉誠意而已矣。其視公不太遠乎？嗚呼！胡惟庸之藥，不待嘗也。天官之九，不待歷歷下上也。故吾以陳靜誠為我朝名臣之第一人，也。

青田劉文成先生

公名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少穎悟，絕羣，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也。侯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尤考官，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杆，再投劾歸，乃與魯道元，字文公諒，日縱酒呼博，遊武林，汎西湖，見異雲起西北，眾皆謂慶雲，公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今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西蜀趙元澤復奇公，曰：公乃受魏玄成目邪，非諸葛武侯未易當也。方谷珍反海上，省憲舉公為行省都事，谷珍知不能抗，乃使人浮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授谷珍以官，公言：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計，用事者以先入谷珍，賂大惑，謂公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當斬，羈管紹興。

續藏書

卷二

三

路公感憤，慟哭流血，欲自殺，賴門人密理沙等力阻，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所遊必有記，又多為歌詩自適，而谷珍益橫肆，不可制，盜所在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委公公受兵且撫，且討寇悉平，是時石林宜孫為樞密院判，負義幹，公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公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公既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蒼郁離子十卷，以見志，眾避谷珍，多依公自保，會太祖已下金華，定括蒼，公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邪？會上使孫炎以金帛來聘，公乃付其眾於弟，曰：累善保境，毋為方氏所窺，即日同章溢葉琛聞道走金陵，且謂溢琛吾西湖言驗矣，既見上，陳時務一十八策，上大悅，俄陳友諒傾國

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上欲發兵禦之。而舉恆緩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公後至獨張目不言。上爲起入內。趣召公。公言先斬上納款及奔鍾山者。上固問計。安出。乃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微取之。故易耳。取威定霸。在此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上于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酬公。公辭不受。時上雖已定江東。備吳國公。而中書省設。

小明王座。猶奉韓林兒。公怒罵不拜。曰。何爲奉牧豎者。爲。上陳天命所在。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公謂彈丸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馬往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其城。上使公授之方畧。公以一赫驥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動。日中。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俟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破潰。亦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具如公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上難之。公從後就所坐胡床。上悟而許。洪都下。前是公以母喪告歸。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中前請。始許。公至。而苗軍叛。殺金華括。

續藏書

卷二

四

蒼守將胡大海。賊用戚等。衛人洶洶。其特復殺憂甚。迎公入。衆卽帖伏。公爲移書諸將。曰。固守。俟御千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公始葬畢。因騰書宣上。上感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降。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將爲帥。奮欲擊之。公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公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望。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所留皆老弱。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公入謝。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

續藏書

卷二

五

且有加修。公密奏。安下書罪。已以回天意。上許之。衆乃安。大旱。上特命公。訟滯獄。甫決。雨隨。時公爲。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上卽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遇諸大典。封賞冊拜。皆公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爲之。時處州七縣糧當加於米歲額五升。而。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爲額。曰。令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時左丞相李善長貴盛。公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適善長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公言李舊勲。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汝忠勲足任此。公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傾覆。臣驚鈍。豈堪此。上乃欲相中書左丞楊憲。復問公。公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又問右丞汪廣洋。曰。此福淺殆甚。于憲。參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債轅破犁。

憤也。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終無逾先生。公對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異懷惟庸，以大逆皆不良之會。上幸鳳陽，公與左丞相居守，請于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漸弛，而後惡政可施，乃飭諸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寮，且素暱之，請公緩其獄，公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即斬之。丞相大恚，恨侯上歸，訴公盛夏祈雨，僇人於壇墠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上惜公，持其章不下，而風公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洪武四年也。時上再幸鳳陽，有欲建中都之意，又覺欲出塞滅王保保，公瀕行，謂中都曼衍，非天子之居，王保保不可輕，明年大封功臣，手詔敘公勲，代召赴京，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公開國輔

續藏書

卷二

六

運守正文臣，階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勲敘猶二品，而祿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公既歸，猶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上優詔答之，嘗為上陳畿閩事，蓋畿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為饑盜藪，方氏所由亂，公奏于其地立巡司以控扼之，其姦勿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大豪復陰主之，公時使其子璉上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相相事，銜公舊語，使刑部劾公，欲購淡洋地為自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公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公馳入朝見上，但引咎自責，不敢言歸矣。惟庸俄代廣洋為右丞相，上之念公急，乃陽為好者，以八年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公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又三月震劇，上使

問之，知不能起，乃為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年六十五。公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至，上母令修入習之為書勸。上修德，省刑，所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連，絡授其次子仲璉曰：惟庸方在事，即上之無益，不久必敗，敗則上必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公為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毅奮發，不復及顧，而揣摩事計多中，其于天文尤懸，斷不爽，若鬼神。初，上禮重之，呼老先，生而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然卒不以為相，封拜亦輕，最後恩禮亦漸薄，人以爲中惟庸間云。洪武十三年，上誅左丞相惟庸等，果復思公言，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叅政，蚤卒。二十三年，召璉子應復，故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予世襲。二十五年

續藏書

卷二

七

卒，子法幼，而弟仲璉奏公議疏，拜閩門使，遷谷王右長史，靖難師起，谷王聞金川門降，而仲璉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樞孫璉曾孫祿至景泰中，上思公功，授世襲翰林五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因給事中吳士偉言，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諡曰劉基，學為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與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謙，懷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殺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贈兩府太師，諡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諭言：臣鄉人劉基，宜侑享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上是諭言，下廷議，皆言：高帝收攬賢豪，創造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執宣翼而惟壻奇謀，中原大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



之翁。基亡之後，孫薦實嗣之。太祖嘗召諭再三，鐵券丹書，誓言世祿。薦嗣爵未幾，旋即隕世。繼主蒙於末裔，委薦帶于空言。或謂後胤孤貧，勿克荷負。或謂長陵紹統，遂至疎嫌。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為善何勸。基室侑享，太廟其九世孫指揮使喻宣嗣伯爵。伏惟聖明裁定。制曰可。公入祀太廟。廡中，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與世祿二十年。輸卒于世延嗣。

李亮翁曰：公中忌者，毒以太直故。晚而上的願，寢薄以剛。故其不肯為子房之和光同塵，曲已藏身明矣。此其人品，識見實居留侯之前。而世人惑于聞見，反以公為不逮于房，非也。一進一退，自有定數。一勝一負，自有定時。而況于生死大事也。述者俟命而行。達人知天已定，公既精曉天文，安有不知已之成敗。日在洪武八年，而已亥之年，僅六十又五也。今觀公之封天文秘書，以授子璉也，且責令璉亟上之矣。又為書以授次子仲璟，而曰：必待惟庸敗後，乃可密聞。至十三年，上竟誅惟庸，累生夷滅者數萬。果思公言，召璉而拜官，遂卒。孫薦繼之，襲封誠意伯，增祿五百石。且予世券。公一時剛直之所貽也，不可以觀乎。而仲璟復奏公遺疏，拜閣門使，璉與薦咸卒於洪武二十五年之前。而仲璟獨著節于靖難之後。公為開國功臣第一，仲璟為靖難忠臣。世濟其美，孰謂公之獨授書於仲璟也。為無意哉。故曰：皆天也。公唯知天而已，不然何貴於知天文。

楊文懿公曰：子房不見詞章，上齡僅，辦付檄公勳業，造邦文章，傳

世可謂千古。人豪或疑公遠事胡元，專門象數，何異管伊尹之屢就，恨周公之多才也。子璉有文行方，上手書問天象，公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或言有殺選三十年者，公慨然曰：使我任其事，掃除弊俗，二三年後，寬政可復。彼難星已過，勸上急移他舟者，特星官之一技耳。而烏足以槩先生與。

#### 附建昌周顥仙先生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曰：顥仙姓周，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年一十四歲，入南昌，乞食于市。元至正間，忽入撫州，未幾，仍歸南昌。歲將三十，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不數年，元天下大亂，所在英豪據險，其稱偽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眾，以入南昌。顥不與語。

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忽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顥人。朕三月歸建業，顥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顥者來謁，謂顥曰：此來何為。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每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為先。有時遙見，以手入胷，討物置口中，問其故。曰：虱子。曰：幾何。對曰：二三斗。當首見時，即言婆娘友，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人心，只有胭脂粉。動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顥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蠶多為說。於是製新衣易之。顥者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葛蒲一莖，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顥者日慙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顥者居其內。

以五尺圍蘆薪綠缸燬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于內煨煉之薪盡火消揭缸視之其烟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即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飲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命駕親往視之至寺遙見顛者來迎步趨無難容無饑色因盛殺修同享于翠微亭膳後朕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命防顛者于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欲膳朕親往開之諸軍將士爭取酒肴以供之大飽皆不納所飲食者盡出之于地良久召至朕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立待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爾打破箇桶做箇桶又圈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問顛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曰彼已稱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屋上久之擡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顛曰此行爾偕往可乎曰可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顛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風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船薄岸汴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當中派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于江中至湖口食訖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何不置之死地對曰難置之于死地語未既顛者猝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爾殺之朕謂曰彼爾煩多且縱你行遂糗糧而

續藏書

卷二

十一

往去後莫知所之朕于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惟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音好了我告太平了爾為民者用心種田後于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莫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荆楚乙巳入兩浙戊申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顛者自言于匡廬深山岩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謁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爾赤脚僧又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某送藥朕初又不

續藏書

卷二

十一

欲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日溫良藥二片其一日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釵子內喫一酸便好朕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上燈時周身肉內搖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口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葛蒲香釀底有丹沙沉墜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其住天池寺內去岩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入請天眼尊者此何人詩曰即今人主詩又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于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錄之初見其詩粗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取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取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鑄石字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

決矣故記之以示後人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

公名濂字景濂浦江人姪七月而生六歲能詩歌稍長文學益著初爲翰林國子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庚子徵至金陵除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氏傳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侍上論黃石公三畧又明年乞歸省賜金帛太子贈有加還家箋謝上書太子覽書喜召語太子書意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甘露降上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其祥于其仁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卽神仙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至使移此心以求賢天下有不平乎三年坐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五年陞太子贊善大夫上問帝王宜讀何書公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立取覽說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上坐于西廡賜各大臣坐令公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公離席頓首曰天下幸甚陛下侍讀學士兼贊善大夫令集歷代奸臣事爲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祖訓纂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爲序上之公侍上久多所陳說直諫不務文飾上喜曰卿可參大政對曰臣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上頓首力辭每燕見坐賜茶詢筆講治道甚條析至問廷臣臧否莫言其善者公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

續藏書

卷二

十三

三字上嘗强公飲醉歡笑賦楚辭一章令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人之首俾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令太子選良馬賜公又爲良馬歌以賜時有上萬言疏者上怒其迂衍罪且不測問羣臣阿意者輒指其疏此不敬此詆諆召公問對曰彼應詔上疏本效忠無他上復覽疏頗有足采者召罵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幾不誤罪言者上嘗廷諭公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爲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匪唯君子抑可謂賢矣十年致仕賜綈綺御製文集太子贈衣三襲上曰朕最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

續藏書

卷二

十三

年壽幾何曰六十八歲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公辭歲請一朝是年九月入朝上延問公屢矣及至大暑日侍上遊歷觀閣盤旋禁籞便殿侍食日晏始退上嘆曰純臣哉爾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歲暮辭還既行數日上問公子璉曰朕嚳昔之夜夢爾父笑談若曩時璉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何以形之夢寐日本使奉勅請文獻百金卻不受上問公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十三年冬孫慎坐法論死公罪且不測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年七十三歲門人方太史曰當元之衰據名號爭雄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土太祖定都金陵獨能聘禮太史公公始見即勸不嗜殺人論道上前授經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上方稽古制治凡郊

廟山川祠祀律禮樂表爵貴諸禮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太子寬大仁明。天丁歸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夷。朝貢接國門。至必問太史公安否。公墓初在藝永樂十一年。孫恪以蜀獻王命。遷葬華陽。置祀田。正德中。謚文憲。源二子長贊。贊子三人。慎愷。愷皆無後。次璠。為中書舍人。子三人。懌。懌恪居華陽。懌子夷。奉母孝。獻王時。贈粟。懌力學攻書。建文召入翰林。為侍書。

李贊曰。上問公何以不受乞文之餽。公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吏金。非所以崇國體。予謂公失對矣。公亦不妄待問。而後對也。方請文時。公即空疏列其事。言屬國遣使求文。須奏請。天朝侍皇上允許。勅令某臣撰作。乃敢作。臣等既奉。勅而後撰文。則日本必不可有所餽而得文也。若受其餽。即為私交。願皇上頒降

續藏書

卷十一

十四

撰文。而今來使齋還所餽之金。如此則朝廷尊嚴小國懷畏。聖上必且大喜也。而公何不知也。予觀上之曲宴公。嘗歎曰。純臣哉。而滅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嗚呼。危哉。斯嘆。芒刺真若在背。而公又尚不知何也。已告老而歸。仍請歲歲入朝。欲以醉學士而奉魚水。此其意不過為子孫宗族世光寵之計耳。愛孫之念太殷也。孫慎愷勢作威生法。自累則公實累之矣。且并累公則亦公之自累。非孫慎愷能累公也。使既歸而即杜門。作浦江叟。不令一人隸於仕籍。孫輩亦何由而犯法乎。蓋公徒知溫室之樹不可對而不知殺身之禍。固隱于魚水。而不在溫樹也。俗儒亦知止足之戒。徒守古語以為法。程七十餘歲。或葬憂。嗟哀哉。

義烏王忠文先生

續藏書

卷十一

十五

公名權。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及長。長身山立。屹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潛。戊子。元政亂。公為書七八千言。上時宰。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戊戌。徵公署中書省掾。商略幾務。上每稱子充不名。間與論文。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為四言詩授。大子辛丑。進平江。西領。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外艱。乙巳。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議禮制。遷起居注。丙午。升同知南昌府。律披榛莽。建府署。撫瘡痍。某散放。舉賢士。搜除奸蠹。經理廢壞。郡得安輯。賜黃金帶。丁未。召議即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通判。尋上疏言。上天以生物為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有時而肅殺。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洪武二年。召修元史。為總裁官。徵逸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增。曾魯。高啟。趙訪。張文海。徐尊生。黃麓。傅恕。王綬。傅著。謝傑。十六人。為纂修官。開局天界寺。公史事擅長。裁煩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善開道。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土番。尋召還。五年。往諭雲南。六月至。諭梁王。亟宣奉版圖。歸職方。不然。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抗拒。明命。龍驤鵠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即為收館。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覲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我使。以因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公民間。脫脫聞之。謂梁王不得已。出公

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公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  
燭火余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求豈為汝屈有死而已  
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旦夕至六年十二月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年  
五十二子紳字仲繼博學能文洪武二十九年走雲南求父遺骸不  
得述滇南勸哭記建文元年四月紳上言父歿節狀下翰林議贈公  
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正統六年又贈公翰林學士謚忠文  
公歿之明年立與吳雲使雲南雲字友雲敏達善詞賦洪武初以放  
官召授弘文館校書郎改渭南丞有善政歷升刑部郎中磨勘司  
令刑部尚書出湖廣參政坐事被逮上憐其才釋之謂雲曰雲  
南未奉正朔卿能為朕作降賀乎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臣奉威  
德告以大義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與師未晚七年九月遣行會雲

續藏書

卷二

十六

南使鐵知院等二十人使漠北為我獲上釋二十人與雲俱至沙  
糖口二十人者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死共說誘  
雲令胡服辯髮詐為元使者又逼令改制書共給梁王雲不從以  
歿自誓竟被害梁王遣人收雲骨葬蜀給孤寺子繼以害外事得入  
國子監弘治中徐文靖公言于朝贈刑部尚書謚忠節與公並祠  
雲南嘉靖中又官其曾孫承宗中書舍人

姑孰郡公當塗陶先生

公名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元書院山長乙未  
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上召語時事公曰今豪傑爭雄志在  
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幸來渡江神武不殺人  
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善吾欲取金陵

何如對曰金陵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勢出臨四方何  
向不克上又曰善留蔡幕府知府太平未幾公為都事丙申從  
克金陵升左司郎中贊機務既而得劉永章葉四公上問四人者  
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濫琛辛丑知  
黃州寬賦省徭招來流亡民庶悅服甲辰移知饒州賜詩以行時  
征伐用急公善諭民樂輸軍興不乏歲乙巳信州賊攻城公與千戶  
宋炳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卒為遊兵晝夜巡捍公登城諭賊曰爾皆  
吾民反為賊用得無失計乎果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城即破不  
相害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盡屠從賊者公曰民為賊脅  
奈何殺之不許明年入朝吳元年初置翰林院召為學士知制誥  
兼修國史時召四方宿儒集議禮制公總裁定修律為議律官洪武

續藏書

卷二

十七

元年上嘗賜公對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御史有言  
公隱過者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從知對曰聞之道路  
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為盡職可乎立黜御史初置山  
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山東公出江西為參政上  
曰朕渡江初卿首率父老見軍門為朕陳王道論時務深合朕心朝  
夕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議論江西上游都會擇卿撫治公  
寬仁達吏事政績益著四年卒年五十七疾劇猶草上時務十二事  
贈姑孰郡公國初諸禮多公裁定大配禮專用公議給諫禮定於詹  
同齋戒禮未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魏觀軍禮陶凱  
御史中丞章先生

公名濤字三益龍泉人壬辰斬黃妖寇犯龍泉純公從子存仁公嘗

存仁幼願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問計公正色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為此滅族事賊怒并執公公給守者乘間脫歸集里其擊却賊上功行省授龍泉主簿解結廬匡山又辟地入閩庚子上徵公及劉宋葉三公至建業問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公對曰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權僉管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公乞省母病賜金綺歸留子有厚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公為僉事處州總制胡深出師温州還公守處州給餉平荆楚移公事湖廣荆襄多廢地議分兵屯田且控制中原上善公言河內按察使宋思顏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瑞坐法辭連公憂懼上曰予素知濫守法毋恐胡深兵入閩陷沒處州幾變陸公浙東按察副使鎮處州公辭曰臣往任浙東無狀蒙恩獨原即陞臣官罪過益重

續藏書

卷二

十九

場之事臣敢不避副泉之命敢辭上從之比至諸山寨已叛公宜布詔育軍民感悅誅首叛者餘悉解散青田福建寇合攻慶元龍泉公守禦却賊若陽賊寇隆邑遮平陽瑞安傳道公今子有遁合平瑞兵擒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戎青田賊至仲欽逆戰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公即斬惟淵以徇温州平請朝京師上曰卿在邊良苦待平吳即召卿浙西諸郡平乃召公且命分兵征閩以有道守處州公入見上諭羣臣曰濫雖儒臣父子宜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公征閩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必勝矣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上立詔文忠出師如公策溫賊既降乃授公元帥還守之先是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又請降公曰叛

而復降納之無法奏斬賊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詹事太夫公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耻使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為哉上祀社稷大風雨還坐外朝大怒議禮者得罪且不測公曰風雨連朝無足為怪即禮官失議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宥事遂已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將軍平閩後復詔存道兵從海道北征公曰鄉兵本農人始令征閩許事平歸農今復調北征與信不可上不應公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其後叛逆者空籍為軍使北征自贖則一舉而恩威著矣上曰孰謂儒者迂先生強為朕一行公至處乞終母喪不許遣有厚遠治喪公集鄉兵令存道部出永嘉浮海北行三上章乞終喪得允存道出崑山走京師見上授處州衛指揮副使戊

續藏書

卷二

十九

上黨寧移平陽指揮同知公喪母哀毀疾作二年卒公性孝友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議論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存道征陽和遇虜斷頭山力戰歿

祭酒宋文恪先生

公名訥字仲敏滑人父壽卿仕元封魏國公謚忠肅公少承家教矩矱自檢性遲重不妄言笑齒黃貴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益有造詣初舉進士為鹽山知縣中更繹騷懷寶自晦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厲豪學者歸稱嘗侍上為詩文渾健古雅同游諸儒皆推公十五年夏陞翰林學士時建太學上幸學博士龔敬執經祭酒吳願進講上喜召公至奉天門令為文立碑太學是冬初置殿閣太學士公以翰林學士為文淵閣大學士嘗乘

附火燎脅下衣傷膚。上聞之，爲文警誦曰：「勝者，協也。聞火焚濟，勝將并汝居內相，不能協助，人主爲政，神怒之也。明年，願罷公自文淵閣遷祭酒，會初開太學，太學徒日衆，師生相訐，教尾不行。上簡用公，特與勅，又令曹國公管領監事，公嚴繩，推恩義，身言並教，鉅碑不遺餘力，寢食學廂，不復寢宿，一時士皆適用。上親御制詞褒公，公嘗應詔陳安邊策，言屯田之法。上嘉納，公病，遣中使諭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命繪公像，甚肖。上喜，吏部尚書余煥不喜公，以事逐公去。上怒，誅煥已念公老，召其子望江主簿麟侍養。二十三年卒于官，年八十。上爲文遣官致祭，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又遣行人

祭酒陶公

卷二

二十一

祭酒陶公

卷二

二十一

祭于家爲治墳塋，官其次子鄉邑訓導，復祖爲司業。三十年秋，以張顯宗韓克忠署祭酒司業事。上因思公坐奉天門，諭太學生曰：「宋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規矩，向學中用，朝廷以故得人，訥善終，朕禮送回鄉葬，又令途有司祭訥，近年老秀才做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改廢訥學規，今命少年秀才署學事，違犯學規重罪，投沒頭帖，訪師長者，首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沒產，正德中，謚公文恪。」  
司業劉子高先生  
公名松，字子高，太和人。洪武三年，以村學舉職方郎中，陞北平按察副使，坐事輸作。京師歸鄉，十三年，胡璠誅，上手勅詔爲禮部侍郎，未幾，署吏部尚書，請老，與勅致仕。十四年，召致仕刑部尚書李敬爲國子祭酒，起公司業。公至，上喜，賜鞍馬，未旬日，遽得疾卒。

年六十一。上爲文祭公，公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其爲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往，至則遺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招徠通達，慰安反側，惟務寬厚，存大體，所著有北平八府志及詩文十八卷藏于家，職方集行于世。  
李禿翁曰：如此人，安得有禍患。

祭酒陶公

公名凱，字中立，臨海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初，薦與修元史，選授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超升禮部尚書。四年，請建奉先殿乾清宮左。上日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上從之。公每議禮，與羣臣相亮相，可否，亮亦有學識，善論奏，是歲，請選人專任東宮官，罷兼領職，庶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不備官，

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朕今立法，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五年，公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爲書，上從之。出爲湖廣參政，致仕。八年，召爲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參政致仕。自稱耐久道人。上聞之，怒曰：「何自賤也？」尋竟坐罪，公委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立就，初游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明興應聘而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公論定。又兼領翰林學士，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特命公文筆，遂盛傳於世。時有漳州楊訓文者，元淮海書院山長，遇亂不能去，居江



都吳元年徵爲起居注訓文學行政事亦有名

尚書詹公

公名同字同文徽婺源人甲辰天兵下武昌見上授國子博士陞考功郎中丙午爲起居注上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秘府資省覽因謂公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後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觀孔子言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也吳元年諭公曰國史貴直筆昔唐太宗命直書建成之事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汝等皆當直書勿隱是年自翰林待制遷直學士明年陞侍讀學士嘗論公曰古人文章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險僻之語

續藏書

卷二

七

孔明出師表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生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之士辭雖艱深意實淺近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達術達時務無事浮藻洪武四年升吏部尚書六年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上言陛下渡江已來征討平定之蹟體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尚未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以傳於後世上從之命公與侍講學士宋訥爲總裁官七年五月大明日曆成自上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爲一百卷藏金匱副在秘書監公及宋訥又言日曆藏之天府欲見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爲書以傳天下後世上從之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皇明寶訓自後凡有聖政史官日記錄之隨類增入尋以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未幾復爲承旨翰林學士卒子徽歷官監察都御史僉都御史洪武十七年陞左都御史十九年上以徽奉職公勤復其家二十二年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明年以徽子太子洗馬絳爲尚書司丞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都御史與李太師不相能徽從子希原爲中書舍人善大書兼歐虞顏柳凡官殿城門坊扁皆希原書徽後坐藍黨死

大學士吳公

公名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賜袍笏冠帶擢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訥同修大明日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己公性剛直不肯相屈下惟庸恨之八年惟庸竟中傷公謫居鳳陽公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久

續藏書

卷二

七

之爲國患辭甚剴切上得奏即召公還賜衣鈔使安南歸爲國子助教十二年進講東宮明年改翰林典籍上製十題命賦公援筆立就詞語峻潔上曰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十四年除太常寺丞辭明年改國子司業又固辭由是忤旨貶陝西金縣學教諭至淮安召還爲翰林檢討十五年初設殿閣學士公爲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坐弟仲宴爲三河知縣謬薦人詞連公復爲翰林檢討明年辛公溫厚詳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大學士吳公

公名沉字溶仲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博學善屬文國初舉爲縣學訓導洪武十二年薦授翰林待制明年降編修尋復爲待制十五年以應對失旨左遷渭源學教諭未行改翰林典籍

大學士朱文恪公

卷一

十四

治體可備顧問。上遣使驛召洪武十五年冬。恂銓長年三人先至。恂年八十餘。銓長年逾七十。上甚喜。賜坐顧問。退就舍。一日。上面命三人爲文華殿大學士。力辭老不任役使。上曰。念卿等昔年高。授此職。煩輔導。東宮免卿等早朝。日宴而入。待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還終餘年。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等鄉里亦爲美談。何爲固辭。皆言老且疾。辭益力。明日放還。紳後至。授陝西鄉學教諭。恂純心篤行。好學能文。耕桑自食。受易吳澂所著。有大學傳義。西漢集。銓安吉人。長年高郵人。紳登州人。皆以學行稱。崇德又有貝瓊。隱居爰山。博通經史。尤工詩。洪武初。徵修元史。累官國子助教博士。上嘗坐奉天殿。召四助教。瓊及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清。諭曰。汝一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由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

讀

太子少保唐公

公名鐸鳳陽人庚子從征江州授西安縣丞以至太子少保二十八年使龍州諭趙宗壽還復出叅議總兵楊文軍事經畫守衛撫輯蠻獠公重厚不妄取予上初起兵卽侍左右每以故舊遇之僚屬罪數連公上念公篤行皆不問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公以德勝上嘗曰都御史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僞役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以不得肆其貪故若是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誣誤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曲宥弗罪奸人忌徽剛則謗訕滿朝鐸厚重無疵又謂儒而無爲一

卷二

三、

切文稜計稟皆舞文弄法賄賂公行鐸無可奈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爲非淵德海涵者以爲愚人心之不古有若此耶三十年卒年六十九卹贈最優

尚書開公

公名濟字來學洛陽人以明經舉爲府學訓導陞國子助教與胡丞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洪武十四年御史大夫安然薦公有治才召試刑部尚書未幾爲真公勤敏有爲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所行事稽覈勤怠上喜賜大第甚宏麗曰有司以此爲式十五年謂公曰秀才今徵致數千人宏嚴試受職公等條議以經明行修爲一科玉管文辭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曉達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已上爲中三科已

為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上從之。公敏慧有木辯。凡國家經  
略賦。公役。河渠事。泉莫能裁定。得公一稟。盡即有條理。品式  
可為世守。公得。上信任益篤。勵效職。他部事輒兼理。人忘其本高  
文見。上每召公議事。詢言遂起。竟暴卒。

### 祭酒樂公

公名韶。鳳全椒人。博學能文章。有智略。謹厚自持。乙未。從渡江。洪武  
三年。授起居注。四年。轉給事中。遷中書省員外郎。再陞兵部侍郎。尚  
書。六年。改侍講學士。修。大明日曆。重定洪武正韻。更製釋奠先師  
樂章。尋移病免。八年。召拜國子司業。未幾。陞祭酒。尋致仕。歸。以壽  
終。公有友人趙奎。王才。曾文。賈陳。旭。陳友。此五人者。並起。歐。從。  
上渡江。取采石。奎體貌魁岸。有木。立功授總管守宜。興。洪武四年。  
從征甘肅。猝遇敵。衆畏。輸奎獨奮。殊死戰。敗之。上喜。旭英毅多智。  
識。友有膽。常居前鋒。才尤林武。文賈攻醫。授太醫院判。奎才並都  
指揮使。旭從靖難。封雲陽伯。友平蠻功。封武平伯。

### 學士劉公

公名三吾。字如孫。茶陵人。洪武十七年。通政使茹瑺薦。徵至。老矣。而  
應對詳慎。上喜。除左贊善。歷升翰林學士。公博學。通經史。文章典  
麗。既入翰林。倫。每預密議。懿文太子卒。上意在。文皇嘗  
問公對曰。皇孫年富。世適之子。子沒孫承。適統禮也。即立。燕王。  
置秦晉二王何地。上頷之。遂立建文。君為皇太孫。十八年。三月。上  
省躬錄。初。上命儒臣編古帝王祭祀災祥感應。可為鑒戒者。為存  
心錄。既又命公編漢以來災異之應。臣下者。為書。賜名省躬錄。十

三年。授晉世子。繼。坐怠慢。為吏部左侍郎侯庸劾。降國子博士。未幾。  
復學士。二十六年。以矯趙勉為戶部尚書。坐罪。乞免官。未幾。又復學  
士。上服表箋多誤。詞。命公及右贊善王俊華撰定。頒天下。尋  
暴卒。

### 太師丞相韓國李公

李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讀書。相持文墨。而以英事稱。里中  
推為祭酒。元末。盜起。汝。淮之南北。俱大震。善長欲從。雄。未果。會  
高帝為濠帥。子興大校。以計得元橫澗山兵二萬餘。畧滁陽。善長被  
書生服道謁。上問知為里中長者。禮之。遂收之。以為掌書記。謂之  
曰。若知。善。雄之所以敗乎。大帥與諸校不能。肅。而中藉持。贖者  
為。閣。通。往往市。權。而行。怒。使下不得上。上不得下力。以至于敗。皮  
之不存。毛又安傳。且夫令持贖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遷為參謀。  
自是。益。專。請。為。上謀策。諸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  
上復為。上布。款。誠。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外。相。親。狎。者。委曲調。諒。  
不至。至。時子興中流言。內疑。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  
長謂非肯往。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復往。子興亦  
不復強。尋子興歿。上代總其兵。填和陽。而元眾尤盛。王子禿堅。樞  
密糾生等。分營相侵。上屢破之。時出襲雞籠山寨。留少兵佐善  
長守。曰。敵至。謹自保。上悉俘取其寨。歸。元。謀。知和陽兵少。亟來襲。  
善長設伏大敗之。捷聞。上乃大悅。曰。孰謂。而。壓。壓。者。也。當令  
執。者。屈矣。因謀渡江。善長曰。我兵眾食少。舟楫不備。姑少。埃。適。巢  
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萬餘。糧數萬石來。善長乃說。上

曰天贊我也既破蠻子海牙長驅泛牛渚拔采石遂乘勝取太平  
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楊論士卒有屬掠者必斬太平下即  
縣之五父達爾然無敢犯上稱太平興國與大元帥以善長為元  
帥府都事亡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上伴怒諸當行者以不  
能散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救迺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  
諸將謀奉上為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右丞相領省事  
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為省僚軍機進  
止重輕皆計十九取善長處分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調兵餉陳友  
諒既克我江州約張瑄夾攻我上與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康  
茂才書誘之來許內應而伏兵取之善長曰方患其來何為更誘之  
上曰友諒餘而果雖與張士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士誠合而我

續藏書

卷二

二五

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殲焉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善長  
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省參知政事長省事高帝之克江州兩平  
洪都授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奉  
上為吳王超拜善長右相國時猶仍元制尚右建德漢平善長等  
稱賀列上彭蠡水事將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  
章趙德勝等十四人于洪都始善長請權兩淮鹽立茶法既復制錢  
法于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利孔雖若煩悉而裁取有  
費民不為困而國用益饒善長乃力請上即帝位上曰吾居恒  
笑陳友諒甫得一隅而費屋左露我安能復效之天命果在我自有  
時大將軍達已破平士誠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  
國公賚賜亡筭上從容謂善長曰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

最密過徐相國及它大將遠不過百里寧自望責今者賴諸公之力  
舉天下大半雖中原未平也於是善長與大將軍謀北伐及徇東  
南諸州郡令善長與御史中丞劉基等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  
長乃復率羣臣勸進凡三表乃許以卽位儀上上御新宮告于  
上帝皇祇稱帝賜英賢為臣之輔益歸德善長達等既卽位禮畢奉  
四代考妣為帝后躬上冊寶于太廟尊立妃馬氏為皇后封  
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  
皇太子為中書令上不許曰吾子尊師傅習經傳通古今識事  
公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居問何中書令也於是議制東宮官屬以  
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  
聖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上垂汗梁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便

續藏書

卷二

二九

宣行事薛泰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宮儀  
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獄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  
巨細悉委善長俾謀之中丞基右丞楊憲而行之命監修元史史  
成賞賚有差時大將軍方與副將軍常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  
者亦取閩越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續然上有知之三年大  
封賞謂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  
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參  
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  
諸將請東征西伐日不服給爾獨守國轉運糧餉供給器仗朝祭  
治餉和輯軍民漢有蕭何比之于爾未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時大  
將軍達為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實博有操畧然意忌不能專

平恭讓李飲水楊希聖志而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蔡照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詢基不自安請告歸上所寵任者張景揚憲汪廣洋胡惟庸景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權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劾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歸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爲置守家百五十守使士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命督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上念善長行役久以年醴名舉賜之復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蕪萊不治今從江南富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爲我經營毋使失所自是留臨濠者數年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爲太僕丞二子伸佐皆爲羣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頰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謚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糾太師善長自于

續藏書

卷二

祺尚主御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宜至殿前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率子免冠請罪上赦之又踰月而特勅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政凡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園丘工洪武十二年御史中丞徐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上親臨鞠獄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伯相表裏爲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世塚皆夜有光怪燭天而數以事見督上遂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士馬爲外應間與存義謀始圖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爲者存欲盡滅九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

淮西地王太師以諸善長善長心動乃嘆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爲又旬日惟庸謂善長延之東西向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領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俾以精兵寓貢船挾詐害上而掠武庫兵入海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灰時費聚已前歿羣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侯上謂善長年二十七而識善長于兵間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寧簿書贊計盡爲功臣爵以上公女女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時朕朕腹心其勿同遂止誅存義并赦佑時左大夫陳寧伏法歿右大夫安然罷歸復命善長理臺事洪武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猶前善長又二年所善長已七十七矣毫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

續藏書

卷二

卒三百人役和探得上旨據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從邊者皆蒙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上惡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上復爲捕存義之子佑伸置獄獄具謂惟庸初爲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城古物白玉壺玉刻蛟龍蟠匏杯酬善長羣臣奏請誅善長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詣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謂羣臣曰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伸以慰太師心羣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得私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陛下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而自縊歿佑伸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

善長卹其家都尉祔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爲留守中  
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歿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  
虞都郎中王國用爲稱寃言善長與 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  
勲臣第一生封公歿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  
無復加矣藉令自圖不軌猶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  
謬不然矣夫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  
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丁胡惟庸則猶子親耳於 陛下則親子  
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侯封  
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  
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服  
莫不身爲塗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善長胡乃身見之而

續藏書

卷二

三十一

以衰廢之年身蹈之凡爲此者必有深警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  
之間或至相挾以冀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 陛下骨肉之親無纖  
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尤不可臣亦知  
善長已歿言之無益所願 陛下作戒將來耳上亦不罪

贊曰 高帝神武所斷决皆自臆而善長奉行之功胡能比蕭鄒侯  
爵爲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同於帶纓其班先徐武寧恩數百劉  
文成而中不應人亦不異議夫人臣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  
以寬之必不得已而聽其自盡以禮葬卹 帝之恩德不亦深且厚  
哉雖然其初獄抑何曖昧少證也隱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  
視初十年而加詳嗟乎王國用之疏可味也已  
李贊曰善長安敢望蕭鄒侯也特其一時同起豐沛跡相類耳漢

高祖百戰以取天下年年遠征乃令鄼侯獨守關中數千里給餉  
增兵不絕厥功大矣且日夜惶惶恐一言不合一舉措不慎卒無  
以當上心保首領最後歷歷爲民請上林空地片語稍拂上意然  
亦有何罪而遂至械繫畧不念故人勲舊之情也誰謂漢祖寬仁  
大度者哉吾以爲必如我 太祖乃可稱寬仁大度也夫君逸臣  
勞理也亦勢也我 二祖之勤勞不敢自暇逸治天下二十二年  
如一日也昔之治天下于有天下之後者曾有若是否也 二祖  
之勤勞天下如此故亦望人之輔之也亦不顧親顧家而爲之者  
也而善長諸臣無有一人能體其心者也今觀歐陽駘馬所尚者  
馬后親生公主也一犯茶禁卽置極典雖 馬后亦不勸其私  
所親以爲天下榜樣亦太昭揭明白矣李善長等到此時豈有未

續藏書

卷二

三十一

知 太祖之心也而善長若有未知 太祖之心而又何望于善  
長之弟與善長之姪若孫若親戚奴僕等也今善長且已歿致論  
列矣猶眷戀崇貴顯要不忍請老何也年已七十有七方且揚揚  
然借兵而起大第以明得意嗚呼一介草莽當四十一歲時救歿  
且不暇於今何如也而猶以爲未足也得自經歿下千幸且萬  
幸何足憐或曰設身處地當如何曰漢祖大封功臣之日何乃三  
傑中人材亦只封文終侯未嘗敢與韓彭埒也我又何人儼然而  
徑據於中山王之上乎百頃百方辭封其心退讓自處于劉誠意  
之下則 帝必喜且夫歲入祿米五千餘石何人不瞻也推其半  
以分給伯叔兄弟子姪宗黨朋友使一人與職任事得以怙勢  
作威福則怨奚自生禍何從至是謂損福以滅禍減福以致福此

天之道而人之事也若王國用之疏自佳然以陳于我太祖之前總是隔靴搔癢也

續藏書卷三

開國功臣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

中山王徐達者鳳陽人爲人長身高額赤色沈毅剛決儕伍咸莊悍之時郭子興據濠梁稱滁陽王而太祖爲其部帥用事達仗劍往從從略定遠張家堡得兵三千人又從襲橫澗山寨得兵二萬人時年二十二所委使必効而又時時以王霸之略進帝大悅曰此國器也授鎮撫使位諸伯將上尋從破元兵於滁州濶再從取和陽拒殲其援師皆有功而賊帥孫德崖來與子興合已復有隙軍且闕帝馳單騎往撫爲所執而子興前已誘執德崖於是達請以身之德崖軍代曰歸我朱公子我亦歸而孫帥帝始得脫達亦得脫會滁陽王歿帝爲大帥達益重從下俞通海等水寨與密子海牙相拒達別率精兵數千取溧陽溧水二城斷其肘故諸軍前薄大破密子海牙從渡江拔采石橋太平與常遇春皆爲軍鋒冠而達獨參預密謀達止尋從破擒元將陳也先復大破密子海牙乘勝下集慶路帝稱吳國公欲將達而少之乃會諸將陽責達等以不能戢下召軍正統定罪達等頓首請死乃已已而命達率諸將攻鎮江走苗帥完者慘平章定難令明肅城中不知有兵達自是專爲將矣置淮興翼元帥府於鎮江達領之時張士誠王平江誘我降將陳保二發舟師自常州來逼達禦之敗其軍於龍潭追奔至常州請益師上以兵三萬益達達乃分其軍爲三薄常州而壘士誠之弟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與諸將計曰士德勇冠軍且狡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



爲三覆以待，而別選鋒騎，總管三均用將之，乃前徵士德、兵既交，均用鐵騎衝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遂大破其軍，殺虜以萬計，進圍常州，不下，帝乃故奪元帥達以下一官，而賜書曰：「遣降失陳保二老，師孤城，吾所以重過將軍也，將軍勉思補前過，大誓不者，三尺不貸，汝因復益以精兵二萬，達乃合四營兵爲二以相救，而外營常遇春來應，夾攻破之，凡五月而常州下，達別將輕兵取馬獸沙，以爲靖江縣，進攻寧國府，破走其將謝國璽，寧國守臣楊仲英等堅守不下，帝以大兵繼之，而仲英降，復以輕兵徇宜興，縣別道下常熟，距平江不百里，而軍平江，大震，已復與平章邵榮圍安興，分兵塞太湖口，援道絕，安興下，時帝以重兵定婺處，將略有所東，諸郡而陳友諒之大將趙普勝以兵陷池州，復進據樞陽水寨，數往來

續藏書

卷三

窺伺，帝念不及援，達遣其將選精卒襲敗之，普勝棄舟走，復追擒其部將，獲解體數百，遂復池州，捷聞，帝大悅，謂微達何以紓我內顧，超拜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亡何，帝取無爲州，達以兵自無爲，夜掩浮山寨，破趙普勝之別將胡總營於青山，窮追至潛山，復破斬友諒之郭參政，下潛山，達還填池州，帝譚知友諒且犯池，命僉樞密院常遇春以兵來助，使達友諒且至，則設伏九華山下，而掩其後，可盡取也，達乃與遇春夾擊，遇春萬人伏九華，友諒至，盡銳攻城，城中伐鼓大噪，伏盡發，城中應之，遂大破其衆，斬首萬餘級，生獲三千人，遇春曰：「此勦敵也，不殺爲後害，遂不可以狀聞，帝報使者：『天下戰方始，每多殺戮，其害甚於之，』」遇春則以夜阮其十之九，上不懌，命悉縱其三百人歸，此吾不壹將之故也。

達自是事爲大將，矣友諒既降，我太平遂盛，兵壓建康，帝設奇大破之，達時將南門外，兵功最多，遂與馮國勝等追及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躡其黑旗軍，復太平，遂取安慶，尋從帝取江州，友諒走，追破之，別將兵屯漢江之池口，遇馮陽戰艦進，中書省右丞洪都降將祝宗、康泰、友大帥鄧愈走，達以沌口軍還討定之，宗走死，檻泰送建康，達遂移兵圍廬州，時友諒失洪都而憤，悉其衆來爭，樓船高數丈，圍數百重，帝亦悉師溯流逆之，趣召達自廬來會，與友諒遇於鄱陽湖，達先諸將蕩其前，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振，既而達舟深入，中敵火撲之，更進戰，復破敵而退，時友諒兵盛，帆檣後先不見際，帝謂左右：「即不利，奈彼乘勝何？」既而曰：「得之矣，吾以達留守，緩急可百全也，」夜以兵符授達，飛舸還建康，達至，申約束，嚴斥候，鎮靜若無外兵者，而帝則已破誅友諒還矣，師還，卽吳王位，而達爲左相，國拜日，上召而諭以元政之所以失，且用息兵爲戒，達等頓首謝，復從平武昌，還復諭達等以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亡何，率兵討廬州左君弼，弼走安豐，遂取廬州，乃率兵徇友諒屬城之在荆湘湖南北者，而湖湘悉平，召還大會，師建康，計所討，率常遇春等，以水陸兵往徇士，誠淮東郡邑，首克泰州，遂降興化，會士誠犯宜興，乃以都督馮國勝攻圍高郵，常遇春攻淮安，別將守泰州，而身率中軍精卒渡江，走宜興，破擒士誠，兵解宜興，圍國勝中高郵，守將詭約降，使人受之，皆見殺，上怒，撻國勝，而遇春移兵會攻克之，復移師會常遇春攻淮安，破其左丞徐義兵於馬驪港，進薄其城，守將楊思祖降，元將樞密同知陸聚亦舉徐宿

續藏書

卷三

達自是事爲大將，矣友諒既降，我太平遂盛，兵壓建康，帝設奇大破之，達時將南門外，兵功最多，遂與馮國勝等追及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躡其黑旗軍，復太平，遂取安慶，尋從帝取江州，友諒走，追破之，別將兵屯漢江之池口，遇馮陽戰艦進，中書省右丞洪都降將祝宗、康泰、友大帥鄧愈走，達以沌口軍還討定之，宗走死，檻泰送建康，達遂移兵圍廬州，時友諒失洪都而憤，悉其衆來爭，樓船高數丈，圍數百重，帝亦悉師溯流逆之，趣召達自廬來會，與友諒遇於鄱陽湖，達先諸將蕩其前，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振，既而達舟深入，中敵火撲之，更進戰，復破敵而退，時友諒兵盛，帆檣後先不見際，帝謂左右：「即不利，奈彼乘勝何？」既而曰：「得之矣，吾以達留守，緩急可百全也，」夜以兵符授達，飛舸還建康，達至，申約束，嚴斥候，鎮靜若無外兵者，而帝則已破誅友諒還矣，師還，卽吳王位，而達爲左相，國拜日，上召而諭以元政之所以失，且用息兵爲戒，達等頓首謝，復從平武昌，還復諭達等以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亡何，率兵討廬州左君弼，弼走安豐，遂取廬州，乃率兵徇友諒屬城之在荆湘湖南北者，而湖湘悉平，召還大會，師建康，計所討，率常遇春等，以水陸兵往徇士，誠淮東郡邑，首克泰州，遂降興化，會士誠犯宜興，乃以都督馮國勝攻圍高郵，常遇春攻淮安，別將守泰州，而身率中軍精卒渡江，走宜興，破擒士誠，兵解宜興，圍國勝中高郵，守將詭約降，使人受之，皆見殺，上怒，撻國勝，而遇春移兵會攻克之，復移師會常遇春攻淮安，破其左丞徐義兵於馬驪港，進薄其城，守將楊思祖降，元將樞密同知陸聚亦舉徐宿

三州來歸唯安豐爲元守達進師取之走右丞忻都左君弼與其援將竹貞元相續廓帖木兒遣兵救徐州達復大破斬之淮南北悉平帝乃與諸將相謀討士誠右相國善大以士誠兵尚強且饒蓄積宜少緩達持不可曰張氏汰而苛其大將李伯昇輩積于女玉帛且夕人耳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白面書生易與也臣奉上威德以大兵蹙之當自潰上大悅以左相國達爲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遇春爲副將軍率師二十萬討士誠馮於龍江達等論以母虜掠母殺母發在龍母喪處舍又戒之曰士誠能以吳歸命者必全之吾聞其母葬開闢之外墟母據而芻牧也時副將軍遇春欲徑搗平江上曰不然賊分其衆駐吳興錢塘以自輔我頓兵堅城不克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便乃悉舟師自太湖趨薄吳興士

續藏書 卷三

誠之右丞張天興參政黃寶院判陶子實分道出戰達亦分兵應之而遣驍將王國寶以長槍軍扼其歸黃寶等敗走遇春扼之遂圍其城五太子及其平章朱暹僉樞密呂珍來援屯城東舊館達遣遇春等爲十壘復敗右丞潘元紹兵而士誠自以兵來援達逆戰大敗走士誠復破獲其同僉徐志堅復破潘元紹之赤龍船於平望聞其軍資甲仗皆盡復大破舊館之援兵五太子及朱暹呂珍左丞張天興等降李伯昇亦降吳興下遂下吳江州從太湖西出平江城南七里破鮎魚口山柵復敗其兵於尹山橋遂悉水陸兵薄平江達營對門分兵營壘圍盤諸門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別築臺三成日敵樓下瞰城中纖悉皆見尋使使之建康請事帝賜璽書勞之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天性沈毅有謀端重且武用能過絕亂略消

弭羣雄今事舉衆命將軍之忠吾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御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使空行之勿以聞平江城堅難卒拔莫天佑時爲士誠守無錫更相唇齒其將楊茂善泗數從水中爲偵達獲茂善釋而厚賞之使往來爲間因盡得其虛實士誠迫自出兵戰馬驚墮水輿入城其弟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進秋桃猶未及嘗而飛礮已碎其首矣士誠氣益奪達知城中困乃勵士鼓而破封門遇春亦破閭門新寨其樞密唐傑等皆降遂大潰士誠收其餘兵三萬巷戰復潰馳歸拒門自縊久乃蘇檻送建康卒以縊死達之將破城也與遇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人予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故竊相告曰奈何久抗王師達乃遣輕兵渡江下通州歸獻俘於戟門進封信國

續藏書 卷三

公賜綺帛爲右丞相亡何議北伐平章遇春請直擣元都執孱主以臨天下帝曰壯哉而昔所畫下平江樊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掩河南斷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磨牧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速開隴可席捲也達曰上策之善於是信國公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遇春副之馮於北門七里山大會諸將謂諸將軍非不健闘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毋如大將軍達又謂達關外之寄汝實任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大將軍至淮諭沂州帥王宣與其子信業請降既而叛襲走我使臣徐唐臣等達怒急攻下沂州修宣與其叛黨十餘人王信走帝勞大將軍達賜書曰將軍今何嚮嚮益都則必以兵扼黃河斷其援卽不嚮益都西取濟南濟寧二郡便兵難險處其在

將軍金火二星會於丑分，後火逐金，踰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遂率。兵攻圍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徇淮、膠、壽光、臨淄等諸州邑。因兵威，諭降樂安、淄川守將，移兵下東平，進次安山，獲右丞相杜天祐等，逼濟南，走其大帥。既而帖木兒進逼濟寧，走其大帥陳平章，而以都督張興祖守之。遂與副將軍遇春兵合取東昌，所屬州邑皆下。乃籍山東城邑，俘獲軍實之數，以上洪武元年。帝即大位，立皇太子，遂兼領太子少傅、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右丞相、少傅如故。予諡，所以推揚勲略，甚至至此之太公。鄧禹云：「遂以大兵渡陳橋，取汴梁，時左君弼、竹貞皆走之，守將國公李克彝所克，尋謂君弼、公在廬，數與南師角，若何我悉麾下，授公能與戰否？」君弼曰：「是未易當，有徐相國者，善用兵，我見之，輒膽落。」克彝乃驅兵民夜開門北走，而

卷三

六

君弼與竹貞率所部迎降，大軍入其城，遂由中濠進略洛陽，抵塔兒灣。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來，相副將軍遇春，突斬其前鋒，達摩兵乘之，元兵潰，追五十餘里，俘斬無算。洛陽大帥吳王阿魯溫以其金印從吏民出降。河南平，阿魯溫者，故潁川王察罕帖木兒父也。達乃遣副將軍遇春徇高州，都督馮宗異、康茂才徇陝州，福昌陳許諸守帥皆請降。遂西克潼關而守之，遣使之太原，諭降元相擴廓帖木兒。遂徇虢州，毛葫蘆諸寨，致其兵自益。是年五月，帝聞達等平河南，為幸。汴梁，居十日，達自軍謁行在，上置酒勞之，曰：「將軍哉，忠爾忘身，國爾忘家，斯之謂與？」達曰：「臣民忍倒懸以待將軍，將軍安以時進兵，建勛立業，此臣之志也。」帝嘉其忠，命將領首謝，既退，復召達問計。達對曰：「大兵平齊魯，將徇秦、晉，原自保之不服，而敢離其穴，我西據

潼關，李思齊、張思道、魏奪遠、竇元郁一非中孤豚耳，誰與為臂指者？臣不佞，伏天威取之，如拉朽。因復奏曰：「師進而彼北奔，不窮跡之，將為異日憂。」上曰：「元世祖乘氣運而王我中國，今衰矣，彼且自斲，豈何煩我？第兵出塞之後，固守疆圉，防其侵軼可也。」遂拜命。次河陰，分兵徇河北，右丞薛顯恭政傳友德兵至衛輝，平章龍二走，追至彰德，龍二復走，遂取彰德，并廣平。大將軍駐臨清，分遣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都督領時濟河，通舟師，遂前下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兵悉會，取長蘆、滄州，擣直沽，據之。作浮橋以濟，師丞相也，速不戰走。元都大震，抵河西務，敗其平章俺克等，遂進抵通州。與遇春夾河而軍，達軍東岸，遇春軍西岸。遇春敗其西岸兵，擒國公卜顏帖木兒等入通州。夜三鼓，元君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以其車服重寶，踰五日。

卷三

七

達進師，填濠入陳，兵登齊化門，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居守太尉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薛瑄等，數以奉職無狀，且不先納款，僇之。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格幣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寺監護其宮人，妃主，給餼廩，無缺。吏士一切安堵，市不易肆。已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都城垣，右丞顯恭政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領時率驍騎偵邏隘口，楊鎮撫以舟師守直沽，捷聞。詔達與遇春定山西，遇春以兵先下保定，尋下河間，下真定，而右副將軍宗異已定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大將軍帥大兵繼之，使右丞顯恭政友德以鐵騎為前鋒，略平定州，而北時擴廓帖木兒兵方自保安謀，踰居庸關，據故都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擁六衛之師，足以抗我，直抵太原，覆其巢所。」

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橫廓不戰潰矣。諸將皆曰：「善。」遂以輕騎前抵太原而營。橫廓還軍來救，鋒銳甚。副將軍與達計以步兵未集而輕與戰，此危道也。虜不解遠斥堠，固營壘，可掩而取。達善之，而會橫廓部將豁鼻馬者來約降，請為內應。乃選精騎，夜襲之。橫廓方然燭，使二童子挾書以待。卒聞警，倉皇不知所為，踣一足，乘驕馬以十人走大同。豁鼻馬降。達次日建大將旗鼓，按其營，得甲卒四萬，馬四萬匹，乘勝之大同。橫廓遂走甘肅。復遣顯友德以步騎微破賀宗哲於石州，而身率兵自霍下平陽河州府。山西悉平。達渡河，廊城守將迎降。克同州。趙鹿臺時奉元為都省，而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與孔興脫列伯據鹿臺，各有重兵，以衛奉元。思道等聞達兵至三日，遁。達遂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人出迎，達無慰之。遣左丞

續藏書

卷三

九

周凱入申約束。明日師進奉元。其約束如下：故都時，秦民大悅，以奉元為西安府。副將軍兵逼鳳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與諸將議所攻。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請先由蘭州取慶陽。後度隴，攻李思齊於臨洮。達曰：「不然。思道自守，虜耳。城險而兵精，卒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夷，地富而人衆，以大兵感之，思齊不走，絕徽則束手降矣。思齊降，全陝皆我有。遂夾築度隴，克秦州，走其將呂德張義至。羣昌總帥汪靈真保平章梁子中商等降。達遣馮將軍以天策羽林諸衛驍騎逼臨洮。李思齊降，得其衆十餘萬，乃以兵攻靖寧。走知院杜伯卜哈度六盤山，襲走豫王，盡獲其部落輜重。使使諭慶陽張思道，懼留其弟良臣以兵守，而從輕騎跳之寧夏。遇橫廓帖木兒為所執，良臣聞之，使使納款。達遣右丞顯事騎士

五千步卒六千往受降。良臣自疑以兵來者，豈捕誘我乃伴為請武道左，獻牛酒而衣襲顯，顯被傷走。達怒甚，即日以大軍圍慶陽，而分布精騎使平章俞通源略其西，都督顧時略其北，叅政友德略其東，都督陳德略其南。慶陽援路絕，達進逼西門。其平章姚暉等開門納師。良臣父子自投井，出而斬之，并誅其黨二百餘人。陝西悉平。詔達還京師，第功宴諸功臣，以達為首，稱其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致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賜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且大論封會橫廓帖木兒覲達，還悉兵襲我蘭州不克，尋敗我援師，梗指揮使于光時左副將軍遇春卒。三年，上乃還達大將軍印，而以平章政事李文忠代。遇春分兵為二，大將軍自潼關出西道，擣定西，以取橫廓。左副將軍自居庸出東道，從大漠取

續藏書

卷三

九

元嗣主達受命，即日行，遂至定西。橫廓退屯車道峴，達進師逼之。駐沈兒峪，隔深溝而壘。橫廓發精兵千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舉軍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自率帳前卒擊之，敵始退。德濟故功臣越公大海子也。達械之送京師，而斬其部下趙指揮數人以徇。餘衆皆股栗。明日，達乃整兵奔溝而戰，以身先諸將。士諸將士母不奮前角者，遂大破之。獲其鄉王濟王閻國公平章韓孔兒虎林赤等文武僚屬千八百六十餘人。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三百匹。乘輿驪驢牛羊以鉅萬計。橫廓脫身與妻子以十餘騎遁。沮黃河得浮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德濟械至京，帝釋之，而以書諭達謂將軍自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獲，宜之待莊賈乎？將軍誅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暨功，不得不曲赦以伸。

吾不忍自今而後將軍母事姑息達既已破平獮那乃使鄧將軍因  
兵威降西蕃而自攻興元復取之會左副將軍亦以兵襲應昌盡  
得元嗣主之嫡孫后妃將相寶王士馬車服無算先後露布聞詔  
振旅還京既至帝為幸龍江勞之所以慰賜有加授開國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兼軍國事進  
封魏國公歲食祿五千石予諡及鐵券免三死子免二死仍世世勿  
絕資文綺帛百匹明年復佩大將軍印填北平以便宜徙山後順寧  
等處軍民戶三萬五千八百口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為軍者給月廩  
為民者給田以耕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  
北平軍府之用皆賴之十二月受詔還京師十餘日帝召達與  
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宴射賜之交趾弓五十彤弓百因論  
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功賜之弓矢天下甫息肩得無又有大興乎  
旬日帝御武樓謂達曰獮那游魂尚出沒奈何達請曰亟發兵坑  
豎子耳度兵幾何曰十萬足矣上曰吾予爾十五萬騎大將軍出  
中路文忠以左副將軍出東路勝以征西將軍出西路將各五萬騎  
轉餉私役者不與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為前鋒敗其游騎於野馬  
川復敗獮那於土刺河獮那遁與賀宗哲合而拒我師於嶺北時師  
數發而虜亦不敢入塞而偏將軍湯和遇他虜於斷頭山亦敗  
功臣無死者虜亦不敢入塞而偏將軍湯和遇他虜於斷頭山亦敗  
左副將軍出塞道遠乏水後軍為虜所掩失微侯曹良臣大校數人  
然得其士馬輜重略相當獨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友德至西涼屢破  
虜盡收其妻子以私匿馬馳故賞不行而上以達功大弗問也自

是達連歲出填北平歲行盡即召還上將印賜休沐以時宴見惟飲  
有兄弟稱而達愈恂恂恭謹嘗從容謂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  
吳時舊邸居若達固謝不敢一日強沃以酒既醉覆以被昇臥即正  
寢達醒大驚俯伏階下呼死罪不已上益悅命有司為治甲第表  
其坊大功曰令世世毋忘爾功達長女尚燕王王帝愛子也  
國北平故達歸將印不踰月輒復之鎮時北虜漸衰弱而亦畏達威  
名不敢復犯邊達亦戒守邊者唯繕城戍簡士馬謹烽堠毋得微功  
故蒙故終達之鎮北平十餘歲兵民熙熙有太平色燕王三千皆  
達女出親為王舅與天子夷輩而見王必執臣禮不少間  
王以是心念之又得其用兵法所練士皆精卒胡惟庸為左丞相儉  
而貪以達元勳貴重因欲內好達惡之反賂達閹者福壽使為間以  
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惟時時為上言惟庸不可過委過委必  
敗後惟庸反帝以是益重達十七年達在北平疽發背小愈上  
使達子允恭視之賜璽書謂今九夷八蠻大者畏力小者懷德非  
將軍何以臻此且召之歸而疾益甚帝憂之為延致天下名醫復  
禱於山川社稷城隍之神願假大將軍息數載以寧萬姓吾他日與  
之同往竟不起十八年春二月卒年五十四帝祖既奔達寢撫屍  
而慟愴然謂羣臣曰大將軍為朕股肱心膂力行陣東征西討削  
平羣醜克濟大勲邇者太陰屢犯上將萬里長城一旦奪之悲夫盡  
心國家為社稷重者寧復有大將軍吾何以報但著其勲烈宣於金  
石以永垂不朽贈中山王諡武寧追封其三代皆中山王而手書  
其混一區夏與安神人之功於墓道且曰婦女母所愛財寶母所取

忠志無疵，昭明日月。惟大將軍一人而已。自達薨，帝所授大將印，獨宋國公勝、涼國公藍玉而賴川侯友德以功進封公。其受服亦數然。上待之不能如達，諸所飭厲，唯稱中山王，或中山開平二王及燕王即帝位，所舉中山王以勵諸將軍者不一。

弇州外史曰：高帝之取天下，計初下建康，再與陳友諒角，實在行而其餘十七皆大將軍力也。大將軍之廉靖仁武，沈幾策勝，即古名世之佐易過焉。勞而不伐，夙夜匪懈，與功名終蓋所以處君臣之際微矣。元女作配，英主整其成，師於十五年後而資靖難，兩都二公光表後裔，寵冠羣辟，大豈幸哉。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

常遇春者，濠之定遠人。元末羣盜起，盜魁劉聚得遇春而識之，使爲

卷三

十一

什夫長，有所攻剽，遇春敢力深入，必剋獲而歸，以是爲聚所愛重。然遇春察其急，固略毋遠志，屬高皇帝駐兵和州，乙未遇春偕其私卒數十來歸，請願爲先鋒。上曰：爾以饑來歸，且有故主在，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爲也，倘得效犬馬之力，某雖死猶生。上猶弗許。既渡江，抵采石，元兵置陣磯上，舟相去三丈餘，遇春飛舸至，上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敵皆披靡，大兵乘之，敗其衆，遂乘勝取太平。始授總管府先鋒，無何進爲總管。丙申，上已渡江，而諸將士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之守備單弱，元中丞蠻子海牙、淮舟師數萬，襲據采石，界其中音問絕。上使遇春多張疑兵，而自帥正兵直趨之。既合，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之舟，分而爲二，左右縱擊，大破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師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遂從取集慶。

路，再從徐達取鎮江，復爲領軍先鋒，徐達攻常州而降卒叛與張士誠合而圍達。命遇春以師援之，表裏共擊，大破士誠，復爲總管，進

統軍大元帥。明年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尋從達下寧國，分兵取馬獸沙，遂取池州，戰功最進，行中書省都督又明年擢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又明年從上取婺州，復有功，進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樞密院事，守婺州，遂以其兵攻衢州，衢州下，其院判張斌以卒萬人降，進僉樞密院事。庚子，召還京師，尋從達守池州，大破陳友諒之衆，友諒入寇，薄我於都城之龍灣。上設伏大破之，遇春功復最。上追友諒於江州，遇春留守，用法嚴，軍民肅欽。辛丑，進行省參知政事，復從上追友諒於安慶，遂取江州，還督龍灣寨之師。張士誠之大將李伯昇圍我長興急，上遣遇春以大軍援之，兵至，伯昇拔營遁，俘

續藏書

卷三

十一

斬其後軍五千餘人，壬寅城安慶，破池州之叛卒羅友賢，斬之餘黨悉平。上所任將帥，其最著者三人，曰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爲宿舊，且善戰，既貴而驕，有所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上飲而劫之，事發就縛。上猶語諸將：吾欲有榮死，以慰勞臣衆。惟遇春直前曰：人臣而以反名寧可宥，臣諒不與之共生。上乃飲榮酒，流涕而饗之，以是心益愛重遇春。癸卯張士誠別將呂珍圍劉福通於安豐，上救之，師至而珍已破城殺劉福通矣，其兵勢盛而連營水陸爲戰，守備甚嚴。時汪元帥爲前鋒，拔其中壘而據之，會左右軍敗，汪元帥兵欲出走，阻於壘，則殊死鬪，卒不可敗，而遇春以精騎橫突其脅，凡三合三勝，大軍乘之，遂大勝，進圍安豐。元將左君弼自廬州來救，達與遇春逆擊，大破之，遂移薄廬州，且下，而友諒傾其國

兵來爭南昌，上乃趣達遇春。廬州之師歸，遂從上往救。遇於鄱陽湖之康郎山，達首敗其前鋒，縱火焚敵舟二十艘，殺獲以千計。而敵不退，友諒太尉張瑄定邊奮前犯上。上舟適膠淺，遇春從傍射定邊中之始引退上。舟脫而遇春舟復膠淺，乃復力戰以脫。明日復大戰，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等皆焚死，連戰三日。友諒之卒死者過半，而我兵所亡失亦略相當。既出湖口，諸將佐氣稍稍奪，欲縱之去。遇春獨不言，上悟乃移舟扼上流，而別出奇兵絕餉道。凡旬五日，友諒軍食乏，其左右金吾將軍皆降。友諒迫以百艘突圍湖口，上蹴之自晨至酉，友諒中流矢死。乃班師飲至，策勲以遇春及廖永忠俞通海為首，賜土田金帛。過當復從上討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圍甫合，而其丞相張必先自岳來援。

續藏書

卷三

十四

遇春以五千騎逆擊，破擒之。必先友諒驍將也，甲辰陳理梟奔，出降。進遇春中書平章政事，尋從徐達取廬州，始別將兵略定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皮等寨。乙巳，遂定贛州。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師還取安陸、襄陽。丙午，復從徐達克泰州，已克高郵、淮安，徐宿安豐悉下之。丁未，大發兵討張士誠。命遇春仍副大將軍徐達行，舟師出太湖，擒其酋尹義等，直趣湖州之毘山，與士誠兵水陸鏖戰，敵大潰。遂薄其城，飛車戰艦，高與城堞埒，其丞相士信掃境內兵來援，築壘舊館，壓我師之背。遇春率奇兵由大港入，營於東阡，却壓其背。士信急抽精兵搏戰，遇春鼓將士立破之，復破其援兵赤龍船於烏鎮。士信跳舊館之卒六萬悉降。湖州下，遂進圍平江路。縛士誠以歸，藉其兵得二十五萬時。上猶稱吳王，召見戟門，所以慰勞備至。進銀

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事，封鄂國公。上念遇春功大，欲尊貴之，而李善長徐達已為左右相，國不能復置相，乃以遇春為平章軍國重事，制祿秩與相國等。復議討中原，遇春有所獻策，大較欲輕兵直擣其心腹，肢節當自解。上持重不之用也，而心服其勇。至是命遇春為征虜副將軍，與大將軍達率步騎二十五萬以北。上親禡旗於龍江，諭諸將當百萬之衆，摧鋒陷陣，所嚮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第吾不虞其不能戰，虞其輕戰耳。夫遇春大將也，而好與一小校爭能，甚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拜。詔既與大將軍合，略定山東諸郡。洪武元年，遂破汴梁，走其帥李景昌，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殲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騎，敵遂大潰。河

續藏書

卷三

十五

南下諸郡邑悉平。五月，上幸汴梁，遇春馳入謁。上勞之曰：將軍與大軍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半，功亦大矣。勞且倍矣，遇春頓首謝。上悅，三日辭復往河南，遂與大將軍略定河北，進逼其大都。元主北走，遂移兵徇太原。元太傅河南王擴廓帖木兒自保安還師來援，其鋒銳甚。遇春與達謀夜劫之，擴廓果潰走。太原下，改遇春為左副將軍，居右副將軍馮宗異上。二年，取大同，轉徇河東西，渡關下奉元路，遂與宗異合而西逼鳳翔。其平章李思齊率所部十餘萬衆奔臨洮，鳳翔下。會元丞相也速以兵寇通州至白河而遁。上乃遣遇春以所部馳救，抵都部署將士而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副之。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選步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敗其將江文清於錦川，獲士馬千計。次全寧，遂與也速遇，復敗之。



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爲八伏，徼其歸。大興之守兵走伏發，遂大敗，擒其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子女貨實稱是。師還，次柳河川，暴得疾卒，年僅四十。上爲震動，喪車至龍江，親出奠，爲文哭之，敘其功甚詳。已而大慟，始命有司制閭大臣計，用宋太宗爲韓王趙普舉哀禮，擇葬地鍾山之陰，其器芻靈凡九十，一切皆官給，不以煩其家。仍驛書報大將軍達，使歸而會葬。特贈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復推恩王其三代，皆賜諡。明年，論功賜金幣一與大將軍等，而封子茂卿國公，歲祿三千石，予誥券配饗。高帝廟庭與祠雜龍山功臣廟。皆次大將軍爲第二，王爲人沈

續藏書

卷三

十六

爲果毅撫士卒與同甘苦，出則摧鋒，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而用兵決勝與古人合。年差長於大將軍二歲，數從征伐，奉節制進止，赴期不敢爽毫髮。大將軍雅亦推愛之，終始無小間。惟性稍好殺而淫，以此不能比大將軍。而一時稱名將者，猶曰徐常徐常云，而上亦均重之。晚節每舉以勵諸將，師必曰中山開平二王，不偏廢也。鄭國公茂，弱冠而封，其嬖父爲宋國公，爲勝。隸宋國公北征，納哈出，不奉約束，削爵安置廣西之龍州。然猶念遇春功，別封次子昇爲開國公。明年，加太子太保。建文末，以抗靖難，而安置雲南臨安。憂死。弘治中，錄六王後，曾孫復得拜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繼絕世，乃更封懷遠侯。

鄭端簡曰：嘉靖十年，進剿基侑，饗太廟，并議常李邵湯四王後，十

一年，吏部會議遇春文忠愈和，皆戮力中原，廓清方夏，曾不再傳，而子孫微替，歲月彌久，莫敢訟公，追我孝宗憫焉。下詔錄其裔孫四人爲錦衣衛指揮使。皇上神聖天啟，動遵祖法，特詔誠意伯劉基裔孫世爵，又推念四臣之功，俾悉如基議從事，廣祖宗崇德報功之仁。修聖王興滅繼絕之典，臣等愚昧，謂四臣宜世其爵，制曰可。封常玄振懷遠侯，李性臨淮侯，鄧繼坤定遠侯，湯紹宗靈璧侯，谷食祿千石，與世券。

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

岐陽王李文忠，泗之盱眙人。父曰貞母，上之長姊也。生文忠甫十

續藏書

卷三

十七

二而薨。時淮南北盜起，父貞携之東西走，鋒鏑間幾不能活。甲午，聞上起兵滁陽，間關往投，至則相抱而哭。時皇子幼，上多蒞重，穉之材勇者子之，使文忠冒國姓而從。皇姪文正列延師誨之，讀書史習兵法。上嘗募所業，傳示幕僚曰：「平世一卿士也，雖然，要當於馬上習之。」丁酉，俾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奮擊破陳友諒之卒，驍勇爲諸軍冠。時年僅十九，無何，以舍人率所部取青陽、石埭、旌德，皆下之。戊戌，敗元樞密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街，遂敗苗軍于於潛、昌化，獲其嬖女輜重甚夥。文忠以士飽飲且驕，夜潛殺所獲而焚其輜重，曰：「患不力戰耳，何患不富貴？」遂前襲破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已亥，會鄧愈、胡大海之師取嚴州，超爲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兼領元帥府事，鎮之時，嚴新下，城壘未固，而張士誠來爭，挾苗獠之衆，水陸數萬人奄至。辛丑，文忠以輕兵從陸逆擊，大破之，馘其首，標之

糧放之中流，水兵見而夜遁。遂克諸暨，壬寅進浙江行中，省左丞苗將蔣英、賊殺其帥參政胡大海以叛。文忠急擊破之，蔣英走。癸卯，諸暨守將謝再興叛，挾張士誠寇我東陽。文忠馳救，復破之，再興走。文忠以反側郡處兩叛間，又與强虜接壤，而練兵繕甲，屹不可屈。始文忠所築逼諸暨而城者，曰新城。士誠之司徒李伯昇悉兵二十萬來圍，文忠救之。今去城十里而軍，守新城將胡德濟謂城勢盛，盡少避之，以俟大軍。文忠曰：「俟大軍，城爲彼有矣。」將在謀，不在衆。遂督師而鼓之，曰：「彼衆而寡，我寡而整，且聞彼之輜重山積，是天以富賜若也。」勉之。戰既合，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直出賊陣，斷其中堅，縱橫搏擊，所向草靡。賊駭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噪而出，遂大潰。斬首數萬級，擒將校七百人，委棄鎧仗芻粟，彌亘數十里。

續藏書

卷三

十八

里伯昇僅以身免。甲辰，上召文忠歸，宴勞彌日，賜名馬金幣甚厚。乙巳，進右丞，使統全浙兵攻張士誠之杭州。丙午，取桐廬、新城、富陽，進攻餘杭。一夕而下，叛將謝再興之五千降。丁未，抗帥潘原明使其員外方彝納款。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爲緩師計乎？」彝謝曰：「王師所過，秋毫無犯，杭之吏民鼓舞而慶，有主自不能緩，非敢緩也。」文忠於是引入臥內與飲，而授之約束。明日，原明如師，師遂入。文忠營於麗譙，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金，立磔以徇。就軍中加榮祿大夫，行省平章政事，還李姓洪武元年。上卽位，封文忠父貞恩親侯，食祿奉朝請。上念姊已久死，獨貞在，而又醇謹，宴見不以時，每有征行，輒令守官省。文忠既父子當腹心寄親重，無與比。尋討平閩之叛寇，還爲偏將軍。二年，從開平王遇春北討。

由遵化度鹿兒嶺，進薄上都，克之。走元君，獲其士馬萬計，俄而開平王卒。文忠代將，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而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則已平，而虜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使軍吏以爲疑。文忠按劍叱曰：「關外之事，吾得而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邏騎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楊門，擒四大王。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衆來劫我，不可動。賢明，文忠望見虜益大至，乃以二營委虜，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選精兵爲左右翼，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驍將脫列伯，俘斬及降者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論功賜金幣，當大將軍之半。三年，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降其守將，進師察罕惱兒，擒其平章祝真，謀知元順。

續藏書

卷三

十九

帝昀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卽位，其衆離，文忠喜，兼程而進，大破其候騎，遂圍應昌。明日破之，太子走，獲皇孫買的里八剌，后妃宮人暨諸王皆院達官將吏等，駝馬牛羊無算，并獲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冊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選精騎窮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道與州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又降其兵民萬六千餘人，捷聞。上大悅，爲御奉天門，受羣臣朝賀，大封功臣。文忠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詔奉世襲，尋領都督府事。四年，西蜀平，命文忠因兵威抵循其地。五年，復以左副將軍北討，出東路，師至哈刺魯來，虜先遁。文忠乃留輜重驢駒河人齎二十日糧，兼程進，至土刺河，元太師哈剌章蠻子悉衆渡河，留其妻子北徇，而嚴驍以待。文忠

力戰却之，遂北至驪海，齊來益衆，文忠乃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以劫虜，虜疑稍引去，文忠亦解而歸，迷失其道，乏水渴死者甚衆，文忠患之，忽所乘馬蹶，土泉隨湧出，士馬賴以濟，乃自爲文刑牲祭之，文忠軍雖名爲全，而所失多，得不足償，而大將軍之出中路者，竟敗績矣。六年，將兵出朔州，擒其太尉伯顏不花，七年，總兵駐代縣，分遣兵出，至三不刺者，俘其平章陳安禮，至順寧陽門者，斬其知院珍珠璣，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鄧孛羅帖木兒，又破大寧高州，斬其宗王朵桑失理，皆酋子，女入畜歸，虜益避遠，邊竟無事，文忠與大將軍皆振節延諸儒生講說經義，而文忠尤號有文采，上益雅重之，始命與李善長通，知中書省，大都督府事，御史臺事，又命大事皆取二公處分，中書省章，命文忠特參軍國大計，幾如大將軍十六年，命兼領國子

卷三

二十

監事十七年二月得疾，上幸其第撫摩久之，揮涕而別，卒，年四十六，贈岐陽王，諡武靖，父貞初亦封曹國公，別食公祿，前文忠卒，亦贈隴西王，諡恭獻，有二子，景隆增枝，景隆少奉文忠教，商諸生間與天台方孝孺善，既襲爵，與魏國公輝祖等分鎮中原要地，進掌左軍都督府，加太子太傅，上崩，皇太孫立，景隆益以肺腑見親任，而增枝亦屢遷至左都督，時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得幸，上謀削弱諸王，故燕兵起，齊泰黃子澄皆景隆而薦之，乃命景隆爲征虜大將軍，北伐，用裴度故事，賜通天犀帶，人主爲推輪親送之，江許且令得以一切便宜誅賞，時諸宿將鮮存者，雖存亦已老，又皆景隆諸父行，快快不肯爲之下，景隆樂得意，自尊大，每升帳踞高坐，毋敢與抗禮，會兵五十萬，乘燕王攻大寧，進薄北平，築壘九門，爲長

圍，欲以困燕，王還師，景隆逆戰，大敗，死者十餘萬，明日，九門師潰，次者復數萬，乃退走，王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荆關，時寒甚，士卒墮指戰於白溝河北，凡三日，復大敗，殺溺及被俘者幾三十餘萬，景隆乃奔濟南，燕王來追，復大敗，次者二萬餘，濟南遂見圍，以參政鐵鉉堅守，得不下，始人主未知敗問，與泰子澄謀，以景隆權尚輕，特賜黃鉉金鉉朱弓矢，使者渡江而風失之，復製以賜，而景隆收問至矣，召還，既降見黃子澄，慚憤極，執景隆於朝班，慟哭請誅，以謝天下，人主莫能問也，又二載，燕兵渡江，駐龍潭，人主懼，乃使景隆同尚書茹璘、都督王佐謁燕王，以割地講和，請王笑曰：「事至此，何地可割？吾但欲得奸臣耳。」於是景隆等滿伏密輸款，歸佐谷王守金川門，燕王至，景隆等開門奉迎，王卽位，以景隆等黜

卷三

二十一

相事機，改號曰奉天靖難，昭曰光祿大夫，勲曰左柱國，增祿歲一千石，其太子太師如故，賞均洪成二公，改修高廟實錄，爲監修總裁，諸裁定功賞，大興華，景隆猶以班首主議，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恨之，諸功臣咸抗腕，謂彼白刃刺我，而今以降虜踞我上，其又明年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臣論劾景隆包藏禍心，蓄養亡命，與其弟左都督增枝謀爲不軌，已文武大臣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等吏部尚書蹇義等復言之，已六科都給事中張信等復言之，乃下詔盡削景隆勲階官號，絕朝請，軟歸私第，猶以長公主故，不奪其爵，亡何，羣臣復言，謂事者至其家，景隆猶坐受闈人伏謁，如君臣禮，大不道，復株及左都督增枝，因詔并奪增枝荊州帥符，逮之，與景隆同繫私第，盡沒其莊田寶貨國籍，祇獲入之官，而所繫者皆親屬矣，皆絕其食，旬

日不戒始稍給食至永樂末而景隆竟以東餒卒正統中增其猶在以恩例聽自便又數傳而其玄孫璿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子濂襲卒子性襲嘉靖中繼六王後封臨淮侯勲號階祿同懷遠侯卒無子叔父沂嗣卒子庭竹嗣卒子言恭嗣好文學

弁州外史曰高帝起民間兄之子獨大都督文正姊之子獨岐陽王大都督不善居勲父子以廢徙而高帝念之不絕蓋二百餘年而南面猶故也臨淮之紹侯其亦高帝遺意哉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公

沐英鳳陽定遠人父母蚤亡上收為子既長溫柔有姿概機謀過人初與李岐陽等俱冒國姓賜名文英差次皇從子文正數從上征伐入侍帳幕晝夜勤勵目無逆視上心器之壬寅年十八

續藏書

卷三

三

用為帳前都尉從守鎮江居四歲擢廣武衛親軍指揮使加授昭勇大將軍以所部從下福建擒平章陳友定洪武元年歸其姓沐而單名之曰英擢鎮國將軍三年僉大都督府事明年進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時都督不為階官而英特受上心膂托九年命乘傳繇陝西巡行諸路布上恩惠事有不便者輒更置而後聞且使練諸部兵以待明年遂副寧河王征西番西渡黃河略烏思藏耀兵至於崑崙轉戰數千里俘虜士卒萬計馬駝牛羊十倍師還而寧河王道卒英代將其眾還京師封西平侯進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勲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又明年拜征西將軍窮追西番降元萬戶乞失迦夷其部落擒洮州十八族番酋并其眾二萬餘雜畜二十餘萬平朵甘納兒七站地數千里復率所部蕩和林轉略

亦集乃渡黃河登賀蘭橋伏聽者得客廬所止涉流沙分兵四翼薄其營自率精騎衝中堅大破之獲大帥國公脫火赤知院赤愛足罷其全部十四年以所部從大將軍出古北口襲公主山長樂掩四都卒渡驢胸河獲知院李宣十五年以征南右副將軍同賴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下雲南縣辰沅出羅鬼遂囑普安至白石江梁王把匝刺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遜甲十萬來拒賴川侯欲濟師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而奇兵潛從上游遂出賊後賊陣動大軍乘而擊之勁戰自旦至晡生縛達里麻賊大潰僵屍百里抵雲南諸郡皆下獨大理猶為元守英與永昌侯攻之擒段世授大理移兵取車里半緬不泱月雲南郡邑悉平復與賴川侯分道平東川烏蠻寇而夷兵叛者合圍雲南守帥馬誠告急英簡萬騎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擊遂悉復曲靖永昌之失守者是年諸將班師詔英留鎮雲南英鎮之三歲平廣南蠻而破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二十一年麓川宣慰思倫發聚其眾三十萬來寇定遠英選卒三萬拒之馮誠領前軍甯正湯昭為左右大戰左軍小却英令左右斬左軍帥首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馳下即麾眾復前英責戰益急不移時寇大敗明年復平東川破叛酋阿資入朝錫宴於奉天殿資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綵幣百襲鈔五千錠陞辭上撫之曰使我高枕而無南顧憂者爾也英歸鎮二十二年復大破阿資眾走之二十四年使使以兵威折酋八百國并諸番有重譯貢者初英留鎮之明年哭孝慈皇后再鎮之三年哭懿文太子極哀吐血卒年四十八計聞上勅哭命以喪歸賜塋觀音山追封黔寧王諡昭靖侑享太廟有五子其

續藏書

卷三

三

二千早卒而三千遞鎮雲南少子斯向 文皇帝公主爲駙馬都尉  
屢掌南京都督府以壽考終惠襄侯者英長子也年少有才武嗣  
英侯繼鎮雲南留意屯田水利平緬甸東川叛夷復平越雋阿資  
子孟諸皆三十一卒年三十六諡惠襄無子弟歲以都督嗣時岷  
王之國雲南與岷交惡 上貽書王謂岷少孤不練事母深責之吾  
當別飭晟然卒以王他故徙國楚而岷自如 建文之自焚也 文  
皇意其居晟所使使詞察無狀乃已麓川宣慰使不能制其下諸蠻  
遂之而擅其地晟以大兵討之分其地爲孟養木邦孟密三府鎮沅  
威遠二州平滄潞江清甸大侯者樂五長官司而歲徵其貢賦又於  
潞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以控之夷遂帖息八百國之長使其僉帥  
以蠻果來犯晟發兵使別將逆擊而自擲其後至蒙自蠻退走追獲

續藏書

卷三

三

其帥賜 璽書作以金幣 文皇四年安南逆臣黎胡奎弑其君并  
戕我使者以晟爲征夷左副將軍率雲南諸衛所土漢兵由蒙自經  
野蒲斬木通道以入前鋒奪猛烈棚華關隘賊散走逆舟以濟師分  
遣所部據澳湯寺沙昇舟夜出洮水步騎夾之遂渡富良江與征夷  
將軍新城侯輔兵合破多邦城柵繼擣其東西二都及盤灘困收椿  
江仙侶等賊胡奎及其父僞上皇季率狼狽棄其衆獨携家屬及左  
右心腹遠遁晟等窮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擒獲無遺得郡四十八  
縣百八十六凱旋入 朝論功賜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  
進榮祿大夫勲右柱國封黔國公歲祿三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諡  
恭王帶金幣寶鈔既大宴 上御製詩褒美之再宴於便殿還鎮雲  
南無何胡奎之餘孽僞上皇簡定作亂命晟兼征夷將軍討之不利

於是英國公輔復以征虜副將軍率兵合而破之獲定等檻送 京  
師伏誅 召英國還僞王與參贊等尚未平晟連戰不能下又復命  
輔捕李儼等送 京師晟亦受賞白金三十斤寶鑑二萬錠綵幣三  
十有副 仁宗卽位 召還宴勞賜金幣加太傅還鎮自是 宣英  
二帝嗣位賞亦如是麓川思任發反侵略騰衝南甸 詔諭之降不  
從晟使都督方政等爲前鋒而大軍繼其後破平景罕等寨斬首三  
千餘級獲象二十餘政恃勇以輕騎前裨賊敗績死晟退師至金齒  
詔還鎮內慚懼得疾至楚雄而卒 詔官爲治葬賜祭追封定遠  
王諡忠敬晟戰數不利 天子以絕遠且世將藉而隱焉滇人攝服  
晟父子威信莊事之無異人主每片紙下土酋所具威儀出郭迎  
盟而後敢曰此令旨也前後置圖壘田業三百六十日吾日食其一  
續藏書

卷三

三

足矣晟有子斌斌尚幼嗣公不能將其軍於是晟弟昂以都督同知  
佩印代鎮復討麓川不利靖遠伯王驥等兵與合始平之昂得還爲  
左都督賜金幣加等卒贈定邊伯諡武襄斌嗣公之十一年薨贈太  
傅諡榮康子琮幼不克嗣於是從兄璘以才舉爲右都督代鎮卒弟  
璠爲都督同知復代鎮前後凡十五年而琮始嗣公又明年始佩征  
南將軍印爲鎮守前後平馬隆麗江劍川順寧羅雄等蠻累賜敕褒  
獎加太子太傅嗣公凡三十二年而卒無子以都督同知璠之孫都  
指揮誠之子崑嗣朝議以崑爲西平侯之裔孫當從侯爵而守臣事  
之謂南人知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也侯之恐爲所輕崑十四歲而  
拜公爵尋以征南將軍填守發兵平龜山竹箐蠻諭定孟養孟密之  
爭塞者又合川貴二鎮兵平米魯亂再擒師宗州賊張長受南安亂

昔那代三賜 聖書疑諭再益歲祿百石加太子太傅嗣公二十四年卒贈太師諡莊襄子紹勳嗣公十六年而卒子朝輔嗣十一年而卒父子皆加太子太傅贈太傅二子融鑒皆南襲而殤朝輔之弟朝弼當嗣虐其嫂且錮之使還南京於是上疏相訐久之始得襲佩印填守其淫惡益甚且旅拒 王命 詔削其爵以子昌祚嗣且代鎮而朝弼復欲殺其子逮至京錮于南京之故第以幽死

卷三

卷三

卷三

學謙恭禮下士大 浙東河南尤著惠政公暇退居一室蕭然如韋布及卒家無餘資稱賢將云又有何文輝滁人初名道舍守宣城潼關成都北平鴈門從征淮東始蘇福建陝西四川尤有功建寧時建寧人降文輝主帥胡廷瑞怒欲屠其城文輝力止之曰吾與公奉命安百姓乃以私忿殺人耶遂止宋文遜者從定江左淮南有功授元帥拒漢兵戰歿朱文剛初名柴舍從定江左授元帥與耿再成守處州苗帥叛文剛急收兵出戰揮劍斫賊大罵歿文剛未詳何許人

寧河武順王衛國鄧公

寧河王鄧愈者泗州虹人父曰順興有三子長曰友隆仲即愈元末羣盜起江淮順興從鄉里少年據臨濠與元兵拒戰歿友隆代之復

病歿愈復代之是時愈年僅十六眾頗少愈既出戰則先登陷賊所不摧破眾乃喜曰使仲君早將何至以首予敵會 高帝駐師徐陽愈自盱眙率所部來附授管軍總管遂從渡江克采石取太平元將陳也先合蠻子海牙之兵凡數萬 上禦之戰甫合而愈與徐達率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蠻子海牙走遂從下建康略定深水破鎮江愈功最多擢廣興翼元帥克廣德州長鎗軍謝元帥來攻愈出輕兵背城戰走之俘其總管武世榮移鎮宣州別將兵取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而攻下徽州走其將元之苗軍楊元帥以十萬眾來爭愈與大海分道逆戰虜其大校百五十八人婺源之裨帥汪同來降愈遣驍將王弼孫虎等進逼其城破殺其守將鐵木兒不花婺源下尋遣萬戶朱國寶徇下高河壘遂由昱嶺關進攻建德破其長

卷三

卷三

卷三

鎗元帥余子貞遂克建德以為嚴州進同會行樞密院事破元將苗楊之兵於烏龍嶺進命書行樞密院事饒州下愈入守數與陳友諒角有功進中書省參政兼總各翼軍馬愈乃廣布 威德撫納降附以兵取浮梁走其參政侯邦佐轉戰樂平敗蕭總管之眾獲萬戶彭壽等諸屬邑皆下遂進圖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時吳宏既歸上因其兵使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欲與宏拒而畏愈強乃遣人詐獻地以緩我愈謂得之即率勁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單騎走傍邑自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等四路南豐等十八縣印詣愈降愈遂定撫州於是 上進兵取洪都降其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僉康泰等召愈以步兵來會攻江西行省參政墳之而命祝宗康泰仍故官以所部從宗泰初不欲降迫胡廷瑞意

快快不自得，又以愈秩卑，不欲爲之下，而廷瑞既從，上還建康，從容爲言，降故非宗，泰意恐有變，時右丞徐達方進攻楚，乃發使使宗泰等以所部從行，舟次女兒港，遂謀叛，掠商舟布爲旗幟，夜趣新城，門舉礮破之，而入，愈時倉卒，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騎被殺且盡，愈窘甚，連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馬乘，乃得脫，等撫州門奔還建康，以情歸於上，上弗罪也，而撫之右丞達兵復洪都，走祝宗，而執康泰矣，於是大都督文正開府洪都，愈次焉，明年，賊寇洪都，號五十萬，治艦高，圍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愈得撫州門，最爲要衝，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上來援大破其兵，射友諒殺之，圍始解，論功與克敵等，尋破平鄧青等二萬人於永豐，從開平王過春，湯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諸山寨，圍贛州，下

卷三

二

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悉降，進行省右丞尋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平章位次丞相，而愈時年二十八，兵興諸大將，蚤貴無有如愈與李文忠者，出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帶河洛，烽火旌壘相望，愈披荆棘，立軍府，營心練卒，威惠甚著，吳王初建，御史臺首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大夫湯和討方谷珍，愈獨領臺事，及大將軍經略中原，而愈以征戍將軍略定江淮，未附州郡，進兵取唐州，又取南陽，生獲守將蔡國公史克新等，遂取隨州，守將左丞王誠降，覆洪山之老馬劉寨，斬獲以萬計，均房，金商，地悉平，洪武元年，帝卽位，立東宮，愈兼太子右諭德，三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出隴右，大破王保保於定西，悉覆其衆，別將招諭河州，土番大酋何鎖南，普花兒只等請降，其西烏思藏等亦降，皆入貢，請受天子封師旅，大論功

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歲祿三千石，子鐵券，子孫世襲，五年，以征南將軍討平澧州等處，溪洞蠻獠，十年，吐蕃諸部爲梗，劫剽烏思藏，貢使輻重，愈以征西將軍率都督同知沐英等分兵爲三道，深入其巢窟，追至崑崙山，斬首捕虜以萬計，齒馬牛羊十餘萬，捷聞，上悅，使使召還，至壽春而卒，年四十一，上聞訃，哭之慟，輟朝三日，奉車至三山門，親臨奠，行營視塋地，以故塋隘，改卜於城南西山之原，葬事皆官給，追封寧河王，諡武順，是役也，都督英得封西平侯，愈爲人沈毅，許敏其事，上最恭慎，有所奏，不憚危苦，功成不矜，敬禮賢士大夫，上心重之，命朱夢炎爲製神道碑，五千而鎮，襲改國申，亦數將兵，從大將軍，卒年三十三，無子，弟銘爲錦衣衛指揮，食事有子源，當後鎮，而天永樂中，子桓，傳襲，桓

續藏書

卷三

二十九

子炳，弘治初，復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繼坤襲，嘉靖初，繼絕世，封定遠侯，助號階祿，視懷遠侯，卒，子祖錫嗣，卒，世棟嗣，奔州外史曰：愈之初，以敢戰深入，名亡幾，而建方固勲最多，而不甚得然，汪馬者，無寧歲矣，僉爵上公，帶礪六王，而以天死，不獲終饗，或謂高帝末功臣，鮮自保者，得天爲幸，是不然，以愈之忠順勤勞，雖爲畢萬可也，余游襄陽，襄陽人至今稱衛國公。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

湯和字鼎臣，濠人，滁陽王之據濠也，和從惡少年十餘人，仗劍從，是時高帝以王塔寄肺腑，請於王與和共事，和遂從，帝取洪山爲復從下，滁州取和州，當是時，諸將皆帝等夷，莫肯爲下，而和長帝三歲，願護執部曲禮，上甚悅，從上渡江，下采石，定太平，陳也。



先復來寇和擊其水軍流矢中左臂不為撓尋與中山寧河二王自東門出甲轉戰至城北大破擒也先以獻別將下溧水復從平建業與中山王取鎮江進統軍大元帥守之略定金壇覆窩莊戍轉同會樞密院事從取常州為其守帥與張士誠境接和頗好飲有酒過管請事於上不獲允醉而有怨言曰吾填常州如據坐金谷左顧則左右顧則右誰能難也上聞隱不發和醒亦大愧悔悉力拒士誠再破其軍遂從中山王大破士誠於錫山俘其梟將還拜中書左丞與中山王分省而治復同開平王解長與國大破士誠之偽丞相士信軍超拜平章政事乙巳討平江西巨盜姚大膽取永新還守常州丙午從中山王討士誠進略太湖降其舊館師轉戰湖州降其守帥張右丞復降其吳江州將遂圍姑蘇凡九閱月而後下上召見戰

續藏書

卷三

三十

門論功賜帛九有副上即大位始建御史臺為左御史大夫立東宮為太子左諭德時方谷珍猶據溫台慶元三郡未下和以兵討而蹙之悉得其眾以降遂移兵取福州時洪武元年也陳友定猶為元守建寧城險兵勁和以征南將軍率諸將攻下建寧虜友定以歸是歲扈上幸汴梁遂同宋國公馬勝取懷慶澤潞晉絳諸郡三年從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趣鳳翔越六盤山秦隴皆蕩平明年復從中山王大破元丞相擴廓帖木兒於定西遂定寧夏追虜於察罕腦兒虜其猛將虎陳是年九月大封賞功臣與衛公鄧愈俱為御史大夫以功不如僅封中山侯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歲祿千五百石始露其守常州時語和惟頓首謝過而已明年為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廖水忠等以舟師自夷陵入峽攻夏扼險

不得進示忠趨之和而不決而征虜副將軍賴川侯友德自秦隴深入取漢中示忠乃決計先入破其扼險之師長驅抵重慶夏主明昇以重慶降而友德亦完成都蜀平天子推功友德永忠受上賞請數和還擒而姑予之彩帛八和復頓首謝罪又明年和以偏將軍從中山王北討分道擊賊戰於斷頭山敗績矢微候一人久之進涿州為中都鳳陽府命和與太師李善長於其地建宮闕分置曹署以久勞於外數賜璽書慰勞尋覽通州之外郭八年徙鎮彰德覺其城上以和用兵數失利不任將而堅忍多智數又能與太師善長抗故時委以綜理之任輒効且念其為國開長者十年竟封和為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信國公議軍國重事歲食祿三千石與諸券明年同曹國公練卒中都西巡至河州繕完其城廓營舍十四年從中山

續藏書

卷三

三十一

王北伐覆灰山營獲其平章刺里哥樞密副使九通又明年巡四川永寧之壩濠訓練其士馬十八年五開山掠亂和以兵討之夷其穴鹵斬四萬餘時中山岐陽二王皆已物故上念天下無事不欲諸大將屢典兵而和從容為上言臣老不敢稱畫繡願得歸故鄉為容棺之墟以待盡上大悅立賜寶鈔五萬錠治第於中都尋悉為諸功臣魏鄂曹榮種涼諸國公徹侯治第皆極宏壯既而謂和曰日本最爾夷數為侵盜我欲固我封戍卿雖老強為一行於是使和行視山東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民取一丁為兵戍之和竣事而新第成和率妻子陛辭資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綵幣四十有副又資其夫人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綵幣三十有副夫嬪皆賜璽書褒諭其又明年魏曹等六公

還鄉賜皆如信公而夫人不與焉自是和與諸公侯族一朝京師朝必有宴賞及道里費而諸公侯猶不時遣鎮各邊及將兵討伐獨和以老不在行而上愈信愛之二十三年入朝忽病中風不能言

上聞即幸其第撫視頗歎良久遣還里二十七年上思王使其子前軍都督僉事鼎迎至都俾以安車入內殿與酣宴而出資金帛御膳法酒相屬最後復大朝疾瘳劇不能興上復令以安車入內手摩撫其體與敘里閭舊及艱難勞勩和不能對稽首而已上爲之雪涕出藏銀付有司爲營葬地明年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諡襄武和有五子亦前卒而少子醴積伐至同知左軍都督府征五開道卒於軍有孫十一人弗及嗣六世孫紹宗孝宗朝錄功臣後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繼絕世封靈璧侯凡三歲而卒佑賢嗣卒

續藏書

卷三

三三

子世隆嗣領漕事者十餘年以勞加少保太子太保

舟州外史曰以湯信公之戰伐其績何寥寥也一追撓一不利毗陵酒語至煩廷訓而其後乃爵上公贈真王便番之錫諸勛舊不敢望焉顯融令終美哉骸一語基之矣夫以絳侯勃之定策有社稷勳而煩人主詔乃快快之圖彼其君臣俱失之也余嘗按行登萊海上及宦游吳越間其父老歷歷指烽戍云湯信公功不可磨滅徵信公吾其鯨鯢食矣嗟乎高皇之善器使人也如此

續藏書卷四

開國功臣

東丘郡侯花將軍

附 高陽郡侯許知府 邵氏 孫氏 雷老

上初得太平命院判花雲守之以許瑗爲知府庚子閏五月陳友諒入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人禦之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下令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中乏食雲士卒憊不能戰城遂陷友諒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縛吾吾主必滅爾斬爲膾也奮躍大呼縛皆絕雲起奪守者刀連殺數人賊亂擊雲碎雲首縛實舟槓叢射之雲至死罵不輟妻邵氏一子甫三歲抱屬侍兒孫氏曰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保此兒遂赴水死孫氏收邵氏屍葬之抱兒出走陷賊中賊敗脫走墮水緣浮木入蘆渚中採蓮

續藏書

卷四

十一

實啜啖兒凡七日得不死有雷老者引達上所抱兒泣拜上亦泣真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物忽不見追之失所在時皆神與之上厚養孫氏令撫其兒後追封雲東丘郡侯許瑗亦以被執不屈死追封高陽郡侯命立忠臣祠於太平勅有司歲時致祭

李贊曰花將軍既死邵夫人安得獨完然能知花將軍之不可無後孫侍兒之決可託子則其獨具隻眼爲何如也嗚呼邵氏往矣孫氏而後其苦可知也付託在躬雖明知生不如死而有口亦難說矣吾以爲孫氏可敬也嗚呼在天爲風雲在地爲雷雨死則爲雷老生則爲花雲總則一人而已而又何怪耶

高陽侯韓公 附 濟陽侯丁普郎等三十五人

癸卯八月上討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上屢濱於危所乘舟偶

膠淺沙賊乘勢攻之急欲犯上舟一時諸將計無所出帳前親兵將韓成進曰古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愛其死遂服上袍對賊衆投水中賊信之攻稍弛會諸將兵至援之賊遂退上與諒大戰五日諸戰死者三十六人樞密同知丁普郎被十創死首已墮猶執兵立舟中若戰闘狀後友諒平上謂中書省臣曰朕與友諒戰於鄱陽韓成效忠致死朕念之不忘中書并列諸臣名上上遂追封韓成高陽侯爲諸臣首宋貴京兆侯陳兆先穎上侯李信隴西侯王勝太原侯丁普郎濟陽侯張志雄清河侯李志高隴西侯昌文貴汝南侯余昶下邳侯徐公翰東海侯劉義彭城侯陳弼潁川侯程國勝安定伯王咬太原伯姜潤定遠子王鳳羅山子邵明梁縣子常惟德懷遠子王德合肥子朱鼎合肥子汪清盱眙子王善先定遠

卷四

子汪澤廬江子丁宇含山子遠德山汝陽子羅世榮隨縣子陳中舉縣子裴軫定遠子常德勝壽春男鄭勇隨縣男袁華虹縣男史德勝定遠男王理五河男王仁舒城男曹信含山男立廟康郎山令有司以時致祭李贇曰紀信誑楚楚滅漢與天下既定恤典何曾嗚呼此漢祖基業所以僅僅四百餘載也韓成誑漢照映今古唯帝念哉刻骨痛苦嗚呼此太祖高皇帝之業所以歷萬億載而未有艾也同時死事郡湖三十六將如丁普郎者首已斷矣猶執刀船頭若戰闘狀一何忠且勇也然帝終以成効忠致死言念不忘封成高陽侯廟祀康郎山位居首嗚呼愛賢樂士視人猶已一時英雄無不樂爲之死也宜也而說者猶以一二功臣不忠之故大爲帝疑

不知帝之體念諸功臣也亦已無所不至矣而諸功臣則未必能一一仰體之也誰其得似中山與開平又誰其得似西平與信國乎其爲高皇終始眷注何如也

梁國趙武莊公 附 南陽郡侯葉琛等十四人

梁國趙武莊公名德勝鳳陽人狀貌魁偉膂力過人馬上運槊捷疾如飛爲帳前鋒從克和陽假真陞總管先鋒敗方山營苗軍水寨收丹陽金壇廣德宣城轉領軍先鋒戰毘陵湖州擢左副元帥戰友諒龍江下銅陵臨山寨出淮南征高郵陞統兵元帥從破漢水寨走友諒收黃梅廣濟克瑞臨吉撫四郡旋慶安慶降南昌祝康據南昌叛殺葉琛從復南昌授僉江南行樞密院事臨江吉撫三城叛又復三城協守南昌統精兵爲戰將癸卯漢圍南昌公出戰射殺漢金指

卷四

三

揮漢益兵晝夜急攻城且壞公先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城壞復完巡城至東門敵發蹶張弩中腰脅箭深入六寸卽拔出拊髀歎曰命也奈何大丈夫死卽死恨不能從主上掃清中原垂名竹帛耳辛子獻領其衆公沉驚簡靜剛明質直馭下嚴肅號令一行旗幟改色平生未嘗讀書隨機應變智略如神臨難不懼奮不顧身曾孫輔立功封武靖侯友諒之圍南昌也凡八十五日與公先後死者右副指揮使劉齊右翼元帥同知朱清統軍元帥許圭漢兵略城三人力戰死左翼元帥副使井海龍突圍出戰中矢死樞密判官李繼先左副元帥趙國昭繼先出戰被掠去外國招引兵燒賊艦追至投橋死洪都知府葉琛江西行省都事葉思成康祝之變琛思成迎戰市中死臨江府同知趙天麟守臨江城城破死管軍百戶徐明當圍城自縊

設陷奔數臨城誘賊明躍馬出城射賊賊走明追之墮穿中賊鈎去誘降不從死張子明者張元帥之子代父爲間使走金陵求援還至湖城被執友諒強官之令狗城給降子明佯許至城下大呼我張大舍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救兵且至賊怒即攢槊刺死張德山夏茂成皆軍士勇敢善戰德山以夜半潛出城焚賊舟死茂成守城樓當賊衝中飛砲死友諒賊贈德勝梁國公齊彭城郡侯海龍龍西郡伯繼先隴西郡侯圭高陽郡侯國昭天水郡侯琛南陽郡侯天麟天水郡侯明合肥縣男茂成總管德山千戶子明初贈武毅將軍飛騎尉千戶後加贈忠節侯潛思成贈未詳皆廟祀南昌德勝進脩享太廟謚武莊

李贊曰朱文正既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復詐遣軍士號捨

卷四

四

命王者諒友諒營約日出降友諒信之故緩其攻而後子明得以申請救之力城中得以蓄攻守之備而南昌完矣然則捨命王終成捨命鬼殺死南昌城下安可無追祀之報乎同時死守者一十三人今增捨命王爲十四令于載讀史者知慨慕焉

越國胡武莊公

附

定祀雞籠山二十人

李夢庚

王愷

越國胡武莊公者名大海虹人長身鐵面智力過人甲午謁上爲前鋒從入和州克采石攻金陵常州先登授右翼統軍元帥宿衛佐鄧將軍守宣州取徽嚴陷陣遷樞密判官攻下蘭溪陞僉行樞密院事又收諸暨衢處廣信上以蔡浙東大都通驛引越以爲行省恭政守之已亥克處州壬寅苗軍元帥蔣英叛刺公并殺郎中王愷等李將軍下杭縛英至京上命懸公像市曹刺英血祭公贈公越國

公祭下壺廟洪武元年築壇雞籠山祭故功臣公位第一而祔以文臣沒王事者李夢庚王愷孫炎等二年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定祀二十一人命死者塑其像生者虛其位時公及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八人已卒棲神下壺蔣子文廟六王及率高吳良吳楨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尚存也謚公武莊公嘗曰吾不知書吾行兵惟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以誠所至健兒驢附編氓寧輯有祭征虜之風王愷當全人贈當全縣男

號國俞忠烈公

公名通海巢人父廷玉弟通源通淵江淮賊起公父子結寨巢湖自守聞上駐兵和陽走歸款時上欲渡江得通海父子水軍甚喜

續藏書

卷四

五

蠻子海牙陳兆先之戰皆以火攻敗其衆通海功多陞秦淮翼元帥攻鎮江常州宣城敗吳呂珍進兵吳江中流矢矢鏃不能出右目失明再破雙刀趙復池州陞僉書樞密院事進同知從上征友諒克桐陵擢九江掠蘄黃友諒遁還武昌還軍擊叛將祝宗復南昌上曰斷友諒臂矣已而友諒圍南昌上率通海等西援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通海乘風棹七舟載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獲友仁友貴賊稍退時通海舟深入敵寨鏖戰久之不復見意通海戰沒少頃飄飄遠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躍呼奮前大敗敵賊移舟拔水寨遁去我軍先柵罌子口及橫截左蠡遏敵歸路通海曰湖有淺舟輒膠盍移兵入江據上游敵見我水陸結寨不敢出柵盡益棄繞下流欲遁通海追敗之友諒死班師還賜通海田金帛陳

理降陞中書省平章政事總兵略劉家巷平廬州攝江淮行中書省  
事守廬州繕器械興農田兵民寧輯從征浙西克湖州轉戰至滅殘  
橋中流矢卒贈號國公諡忠烈侑享太廟廷玉別見通源封南安  
侯通淵越駕疾

蔡楚河間三國公

附 汪興祖 周顯 陳文

蔡國張忠毅公名德勝合肥人才略豪邁沉毅剛果集義衆結水寨  
自保乙未以舟師歸上悅謂李丞相曰方欲渡江之舟楫而德勝  
至殆天意也上率兵拔公至和陽營于新河授萬戶渡江拔采石  
取太平擒陳也先擢管軍總管營子海牙陳兆先復屯方山伺太平  
公破之從取集慶大破方山營擒兆先克鎮江陞秦淮翼元帥從下  
常州宜州再陞倉樞密院事從下宜興普勝陷池州公敗普勝柵江

續藏書

卷四

太

口復池州友諒犯龍江呼諸軍力戰敗走友諒降其將張志雄梁鉉  
喻國典劉世衍追友諒至采石戰歿贈蔡國公諡忠毅侑享太廟  
子宣初養子同嗣職宣長上命宣嗣同復姓名爲汪興祖興祖以  
開國功封東勝侯自有傳合肥又有周顯陳文皆驍勇顯從常將軍  
將軍有功戰歿阿慕渾河贈汝南郡伯文早喪父奉母最孝從收  
吳越中原累戰功歷陞督府僉事洪武十七年卒贈東海侯諡孝勇  
廖永安者亦巢湖水寨來歸者也庚子五月命徐達率廖永安等擊  
張士誠於太湖永安兵敗被執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上遂授永  
安光祿大夫後又遙封楚國公至丙午七月永安卒于吳上悲悼  
視爲文祭之配享太廟塑像功臣廟  
俞廷玉者俞通海之父也己亥九月命廷玉攻安慶與趙普勝戰沒

于陳廷玉自巢湖來附累立戰功上深憫之後追封河間郡公  
泗國公燕山侯孫公

公名再成五河人癸巳來歸立功泗陽和陽建康鎮江陞元帥守鎮  
江克揚州改守揚州宜興數被吳寇又改守宜興上取金華爲前  
鋒屯稽雲取處州石抹宜孫率衆驟至公擊敗走死先是士卒無論  
大小徵私粟民間號皆糧民苦莫敢誰何公白胡參政盡罷若糧壬  
寅苗帥叛公方與客飲聞變上馬收戰卒不滿二十人迎賊罵曰俘  
虜奴國何負汝乃反急解甲降不降吾砍汝萬段揮劍連斷數衆兵  
不繼賊刺公墮馬大罵不絕口死洪武二年進公侑享太廟三年  
加贈泗國公諡武莊

癸丑夏孫興祖從徐達征西北塞外戰死五郎口上聞甚悼惜之

續藏書

卷四

七

追封燕山侯塑像功臣廟其後天下既定大封功臣上於死事諸  
將尤加憫念功大者命其子得世襲

永義侯蔡公稍雲郡伯胡公

永義侯蔡公名世傑無爲人甲午與廖俞蔡諸公結水寨巢湖乙未  
納款趙普勝奮異志公洩其謀上得歸和陽集商舟載勇士至黃  
墩攻敗普勝及蠻子海牙趨入和陽諸軍大集卽攻破采石鱗魚洲  
鐵長官水寨取太平擒陳也先蠻子海牙遁擒兆先入金陵拔鎮江  
陞泰淮翼元帥下金陵丹陽從圍常州攻寧國常州平陞判行樞密  
院事取馬駱沙克大浦口江陰下太湖收宜興尋與諸將攻江陰石  
牌海寇樂瑞公奮戈躍馬陷陣死諸將大怒奮擊盡獲其衆瑞  
上念公贈永義侯侑享太廟子敬以父故封微子伯國初以忠死

事者世保為首

乙巳四月命胡琛等討福建陳友定克浦城崇安建安友定併之  
攻琛突陣與決戰馬蹶為友定所執不屈被殺上痛惜之追封  
雲郡伯

宋國馮公

馮勝者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定遠人也父文質有三子長  
曰國用季曰勝皆驍勇饒智略國用貌都雅動止舉舉而勝長軀偉  
面磊落慷慨生時黑氣滿舍若煙霧經日不散哩中異之淮南兵大  
起國用與勝從惡少年數百人立砦以自固屬高帝以兵略地至  
鈔山國用舍眾來謁上顧國用儒服謂曰若書生邪試為我計安  
出國用曰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其帥懦弱不任兵宜急擊下

續藏書

卷四

八

其城據以號召四方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遂召致左右俾預進  
止機宜當李善長亞而有所攻戰輒掇甲直而奮擊時國用已進勝  
上尤愛異之兄弟俱備宿衛從克滁州三汊河之戰國用手獲其帥  
與勝偕攻和之板門寨先登又敗雞籠山寇會得巢湖水寨兵遂贊  
上拔采石取太平上大破陳也先兵盡覆其眾獲之赦也先與盟  
飲血而嘔國用曰其人必叛叛形見矣也先果叛而為其下所殺子  
兆先復擁大眾據方山與中丞蠻子海牙分水陸而軍眾各數十萬  
國用等從攻破海牙已大破降兆先盡得其眾上還降卒之驍勇  
者五百人為宿衛國用與勝環甲侍帳中上寢息自如五百人  
皆感服上即以國用勝將而攻金陵先登復從取鎮江俱授萬  
戶復從取寧國定泰興宜興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帳前親兵都指

揮使專侍謀議從征金華進平紹興功最多蜀疾卒上親臨奠哭

之慟賜葬江寧贈鄧國公明年勝代為都指揮使陳友諒陷太平進

逼我龍灣上禦之大戰於石灰山未決勝宿衛士直擣其中堅

遂大破之溺死者數萬俘七千人窮追至采石復破之遂復太平師

旋再從上討友諒掩其安慶水兵長驅至江州友諒倉皇走武昌

江州平進親軍都護遷同知樞密院事從下武昌克廬州走元將左

君弼移兵取江西諸郡復同相國達平章常遇春合兵下淮東尋以

勝圖高郵下之尋取淮安安豐從討張士誠下吳興破執其將呂珍

遂進圍蘇州破之論功次平章遇春進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

督尋從大將軍北討下徐宿青兗濟南凡得郡國十餘立皇太子

以功臣備官家勝領詹事俄坐小法奪一官為都督同知總諸衛兵

續藏書

卷四

七

取樂安守將俞勝遁獲其將牛右丞別部兵溯黃河會取汴梁克河  
南陝州西趣潼關其將張德欽等來迎戰大敗之遂奪潼關守焉復  
西下華州旋師汴梁謁上於行在上慰勞之拜征虜右副將軍  
命守汴梁還從大將軍達下山西克武陟懷慶踰太行克碗子城取  
澤州遂取潞州轉戰平陽敗其左丞田保保徐伯昌於絳州獲之平  
陽絳州平制詔右副將軍勝居遇春下偏將軍湯和居勝下偏將  
軍楊璟居和渡河發陝西取鳳翔李思齊走臨洮獲其大將薛平  
章等遂度龍克鞏昌降其總帥汪靈真保進兵逼臨洮還從大將軍  
攻圍慶陽執叛將張良臣全陝平前是上諭達大軍已下慶陽右  
副將軍權鎮之節制諸路兵馬而大將軍與偏將軍和先還京議  
功賞達遂還達還之五十餘日而勝亦至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

相吾欲將軍外遇虜內填撫開內所寄豈淺鮮而一旦弁髦之何也  
勝頭首請死。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定賞頗列其事金幣不能  
常大將軍半俄復爲右都督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西安  
橋定西大破王保保之師。而其士馬數萬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也  
分兵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狗略陽會元平章蔡琳遂入河州又遣  
別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蜀地大震移兵平土番征哨  
極於西北凱還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  
柱國同參軍國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券予誥以勝兄弟親同  
骨肉痛切肢體又謂勝十餘年間內則除肘腋之患外則建爪牙之  
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所以稱揚甚至賜文綺及帛八十疋明年出  
填陝西修城隍簡士馬又明年大發兵出塞勝以征西將軍率五萬

卷四

十一

騎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虜且分其勢勝至蘭州遣右副將軍  
傅友德以驍騎五千爲前鋒連戰敗虜遂定甘肅進至亦集乃敗降  
其守將小顏帖木兒次別駕山口岐王朵兒只班走獲其平章長加  
奴等及馬駝牛羊十餘萬時大將軍遣兵不利左副將軍文忠所失  
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虜橐駝馬者賞不行自是連以  
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復自大同討元殘寇散不剌等還  
鎮陝西改河南冊其女爲周王櫛妃夫人何氏卒于京上賜璽書  
慰籍加祭夫人身後吾已任之即欲南從容委事於偏將而後行華  
畢復之鎮董建周王宮府大將軍討虜也兒不花勝以征虜將軍練  
兵河南待發數賜書慰勉時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皆前卒而元  
丞相納哈出擁大衆由金山數窺伺爲邊患上乃拜勝征虜大將

軍顧國公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副將軍率參將南雄侯趙庸等以  
步騎二十萬來之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并子侯  
等皆從軍上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刺吾來聖書諭之降  
勝等至通州謀虜有屯慶州者遣永昌侯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  
其平章朵來大獲士馬而還勝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等四城遂駐  
大寧踰兩日留兵五萬守大寧以全師壓金山刺哈出見乃刺吾而  
驚謂爾尚在乎乃刺吾頗爲述上恩德且示以富貴納哈出喜即  
遣其左丞探馬赤等至勝軍獻馬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一日榆林  
一日養鷺莊一日龍安一日禿河其人畜輜重富於元主不肯預朝  
會召之亦不往勝大軍直前逼納哈出度不敵乃因乃刺吾請降勝  
使藍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覘知明兵盛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

卷四

十一

玉大喜出酒與飲納哈出別酌所携酌勝玉玉讓之先納哈出即先  
飲復酌勝玉玉解衣衣之納哈出讓弗肯衣玉亦持弗飲久之納哈  
出取酒澆地願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壻也勝故欲兒子畜  
之茂不受且迫欲自見而其部將趙指揮解胡語謂茂此且欲遁也  
茂遽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  
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馳而見勝其將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  
者聞而驚潰勝遣將觀童往諭之亦降凡四萬騎并得其各愛馬  
所部凡二十餘萬羊馬驢駝車服至百餘里勝以禮宴待納哈出令  
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上聞大悅使使諭勝等所  
以勞賜納哈出玉帶龍衣及其部曲金幣無算械鄭公茂至京會  
有言勝娶虜妃及受良馬無算者又失都督濮英三千騎而茂亦自



陳所以裨納哈出故且許勝還。上乃命收大將軍印勝還京命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封賞者茂削爵安置嶺右勝自是不復將大兵有所任使還卽上事仍奉朝請久之加太子太師時列勲臣望重者八人勝仍居第三賞賜黃金至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萬錠然上春秋高多所猜忌而勝號爲雄勇又時時失上意洪武二十八年暴卒諸子皆不得封而國用之子誠積戰功雲南累官至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續藏書

卷四

十二

李贊曰馮勝以大將軍統數十萬衆出沙漠平定反側爲聖天子伸威萬里之外糧餉不計死亡不恤唯倦倦以不虜掠不擾害爲言此爲何等事而我爲何等入乎而敢娶元妃以自肆私夷財以自利也吾謂不卽梟首已爲大幸乃猶以爲可侯吾不知之矣且我朝聖祖於凡有功諸臣賞賚原不薄體悉原無所不至也

賴國傳公

傳友德者宿州人也少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元季避亂賴州陽山中爲大盜李喜之所得從破山東焚燒上都宮闕關隴轉剽入蜀常爲軍鋒冠李喜之收歸明玉珍玉珍疑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聞上舟師伐江州乃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上奇之俾爲別將屬常遇春從援安豐掠廬州還從逆擊陳友諒

于鄱陽湖友德保輕舟盪其鋒身被數創戰益力手殺數百人復與諸將還之禁江口友諒死師旋第功最復從上親征臨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上顧諸將誰能奪此山者友德卽率萬人先登一鼓而奪之流矢中頰鏃出腦後復洞脇不爲沮武昌平超授雄武衛指揮使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略衛州襄陽安陸俱取之與元守兵戰身被九創破擒其將任亮還師淮東克泰州進逼淮安破張士誠援兵於馬驢港復大破元將竹貞於安豐所過焚其積聚上卽吳王位之元年友德守彭城而王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度兵寡不敵詞其衆方肆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趣擊之李二有驍將曰韓乙者出戰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墜馬師乘而進遂敗之友德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使皆臥槍以待聞

續藏書

卷四

十三

鼓卽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還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上大悅召友德還建康進江淮行省參政命以麾蓋鼓吹送歸第翌日復命中書參議李欽水楊希聖攜首聲伎人一部就友德飲飲米等稞而酬上怒皆黜之而論友德曰若援甲胃出自死一懼之固當而彼士人何爲者吾不而咎也明年大將軍北征上所褒勉不四五人而獨謂參政友德與右丞薛顯勇略冠諸將可長之選鋒當一面友德遂從大將軍破沂州斬其將王宣下青州元丞相也速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爲誘師敵追至伏而迴師擊之伏盡發也速敗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京棣州樂安復從克汴梁河南及收諸山寨復從渡河取衛輝彰德遂東取廣平臨清滄德進克元都以精騎偵邏古北諸隘掩其殘

卒略大同而還從何保定中山貞定皆下略平定州遂克太原王保  
保自保安以大眾來援兵未交萬騎突至友德帥死士五百拒却之  
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乘驛馬以十八騎走友德追  
至土門關弗及盡獲其士馬四萬餘復敗賀宗於石州擊走四大  
王遂竹貞至宣府敗脫列伯友德功最多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張  
思道於鹿臺通臨洮降其大帥李思齊大將軍圍慶陽友德以驍騎  
扼其走路慶陽下關陝悉平預賜白金文綺從上典又明年復從大  
將軍討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輜重移兵戡蜀友德領前鋒出  
秦州奪略陽關虜其平章蔡琳遂入河分兵繇鳳翔入連雲棧合攻  
漢中克之以饋運不繼還軍西安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  
臣告急友德以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持十炬列山上蜀兵

續藏書

卷四

十四

驚遁凱旋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賴  
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知大都督府事是歲冬議伐蜀征西將  
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趣重慶友德為征虜副將軍  
由秦隴以步騎趣成都既受命上復密諭友德謂蜀人聞我西伐  
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搗階文  
門戶既殲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至陝言出金牛規  
階文守備弱即趨陳倉選鋒攀緣山谷晝夜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  
蜀斷白龍江橋阻我都督汪興祖驛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奮攻拔  
文州兵渡白水江遂趨綿州至漢江造戰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  
湯將軍為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守者見之  
解體尋拔漢州夏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悉眾守瞿塘聞友德破階

文檣江油壽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保成都未至友德舟師過  
漢州敗其將向大亨城下迎擊壽兵敗之拔其城時湯將軍駐大溪  
口未進上引友德冒險克階文功貴湯將軍湯將軍已獲友德所  
書木牌遂趨夔州七月壽大亨以成都降友德湯將軍亦克重慶友  
德分兵盡下川蜀諸郡縣十月還京上大悅曰賴川侯友德冒越  
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成都保寧諸郡功最大賜白金二百五十兩  
文綺二十表裏人猶以為薄泰獻云是時故誠意伯劉基上平蜀頌  
上不自足推勞諸將臣別為文首褒揚友德而咏忠次之征西將軍  
不與焉明年副征西將軍馮勝由西路出金蘭友德先率驍勇五千  
騎馳趣西涼遇元將失刺罕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其將朵兒只巴獲  
馬牛羊十餘萬進略甘肅手射殺平章不花降太尉瑄納兒等獲馬

續藏書

卷四

十五

萬至至瓜沙破其守將獲金印三馬牛羊二萬是時師出三道獨友  
德獲全勝而以主將勝坐小法不被賞踰年大軍復出鴈門西北巡  
長城外友德為前鋒虜聞之絕漠徙去追獲其平章鄧宇羅帖木兒  
遂還軍填北平上疏言便宜五事上報曰將軍言是其下所司悉  
從將軍尋召還扈皇太子諸王講武荆山下與諸微侯俱增歲祿  
于石同中山侯和發兵駐延安以備伯顏帖木兒偽請和上乃賜  
召和還而留友德以誘之伯顏帖木兒果入寇友德設伏縱擊大破  
之獲其士馬輜重無算上將下雲南命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  
等處修城郭繕關梁因兵威撫納金筑普定等諸上夷皆納款還獻  
馬五百匹上別選內廐良馬十五疋賜之虜乃兒不花寇邊復以  
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達山塞抵北黃河夜覆其灰山塞洪武之十

四年命友德爲征南將軍率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諸將  
大將步騎三十萬討雲南軍行上親餞之龍江而命之曰朕不能  
親至其地然嘗覽輿圖詢彼地豪傑而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  
寧先遣驍將別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  
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下曲靖三將軍以一軍趨烏撒應永寧之師  
大軍直趨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郡邑部  
落可撫而有也友德行二十日而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選精  
卒五萬由永寧趨烏撒而自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進攻普定克土  
酋安瓚羅鬼屹佬諸苗望風而降至普安復攻下之遂進兵曲靖梁  
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來拒戰友德用右副將軍英策  
勒兵至白石江與相拒揚聲欲渡而別遣將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

卷四

十六

掩其背衆亂友德乃麾衆畢渡悉師薄之右副將軍馳鉄騎擣其中  
堅下流之師表裏合擊遂大破擒達里麻俘其衆以萬計友德縱之  
歸農誰聲聞遠邇友德遂自率衆數萬搗烏撒而遣兩將軍趨雲南  
梁王走死雲南平兩將軍遣徹侯曹震等分道徇郡邑之未下者友  
德兵已抵烏撒欲通胡海洋兵循格孤山而南諸蠻皆遁遂城烏撒  
工甫集蠻復大至友德故持重不戰以老之士踴躍思奮乃前爲陳  
蠻衆集友德鼓士騰赴遂大破其衆斬首三千餘級蠻遁遂城烏撒  
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各部俱請降威楚  
曲靖中慶徵江武定及諸路亦降左副將軍藍玉等復進兵下大理  
虜其帥段世分兵取鶴慶略麗江湯金齒俄而烏撒諸蠻復叛友德  
討之斬首三萬餘獲馬牛羊十餘萬縱兵搜山谷脫者其強首露

軍亦降雲南悉平時上前後下一重書友德等凡數十懸斷萬里  
外委曲中款友德等所以奉行不敢爽諸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  
戰骨廣屯田遠邇畏悅以是遂大定乃詔友德玉等還京而右副  
將軍英以數萬衆留填之友德入見所以宴勞有加進封穎國公食  
祿歲三千石子誥及鐵券子孫世襲錫錦綺帛二十表裏鈔百錠再  
賜米千五百石以皇女歸其子忠尋以征虜左副將軍同大將軍  
勝北襲虜將納哈出於金山盡降其衆大將軍以譴召歸留友德撫  
降虜尋亦召還率辰沅貴州諸衛兵討平廣西之韃靼反者東川蠻  
復叛據烏蠻山道路友德復以征南將軍率諸軍往討之且討越州  
之叛酋阿資道葉平夷千戶所進擊阿資破之斬首千餘級阿資請  
降遂平平越諸叛苗詔還軍駐沅州尋召還京爲征虜前將軍率

卷四

十七

副將軍趙庸等與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卒從燕王出古北口襲  
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等降之悉收其部落駝馬輜重詔友  
德以諸降將還朝尋命援信國公和例還鄉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  
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十疋加賜鈔五百錠給兵百二十人  
爲衛再以征虜將軍率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等於淮北山東北  
平諸屬衛選練精卒備邊賜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尋從燕王捕  
諸番將阿失里等復命同宋公勝涼公玉往陝西練將士未久召還  
嘗請懷遠田千畝上曰爾不聞公儀休事邪祿賜不薄矣而復侵  
民利何居友德慚而退復出理山西諸衛兵已副宋國公總山西河  
南兵馬屯田公族在事者悉聽節制還進兼太子太師尋復與宋公  
勝往北平山西備邊聽宋燕二王節制自藍玉敗友德與宋公相繼

暴卒，子孫不得襲封云。

贊曰：當時持重，善將，無如山王、至、暗、鳴、跳、盜、獨、開、平、王、而友德差次之。稱二虎將，開平死，大封之後，友德始益展，而有方面勳取巴蜀、定、滇、筭、其、嘩、嘩、益、幾、中、山、矣、後、友、德、公、者、為、涼、公、藍、王、其、戰、功、亞、友、德、至、上、寵、任、之、友、德、弗、如、也、然、卒、以、謀、反、死、

### 涼國藍公

藍王者，鳳陽定遠人，開平王之婦弟也。長身顴面，有勇略，從開平王之麾下，每戰先登陷陣，所當無前。開平王數稱於高帝，帝亦以王故寵異之。初，授管軍鎮撫，進武德衛千戶，改親軍千戶，累轉武德衛指揮使，皆自積戰功，超為都督僉事。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擒其酋腰脖子，酋斬以千計，獲馬三萬餘疋，牛羊十餘萬，還封永昌侯。久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同穎川侯討雲南轉戰平之，增祿五百石。

### 卷四

### 史

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宋國公龔金山納哈出降之，併降其衆十餘萬，遂即軍中拜征虜大將軍，代宋國公踰年，謀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兒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州間道襲之，用定遠侯王弼謀，戒諸軍皆穴地而營，毋使見烟火，距其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虜方整衆北行，不虞我軍至，大驚，其太尉蠻子輕來逆，破而俘之，衆遂潰，皆請降。虜主與其太子天保奴丞相失烈門、知院捏怯等數十騎遁去，王遣精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后妃公主百三十餘人，吳王朵兒只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女七萬七千餘口，馬四萬七千疋，馳四千八百頭，牛羊十餘萬，車二千餘輛，并得其傳國璽、寶王金印，聚其鎧仗而焚之，復破降其太師哈剌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駝四

萬八千餘疋，捷聞。上大悅，使使齎諭王比之衛青、李靖，王傲而淫，私元主后事，露后自縊死，凱旋。上特賜王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然猶面責數之，擬封梁國公，嘆惜且久，乃改封涼國公，而鑄其過於鐵券，尋討平散毛喃擒土酋刺卷等萬餘人，置大水田千戶所，進平施南，忠建二宣撫司，叛蠻還增歲祿五百石，賜鈔千錠，尋詔還鄉，賜金帛，給兵，如穎國公，尋與魏曹二公措置陝西邊事，至蘭州，墜馬微傷，上手詔慰勞之，比于中山開平二王，尋召還，賜米千五百石，復出理蘭州莊浪等七衛兵，王追捕逃寇，祁者孫遂略西番罕東之地，王兵入罕東，欲大掠，番衆皆遠遁，而會蜀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使玉移師討之，至則裨將瞿能等已大破其衆，月魯帖木兒走相與，玉以計誘縛其父子送京師斬之，而盡降其餘黨。

### 續藏書

### 卷四

### 十九

使宜請增設諸衛，且請籍民人為兵，上報設諸衛而不許籍民，遂班師定東官官屬，王兼太子太傅，意不樂居宋穎二公下，詎曰：我乃不堪太師邪？王故恃上寵多，當莊奴假子數千人，常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為置獄，王執御史笞而逐之，度喜峰關，關吏以夜不時納王，大怒，縱兵毀關入，上聞之，不善也，王間有奏請，不盡聽，退而謂所親：上疑我矣，遂謀反，為錦衣指揮將，璪所告，獄具，磔於市，夷三族，榜其狀示天下，王之誅，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生黨謀死者，可二萬人，勝友德用材武且名位極，雖不入蜚語，亦皆不良死，又四年，而上崩，燕師稱難，宿將皆盡，無與抗者。李贊曰：我聖祖起滌陽，入建業，定江南，以至定山東，定河南北，凡十有餘歲，始即帝位，及即位，又享國三十有一年，此蓋上帝之

所爲生天固縱之使多歷年所以福壽我黎民原非漢唐宋首創  
諸君假仁義以行者之所得比也並時唯湯信國壽躋七十餘俱  
不及則至于靖難之世又安得有故將乎未可遽以是而遂爲不  
惜才者之憾吾以爲最惜才者當無如我明太祖矣

鄆國宋忠順公

功名最定遠人父朝用兄國興皆起定遠田間朝用官至右都督國  
興總管戰歿南臺公嗣兄官克徵寧征關陝三鎮涼州進官督府洪  
武二十三年充總兵官征破哈密哈密所城也公誅其僞王子  
別列怯等三十餘人獲虜衆千三百人金印一銀印二所得馬牛羊  
咸給將士又明年征罕東西番誅擒七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  
牛羊十萬班師二十七年調中府充副總兵討遼東邊寇戰腦溫江  
續藏書 卷四 二十

大捷明年平廣西憐懷諸寨又明年總羽林八軍平伍開龍里十三  
洞三十一年率師城萬全諸衛還京建文元年以公久居涼州著  
威信回番畏服充總兵官鎮河西靖難後來朝進左都督充平羌將  
軍復鎮永樂三年諭降慶西把都帖木兒倫篤兒灰遣使持節即軍  
于封西寧灰食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留鎮未幾卒贈鄆國公謚忠

遜國名臣記

文皇卽位之歲八月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命解縉等檢閱凡  
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

建文四年十一月都御史陳瑛請治建文諸死事臣文皇曰彼食其  
祿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於太祖故盡忠於建文但惡  
其導誘建文變亂成法耳

永樂十一年正月勅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

十四年諭法司奸惡齊黃等遠親未罕者悉宥之來告者勿理

二十一年十一月制諭禮部尚書呂震盡赦諸死義家於是稍稍有  
言建文時事者諸死義家人亦稍復還廬里

吉水人許錢習禮爲練子寧姻戚爲雙家所持習禮惶急揚榮爲白

續藏書

於上上欣然曰使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

仁宗卽位之歲十一月制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  
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木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爲奴今有  
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爲民給還田土

洪熙元年仁宗撰長懷碑文稱建文雖追廢猶書其沒曰崩當  
其在位猶尊之曰朝是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

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者爲忠臣云  
睿皇復辟之年釋建庶人吳庶人繫令自便

吏部侍郎楊守陳曰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下卽命儒臣  
撰元史靖難後史臣不紀建文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  
忠於所事者湮沒不傳及今承輶尚可頌國史之缺草奏欲上以補

不果南京吏部侍郎儲備曰方正乎時諸公必不可泯又曰永樂初節行之士尤見志尚所有其不自憐念其忠於所事嘗欲免其遺事稍發其潛

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上六事其一紀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爲王奉祀徽文太子通政司官見恭奏大駭罵恭發子何爲自速死繫恭兵馬司獄劾上待命賴敬皇明聖詔勿罪放恭還鄉弘治中給事中金穀吳世忠請表祠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黃

子登鄒瑾魏兒顏伯瑾齊泰諸死義者嘉靖十四年給事中雲南楊傑請表揚建文諸忠臣下禮部議議未

上上因召對禮官問曰昨給事中言建文諸臣事云何夏言對曰

諸臣謀君亂國先朝誅惡豈宜褒錄上色變曰言官得無誹朕言

對曰言官本書生初入仕聞人言建文諸臣死事時甚烈以故輒爲陳說耳上色霽明日議上亦不罪侯

文皇帝答曹國公李景隆書

覽書知無恙甚喜但詞何其虛誕矯飾而矜高誇大也夫言貴以誠事貴論理誠斯無往不孚理斯無往不服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汝

太祖高皇帝之甥至親也吾所爲是非與世上有

天地有

宗廟神明照鑒之下有羣臣有一國軍民共見之而至親乃不見不知可乎大抵今日之事爲權奸之勢所脅雖

天子尚在其掌握凡是非邪正瞭然明白者皆移易變置以眩惑之

自

天子以下唯其言之聽生殺予奪唯其所惡欲予素不能誦事權奸

故今日必欲見害雖

天子不能不從之爾亦不免爲所驅迫者屈於其勢而已之力不足也若汝之心彼固不能迫而昏之也今反覆來書是汝心亦爲所昏乎何其虛誕矯飾而無誠矜高誇大而無理歟權奸所指予罪

凡六其六事皆予遵承

祖訓而行

皇考之世者何圖今日反以爲罪乎其一謂第二子高煦擅管驛吏

是其過矣而遂指爲父之不軌其亦可以服人心乎其一謂予招

納異人術士此尤是茫無聲影凌虛駕誕之說

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以此而輒加極惡大罪勢壓威迫將成其一家權奸所爲毒切如此故自救之計不容已也爾今言息兵固上合

天心下合人心矣。然當明兵禍，實始于誰明其所始，而一言以弭之，孰不忻願？凡事有本有末，為之必自其本，庶幾可成。今權奸肇兵禍之本也，誠欲弭兵，必自去權奸始。權奸去，則

朝廷清明，上下之情通，斯兵不待言而自弭矣。汝不思此，而但盛稱謀臣之精，勇士之衆，車馬之富，強傲自矜，大以為泰山壓雞子之勢，此固權奸所恃以肇禍者，而汝亦同之。汝亦愚矣。夫區區北平一隅之衆，不足以當天下之力，三尺童子知其然也。然行師必以忠為最，以義為壯，有以衆而勝者，亦有恃衆而覆，好驕而敗者，初不係人之衆寡，力之強弱也。況今天下謀臣勇將素受

皇考之恩，而今嫉權奸之跋扈，憫

宗室之無辜，所在有之。故臨戰之際，倒戈來歸，已數萬人，雖却之

不納，遣之不去，助謀効力，翕然同心，吾何足以得此哉？蓋忠義之

卷五

四

心，人人所同，則汝所矜然以自矜大者，又豈可終恃乎？此蓋因汝誇誣聊為言之，然不足深辯，但當推誠以明今日之事理。夫吾所欲去者，權奸臣，齊泰、黃子澄數輩耳，去之而使綱紀政令一出於

天子，朝廷清肅，

宗社奠安，悉復

皇考之舊，即歸守藩屏，永祇臣職，非敢萌分毫踰分之望。此吾之誠心也。如固匿權奸，不去禍本，而唯欲散吾之衆，豈獨吾心所不能從？將士忠義之憤，其肯從乎？懇懇之心，唯在如此。前嘗兩奏書于朝，敷懇中惻，悉不賜答。此必奸臣慮非已利，遂截蔽，不以上聞。今備錄往，汝觀之，如汝不惑于權奸之所迫，而能篤念我

皇考之大德，

宗社之大計，以及于至親之誼，則以密聞於

朝廷，達于之誠於上，聽上處之。若汝唯知有奸臣，不復他念，即無益之書，繼今宜絕，遂以兵刃見加，予亦不得以辭避矣。

李贊曰：此一封回書，足當百萬雄兵，猛將矣。靖難師聞之，磨拳擦掌，景隆師聞之，閉目搖頭，有血性者，覽此自知敵裏有人，不戰遂屈也。此必姚恭靖為之，他人未必能辦。

卷五

五



遜國名臣記序

李贊曰：遜國臣記首方黃見遜國之事，所以成次張易見靖難之師，所以起，故以此二項人為卷之一。第二卷首徐輝祖、首梅殷，是誠遜國之名臣也。若文職其人，最堪托者，則鐵尚書鉉等，其言皆堪采者，則紀善周是修、修誤王叔英、給事黃鉞、御史韓郁、尹昌隆、參軍高魏等，而其中最得力，終始與遜國同難，則有編修程濟在。故以尚書侍郎九卿翰林諸文臣為第三卷。科道為第四卷，布按二司并府縣州佐雜流教官生員舉人衛卒等為第五卷。有名無官、有官無名及官名俱泯、恍恍惚惚，莫可推尋者，轉輪藏頂一束書，若四川補鍋匠等為第六卷，而以吳亮、狗飴子鵠為第七卷，終焉嗚呼為臣不易讀之真令人死矣。姚恭靖所謂讀書種絕不其然乎。

續藏書

卷五

六

續藏書卷五

遜國名臣

兵部尚書齊公

齊泰，溧水人，初名德，賜名泰。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歷禮部主事。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上嘗召泰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上大奇泰，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所在，使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疎間我也。嘗使北平，賄泰受歸，請為兵費。上益倚重泰。文皇時，自燕邸入臨，至淮安，泰言上急出，勅符勒歸國。又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凡親王有罪，國輒除。

卷五

建文元年，靖難兵起，泰專主籌畫，命將出師。上日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朱輪。詔闔外事一付泰，泰遂移檄指斥，削屬籍，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故靖難兵遂以誅泰為名。上疏請察奸臣齊泰、黃子澄等與臣讞究，陛下即不發，臣必不休兵。且抵京，赤地千里，時尚遣諸王督監諸軍，泰以谷王穗漏師，慮遼寧二王近燕為變，皆召還。遣王至，寧王竟不至。二年，靖難兵日進，逼淮泗。乃假諭泰與澄官未解兵，遣李景隆致書於燕，謂齊黃屏竄遐荒，可息兵歸藩，不聽。進兵益急，尋召泰未及還，金川門開，建文遜去。泰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與復竟被執見。文皇死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死。叔時永陽彥等謫戍，兒甫六歲，給配赦還。今其子孫猶存，故居為舖舍，人猶稱尚書舖。仁宗為長陵神功聖德碑，述建文焚

崩喪以天子禮臣僚非其罪者咸復之於是泰等宗黨皆得赦給還田土且戒天下毋得以奸黨相告訐云嘉靖中知縣趙廷瀛為祠祀泰嘉靖已酉尚書鄭曉至深水造泰祠見其五世孫光裕即六歲兒之後也

李贊曰齊泰等四傑所謂功之首而罪之魁也罪之魁滅建文功之首事興我成祖

### 太常卿黃公

太常卿黃子澄名澐以字行江西分宜人少受易歐陽貞書周與學春秋梁寅有文行負盛名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建文為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繼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雖其能支漢七國非不難卒底亡滅

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每呼子澄黃先生太孫即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泰議削奪諸王兵權未幾周王得罪建文書諭

文皇文皇為曲解子澄曰燕周同母兄弟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併去燕後難圖於是出兵開平諸鎮及更置北平守臣伺府中事日急靖難兵遂起及耿炳文諸將相繼敗北建文召問子澄

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盛兵強食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聚兵五十萬四面並進旦夕且成擒子澄遂薦李景隆為大將

代炳文景隆充昏懦忌刻戰輒敗棄其師遁召還京又赦不誅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誅何以厲將士將子寧亦執景

隆于朝且哭且數請誅之皆不聽江淮諸將連敗子澄相憐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靖難兵至淮上建文不得已遂子澄且密使募兵而以寬齊等使告燕

請悉召吳陸平安盛庸師還即已金川門失守文皇執子澄責問不服族其家一子走易姓名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正德辛巳進士

隆于朝且哭且數請誅之皆不聽江淮諸將連敗子澄相憐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靖難兵至淮上建文不得已遂子澄且密使募兵而以寬齊等使告燕請悉召吳陸平安盛庸師還即已金川門失守文皇執子澄責問不服族其家一子走易姓名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正德辛巳進士

### 御史大夫練公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父伯尚洪武間為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為廣德州同知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子寧初從鄉長者竹庄先生游命賦水竹居詩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轉龍長之句竹庄大異之稍長與金少保切攷相友善謂之曰

日子必為良臣我必為忠臣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廷對言近日朝廷用人尚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道切不顧忌諱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未幾丁內艱服闋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即位改吏部與蹇義為左右侍郎

又改御史大夫李景隆奸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子寧執景隆于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靖難兵既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

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詆二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詬者愧而止文皇即位縛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

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連成邊者百五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

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連成邊者百五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

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連成邊者百五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

禮以未及逮，為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楊榮，榮乘間以聞。文皇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子寧所著詩文，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為金川書院祀子寧，刊其集行于世。

### 文學博士方公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父克勤，國初守清寧，有惠政。孝孺自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積寸，為文雄邁深醇，鄉人呼為小韓子。長從朱濂游，宋門下多名士，孝孺一且遂出其上。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也。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為己任。故世咸以爲程朱復出。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傒薦召見，上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且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隸。」

### 卷五

四

其家械送闕下。上識孝孺名，特賜開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孝孺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王必陳說道德，講經論文，無虛日。王甚喜，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太孫即位，廷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上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展前批答。孝孺嘗作書事詩曰：「斧展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携得香煙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欄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召名儒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爲總裁，比定官制，改文學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建文遜去，文

### 卷五

五

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曉諭再三，終不從。又召草詔，及見悲慟徹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不在，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又曰：「先生無過勞苦，此朕家事耳。」置之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于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即死，詔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孝孺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今孰知其由？奸臣得計，今謀國用猶忠臣，發憤今血淚交流，以此而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今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氏，鄭氏自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孝孺初被薦時，王叔英與書以時措之宜爲言，孝孺亦然之。及侍上，輒慕古王政，即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其文章四方夷裔得一字寶於金壁，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其餘諸書逸不傳。洪熙初，仁廟嘗謂華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或曰錄孝孺家時得魏典史澤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恩也。孝孺死節後，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言，雖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死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魏惠安公澤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奸佞巧言自粉飾，扣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澤字彥思，應天人爲刑部尚書，諡寧海。

李禿翁曰：太祖初見孝孺喜其舉止端整，曰：「此莊士，當老其才。」

且勅還家既十年又以薦得召曰此未是用孝孺時嗚呼我太祖豈但具有天眼蓋真具正法耶然惟太祖乃能用孝孺使孝孺得用於太祖之時則孝孺便成得一箇好良臣唯用於建文故遂成一忠臣以死耳嗚呼悲哉雖然才者材也材於春夏則長養材于霜雪則摧殘人但知摧殘之易而不知長養之亦易也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非不時時招賢納士而一不當則斥一得罪則誅蓋霜雪之用多而摧殘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繼之專一煦以陽春而孝孺輩又為太祖所留之人材長養成就日致亨通拔孝孺如隨彙並進是以四年之內皆成仗節死義之臣耳故曰四方風動夫以孝孺為之風雖姚恭靖以一好校之和尚亦深勸文皇帝以勿殺何者一殺孝孺則後來讀書者遂無種也無種則忠義人材豈復更生乎故建文之時死難之臣若此其盛者以有孝孺風之連茹拔之而建文復以春溫煦之耳然在建文但可謂能長養死難之人材而不可謂能長養輔弼之人材也使建文果能長養輔弼之人材則何難可死乎我成祖又安能成一統之大業乎

張葛湯余四公

張葛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才累官刑部左侍郎建文即位諸大臣言藩王相繼變告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威望者為守臣彈壓葛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命未幾詔讓文皇葛貴遂集兵部署守王城文皇亦稱疾不出長史葛誠謂葛王無恙謝不信張玉朱能請文皇起兵文皇曰葛貴已先發非計擒二人不

可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校文皇盡縛官校置廷中召謝貴入與械去謝以文皇見兵大集窘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妄防守遂懈二人入至端禮門內伏兵起縛二人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為爾輩所迫耳葛不屈死屍得還葬葛初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可寄心腹令誦府中事友直輒先事泄葛謀以故府中得為備葛死友直遂得為北平叅議靖難後族葛家焚殺近戚程亨輩疎遠及里人並戍邊一子得避脫文皇嘗夢葛被髮為厲出焚其尸面色如生葛家上滾墳在水南正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立祠祀葛汝驥有行誼官至禮部侍郎謚文簡葛誠未詳何許人為燕府長史文皇稱病暑月圍火輒言寒三司官人問疾誠密告葛王非疾以不得上心故誠又密疏聞上

卷五

六

會燕人秦事京師遂執下獄得密謀踪跡即發符逮府官校又令貴內發兵內應盡簿錄王府人文皇大恨殺族其家湯宗未詳何許人為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使陳瑛密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靖難後瑛召還院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亦論死

魏國徐公

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為燕府教授陞伴讀靖難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戒其子自必死起兵時逢辰泣諫死之魏國公徐輝祖中山王長子也初名允恭太祖賜名輝祖身長八尺五寸洪武二十一年嗣魏國公二十六年遣諭北平防胡明年練浙江海上兵防倭二十九年會禮部翰林院試國子師生第優劣

移吏部錄用輝祖常侍 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希元學書  
善書大字戊寅閏五月建文即位特見信任八月兼太子太傅靖難  
兵起與齊黃盧振張榜揭誠通謀議督諸兵北進靖難兵至江上輝  
祖及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往往離散不肯向敵遂還京  
文皇即位勅罷尋幽繫永樂五年卒年四十上曰輝祖與齊太輩  
罪同宜論死朕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今病死中山  
王不可無後令輝祖子嗣魏國公通給中山王歿後祿輝祖長子釋  
迦保見上賜名欽中山王四子次添福次增壽次膺緒長女文  
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增壽素通欽于北平壬午秋靖難兵入金  
川門建文手刃增壽於左順門廡下永樂二年贈定國公子景昌嗣  
初燕王以太祖小祥遣世子及二弟往行禮世子兄弟三人皆

卷五

魏國公徐輝祖之甥輝祖察高煦異常欲帝留之密奏曰臣觀三  
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自倚騎射非唯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為大  
患帝以輝祖弟都督增壽與駙馬王寧皆力為庇護乃遣歸國潁  
行高煦竊入輝祖府中取其良馬馳去

陳建曰齊眉山之戰輝祖帥師援何福斬其蔚州衛千戶李斌等  
十餘人斌于北軍中最號雄勇於是北兵退走還營掘塹以自固  
是時南軍再捷北將皆懼議欲旋師朱能獨斥之曰漢高十戰九  
敗終有天下殿下自起兵以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寧能北面  
事人邪會京師傳言燕王已歸建文謂京師不可無兵乃召輝  
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夫兩敵相持貴進退未定勸進  
而折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決矣

又曰增壽之死上痛悼不已故即位首褒封之尋進爵定國公  
子孫世襲一門兩公與國並世本朝武弁鮮有其儔

又曰文皇即位武臣無一人不歸附唯輝祖不屈上親見問  
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文皇大怒下輝祖于獄法司追  
取供招輝祖操筆唯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上雖甚  
怒終以元勳國舅欲誅輒止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華其祿米  
王世貞曰當文皇之起兵而徐公其妃弟也公舍而恬然趣死  
一何決也於建文為純臣於中山王為令子矣故文皇以死全  
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山王

李禿翁曰徐輝祖獨處嫌疑之地時事之極難者一心王室不唯  
建文終始委任在朝諸臣亦真心信之矣既見文皇絕口不問

續藏書

卷五

九

一語唯到法司逼取供招書中山王功勞子孫免死數字而已彼  
其絕無乞憐之意推戴之詞雖死且不復顧又何有于世祿之隆  
崇乎吾以為輝祖可敬也

駙馬都尉梅公

梅股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為駙  
馬都尉恭謹有謀能騎射諸駙馬中高皇尤愛股嘗受密命輔建  
文靖難兵起股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文皇假道股割使  
人耳鼻口授詞答文皇曰留汝口與股下言君父恩義文皇竟  
不得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即帝位股尚擁重兵  
淮上上迫公主招股公主嚙指血為書遣中使達股股得書慟哭  
詢建文所在中使曰去矣股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侯之乃

還京見上。上曰：駙馬勞苦，日勞而無功，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殺招裁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詎得罪明年冬入朝，股仇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榜殺死，直橋下，曦誣服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諡股榮定，初公主謂上殺股，牽衣大哭，問駙馬所在。上笑曰：為公主踪跡賊，無自苦。公主謹護二子順昌景福。上以順昌為中府都督，景福指揮旗手衛僉事，賜手書二甥曰：朕不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改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舉進士，為中都副留守，或曰：公主嘗貽書阻靖難兵。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與師不得已，故令遷居太平門外，勿懼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高皇后長女。

續藏書

十一

后二女次適歐陽倫，倫犯茶馬禁死。

陳建曰：股有才智，太祖最眷注，臨崩皇太孫與股侍側。太祖首囑太孫曰：燕王不可忽，次謂股曰：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乃出。皆詔及遣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汝其為朕伐之。至是靖難兵漸南逼，建文乃召募淮南民兵，合軍士號四十萬，以嚴統臨淮上，扼燕師。燕王遣股書以進香至金陵為辭，股答曰：廷香。皇考有禁，遵者為孝，不遵者為不孝。王大怒，復書言：今與兵以誅君側之惡，天命所歸，實非人所能沮，朕劉使者耳，鼻不復報書，口授數語曰：留汝口回去，說知其詞甚峻。

都指揮謝公等二十七人 有名三人不可考者百餘人 都指揮謝貴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即位，兵部尚書齊太薦貴，智勇以

為北平都指揮使，俾視藩府，今其練兵，即有變，先發後聞，已卯六月，貴部置北平七衛兵布城中，逼王城，盡柵端禮四門。文皇計先擒貴，貴死，兵盡散。

都指揮彭二亦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初為北平都指揮，有威名，靖難兵起，殺謝貴，二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人，欲入端禮門。文皇遣健卒龐來興丁勝格殺二。

北平都指揮使馬宣靖難兵起，殺張昺，謝貴，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起兵西迎戰，不利，退守薊州，出城再戰，又敗，被執，罵不絕口死。

北平行都司都指揮朱鑑守大寧，靖難兵至，諸將陳亨、房寬皆降，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文皇微中所謂萬段凌遲處死者，即鑑也。

續藏書

卷五

十一

大寧大將卜萬謀勇自負，效死無恨，每戰輒先登，靖難兵畏萬，萬部將陳亨欲降燕，畏萬不敢發。文皇貽萬書盛稱萬，極詆毀亨，緘議

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怪問守者曰：彼何為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密書于卜都司，卒

跪告守者曰：我得偕行，請惟命，無庸賞我守者為請得俱遣，竟不與賞，不得賞者至即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萬執下獄，籍其家，其間吳高亦類此，未幾亨竟降，貞遁，遼東大寧相繼不守

矣，今寧陽侯者，即亨後也。

都督廖鑑，巢人，祖承忠以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嗣封鑑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靖難後，上以廖侯兩子鑑與銘皆授學方孝孺，今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上。

怒令軍校收孝孺孝孺杖衰經至闕下大哭上益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不絕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廖氏亦見收兩子遂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鎮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論死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俱誦成邊鏞母東甌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

都督孫岳建文中充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爲戰艦樓櫓戈甲咸有法列寨淮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金川門不守岳獨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洪司劾岳進至京有死安置海南

都指揮瞿能不知何許人驍勇有名建文卽位從李景隆爲裨將戰敗白溝河諸將皆狼狽走能父子獨力戰死精兵萬餘人皆死或曰

能通之子

錦衣衛指揮使宋忠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戶有論死者非其罪也忠疏救百戶御史劾忠上曰忠率直無隱爲人請命何罪

升有百戶戍邊建文元年三月勅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北平有永清左右衛左調屯彰德右屯順德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獻屯山海與忠相犄角約北平

潘聞張萬壽貴長史葛誠爲內應文皇殺萬壽誠起兵忠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文皇曰宋忠握兵懷來必爭居庸

宜乘其未至擊之遂率精兵八千索甲倍道趨懷來獲諜言忠謂諸將士家在北平者並爲燕府誅滅盡努力復家誓報國恩文皇

急令其家人張故旌幟爲先鋒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家無恙歡喜

罵突都督欺我倒戈走忠倉卒引陣未成文皇一麾渡河大戰敗奔入城被執死于謙鎮南衛指揮使靖難後謫戍邊年十六賜死

北平都指揮使余瑛與謝貴密謀不遂責死瑛走居庸關宋忠水創令瑛守關瑛與謝瑛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文皇曰居庸險隘

北平之咽喉我待此可無北顧憂瑛若據此拊我背宜急取瑛期瑛兵繕守後難圖矣今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擊瑛瑛且戰

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忠兵又敗同被執不屈死

北平都指揮彭聚與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敗聚力戰死當是時諸將校爲靖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死大半不可考矣

都指揮侯孫太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頗有斬獲靖難兵擇善射者並射太中矢流血被甲俾懷來血力戰奮呼陷陣死

都指揮莊得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敗惟得一軍獨全成府戰火河得力戰助肅斬譚淵已而靖難兵勁騎乘暮掩擊得力戰死

江西都指揮使陳質建文初充參將守大同陞中府都督同知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死

都指揮楚智驍將也從曹國公統騎卒遇靖難兵輒奮力戰火河之役被執不屈死

都指揮張皂旗者不知其名力挽千斤每戰靖難兵輒揮皂旗先登

軍中呼爲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河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異之

指揮王資有臂力善騎射靈壁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兵敗輒重芻糧委棄狼籍不能獨完遂被執遣還京走鳳陽從徐知府防禦靖



難後追罪廢死

楊州衛世指揮崇剛靖難兵起剛領兵繕濬城濠御史王彬倚任之兵至專以城守事屬剛晝夜不解甲同列懷貳心者忌剛畏彬不敢發及彬被執爲徐政所縛張本又素不喜剛剛亦不屈而死

指揮趙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孝康皇后兄弟也壯勇知兵建文元年以諒爲留守右衛指揮食事信任之諒能效職無私交未逾月靖難兵起諒時時奉密命往來諸將軍中督察于午秋常宗人並得罪諒亦坐廢憂懼卒

指揮宋瑄鄆國忠順公晟子也靈璧之戰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營兵敗瑄猶格鬪力屈死靖難後晟功名大著封西寧侯卒永樂六年兵部上侯諸子孫名乞嗣封瑄子本晨長孫宜嗣上馬

續藏書

卷五

十四

瑄令瑄弟琥嗣侯琥尚安成公主琥弟瑛尚咸寧公主琥罪廢瑛嗣侯沒於土木

指揮張倫勇悍負氣常喜觀古忠義事建文元年薊州衛官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聞之憤憤合兩衛官各率其兵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景隆已而從盛庸有功靖難後死

薊州衛鎮撫曾濟同馬宣守州城靖難兵攻之不能下招之降不肯出兵力戰兵敗爲張玉所執不屈死

衛鎮撫楊本中牟人或曰處州人初爲太學生精於遁法建文元年募才略之士本應募兵部試授錦衣衛鎮撫時吳王撫軍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森茫平階一軍皆不見本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此軍被靡不敢前進破之景隆忌

本不上其功已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爲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

之一園瓜我輩種得熟乃被別人採去邪竟擁兵不救本上疏略曰卽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豪宰與耿炳文喪軍土

二十萬於燕地皇上憐其爲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兵馬無限皇上責問乃歸罪羣下乞假臣爲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於塗炭

莫宗社於泰山矣本遂帥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獄後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本殺之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畧予且欲用本奈何殺之本頸後無髮力戰有功而爵賞不及

續藏書

卷五

十五

燕山左護衛千戶倪諒上變告府中事府中官旗盡逮詔獄于諒周鍾皆伏誅沒產壯者戍瘴鄉幼者刺離間親王字充錦衣鞍轡局幼軍靖難後諒死之

所鎮撫周拱元湖廣沅州人少讀兵書出入辰沅壘中相交易蠻人信之建文元年應募入京試騎射答策授錦衣所鎮撫軍前差遣占役職中主將令引步兵防餉舟靖難後死

兵部尚書鐵公

鐵鉉鄧州人洪武中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上喜賜字鼎石藩府坐法刑官久鞫不能奏當上屬鉉立決上益喜凡兩法司疑獄盡屬鉉未幾陞山東參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州鉉督餉飛檄扼粟水陸並進軍興不乏五月靖難兵圍濟南甚

急鉉銓徐將軍盛統兵高愈憲宋恭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等悉  
力防禦令軍民許降開城門候 文皇入急下鐵板幾中此出戰今  
軍士噪罵 文皇窘大怒攻至秋七月不能克舍之南去朱參軍說  
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  
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多郭布政輩書生大參公能出奇兵陸行  
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逆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  
聞義而起者大參公便宜署部號令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  
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參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  
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參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  
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三  
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驚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率北兵使江淮  
肅清

卷五

十六

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  
設宴天心水面亭獨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忠義未幾又有東昌之  
從建文以却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再陞兵部尚書參盛庸軍務賜  
金幣詔命封三代鉉入謝京師賜宴饋粟肉小濟之捷中原震動  
文皇欲北還以諸將言再戰得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裁 文  
皇登極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仙令一顧終不可得  
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  
茂河池康安先卒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安置海南

禮部侍中黃公

黃觀字淵伯貴池人初從父贅姓許幼穎敏受學元黃學死節觀  
益砥礪嘗纂錄微書舍讀書洪武二十四年會試禮部第一廷對策

戎策擢進士第一授官翰林修黃姓累陞尚書卿禮部右侍郎建文  
中改侍中掌尚寶司事與方齊並見信用 文皇素齊黃時觀草詔  
極其詆斥建文四年觀奉詔募兵上游并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  
觀痛哭謂人曰吾妻翁有志節必不辱招覓葬之江上明日家人奔  
自京師言翁夫人與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翁持劍劍伴使出市  
酒設遂急携二女率家屬十餘人投通濟門橋下死觀至率陽河既  
聞建文遜去即朝服東向再拜亦自投羅剎磯湍流之中籍其家逮  
及烟瘴初還初為觀傳秘不肯視人後三十年孫尹清江襲守愚於  
觀故址立祠祀之今金陵賽工橋側亦有翁夫人暨二女墓祠

禮部尚書陳公

禮部尚書陳迪字景道宣城人洪武八年薦辟為郡學訓導嘗為郡  
草薦壽賀表上覽而異之十二年近臣薦召為翰林編修十八年  
陞侍講預修大典二十四年陞山東左叅政二十七年內艱二十八  
年陞雲南右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夷煽亂迪率土兵擊  
破之捷聞 賜金幣三十一年建文即位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免尚  
書鄭沂等徵迪為禮部尚書建文二年知貢舉三年知太子太師辭  
兼俸靖難兵起與黃子澄等上疏陳大計迪受命督軍儲於外過家  
未嘗入聞變即赴京師 文皇繼統召迪貴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  
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罵不絕  
口割鳳山等鼻舌熬熱食迪啗之益指斥遂俱凌遲死既死人手  
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 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  
明於日照微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詩並悲烈蒼頭侯來保者拾其

遺骸歸葬縣計家僑洪熙初詔釋迪宗姻戚邊省還鄉給產業成化壬寅郡人祀諸鄉賢祠甲辰郡守涂觀復于迪故居立祠祀之後潭庵嘉靖乙未驗封郎中李然謫判寧國復置祠祀郡人私謚曰靖獻默文學才行表著一時仕至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丙辰春爲趙文華所誣逮詔獄卒

李贊曰陳迪蒼頭僕來保當附

### 刑部尚書侯公

侯太直隸南和人靖難兵起太督餉山東濟寧不守輜船陷沒還京建文四年又出淮安總軍餉得便宜行事文皇卽位太至高郵與其隸上高茅卯行同執下錦衣獄是年七月死弟敬祖子玘皆論死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繫錦衣獄

續藏書

卷五

十

### 刑部尚書暴公

刑部尚書暴昭山西人爲北平參政未幾遷刑部侍郎充北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走歸聞上建文元年設平燕布政司於真定陞昭刑部尚書掌司事平安諸兵敗召歸京師靖難兵入出亡被執見成祖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罵不絕口至斷頸乃已

### 吏部尚書張公

附 毛太

張統字昭季陝西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統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太子器重統洪武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叅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出爲右叅政陞辭上賦詩二章賜統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禮經費程度悉統裁定夷民乎說遠邇莫安是時雲南高賢董倫王景韓宜可

輩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謫至者如歸二十六年三月秋滿入觀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曰某者討平西

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歡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爾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賁三十一年召爲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時建文旁求遺逸日集閣下率命統試鑑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統得湯士奇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奏第一授王府審理副靖難後召統及戶部尚書王鉅論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臧舊制者直告朕無隱統出遂自經吏

續藏書

卷五

十

部後堂死時吏部侍郎毛太亦死太文章政事皆優所交並中朝俊彥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畧故張統死太亦死統嘗爲雲南公廨記曰公廨廣三十七丈袤百丈有奇段氏時稱東府元爲行省皇明底綏萬方以洪武壬戌戡定雲南就置布政使司屋於階庭雖有成績較之華夏則規模差陋唯堂與寢其製頗精緻旋榮累節軒翺峻起但歷歲已久柱傾瓦漏者屢矣周廡之外儀以重門功緒甚夥意情者其舊貫而靡者元之改作也東瑛左右司以下西瑛管勾廳以下屬寺悉附焉統備員以來旋拒烏合之徒內訌而外叛兵旣未休饑疫隨之日不服給者凡五年歲丙寅始克儲材明年冬撤其堂而新之正六楹楹圍五尺棟九架而衍其前春高四尋簷殿脊之半以強越二年再治材且因且葺門寢暨經歷司始成其外門兩廊仍

未易也。初令有司計木之數與巨細若戶力之盈胸差而賦之轉致不立期一從其便其與徒也較四州十一縣夫之壯者每一州縣均作三四番每番期十日乍作乍輟不敢妨其務不敢竭其力遂就數踰年而迄未畢工如是乎其艱且滯者何哉蓋兵民之役有征有屯有築有餉其大者如此其小者未可枚舉故不得已爲是迂拙之政誠不忍更促之也竊嘗論之雲南於古爲荒外不治之地山林幽阻民俗草昧各種各部如蜂蟻然無教令等威之制無官室服用器業之資生理既不足係其心又奇險可以容惡是以樂縱恣而安悖亂尙束之以法而強之以不能彼不信然相噬則然然而長往矣昔在漢晉雖嘗設官亦卽其要會而領之隋唐間頗置州郡皆不過羈縻而已固未嘗如中國間井其人也元以四夷氣類相近因而撫之爲

續藏書

卷五

三

宜然其弗靖者猶爾也是以志烈之士非不欲草薶而禽獮之顧其勢有所不行亦崇齡久之乃已徐而思之有如耐饑渴習霧露乘高走險殊死而不顧者乃其所長然而性多荒惰暗事機素無節制之可守雖則易合亦復易離智者察此則知所以制之矣必有人焉才兼文武而道濟方域曰德曰威曰廉曰信兼此四者而事不定人不妄吾不信也故當無事則宜佚蕩簡易寬小過守大綱如班定遠之言或有蠱賊則乘其未滋靈衝電激指而中之以懲其餘斯亦攻心伐謀之大端夫如是良怖急者可床下伏矣敬告來哲誠不知所

李贊曰洪武初年却有如此好人才

戶部尚書王公

王鈍字士魯太康人洪武十年舉秀才授主客主事後復舉明經授大名通判歷遷福建參議參政坐轉漕不給當罷特宥召還持節諭撫廣川平緬御贈金或曰夷且疑貳奈何鈍受之悉輸雲南省藏還陞浙江左布政使建文初陞戶部尚書靖難兵至鈍踰城走後召兄曰爾向輔建文間朕骨肉今何頗邪鈍頓首謝命致仕月給尚書半俸永樂元年六月鈍上言軍令屯種數事皆從之復命往北京山東撫綏軍民經理屯戌二年四月仍浙江布政使與勅致仕卒子璽官至戶部侍郎

續藏書

卷五

三

或曰王鈍安得列名臣李充翁曰卽其受贈金悉輸省藏一節便可稱大臣特名臣云爾哉受贈金所以撫夷母使疑貳輸省藏所以奉公非直爲繁大臣之道如是而已矣其得與張統嚴震直等同居六卿之長有以也然張統死於部堂王鈍不死文皇亦卒聽受其言而時時用之則張公若不死亦未必不全身以退也然王公之得全者幸也抑或有見於張公之既死遂憐而曲全之耶要之到此時而死後矣不死於靖難兵至之口則當如解縉胡廣楊士奇輩之勸進未有隱忍在列待詰問而後死者非余之樂勸人死也樂其能處死耳官至六卿之長在職又已多年豈解縉諸人居下列者比乎吾謂張公當請老於建文卽位之二年

工部尚書嚴公

工部尚書嚴震直烏程人洪武五年起家布衣歷陞工部右侍郎進尚書二十六年鄉民訴其弟姪不法詔震直訊報具獄上以爲不欺按其弟姪已而坐事降監察御史二十八年陞右都御史復爲

工部尚書洪武三十年二月，震直上諭兩廣鹽法，得行江西安、鎮、吉、臨諸府，震直質直勤敏，上數稱之。時時賜食，復其家，靖難兵起，震直督餉齊魯間，兵敗，爲此兵所縛，置布囊，兩馬夾昇至北平，建文遜位後，復爲工部尚書，奉使安南，至雲南，見建文，悲愴不食，吞金而死。

#### 戶部侍郎卓公

戶部侍郎卓敬，字惟恭，瑞安人。七歲時，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兇牛，馮之歸，比入門，乃黑虎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從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

#### 卷五

#### 五十五

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邪？建文默然。」文皇即位，責敬不奉迎，怒欲殺敬，而憐其才，謂廣孝曰：「諸奸臣皆欲首先害朕，唯敬諫，徒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誠用。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敬遂死。敬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文皇常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後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詩文峭拔磊落，所著文集五十卷。」

#### 黃盧郭陳胡徐六公

禮部侍郎黃冠，與陳迪、黃觀共事，冠行古雅，有文學，習典禮，迪觀皆

敬愛之，靖難初，不屈而死。

戶部侍郎盧迥，浙江仙居人，爲人疎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或謂其狂，既仕，顧折節恭慎，靖難後，不屈，轉就刑，長誼而死，聞者悲之，或曰：盧珙。

戶部侍郎郭任，丹徒人，廉慎有吏才，調兵食，軍興不乏，靖難兵入金川門，任不屈死，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戍廣西，嘉靖中，鎮江知府劉備秀祀之鄉賢祠。

兵部侍郎陳植，廬江人，元舉河南鄉試，不仕，洪武間，起爲吏部文選司主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至，植受命督師江上，有督將密議降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之，遂遇害，督將率衆奉迎，自陳邀賞，文皇立誅之，其棺斂植，遣官護喪，葬於白石山，植宗人大懼，皆變姓名走匿，無敢會葬者。

#### 續藏書

#### 卷五

#### 五十五

刑部侍郎胡子昭，字仲常，大足人，初名志高，富經術，性方介，從學方孝孺游漢中，覺獻王重子昭，贈子昭詩，以明經儒士，薦爲榮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檢討，又陞山東按察僉事，進刑部左侍郎。建文四年九月，死，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復初，母郭氏，皆年八十餘，并其子五人，紹續繼等皆謫戍，正德中，巡按御史熊相立祠祀之。

兵部侍郎徐屋，字宗實，黃巖人，以字行，聘授風紀官，屋以草茅愚孱，辭授銅陵簿，謫淮陰縣丞，郡邑士多所造就，召見獎諭，屢聘主文衡，陞蘇州通判，擢兵部右侍郎，靖難兵起，奉使招集兩浙義勇，明年，建文遜位去，屋家覆沒，子京師，屋義舉侃然杜門終老。

御史大夫景公

景清，陝西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初領鄉薦，遊國學，同舍生有秘書清請之，不肯與。清固請，請以明旦即還，而書生旦往索書。清曰：「吾不知何書，吾不假書于汝。」生忿怒，訟之。祭酒清即持書往見祭酒，曰：「此清所誦書，即誦書徹卷，問生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退。清即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戲耳。」清初赴舉時，過宿淳化主家，主家有女為妖所憑，是夜清在，而妖不來。女詰之曰：「吾避景秀才清也。」女以告父，父追及清語之。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歸粘其門，妖遂絕。清試禮部第三，錄詩書二經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續藏書

宋太

史三十年春，召見嘉其才，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與實偉出川陝巡察私茶。建文即位，擢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文皇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都死，而清獨委蛇侍朝，人以其素頗疑之。一日早朝，清排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已疑清及朝，清獨著緋遂收清，得所帶劍，不屈而死。是夕，精靈迭見，族其家已而時入殿庭為厲，又命籍其鄉，轉相舉，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

都御史茅公

都御史茅大芳，太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為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奉府長史，勉以童子輔相之業，賜資甚厚。大芳感激，願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為記。」稱大芳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

誦建文即位，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建文四年八月死。子順童道壽，文生並論死。二孫添孫歸生，死獄中，有希董集五卷行于世。

都御史陳公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上見性善，愛重，詔侍臣曰：「性善君子，入授行人司副，入翰林為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命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即出觀象玩占石室中書從鐸，關上之性善善楷書，召入便殿繕錄，上威嚴進見者惶汗手顫不成字，唯性善動止安雅，書法端正，上悅，賜性善酒，是時威遠巨測。」

續藏書

宋太

性善留竟日，家人以為死矣，比出大驚喜，久之起陞禮部左侍郎，薛正言輩雲南布政使韓宜可，隸謫籍，性善薦起為副都御史，皇太孫在東宮時，然聞性善名，及即位，獨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要，性善所言悉從，然施行未竟，輒為有司所更，性善請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僭座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為法自戾，何以信天下。」靖難兵起，改性善為副都御史，監軍，建文四年三月辛巳，戰靈璧，敗績，與彭與明劉伯完王資皆被執，文皇縱之歸，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後加追諡，家徙邊已而赦還。

大理少卿胡公

胡聞，字松友，鄱陽人，博學修行，高皇征陳友諒，至鄱陽吳芮祠，見壁間題竹，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高

皇問祠中人此誰詩對曰里中儒生胡閏立召閏見置帳前久之官督府經歷建文中以直諒知名遷右補闕尋進大理少卿靖難兵起數與齊黃議軍國事壬午七月不屈死籍其家子傳道論死傳慶謫戍邊一女得釋歸貧甚無倚鄉人競遺錢穀曰此忠臣女也旬日饒足嘉靖初提學副使邵銳祠之學宮

#### 大理丞劉公王公

大理寺丞劉端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驟遷大理寺丞靖難後與同邑王高並坐縱方孝孺息樹陰削鼻而終高與端同年進士又與端同官

右二賢皆是並坐縱方孝孺息樹陰削鼻而終者又是一樣死也

#### 大理寺丞郭公

郭瑾吉安永豐人洪武二十七年遇金華王紳紳稱瑾志篤才敏議論磊落可嘉忠義人也洪武末薦至京建文二年為大理右寺丞靖難後不屈死

#### 大理寺丞彭公

彭與明萬安人貢入太學洪武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文元年陞湖廣按察僉事尋陞大理右寺丞與明廉勤律已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四年擢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與明為衆所推遂出淮西至靈璧會何福戰敗為北兵所執文皇遣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而隱不知所終

#### 太常少卿盧公

盧原質字希魯浙江寧海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孝孺遺原質詩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其賀江南得異才好與青蘿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天台二十三年丁外艱賜傳奔喪二十八年陞太常少卿事建文累有建白靖難後召見不屈死族其家

#### 大理少卿薛公

薛崑閩鄉人有口辯建文三年以鎮江知府為大理左少卿是年方孝孺建議草詔令崑賞至北平又作言論數千言刊印千紙付崑令密散北兵諸將士崑見成祖曰上言殿下且釋甲詞孝陵慕卽旋師成祖叱曰事至此尚誰欺左右請殺崑成祖曰天子命使也釋之歸靖難後崑死謫廣西

#### 太常少卿廖公

廖昇湖廣襄陽人不知其所以進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洪武中為左府斷事上知其賢二十九年六月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正月勅修高廟實錄昇博雅有史才朗達負氣嘗靖難兵事語多樞實聞忠誠伯等自龍潭還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觀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璋皆不順天命效死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等並宜追戮上詔勿問

#### 衡府紀善周公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為霍丘學訓導入見太祖問家居何為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太祖喜權周府奉祀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善建文元年王有過盡逮府吏詔獄是修以嘗諫勸得免改衡府紀善衡府者建文之弟當是



時衛王猶未之國，是修留京，預修纂翰林好薦達知名士陳說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為動。靖難師渡江，宮中自焚，是修留書其家。別友人江仲隆解縉胡靖肅用道楊士奇付以後事，慕入應天府學。自經死，年四十九。文皇繼統，都御史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修常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先代及近世忠節遺事，輯為觀感錄，朝夕省覽。

李禿翁曰：周先生猶勝王先生良多。

### 翰林修撰王公

翰林修撰王叔英，字原采，台州黃巖人。洪武二十年，薦起為仙居訓導。

續藏書

卷本

五

三十年改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有惠政，嘗遇旱，虔禱不效，遂絕食。天大雨，復祈晴，遂霽。建文初，方孝孺欲復古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者尤難。子房之於漢，高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而行，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為翰林修撰，靖難兵至，淮上建文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詔行至廣德間，上已遜位，即慟哭會齊奉奔叔英曰：秦貳心矣，急擒秦至，密問之，乃相抱哭，相語共圖再舉。已而知不可為，乃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衣裾間，自經于

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末有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之句。又題其墓曰：生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妻金安人，諸獄死，二女赴井死。祠山道士盛希年收葬叔英于本州城西五里之地，正統中，楊士奇題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墓。士奇叔英所薦起也。成化中，州守蒲田周瑛封植表識之。嘉靖中，鄒守益謫為州判官，立祠奉祀。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祀叔英妻并二女，又有貞烈祠在黃溪巖上。

### 翰林修撰王公

王良，字敬止，吉水人。建文元年，江西發解第一，明年舉禮部廷試策最優，以貌不揚，易胡靖第一。良第二，李貴第三，並授翰林修撰。如洪武十八年故事，良初聞靖難兵起，慨憂不食，日廩億及渡淮，閉門涕泣不已。欲妻子服毒死，建文哀其忠，遣禮部侍中黃觀諭祭，未樂初

續藏書

卷本

五

上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令解縉等編閱，留軍馬錢糧數盡焚諸言語干犯者，因從容問賈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賈獨頓首曰：臣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是為美邪？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有事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平朕非惡夫盡心于建文者，惡導誘建文壞法亂政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當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良還中允，坐累繫獄十年，竟死獄中。賈亦吉水人。

### 侍郎學士董公

董倫，字安常，思縣人。居死平，賈直有文舉，從游者稱為貝川先生。國初擢用單縣儒士，改寧寧為倫，洪武十五年，遣使徵為右贊善，事

懿文太子十八年，權左奉坊大學士。太子卒，出為河南左叅政，上封事數千言，又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上擢伯衡陝西右叅議。三十年，詔選官典教滇南，建文在東宮，憐其老，且遠去，賜白金若干，給及印信，召拜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賜御書怡老堂扁，及盤兒玉碗，俱各一倫。上表謝，畧曰：桓榮設几杖於太常，不開宸翰之賜，晏殊進書于神道，未見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噫，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饉之民，悲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顛連之嘆。或曰：此孝孺代筆也。時解縉論河州衛吏與倫書祈援，倫左右給得召還為待詔，倫為人質直敦厚，建文間，屢懇言宜親睦宗人，不聽。靖難後，倫年八十餘，卒。出京，他他成疾，數日卒。

董倫，王景皆從雲南謫籍而起，至于六卿長貳，為朝廷侍從，左

指掌事

卷六

七

右親密近臣者也。建文與若主矣，今王景不死，董倫至勸令致仕，乃他他，是均之不欲去也。夫死豈人所欲哉？然居此地，到此時，安有不死之理也。建文二年，廷試一榜，胡廣第一，親改名靖，其二王良以貌嫌，似于建文，未為知已，反烈烈而死如此，可敬也。夫若第三名李貴，足道哉。今董倫、王景等，吾若擠之，使與李貴等並，則有人品，有文學，實亦非其等夷。或曰：此列建文時諸名臣書也，何必以死為重乎？若專重死節，則直曰：選國忠臣可矣。何以曰選國名臣也？卓吾子曰：予因惡夫為李貴者，幾錯會了郎端簡公一場主意。

侍郎學士王公

王景，字景彰，松陽人。洪武初，起家懷遠教諭，歷知州。山西叅政，謫雲

南，建文召景為知將留與修。高廟實錄，母憂去，服闋，吏部尚書張純為雲南布政使，時知景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充總裁官。靖難後，進學士，時言建文崩，上問景葬禮，景頓首言：宜用天子禮。上從之。景博學，能文章，善書。

翰林侍講唐公

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山陰人。建文二年，勅翰林侍從之臣方孝孺等，集數千言，經史中事為一書，又命舉優通文學之士，孝孺首薦愚士。愚士時寓金陵，為李景隆子師立召為翰林侍讀，賜冠帶，令與孝孺俱領修書事。進講前漢書，愚士父禍，仕國初，應奉翰林文字，以故愚士得遍游公卿間。宋濂稱其文，追蕭繹死臨濠，愚士奉喪歸葬，求父遺文，雖荒郵收壁，高崖斷石，靡不纂錄什襲。時時伏讀，聲甚

指掌事

卷六

八

要切，聞者皆掩涕。愚士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為文蔚瞻，尤長于詩。翰洪武中，數從景隆游，燕然秦周，所過廢都舊邑，名賢古帝遺跡，輒為詩歌論記，性喜飲酒，酒酣，高談傾坐，晚得官近侍，未幾病，病愈復起，明年病甚，比卒，遺言請銘孝孺，愚士貧，無他宗族，喪事數千百緡，倚辦景隆孝孺為聞。上詔有司給舟歸葬。

少卿學士高公

高遜志，字士敏，蒲縣人。元末，僑寓嘉興，好同學，嘗侍父宦遊吳中，受業宣城貢師大，鄱陽周伯琦，遂昌鄭元佑，為文深純典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為鄞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入翰林為編修，累遷侍讀學士。建文時，遷太常寺少卿，兼學士。庚辰會試，與董倫為考試官，所舉士明靖吳溥、楊子榮、楊海明、溱輩，靖難後，皆為名臣，遜志

存沒不可考是科同預較藝者右拾遺朱達士官編修史官吳勣索恩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彝監試御史王度俞士吉皆一時之選惟患仲王度以難係皆位如故

### 國子祭酒張公

張顯宗字明遠汀州寧化人少喪父母黃守志訓教顯宗以文學著名洪武二十四年進士及第二十九年以編修陞太常寺丞賜衣一襲三十年署國子祭酒事建文即位為真上便宜敷事學政一新壬午正月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兵至淮顯宗奉詔起義兵江西募民出粟給軍餉六月還復為祭酒靖難後江西兵執顯宗及布政使楊璉按察使房安僉事呂昇至南京謁顯宗等戊興州後平交趾起顯宗為左布政使勞來撫戢夷民安附永樂七年卒于官顯宗性行

### 翰林侍讀樓公

樓璉字士連金華人常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召歷官至監察御史謫戍雲南建文嗣位屢下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為侍讀靖難兵入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授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命璉及王景璉惶懼不敢辭歸而憤悶妻子曰得無傷方先生邪璉愧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爾輩耳遂巡一夕自經死

### 侍講學士王公

王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間為大同訓導過北平私上謁成祖成祖喜禮達建文未薦陞國子教職靖難後姚廣孝又薦達陞翰林

編修再陞侍講學士達謙和恭慎能詩文上嘗問達定文君事對曰建文君亦可與為善顯輔導非人耳上怒薄達一日達侍間達十難字達識其八上曰朕更有難字難汝達懼服銀屑死上顧憐之命有司歸其喪或曰達草靖難登極詔或曰草詔者括蒼王景學士也

### 參軍斷事高公

高巍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行孝旌授前軍都督府左斷事建文即位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鉅曹上書論政事其一日太祖有文王純一之德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百男君王上齊三代分茅胙土先據形勢陝西百二山河其人悍勇西降土番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人剛

### 參六

壯所謂山西將者是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保順平大名諸府所謂桑土之野地坦平肥沃供賦饒衍北雖沙漠不毛廣畜馬羊其人不耕不蠶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興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玄德許葛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遠谷代慶福星羅棋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太祖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此我皇上所難處也以臣愚見若賢如河間東平則下詔褒賞之其或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初犯則答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然後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修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惟皇上覽察焉建文太奇巍會靖難兵起命從李

景隆出師，參贊軍務，繼復上書，言臣願使燕，被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遂遣往燕，覲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云云。不報。景隆兵敗，魏自拔南歸。建文二年五月，遇鐵鉉于臨邑，相持慟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靖難兵。魏作賦志喜，有曰：「至濟南而彼圍，思張巡之忠堅，幸遇知己之鐵相，更從英輩以雲聯，若徐將軍之赴赴，盛統兵之桓桓，愈憲高公之糾謬，大參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構之勉旃，眾資羣策，屈力保全，盛統兵者盛庸也，餘不可考矣。京城破，魏縊於驛舍，又有高不危者仕建文時死義，弟宜戌南海衛，或曰不危，魏字也。」

李贊曰：當時曷不以齊黃之任任高不危，以李景隆之任任鐵相乎？

### 經歷宋公監副劉公

宗人經歷宋徵，不知何許人，嘗與盧振謝昇牛，舉先數言，敗曹諸將，失律懷戚心，靖難後，縛至，不屈死，并殺其妻子。

欽天監副劉伯完，不知何許人，洪武時重天官之學，稍通歷象占步風角者，咸得衣食于官，凡有征討，必選通知天文者從行。伯完精於占候，又諳回曆法，起晴人，歷官欽天監副，靖難兵南下，在歷城戍軍中，從何福戰，盡敗績，被獲釋還，竟亡去，莫知所終。

### 給事中黃公

禮科給事黃鉉，字叔揚，常熟人，以生員薦，除湖廣宜章縣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改禮科，建文

三年，外甥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鉉曰：「三郡唯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不可鎮。」江指揮童俊狡滑，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憤激烈，有國士風，但仁慈有餘，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幸孺因附書于善，善得書慟哭，靖難兵至江上，善受詔，總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勤王，以書招鉉，鉉即日營葬訖，遂趣善所，時童俊果以鎮江降，靖難後，詔暴善罪，捕善急，善麾下許百戶素親善，縛善去，邀賞，鉉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

三日求死，或告鉉曰：「善歎服已得有鉉，瞠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且少俟，善事定，吾必未晚脫。』」善果不灰，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稍稍食，是年七月十一日，善歎報至，鉉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哭曰：「君今與希直同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歟。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籍籍言且併錄鉉家，親族悉驚伏，鉉友人楊福具棺，食日夜泣橋側，百方求鉉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大哭，抱起，易衣，體猶不潰，竟成禮葬之。福父濠早，奇鉉，鉉與福共學，福亦有古行。

李禿翁曰：「此便見楊福古行矣，不必言福亦有古行也。此何時也？動即誅歟？見即縛請賞？至親皆避匿，恐後禍，獨哭止水傍，卒以禮從容殯葬其屍，此亦黃黃門一類人，全不以死為念者，使方正學早知而用之，安至今日觀黃黃門與正學對面數語，具見才識可以大用。」

### 給事中龔公韓公陳公

都給事中龔太字叔安浙江義烏人洪武十九年鄉薦明年入太學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試給事中建文三年遷都給事中文皇渡江太與妻馬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死爾第携幼稚歸否則俱溺井無降俄宮中火起太馳赴為兵校所執見文皇金川門以非奸籍得釋太自投城以死年三十六子永吉累官兵部右侍郎改南京大理卿致仕

戶科給事中韓永陝西西安人或曰浮山人豐軀美鬚音吐宏朗每慷慨論兵建文喜之靖難後杜門不出召入見不屈死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福建莆田人建文二年進士靖難兵起建白多不避靖難兵入城遂死父秀母黃氏謫戍甘肅道死子徵仔妻姚氏女進奴京奴沒入官弟余朔等悉遠戍

續藏書 卷六 十三

左拾遺戴公

戴德葵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人初為翰林編修三十年與張信並陞侍讀上諭曰汝為侍臣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議論補益當時建文中改左拾遺靖難兵起與方黃畫兵事靖難後不屈死

監察御史韓公

韓郁未詳何許人建文中上書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千孫為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此皆監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至此夫屠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為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

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使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轉輸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自得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固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少垂洞鑑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宗社幸甚不聽前未詳其所終

李禿翁曰此或為補鍋匠或為河西傭或為轉輸藏頂之二十餘人嗷嗷有聲者皆未可知也大臣生事禍國一至此哉絕可悲嘆黃子澄齊太輩雖寸斬亦終不足以謝天下矣

監察御史曾公

續藏書 卷六 十四

曾鳳韶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為御史會藩王入覲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倫由是道不拜大不敬上曰至親勿問靖難兵起鳳韶使北平請罷兵不報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于襟上曰子生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并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自經死

監察御史王公

御史王彬字文質宛城東平人洪武中進士起家為御史巡江淮靖難兵至彬與指揮崇剛共守揚州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外禦內防七月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

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禮弟宗厚賂力士母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遂爲千戶徐政張睜所縛昇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政遂出禮等于獄與江都知縣張本開城門出降正德中揚州祀彬名宦

董葉經廿四御史

御史董鏞或作庸不知始所自起亦不知何許人建文時諸御史有志節效忠者時時會鏞所將校懷貳不力戰者輒露章劾之靖難後爲衆所持論死家徙戍邊

御史葉希賢或曰浙東人或曰起家鄉薦入臺侃侃自負建文時屢疏言兵事又嘗劾耿李二大將失律喪師靖難後坐逆黨死

御史魏冕吉安永豐人勁直有才氣靖難兵至有約開門者冕率同

續藏書

卷六

十五

僚十八人卽殿前毆之幾死會輟朝冕及鄒瑾大呼請速加誅明日宮中火起冕自盡法官請追罪夷其族

御史甘霖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爲御史剛介敢言中臺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求死從容受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正德中知府胡纘宗祀之鄉賢祠

御史王公鄭公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以明經薦爲山東道監察御史卓有風裁疏十餘上多見米行靖難時李景隆累敗退保濟寧以盛庸代度密陳便宜是以有東昌之捷徵景隆還不誅反用事忌盛庸與度度稍疎斥三年夏靖難兵益急度請募兵未幾遂有小河之捷勅度勞軍徐州比還鳳陽不守方孝孺與度書相誓以死四年秋七月請戍

賀州坐詔不遜夷其族年四十七

鄭公智字叔貞台之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辭方孝孺薦之蜀獻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論詞稅王大說建文初侍孝孺至京尋舉賢良爲監察御史靖難後坐方黨論死

御史尹公主事巨公

尹昌隆字彥謙太和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翰林修撰改監察御史是年即位早朝晏昌隆諫曰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以臨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今陛下嗣守大業固宜追繼祖武未明求衣乃溺于宴安日刻甚晏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何廢業上下懈弛非社稷福也建文曰昌隆言中朕過禮部可卽頒示天下靖難兵既南昌隆上言今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每以周公輔成

續藏書

卷六

十六

王爲言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申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進戾設或有隙便當讓位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靖難後昌隆名在奸黨驅出就戮昌隆大呼曰臣曾上書勸讓位奏牘尚在可獲也于是檢奏有之上曰火燒頭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不若是酷朕亦無此勞苦遂貸昌隆死亡何以爲北平按察知事行戶部主事收禮部尚書昌隆喜詣忌昌隆誣昌隆與谷庶人通謀遂論死沒其家後震病時時呼號乞解曰尹相尹相妻子問故曰昌隆守欲殺我震竟死

監察御史巨敬平涼人伉直敢言建文中爲戶部主事靖難後被逮責問不屈死夷其族

按察使王公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三年問燕國人罪從末減左遷浙江按察使 文皇即位召良集果司諸印私第時謝未能去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若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餽良食置其子池傍自投池死良殮妻畢自刎新于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某食事所遂舉火闔室自焚歿事聞 上曰死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不得輒毀良毀印不得無罪徙其家于邊台人陳璉私識良死事每談及流涕沾襟正德戊寅浙江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改公署東水鑑亭為祠祀良

李亮翁曰良以問燕人罪從未減被謫則其人已大有學識可任用矣 文皇詔召益欲用之也良與夫人乃從容以死夫人餽食與良先良而死良殮祭夫人囑遺幼子畢然後歿雖建文印信亦不肯留一顆以與 文皇嗚呼烈哉

按察副使程公

程本立系出伊川從崇德與海鹽沈壽康友善洪武九年除秦府引禮舍人十三年補周府引禮官從王之國二十年春進長史從王來朝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從一僕去會奴可伐煽誘百夷為逆本立單騎入夷巢諭以利害諸酋落感說是冬諸夷復變帥潘沐英張統屬本立行縣典兵事且撫且御本立不避險難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往來綏輯民夷稍安二十五年英卒本立為文祭英宗人重本立請本立撰碑記述英功德二十一年奏計入京應天府尹向寶翰林學士董倫薦本立

學行政事宜留徵入翰林充纂修官修 太祖實錄建文二年實錄成改江西按察副使未至江西聞靖難兵入自經死後百二十年福建布政使吳昂刻其異隱集于閩壽康洪武庚戌旌表孝子知縣王文禮敬之

僉事胡公林公

按察僉事胡子義刑部侍郎子昭弟也薦辟為威遠訓導歷蜀府典寶山東按察僉事聞兄死辟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有二子竟棄去莫知所終

按察僉事林嘉猷台之寧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嘉猷徒步千里追別又行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孝孺得嘉猷叔貞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二十九年以儒士校文四川累遷陝西按察

參政鄭公

鄭居貞徽州人洪武中以明經舉授鞏昌通判陞禮部郎中建文時為河南參政未幾初坐方黨死于南京方孝孺之為漢中教授也居貞常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羽翮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音播江海於焉覽德輝濟濟鑽環佩天門何差我羣僊久相待晨沐暉朝陽夜息飲沉澗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遙啄食良自愛終當巢阿閣庶以鳴昭代



知府姚公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為諸生時，偏讀書所口，待旦輒會稽唐之淳為之銘。洪武中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善洞達政體，張弛寬密，允協時宜。數造請郡賢，考求治道，稍因俗救正。吏民回嚮，稱大治。為列郡最。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為誰，曰：姚善。賓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而府門再拜而返。又將候韓奕，奕適入太湖，善數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得，有俞貞本者，以明經見重于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來于貞本，誤送芹所，芹受之。吏

之賢耳。善聞之，欲往候，仍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然，芹民也，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賢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有官守，何不詢時務，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授一簡，竟不交一言而出。善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時靖難兵已出北平，善于是密結常鎮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存芹為行軍司馬。建文元年，善至京師，畫策防禦，建文用。漢破七國策，賁黃于外，善言于朝曰：人有文武才器，可扶顛濟危者，反置散地，不用今事，已復以有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曰：今人才豈有過于黃大卿者，遂復召還二人。四年，詔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戰。文皇即位，索于澄甚急，子澄避善。

所約其航海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四往號召，圖復善職守土，或當與城存亡。于澄遂去。善為麾下詩千戶等縛見。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邪？善厲聲不遜，死。時年四十三子節，讀成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蘇州坐配。保兒項兒習匠，正德十一年，湖廣巡撫奉金祀善鄉賢祠。韓奕潛心理學，尤精于醫。洪武初，累薦不起。所著有韓山人集。

知府陳公

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父立誠，歸安丞，被誣論死。家破，彥回讀成滇南，弟彥困遼東，彥回未入滇，家人多道死。比至蜀，唯彥回與祖母郭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之，又貧不能歸，乃往依定遠知縣黃積良。積良，剛黃姓，積良罷，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已而聞中教諭嚴德

政薦彥回明經，為保寧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閣陞平江知縣。至平江，閱十三月，上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維康薦彥回文學廉幹。陞徽州知府。至徽數月，政教一新，士民咸悅。建文元年春，以循良受上賞。是冬，大母郭氏卒，承重，徵父老走京乞留，會彥回衰經赴闕，疏乞得復陳姓，奪服留徽。除彥回戌籍，葬郭徽郡北十里北山之陽。彥回時走山中哭，故徽人名為太守山。云靖難兵至江上，彥回糾義勇勤王。文皇即位，械至京死，籍其家。

知府王公葉公

王蓮字器之，日照人。以賢能薦洪武末，授寧波知府。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令撤而棄之。號埋羹太守。靖難兵至江上，蓮造船取海道，勤王為衛吏辛得至京見。文皇問造舟何為，蓮

徐封曰：由海道趨瓜州截路耳。文皇亦不怒，釋還田里。鄧大黃學

憲淵王贊進曰：富貴不淫，患難不恤，神明其心，始終一德。

知府葉惠仲名見恭，以字行。浙江臨海人，初任廣武衛知事，陞知縣。

建文初，以知縣充史官，修高廟實錄。二年，同考禮部，陞知府。未幾

元年二月，坐修實錄時書難事，為逆黨論死，籍其家。

### 知縣顏鄭二公

附 胡先子有為弟，珏友晏璧

沛縣知縣顏伯璋，江西廬陵人，名瓌，以字行。聰敏介直，能文章。建文

元年，以賢良徵，授沛縣知縣。靖難兵起，淮北民終歲給軍餉，伯璋征

嚴有方，民不告勞。三年六月，北兵掠濟寧，游兵過沛，沛人竄匿。伯璋

設法招徠，會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禦。尋調三

千人益山東兵，是月望日，靖難兵攻沛，伯璋遣縣丞胡先自天長郡

縣丞

卷七

五

彥莊間行至徐告急，都督標兵竟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珏與子有

為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

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本豈能

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是月

二十二日，夜二鼓，靖難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璋冠帶升堂，南

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有為不忍去，復還見父

屍，遂自刎以從。珏走濟寧，逾月還沛，詢邑人知胡先已收葬伯璋

父子于沛南關外，乃至徐告伯璋友人晏璧與伯璋同郡，官于徐

因為伯璋傳其事。伯璋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于族姻，鄉黨稱其六

行無異辭。以故守令知而薦之，及為沛令，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

州，每連床共食，談誦慷慨，練達機宜，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之得賢

長吏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若伯

璋寄百里之命，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賢于人遠矣。觀此，豈亦行誼君

子也。正統中，御史彭勗為伯璋起墳祠祀之。

蕭縣知縣鄭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寧波知府禮聘為昌國訓導，未

幾，陞蕭縣知縣。留心撫字，民愛敬之。建文四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

蕭，恕歿之。年五十六，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于濫湜。姪溫汲，謫北

平種田。

### 縣丞劉公

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十五年，以賢人君子徵，辭親老

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尋言事忤，執

政出為壽州訓導。三十一年冬，建文詔求言，亨言文武並用，久長之

術而六卿秩卑于五府，當並為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當

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

禮義之道，多見採用。陞武進丞。靖難後，有言亨昔在建文時上書改

舊制者，又坐他事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及薦修永樂大典，力辭疾

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復言亨學行

雖老，可為師表官。亨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上曰：伏生

九十尚傳經，八十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璉曰：孔子言老

者安之，宜聽還鄉自便，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 吏目鄭公等九人

附 朱寧等二百九十八人

史目鄭華，浙江臨海人，字孝思。洪武十八年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

廣，有令名。建文元年，詿誤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

義必死，李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為國妾，獨不能為君子乎？」乃稱病送還家。時州長武以靖難兵且至，盡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憑城守，力不支，不食五日死。

主簿唐子清不知何許人，在沛有善政，民愛之。頗知縣守沛，專調兵食，一切巡察事皆付子清。靖難兵執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清不屈死。

典史周緒字伯紳，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廉謹，攝令事捕蝗，彈盜，靖難兵起，永清地近燕，緒極力拒守，縣民寡弱，相率逃散。緒度不可為，懷印南奔，將他圖，道聞母喪歸，終喪，即出糾義旅勤王，戎器數日畧具，聞南師增，遂去，匿民間。壬午十月，吏部言前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八人，當皇上靖難時，俱棄職遠避，宜置法典，命

入果贖罪，屯戍興州，有司遂械緒至京，謫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吳文定公嘗為緒傳，朱寧等二百九十八人，竟不可考。

典史黃謙亦不知何許人，以儒生為沛縣典史，果敢能戰，下，頗知縣禮遇之，益効力盡職。靖難兵欲執至徐招降，謙不屈，歿。

松江同知者不知其姓名，勤王詔下，同知枋嶺義勇人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連靖難之兵，垂恩遠義。文皇即位，械至京，磔于市。

盧振靖難兵起，與徐輝祖齊黃謀，盡攻守，効力為多。靖難兵畏之，壬午秋逮至不屈，榜振名，數其罪殺之，夷其族。

牛景先，樂靖難兵，數有功，金川門失守，景先變姓名，易服出走，死於寺中，已而窮治齊黃黨，逮景先妻妾，發教功司。

周璿，建文中從將校，戮力戰守，靖難後不屈死。妻王氏子璿，兒皆沒官。

謝昇，當建文時，練兵給餉，夙夜効勞。靖難後不屈死。振景先略昇，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始所自起，任何官，或曰璿諸城人。

李禿翁曰：當時吏目官、主簿官、典史官皆能死守，不辱如此。若松江同知，知其姓名，而不知其姓名，若牛景先、周璿、謝昇、盧振等四人，知其姓名，又不知為何官，雖然猶愈於朱寧等二百九十八人，官名姓名兩失而兩無傳也。此後學後生者之罪，不敢不以為恨也。

舉人劉公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聰敏力學，治春秋。建文元年秋，方孝孺試，歲輔

士題命論語托孤寄命章，得政卷，喜曰：「此島中孤鳳，當虛左處予，是科登賢書二百十四人，政第一。」四年，建文遜位，殺孝孺，政慟哭不食死。或曰：政在永樂中誓不復仕，授徒終其身。

李禿翁曰：劉政兩處皆得君師義，一劉政義在其師，孝孺義在故主，等死矣。安有兩死不死，亦無二。

典史魏公

魏澤字彥思，深山人，有學行，洪武中累遷至刑部尚書。先是文皇南下，姚廣孝曰：「殿下至京，幸全方孝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子絕矣。」文皇曰：「然此至京，建文遜去，召孝孺，孝孺作不肯，因有滅十族等語，遂械繫獄，然以廣孝言，猶未殺孝孺，且收捕其族黨，每捕至，歎下獄，休孝孺終不屈，乃盡殺之。澤是時謫為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悉

方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育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者澤之  
力也後過孝孺故居為詩悲悼詩曰荷與衡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  
念牛黃鳥向人空自鳴清猿重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  
居是盛名却憶今歲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教授陳公

附 伍性原 陳應宗 林 珪  
鄭君然 曾廷瑞 呂 賢

思賢賢廣東茂名人洪武末為福建漳州府儒學教授以忠孝行誼  
為諸生隨對教育多所成就 文皇靖難詔至漳州思賢放聲大哭  
曰引論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迎詔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  
珪鄭君然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為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  
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或曰咸死于道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  
祀之

教諭王公

附 子頤 女靜

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 詔見會試命吏  
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 上親試稱吉當殊權  
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浮梁教諭外艱起復改睢陽凡八年又  
改濟陽靖難兵至省為游兵所執從容引臂詞義慷慨衆舍省省歸  
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為名明倫今且勿多論  
只說君臣之義何如省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女靜適即墨  
薄周岐鳳聞靖難兵至濟陽謂父必死三遣人往訪竟得遺骸歸葬  
省子頤為憂州通判亦抗節死賊中

生員高公

高賢寧陽儒學諸生也受學於教諭王公建文中貢為國子生  
雖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燕降賢寧時在城中作周公輔  
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執 文皇曰此作論秀才邪秀才  
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時為錦衣指揮倖用事勸賢寧就  
職賢寧拒不聽君以軍旅發身我本書生食祿有年於義不可綱言  
於 上得遣歸年至九十七卒

李禿翁曰此人頗近自然唯不失吾正氣而已故亦自然不損了  
正氣也

燕山衛卒

儲福無錫人建文末挈母妻以逃 文皇即位 詔換購戍卒入伍  
至燕山福在錄中乃謂雲南曲靖衛福仰天哭曰吾雖一介戍卒義  
不為叛逆之臣在舟中日夜泣不止竟不食而死母韓氏妻范氏為  
營地葬福范有姿色年尚幼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  
不欲使姑聞官有聞其色欲委禽者問知其事則曰此節孝婦安可  
犯一日往澗邊浣衣見水邊有草類蘇蓆因取以織蓆售以養姑姑  
至七十餘終范亦八十外乃卒卒後席草遂不生土人義之即其居  
耳為菴集尼居之名崇孝菴焉嗚呼此卒此婦可謂真方正學之高  
弟矣可敬也哉

山西清遠戍卒

羅義者靖難兵起詣闕上書乞息兵請和又錄其上 燕王書言嚴  
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殿下

今以清國朝廷即遂其願猶為不可況萬難無一易哉之乎兵  
禍國計一義遂文四年六月 文皇出義于京師戶科給事中  
朱文選請至京此

李亮翁曰此等罕見議勝方正學十倍人亦何必多讀書哉嗚呼  
以全盛之天下金湯之世界付與講究周禮精熟大學衍義之大  
學士不四年而遂敗可畏哉書也

### 金川門守卒

黃綱者字大章崑山人年十八為門卒守金川門靖難兵由金川門  
入胡大興宣德中周巡撫忱兩薦為崑山太倉學官謝曰胡仕無等  
於義必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為安節先生

李亮翁曰此人責任自然可與之共學矣在門墻為孔門上品  
附錄書 卷七 九

### 非正學所能教也

國子博士黃公 附 鄭和史命合四十餘人

黃彥清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彥清以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謚  
建文生死并達從于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  
金蘭等得釋金蘭後官至知縣南京教七言建文已卯庚辰間法網  
疎闊道不拾遺有得鈔於衛者極拂其塵上置高潔處以石鎮之而  
去一時士風朴實尚義者多靖難兵人京之夕即御文給舍四十餘  
人相與絕城遁去諸朝御史以聞 文皇不問已而深山窮谷中往  
往有備服自活禪寂自居如所謂雲從足下生  
可愛可悲

雪庵和尚 附 杜景賢

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狀殺幾萬人而不殺諸皮窮遊  
不死于道而死于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剃髮落髮為  
僧西南走順慶大竹善慶里墟中有隱者杜景賢知其非常人也  
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有松栢灘灘水清駛蘿竹森蔚和尚欲寺  
焉景賢即為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來居朝夕誦經山中人謂  
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謂  
誦佛經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誦觀音經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  
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  
已又讀終卷乃已景賢知之亦不問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  
俟客至輒飲客無客即拉牧豎共飲飲半酤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  
歌竟然然已寐和尚頤形秀爽指柔白髮剪落筆成文雖不甚工

附錄書 卷七 十  
而意氣渾發能感於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為御史不數月建文  
遜位和尚因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  
張目曰松陽閣其姓名不答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四十餘年尚  
未敢顯行于世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為監察御史  
○河西儲 附 莊浪魯家

河西儲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靖難師入金陵儲披葛衣走  
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儲管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  
莊浪豪魯家為儲備取直稍稍積買羊裘被而覆以故葛衣葛益破  
縷縷竟不肯脫夏或衣暑布布即新故葛衣輒覆其上儲錢稍有餘  
走市中買牛肉與酒與市中乞兒共飲食儲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  
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朱總兵至莊浪者識儲欲與語儲

補錫匠

卷之七

馮翁東湖樵夫

東海樵夫者樵浙東臨海東湖上也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

新皇

鄭端簡先生曰：余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魯兩生，史並失其名。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撫卷長嘆，不能已已。余獨幸夫雪庵諸君子忍詬茹荼，卒晦其明，以不滅其族也。

附 王詔 鄭僖

卷七

同輝

資以

有從

謀仕

官同走出京城爲道士入山去

郭良亦不知何官何處人靖難後亦棄官爲道士合贊曰篤言導引笑傲林泉頗波莫挽使我心勞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靖難後相率焚姓名避去良用去爲舟師已而死于水或曰梁氏父子兄弟爲舟師投水死者五人贊曰泛泛栢舟載浮載沉中流誓楫懷我好音肯欠一死非名是尋以完我族庶明我心

中書舍人何申不知何許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贊曰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急殿與之俱歟奸諛過此寧不惕息鄭端簡乃爲撰括王子之詞合而銘之曰今吾故吾知我者誰瘠若漆身希蹤永徽戢戢潛龍寥寥

新藏書

卷七

十二

真鶴豈吝其嗜而甘漢卜山椒水滌天涯海濤會其可逢鼓以南音肯欠一死以明我心白霓晝見虞淵沉沉就呵護此悠悠古今嗟乎靖難時死者無慮千人宋張林黃諸君子百方搜考僅得百餘人此二十餘人者幸而不死又得好義者密錄其姓名藏之蕭寺秘處歷百餘年而王詔始見之縉雲鄭信爲識其事竟以紙字磨滅故僅得九人其十一人不可考矣

### 太監吳公

太監吳亮建文中中官也建文焚宮遜去文皇疑匿僧溥洽所永樂四年以他事禁錮溥洽命胡給事濬以訪張遜還爲名遣太監鄭和等下西洋徧物色之不得正統七年有僧出自田州土官所來至廣西藩司自稱建文皇帝曰我自蜀入滇遊方到此今我老矣欲送

骨歸故鄉官司奏上送入京稱老僧寓大興隆寺京城內外僧拜謁不停咸曰是海外高僧科道官恐惑衆上言請下獄朝廷不忍以亮曾侍建文使往審問老佛見亮即曰汝吳亮也亮答不是曰我昔御使殿食子鵝羹塊肉在地汝時手執壺狗餌之何謂不是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遂取老佛入西內卒葬西山不封不樹鄧人黃潤玉有學行爲廣西提學親見建文跌坐蒲堂曰我朱允炆也長身巨鼻聲如洪鐘

### 編修程公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召入見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

續藏書

卷七

十四

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果兵起赦濟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潛往祭碑人莫測所以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推碑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名姓正推脫處得免及淮上諸將敗建文乃召濟還京濟初與同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勿爲此濟不聽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也翔竟死建文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唯有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爲建文落髮濟從之每過險濟輒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至南京人尚識濟至京莫知所終

### 御史高公



高翔，陝西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經爲御史，所論奏皆當。上心靖難後，上召翔，翔服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沒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爲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澤園。

李禿翁曰：高公雖與程公同邑相善，但高貴死忠，程貴智免此兩公所以自謂不同也。然高欲效忠，固也。若程者，判以其身從君逃難，至滿數十載，其忘家忘親忘身之忠，又如此。固人臣之大忠也。何得自以爲不同也？夫一以殺身爲忠，反使族屬之親，祖考之骨，亦不得免一以智術爲忠，乃能致其主脫走，迨遙於物外，老送歸關，還葬西山，是何心之最忠慮之最遠所全最大也。嗚呼！吾願世之爲臣子者，心最忠而世卒莫能知，以是爲忠之大云。

劉璟

卷七

十五

長史劉公 附 子翁

劉璟，字仲璟，其父文成公伯溫也。弱冠，歷儒經傳，喜談兵，究極輜略，握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臨賊葉丁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於璟，破賊還，薦璟才略。上喜曰：「璟真伯溫兒矣。」召見璟，謂曰：「朕欲汝日夕左右，惟問門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上，宣達爲職，處爾無逾此官者。」遂授之。賜第馬衣帶金書除奸敵，俊四守於鐵簡，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汝持此糾正。」會谷王封宣府，謂侍臣曰：「谷王年少，誰可羽翼王者？」諸大臣故忌璟，封曰：「問門使劉璟，忠勇果敢，可任。」上領之。授谷府長史，并勅提調蕭遠慶，盧熾，趙六王府事。璟嘗至燕，文皇與璟奕，璟勝。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

策，不聽。令參議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敗，璟走渡遼河，水阻馬斃，璟力破水，跳躋岸，冒雪走良鄉，趾裂，跛行三十里。璟子穎，自大同赴難，越良鄉，至涿州，遇璟，翼璟上馬，奔還家。景洪，建文三年，璟與疾赴關，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璟還家待用。明年六月，建文既遜位，璟稱疾不起。法官論璟逃叛，逮至京，見上，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下詔獄，辯髮自經死。法官希旨，錄坐其家。上不許得歸葬，嘉靖乙酉，提學副使萬潮，肖像配享文成廟。

國子博士王公

附 子椿

王紳，字仲縉，學士禕之子。年十三，穎敏過人。宋濂一見奇之，曰：「華川有子，洪武十五年，蜀王禮聘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骸未返，丘隴白王走雲南，慟哭行求，不能得，即莫死所，仰天一號，幾絕。滇人感愴，稱王孝子。時雲南布政使張統，重紳純孝，爲作吊王翰林文，建文即位，以薦召爲國子博士，預修高皇實錄，與方孝孺友善，嘗尊孝孺爲百代儒宗。建文元年，紳上言父死節狀，且曰：「陛下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微臣得展情事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也。」下翰林定議降制，特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諡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諡自禕始也。時寒義被拔擢，而好與時浮沉，紳上書勸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治否安危實係於進退，去取之是非，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于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于職，則有積薪之譏。非其才而強委之，至於債事，則是執事欲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況敢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義得書極愾之建

卷七

十六

文二年卒年四十有一子孫宇叔豐不之有志行壯力開教注不素  
諸念父沒食不兼味孫適教子孫相承數十年不廢父志三年潛  
向不入口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孫初從學於其父  
後嘗欲與孝莊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負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坐遊  
紫雲文皇念孝莊忠特宥之且用徐公辭疾終其身讀書青雲山下  
秘與童輩讀書痛念逸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今兄商確搜  
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為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  
然默識而謹藏之矣徐遂輯方氏遺文為疾城集後百年始傳  
李卓吾曰王忠文之子若孫真忠文之子孫也劉誠意之子真誠  
意伯之子也快人哉余獨怪誠意善天文知難星正過急勸上  
登別舟以免而不知已之難星在胡惟庸頭上來何也豈老星宮

卷七

十七

亦但能知人而不能自知邪要之總不若姚恭靖老禿卒以僧錄  
司垂世終其身我見其十六年於朝隨班行禮賜出宮人不辭亦  
不近然一比丘以故絕無免死狗烹之疑又何待泛舟五湖與  
夫勞勞攘攘欲從赤松子學辟穀事乎意者必如姚而後可稱善  
始善終而善於天文乎

翰林侍書宋公

宋懌字子夷文憲公孫也懌父瑤中書舍人懌思紹父學專心力學  
書益工建文即位念源為興宗舊學之臣乃遠處蜀召懌入翰林為  
侍書與劉彥銘朱思平及瀛門人樓璉鄭楷皆見擢用永樂十年瀛  
孫情坐鄭公智黨削爵侍即張本請罪情文皇曰瀛名儒閣閣時  
事皇考有勞原情勿問

續藏書卷八

靖難名臣

太師忠定公

事 孝 長 景

公名義字宜之初名瑤巴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一  
上顧公問決筭叔後子即書義字賜公易名一考當調命滿九載日  
朕且用義建文即位知太廟欲用超陞公吏部有侍郎靖難後  
轉左通月陞前書代張統當是時盡改建文諸例一復洪武之舊  
公從容為上言上喜公忠實或遂諧公不忘建文上不聽  
永樂二年兼詹事上欲諭太子率令詹事往導意太子尤愛  
重公七年巡北京佐太子監國諸王及遠夷奏請請行在所餘悉  
啓太子處分九年與夏公同考滿賜宴勅獎諭十七年父喪歸  
起復詣北京謝遣中官護還京明年從太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殿  
災特勅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公及給事中馬俊巡應天諸郡問  
民疾苦考察陟斥文武吏出太甚者數人還吏部二十年上北征  
還坐東官事與西楊頌繫錦衣衛尋釋獻陵即位首進公少保兼  
尚書文二條歷進少傅少師公等絕德糾繆銀圖書各一論  
曰朕有過舉卿即具疏用此則朕又莫文簡公諍草上特增二語  
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又面諭曰此朕實心未  
幾又製寒忠貞印賜公公重厚不敢專斷每承顧問常持兩端不能  
決西楊謂公過思公應曰事不熟慮恐後有患上笑曰義士所  
言皆是東楊或詆公語聞上上不直東楊公頓首言衆無他即  
左右有讒者願皇上慎察上笑曰吾亦不信偶言及耳宜德

初從征漢庶人軍中進止多從公時議救交趾公及夏公力言 祖  
宗疆土不可棄 上不聽命擇人使交趾公欲薦伏伯安西陽諸夏  
公伯安不可使公當揚前功爭常是時 上允信夏公比召諸大臣  
入議公薦伯安 上顧原吉云何對曰不可公曰伯安有口才羣臣  
不及 上又顧問士奇云何對曰伯安有微行無學識遣使必辱國  
上從二人言不遣伯安公亦不以二人爲異已宣德三年秋從巡邊  
還 上顧蹇少師老不煩煩以事救曰卿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  
統尤資贊輔今春秋高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待賢唯師保官寅亮  
爲職可輟吏部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  
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明年夏郭進代公尚書又賜公  
忠厚寬弘銀章一七年秋令有司治公第八年一品九年賜宴禮部  
總編書 卷八

公生日賜鈔萬馬一 裕陵即位日公齋宿得疾越五日卒年七十  
三贈太師諡忠定公孝友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  
屋事六朝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  
人在吏部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縱公子英奎皆尚寶司丞  
長陵即位之歲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吏部尚書四人公及郭公  
兩王公而何公協佐者不與焉自後至正德終五十四年凡更十八  
人而尹公最久十四年

太師夏忠靖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原吉字維詰湘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  
尚書郁新奇之與尚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公會劾諸司忌事者  
上曰有之新請必罪 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

奏果人教尚書者意中公 上問新爲誰對曰堂後書算生教臣臣  
愚過聽萬死 上下書算生獄劉郎中又奏公專尚書極言前事實  
原吉教尚書 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原吉耶劉郎中與  
書算生皆棄市建文即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克採訪使巡福  
建未幾移鎮贛州靖難後轉左或言公建文用人不宜大用 上  
曰原吉忠子 太祖以故忠子建文又豈不朕忠耶逾月進尚書永  
樂元年吳浙大水公行視水遣僉都御史俞吉賜公水利集累遣侍  
郎李文郁大理少卿袁復陝西叅政宋性佐公公言浙西諸郡蘇松  
最居下流常湖嘉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五百里納杭湖  
宣歙諸山水注激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漚流漲溢傷害苗稼  
拯治之法宜浚吳松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  
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  
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  
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阻莖蘆叢  
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灑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  
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  
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  
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  
卽疏浚旁有范家濱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  
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  
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 上從之役夫凡  
十餘萬公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歲饑奏發粟三十萬石賑

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洩農田大利召還部時賞功封建征夷  
下番營北京貴德萬計皆取辦于公從上北巡兼掌行在吏部  
部都察院事八年上北征輔太子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  
諭曰朕以房玄齡視卿公旦入朝獨近虞前泰決機務朝退即官御  
史環請事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駕還處還京尋令侍太子周  
行鄉落取蠶桑進太子曰願殿下味此九年滿考宴便殿諭廷臣  
曰原吉高皇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修  
國史十一年扈北巡侍太子居上營後十四年侍太子還南  
京十五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官殿成命召太子太子于南京十  
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九峻  
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遷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上

卷八

四

跪言官大臣午門難遷都利害都御史陳瑛罵言官曰面書生不知  
大計上令左右問眾議云何公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  
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死罪再問對如初上說盡釋言  
官大臣上御便殿關門每召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恟恟若  
無預者交趾平上問陞賞孰便對曰資費於一時有限陞費于後  
日無窮上從之法王來朝上欲郊勞公以爲不可法王見便殿  
命公拜又不肯拜上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過侍郎楊勉之遠矣十  
九年上議征虜公力諫上怒繫囚官監籍其家竟北征阿魯台  
及兀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  
曰原吉愛我上計至太子太子公緊所呼公哭曰楊榮至父皇  
賓天矣公伏地哭不能起太子即位復公尸部尚書會母喪終

制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無母我有父乎如卿辭職朕亦不  
當在此不允立太子兼太子少傅尋進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  
故支三俸因辭許辭太子少傅俸洪熙元年冬無雪上作憂民吟  
授公和賜田五頃建第南京李時勉廷諍激上大怒言時勉當朝  
辱朕公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  
太子去南京上崩昭皇后命公急迎太子太子將至羣臣  
郊迎后留公佐襄王居守太子既即位時時客客公或袖小帖  
付公公亦時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唐入反指公徵赦租爲奸臣首  
上夜召諸大臣議公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爲兵端  
耳命坐肩左右密議東陽百勸親征上難之顧公對曰往事可鑒  
臣見所遣將諸臣兵事輒泣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  
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上意遂決師臨城唐人猶令人繞城罵  
公三年賜範金銀印曰含弘貞靖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從巡邊還  
上令公老勅較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召郭資代公是冬從閱  
武郊外公生日上繪壽星圖爲詩賜公五年春卒贈太師謚忠靖  
復其家朝議公宜贈伯西楊不可後三年郭資卒得贈湯陰伯公天  
性寬平耐大體略煩苛以故雖數興大役供餉贍給而民不釋墜人  
無識不識皆謂公君子長者呂震嘗上前短公柔奸震爲子求官  
上問公公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公公力薦瑄才總漕運  
周忱爲長史或薦爲郡守公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陞侍郎巡撫  
當是時蹇夏齊名蹇公簡重夏公弘裕外兼臺省內參館閣三十年  
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焉公監修太祖成祖仁宗三朝

卷八

五

實錄 太祖實錄凡三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中李景隆監修  
再公監修解學士表公治水東南有功吳人尸祝之止統開勢家奪  
水利溝防盡壞周文襄公治之幾十餘年又壞景泰中李偉即敏治  
之弘治中又壞徐侍郎貫又治之正德末又壞李尚書克嗣又治之

太保黃忠宣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福字如錫昌邑人鄉貢士為項城主簿改清源有惠政遷金吾  
前衛知事陞龍江衛經歷洪武中上書論大計上奇公三十一年  
四月超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後李景隆指公為齊黃黨公厲聲言臣  
罪固應死但日為奸黨則臣心未服上不問復其官尋轉左逾月  
陞尚書永樂三年都御史陳瑛劾公不恤工匠改北京刑部尚書四  
年征交趾公及大理卿陳洽轉軍餉既郡縣交趾公以尚書兼掌布

續藏書 卷八 六

按二司事公視民如子勞來安輯躬勩不倦又戒郡邑吏專意撫字  
日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並宜寬簡中朝士遷謫至者咸見  
溫恤問疾周貧禮賢雪罪兵民感悅史鑾欣附中官馬騏情恩肆虐  
誣公以異志上曰此君子不容于小人也也不問獻陵即位召還  
日卿老成人久勞于外朕亟欲見卿公在交趾凡十九年及還交人  
扶攜走送號泣不忍別宣德九年驍激交趾反特治以兵部尚書代  
公累奏乞公還撫交人會公持節出封親藩即日召還勅曰卿遺愛  
在交交人思卿卿強為朕再行昔先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朕亦  
不欲遠卿顧遐方新附終始勞卿安輯以工部尚書兼詹事出領交  
趾藩臬事比至卿總兵敗死公亦被賊執賊驚下拜曰公不北歸  
曹不至此饋白金餼糧肩輿衛送出境至龍州公盡取賊遺歸官還

京為行在工部尚書四年與平江伯計潛事五年公請於濟寧以北  
衛輝真定以南近河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省漕粟下行在戶  
兵部議郭資奏本言緣河屯田使事竟不行七年上宣中覽公言  
潛事便宜喜公有經略出共章示西陽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  
中誰能對曰福受知 太祖最先大用今六卿中誰及福者永樂初  
建北京行部命之緩輟制察及得交趾命總藩憲安新附具有威鎮  
才德兼備有人臣體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座公堂理政事享  
安佚出入輿馬騎從揚揚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  
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西陽曰南京  
根本重地先帝以儲宮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可  
倚上曰然明且遂命吏部改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

續藏書 卷八 七

裕陵即位加少保參贊機務留都有文臣參贊機務自公始公每事  
先籌定付襄城伯襄城伯亦敬信公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  
一語或以為言公曰汝見守備何嘗一事錯時以公議復設提學憲  
臣正統五年卒成化初贈太保諡忠宣公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  
士大夫毋論識不識皆知其為君子斥奸闢諛無所顧忌憂國忘家  
老而彌篤休賜分贈族姻屬續之日室無有終

少師金忠襄公

公名忠鄆人少慷慨負義氣兄成通州公省兄會靖難兵起公布衣  
田冠上謁典儀云浙東奇士金忠願見殿下說共事及中朝動靜得  
召見言殿下太平皇帝小人耕江海間及來往齊魯道上聞殿下賢  
譽服人心久矣茲舉六事人材為急成祖說立授署紀善月侍帷

雖實理戎務，尋陞署長史。已為直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二年，召入兵部為尚書，公博覽史籍，議論河懸儲位未定。上密問公歷數古昔適孽故事，對上喜，賜公大鏹。又曰：「詹事官端汝以尚書兼詹事，幸善調護佐。」太子公侍監國時，時勸起孝敬，篤友愛，小心敬慎，無失禮，毀譽禍福聽諸天，或諧諂廷臣及宮寮過者，上密令公察審。公退，每數日頓首，再三為白，無是事，願陛下寬齊。上或不喜，即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踪跡，即如人言，臣甘連坐，以故諸所獲全者多人，亦不知也。公每導人寬愛，無為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為已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俸賜有餘，周賑鄉族。」太子即位，念公贈少師，諡忠襄。

少保陳師愍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續藏書

卷八

八

公名洽，武進人，謹敏有才識。洪武中，薦布衣善書，授兵科給事中，憂去。建文中，起復文選郎中，靖難後，陞右侍郎轉左，改大理卿，討交趾，出參軍，兼給餉，交趾平，覈將士功罪，建授土官，經理兵食，分守隘塞，皆中節。適陞吏部左侍郎，是時黃尚書兼掌布按兩司事，洪熙元年，召黃尚書還，公代兼兩司，仍參軍事。未幾，內官馬騏苛飲暴橫，交人再叛，交州城賊去，王通復引兵渡河擊賊，戰寧橋，公言：「賊狡大，伏誘我，不可出，通不聽。」遇賊，公奮身力戰，不支，被賊執，不屈罵賊死。事聞，上曰：「大臣以忠殉國，一代幾人？」贈少保，諡節愍，官其子撫刑科給事中。時交趾布政使戈謙上言：「乞褒死節，贈都指揮李任都督同知，指揮使顧福、劉順、徐騏，皆都指揮同知，指揮僉事劉安、指揮同知，正千戶蔡順、指揮僉事，副千戶桂勝、正千戶，知府諒江、劉子輔等。」

續藏書

卷八

九

山功先，布政司參政，改平知州。何忠府同知，內官馬智太監並復其家，交趾獲都督蔡福，福至昌江城，呼任等降，任罵福叛君威，向曉不，如與福等，且守且戰，前後三十餘戰，輒破賊，賊益怨。景泰元年，月，糧盡，眾困，賊雲梯登城，奪其門，任復率死士三戰三敗賊，賊擁兵象大進，不能支，任福皆自刎死，智順自縊死，城中人不肯降者數千人，輔廬陵人，以太學生為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用法公平，不見喜怒。巡浙江，有風裁，陞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守諒江，撫民如子，民亦愛戴。子輔，賊攻城，勢猖獗，勿郡縣皆陷，子輔獨死守，援久不至，食盡，城破，城中兵民盡鬪死，不肯降。子輔曰：「郡亡我亡，義不汚賊，自縊死。」一子一妾皆先死。何忠江陵人，進士為御史，持正，永樂十九年三殿災，言事出知政平州，明敏有吏才，居州廉慈，忠計事上藩司，會寧橋軍敗，賊乘勝逼城，城山侯詭與賊和，且請赦，朝廷賊遣酋陳滑老表謝，侯令忠勝同滑老行，請益兵征勦，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賊拘忠等欲降之，忠不聽，刀鋸臨忠，不降，且鋸忠，益大罵賊，賊不屈，忠父子及勝同日死。騏與顧守立溫，賊攻城，糧盡，猶率罷卒固守，城陷，無一人降者，賊屠城，騏顧皆自縊死，易先湘陰人，園子生，為知府諒山，有善政，任滿當還，交人乞留，進三品祿，留諒山城陷，自縊死。劉安征交趾有功，留官交趾前衛守備，又安將還保東關，至富良江，遇賊被執，安密與眾謀，俟討賊兵至，內應，千戶包宜以告賊，賊將殺安，安與指揮陳麟奮起，奪賊刀殺數人，自刎，都督蔡福都指揮朱廣薛聚千戶指揮僉事千戶李忠皆伏誅。福鎮守又安，不與賊戰，率廣等降賊，又教賊造攻具，破關東，時有官軍九千餘人發憤，欲劫焚

賊營又遣百戶年英告賊，賊盡殺九千餘人，遂攻破昌江等城。又輒至各城說降，至清化知州羅通、馬福反賊，宣德三年，祭神歸廟等京師，盡棄市，籍其家。又有侯保為交趾左右叅政，討賊力戰死，景陵即位，贈二人左右布政使。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

事建文帝

長陵

景陵

公名漢，字源潔，武進人。建文二年進士，為兵科給事中。永樂元年，陞都給事中，戶科。時傳建文崩，或云遜去，諸舊臣多從建文去者。上益疑，遣公巡天下，名訪張儼、倪、又發頒書，偏行郡縣，察人心。時又傳建文在滇南，公以故在楚湖南，最久。十四年，內艱，起為禮部右侍郎。明年巡江浙，二十一年巡均襄，還朝。會上駐宣府，公馳夜上謁，上已就寢，聞公至，被衣急起，召入，勞公賜坐，與語，公言不足慮也。先

卷八

十一

公未至，傳言建文遁海去，上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上疑始釋。太子監國，藩王謀奪適，遣飛語上，命公往察。密疏聞，公具述監國七事，言太子誠敬孝謹，無他。太子即位，轉太子賓客，兼祭酒。南京未幾，閱宮中密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公忠懷朕不及知也。俄崩。景陵即位，復召為侍郎，禮部兼太子賓客。會公來朝，留行在禮部。宣德元年進尚書，二年賜第給閣，三年賜文恭世家清和恭靖二銀章，是秋扈駕出會州。明年夏，再扈巡邊，沒常家。人田宅盡賜公，尋兼詹事。六年兼領行在戶部事，公有才猷，深厚不洩，禮典才賦，經畫有章。景陵嘗曲宴公及西楊廷夏曰：海內無虞，四卿力也。裕陵即位，益禮敬公。元年失行在禮部印，自劾，上不問，改給行禮部印。又洪武時，洪武二十四年北征，留守京師，廷議迎

上皇時，王文厲色曰：孰謂勝可和，彼不索金帛，且索土地，憂方大。眾相顧不敢言，于少保徐曰：防變方略，我與總戎黃忠、賈忠、賴公、有定執，竟上奉迎儀注。景泰元年，楊善使虜，諉言上皇蒙塵已久，宜附善等進，上服食不報，又請明年正旦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二年災異乞歸，不允。三年以太子太傅加少傅，懷獻太子立，進兼太子太師，是年十一月已巳，上皇萬壽節，公乞令百官拜賀于延安門，不許。六月疾作，又明年上皇復位，力疾入一見，請老去，遣子長寧來謝。上念公疏屢請，令百官朝廷安門，授長寧官錦衣世鎮撫，卒年八十九。謚忠安，公平易寬和，立朝幾六十年，十知禮部貢舉。

李贊曰：胡忠安之忠大矣，當永樂在位之二十一年也，猶未放心于建文之遜去，而所托腹心之臣惟忠安一人，孰知忠安一日在

卷八

十一

湖湘，則建文一日得安穩於滇粵諸山寺，和留一建文固無損於事，永樂之忠而反足以結文皇之寵完君父叔侄之倫，今觀公之告文皇，直言其無足慮而已，嗚呼！誠哉其無足慮也。公豈欺文皇者哉？上疑始釋，建文無恙，吾故以謂胡忠安之忠大矣。說海口天順初，公年八十二，以疾乞休，其弟克恭克寧克誠並年踰七十，蒼顏白髮，燕樂一堂，遂扁其堂曰壽憶。又曰：公初生時，髮白如絲，彌月方黑，是夕母夢一僧持花入室，覺而生公，生數月有異僧至家，索公一見，公見僧而笑，父問之，僧曰：此吾先師天池僧也，先師嘗示夢某甲云：我今已生胡氏家，爾來見我，當以一笑為記，今果然矣。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

事

孝陵

長陵



公名智高，齊人。洪武中，薦為教官，知高郵州。高郵人皆愛公，曰：「知縣長者，陞知寶慶府。寶慶人健悍，又畏敬公，曰：『太守不可犯。』永樂二年，遷東宮官，陞通政，兼右中允。未幾，陞湖廣布政使。三年，入侍，即禮部。十一年，元旦日食，呂尚書請賀如常，公獨爭議不可。上令吏部翰林院擇一老儒侍。太孫明日，太子召問得人未，塞公及西楊薦公。又曰：「人鮮知智者，以故議未決。」太子曰：「吾嘗舉李繼鼎，大誤悔無及。如智誠端士，然老矣。」西楊稱智起家學官，明理守正，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無踰智者。是日午朝，上顧太子問曰：「侍太孫講讀得人未？」太子應曰：「禮部侍郎儀智議尚未決。」上喜曰：「得人得入智，雖老能直言。」元旦日食，智執議免賀，智可用，公寬平嚴正，務持大體，尚忠厚，遇事是非，又輒別白為。太孫陳說，不附會，年八十致仕。

卷八

十三

尚書王文忠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未幾召公及王直入內閣，書機宜奏疏。五年，授修撰，扈上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瀾樂兒海旋師，至威虜，命碎李陵臺驛令牌，沉河中，絕虜爭。上顧公喜曰：「秀才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需爾為用，宜宣力，勿憚勞。」公因言虜遁，幸勿入險窮追。上笑曰：「朕為天下國家，諒秀才直不欲驢武耳。」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有聞，即密奏朕。」又顧內臣曰：「秀才有事見朕，勿阻之。」上駐安平鎮，軍中有怨言，上怒，公言此皆壯士，幸有其過，稍與恩澤，異日得其死力。上亮，立命兵部尚書李慶給餉及輜畜。東宮即位，陞侍講學士，又陞右春

坊大學士，兼教習。明年，乞省歸朝。景陵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名，汝英、曾、自勉五年，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七年，內艱起復。裕陵即位，克史館總裁講官，陞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八年，出理部事，領日講。十一年，引年不允。十三年，陞尚書南京禮部，景泰元年卒。謚文安，改諡文忠。公與修文仁，宣三朝實錄，文章典瞻，尤善草書，頗諒，好規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

續書

卷八

十三

續藏書卷九

靖難功臣

榮國姚恭靖公

功名廣孝長洲人少祝髮為僧里中妙智巷名衍字斯道已又不學佛願好讀兵書尚謀略兼為詩學書嘗遇異人授占術輒為人決仁咎與王賓高啓輩善厚亦與宋濂蘇伯衡來往洪武四年詔取高僧會病免八年詔僧通儒者授以官公試禮部不得官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宗泐薦公時高皇帝封秦晉燕等十王成祖封燕將之北平公乘間請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柔願厚自愛大王試乞臣府中當奉一白帽與王戴蓋王上加白其文皇也成祖已稔知公亦欲得公會高皇后崩上曰王與一名

卷九

僧誦經念佛修齋公名在燕府籍中則大喜至北平居故慶壽寺公每夢與劉秉忠語高帝崩建文即位謀諸大臣齊黃方等逼執伊周齊谷削爵為庶人相獻王自燒殺事且至燕燕王懼世間公曰能卜乎公曰能即以三錢授成祖密視而擲之曰大王卜天子乎王曰咄母妄言公拜曰大王幸賜臣燕亡左右窺聽故敢畢其愚主上請問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隸士伍蓋五王矣大王先帝所最愛也且又仁明英武得士衆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粟米悉雄剽屬郡之材官良家子發甲可三十萬粟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河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為抗禦大王即不南機先發欲高卧得邪旦暮匹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無異也

燕王曰子休矣公曰臣有所與相者袁珙請以決曰與珙來珙至就

傳舍燕王從貌類者十餘人往就珙相曰吾等俱護衛校耳珙獨起指燕王拜燕王手止之稍間命入宮悉屏左右珙俯伏曰大王太平天子也臣遊燕市燕市中諸將相有接則皆以大王故時責燕益急成祖召公入便殿密議或歎息泣下公曰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因問公師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日助者何人曰吾師又數日公曰可矣遂謀召張昺謝貴等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勒衛士攻克九門出祭纛見被髮而旌旗者蔽天成祖顧公曰何神曰衛國言之吾師北方之將玄武也於是成祖即被髮伏劍相應兵初起暴風雨成祖不說公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元吉兵南行公送道旁言江南有方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即不肯降幸勿殺當是時獻

續藏書

卷九

陵居守公及郭資等日夜守禦輯拊兵民南兵再攻城設伏截其後城上呼噪伏發急開門夾擊大敗南兵去又夜縋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遺數十人遠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砲罷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諸柵寨成祖軍中有聞見異事及兵進止輒紙書飛騎問公條答附去並中機適靖難後為左善世復姚姓賜名廣孝立東宮陞太子少師輔太子南京上令公蓄髮丹三終不肯蓄髮嘗賜兩宮人逾月不近亦不辭上乃召還兩宮人永樂二年賑濟蘇湖十六年來朝北京寓慶壽寺病車駕再臨視卒贈少師榮國公謚恭靖上為文神道碑洪熙元年侑享成祖廟庭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寺罷侑享高岱曰袁珙初相成祖年四十鬚長過臍當登大位成祖恐人

知陽以罪遣之行至路河密召入邸於是成祖見其賢及請召張昂首謂曰何如瑛對曰賢則及勝殿下何昂首則賢則不及然時至矣特爲力稍難時有顧士不知何許人亦以姓名伴在侍多不倫然事或奇中成祖獨心異之時召與言多隱語成大事一日見張玉子輔坐背有梁塵拍其背曰如此大應猶不起邪又嘗敬成祖曰城西某所有地貴不可言殿下豈有可葬者乎成祖怪其言不祥曰無之顧曰殿下乳母何在曰死葬葬矣顧曰亟改葬是是富有徵成祖從之今所稱聖夫人墓是也又曰齊黃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爲成祖舊所信任密勸信使執成祖還京師信憂甚不敢言以告母母驚曰不可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無何有勅使趣信信慨然曰何太甚也乃往燕

卷九

三十一

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徑至宮門成祖見其挺身來乃召信入拜於床下成祖佯爲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成祖曰誠疾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乎今朝廷有勅擒殿下殿下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勿諱臣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廣孝至謀事適簷瓦墮地成祖心惡之廣孝曰無異是欲易色耳時有二人突入邸見成祖曰殿下不亟順天應人何猶安坐此成祖叱曰狂夫何來妄言二人曰臣爲布政司吏李亨按察司吏李友直今藩臬諸臣密疏殿下欲謀大事得旨建殿下脫不信疏草在此成祖以藩臬吏恐使來探已者怒逐之二人曰逐出亦死不逐亦死寧死不出乃留匿邸中成祖出其疏草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爲者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又

曰成祖師圍濟南日久百計攻之不下以有鐵鉉守禦故也姚廣孝進劄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舉師還鐵鉉遂與盛庸等合兵進復德州諸郡縣及東昌府北成祖師復還北平姚廣孝曰前固已言之矣師行必克但費兩月昌爲文從兩日此後當全勝也筆記曰燕王南下留太子守北平而廣孝輔焉李景隆吳高平安之師前後數十百萬皆計却之燕王已定京師即帝位首欲封廣孝廣孝固辭爲留髮賜冠服居第室女亦辭乃拜僧錄左善世賜今名遣使於武當山營玄武宮殿楮柱鸞甍悉用黃金是時天下金幾盡又一日上忽顧謂廣孝曰卿若有不豫色然何也曰無之曰吾已知矣母諱廣孝曰臣朝與吏部尚書言歷五階而上言已歷五階而下是以介介耳上曰吾所以欲爵卿也即拜太子少師尋命督修

卷九

四

高皇帝實錄成遣巡撫吳地廣孝有故人王賓者居委巷不妄出入廣孝至吳三往見之皆不可通屏騎從徒步造門賓遙語曰和尚差矣卒不見謁其姊姊亦揮出之然徐視其頂曰幸此尚在後還京師卒年八十五公幼名三歲爲僧名衍爲左善世名廣孝逸史氏曰廣孝協定太計乃循初服棲心玄門終不得以富貴易之奇士哉李卓吾曰即不循初服若李鄴侯亦何妨奇士總不在此也若王賓者笑足言嗚呼公知故人而故人不知公但知公之差而不知公之大也李贊曰公官太子少師推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階侍進榮祿大夫勳柱國追封榮國公諡恭靖加贈少師別號獨菴老人又自謂逃虛子于時年七十五矣偶至燕寓西山極樂寺訪問公遺書遺像甚勤

適有告者曰公自輟配享祀大興隆寺而今燬矣今移公像于西偏甚不稱予齋戒擇日往崇國寺瞻禮見墨蹟宛然儼有生氣俯仰慨慕欲涕者久之以為我國家二百餘年以來休養生息遂至今日士安於飽暖人忘其戰爭皆我成祖文皇帝與姚少師之力也而其可如此苟簡棄置之哉而其可如此苟簡棄置之哉公像其精峭上有題偈乃公親筆若以為古物亦當守為世寶况真儀乎意欲移住崇國寺朝夕瞻拜以致皈依縱在世不久亦愈于空抱遺恨也公有書名道餘錄絕可觀漕河尚書劉東星不知於何處索得之宜再梓行以資道力開出世法眼

孝神遺碑

卷九

五

朕惟商宗得傳嚴之史以佐中興漢高用赤松之流以成大業蓋天之生斯人也豈偶然哉惟我太子少師姚廣孝蘇之長洲人祖菊山父鈔心皆積善母費氏廣孝器宇恢弘性懷冲澹初學佛名道衍潛心內典得其闡奧發揮激昂廣博敷暢波瀾老成太振宗風旁通儒術至諸子百家無不貫穿故其文章閎嚴詩律高簡皆超絕塵世雖名人魁士心服其能每以為為不及也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舉至京師朕皇考太祖高皇帝一見異之命住持慶壽寺事朕藩邸每進見論說勤懇懇懇無非有道之言察其所以堅確有守積純無疵朕亦重之及

皇考賓天而奸臣擅命變更舊章構為禍亂危迫朕躬朕惟

宗社至重匡救之責實有所在廣孝于時識進退存亡之理明安危禍福之機先幾效謀言無不合出入左右帷幄之間裁沃良多內難既平社稷奠安乃召至京師命易今名特授資善大夫太子少師既又賜之

詔命祖考皆追封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如其官朕命儒臣纂修

皇考太祖高皇帝實錄廣孝為監修官躬自校閱克勤所事嘗歸吳中以所賜金帛悉散之宗族鄉人其平生樂善好施天性然也永樂之六年三月來朝北京仍居慶壽寺朕往視之與語極懽至二十八日召諸門人告以去期即欽袂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四朕聞之哀悼不勝輟視朝二日命有司為治喪葬追封榮國公謚恭靖贈以勳流百司官僚暨畿內士庶遠近傾赴肩摩踵接填郭塞衢雖武夫悍卒間巷夫婦莫不贊嘆嗟咨瞻拜敬禮惟恐弗及凡七日儀形如生異香不散卜地西山龍石建塔四月六日發引靈輜飄灑法幢旋繞于以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壞得舍利皆五色其所養深矣六月十一日乃葬墓在房山縣東北四十里嗚呼廣孝德全始終行通神明功存社稷澤被後世若斯人者使其栖栖于草野不遇其時以輔佐興王之運則亦安得播聲光于宇宙垂功名于竹帛哉眷惟耆艾深切念懷乃揚其功德之不可泯者勒之金石以詔來人

湯陰伯郭忠襄公

本

公名資字存性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為戶科庶吉士試主事戶部總部歷改湖廣陝西司為真陞食都御史尚書郁新薦改北平丞

議陞參政不數月進布政使靖難兵起公獻策防禦已而留侍  
陵居守李景隆攻北平晝夜扞備輯睦兵民轉給饋餉靖難後陞戶  
部尚書上曰資朕蕭何也未閱月出掌北平布政司事即建北京  
置行部與雜食並改行部尚書深見信用永樂十九年罷行部復為  
戶部尚書時巡狩營建百廢並興皆公調度獻陵即位立東宮兼  
太子賓客陞太子太師以足疾賜勅給半俸致仕復其家宣德四年  
召公以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免朝奏公益恭慎和寒暑雨必入署視  
事不少休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諡忠襄永樂後文臣贈伯四人金  
純山陽伯吳中在平伯金濂冰陽伯

尚書宋公

公名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太學生為山西按察僉事坐事左遷  
尚書

卷九

七

戶部主事諫戍寧夏建文初薦授陝西僉事辛巳又坐事除刑部員  
外郎靖難後命署禮部事俄陞禮部右侍郎邇月轉左永樂二年尚  
書工部或曰公為陝西布政使召為工部尚書時管北京公取材川  
蜀七年奪憂伐山通道深入險阻時下勅嘉公勞績九年治漕河已  
又入蜀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來朝又入蜀是歲理獄江西十七  
年又入蜀是年病召還京理部事造番舟十九年造黃舟是年又入  
蜀公初治漕河濟寧與侍郎金純都督周長修復會通河置十五關  
盡用濟寧同知潘叔正策役夫三十萬工十旬獨租一百十萬石漢  
黃河故道用侍郎張信圖策與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自祥符魚  
王只至中濬下二十餘里殺水勢河成賞功公第一長以徇私虐人  
不得賞又於寧陽築堤城塢遏汶水盡入漕河用御史許堪策疏獲

河至海豐大古河入凡四百五十七里役夫三千工一旬自是挽漕  
京師罷海運公功最大卒之日家無餘貲洪熙元年呂震言公卹典  
未備與葬祭正德七年始賜祠祀會通河上公剛果質直有經濟才  
馭下稍嚴以故事亦易集純泗洲人洪武中太學生為文選郎中江  
西參政召為刑部侍郎扈駕北征歷禮工刑三部尚書太子賓客所  
治有政績淮泗間治水功最著卒贈山陽伯純寬和有容吏事幹敏  
宣德三年夏暑勅法司疏獄純數會客宴飲言官論純淹囚頌繁錦  
衣獄上念純老臣與致仕去純在刑部獻陵書論純及臺寺劉  
觀虞諫曰法司尚羅織言及國事輒論誹謗甚無謂自今諸告誹謗  
者悉勿治又嘗曰朕或嫉惡過甚處法失中卿等須執正長天長人  
有齊力善騎射從靖難白溝東昌營城戰有功歷官督府治漕河卒  
贈萊陽伯諡忠毅又有蘭芳者夏人讀書通古今洪武中舉孝廉為  
刑部郎官知吉安府有惠政民思之坐事謫為辦事吏從治河濟寧  
復為工部主事永樂十年以公薦陞工部右侍郎清潔無私

河間張忠武王

王名玉字世美祥符人仕元為樞密知院洪武十八年自板來歸二  
十一年從征捕漁海子哈喇哈授濟南衛副千戶以至都指揮同知  
建文即位稍親創親藩成祖舉兵靖難王謀畫為多事可否進止  
衆論未定者王正色數語立決百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鋤強三  
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會馬直起兵  
薊州迎拒王攻之宣率衆出戰執殺宣并執王指揮使是夜急趨遵  
化戒將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為本簡放勇士四鼓登陴開其城

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眾拒戰殺之不傷一人分兵永平  
密雲皆望風輸款從上至灤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漢州  
吾南路宜先擒之上悅立發兵曰汝為先鋒遂攻涿州維縣擒潘  
楊二都督特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二十萬屯真定王自請往觀敵還  
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為上至無極以敵眾我寡欲試  
諸將勇怯召問今兵所向度可必勝否眾未有說王曰今當徑趨真  
定彼眾新集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也上曰善吾倚玉一人足辦吾  
事抵真定接戰炳文大敗獲其左右副將軍李堅審忠及都督顧成  
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二萬復敗陸安侯吳傑軍永平馳報江陰侯  
吳高等以遼東兵圍城急又謀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  
北平城上與王謀東援永平既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王從上

論功

卷九

九

追斬甚眾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免後顧上從之遂  
攻大寧殺其都指揮朱鑑北平報景隆兵圍城急遂旋師王請搗景  
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譟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大敗遁去從  
攻廣昌大同悉下謀報景隆收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貴神速  
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上命王率眾馳駐河上三日  
景隆兵至王以騎兵接戰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  
圍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洲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上數匝衝擊得出王不知上所在  
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竟被劍殺年五十八上哭既旋  
師諸將侍諄及東昌事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  
際失王令吾寢不帖席食不下咽耳賈誼才已諸將皆泣上卽位

論功領侍臣曰王才併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蚤歿贈奉天靖  
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公諡忠顯仁  
宗在春宮數與侍臣言王識見謀略卓然老成非諸將所及且端方  
有匡直之益洪熙元年加封河間王改諡忠武侑享成祖廟庭子  
輔別有傳

東平朱武烈王

王名能字士弘懷遠人父亮國初功世燕山護衛正千戶王嗣官  
成祖藩邸建文元年起兵靖難王及河間王首議縛三司奪九門既  
引兵東攻薊州敗都指揮馬宣兵拔薊州度石門又拔遵化襲破大  
寧還兵破雄縣漢州擒都督楊松長驅至真定敗長興侯耿炳文再  
戰滹沱河王躍馬大呼突陣敗炳文兵還鄭村壩敗九門兵又敗平

蹟載書

卷九

十

安兵白溝河二年攻濟南追戰敗鐔山下戰東昌盛庸鉉力戰圍  
上數匝平安兵又至圍益急王率周長等兵合胡騎奮戰上潰圍  
東北角出還營王在諸將中最年少善戰河間王善謀戰歿東昌軍  
事一諮王是年歷陞都指揮同知三年收合諸軍將薛祿等進戰夾  
河擒都指揮張安夾河之戰譚淵死靖難兵窮得王至再戰勝軍聲  
復振敗盛庸兵藁城三戰三敗之遂率王典陳亨諸將攻真定王先  
鋒衝庸中堅殺幾萬人擒都督顧成出奇兵截南兵哨騎連戰順德  
大名彰德衛輝皆有功戰西嘉山破定州十月戰義南兵大潰是年  
陞都督僉事四年克東阿進攻東平殺判官鄭華盡破汶上諸寨至  
小河王直戰死平安兵大捷靖難諸將議旋師王獨按劍奮罵諸將  
曰漢高祖十戰九敗終有四海今舉事速捷小挫輒歸更能北面事

人耶諸將皆大不忠當斬衆遂定 上引兵南下大戰大店又戰小河橋又大戰齊眉山連捷盛庸平安等合兵六十萬依童山爲陣王率李遠等設奇四面進攻大敗平安等銀牌軍都督陳暉來援安又敗暉擒平安等三十人降十萬衆六月渡江進屯金川門夜漏下五刻門開定京城建文四年封成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永樂四年兄征夷將軍率二十五將軍討安南加祿千石至龍州卒能身長八尺沉毅驍果善拊士卒被服常依儒生追封東平王謚武烈侯享 成祖廟庭

定興張忠烈王

王名輔河間忠武王子也靖難功歷歷指揮同知辛巳嗣父都指揮同知統父兵戰夾河藥城彰德豐璧有功壬午九月封信安伯食祿

卷九

十一

一千石與世券永樂三年以父功進新城世侯加祿三百石四年兄征夷右副將軍佐成國公討交趾成國公卒軍中進王大將統二十五將軍兵八十萬入賊境賊沿江列柵六七百里水陸拒守我師至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邦城進攻破交州乘勝引兵感清化覆其巢穴降夷民十餘萬季犛遁入海屯兵賊子關賊襲我逆擊敗之五年督舟師進攻斬馘數萬追至奇羅海口擒季犛并其二子蒼澄交南平得郡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二萬上議復古郡縣置交趾都布按三司六年進封英國公食祿三千石是年交賊簡定又反王率師二十萬討之七年獲簡定召還京八年交賊陳李橫又反稱復陳氏王又出討之賊走海洋據險荷花口王率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我王偵知今先驅日羣象來衝一矢落象奴丹矢被象

鼻象奔還自川踪大軍乘之賊敗十二年縛季橫十三年詔王鎮守蓋平餘寇十四年召還京二十年從 上北征胡二十三年冊王女爲貴妃洪熙元年加太師改王從兄兵部右侍郎信爲錦衣世指揮同知宣德元年漢王謀反審遣人通王王母賢令王縛見 上得早寬從 上親征加祿歲三百石顧佐爲都御史請保全功臣王辭去權時時與蹇夏三楊諸大臣侍 上左右備顧問正統十四年從駕出土木敗績王歿景泰元年贈定興王謚忠烈王三征交趾皆與沐晟偕王功爲多王器宇雄壯顧盼有威不妄言笑歷事昭章膺具重王

李贊曰使定興輔不還京師得以沐黔寧長守交趾以至正統十四年乃卒則安南豈有先定興輔而陷沒者哉等死耳不死于交趾以爲忠而死于土木以爲不忠悲夫

卷九

十二

鄧國薛忠武公

公名祿膠人也起卒伍從靖難奪九門東攻劄南破雄漠圍真定擒驍馬李堅東援永平藥大寧旋師解北平圍大戰白溝河又戰夾河濟沱河先登有功單橋之戰馬蹶被擒奮脫縛拔刀斬守兵數人復上馬去再戰大敗平安軍轉戰淮上有功陞督府僉事從北征胡有功進右軍都督訓練幼軍董建官殿永樂十一年封陽武侯食祿千一百石又再出征胡 獻陵即位巡北邊戰虜大松嶺斬獲功多遣鴻臚卿卽軍中勞賞與世券加祿五百石洪熙元年充鎮朔大將軍巡邊 景陵討高煦以公宿將忠謹充先鋒圍樂安城擒高煦留鎮樂安明年從 上巡邊出舍州戰敗虜塞下留鎮朔州永平復兄鎮



朔大將軍護軍餉開平又出巡邊戰虜鳳凰嶺斬其酋收犂畜數萬  
加大保條上邊事城赤城永寧獨石疾作召還卒贈鄭國公諡忠武  
公有勇略謀定後戰以故戰必勝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又潔廉善撫  
健兒同甘苦人樂為效力靖難諸將推河間東平二王及公三人為  
長

鄭國張秉信公 事 長陵

張信臨淮人父與開國功為永寧指揮僉事信嗣官紫江草塘功陞  
都指揮僉事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即位疑北平大臣薦信有謀略調  
北平都司受密勅令與謝貴張昂合力盡縛藩府人信日夕憂懼母  
怪而問之信跪對曰兒統兵邊陲焉能無憂母曰汝非此憂其語我  
故信屏左右對曰密旨欲得親王奈何母大驚曰不可汝父每言王

續藏書

卷九

十三

氣伯燕汝無妄為禍家族信益憂懼未幾勅促信益急信慨然起曰  
何忍已甚至此三造燕邸文皇辭不見乃乘婦人輿求見文皇  
召入拜床下時文皇稱風病不能言久矣信頓首曰殿下無恙即  
有恙當急諭臣文皇曰余誠病且困待死爾信復曰殿下不以情  
語臣朝廷密勅信執殿下意果無他幸從臣歸命京師即有意  
宜告臣文皇見信稱臣又意甚誠惻泣下告信密謀立召姚廣孝  
朱能張玉定計奪九門信遂從靖難兵戰大寧真定鄭村壩還軍攻  
九門營西克大同轉戰夾河蒙城渡淮破盛庸兵入金川門陞都督  
僉事再封隆平侯食祿一千石與恭世伯文皇時時呼信為恩張  
凡召太子北京察藩王勅靜諸密要事皆命信永樂二十年征胡  
功加少師洪熙元年與世侯券支兩條子鏞自立功為指揮僉事先

卒鏞子淳嗣官正統七年信卒贈鄭國公諡襄僖以指揮僉事嗣  
庶子子福嗣侯無子弟祐嗣侯卒無子弟祿正德三年嗣侯卒子偉  
優給十二年嗣侯

廣寧侯劉忠武公 事 長陵

劉榮宿遷人為總旗從靖難立功夾河藁城肥河陞督府僉事出塞  
討馬哈木阿魯台進左都督充總兵守遼東改名江當是時倭寇數  
入永樂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傳烽至公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埭  
明日倭數千人分乘二十艘直搗馬雄島圍望海埭榮發伏出戰遣  
奇兵伏山下斷其歸路倭奔入櫻桃園公合圍斬首七百四十二捕  
生八百五十七自是倭大創迄今不敢犯遼東召封廣寧伯食祿千  
二百石與世侯復各榮遷鎮十八年卒贈侯諡忠武子滿嗣卒無子  
續藏書 卷九 十四

續藏書

卷九

十四

弟安嗣正統十四年從征降都督同知景泰中守大同詔復伯爵時  
上皇至大同安邀郭登出見郭曰虜不可測吾二人者守土為職脫  
有變奈社稷何環甲登城北面拜曰臣義與城存亡安竟出見命進  
侯從上皇入京言官葉盛劾安落侯復為伯天順元年進封侯加  
祿六百石與世侯券成化七年卒贈嶧國公諡忠僖

續藏書卷十

史閣敘述

夫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此雖一時告定公語，而千萬世君道臣道不越矣。君之難，難於得臣；臣之難，難於得君。故夫子他日曰：爲天下得人難。此言君之所以難也。又曰：獲於上有道，此言臣之所以難也。君知其難，則自能旁搜博采，若我太祖高皇帝然，唯務得人而後已。臣知獲上之不易，則自然其難其慎。若我中山徐武寧，然務委曲承順，以求合吾識主之初心，則難者不難，不易者自易。此必至之理。問學之實，非若世之務爲容悅，以賊害其君者之比也。我國家不設丞相，蓋實慮得臣之難耳。是故汪胡誅夷，善長亦死，然而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手足肱肱，相持成體，無一時可少者，是以文皇帝

續藏書

卷十

十一

復設內閣，而解大紳首當內閣之選焉。解之天才，非但一時傑出，卽先後閣臣亦當推讓之矣。所謂以至聖之主，獲至賢之佐，其不易爲何如者，而老成若善長，死才若解大紳亦死，然則吾天子爲君難，爲臣不易之語，遂成真難，而真不易邪？蓋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上九居艮止之地，處艮山之高，當外卦之上，正王侯之有事者，乃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尚爲事焉，是止也。而下之人，又卑巽寬裕，以成之，致盡美矣。疑哉，若我二祖，乃萬世大有作爲之君，不肯苟止于上，二臣又萬世不諂之臣，不肯卑巽于下，固宜其若合符契，若簫韶奏而鳳凰鳴也。奚爲而卒不相入也？蓋觀疊上九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夫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尚爲事，是疊也。爲子者反謂其志可則，而切切焉用譽以異入之，故夫子又于六五之象復提掇

而申明之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夫爲人子者，既能用譽以承父之德，則父子之情，大通無間，因而照舊幹理，使百執事各司其事，先甲後甲，符合天行，而家事治矣。爲父者，喜其子之以我爲有德也，自然與子同心，而無阻隔不通之情。爲子者，樂其父之能自優游舒泰也，自然於父情意相通，而又安有盡壞不治之事？正所謂有子考无咎者也。何必以不事事爲父過邪？若必以不事事爲父過，則人亦何貴於有子？若以不事王侯之事爲父德，則又何患乎父子之不通？疊事之不治，故曰：疊元亨而天下治也。元亨者，大通也。利涉者，有事也。有事則治而不疊矣。夫上不事事，子猶以爲德，而將順之，况勤於有事，若我太祖皇帝之爲君，可日夜求過，進無益之庖，西萬言以事抵觸，若解大紳等邪？吾以爲當此之時，正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不可不知自揣者。從容其間，以需顧問，縱有所陳，直推尊而表揚之曰：是唯我后之德焉，更不必索忠諫之美名，而欲以憂危其主也。何也？履虎尾者，必使不至於啞人，而後亨，而世實未有履虎而不啞者，或者大紳亦未之思，而遽易焉以履其後乎？此實背尚書大易之訓，雖死何辭也。籍於高皇，僅免一啞，至文皇終不得脫矣。夫大紳文學之選也，所謂多讀書識義理之人也，乃易與尚書反束而不讀，何邪？非不讀也，讀之而不知其義也。所謂不識字之人是也。夫以千載不易得之君臣，一旦得之，又以不識字之故，反失之，不誠可慨邪？二百餘年，若劉忠宣之事，秦陵李文正之當，正德可稱不易之臣矣。若楊新都者，雖能委曲於彬忠用事之朝，而不能致身以事達禮之主，天資近道，而不知學，是最爲可惜之人。夫學，何學也？學然後知

續藏書

卷十

十一

為臣之不易也故曰人不學不知道常人猶不可不學不學則不知道而況於事君之道而又況於內閣史臣之道之尤不易者邪是故謹備述之

歲萬曆辛丑李贊書于燕山馬誠所讀易精舍

史閣款語

劉東星曰歲辛丑夏李卓吾同馬誠所侍御讀書山中余屢遣迎不至謂余宦邸非遨遊之地宦署非讀書之場是以余為不讀書也然余雖不讀書余有祿俸可以養老不必皆伯夷所樹也且余雖曰仕宦而清素未脫寒酸氣習當與馬侍御等何必分別太過乎且聞其病以好著述故病也老人甚不宜病可奈何所著何書指示我於是得史閣二十四篇以歸其所敘述專以為臣不易一語更端言之極

續藏書

卷十

三

蓋余因戲答之曰今人正坐不易一語急緩了國家大事使世界無所倚托今何為出此言也動步不敢見勇往直前者則指為輕進動口不敢見開口見瞻者則指為干名若皆慎重不易則斯世何賴朝廷何賴卓吾子勃然作曰我為上上人說法不為此等人說法此等人乃世間患得失之人賢者耻之豈吾所說邪我為世間賢人多是如此必欲進之于大聖人之域文王孔子之歸蓋必如此然後能濟事然後能有益于君此實載在尚書著在周易特無人提動不省耳公看斯世誰不願為文王孔子大聖人者予聞之赧然愧遂即梓行以希告天下賢士大夫仁人君子使知其為臣之不易蓋如此云時夏至後十日稽山主人書于任城南池

內閣輔臣

左春坊大學士解公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會試禮部第七廷試第三甲縉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亦同登第太祖授綸禮部祠祭主事縉與金華皆中庶吉士一日幸大庖西諭縉曰爾試舉今政所宜施行者縉上封事萬言及太平十策上喜稱奇才兵部尚書沈潛忌之縉乞改官乃官御史李善長死縉言善長出萬死佐上得天下為勲臣第一可謂極富貴矣奈何希望不測以佐胡惟庸哉且殺大臣以應星象非天意今已失刑而臣懇惻為言願戒來者縉又為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寬為詹徽所嫉又為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切齒恨之既時時敢直言上乃召縉父謂曰大器晚成若其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論縉曰而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大用汝未晚也八年上崩縉奔喪被劾謫河州衛吏建文初詔入為翰林待詔靖難後成祖召縉及黃淮傅頤問遂入內閣辦事尋復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等陞縉侍讀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縉始也時儲位未定召縉密議縉言立嫡以長又言好聖孫上遂立世子為皇太子封高煦漢王陞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漢王由是怨縉未幾用兵交趾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又謂不宜過寵漢王上怒乃出縉廣西叅議李至剛奏縉怨望改交趾八年上北征縉入奏事不見上見東官而還漢王乘隙諸縉遂徵下獄三年死獄中死年四十七縉喜引拔士類人有善稱之不吝口當時變夏黃陳之用縉密贊居多文皇嘗與論羣臣御書褒義等十人命各疏其下

續藏書

卷十

四

仁宗後出所評示楊士奇曰人謂縉士縉非任士也官其子祿期爲中書舍人

大庖西封事萬言畧曰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既無外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又無貨利聲色游畋玩好之欲此皆遠過於漢宋又何遜讓於唐虞唯願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雖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刑也寧失於不經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立國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無變之法無一日無無過之人良由誠信有間用刑太繁也臣見陛下好觀說死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切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學不純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派識陋繩集一時兇園寒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又云

卷十

五

陛下奉奉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幸幸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衆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鉤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助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赦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益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管救甚難而多得禍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其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瞍而咸步於朝省驟歷清華惟俚歸悍闕耳

下愚者朝捐刀鐮暮擁冠裳左棄篋笈右綰符章別履之賤哀緒幾我負販之庸與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豈悅愉有德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序鄉學之規互印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家神惟誤妄恍惚無不洞瞞其謬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罕我本於偽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蹈其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何取夫節義哉

吾學編云初成祖寵信公手書倚任大臣十人義等名授公十人者皆與公厚善公具實封以對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元吉有德有量不逮小人劉嵩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

卷十

六

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寅簿書之示驅僮之心奏上成祖以示東宮曰至剛朕已洞燭餘徐驗之東宮問縉建文君所用之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事已往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

楊東里云公仕前後不十歲爲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爲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煖平生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盡意爲之爲於舊故及名賢世家後裔而襟宇濶略不屑意細故表裏洞達絕無崖岸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故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獨不畏疆禦承運庫官張與侍寵而橫嘗嘗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曰

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其文雄勁奇古詩豪宕豐贍書小楷精絕行草亦佳

天順日錄云文廟過江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儵解縉楊士奇周是修俱約同死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遺像自為贊繫衣帶縊東廡下後縉為周作傳戲謂其子曰當時若同死誰與爾父作傳邪

畜德錄云解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准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見詩大有所感即命所親信夏元吉迎太子於南京

傳信錄云官闕初成成祖命書門帖縉書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迷大喜厚齋之又云中秋節開宴賞月而月為濃雲所掩上命

附錄書

卷十

七

縉賦詩續作風落梅一闕其辭曰嫦娥面今夜圓垂簾不着臣見拈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上覽僅甚賜飲至東白

開學記云高皇帝網羅英俊智屈羣策當時翊運元臣親如善長

賈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瀛如觀如素雷寔所擊罔不震懼縉以

一少年上庖西萬言批鱗逆心罔所忌諱而聖度優容令其進學

才難之歎猶可想見規模真宏遠矣召旋河隴踐歷清華密贊建儲

有故老舊臣所不及知卒罹於讒莫之敢言悲夫

瑣錄云成祖渡江周是修與胡儵等自有約既而解令規胡見

胡如廁回問家人餞猪否解笑曰一猪尚不捨肯捨性命又云文華

寶鑑成上諭縉曰皇考訓太子嘗承經傳語言為昭鑑錄朕此

書稍加充廣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萬世之法能守此足

為賢君矣

為賢君矣

少保黃文簡公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丁丑舉二甲進士授中書舍人壬午靖難師過江淮同百官歸順文皇簡入內閣授翰林院編修進侍讀三月欲立東官淮對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上意遂決冊立仁宗為皇太子命淮為庶子兼侍讀五年遷右春坊大學士輔導皇太子保七年巡狩北京命蹇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諭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也八年親征胡虜道長涉妖人李法良作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之漢王言彬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矣貴神速宜亟遣以掩不備既而法良就擒漢王愈忌淮九年阿魯台來降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

附錄書

卷十

八

縉曰北虜狼子野心離其黨則易制併其一則難圖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處平地所見唯目前耳十一年再

命留守南京陞翰林院學士十二年漢王隨侍北征日夜窺伺間隙

諸言監國之禍適淮進表行在上大怒逮繫獄中十年仁宗嗣

位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洪熙元年加少保戶部

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夏五月仁宗宴駕皇太子往南京省謁

奉陵未至淮及楊士奇等佐鄭襄二王監國宣德改元八月漢庶人

反上親征命淮留守師旋固請歸田時淮父靜菴年八十有九淮

襄事畢拜恩闕下上留累月賜遊西苑乘有輿登萬歲山賜宴山

麓翌日仍宴餞太液池諭曰明年朕誕辰卿其復來明年如期至龍

錫有加淮家居二十餘載正統十四年卒壽八十二謚文簡

項綴錄曰有謂方正學之誅夷尹昌隆之籍沒許日雲之極刑皆出於文簡祭酒劉益謂文簡好管數同列

縣苛瑣探云文廟嘗選進士二十八人入翰林讀書令大學士解縉督其業時周文襄公忱奏願入選然所選二十八人已足上特嘉獎曰此有志之士許之又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習義獻書以責交簡准專領其事一日謂文簡曰諸生習書如何對曰今翰林有五墨匠陳宗淵不敢儕二十八人之列但日日跪階下臨榻上問卿持所書來否准即出書上問何鄉人對曰越陳剛之後上曰但令與二十八人同習准對此人尚在匠籍須例與飲食給筆劄於是即令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脫匠籍徑入士流矣

殿學記云予觀文貞所載日錄謂准忘胡廣解纒母觀省愆錄乃知

淮之不幸夫一黃淮耳下獄十年家食二十餘年杜門掃軌不問國事者三十餘年而同事七人縉既雄罹廣亦燬天唯文貞秉鈞文敏謀歷淮之蒙訴其可知也

吾學編云初與公並入閣者七人胡儼早休胡廣先卒解纒沒詔獄唯西楊秉鈞最久東楊謀懼最密並總修累朝實錄而公固土十年家食餘二十年蒙詔簡牘君子弗信也禿翁曰此一役是文簡公斷案

### 太子賓客胡公

胡儼字若思南昌縣人以書經中洪武丁卯鄉試第二明年會試中副榜授華亭教諭以內艱去丙子授長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改除干遂著為令建文元年己卯陞桐城知縣四年兵事棘御史大夫練

安薦儼學足達天人之際智足資帷幄之籌下吏部召儼比至京請

難兵渡江矣文皇即位擇翰林官吏部更薦儼上曰儼曉天文宜令欽天監試送翰林供事解纒又薦儼遂授翰林檢討與縉等七人同直內閣尋陞侍讀永樂二年陞左諭德兼侍讀外艱去詔奪情儼持論少懇諸同事人頗不能容乃薦儼學行堪為師表陞國子祭酒上幸太學御彞倫堂賜坐講經俯聽甚悅賜資優厚六年薦修撰吳溥為司業八年上北征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監國洪熙元年春以疾乞休賜璽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儼在國學二十餘年時諸生託故告歸者坐法戍邊賴儼申論得免儼雖出內閣不復預機務然朝廷大制作凡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書皆推總裁正統八年年八十三卒儼自處淡薄衣食

卷十

十

足方荷重臣俱待以師禮嘗典湖廣鄉試取楊溥居首批其所對文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私曲後楊溥歷內閣少保卒為時名臣

天順日錄云胡順菴急流中勇退人也又云儼為祭酒以師道自重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

### 太師楊文貞公

楊士奇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初試吏部尚書統讀其策曰明達勝務有用之才列名第一授王府審理嗣以祖即位遂擢翰林編修尋陞侍讀時方開內閣于東角門內命士奇等七人處其中因論士奇曰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爾但盡心以疑畏二年立皇太

子兼左春坊左中九一日講大學士奇呈講意 上覽畢曰先儒謂  
堯典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矣待講學士王逵講乾九四舉儲  
貳以說 皇太子疑其言問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之說曰與常人  
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嘗曰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  
衆人有衆人用若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  
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五年廣東布政使徐奇朝京師載  
嶺南土產諸物或得其目以進 上閱之無士奇名獨召問士奇對  
曰徐奇自部給事中受命赴廣東曾作詩文以贈其行故有此餽臣  
不與名者以當時臣病未往贈也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且其  
爲物微甚當無他意 上遽命燬其目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告天  
下命士奇視真既稱善即命與諸尚書皆觀兵部尚書劉儁私謂士

卷十

十一

節曰請以有字易自字衆謂二義不相遠且 上既稱善可勿易士  
奇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傳言 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事七  
年車駕巡北京命奏義金忠黃淮與士奇專職輔導 皇太子覽文  
章正宗稱與德秀學術純正閱殿陽修文集喜其奏議懇切因謂士  
奇曰慶慶有君子春坊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 皇太子士奇曰  
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皆言志也 殿下明經講道之  
賦若誤意文字兩漢詔令皆可觀非但文辭高古亦可裨益治道九  
年 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士奇問曰爾輔導東宮日久果何如士奇  
對曰 殿下孝敬無比 上使言其實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開  
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 殿下曰汗即不敢蒞祭左右請遣  
代曰 上以命我可遣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偏體疾遂愈每進御

物皆躬閱封識而後遣行不敢輕任下人 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  
曰從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  
陛下付託 上悅十二年正月旦日食 上問禮部翰林諸臣正旦日  
食百官行賀與否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俟侍郎儀智  
曰同日宜免賀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元正日食前諸  
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謂曰萬一契丹行之恐爲中國羞後有自契  
丹還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之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  
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 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  
發其事獨召士奇問曰昨問義漢府事義對曰不知若朕有未知  
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既知矣言之何害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事  
東宮故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

卷十

十二

不肯行今知將徙都北京雅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唯 陛下  
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爲永世利 上默然起還宮後數  
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以 東  
官力救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通即  
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是冬周王楚王來朝謁 孝陵 上命  
皇太子太孫及諸皇孫陪謁問翰林諸臣拜位士奇對曰二王尊屬  
當分列在前東官稍後居中皇太子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同  
班分列兩傍 上出所書位次與士奇令即遣鴻臚寺寺丞周昇持  
赴陵少頃復命以宸翰上 上遂以與士奇寶藏之 皇太子孫勸學  
好問 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侍講讀士奇義同舉儀智衆以爲  
老士奇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當今廷臣未見其比 上曰智雖老



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正日食宜免賀。朕識之。二十二年八月。成祖北征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仁宗即遣。皇太孫往迎。祥宮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慮趙府為變。因秘未發喪。顧急未有所與。士奇言。上所用東宮圖書。請暫假以行。上即取付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而謂士奇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而興。且曰。朝廷事。卿與義當悉心。吾當重用卿二人。士奇曰。此收人心之一機也。恩之所及。必先危從征行之臣。臣兩人不應先及。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于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做漢制。易吉服。上未答。震退。偏語羣臣。易從吉。士奇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成祖皇帝仍

續藏書

卷十

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上於皇考。可遽即吉乎。震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義。兼取二說。羣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上亦未答。明旦。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唯學士。武臣唯英國公。如。上所服。罷朝。上諭左右大臣曰。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自左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尋陞少保。本年十月一日。大理寺卿虞謙上封事過激。上怒。降謙為大理寺少卿。而以屬吏楊時習為卿。士奇以為不可。即復其官。本年十二月。加少傅。進階榮祿大夫。時天下方面大臣。及郡有司。皆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于上曰。民間馬畜已散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办正官領牲馬。佐二官領牝馬。太僕寺死馬。寺歲課其息。有虧。野與民同。士奇謂不可。慶忿不納。士奇獨奏曰。朝廷選

續藏書

卷十

賢授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于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則必賠償破家產。累子孫朝廷。可負此名于天下後世乎。上許出內批。罷其事。已而不報。明日。士奇又言曰。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而號泣于道。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恐無志於問學矣。此令之失。非小也。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真忘之邪。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爾孤立。恐為眾所傷。不欲以卿言而罷耳。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曰。卿等今可草勒止散馬矣。士奇頓首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已領者如何。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駒。虧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

成卽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召衛綰不起卽位用綰前史臧之上意卽罷治仲成賜士奇米及鈔幣且降勅獎諭二月賜士奇田二頃士奇懇辭上曰卿事朕表裏一誠資益良多卿前辭祿今又辭田何也士奇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分幸少延殘喘得更事陛下二三年獲全歸山林受賜多矣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尚書曰震吳中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士奇進曰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唯陛下容之上猶不憚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士奇又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加罪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只謂朝廷不能容直言耳上惕然曰朕非怒謙乃其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之士奇曰此非臣言能使之論當以璽書開諭上遂命士奇書勅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上以士奇匡輔力多特賜璽書其畧曰朕膺監國之命而卿侍左右屢經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嘉謨嘉猷入告於內期于於治茲以已意創制楊貞一印一枚用藏于家傳之後世唯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唯艱其思保守唯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上嘗論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但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今試卷例綴姓名請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矣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尚書陳山迎見請乘勢移師彰德上問楊榮榮亦力贊上又問義夏原吉吉義依違而已榮隨傳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當有實今以何爲辭榮曰今逆黨已言實與趙謀何謂無辭

士奇曰如此能服人乎乃往見義夏言不可狀義夏曰上今特信榮言不係吾輩可否乃復見榮曰太宗皇帝唯三子今上唯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皇祖之靈榮曰汝不草勅吾當以聞俄復召義夏義夏乃以士奇言白上上於是止然言者猶喋喋乃特召士奇問曰論趙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宗室唯趙於陛下最親上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言示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更得一璽書諭之尤好於是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卽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久之上復召士奇諭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裔表乞立爲陳氏後大臣皆言此黎利之誦當發兵討討或謂與之無名徒爾示弱上召士奇與楊榮榮曰承樂中費數十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士奇曰榮言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數年以來兵民困于交趾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體祖宗之初心保祖宗之赤子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崖前史以爲美何謂示弱臣侍仁宗皇帝久矣聖心每憾此事恐有意外之慮願陛下勿疑上意遂決六年七月日既久上微行至士奇宅士奇叩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自輕上笑曰朕思卿一言故來爾七月二日士奇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公廉端厚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以賍問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誣英廟卽位

陞少師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經筵事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思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只令吏部選除士奇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縣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稱得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一時審察不至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故耳且宣宗臨御之時體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異議多以得人為喜今乃以為不美邪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至天下斗米三錢今謂保官恩出於下夫眾臣舉保吏部審實具名奏請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即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者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為謗語專欲壞壞先帝良法使小人皆得進用伏

疏

卷十

十七

望聖斷只依先帝勅旨施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無可補唯念用人賢否國家治亂所關是以竭誠盡言詔如士奇議六年麓川蠻反太監王振主征討命王驥為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參之士奇贈詩有征蠻忽遠圖之句其後師雖有功實為南方大害八年士奇子稷坐事逮繫給事中廖鼎等御史陳良弼等劾士奇不能教子齊家何以服人事上士奇疏乞致仕上優旨留之九年復賜璽書曰卿歷事祖宗寔唯簡在暨朕繼統啓沃弼贊勞尤多卿子既承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以副倚託士奇感泣積憂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嗚呼功成名遂身退難矣哉然士奇實無可退之義也唯有舉賢以自代耳

三朝聖諭錄云宣宗皇帝嘗奉太皇太后往謁陵士奇與蹇義楊榮等皆從上尊太皇太后命士奇等進見勞問慰勉加以厚賜既數日上諭士奇曰太皇太后為朕言皇考往在官中談卿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其間才學優劣孰能任事不任事皆有評議言蹇重厚小心但多思少斷卿能持正言不避迂意方議事時先帝本不從卿然卒從卿始不敗事士奇對曰此太皇太后之盛德仁宗皇帝之盛德願陛下常奉聖訓

野記云太皇太后召三楊宰相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事未辦者文貞首對三事其一建庶人魯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后曰曆日已革除豈可復用對曰曆行于一世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后領之其二后亦首肯其

疏

卷十

十八

三方孝孺已誅太宗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死乞弛其禁凡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從而傳之

蘇談云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蕪一郡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黑審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皆入啓事悉登臺閣

縣笥瑣探云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今之山林有知名士否對曰東吳有陳繼善為文仁宗召至吏部擬授國子博士上曰此當在禁庭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相識因夏忠靖治水蘇郡得繼文以歸偶見之

菽園雜記云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一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東里問崑山有屈昉永年茫然慙赧而退未幾有詔

舉經明行修之士。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前輩留心人物如此。又云。國初諸司皂隸。主嚮從而已。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蓋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改名曰柴薪銀也。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部。以巨萬計。在京諸司。則皆出畿內。并山東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

殿學記云。予觀沙羨稿。石臺稿。見文貞蚤歲跣跣魁岸。視天下莫已若。及觀國史。暨三朝聖諭錄。乃知管仲之才。優於召忽。魏徵之績。多於王珪。輔亮。東宮保全趙邸。歷事四朝。終始一如。或者乃以周是修之死。子穰之獄。少之則吾不知也。

吾學編云。十二年秋。上北征還。下公錦衣衛領繫。尋宥之。二十年秋。上北征還。又下公錦衣衛領繫。逾旬乃釋。可知監國之不如從

新藏書

卷十

十九

幸審矣。監國之臣。易生嫌隙。又云。洪熙元年。四月。公及蹇夏東楊侍。上問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上慘然曰。天命也。歎息而起。又明日。召公及蹇公論曰。朕監國二十年。謾應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孝仁明。幸得保全。言已而泣。二人亦泣。上曰。即吾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遂賜公楊貞一印。閱月。上崩。又云。宣德三年。上謂朝臣貪濁奈何。公對曰。貪風始自永樂末年。上問何故。對曰。永樂十五六年後。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耳。仁宗嘗諭侍臣曰。諸臣惟吏部侍郎師達廉。東楊曰。當時亦唯方賓有貪名。景陵即位。顧東楊問今日誰最貪。對曰。莫甚劉觀。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觀去誰可代。於是乃以顧佐代觀。又云。上立文華殿。召公。屏左右。言張瑄言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

邊將鎮榮者。士奇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得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扼塞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唯榮耳。臣等皆遠不及。上笑曰。朕初即位。榮數短卿。而非義原吉。卿頗為榮地邪。士奇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又云。裕陵即位。冲年。昭皇后臨朝。獨委任公。公乞屯田。以省漕運。蠲通慎獄。作養生民。嚴數百司。推薦才傑。公卿藩臬。頗稱得人。上又高拱九重。不事巡幸。南北供億。十減三四。奄振上畏。母后下憚公。雖欲侵權。猶自斂戢。七年。昭皇后崩。又明年。公卒。世事遂非。

新藏書

卷十

二十

汲耳。蓋汲汲者。國自存。在今觀學士周敘自南京貽王文端公之言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唯陽敏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為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即能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管絳野乎。

太師楊文敏公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榮。領福建鄉薦。解領。庚辰會試第三。廷對二甲。授翰林。文皇履極。更名榮。簡入內閣。初入閣之臣七人。唯榮最少。最警悟。一日晚。寧夏報被圍。上急召解縉等七人。皆已出。

唯榮赴命。上示以奏報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收榮？曰：不須收。臣嘗奉使至彼，彼賊堅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退矣。但勅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嚴備半夜報至虜圍解，詰旦上以報示榮曰：何料之審也。永樂二年夏四月甲戌立。皇太子陞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四年丙戌二月，得疾，不能造朝。命宦官偕御醫齋用文往視，并賜藥物，且命用文通夕守視。時奏報及榮入謝。上加慰勞，令休息旬餘乃出。五年丁亥夏，奉命往甘肅，規畫軍務。七月回京，奏對稱旨。時盛暑，上命取瓜親割賜榮，勅命休息。六年戊子夏，聞父訃告歸，賜鈔幣，馳傳以往。既襄事，詔奪情起復，抵京未闕月，命榮等輔導。皇長孫賜勅曰：朕嫡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金相，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續藏書。卷十 主十

志寧朕嘗試以事，輒能裁決，然宏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宜協心同志，輔導於成。七年己丑春正月，榮聞母訃，時車駕將幸北京，特留扈從。賜錦衣狐裘鞍馬。三月抵京。七月，甘肅總兵官何福言：韃靼脫不花王等各率部落來歸，遣榮往甘肅與福經畫還奏。稱：有九月復命持節詣亦集乃之地，封何福爲宣遠侯，俾往寧夏與寧陽伯陳懋規畫邊務。冬十一月，還京復命。陳邊境便宜十事。上皆嘉納。賜襲衣鈔幣。八年庚寅二月，從征北虜，賜衣被鞍馬。壬戌，上度野狐嶺至山巔，召學士胡廣及榮，指示山川形勢，各於馬上賦詩。榮有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教戎虜自相殘之句。未幾，謀知虜酋本雅失理與其下阿魯台警殺東西奔遁。亟召榮諭曰：此賊果自相殘，前詩不爲讖乎？三月，駕發凌雲。

隆慶與學士胡廣論德金幼孜刑部侍郎金純四人失道。成祖命宦官二人及傳令者追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榮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廣金純不顧，榮下馬爲幼孜登鞍轡，不數步復墜，馬鞍盡裂，榮卽以所乘馬讓之，而自乘羸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至千方山中，中軍成祖大喜，笑語幼孜曰：此中多狼，汝非楊榮殆將不免。三月，駕次清水源，其地有鹽海，附近水皆苦鹹，不可飲。明日營西北二三里，忽有泉湧出，味甚甘。上遣中官以銀瓶汲取，親嘗之。乃賜榮等飲，而士馬皆給。因命爲神應泉焉。榮等應制賦詩五月，駕至驢駒河，賜名飲馬河。至是稍還賊境，上駐蹕河上，親選勇士三百人，專主護衛，而以榮掌之。胡寇平，班師，軍士食乏，榮言宜召乏粮者，卽日赴中軍，以御膳所儲粮草給散，并下令凡軍士粮炒多者續藏書。卷十 主十

許儉貧回京倍償。秋七月，至開平，召榮還南京計事。事竣還京，冬十月，扈駕南旋。上賜鞍馬錦衣褲襪路費。九年辛卯，乞奔母喪，賜白金鈔幣，遣中官宋成送至家，抵家服已闋。六月還京，賜酒饌，勅戶部優免其家徭役。八月，命爲應天府鄉試考官。九月，皇太子命侍講皇孫讀書。文華後殿十月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爲總裁。十年壬辰冬十一月，甘肅守將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等逃去，主赤斤蒙古衛指揮塔力厄將爲邊患。勅守陝西豐城侯李彬討之。仍命榮往經畧。榮還具言戎狄豺狼，叛服常態，不足以勤太軍，遂勅彬旋師。未幾，叛者皆附。十一年癸巳二月，復扈駕幸北京，賜金幣鈔米等物。十二年甲午三月，扈征瓦剌，時皇太孫侍行。成祖謂榮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知過人，今令從行，俾知用兵之法。

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四月，駐蹕興和，以尚寶司乏人，命榮兼掌。凡出號令，與宣傳之事，勅旨旗牌，不得榮奏，允不敢發。乙卯，師次大石鎮。成祖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兵食不足。秋八月，還北京，賜鈔幣等物。冬十一月，上諭榮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傳註之外，諸儒論議，有相發明者，宜采附於下，周程張朱，尤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宜類聚成編，以榮總其事。十三年乙未，三月，禮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太學，命榮爲記。五月，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榮進詩文，加賜上尊東帛鈔衣。九月，所修書成，賜名性理大全，宴於禮部。十四年丙申，四月，陞翰林院學士，仍兼春坊庶子。冬十月，扈駕南還。十五年丁酉，三月，駕復幸

卷十

二十三

北京，屢召問民情，賜白金鈔幣，金織紗羅貯絲衣帶。十六年戊戌，五月，進太祖高皇帝實錄。成祖御奉天殿受之，披閱良久，嘉獎。拜四會學士，胡廣歿，命榮兼掌翰林院事。成祖注意益隆，而諸大臣忌之，屬北京國子監缺祭酒，衆因薦榮。成祖曰：吾固知其可，汝但求可以代之者，於是衆意銷阻。六月，詔修天下郡邑志，命榮總之。十七年己亥，十二月，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成祖覽而喜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偁入奏，乃詔諸司即日俊改。十八年庚子元霄節，上御午門觀燈，賜百官宴，并示以御製詩，榮和而進。成祖悅。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階奉政大夫，賜宴禮部。十九年辛丑正月，北京宮殿成，初御朝賀。

成祖念榮日侍左右，密加賞賚。四月，庚子夜，奉天華蓋護身三殿災，火勢猛烈，而奉天門東偏，切近密閣，榮奮身直入，麾衛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并積歲制勅文書，昇至東華門河次。上嘉之，賜銀酒杯，古銅器各一事，鈔千錠。時翰林侍讀李時勉等十餘人爲飛語所中，成祖大怒，榮力爲救解得免。是冬，兵部尚書方賓得罪死，逮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皆下獄。禮部尚書呂震侍左右，屢言夏原吉儉邪，誣罔。上益怒，榮極言其無他，二三人者，唯以數征北虜，乏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儉邪，未之見也。由是上置不問。二十年壬寅，三月，從征沙漠，秋八月，還京師。九月，宴隨征將士，命榮坐前列，賜鈔幣并二品金織襲衣靴襪。閏十二月甲子，詔復西征，有以建文間江西塚集民兵與餽運丁夫十餘萬，可徵用爲言者，榮曰：此兵夫昔有詔

卷十

壬申

令復業矣，今復徵之，則是失信。成祖笑曰：卿言正合朕意。二十一年癸卯，秋七月，扈從征西。八月，駐師萬全，一應軍務悉命榮掌，自晝至夜，或三接五接，或宣詔，但以楊學士稱而不名。冬十月，次天威，寧陽戾陳，慙奏番王也。先土干納款，命榮往大同議納降之禮。榮回營，奏對稱：自冬十一月旋師，二十二年甲辰，三月復征北虜。五月，甲申，榮言軍士勞苦，宜遣使諭胡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乙未，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復奏處州麗水建寧政和山寇行劫，請發兵誅捕。榮謂彼皆愚民，或爲有司所苦，或爲衣食所窘，不得已入山林，苟活朝暮，若寬而撫之，當遂分散。既而果悉順服。七月，庚辰，次清水源，道旁有石崖高數十丈，命榮紀年月日刻于上。丁亥，次翠微岡，上御武帳中，憑几而坐，顧內侍譚壽曰：計日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

月可至辛卯。次榆木川。不豫。召榮等受遺命傳位。皇太子遂崩。衆倉卒莫知所措。榮謂太監馬雪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時議有欲假他事。作勅用寶馳報者。榮曰。先帝在。稱勅今稱勅是詐也。罪孰當之。壬辰。次雙筆峰。榮先馳計。皇太子。八月。至北京。致大行皇帝遺命。丁巳。仁宗卽位。賜榮白金二錠。鈔二萬。絲幣二十表裏。及胡椒諸物。已未。陞嘉議大夫太常卿。仍兼前二職。九月。丁酉。進太子太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階資善大夫。戊戌。賜銀印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榮曰。卿國家舊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輔朕東宮。今嗣位。須協心匡輔。或政務闕失。朕弗聽言。則用此印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慎毋憚煩。十一月。仁宗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詞。頌謂榮等曰。卿三人暨襄夏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

續藏書

卷十

王五

臣。凡朕所行。卿等知其有未善。皆當盡言。因取五人者誥詞。親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十二月。加工部尚書。仍兼二職。勅曰。醜虜梗化。累犯邊疆。我皇考文皇帝。爲宗社子孫。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冑。親率六師。往行天討。班師之日。不幸中道。皇考上賓。朕遠遯膝下。唯卿盡忠爲國。今辰奏告。忽思至此。感傷不已。朕當重資。曩者哀悼倉皇之際。報卿甚微。今加賜卿白金五十兩。絲幣十表裏。寶鈔二萬貫。白米二千石。特陞卿爲工部尚書。前官如故。初。榮扈從北征。成祖委以軍務。及上賓之日。所行喪禮。并軍中處置事宜。上聞訃。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爲言者。故遂降勅獎諭。丁巳。梓宮葬長陵。榮護喪事。洪熙元年正月。上御奉天門。朝羣臣。徵樂。止行五拜禮。三月。命魏國公徐顯宗讀

書。國子監。召榮諭曰。爾宜往諭司業。此開國元勳之裔。欲其家與國同久。必教之讀書。知道理。五月朔。勅修成祖文皇帝實錄。榮爲總裁。辛巳。仁宗升遐。時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恟恟。榮奉皇太后懿旨。馳往迎。至德州。謁見。宣宗卽位。益推心委任。屢沐白金綵幣之賜。閏七月。勅修仁宗昭皇帝實錄。復爲總裁。宣德元年丙午春正月。勅修歷代臣鑑。外戚事鑒。皆總之。八月辛未。漢王叛。皇太后召榮。使定計。榮請親征。皇太后及上俱有難色。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皇太后壯之。勸上從其計。榮卽起行。晝夜疾馳。至卽合圍。督軍士築土山。山成而大駕至。衆呼萬歲。聲振城中。漢王遂開門出降。詔免漢王爲庶人。改樂安州爲武定州。事平。回京。賜鞍馬

續藏書

卷十

王六

白金鈔幣二年丁未二月賜範銀圖書五其文曰方直剛正忠孝流芳關西後裔建安楊榮楊氏勉仁十一月乙未皇太子生宣宗皇帝親酌酒賜榮并賜白金鈔幣及金酒器十二月召至東苑詢訪政務賜酒饌三年戊申元宵節賜文武大臣觀燈於萬壽山令中官侍宴榮進元宵賦二月命榮同少師蹇義等十八人從遊萬壽山詔許乘馬從東北門入各携從者二人至乾明門下馬登山繼命乘舟泛太液池少頃宣宗乘黑驢馬至召士奇與榮詢問民情甚悉賜以醃醢酒人各令盡一甌復命遊小山看西域所貢二獅日將西令中官侍宴松林之下秋七月遊內苑賜以金銀綵幣玉杯酒饌等物八月扈駕巡邊給內廐良馬命榮從乙卯師次寬河遇虜衆將入寇且道隘師難並進宣宗親帥師勦平之甲子班師還京榮進平



胡詩十篇十二月兩遊南海子賜羊酒及鈔四年已丑正月陪聖南  
苑賜金銀鮮果等物五月端午節賜扇及五色長命縵繫腰八月賜  
御批湯且令中官吳誠諭旨曰照此可以延年益壽朕諸疾九月重  
陽節賜宴及御製詩一章十月駕兩至文淵閣賜詩及鈔并酒饌  
十一月有囚犯告部御史顧佐任人重罪不應訴理者上大怒召  
祭及楊士奇論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及  
法司鞠實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立命殊清  
於市五年庚戌元夕命觀燈於萬壽山賜宴樂以詩進賞鈔六十錠  
壬戌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宴於中府二月宣宗  
皇太后謁長陵獻陵庚子宣宗以皇太后命召見祭等五人於  
行殿論之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皆卿等贊  
勸藏書 卷十 三十

翼之功賜酒飲及金織紵絲表裏三月回京賜青紅毯子駝褥陞少  
傅仍兼前二職階榮祿大夫三休俱支榮固辭大學士俸詔許之  
丙申賜宴文華殿宣宗親待六年二月聖節賜宴乙巳復賜宴  
丙廷特賜詩一章七年壬子元宵節觀燈內苑仍賜白金綵幣八年  
癸丑七月吏部奏少傅滿三載賜宴禮部九年九月扈駕巡邊給  
以天開名馬光祿寺日供酒饌十年乙卯正月宣宗宴駕壬午  
英廟即位累賜白金鈔銀綵幣丁亥往視山陵還奏稱復有白金  
鈔幣之賜夏六月命護梓宮廷景陵賜白金二百兩文綺十表裏  
鈔二千錠秋九月勅修宣宗皇帝實錄充總裁賜宴禮部冬十月  
命監立天壽山碑賜白金五十兩紵絲羅四表裏及上尊珍饈明年  
丙辰改元正統甲戌上御文華殿開講崇禎亮典克明峻德章

數折明暢音吐鴻亮聖心悅豫賜白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鈔二  
百錠即宴於禮部夏五月奏少傅滿六載勞以羊酒鈔幣三年戊午  
二月陞授光祿大夫柱國夏四月宣宗實錄成陞少師賜白金一  
百兩綵幣六表裏鞍轡名馬宴於禮部辛未復賜玉帶金織羅  
衣五月庚申二月從耕籍田禮成即上章請告展墓詔降勅書諭  
祭其念先朝寵眷之隆及期而來且命內侍阮江伴行六月還  
京力疾就道次杭州而劇卒於武林驛享年七十內侍阮江以計開  
上為之輟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文敏遣禮  
部尚書鄭澤等論祭仍命阮江護喪歸其里工部遣官督所在有司  
營祭

水東日記云夏太常仲昭嘗聞之楊文敏曰吾見人臣以抗直受禍  
者無深惜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諫貴有方譬若侍上讀千文上  
云天地玄玄紅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管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  
安知玄黃不可為玄紅遽言之無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詢問  
則應之曰臣幼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又云盧都御  
史膚在邊以虜使入境節損供給為中貴人所毀得罪下獄或謂盧  
本為公家文敏曰事固有輕重使各其小費而遽患或生則所費益  
不貲矣此不可不知

天順日錄云文廟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唯愛東楊先生之本  
自編修入閣未嘗一日離左右或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至發  
怒東楊一至輒解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唯不忍却人之餽  
凡外人有餽必先詢訪其人之貧富若貧亦不却但酬以別物與所

相傳而已。又曰：居住途者，或早年得意，晚即坎坷，或少年見滯，老乃超達，或始終多難，而中歲安樂。若東陽自入仕，即得君，無日不在崇貴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任四朝，曾無一日之恙，終始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者問：氣所生，而稟賦自剛完厚邪？

殿學記云：宋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信斯言也，豈得謂之才哉？夫國家多難，羽檄旁午，匪才弗達，上下多危，蕭牆交構，匪才弗定，醜虜窺伺，內猜外疑，匪才弗靖，奸雄僭竊，彼甲此乙，匪才弗協，是故陳平燕居深念，張良借箸前籌才矣，而謂之小人可乎？或謂文貞正而不諱，文敏諱而不正，則予豈敢？

寓圃雜錄云：自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昃，未遑暇食，唯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即位，楊榮等因創權制，每日

附傳

卷十

二十九

早朝止詩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詔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英宗既崩，三臣久沒，無人敢復。祖宗之舊，迄今遂為定制矣。

附傳

金幼孜，新淦人，少習春秋，與同邑練子寧俱負時名。練自許為忠臣，而以良臣待幼孜。革除間，練職憲臺，幼孜中庚辰二甲，授戶科給事中，靖難師過江，練死節，幼孜吹翰林檢討，入內閣，轉侍講。永樂二年，皇太子立，幼孜為講官，侍日講，專講春秋。五年，遷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講，陪奉訓。大七年，扈從巡北京。八年二月，親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幼孜從。次永安甸，雪初霽，上曰：雪後看山景最佳，過雞鳴山，踞野狐嶺。上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曰：汝觀地勢，遠望

似高，近即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為壘，因壑為池，守茲險要，必有

缺騎千羣，安能飛度邪？次鳴鑾戍，曰：此大伯顏，出其西北，則為小伯

顏。東北則為開平，汝等觀此，始知塞外風景，是夕駐蹕度雲峰，上

召幼孜等至帳殿，夜分乃出。翌日，次環壇園，指示塞北山川，謂幼孜

等曰：古交河，在今哈喇火州，兩河相交，故名交河。水齧沙出，唐之碑

蹟尚在也。次小甘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虎豹皆白色，

所謂長白山是也。至長青塞，上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經濶濶海，

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凡七河注其中。上遂更名海為玄

溟池。次通川甸，又遙指海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爾等記之。冬還

南京，陞幼孜奉直大夫。十一年，扈巡北京。十三年，扈從北征，是年冬

還北京，命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十四年，進翰林院學士，仍兼右諭

德

卷十

二十九

德本年冬，扈還南京。十五年，扈巡北京，預修高廟實錄。十八年，榷

文淵閣大學士。二十二年，扈從北征，次開平，上召至幄中，諭曰：朕

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也？幼孜請班師，上即命草詔回

鑾，次清平鎮，宴羣臣，命內侍歌高皇帝製詞五章，曰：此先帝委

諭，敘創業守成之難，戒荒淫酣醕之失，朕嗣洪業，唯恐失墜，於是自

製五章，以奉天法，祖勸政恤民為言，仍命內侍歌之。次清水源，命幼

孜刻石紀行，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仁宗嗣位，進戶部右侍郎，兼

文淵閣大學士。踰月，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洪熙元年，命兼

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三俸並支，尋告歸省。丁憂，宣德元年，修兩朝

實錄，起為總裁官。五年十月，扈從巡遼，度雞鳴山，上曰：唐太宗征

遼，嘗過此，幼孜對曰：太宗後亦悔之，此憫忠閣所由建也。上曰：此

山崩於元順帝時人皆謂是元凶之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六年遷疾卒壽六十四諡少保謚文靖

吾學編云建寧公總裁四朝實錄經三帝山陵累從出塞歷遼道音撫順討逆勸勒萬里連營設險折獄理跡隨機應變靖重不搖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胸度闊融祿厚財豐瞻脈窮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幼孜附驥藉以完名不亦美乎

### 太師楊文定公

楊溥字宏濟石首人建文已卯舉湖廣鄉試第一胡儼以桐城名與無文衡拔其文既而中庚辰二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永樂二年仁宗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一日東官數張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賢然非漢文帝克己無由得行其志臣以為釋之在漢廷誠

### 附錄

卷十

三十二

本易傳如文帝者三代而下尤不易得也退而采文帝事編類以獻  
三十七月車駕北征東官遣使奉迎稽顙上怒曰此輔導之咎黃淮先至下獄楊士奇金間繼至上曰楊士奇尚可宥朕不識金間何人乃爾得侍東官命法司鞠之辭連溥及芮善王愷遂俱逮繫仁宗登極始得釋權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本年聖太常寺卿仍兼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建宏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選侍講王璉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為編修訓導何登為給事中俱輪班奏對上親握關印授溥曰朕用卿等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即有建白封識以進宣宗嗣位復還內閣預修兩朝實錄為總裁官三年扈上出喜峰口征虜四年秋以母喪去位詔奪情起復復入弘文閣是冬從巡塞上度雞鳴山

駕旋幸文淵閣諭溥等曰朕聞有道之君崇禮儒臣卿等職專秘

閣朕躬至此曷有所聞也五年實錄成賜溥白金十錠羅衣一襲絲幣十二端六年冬上御文華殿溥同士奇楊榮入侍諭曰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省覽今以刻本賜卿當亦思開創之難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安矣九年秩滿陞禮部尚書兼學士十年英宗繼統溥復入內閣與

楊士奇俱奉同知經筵正統三年總裁宣廟實錄成加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溥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瘡痍南人苦嚴寒

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方且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其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

### 附錄

卷十

三十二

從南所宜發戍十一年卒於官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小東日記云楊文定公桃符有日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

菽園雜記云楊文定公在荊關時其子來自石首所過州縣官迎送饋遺甚勤時知江陵縣事范公理猷不然公聞而異之薦知德安府其為縣才八月也

附錄錄云宣廟最好詞章選南陽與方洲日直南宮應制南楊思選陳思敏一日命御製壽星贊賜授官曰沙南極今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皇家今永齡我懷思兮治平萬壽貞今彌成宜壽域兮同升南楊以指國壽域二字欲易而不允官促進其急曰先生有則改無則罷遂去以賜內閣中官問以壽域二字何如西

楊應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還，告南楊曰：八荒開壽域，此詩何如？南楊曰：詩中官曰：先生指壽域，未為好也。南楊默然，止統問，朝鐘一日不交杵。命內閣述詞鍾文，南楊入室中，翻舊稿不得，太監候久，促陳曰：先生何不作？陳乃白南楊曰：舊無此稿，先生第口占，我寫。南楊起一語，陳遂續成之。後奉命御製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之碑。時西楊寢疾不能出，密旨封令西楊另製一通，題曰：大明新建廟學之碑。南楊執用其題，西楊言：凡言重建者，既作之後，又作是也。廟字前元所建，非國朝事，且廟與學是二，若只書太學而不書廟，於禮未安。廷議雖違西楊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

餘冬敘錄云：英廟初立，朝廷大政多承張太皇太后指裁。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

續藏書

卷十

三十三

胡濙被旨入朝，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英宗東立，英國公西下立，太后召問，人人皆有獎勵之語，及溥乃歎曰：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見。蓋仁宗監國時，以議故，官僚大臣輒下詔獄，陳壽解縉馬京，徐善述王汝玉、梁潛、周冕相繼死獄中，公及黃淮一繫十年，瀕死者數矣。獻陵每與后言及東官時事，慘然泣下，以故昭皇后以為言。

天順日錄云：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為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故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議，則又不知所舉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則所舉之人官亦在前，以此輿論不平。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協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有存薦賢為國之心，

豈有不善，但各出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之為愈耳。李禕翁曰：若有私情，吏部自擢尤易私也。

項綴錄云：國初革中書省，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翰林六七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問，隱然相業，然猶官不過學士，洪熙初始陞孤卿，皆潛邸舊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于庚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軍費無幾，民間人稀地廣，宣廟英武，獨斷乾綱，百司守令，入住不易，官民相安，天下太平，三楊之名所由起也。時福建僉憲廖謨杖死驛丞，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調降府同知。太后趣之，自是振日撻拾內閣之誤，而三楊迭請告展省矣。適宗室中有遺東楊土物者，振將發其事，西楊以東楊不在京，辯解

續藏書

卷十

三十四

之，以此振權日專，遂因麓川思機發思仁發兄弟讐殺，遠有麓川之征，遣將出師，疲耗中國，濫費爵賞，九溪苗獠乘機不靖，延至葉滿宗，鄧茂七、黃蕭養輩相煽而起，極於土木之大變，此皆三楊失計，無以服振之心故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云。

塵談錄云：我朝相業以三楊為首，然亦賴朝廷委遇責成之專，正統初，英宗以幼君臨御，張太后每加擁護，專任三楊，有奏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一日遣王振至閣，西楊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西楊憤懣而退，三日不出，太后遣使問故，東楊語之，太后震怒，詔鞭振，仍押至閣謝罪，且戒振曰：再爾必殺無赦，以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及太后賓天，三楊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

吾學編云時稱三楊學士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公爲南楊正統五年東楊卒又明年昭聖皇后崩又明年西楊卒十一年公卒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又云西楊王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庫斤海刀遇事立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羹醴醴泰合成名並稱賢相余聞之先人曰文貞輔導監國危心慮患卒能保其身以濟其主文敏經畧北塞金湯萬里有武積焉文定中更險難比入內閣遲二楊者二十三年復還弘文再入內閣昭皇后臨朝與民休息四海晏然皆其力也

太保高文義公

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爲翰林侍講正統元年楊文

續藏書 卷十

三五

貞公薦公學術醇正充講官修實錄五年陞侍講學士十年入內閣陞工部右侍郎兼前職十四年上征北曹文忠公從行公居守景泰初進尚書工部兼翰林學士是年虜數前使迎上皇侵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毅然獨請往公壯榮解金帶贈之曰子忠義人也上皇將至京公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校匿名書公所公袖入朝傳示羣公卿羣公卿不敢出一言言官疏聞上不喜詰匿名書從何所得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公自縛閣下下詔獄上亦不深罪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廢東宮爲沂王而立懷獻爲太子公悲憤不敢爭加公太子太傅是時內閣不相能公薦太理少卿陳詢侍講楊鼎亢日講官左都御史王文遂得入內閣文既入內閣又輒與公相擠五年教公視南

畿吏尋還朝力辭給事中林聰得不死七年進少保大學士謹身殿足年首相陳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許順天考官劉文介公儼上令公覆試公曰貴胄與寒士爭進已不可見從而爲之辭止奏肅林廷一人事遂已裕陵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唯語人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賜可致仕公既歸田社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者穀不應成化初姚文敏公既請謚王佐鄭楚又上言公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學士侍英宗經筵入內閣輔政景泰間力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駕獨建儀禮郊迎之策天順初以老疾乞歸田里遂卒于家進退有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謚庶表臣節得贈太保謚文義

侍郎薛文清公

續藏書 卷十

王六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年領鄉薦爲真定元氏教諭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永樂己亥貞改河南鄆陵瑄補鄆陵諸生中河南庚子鄉試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及父喪服闋宣廟思得良憲臣擢瑄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正統紀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璉薦瑄提學山東學校瑄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視學者諸生皆呼爲薛夫子太監王振之專政也問閣臣曰吾鄉亦有可爲京堂者乎即以瑄對召爲大理少卿瑄至京宿朝房閣臣過詢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請王太監若主之權是王太監力瑄聞之不往又使人語之竟不往諸公知李賢素善瑄語賢轉致言振數問之也賢至朝房道意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爲瑄也振連揖之

是時瑄矣。會有指揮某死。振任王山欲娶其妻。其妻不可。妾因誣奏。尋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為辯冤。駁還至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誣瑄出入人罪。振敷言官。劾瑄得贖。故庇死獄。瑄遂建繫當死。及至午門會審。瑄呼王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為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瑄不服問理。詔轉詣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而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遂傳詔赦免。瑄家居六年。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陳言論薦。起為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金英奉使出南京。公卿俱餞江上。瑄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瑄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為大理寺卿。是歲瑄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英廟復位。素知瑄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知制誥。一日。上御便殿。召瑄入。語時移。尋命主考會試。事竣。轉左瑄。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卒年七十三。天順八年也。謚文清。劉文安嘗請以公從祀廟庭。今從祀。

卷十

三十七

太常岳文肅公

岳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爲蒙泉先生。順天府涿縣人也。長身美鬚。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文忠時勉時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正與南文毅。彰文憲。時王端毅。恕。皆與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落卷。侍讀相尋見曰。此我輩人也。

遂罷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左贊善。兼編修。天順丁丑。改修撰。英廟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忠肅卿亦薦之。六月。召見文華殿。上遙見正。遽曰。奸既陞陞登。連曰。奸奸。問年若干。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鄞縣。上曰。又是我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問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因取汝。朕今用汝內閣。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不亨。張軌自外人見之。愕然。比入見。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臣甚佳。亨軌請爲誰。上曰。岳正。亨軌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人對曰。陛下既得人。俟果稱職。進官亦未爲晚。上默然。自是宣召賜賚。終繹於道。一日錦衣衛官校。選得一僧。是妖言惑衆者。獄具。僧坐反。太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選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耳。遷者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朝論譏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亨等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正與呂文懿原見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姦究實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上曰。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首無算。皆梟於林木之上。不能悉致。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汝梟首置於何所。其人不能對。正問爲。上言。曹石勢盛。宜早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嗚呼。成祖之體恤楊榮。仁宗之體恤楊士奇。可謂委曲周至。不啻手足矣。臣其有不以腹心報上乎。大

卷十

三十八

此何事也可使高正速意哉正獨委身事主不顧禍患直徑造亭  
令飲賊以此二人怨正日深矣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已正視草歷陳  
弊政有曰敬事天地有未盡與祖宗成憲有不遵與善惡不分而  
用舍乖與曲直不辯而刑獄寬與征調多方而軍旅勞與賞勞無度  
而府庫虛與請調不息而官爵濫與賄賂公行而政事廢與朋姦欺  
罔而阿附權勢與羣吏弄法而擅作威福與徵歛徭役之法太重而  
閭閻田里靡寧與議誦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與抑爲軍  
衛有司期苛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與詞極切直天下  
傳之遂有飛語指爲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邠以母  
老留閩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嫉避者  
以私事中之逮繫詔欲拷掠借至謫戍肅州鎮夷所至涿州夜宿傳

卷十

三十九

舍手楷急氣奔欲死涿人楊四者爲正所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醇酒  
伺其熟睡謂正曰楷有封印奈何正曰可燒釜令熱以酒噴封紙就  
炙之紙得燥自然昂起楊乃爲去釘脫楷剗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  
既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然可如何今奉銀數十兩爲壽不如納  
之正因此乃得至戍所時傳有密諭岳正須生不須死又鎮巡而  
下素雅重正以故皆致客禮賊不能害也上亦時憶及輒曰岳正  
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敗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嘗  
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鄉里幸甚乃命釋爲民甲申  
茂陵即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劾亨謫戍廣東臺諫請復二人官以  
勵忠直詔正仍居原職吏部擬調南京有旨勿調留充經筵講  
官纂修先朝實錄時陳續熙那遜之相繼爲祭酒以官錢不注公

用簿被議得罪去文達勸正代爲祭酒正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  
爲會廷薦正爲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  
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正得知興化府至府作小西湖開萊濟河築  
南北隄塞白堤港別購民田開河直趨海口修海口橋以至通津鐵  
河猴溪諸橋無不修治而北堤功最鉅復購穀了饑民舍出羨餘以  
補料價民輸料京庫頗多侵蝕正親爲會計且教之納罕省半費而  
素寬利於官者一旦弗得騰爲謗書獨彭惠安公詔陳太常音知而  
辯之正亦厭史職以成化己丑入覲引疾致仕去至壬辰九月十一  
日卒於家卒年五十五正於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爲高自  
負許俯視一世詩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字法精遒大書尤偉有及  
雕繪鐫刻悉臻其妙常戲書葡萄遂稱絕品有類博稿十卷行於世

卷十

四十

事東陽贊云才之難其信然哉非才之難用之者之難也我  
區夏幾百年至宣德正統庶富而教極矣公當是時以文學取科甲  
天順復辟出膺召命居有密遭際之盛擬諸夢卜感慨奮發忘身徇  
國方將以功烈顯於天下而爲權奸所構又厄於媚嫉投荒處僻竟  
不究其志以死豈才弗能哉夫當英祖之感悟憲皇之更化幸  
於側有人焉猶且復用用則猶可以自見也惜哉然公之文章節氣  
震播海內傳之後世有斷斷乎不可泯者與化人既去而思爲祠以  
祀之他可知已或乃以沒恒之凶不審之失爲公累是徒以成敗利  
鈍論非所以防世厲俗也謹備述之以補國史之闕  
石宗楊一清簡李西涯曰蒙泉先生以文章氣節高一世夫人所共  
知至其遭際本末後生小子或未之能悉也走不及游先生門而獲



從詞林先達後，嘗擬之漢汲黯、宋李綱之詩，成敗利鈍不論也。國史不可見，若曠石之文，葉吏部文莊、因先生同志，撰述似未盡。金緋在躬，非所以幸先生，又借李自柳宗元為喻，雖意有所指，豈其倫哉。承示迂所為補傳，閱之平生所知，聞包括殆盡。夫以門牆肺腑之深厚，見而知之，其言足傳而信，宜莫若吾西涯公者，而足傳乃成於三十年之後，抑又何故？是宜急托之木，與誌銘並傳，以解學士大夫之感，固俾獨遺其後之人。

水東日記云：岳季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胡未信而遽諫也？季方應曰：初上用我，責任教戒甚至，故我不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

類博稿云：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下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

以賀正，正遂藥指其辭題于寫肖之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唯帝

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

廣憾也。

定襄伯郭登岳先生贊云：器弘而博，義精而約，才儔而腴，志端而確，既鍾之以秀美，又文之以禮樂，鏘金玉而協韶鈞，豁煙雲而瞻山嶽，是以蚤登龍虎之榜，遂入絲綸之閣，陪天語以從容，握斗杓而斟酌，是王臣之蹇蹇，匪常流之諾諾，姦諛側目，若健隼之擊秋風，忠鯁犯顏，尚苦口而思良藥，廟堂之高，不足易其介，金革之困，不足改其樂，雖萬折而必東，信六尺之可托，噫，斯人也，行七十子之列，則吾夫子客申帳之先，必不曰：吾未見剛，慟顏淵之後，必不曰：未聞好學者也。李秀翁曰：楊遂庵雖以藝文莊，積志為未詳，以太白柳州比擬，為非

類以金緋在躬，為非所以幸先生，字字皆滴，血可畏也。然文莊曠志，亦自好，宜并錄讀之。又責季文正補傳，成於三十年後，其言尤為切，嗚呼！世間白日如過隙，誰能耐煩等兩一落筆，遂三十年也。然文正祭文等，皆淋漓可誦，有欲知蒙泉岳先生者，定當細閱文正先生之筆文，正真不謬為岳先生門下士與佳婿也。其婿經其女甥婿，祭文亦好，且道二人皆是岳先生自幼選擇而成者，豈不快哉！

菽園雜記云：潘流清，處之青田人，與岳季方同遊太學，相友善，流清

求仕卒，其子辰幼孤，流客京師，後季方過陳，緝熙翰院，見其友季恩

試季方，愕視久之，云：此吾故友潘流清應真也。翌日延試，命工寫真

以予辰曰：此汝父遺容，命拜之。辰不識，持歸示其母，其母泣涕藏焉，

此亦衣冠中一異事。

侍郎呂文懿公

呂原，字達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公權厝景州，時時至墓慟哭，景人及道旁聞者皆酸惜，已而奉母南歸，家益貧，知府黃懋開秀水學官文奇，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歎，郡中乃有文士如呂生，遺草萊中者，邪？急召公，公入見，衣藍縷，試之舉業，文理皆勝，問經書，輒能默誦，懋驚異，與新衣，不受，會理章贊舍，與諸餘材木，又不受，懋曰：生家貧，需此且得善價，受之何妨？終不受，太守因益大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即遣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進士第二，入翰林，時選翰林諸讀官，裴綸仕寧，謝璉王，王江淵，陳文李紹商，劉俊及公十人，習制誥於東閣，景泰中，命倪謙及公

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文華殿東廡。上一日至廡中命倪謙

詩國風公讀書亮典。上說問二人何官謙對臣右中允兼翰林侍

讀公對右中允兼侍讀。上又問中允讀官品二人對曰皆正六

品。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

人講讀學上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上再至二人遷坐勿墜下

上曰何踞踞乃爾二人頓首對。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上

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矣天順初改通政右

叅議兼故侍讀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曹用事知敬公未幾劾公

正暨公列上石曹罪狀。上留中不發石曹微覺。上意大惡遂共

謀摘承天門災詔中語謂內閣臣訓。上上大怒坐便殿召近臣厲

聲曰正大膽固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岳正去公得解公與李

賢同在內閣修。大明一統志公充總裁母憂去道景州啓父寢歸

公憂卒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懿公在內閣六年端潔不苟取予性

儉約身無統綺篋中惟賜衣幾襲輒分祿贍宗姻貧置菽子憲騰試

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

續藏書卷十一

內閣輔臣

太師李文達公

李賢字原德鄆州人。生而氣宇凝重舉宣德七年壬子鄉試第一。方

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廳事上布政使李昌祖舉酒辭曰將必有名

世之士乎癸丑舉進士奉命察山西河南蝗災時學士薛瑄以御

史家居賢往造焉英宗嗣統賢上疏言今京師轉官不下萬餘以

俸言之指揮使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轉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

轉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乞勅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唯省

國家萬萬無益之費亦可以消未萌之患雖議者難之而已已之變

畿內轉官羣起扇亂應虜賢言始驗也正統元年丙辰授吏部驗封

主事會有言文武誥勅三年不得請必候九年賢復上言此獎勵

臣下之良法若候九年則得者恒少不得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

立乞仍舊便十年乙丑陞考功郎中轉文選十四年己巳秋虜寇大

同時闖王振力主親征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賢代之英宗北

狩扈從官多預難賢頻死而還景泰二年詔議禦虜長策賢請用戰

車火鎗行可驅敵出境止可衛民力耕是年以廷薦陞兵部右侍郎

明年壬申奉命察四川有司不職又明年癸酉還京改戶部五年

甲戌轉吏部英宗復辟一時輔臣多竄逐遂以人望召賢兼翰林

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欲以汪后

珣葬上問徐有貞及賢賢言景泰初汪后即不得志況二女皆幼

可憫臣愚以為宜厚遇之上慙然以賢言為然山東奏民饑雖得

內帑銀三萬而不足。上復召有貞及賢議。有貞持不可。曰：「故銀有弊，無益饑者。」賢言：「天下之事，未嘗無弊。願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因啗廢食，豈爲人上之理。上深以爲是。命增銀四萬兩。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上復辟功，竊弄威福。上漸不堪。密語有貞及賢，會亨率兵西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上嘉瑄敢言，命吏部識其名。亨還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賢所使，相與剋於上。言已有迎復功，爲有貞賢等所傾，因伏地流涕不已。乃諭旨官劾賢等，并下詔獄。其日風雷雨雹大作，損殿宇公署瓦木。上悟釋之，俱詔謫外。賢得福建布政司參政，將行。吏部尚書鹽山王翱是日得專對語有間。上曰：「李某不宜與有貞同罰。」王翱因頓首力言：「賢淳謹，可大用，只宜暫改南京。」

卷十一

十一

翱意賢且可遠去避禍，不意上顧不喜。曰：「南京遠，宜留賢。」吏部左侍郎學士喻月承天門災，詔復尚書。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賢曰：「陛下此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竟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御史劉濬劾太傅安達侯柳溥敗軍之罪。上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損，且將校聞濬言，豈不解體，欲遣人繫濬？」賢曰：「耳目之任，職所當言，唯明主用其是而舍其非，不當見譴也。」石亨等遂乘間譏賢，以爲阿護文臣。上知賢已深，大悟賢言爲是。濬得薄責，已而溥還自陝西。上曰：「溥爲主將，畏縮致敗，不罪何以警衆？」遂下溥獄。初，上於便殿屏人謂賢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賢曰：「人主之權不可下移。若陛下每事自斷，公以處之，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

之人自少矣。會石亨收家器，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風大同薦已。上慮其詐，并建亨置法，因問賢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上惟之。賢曰：「天位乃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爲功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貪富貴，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不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阿。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藏省與民休息耳。今爲此輩損大半矣。上悚然大悟。詔凡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四千入悉褫職，中外肅然。蓋非賢忘身殉國，不避讎怨，莫敢發者是冬，賜甲第一區。賢上章懇辭。上曰：「聞卿舊宅，去朝頗遠，特賜近居，以便宣召也。」遷居日，上及皇太子皆有落成之賀。時江南北大水，加以師旅，賢言宜布寬恤之。

卷十一

十一

典遂罷天下所取花木板枋之類，乃暫免采柴。追馬清匠，刷卷諸事，而采柴一歲省銀三十餘萬兩。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欽懼與吉祥養死士謀不軌，欲幽。上於南宮而立。皇太子是日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爲亂。朝臣當道或有憾者，戕害之。擊賢傷首及耳，且持賢謂曰：「某等迫於饑聞，不得已爲此。請入疏申救我。」賢曰：「爾既殺賢，憤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上得疏，乃知賢在，既脫難，急召入。官賢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唯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自石亨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遂至此極。上悉報可。下寬恤條，而以開言路殿焉。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不可輕出，請復都御史王玄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虜。虜引去，邊臣請罷兵，而議者懼有

後警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而不可久暫則為壯久則為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休息之期況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趣河開班師使民得屯種為便上命廷議卒從賢言七年癸未春上以足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賢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上至齋宮復召賢曰朕惟俯伏艱於起身欲令一人扶之何如賢曰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竣事而還八年甲申春正月上不豫卧便殿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搖奈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謝太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泣諫賈不得行太子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餘官如故會災異屢

見大風

卷十一

四

見大風拔郊壇樹木飄瓦賢職上無御左右聽其冒誘吳后廢飛語欲害賢上遣衛士宿賢家出入呵護總修英宗睿皇帝實錄成有司請造國簿已得旨矣賢聞之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貯內庫未經御者今恩詔頒百姓始得懸息奈何復為此上即日寢其旨會奪門功冒陞者又羣露訴上賢言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唯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上亟是賢言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琮以下俱奪爵蓋賢欲消患於未萌故於上即位極言之由是河海者衰息有識者至今以為難丙戌二月聞榮祿公之喪詔起復賜賻甚厚復賜素品備途中食用而令有司為營葬事遣太監林興輔行既抵家襄事與即日促賢

上遣五月至京師入見上慰勞有加而賢感疾決旬不愈以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賜第享年五十有八贈太師諡文達李承翁曰蚤知起復到京即病故不如終三年喪矣然此人不壽非國之福也故至今猶令人痛時會試被黜者訴考官有弊上以章示賢賢曰考官實公如臣弟讓亦不在中列可見矣上意遂解言路屢闕而不至于銷鑠皆賢力主之其薦用耿九疇軒輅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瑩崔恭白圭許貴顧彪為宗諸文武大吏皆得人

救困雜記云羅修撰倫疏論南陽李公奪情事謫泉州市舶提舉董編修懋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景皆疏論元旦觀燈事董謫知臨武黃謫知湘潭莊謫桂陽州判後淳安商公復入閣言於上皆復其官於是羅為南京翰林修撰董黃皆南京為大理評事莊為南京行人

續藏書

卷十一

五

司副適廬陵陳公文卒有為詩悼之者末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為道羅倫已復官蓋先是大臣遭喪奪情起復比比皆是至是始著為令聽終喪三年奪情起復間亦有之然實出朝廷勉留至意如南陽李乃可

萬國雜記云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好陷害人同時有袁彬指揮者隨英宗北狩有護蹕功達恐其逼已令邏卒發其陰私欲致于死有楊暄者智謀士也素識彬因抱不平為彬訴屈奏達違法二十餘事奏入上令達建問暄至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暄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左右暄以實告因告曰此內閣李賢與君侯不善因為此奏使暄校進暄實不知所言者何達聞甚喜方飯至即以酒肉賞之早朝

達以其情奏。上命押諸大臣會問於午門之前。方引暄至。達謂賢曰：此皆先生所命。彼與我無干也。賢驚訝。暄即曰：此達以酒肉賜暄。使暄言如此。昨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達二十餘條。略無餘蘊。押官與大臣皆曰：達不能辭其罪矣。錄詞以進。上命法官正達罪。謫戍廣西。以死。暄得脫。哀復寵任如故。京師人多能道其事者。又云：天順政元。徐有貞方得君。上問岳正可用否。有貞曰：性剛褊正。又過臣。恐不能共事。又問李賢何如。有貞遂贊賢。因得入閣。

雙溪雜記云：宣德間。三楊用事。勅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天順末。李賢始令吏部方面官有缺。推舉二人請旨簡用。至今爲例。

瑣綴錄云：天順七年。錦衣衛指揮門達總管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人莫敢言。自計得以進言者。唯李閣老與楊指揮耳。謀欲排去之。乃摺據數十事以聞。上欲法行。但論之曰：從汝罕去問。只

要一箇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拷訊苦楚。莫能自白。時有一藝人楊贈善。倭漆畫器。號楊倭漆者。憤疏論救。達欲并中李閣老。逼楊贈善爲李所嗾。楊懼。死於獄。乃誑達曰：此實李所教。但我言於此。無人証見。不若請會多官廷詰。我對衆言之。李無得辭。達信之。明日。遂遣三官校徑詣閣門。要李出午門聽對。楊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我一市井小人。如何見得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達教我指也。達失色。由此彬得從輕。楊亦免。人義之。李有從兄任安慶府同知。達亦遣校尉往緝。務欲傾李。達尋坐劾謫戍。彬復職。錢送達出城如禮。亦人所難矣。

瑣綴錄云：公爲人恭莊嚴重。天順庚辰。會試罷。予同衆考官見公。詢及人物。予曰：五經魁中。張元禎神童也。人物獨王一夔及請選庶吉士。元禎不與。公曰：此神童。不可以貌取。急追回與之。成化丙戌。廷試。王家宰以程敏政卷字楷。力贊爲第一。公曰：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第一。憲廟卽位。踰年。公丁父憂。乞終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公其詞。涉詆訐。公怒。力辭職。朝廷黜倫。乃已。予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留倫。公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此公之言。未爲無理。禿翁曰：襲亦不必。要亦不必。總是愛官做耳。又云：天順中。李文達獨見寵任。時家宰王九臯大司馬馬昂雖蒙英廟眷遇。而實賴公維持。公凡有所薦。必先論意於二公。及至御前。嚙啗文官。則譏王公武官。則譏馬公。或時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

果等再審。以是上不致疑。下皆信服。又云：天順初。徐有貞薛文清許道中皆被逐。唯李文達端凝得體。薛雖學行老成。而因奏對誤稱學生。遂失寵求退。徐貌陋心險。許鄙劣放曠。英廟始見徐退論左。右曰：徐有貞可惜。無福有貞一日入東閣。階峻雪滑。許失脚。傾仆倒流。匍匐復上。徐俛首側項。噙然而笑。至東閣會揖後。與許猶笑不已。岳正進對盡言。而唾涕潑。御衣不自覺。英廟嘗諭侍臣曰：鯁鯁諸子。對我言指手畫脚。故此數人旋被棄斥。唯李始終保全。李禿翁曰：既已食君之祿。官居一品。君命起復。卽宜不俟駕行矣。不必惟東惟西。謂彭華。嗾使羅倫。以代公表白。反使羅倫亦蒙不寢之名也。余謂若欲盡孝。自不宜出仕。既出仕。藉君養親。又持終喪之說以買名。皆無廉恥之甚者。苟在朝不受俸。不與慶賀。不穿吉服。日間

入公門理政事。早晚焚香哭臨。何曾失孝道。况忠以事君。敬以禮國。委身以報主。忘私忘家。又忘身。正孝之大者。乃反以為不孝。可與天順。反正八年之間。非文達挺身負荷。則曹石之徒。依然敗壞潰裂。不可收拾矣。何莫非文達行孝去處。而必以區區痛哭泣。乃為孝邪。吾不知之矣。

太傅商文公

商輅字弘載。號素菴。浙江淳安人。生永樂甲午二月二十五日。舉宣德乙卯解元。明年會試弗利。入太學。李文忠公時勉為祭酒。見而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正統九年乙丑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丁卯命選詞臣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與焉。已已。車駕北狩。輅王監國。召入內閣備顧問。預機密。陞侍讀。時北虜入寇。人心洶洶。

輅力主羣議請

卷十一

本

輅力主羣議請。邨王即真。以安反側。時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虜逼京城。輅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遣官撫輯。旬居之。虜徵各還。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虜酋。偽為喜。報誘擒也。先書虜得。與書自相疑。通明年。景泰紀元。陞翰林院學士。本年秋。英廟回鑾。輅迎至居庸關。既而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雖被重刑。猶窮治不已。輅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傷骨肉之情。由是盧忠得罪。三年。議易儲。輅謂此國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兼學士。五年。鍾同章論相繼請復儲。上怒。下之獄。輅因召對。力陳。論竟得免。景泰七年丙子。寰宇通志成。擬進官秩。時閣老皆職保傅。止進。兼官擬輅。陞兵部尚書。稿已定。付太監王忱將進。少保王文耳語王忱云。諸總裁皆止進。兼官。商

豈可獨陞。至期勅出。輅仍舊供侍。加兼太常卿而已。丁丑春。景皇帝不豫。與陳循等。俱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略援筆增二語云。陛下為。宣宗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皇帝之子。當立。帝之降。既詰旦。進。至期變。實正月十七日也。英廟復位。即日以迎立事。置少保于謙。王文等極刑。召輅與高學士。殺入便殿。慰曰。朕在南宮。知爾

二人無偏向心。如今正要用爾。宜用心辦事。且計議改元年號。草詔頒赦。石亨密語輅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款。輅曰。舊制孰敢擅改。亨革不悅。騰誣謗輅。欲削致于少保。則案太監與安為輅和解。而。上愈怒。與安奏曰。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邪。上怒乃解。但削輅為民。輅去後。上每念商學士。朕所取三元。當與姚葵效力。東官最多。而議者從。初排輅。竟不復召。憲廟即位明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輅復舊任。戊子地震。乞休不允。尋因慧見。言官有所誣詆。輅又力求退奉。旨朕用卿不疑。何卿人言。即欲加譴言者。輅言臣等勸。上優容言官。召用羅倫。已荷嘉納。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上乃召輅至榻前。勉慰再三。尋陞為兵部尚書。仍兼學士。時皇莊甚為民厲。輅言天子以天下為家。何以莊為。十年改戶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一日召見。議及邨王監國。輅觀樓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之皆泣。上亦泣。遂復帝號。夏月。皇子薨。憲廟以嗣續為憂。左右知西官儲貳已長。但畏忌無敢語。輅獨婉轉探引。東宮乃立。復上疏略曰。皇子聰明岐嶷。疑國本。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者皆謂。皇子之母。因產房。久不得見。探之人情。猶為

輅力主羣議請

卷十一

九

和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養，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以遂其母子之情。涇陽人公論逾月而東宮母紀貴妃薨，裕舉宋李宸妃故事，殯歛悉如禮。十二年丁酉，命裕謹身殿大學士時內官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略疏十罪，并指羣小韋瑒、王英輩過惡以聞。且曰：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憲曰：用一內臣遂係天下安危乎？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裕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該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而擒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改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咋舌而退。上乃即日徹去西廠，由是見忤於直。會前輔臣楊榮曾孫暉以罪逮至京，語連及裕，直從中主之，同列又從旁切擠，裕遂請

卷十一

老加少保，給驛以歸。裕去，萬安爲首相，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諂事直矣。裕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裕事儀山時，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馬鈞陽曰：我朝賢相，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子良臣爲翰林侍講。

楊子器傳云：公致仕歸，北劉見其子孫衆多，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孫若是。

瑣錄云：公罷政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及陞見方巾絲絛，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爲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

殿學記云：予以闕逢敦祥發練浦，汎清溪，舫棹桐江，眺望文毅之廬，高峰回合，千巖蜿蜒，殆問氣所鍾也。及讀國史見諸疏，侃侃有大節。

嗚呼宋之王旦王曾宋庠俱以三魁致位宰輔，若文毅者，其先哲何愧邪。

太師彭文憲公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時自小端重寡言，及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戊辰會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初謝恩以誤入朝被劾。上唯命錦衣衛尋索而已。已巳秋，英廟北狩，邸王監國，被命同商輅入內閣，與陳循諸老遊，繼母卒，時乞終喪，不許。尋陞翰林院侍讀，復上疏力求終制，忤旨去。三年服除，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不得入內閣矣。七年，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英廟復辟之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謫罷，上召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曰：爾是十三年狀元邪？對曰：臣不才，誤蒙聖恩，扳擢，因叩頭者

續藏書

卷十一

十一

三。上又問：第二陳鑑第三岳正乎？對曰：然。又問：汝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上笑曰：正好用，已而命下，復入內閣典機務。以前職兼翰林院學士，上方倚任李賢，數召面議，賢退亦諮時，而心服其諒。每語人曰：彭公君子也。戊寅春，上皇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詔告天下，時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李曰：一年兩赦，恐非所宜。時曰：非謂赦也，謂宜因此遂行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八十與冠帶，是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此恩與，與上徽號相稱，李賢喜曰：是也。即擬進呈。上大悅。甲申正月，上不豫，至初十日疾大漸，乃處置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便書。其一：東宮卽位，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勿以嬪御殉葬。其四：殯歛器服書畢，命牛玉將去閣下，令爲朕潤色。時等見而大驚。



牛王曰：上意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時等嘆曰：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事，尤高出千古，不須潤色言畢，時不覺淚下。牛王備以前言復命，且曰：彭某甚悲愴。上聞而愀然，已而曰：且收着，待我去後，遵行至十七日，駕遂崩。憲皇嗣統，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故。二十三日，議上兩宮徽號，內臣夏時倡言曰：錢久病，只尊所生母為太后足矣。李賢曰：今日合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若為此舉，反遺所當尊，豈不乖戾？李言是夏既入，少頃出傳：仁壽官旨曰：子為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理宣德自有例，李目時曰：爾執筆。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既如此，便照例為讓表。時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擅為？是日同議者心知不可，而不敢發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你每偏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大言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誰敢二心？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為之？衆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為欲全皇上聖德也。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衆乃曰：如此是好。夏色少怡，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位，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既是同尊，如何又要分別？時曰：加二字，便好稱呼，非有尊卑也。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是日諸臣咸懼逆意，隱而不言。唯李開端時極力繼之。賴皇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以成大禮。後數日，太監單包至閣曰：同尊二母是上人心，但屈於親母而不知禮之人，即欲逢迎其間，非二先生力爭。

幾誤大事。時同僚不言者，面聽單語，深有慙色。是秋，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二年丙戌，乞歸省，詔馳驛往還。遣長隨張敬義送抵家。未踰月，手勅促還朝。三年丁亥二月，至京。八月，總裁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四年戊子，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時曰：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附廟，無可議者。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時與在廷文武羣臣跪伏文華殿三請，上為感動，始從。時議七月，陝西奏報平涼府屬縣上達滿四糾衆劫掠四出，時請勅鎮守官追問激變之故，行間叅將劉清禦賊敗績，報至，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賊，已而聲息益急。復請調京軍以往，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忠未至，寧夏陝西二處官軍不待延綏兵至，仍復輕進，大敗死者數千人。軍器悉為賊得，賊又保守石城山，勢險固，劉項進兵近山，分兵七路圍之，而副將毛忠素恃勇敢，不須大軍之集，自領銳卒登山仰攻，復致敗。勦身殞，賊巢京師士夫聞益危懼。兵部尚書程信恐劉項不勝任，請命撫寧侯朱永再領兵軍四萬助戰。命已下，撫寧難之，奏定賞格，謂必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其賞亦然。時見其張大難，于逮止第令且整軍裝待，有急報啓行。至十一月，頃知朝廷已別命將，乃奏云：宜令總兵星馳赴援，倘不日破賊，則一面奏報。上命太監懷許黃三人召兵部至閣計議。程謂事急行不可緩，時曰：賊若四出，攻劫誠不可緩，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商亦曰：觀項

布置賊不足憂矣。時因問程曰：京軍若往，何日始到？程曰：來年二三月時，日益緩，不及事。事之成敗，只在歲終。京軍不行，為宜。諸太監皆曰：然。因問邊軍去否？時曰：邊軍亦不必去。商曰：邊軍去，無害也。乃令邊軍行，留京軍，而住營將不遣。程又請差錦衣衛千戶一人，去有動靜，時止之。曰：去看，無益。徒失將士心耳。程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相知者或為時懼，曰：止軍不發，公何所見？時曰：觀項疏曲折，知賊大可平，但彼聞已遣將，不敢自任。故也。衆猶不信。至十一月二十，邊捷至，知以十月二十一日，執滿四等賊寨，悉平。羣言始息。次年正月，解滿四等三百餘人至京。太監親問之，云：某等被劉清并指揮馮傑制，不過，且又追捕為盜，不得已遂反。非有他也。因下劉清馮傑于獄，鞠問得實，誅之。中外稱快。上大嘉賜。

卷十一

十四

肉閣等俘奴十人，改時吏部尚書。十一年，乙未正月，陞少保，尋得病，遂不起。贈太師，諡文憲。

太保劉文和公

劉珥字叔溫，青州府壽光縣人。正統十三年，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編修。天順二年，陞右春坊右中允侍。東宮講讀，憲廟登極，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成化十一年，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珥在講筵甚久，受知。憲廟呼為東劉先生，特賜圖書。二十三年，或構飛語，假排優以中傷。珥遂乞休，詔允之。珥鄙薄萬安，時對客罵安，負國無恥，安積恨。故去及卒，贈太保，諡文和。公美姿容，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帝初，迎鑾成化初議，齊皇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宗祧，密疏言，卒定儲位。有大臣

之節。當是時，公與博野同在內閣，人稱公東劉博野北劉。林俊曰：余以妖僧孽寺，售術貢邪，肆興土木，不揆狂躁，上千宸怒，萬頭俱下。詔獄見錄，為伍。唯公立為上解，乃得薄譴。崔銑曰：公秉心不疑，諒直無顧，而讒嫉肆行，構惡於羣小，假威于選卒，竟去位。嘉靖二年，言官疏公孝友，字化於鄉間，乃為立昭賢祠以祀公。閩學記云：予觀東土志，謂珥事親孝，母沒廬墓。時父昂在，珥昧爽問安，畢復詣墓所，郡守李昂表其里曰仁孝。豈即昌黎所謂出則秉笏垂魚，入則問安侍膳者邪？嗚呼！孫子之昌，固有本矣。

太師劉文靖公

劉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父任華州教諭。先時大母張氏夢一偉人，致上帝命，持紫玉帶賜其家，驚而寤，恍然猶有見也。時白夫人已有身，比寤，則報生男矣。教諭公大異之。景泰癸酉舉鄉試，天順庚辰登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甲午，進修撰。丙申，陞春坊右諭德。丁酉，進左庶子。丙午，陞少詹事。凡三任，皆職輔導。皇太子二十三年，丁

卷十一

十五

未，孝宗錄輔導功，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恭預機務。賜胡騎夷奴，戊申，改元弘治，知經筵事。辛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甲寅，加太子太保，賜麒麟服。進武英殿。戊午，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自戊午以來，孝廟御極已十餘年，益明習機務，力精求治，而健亦身任天下之事。凡進用大臣及政事臧否，反覆俛仰竭忠悃。上未嘗不嘉納也。健又引李謝三公入司輔政。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召健等至，則屏左右，俾莫得聞，但聞

上數駁稱善而已。上性至孝，望治甚切，而謹守成法，不輕變易，有時及官府必欲創抑近侍之權，復太祖之舊，而誰料其適至宴駕也哉？豈非蒼生之不幸與？乙丑，上寢疾，召健等至大內，進御榻前，執手獻歡，令太子侍立，具言軍國重事，命健等悉心匡輔，健等皆泣受命，莫能仰視，事具載秘史，弗能詳也。武宗即位，健以領命大臣，翼新政，舉故事，百度振肅，海內晏然，屬逆瑾竊柄，奸黨盤據，國事日非，健率同官，自劾上奏，其畧曰：陛下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倣成風，非唯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

無遺矣，不報，健又率同官上奏，政令十失，極其剴切，上付各該衙門查奏革之，未幾，戶部尚書韓文首倡九卿，共劾劉瑾，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共為內應，健等助之，獨焦芳、楊瑄以健不附己，力攻健，希入內閣，致上震怒，傳旨捕岳等繫獄，令劉瑾入司禮監，瑾等先嘗奏內閣納賄行私，欺壓內官軍職，形於劇戲，上已信之，至是遂令劉瑾謝還，自陳致仕，又榜示天下，指為朋黨，矯詔奪其官，謫罰米，爾皇嗣位，詢謀遺老，意欲召用，而健年已九十矣，乃降詔存問，明年遣撫臣就其第，致東帛餼羊，上尊酒，終時壽九十三，贈太師，諡文靖，太史氏曰：國朝監前代壅蔽之禍，罷宰相官，事歸六曹，權在人主，迨文皇時，肇設內閣，立大學士，與天子議機務，可否稍稍有權矣，然官不過五品，比後乃至三孤，領尚書職，猶不得專制外事，嗚呼！其慮豈

附載書

卷十一

十七

轉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破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為兵戶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若諉顧命之名，而不進輔導之實，因循翫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用是共瀝愚誠，上塵天聽，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追分毫之罪，幸甚，犬馬之齡，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願精新任之義，兩盡而

不深遠哉，弘治間，孝宗皇帝即位既久，勵精思治，登庸俊賢，內則文靖暨李謝二公，參議朝政，外則鈞陽華容洪洞浮梁諸公，戮力陳列，君明臣良，此萬世一時也，迨敬皇帝崩，武廟即位，逆瑾以點學竊政，罷棄諸大臣，朝政反覆蕩盡，變遷雜記云：劉健在內閣時，河南有馬文升許進劉宇焦芳李燧何景明，文升在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委任，欲添設兵備，按察司官監之，健票旨不准，許進為戶部侍郎，同平江伯陳銳統師出宣大禦虜，畏怯無功，罷進職致仕，焦芳為吏部侍郎，建言禦虜四事，健票旨云：這本所言實礙難行，李燧為鴻臚寺卿，年已深矣，止轉太僕少卿，何景明年少而文人，謂必選入翰林，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除景明中書舍人，至提學副使，不壽卒，然則居內閣而不徇故舊者，僅僅健

一人耳李禿翁曰故舊雖不當徇人亦尤不可棄又云國朝名臣證文靖者尚書蕭山魏公驥年九十八頤未得柄用少師宜與徐公博顧矣壽幾七十二公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者十年奇矣哉

近峰聞略曰公罷政歸西星李公祖饒欬欬泣下公厲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矣

白沙語要云劉文靖講人之生也直章一論判善惡於一言決興亡於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與

### 太傅謝文正公

謝遷字子喬餘姚人成化甲午鄉試第一乙未會試第三廷試一甲第一授翰林修撰辛丑同考禮部癸卯冬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德

續藏書

卷十一

十八

甲辰再同考禮部孝宗毓德春宮慎簡侍從首及遷乙巳充經筵講官丁未孝宗登極推恩官僚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仍加俸一級初開經筵奉勅爲日講官與修憲廟實錄辛亥實錄成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俸如前八年乙卯春詔以本官入閣辦事丙辰命主會試丁巳勅修大明會典爲總裁官戊午春皇太子出閣奉勅陞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己未賜一品服癸亥會典成陞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武廟登極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餘秩如舊十月引疾乞休去先是焦芳入閣憾遷嘗舉王整吳寬而不及己會鄉人以賢良應薦芳和逆璫謂遷違詔格與劉公健俱疏職又矯旨令遷弟武選員外郎趙致仕子編修孟除名庚午璫誅詔復職致仕辛巳世宗登極臺諫

連疏薦遷乃遣行人齎勅存問迺起參議不復任翰林遷遣子正入謝騰爲中書舍人癸未復令有司時加存問丁亥二月遣行人陳傑齎勅起遷於家時年七十九矣十月抵京進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辛卯二月疾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諡文正

### 太傅立文莊公

立字仲深瓊山縣人正統甲子舉廣東鄉試第一兩試禮部名在乙榜當授教職辭卒業太學祭酒蕭鎡深器重之景泰甲戌復試禮部廷試第二甲第一遷庶吉士讀書秘閣七年授翰林院編修天順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決蕭條列事宜李文達公賢一見卽代上之成化元年陞侍講命與修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者其不軌之迹蕭曰已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以

續藏書

卷十一

十九

不軌豈可信哉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潛自出已見撰史略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爲主然秦隋之末未可遽奪漢唐之初未可遽予乃作世史正綱以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本年陞祭酒十六年加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復謂西山真氏太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作大學衍義補值孝宗嗣位書適成乃表上之上覽之甚嘉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且命錄其書坊刊行時濬年餘七十矣弘治四年憲宗實錄成公克爾爾太子太保本年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初洪武永樂以來凡有司朝覲命吏郎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黜之所黜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以下有微瑕輒黜黜者亦不敢訴游深知其弊言於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祖宗舊制上深然之會文部上大小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亦勿黜賢官劉文泰平時往來丘家以失職然望素計家宰王公怨眾疑出丘意李禿翁曰非丘唆之賢官敢計家宰哉故宜科道以為言也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目疾辭不允八年卒於官贈太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諡文莊官其孫當為尚書司司丞潘常謂朱子家禮崇本敦實然儀節略焉為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有考又謂朱子微言散見語錄問學者率未易求采其精者為二十篇倣尊論語作朱子學的其他著述甚富世稱其博

卷二十一

治世餘聞云瓊臺丘濬學傳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主御醫劉文泰許奏三原王公嘗與劉吉不協劉作一聯書其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為然李禿翁曰公既為吉所厭則可以知公矣時論亦何足憑耶又云丘瓊臺嘗以糯米淘淨挾水粉之瀝乾計粉二分白麪一分搜和團為餅其中餡隨用煖熟為供軟膩甚適口公以此饋中官因而得進上上食之喜命尚膳監為之進食不中式司膳者俱被責因請之丘丘終不告中官歎曰以飲食服飾車馬器用進上取寵此吾等內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也由是京師傳為閣老餅馬

守溪長語云丘閣老於子史無所不通而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以為非人所共否必以為是其論泰檜曰朱家至是

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為生事論岳飛則以為亦未必能恢復李禿翁曰時既有泰檜自然恢復不成矣其黜元不當與正統許衡不當仕元尤舛謬

雙溪雜記云劉吉致仕丘濬徐溥在內閣濬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太甚弘治癸丑春朝覲吏部以黜陟聞濬擬旨留用者數人眾多天

太師李文正公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曾祖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東陽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上甚喜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璽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益稷篇唯荒度士功一段大義命肄京序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

卷二十二

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三年與修實錄十年陞侍講十九年癸卯陞侍講學士二十年克東官講讀官三十二年丙午主考順天鄉試尋丁憂弘治二年己酉起復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四年辛亥預修憲廟實錄成陞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克日講官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為第一七年甲寅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王奏請命官往問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即問罪與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丁巳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復會同官疏奏未報會武岡州劉遜建醮科道具奏

上震怒俱下獄東陽復上疏救上為霽威即日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職馬十一年戊午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復名問親定國管總兵官九月清寧宮災東陽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詎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謀越二日有為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為不可及清寧宮成又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讀東陽又以為不可上俱從之已未程敏政典試為給事中華泉所劾上命東陽覆試壬申會典成賜王帶十六年癸亥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命祀孔子於闕里還上時政疏命有司議行十八年乙丑上不豫召入王几前受顧命武宗登極加光祿

勳

卷十一

三

大夫柱國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如故元年丙寅上不親政東陽同劉健等上疏不報於是復同疏曰先帝顧命倬倬以陛下為託邇者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於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侍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略不豫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護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亦不報會府部科道疏請誅瑾不遂瑾遂矯詔逐劉健謝遷獨留東陽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丁卯尚寶卿崔恭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為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東陽上疏力救乃得成遷三年給事安奎御史張或忤瑾荷校東陽又上疏救都御史楊清建繫至東陽又力救是夏早朝罷有文書一卷委於丹墀皆是專錄瑾等過惡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跪瑾等

而詰何人所為眾冒暑忍饑久跪隨有仆地曳出而死者數人中刻一時三百餘人俱下詔獄東陽論救乃得釋有山東梁姓者日陳嘗捕盜七十人乞陞士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查舊盜七十家為主降佐俱照新例籍沒發遣東陽皆極言之乃得免查究瑾又巧取橫歛因而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詰誤假以姑免提究為名各發米實邊士大夫畏其凌虐甘心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東陽委曲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為關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天下府司州縣預積倉糧東陽因言各官罰納其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為實用遂免輸邊之勞其隨事應變潛消默奪使天下陰受其福類如此四川鎮守太監羅簪請便宜行事瑾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

續藏書

卷十一

三

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益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勅諭之詞曰會同討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費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唯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此便宜餘如所議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

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項銀為贓遂致大獄必欲真之死東陽力爭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陳瑄不從厥殺有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為第一蕭何不曾厥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為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止革熊爵會真鑄之變朝廷命將出師詔告天下內一款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

續藏書

卷十一

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直者取回則偽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乃語塞八月十三日寧夏獻俘既入東安門上親賜宴勞太監張永乘間出懷中疏奏劉瑾十七事武宗震怒當夜遣人執瑾次早令太監溫祥等持永疏至內閣讀畢徐問曰今當何如祥輩曰已收逮矣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曰須傳旨行東陽援筆擬進於是降旨特令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肉嚼之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焉是時籍瑾書籍得泰府永壽王為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謚上怒甚欲降敕切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

一省視會諸將曉之曰今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為故事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託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唯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俯意待之往來書信雖於法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況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若指此論罪降勅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今劉瑾已正典刑伏乞聖明廣大涵容將此書詞置之不問一應文書并行燒毀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上以為然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上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隆其從子兆蕃為尚寶司丞復上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固有

續藏書

卷十一

二十五

急荒先帝顧命唯欲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行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於朝奏講談之暇安處宮闈薄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眾近矣七年巨寇劉六至數十萬及賊平加廕一子為錦衣衛指揮上疏力辭有獻密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宜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上遣司禮監與谷大用至閣議東陽力以為不可大用謂此事非我輩所為自有先入之說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知其不可若勉強曲從即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者固存往返再四乃具揭帖略陳其故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胡虜十分要緊朝廷屯宿鎮兵分地防守尚



不給，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輸班備禦，近因劉賊倡亂，調官軍，  
是一時權宜，非得已也。況今正是防冬時月，如以聖駕在在，  
欲比常加意，竊見總兵部，永兄在滄州，宜令兵部密切行文，帶領  
邊軍，近京往劉，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穩當，人心安靖，而內  
已定，司禮監文書官，迫令擬票去。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提出  
東陽等，乃具題，極言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有急事，互相應  
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不便也。  
京軍出京，駭人耳目，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強買  
貨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不肯禁，邊方受害，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  
在內，狎恩市愛，傲視軍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  
可制，五不便也。遠遼御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暖，不相宜，或盤纏供  
給，不相續，六不便也。根草之外，必有行根，布花之外，必須實資，非緊  
急不得已之時，為糜費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或  
變起於道途，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單  
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  
將誰歸，十不便也。今五府以為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為不便，六科十  
三道皆以為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  
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為國之憂，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  
以塞責矣。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內降行之。東陽遂乞  
休，賜勅諭九廕，其從子兆廷，為中書舍人。十一年，卒於家，壽七十，贈  
太師，諡文正。所著有懷麓堂集，前後續百餘卷。  
汪俊，云繼甸，學盜，勢甚張大，王師屯德州，惠女伯張偉，不敢出，提督

錫以卿堂墳墓所在，恐為所脅制，倡為招撫之議，司禮監亦以  
問公，公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非夷狄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  
兵，亦子遭其荼毒者數千萬，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且方  
出師，而以招撫為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  
說，永等嘆曰：老先生終是老成人，議遂定。  
近峰聞略云：少師西涯東祀歸，上通達下情疏云：請以所見，備之節  
用度，如開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淵泉然，積一分，  
則下有一分之利，唯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親切，善  
啓人主之聽。  
楊一清云：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欲然，  
雖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介持不易所守，蓋其文章  
與功業並懋，斷乎有以立于世者。  
蘇對錄云：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上召至暖閣，健等奏曰：今國  
帑不克，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  
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不可不講，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  
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不肯上納，上問何故不肯  
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  
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健等又言  
王府奏討，亦壞鹽法，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健因奏曰：臣聞  
國初茶馬法初行，歐陽駘馬，販私茶數百斤，太祖高皇帝曰：我纔  
行一法，乃首壞之，遂真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  
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滿

下戶部查議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近來廢弛殆盡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益勵精思治如此

雙溪雜記云東陽以神童與程敏政齊名專以詩名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用當時有識之士以為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番文士尚名矯激世變必起後李夢陽草疏欲殺劉瑾而謀慮不審且疏中既以甘露之變為言而躬自蹈李訓之淺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為制度自此不可變更矣且草疏者李夢陽一部屬而諸司英傑平素以文章氣節取重於世皆翕然和之韓文亦與東陽交厚夢陽詩甚為東陽賞鑒故文不敢少遲夢陽之疏而九卿大臣景從文後亦不肯略出商量萬全之策皆氣節之

續藏書

卷十一

壬午

盛使人不敢致思也李禿翁曰此段亦是一大議論但當時洛陽為首相其識見亦只是夢陽等雖文正為次輔亦不敢與之商量萬全之策况韓文九卿諸公哉故謂當時諸老盡出一時搏擊之習無一人能為朝廷計久遠圖萬全者可也謂其咸相隨而就夢陽之後不可也文正雖以才學知夢陽然夢陽實不知文正使其能知文正一兩分則文正不孤矣何待結識新都倚託梁費而後致身以去邪故知為文正者實難後之學者慎勿容易草草論文正又曰劉瑾竊政戶部韓文為首率九卿共劾瑾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徐智為內應而內閣劉健等又助之時王岳等大為上所信任密奏朝中多官劾奏瑾等不可不從上不得已允之欲待明早發旨捕瑾下獄瑾等遂趨至御所俯伏哀號訴岳等内外交通欲害我等上曰且

待明日瑾等曰若等明日臣等再不得見天顏矣須今晚挈等三人送獄方可上不得已領之瑾等遂出傳旨夜捕岳等繫獄明日奏請劉瑾入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兵馬設內行官校巡察在京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王岳范亨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行至臨清將王岳縊死由是權歸瑾等勢傾中外卒令劉健等三人自陳致仕李東陽獨留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從東陽門徒故盛初皆以為為東陽素有文名故得不去及後劉瑾於朝陽門外創造玄真觀東陽為制碑文極其稱頌人始議其泄捕瑾等之事真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也哀哉又云劉瑾既誅而政權仍在內臣魏彬掌司禮監印決大政馬永成等又奏有旨朝廷

續藏書

卷十一

壬午

大事須彬等同議時東陽廷和梁儲費宏四人在閣以窮苦魚菜四字為題各作長詩示永東陽為窮字折點畫為句極工永大悅命工刊印裝錦軸送人未久山東盜起人以為窮苦之應東陽又囑楊一清作平定寧夏碑頌永功德後民不傳嗚呼傳亦有何嫌也又云正德間內官賜生祠額護勅皆劉瑾分付內閣李東陽楊廷和制為之使東陽執奏我輩不過講讀視草之官不由六部執掌奏行者不敢擅寫且舉大明律結黨亂政之法最重如此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後東陽卒諡文正何所據哉李禿翁曰此真是放臭屁也

殿學記云予觀楊廷和懷麓堂藁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知大湖之源出崑崙經積石由龍門至底柱吞吐百川涵浴日月頃刻萬變

而不知其所窮。邵二泉敘續纂云：盛德嘉謨，澤被海內，如大將禦戎，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嗟乎！可謂知言矣。予以為弘治間，薄海內外，泰和流行，兵以不試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刑以不用為治，伊誰之力邪？君子是以知文正不可及也。

國史實錄云：弘治七年，大學士徐溥等奏文臣誥勅，當如舊專官撰擬，遂擢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領其事。又曰：東陽在翰林，以文學名，前輩或忌之，遷侍講學士，數年不與經筵。劉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唯見東陽，則改容起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助瑾煽虐，東陽隨事彌縫，去其太甚。

鄭端簡云：文正公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又能邁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泰陵，稱忠勤，康陵時，

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休不專，政歸卿寺，人願思之。

### 太傅王文恪公

王鏊，字濟之，吳縣人。自幼穎悟不凡，侍郎葉盛提學陳遜咸以天下士奇之。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天對策。一甲第三，授翰林編修。弘治初，滿九載，陞侍講，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八年，晉侍講學士，兼日講官。孝宗遊後苑，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請罷。召所幸李廣戒曰：今日講官所拈殆為若等，宜好為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首薦鏊，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遂為吏部侍郎。正德初，內閣謝遷舉鏊自代，時中官劉瑾欲引家宰焦芳而衆議推鏊，遂與焦俱入閣。大司馬華容劉大夏以瑾舊怨，逮至京，坐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律鑒言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

以故劉得減死，或惡石涼楊一清於瑾，謂其系邊太貴，鑒言楊為國修邊，乃可以功為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喪，以滅迹，門喪不可成，服鑒言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鑒言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妃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然見鑒，則誠與

言初亦間聽，及焦芳專事，始阿鑒，阻之不能得，於是懇疏三上，遂得誅。鑒歸吳，屏湖紛囂，嘗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於道，茫然無聞，爵廟公孤，官居臺閣，志懷輸忠，幾昧納約，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權狂獮，不能始阿，一有違言，超然不辱，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窺避，歸臥空山，安然寤寐，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於世，自潔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跡，而不能為應變之崇，居閑十餘年，

### 續纂

卷十一

三十一

論薦交章，嘉靖初，造行人存問，曰：朕行且召卿，公疏謝，乞上講學親政，講學篇曰：國家經建之設，盛矣，然其間寒暑皆報，春秋之月，月不過三日，三日之期，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謂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親密，至于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高宗學於古訓，遜志時敏，成王訪學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今乃潤略如是，恭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眾安能得也，且不獨高宗成王為然，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指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業與魏徵所論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惟是觀書

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市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諮詢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膚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臨御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諸書於官中觀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陛下容哲自天春秋鼎盛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闕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齊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唯所好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時御經筵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于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也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臣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事在馬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馬路門之內日內朝亦曰燕朝王濬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則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

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交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則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間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憲義夏原吉輩嘗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閣鮮或窺焉孝宗晚年屢召大臣於便殿議論政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親至治大美天下至今為恨唯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做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和顏色而追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不過是也大禮議起連逐輔臣士類咸願起釁未及起病卒年七十五巡撫吳廷舉上言泰高文清節守道見幾洞庭雲臥望重東山

震澤波澄名高北海乞與襄恤贈太傅謚文恪之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嘗今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道不離於靜具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凡天地間福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受之心者月之魂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述後儒多未之及陽明子曰主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樂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塵談錄云王守溪文章明暢其論修史一條極切時弊曰莊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一言一動皆其親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目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逸不相及政事行移全不與聞唯易世之後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耳又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公平宰臣之意果皆平且正乎且生於數十年之後進書數十年之前是非曲直茫然無據縱有所聞亦無其實縱然得實又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見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動業汨汨不傳而對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戒後世監領者又往往私好惡其間故曰不復有史

卷十一

三十四

太保劉文肅公

劉忠字司直河南陳留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翰林編修在翰林歷

侍講幾三紀始拜侍講學士弘治十八年進翰林學士掌院事正德三年為講官每附經義規上闕失及諷時政久之傳言陞南京禮部侍郎進本部尚書本年改南京吏部南京大宰開缺居官者自名吏隱忠毅然持風裁越閭胥人革後者皆縣胥京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忠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月緯究意後代凡革罷千人雖什者亦追論除名庶盡漏網秋為署考必當實御史其特勢驕橫忠署下考郎中某璉當張祿私昵者也署考曰守已乖於士論行事拂乎人情自是諸司弗餘者咸備備焉璉誅始被推入內閣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是時政權在閣永大臣政事璉者事不忠臨政持重守法同事者忌而擠之在位不滿二月乞致仕同事者尼之乃托祭掃請假始得歸世廟入繼兩遣行人存問

卷十一

三十五

忠及洛陽劉健卒贈太保謚文肅

大常卿魏校云公留意人才嚴於考績藏否精當人不敢干風裁肅然為南都之重

侍郎崔銑云銑初入翰林謁少傅于高坡私第公慨然曰古稱人匹士雖當流離困絕不敢非義取財况居位祿食者乎許襄毅語銑曰子初任慎事大夫翰林唯司直一人耳其見重名流如此又云正德辛未給事中馬卿為同考官未揭曉禮部移文內籙副考官斬貴學士家僮可勤洩試題於常州舉人某某受千金公為主考駁號一人中式比填榜黜之曰用戒驕貨已出院即上疏請究曰縱不實可使大臣母受議於四方竟坐放罪一舉子兄吏斬公大愧

太保楊文忠公

楊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父春湖廣提學僉事廷和成化十四年戊戌進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翰林院檢討弘治二年歷修撰陞侍讀九年進左春坊左中允十六年陞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十八年命同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爲會試考官取董祀等三百人尋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正德元年進詹事仍兼學士二年三月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初武宗御經筵講書故事講書義畢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同學士劉忠講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何故添出許多說話瑾奏曰此二人當打發他南京去乃

陞二人南京侍郎是時南京無缺皆添註五月陞南京戶部尚書十月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三年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五年二月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九月加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七年十月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九年正月上疏請視朝御經筵罷邊兵西僧市肆等項奉旨早朝深居朕自處治經筵等項已有成規邊兵只照前旨市肆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動十年二月疏請重視朝嚴宮禁三月以憂去十二年十一月服闋大學士梁儲請遣行人起廷和復入內閣而已遜居其下十二月上巡邊廷和言北虜不時出沒正統末年可爲明鑑不報十三年六月上復議北征廷和諫爲乘不宜輕出上又自稱威武大將軍令內閣草勅廷和等又諫俱不聽十五年廷和同大學士毛紀上疏謂

大祀之禮在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

日禮應即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祭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文書不報十六年三月

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并各衙門題奏文書不報十六年三月武宗不豫廷和等密請太后懿旨詔廷和等入見

京廷和請由東安門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極上命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初儀制郎中具儀注途啓上謂長史

表宗阜曰遺詔以吾嗣皇帝非爲太子此所具儀何謂也會命議興獻王王祀稱號尙書毛澄請之內閣廷和檢文獻通考漢定陶王

宋漢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異論者卽奸邪當斬七月進士張璁疏論總統繼嗣不同力詆朝議之非上令送至內閣廷和曰秀才焉

知國家事體復持入頃之召廷和等入論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手勅曰卿等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父

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等退而上言禮謂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

叔父母蓋不唯降其服而又異其名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勅既而御批復加興獻帝后皇字廷和等復封還御批曰若

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矣願罷歸上曰卿等所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

弛錄皇號廷和等倡九卿翰林科道連章劾張璁邪說願乞罷斥不報嘉靖元年壬午春以翊戴功加伯爵贈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使辭

免仍加錄歷二年二月以少師十二年考滿奉 手勅楊廷和輔明  
朕躬勸勞懋著特加太傅不拜三年二月以議大禮忤 旨致仕後  
削籍爲民

國琛集云 武皇南巡天下洵洵倖臣竊國柄有狂生上書數其過  
公延禮狂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規已而 武皇崩於豹房安危俄  
頃禁從兵悉屬江彬公密與太監張永謀客 太后請 旨誅彬先  
傳令散軍士各就賞所彬覺顧瞻無人遂就擒乃定遣迎今上禮下  
詔紀元釐正國條裁革傳乞陞及濫役月省食糧一十六萬餘

永史云戊申命禮官議崇祀 興獻王楊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  
事授禮部尚書毛澄曰是禮良正異議者以奸諛誅時有舉人張璠  
者禮部侍郎王瓚同邑人也詣瓚言 帝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與漢

續藏書 卷十三 三

袁宋英殊科瓚宜言於朝廷和惡之喊言官論列調南京而以學士  
汪俊代之又云尚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  
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 今上宜以 孝宗爲  
考而稱 興獻王爲叔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 興獻稱考而顧稱  
益王爲叔 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邪其更議大學士廷和蔣冕毛  
紀復言程願漢議最爲得體 興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  
復承王後情理允愜廷和復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頓  
王願 皇上取法二君以光聖德又云 聖母至通州禮部議由東  
安門入不聽復議大明左門入亦不聽斷由中門入謁 太廟舉朝  
以爲不可 帝命錦衣衛以母后儀駕及製太后法服以俟 聖母  
聞朝議欲考 孝宗悲曰安得以吾子爲人子詰從官口爾儕已極

榮獨不爲 獻王地乎胡尊稱至今未定也因留通州不入 帝

聞之涕泗號泣啓 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羣臣惶懼不知  
所裁又云張璠作大禮或問辯繼統繼嗣之異以遺內閣不聽乃上  
之兵部主事霍韜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言禮官持  
議之非留中廷和知勢不獲已乃草勅云奉 慈壽皇太后懿旨以  
朕本生父興獻王稱興獻帝母稱興獻后 憲廟貴妃邵氏稱皇太  
后仰承 慈命不敢固違 上允之又云給事中熊浹疏言 皇上  
貴爲天子聖父聖母以諸王處之干禮安乎臣謂尊稱必以帝后而  
祀於列廟則大統之義本生之恩庶爲兩全費宏以決爲鄉人恐廷  
和疑已乃出爲湖廣參政又云 帝下張璠所進大禮或問於禮部  
廷和授旨吏部尚書喬宇還爲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論之曰南中

續藏書 卷十三 四

非子所宜奈何以大禮相厄也尚書石瑄語璠曰行矣慎之大禮議  
久當見用耳而楊一清亦云張生此論聖人不易也又云郊祀甫畢  
清寧宮小室火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清寧後殿豈 興獻帝后  
加稱 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給事中鄧繼曾言五行于火主禮  
火失其正廢禮之應也主事高尚賢等亦各上疏 帝心動乃勉從  
廷議稱 孝宗爲皇考 慈壽皇太后爲聖母 興獻帝后爲本生  
父母不稱皇又云 上諭 興獻帝冊文朕宜稱子廷和曰不可復  
諭宜稱孝子廷和曰宜稱長子廷和令禮部侍郎賈詠題主題曰  
興獻帝神主不稱考亦不稱叔不著子名遣太監及成國公詣安陸  
上尊號又云 太后邵氏崩后 憲宗貴妃也生 興獻帝尊爲壽  
安太后楊廷和議哭臨一日十三日除服移文南京不布詔 帝不



從命以二十七日丙寅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帝曰朕哀慕方切安忍為此十二月甲戌帝勅禮部曰祖母壽安皇太后風事

皇祖誕生興獻帝肆致躬躬入承大統方隆帝號期享遐齡孝未終奄忽違棄追唯懿德宜有尊稱上尊號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太后又云帝遣內臣之蘇杭織造工部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及科臣章等各諫止不聽命廷和撰勅廷和疏言蘇杭諸府四月以後亢陽為虐入秋以來霖雨不止饑窘非常正供不給淮揚徐邳田廬漂沒幼稚計斤而鬻母子墜水而歿若更重以織造恐激他變勅書必不敢草上怒其違抗切責之廷和遂移疾乞休允之科臣蔣鴻奏乞慰留不報又云帝命費宏監修大禮全書已而易名明倫大典以一清璉等監修至是書成加璉少傅太子太傅

卷十二

五

更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久之帝幸太廟數目璉賜以御詩及宵衣勅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濃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理蔣冕毛紀轉相附和林俊著論迎合喬宇為六卿之首乃與九卿官交章妄執廷和繼為禮部仍主邪議吏部郎中夏良勝曾特庶官望遂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禮部鼓舞朝臣伏闕喧呼朕初見道未明三更詔令而大禮始定然不欲已甚姑從輕議廷和為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優市特寬宥則籍為民毛澄林俊既病故各奪生前官職蔣冕毛紀喬宇汪俊已致仕各奪職開仕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勝釀禍獨深俱為民其餘兩京各官附名人奏或被入代署而已不與聞者俱不問其先已正法典編成為民者茲不再究禮部大書揭諸承天門俾在位者咸知警省

卷十二

六

趙文肅曰唯皇天篤我明之祐間出哲臣為社稷隸二百年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力於隸事最著矣蓋正統己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隕空沉陸變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移斗之能安敢授手其間哉于公已表於憲皇之世楊公之沒久矣頃者恭遇我皇上奉我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諡文忠廕一孫為尚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葬恩數備至嗚呼休哉不忘臣下之勞其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是始皆談誦公行事矣噫公希世之英也按公系出湖廣之麻城五世祖避亂入蜀居新都以大順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幼以奇穎舉於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肅敬風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當相天下為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居館三十年修

獨斷。竟俾邊無鳴鐘。衝寒驚橋。安平且泰。俟上之回。嗚呼。可不謂公勞已乎。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密。最貌在側。磨牙談舌。儻機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不測。可忍言邪。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內旨。許其從事。始以一刺給彬。入賀。默吻縛之。按押虎之機。此蕭張擒信之智也。旋以優賞。犒思歸官。卒令掃迹出關。成逐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稱而郿塢之勝。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公功已乎。然後清官警道。迎真主。開明堂而治之。布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勳名著矣。風烈高矣。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公嘗嘆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唯有去已耳。夫以公之圓機達識。豈

卷十二

七

不知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十易之。孰禦。特以處君父骨肉情理之間。身任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必推心挈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之至禮。保忘名之完名。俟秦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盡晚哉。然欲卽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于去。所以免義我尤也。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稱。據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求裁無滅異之厲。四子之於公。獨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決於去。所以免人我尤也。世復有不齊之論。出於意見之偏。錮於習聞之久。附聲和響。齟齬寔繁。徒致聖主懷怒。疑有諷喉。罪且不測。豈非時固然哉。公之決於去。蓋以免事我尤也。夫以公之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地。人臣之道。豈易盡哉。悲夫。傳稱公勿讀書。日以卷計。長於學。無不真。

卷十二

八

唯以資經濟。故於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邊防阨塞。軍伍錢役。張項速週。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以東廠功乞封。已持內旨。引內官劉馬兒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公類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輟草歲武勅。已潰。疾速。嗣君未至。承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奸雄。如秦如瓊。稍疎皆足以久。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謠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於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戾戾隣。矣。然而不灰也者。才也。亦忠也。有然相者耳。公閣僚廣東梁公之論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不可代也。於是虛閣中首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故公少時。嘗夢天門開。遙瞻草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間氣而生者邪。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二辭錦衣衛千戶。三辭文職四品。世襲。位極人臣。而居處同於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漑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捨建坊牌費。以修縣城。城成而賊至。完生命者萬計。次置義田于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業三焉。他若言行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永卿輩書之。未易舉也。史大綸曰。大禮之議。肇於永嘉。而席挂諸君子和之。倫序昭然。名義止。自無可疑。廷和上畏昭聖。下畏人言。力主濮議。諸卿佐復畏。

廷和之排擊附和雷同莫敢抵牾其伏闕諸少年尚氣好名以附廷和者爲守正以附永嘉者爲干進互相標榜毒盈縉紳皆當國者不善通融耳然以冲齡之主而舉朝元老卿輔至二百餘臣皆喧呼慟哭卒不少動聖孝天植神武獨斷萬古一君而已

李禔翁曰世廟初入據古執禮公當其時可謂正直不阿卓然名世矣是豈賂取容之人乎此市井之談愛憎之口不待辯者獨大禮議起人皆是張桂而非公子謂公只是未脫見聞窠臼耳若其一念唯恐陷主於非禮則精忠貫日可掬也故謂公之議有所未當則可謂公之心有一毫不忠則不可此趙文肅所以極力爲公表也善乎鄭淡泉之論曰康陵時劉公鞠躬盡瘁以匡其始楊公撥亂反正以扶其終或去或不去均之爲大臣其言當矣果如或者之

卷十二

卷十二

卷十二

說於司直爲貴友於劉瑾爲阿勢則大禮之議委曲扶同公自優爲之矣然公之議大禮也可以許其忠而未敢以許其妙若處康陵之朝非但人不知其妙而亦不能信其忠蓋大忠者不見忠至妙者人自然不知其妙也是以當時知公者僅僅有李文正梁文康費文憲數人耳文正必得公而後敢以去梁費二公亦必得公而後敢即安則公所係何如哉子又怪其不能以事康陵者而事永陵也豈其真挾定策之功或恃世宗仁聖終能聽已也邪不知之矣

太師梁文康公

梁儲字叔厚廣州順德人別號鬱洲居士進見號厚齋成化戊戌會試第一廷試第二甲居首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編修二十二年兼司經局校書侍孝廟於東京日進講讀丁未充會試同考官旋工

內外艱弘治辛亥服闋進侍講與修憲廟實錄成進司經局洗馬

壬子主考順天鄉試復侍武宗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歲

冊封安南國王充正使庚申九年考滿遷翰林學士辛酉再主試順

天壬戌奉詔教庶吉士與修大明會典書成進少詹事仍兼學士

本年遷吏部右侍郎奉命充正使冊封魯藩正德改元詔纂修

孝廟實錄及會典俱爲副總裁遂轉左侍郎明年遷吏部尚書兼學

士專典誥勅掌詹事府事又明年戊辰主會試時逆瑾竊權專恣有

不附已者輒以計去之乃指摘會典紕繆貶爲吏部右侍郎實錄成

復尚書兼典如故瑾憾公不置捃摭媒孽俄有旨調南京吏部尚

書加太子少保五年瑾敗詔復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既至

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尋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

殿大學士

卷十二

卷十二

殿大學士歷一子錦衣世千戶公辭改尚寶司丞又辭改中書舍人

又固辭弗允甲戌再主會試凡六司文衡六年考滿進少師兼太子

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先是石齋楊公首秉朝政以父喪去位公言于

武宗敕遣行人慰諭命有司卹其家督促上道楊公至公遷居其下

上諭多之武宗之將幸宣大也楊石齋暨敬所蔣公皆在告中外

洵洵莫敢先發公與東萊毛公泣諫於左順門內既而毛公亦在告

公獨廷爭累日不得命陝西親藩有請良田爲牧地錢寧江彬及宦

官張忠輩受重賄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

皇帝有禁茲田不得畀藩封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爲間言大學

士樹廷和蔣冕皆引疾不出梁儲曰公等皆托疾如國家事何是時

上怒甚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上制草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

其勿與事遂寢會。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巡邊令內閣草制大學士楊廷和同儲力諫不聽屢使促勅廷和稱疾不出至是上御左順門面促儲儲不敢草願就赦上釋之時禮部尚書李遂等廷議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賄謀入寧王世子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儲大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不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鉞矣上壤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已卯考一品九年滿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勳左柱國兼給諫命褒諭賜禮部會江西兵變大駕南征公與蔣公扈從至南都凡七請回鑒不報時且郊公與蔣公疏言兩都郊祀祖宗配位不同乃不果郊遂定議北歸然尚未有期公復跪請於行宮西階中使傳諭再四公弗起得報乃起庚辰冬至德州自劾請罷不允抵京再疏又不允儲乃杜門求

卷十二

十二

歸言妻喪未葬先塋未修老病之軀無所陳力武廟固留遣官爲治葬事尊先人墓而賜祭遂與羣公同受遺命策世廟自與邸入正大統儲與見實奉行勸進事稍定復申前請既而外議謂儲黨逆濠復護衛儲默不辯攻訐者纓纓儲乃復固申前請上始可其奏賜勅特遣行人送歸命有司月給廩食歲致輿隸蓋辛巳夏五月也公歸日與弟恭議君德徜徉山水間嘉靖乙酉秋上念定策扈迎功唯儲未錄詔廢子世錦衣衛指揮公疏辭上重違懇誠遂可而遷均輔爲尚寶司丞公疏陳謝慰勞有加丁亥三月二十五日公卒享年七十有七贈太師諡文康諭祭九壇遣官營葬公沉重博雅接人和易立朝四十餘年議論每持忠厚故羣邪用事公從容其間若履坦途所著有薊洲集藏於家

霍輅撰公傳曰公立朝四十年其功多矣乃自掩蔽不肯以功自誇故人不得知公聞謗不辯故謗言日積平生好施德於人或賴公以自庇反操戈向公故海內後進之士未嘗面公者徒聞謗公云云亦附和而毀公也正德間秦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雙臣江彬朱寧及宦官張忠皆助爲之請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及科道各執奏不可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公嘗草制曰若遂草制界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帝意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武皇帝震怒內臣督促公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界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界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聽狂

卷十二

十二

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母忽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力決於數詞偉矣哉正德已卯武皇帝欲自巡邊乃稱威武大將軍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勅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武皇帝御左順門召儲儲奏曰臣不敢草勅帝震怒手劔立曰不草勅齒此劔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武皇帝適察其誠欵擲劔起不促草勅矣已卯宸濠反武皇帝欲親征乃議楊公居守梁公蔣公皆從武皇帝至南都議郊儲與見奏曰南都郊仁祖皇帝配天比都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天若遂郊配位不知所裁武皇乃不郊又將南幸儲見手執事奏跪

行在門外，自卯至酉，汗浹背。武皇帝遣內臣諭起，對曰：臣未奉命，不敢起。武皇帝乃諭曰：不南幸矣，儲君乃起，始震澤未反時，凡所僞皆有記籍，濛誅後，閱籍唯厚齋梁公晉溪王公無受僞，世人猶指此以疵二公，未見此記籍耳。廣郡沈同知尚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田無百畝，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瘦故不食之上，世人乃以辭受之，濛疵公，藉故若此，以俟篤論之君子云。王御史漆請典刑公，則給事賦公門人也，請沒公貲，以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遂矯詔抄公家，公在南京，初報聞，色不動。今上御極，言官聯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是為故縱反者，請召置獄正罪，如陸尚書亮云：公曰：余唯致仕去而已，終不肯辯，人曰：是公大罪，何所容辯？公終不辯而劾者不已，久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非公，實石齋楊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之為也，蓋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跡，故不得而誣也，公唯引罪，連三疏乞致仕，無片言自明，然後知公之為大矣。

卷十二

十一

黃佐撰公傳略曰：蔣冕方在庶寮，公延譽官府，力拔為輔，御史西安張璉論列，詆毀人不能堪，而儲引應往謝，立意薦楊，竟至大用，璉終身感之。時楊一清在內閣，親承聖諭，命撰勅召用，而計音至矣。

太保楊文襄公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幼以奇童薦入翰林，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為人師，有文中之風矣，登成化八年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三年，擢西提學僉事，丁憂服闋，補陝西提學副使，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陞

八年在陝，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修文辭者，專攻舉業者，所學不一，皆誘而進之，三邊學多士，廣歲必一試，雖僻壤不遺也，其蒞事愈久愈嚴，夏楚之用，若無虛日，士試凜凜守法，莫敢左右顧及，去任，士追憶往事，凡中才已上，可貢可舉者，未嘗一朴及之，性明知人，方進取日，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必卒如所言，故其造士五十餘年，猶用不盡，當是之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雖撫按不能撓課試之權，為國朝提學之最，久乃召為太常寺少卿，至十四年，轉南京太常卿，壬戌，虜火歸入寇，馬政廢弛，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十七年，清出荒熟牧地，凡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餘，奏准每年於陝西按察司揀用憲臣一員，于臨洮府駐紮巡禁茶馬，又奏准選取都布按三司官三員，專候委任，及添註鞏昌平涼府同知官，不時聽

卷十二

十四

奏十八年，又題准招商自出資本，買茶裝篋，轉運茶司，每一千斤，價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舊買馬不過千匹，若此，可得馬幾三千匹，其利在官，與開中商茶不同，至今以為便，甲午，虜賊大舉，大司馬劉大夏薦為陝西巡撫，兼經理邊務，一清上疏陳邊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宏，使自効，裁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頻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己丑冬，虜數十萬人寧夏，乘勝直抵固原，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眾遮道爭謂不可，以謂平涼一路，絕無行人，恭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清不答，徑去，賊聞一清至，遂擊衆北走，在陝未踰年，百務具舉，正德改元，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大分，命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一清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處

數由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議處方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修濬垣  
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又上四事復  
上六事丁卯忤劉瑾歸休丹徒復逮詔獄賴大學士李文正救免庚  
午慶藩寅鋪叛起為總制靈州土人素苦漢官科虐一清苛時多所  
釐革已復踵舊至是紛相訴訴一清以大亂之後但除其害而不深  
究其人聞舊禁邊牆自紅山橫城高厚堅完儼然巨障念成功之甚  
難歎前志之未遂感而賦詩有老去寸心猶不灰仗誰經略了餘忠  
復入城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謂邊軍之困本由科差  
煩重而私役買閑為弊居多屯軍地去糧存通逃萬數而湖地草灘  
半為將領所據反役軍承取以自封殖於是鎮守太監 弼及總兵  
楊英仇銀遊擊史鏞少監馬良等各退出役占軍士楊英又將所收

續藏書

卷十二

草灘湖地呈退三之二一城以下各退有差乃行巡撫將本鎮馬步軍  
士稽查實數造冊在官凡有征調全隊以出一切雜差循次撥用毋  
得脫者又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條陳地方急務十數事上奏  
其大者如乞旌罵賊而必都指揮楊忠李唐逃難而須百戶張欽等  
門閭仍廢其子以勵臣節皆與劉瑾意忤一清又奏總兵楊英喪失  
之餘上心不附乞將英取回調用薦副總兵仇鉞參將保勳遊擊將  
軍史鏞是時延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鎮兵搜索河套零賊一清  
上疏以謂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途官兵數多邊城空虛邊儲缺乏  
而河西達賊屢肆搶攘況河凍後達賊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蓄鋒養  
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搜索縱得老弱殘敗餘寇何補于事而  
往回動經旬月糜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且令門庭侵犯

之虞而尋伏藏逃難之賊取笑外夷又遺書當道極論其事竟寢不  
行蓋璫素憾一清特以事變倉卒不得已起用既平復悔乃矯詔改  
一清專在寧夏撫馭實陰奪其總制之權也無何璫誅衆但知璫之  
誅為張永所發不知永實受璫于一清遂成之耳踰月召為戶部  
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辛未順天應天山東河南盜起一清疏上十一  
事上嘉納改吏部起廢拔幽凡為逆璫所構陷連茹以起江西盜  
久未平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山東盜日熾又疏陳職守撫馭賞罰機  
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及劉六劉七等聚衆數千充斥近圻兵部尚  
書王敞束手無策一清遂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  
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大學士李東陽從中票  
旨極其褒美悉從所言施行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

續藏書

卷十二

十六

為總兵官同征流賊馬張不知兵專主招撫賊盜放縱大肆劫剽渠  
魁劉七屯兵近圻要請赦宥廷議將從之一清獨執不可曰中原百  
姓敢稱兵熾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命太監谷大用總  
督軍務薦侍即陞完為提督及賊至鎮江貽書于完願以拯溺收焚  
為念星馳前去量帶西北勅兵數千人半駐江北以為聲援半渡江  
南以備截殺彭提督仇總兵兵馬亦于南都以東隨便屯駐防遏一  
以壯金陵之保障一以為瓜真二壩之防又思此賊出沒無常或奔  
淮陽通海二州以趨山東故淮鳳之兵不可撤山東之地不宜虛卒  
之金山之捷竟如所料云寇平加少保甲戌簡入內閣以時事多乖  
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而上疏自劾疏入錢寧銜之遂謝政正德己卯  
秋宸濠變起一清以鎮江為江南首衝地有備則三吳無虞乃親

開城設險，出果賑軍，乃調金山鎮海官兵為外援，設中軍營為內應。故城內外恃以無恐。後武宗南征，幸其第，宴飲畢，歌兩首，有導上幸浙江者。一清從容婉諫，遂不果行。嘉靖四年，再起總督三邊，即以最急且切四事上疏，俱蒙施行。及大學士楊廷和將薨，手疏去位，再召入閣。上以張錦奏還顯陵事論一清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大事既舉，無故舉遷，恐有他虞。」獻皇帝大葬之後，陛下自藩邸升為天子，不謂之吉壤不可也。乃不果遷，初張孚敬桂萼二臣言官多有論列，疑一清所授。二臣既去，霍韜乃上疏毀一清。上疑之，遂乞歸。一清明於知人，若拔仇鉞于列校，而實錘就擒，舉王守仁於庶僚，而宸濠受誅。錄楊宏於編戎，而總兵漕運至於伍文定之首倡義捷，喬宇之捍禦留都，俞諫之總制江右，是皆儲賢于無事之時，應用于有事之日。靖太變，正邦域，其有功於社稷大矣。

卷十二

十七

制府陳錄云：公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習陣者，公謂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戰備為法，故每論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時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為能邪？既慶謝純撰公行狀曰：安寧州有石淙渡，公凡撰述題識，皆以石淙繫之。故時人稱為石淙先生。父諱景中，永樂癸卯鄉試，初判霸州，改澧州，遷廣東化州同知。景泰甲戌十二月初六日生，公于化州。天順庚辰，父乞致仕，攜公便道訪前母劉氏家于巴陵。壬辰，公登進士。癸巳，以外艱解官，訪姊氏于丹徒。會公前室段氏癸亥二喪不任遠歸。

乃葬丹徒。因家焉。公為山西提學僉事，陝西提學副使，作與士類述。魁天下為狀元者二人，其以學行功業者甚多，具見于正學書院志及關西政教集。尋薦陞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親歷荒邊，攷求利弊，茶利大興，而馬亦蕃盛。三邊仰給，詳具御史陳諫所著馬政志中，會虜賊大舉，司馬劉大夏奏謂楊一清在彼，多才好問，有謀善斷，請初改為巡撫，兼經略邊務。勅下，公即率兵禦之。上疏具陳邊事，其一切興革計處事宜，載西征實錄中。世宗即位，薦起公者凡二十疏，詔待缺起用。特先遣官賁勅存問。嘉靖四年正月，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陝西諸邊軍務。命巡撫都御史卽家致遣，啓行十一月，召入閣。明年五月，陛見，復公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兼太子太傅。御製詩一章，賜公卒之期為嘉靖九年。

卷十二

十八

年八月十四日夜四鼓，是夕寒風颭，廳堂戶閣皆洞開，有一卒過公之門，恍惚見公與出，騎從旌幟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公病，今將何之？」公病起邪，及間出大市，又遇公如故。天明方聞公歿矣。李元陽撰公墓表曰：正德初，闖人劉瑾有寵于上，竊弄政柄。公時總制三邊，條列修邊事宜，極有端緒。朝宁翕然稱之。瑾惡公不先白己，內批罷公，公遂引疾去位。瑾怒公不已，下之詔獄。首相長沙李力故得釋，瑾權日益重，鼻息所向，無敢違者。六卿一言不合，輒辱以荷校，致有乞骸骨去者。中以奇禍相逢禁中，晚伏不敢仰視。國事唯其意指，危亂之幾，已在旦夕。時公家食，日夜籌度，不遑寢處。五年，安化王反，寧夏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各處軍務，協同討賊。公謂永曰：「藩室亂



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提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為也永伴若不知纔入陝界果聞仇敵已擒賊永見公料事如神促膝問內變事公手畫璽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不離上一時不見渠不樂今其根幹枝葉連結已成上傍皆彼手目安從得一言入乎公曰此時已有間可入觀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矣言已即就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上先進寧夏奏上必就公問公說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何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可頓首請上即時召璽沒其兵器請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僕狗又頓首哭泣上必大怒璽誅公大川益矯所為呂強張永業暨公千

卷十二

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即行事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承入京請見如公策上覽奏至璽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即召璽入侍璽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矣上命縛璽下獄時尚未甚信及登城聞所抄兵器繩繩不絕始吐舌竟誅璽等一時公卿士庶方敢出氣懽聲震天摘璽肉而嚼者如市永乃備言公本謀與首相長沙李公同薦公才望公始柄用矣公七歲能屬文聰敏絕世讀書過目成誦人欲試其心計戲取市家日曆麟雜米鹽之數令目一過輒無遺脫故六經百氏無所不窺官制兵衛本朝故事歷歷詳曉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為秀才及中進士為中書舍人結交海內名士文章日盛有名從學者日眾如丹徒新貴同在內閣太原喬宇為家宰皆執弟子禮公非喬自太原璽丹

徒持服奔喪其師友之義何如也公為提學謂都人曰吾於陝得三士康海呂柟馬理也後果為聞人弘治十五年劉忠宣言馬政廢壞薦公陞副都御史督馬召諸閣面授勅行明年公條上茶鹽監牧事宜及易主馬吏奏請輒允牧事有成益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河湟涼固間雲錦成羣十七年虜入花馬池塞十八年勅公經略邊務兼巡撫陝西禦虜虜素畏公威名聞公至遁去改總制三邊兼理馬政是年陞右都御史公上疏曰陝西各邊延綏城堡險要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難侵犯為患猶淺唯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疏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眾折衝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風臨鞏其間漢土疎虞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

卷十二

寧夏都御史徐廷章修邊牆二百餘里濬溝塹一道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既邊備稍疎墻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虜由花馬池拆墻而入戕破內郡如茂我邊墻為不足畏連年擁眾折入寧夏鎮巡屢奏乞築墻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挖邊塹一道七百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墻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虜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廬宸慮勅臣經理臣閣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輒數萬條眾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

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常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慶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寧州一帶沿邊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塹壘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鞏州以遏外侵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而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卹此臣區區犬馬寸心也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鑒而

續藏書 卷十二 三十一

后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所穴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尤愈于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于戰伐臣以築塹挑塹爲言宜必惜茲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

可有爲伏望聖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勅公經理正德二年公言臣兼巡撫不能專力馬政瑾惡公公遂去兵部疏言邊務甚急修邊防廢舍一清無可代者不報乃議上文貴張鑑曹元乞簡用瑾不欲修邊內批罷役銀鎔大鎚解京由是朔方復套之議竟中止人謂瑾庸交通欲外亂以濟已私或然也瑾誅召公入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十年入內閣加少傅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

吾學編云公生而隱官貌類寺人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濟務尤灑暢邊事利微劬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又好汲引人人或告已顧揚薦之一時俊達喜功名者爭趨其門嘉靖二十七年贈太保益文襄

太保費文憲公

續藏書 卷十二 三十二

貴宏字子充號香湖鉛山縣人祖樂庵授五子長珣起鄉薦早卒次珣起進士官至參議號復庵復庵宦遊于外而五峰暨弟順庵與遂主家政宏生而秀異與季叔雪峰瑞相上下復庵喜曰凡吾宗者必二子也攜入京躬課督之癸卯甫冠遂與雪峰同領鄉薦甲辰試春官不利卒業北雍時少保丘文莊公爲祭酒少宗伯補庵費公爲司業皆重之丁未舉進士爲廷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初宏之上春官也復庵方以都水主事出治呂梁貽書與宏曰汝脫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代還宏訊曰伯父何以知宏不第今入北監也復庵笑曰此爾速到之兆也吾嘗夢汝入北監領班籤籤乃彭文憲公故物文憲嘗遊北監中狀元矣汝輩勉之至是果然是歲八月憲廟上賓預修實錄庚戌同考禮部試丙辰皇太子出學青宮首

改左春坊左贊善。武廟祠服。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丁卯。擢禮部右侍郎。進左侍郎。時逆瑾竊柄。凌轢公卿。會瑾敗。諸所變更。悉皆釐正。唯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試解額。瑾稍增其數。宏謂求賢。國家大典。且開科期迫。請今科姑聽之。俟後復舊。上可之。十月。陞禮部尚書鑄印局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者不下數千人。請託者半之。當事者每難處分。宏於食糧二名。外。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第補度。可逾十數年。由是投考及請託者皆絕跡。辛未十二月。奉旨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供事。甲戌二月。進戶部尚書。兼秋如故。會錢寧入宸濠賄。規復護衛。宏執不可。有同列嫉宏。而覲其位者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詰責宏。因引咎力請退。有旨令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采亦罷。挾家杜門謝客。不

卷十二

二十三

敢履城府。築樓一區。日課諸子。會羣從有與鄉人爲仇者。赴憑會城。濠知之。招仇家人。令裙襖入奏。欲以簪動。上意奏入。下都察院。時大司馬幸庵彭公澤掌院事。洞燭其奸。既駁罷。又欲加罪。濠知計不行。乃嗾羣兒嘯聚奸細。焚略其室廬積聚。又侵毀其先墓。宏恐避處縣城。已卯六月。濠因朝會。殺巡撫孫燧。及副使許達。發兵反。隨遣數十騎趨信國宏。過進賢。爲縣令劉源清所斬。會王公守仁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鈔令杜民表等。皆率兵往。宏爲贊畫方略。遣人問道致書於王濠。平。王欲上聞。時侍御謝君淵。伍君希儒。方隨軍紀功。乃奏曰。大學士費宏。編修采。當護衛之。再請也。昌言明沮。已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既成也。問道獻策。又急勤王之義。逾年。世廟入繼大統。甫旬日。即降勅起宏。而采亦召用。時辛巳四月也。甲申五月。

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八月。大同卒叛。殺參將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者欲遣將出師以討之。宏曰。變出于激。不叛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甚矣。乃議先遣兵部右侍郎李昆往撫諭。以觀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命都督往勇鎮守其地。代還舊總兵官江桓。乙酉。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賜宴禮部。時弟采從子懋中。皆翰林編修。預史事。采進左贊善。懋中進修撰。丙午六月。獻皇實錄成。加正一品俸。兼華蓋殿大學士。是年累以疾辭。上不允。丁亥二月。疾再作。辭益力。上乃允之。時子懋賢登進士。選庶吉士。疏乞歸侍養疾。并允之。令疾瘳日照舊作養。乙未四月。有旨起用。遣行人王憲芝捧勅催促。宏遂于六月朔冒暑行。至七月十二日到京。入閣供職。丙午。召見文華

卷十二

二十四

右室。賜銀圖書。文曰。舊輔元臣。十月十九日陪祀歸。一夕逝。享年六十八。贈太保。謚文憲。

太師張文忠公

張孚敬。初名璵。字秉用。永嘉人。別號羅峰。弘治丙午。以詩經中省試。七上春官。始中庚辰會試。辛巳。世宗臨軒策士。賜進士出身。時廷議。睿宗獻皇帝尊號。璵上疏。爲上明父子之倫。語意諄切。嘉靖壬午。授南京刑部主事。甲申。以議禮未決。再上疏。召至京廷議。陞翰林院學士。乙酉。陞詹事府詹事。仍兼學士。丙戌。擢兵部右侍郎。經筵講書如舊。進講廟議。及奉安。獻皇帝神主禮議。丁亥。轉左。進大禮要略。命開館纂修。時會大典。及命憲大獄。若都察院事。賜勅獎諭。并賜二品服色。金帶。給三代誥命。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上照舊纂修。勅賜玉帶并銀圖書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誦遠理。都察院未久奏華各處濫設鎮守內臣清勘近京皇親庄田戊子加少保。上享太廟回璵侍道側。上屢顧賜詩褒美有貌奇真才傑形端志氣伸于嘉荷天貺賢贊作邦珍之句再。賜玉帶璵進姚溪書院集。上賜書院名及堂名。命有司于書院中建敬一亭石刻御註范氏程氏五箴。命註冠服圖成賜勅并金帛蟒衣本年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給四代誥命廕一子為中書舍人。章聖皇太后賜諭慰勞并賜金縢已丑命主會試尋勅諭重修大明會典是年夫人恭氏卒於京命禮部尚書李時諭祭遣員外郎張賓治葬事八月以災異辭准休致至天津遣行人周祥齋勅守取復任仍賜銀記一枚庚寅賜明倫大典大

續藏書

卷十二

壬午

勅獎諭廕一子為中書舍人以疾再乞休致差行人周文光御醫袁選贊。勅送還鄉月給廩米歲撥輿練有司時加存問丙申差錦衣衛千戶劉昂責。勅視疾論疾愈還朝至處州疾作遂回再起至金華疾又作已亥二月六日疾革遂不起。王世貞傳曰公浙之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而舉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為笑曰諸生不當書院邪遂為諸生祭酒蓋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而武廟方南巡明年世宗皇帝即位始臨軒策士公得二甲隸事大理時上以與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若后者久之不決公乃上書大略言上以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武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獻帝勿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而迫於輔臣禮官議已報聞公亦去而為南京刑部主事因下議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皇帝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寧疏亦上具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齟齬之矣然天子益以心勅方公獻大霍公輔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天子用以連挂輔臣禮官口比三下詔始定召公與桂公起拜翰林學士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柳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為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學士侍經筵如故遂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頗都察院賜勅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

續藏書

卷十二

壬午

莊殊至，賜玉帶，尋賜銀記二，得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太保，公以  
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設，乃改授少保。上已尊崇，獻皇帝后錄前  
後諸臣議而取衷于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公少傅，太子太傅。  
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予四代誥官一子，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  
首揆，以才受。上知然不能如公深，而上的所密問公，月以十數，  
時時稱公別號及字，桂公亦入輔，名寵俱當公亞，所言事不能無相  
左，以故稍不平，為惡語交關。上前，楊公得因是以間公，詔公暫  
歸俟用，而桂公削保傅以免，公歸至天津，而上念之，即詔行人  
召復相，公入而楊公為霍公所論逐矣。上怒楊公甚，欲置之詔  
獄，公力為寬解得免。上嘗諭公曰：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  
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  
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  
狀。上為悉裁，革鎮守監鎗市舶之類，後先殆盡，是時上日事經  
筵，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註，皆發之公。天下欣欣望太平，而公又自  
言禮起。上以明聖述作為任，事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尋  
壇於東西，為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帝后行耕蠶禮，皆其大  
者，居第成，以獻皇帝手書含春堂，及金帛羊酒賀，而所讀書姚溪  
山中者，書院下有司為新之，賜名曰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夏文忠  
公亦以言禮貴，驟當上意，於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西序，有  
言公橫者，乃乞休比行。上賜公服牙笏以識意，歸無何，召復位，  
進兼太子太師，再乞休，再召，進少師，時昭聖皇太后于上有  
推立恩，而上所生章聖皇太后日重，昭聖猶以故事裁之。

上不憚，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早倖橫，中所有  
多不法，燕中少年微知，上指乃上變，告其詛厭，怨望，大通殺人，事  
下獄，按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  
家，公以為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  
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公復與其  
僚方公上疏謂：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  
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恚謂公自古強臣  
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邪？廷和者，初持考  
敬皇帝科也。上故為重語，欲以懼止公，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  
諸當論者，而終公與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公為相，務以明天  
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  
移姑息，而公獨破之，卒捕誅卿，大同叛卒殺其將公薦劉淵清，卻永  
為大帥，以必得賊為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其黨自  
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公稍屈矣。公有子中書舍  
人遜，志賢而天，哭之成疾，乞歸，上謂公：國恩舍朕也，得無以言故  
邑邑？幸寬之，蓋謂夏公也。公抗辯不置，然自是乞歸益力，而上益  
厚公，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髮和藥者，吾手調亦庶幾焉，其事精  
神，加食自愛，以輔朕為忠之大公，感泣，疾益甚，以死誓歸。上知不  
可奪，乃許致仕，歲給八騾，月俸米八石，公歸明年，上使錦衣緹騎  
帥視公疾，且促還朝，公強起至處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蓋  
又三年而卒，春秋六十有五。上時幸承天，聞計為哀憫，下書褒揚  
甚至，贈太師，諡文忠，按公在公車最久，而其成進士，僅六載而拜相。

天子之所以禮信之者自明興無兩焉凡所創章典制雖 上自信以天啓而得之公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所以合非偶然也公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而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嗚呼此不可觀公哉公別號羅峰所爲名書院者也最後 上呼羅山 贊曰公相而中涓之勢繼至于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於朝而黔首得安寢於里者誰之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王子曰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才皆磊磊卽不言禮亦有以自見

詩文簡曰公天性孝友氣度朗豁博極羣書奇偉迥特非特俗庸淺所能狹測及當事蒞政執法以往剛愎不回遭過 聖主建明大禮乃知殷宗思治夢帝齊傳周宣中興獄降生申有由然也

吾學編曰余見學士大夫多著李公豈其然哉豈其然哉文正爲政

續藏書 卷十一 二十九

值奸凶阻遏遺迹保護善類卒之日諸門生故吏醵金錢爲葬具不一二年家人不免于凍餒余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近日輔臣一宴會之費楊公文武兼資處達承張桂閣固有深意非直任權術其濟不濟命也席公早自修檢才諸學識又足展其志意所至注措有善舉張公晚年發憤抗朝議受知 聖明得柄用稅才俊謝苞直孤立行一意元侯中貴戰戰兢兢東要有以服其心矣

永史云張璠抗疏言時議欲考 孝宗而叔 典獻王者拘定陶漢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官中猶有父子之迄今 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 孝宗後也稱 典獻以皇叔鬼神既不安矣稱 聖母以叔殊得不爲 皇上臣乎謂 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 帝熟覽之喜曰

此論一出吾父子獲全矣遺論廷和曰此議是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又云甲申三月 帝召璠璠等詣京都御史吳廷舉恐璠等復倡初說請勅諸王及兩京耆舊大臣各陳所見以備採擇璠等復上言統嗣之辨且曰今日加稱不在皇不皇是在考不考若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帝御平臺召冤紀宏論加尊號及議建室冤對曰臣願陛下爲堯舜不願爲漢哀 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冤等不能對時黃綰亦

申璠議 帝命草勅加尊號戶部侍郎胡璠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 上從之併止璠等璠時已至鳳陽見邸報乃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云本生二字決非 聖衷所裁者此禮官於衛似親之定外之也亟去二字繼統之義始明 帝復命召璠

續藏書 卷十一 三十

璠曰二人來必獲殺之 帝趣使來以席書爲禮部尚書又 命必加本字去本生母三字冤爭曰孝字唯用于祖廟祝文今稱長子已竭孝思復加以孝有干正統本生母係勅諭擬定亦難遽刪已酉上詔昭聖冊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庚戌上 興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 后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布誥天下時張璠至東昌見之歎曰執政欺 上忍至此乎兩考並稱綱常愈紊不可但已又云璠等至京臺諫交章請與席書並罪章十餘上璠請 上親臨便殿集執政禮官聽臣等各據典籍面議兩考之非再詔之誤科臣張璠取先後章奏請發刑部擬罪尚書私語曰若得命旨卽撲殺之帝稍聞遂陞桂萼張璠爲翰林學士方獻夫侍講學士喬宇言桂萼偏執與說搖動人心請罷黜 帝切責宇遂求去從之璠等列十

三事以上一曰三代臣節無立後之禮二曰祖訓不言立後三曰孔子射於矍圃斥爲人後者四曰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經本生父母六曰祖訓稱天子爲叔伯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爲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言定陶事爲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祖訓皇后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假昭聖懿旨十一曰皇上于大行壽安太后不得率天下終三年喪十二曰新頒詔宜改正十三曰臺諫連名章疏勢有所迫禮官欺妄罪不可追疏入何孟春復爲論條辯帝切責之帝采璵議遣論紀等去本生字紀復力爭帝御平臺召紀宏珪責之曰此禮當速改爾輩事君不以忠朕亦不以禮處爾輩無君乃欲使朕無父乎紀等皇怖而退又云九月已亥卯奉章聖皇太后訓見世廟帝諭輔臣曰聖母欲

世廟卿謂何如宏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初謁太廟永樂時設廟奉先殿以正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帝問璵專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祀永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典禮之全

席書劉龍曰高皇帝率古廟見禮爲大婚冊后之制未及施行猶定冊后止謁奉先殿璵所引俱婚禮今行大祭禮不可附會璵書薛廟王宗廟之祭王服袞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袿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其承宗廟也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帝甚嘉盛未爲不可因具儀以上席書等不能難乃請聖母謁廟必皇太后同行以主斯禮從之癸亥初費宏議世廟樂止用文舞隨全

何淵言武舞未備宜議定一清詠鑒及侍郎劉龍言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文始之舞惠文二帝止用文始昭德世廟不用武舞未爲缺典張璵曰王制祭用生者爵皇上尊獻皇爲天子父樂極可缺取且天子八份爲人六十四諸侯六份爲人三十六國朝天廟文武舞各八計一百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武舞各六計七十二人獻皇在藩已用七十二人矣今追王而僅六十四人可乎相璵言周禮以司干掌舞器祭統以崔爲樂之賤蓋音貴人聲而容貴千戚則去武舞者去所貴也而可乎帝曰爾據經籍推論甚明朕心甚嘉不用武舞實爲缺典其即增之入云上與輔臣從容評議諸臣曰張璵敬忠誠不略但不惜人才耳人成服上深屬又云張文忠具徇國之純臣振古之人傑哉當議禮時舉朝元老公卿百執

事三百餘人羣然一詞而上援孝廟近庇昭聖口執程朱之成說至掖門伏閣哭聲動地其景象何似而以一新進郎佐屹立其中不懼不悚詞嚴氣壯卒破千古之誤成聖主之孝張寅大獄盡剖法吏成案活一家數十無辜之命以摧蔽主植黨之奸豈世俗億億俗俗者埒哉既荷知眷驟列台鼎慷慨任事看都察院而申明憲綱糾正下吏風紀肅然在內閣持議正直雖屢蒙嚴責而劄切益堅密讓議論同列多不與聞清熱成莊田華侯伯世襲能鎮守內臣在閣十年不進一內臣不容一私謁不濫廢一子姪吏兵文武二選所指爲內閣質庫者未嘗有纖芥之私道有不合即奉身而退衣囊一簞已渡潞河既有溫旨旋踵復入以行李饒而內領輕也嘉靖末年幸亭當國世亦共以爲賢然莊田美屋跨州郡出京之日大車幾百輛



彌月不輟方舟而下連數百艘於文忠何如也履文敏素仇直不輕予人而獨重文忠以此

### 太傅席文襄公

席書字文同四川潼川州遂寧縣人弘治庚戌登進士授劍城知縣陞工部都水司主事差督漕船于清江厥著漕船志具見綜理之才通變之學英十四年改戶部山西司主事歷河南司員外郎會雲南畫障五日朝命考察雲貴官員書具疏云災異係朝廷而不係雲貴臣在大臣而不在小臣因條奏時政數十言孝皇欣覽貼置座右十八年出為河南僉事正德四年陞副使提學貴州時王陽明謫龍場驛書每學釋其秀者一二人集省城書院事龍場為師士始得聞正學焉李充翁曰即此一事公之才識已足蒼當世矣當是時人

卷十二

三十三

卷十二

三十四

給散銀米實遊弊端且饑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賴矣設粥則所賑皆貧民乃將州縣每十里為一局先發見銀市米為粥饑民趨之盜賊漸鮮乃以奏載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饑者少廷和定議銀米間月兼給沽寔惠云甲申春南刑部主事桂夢以書及方獻夫大禮疏錄奏上下其疏議特陞禮部尚書初廷臣執議謂今上宜考孝皇母昭聖太后父母稱本生叔父母上勉從之既下詔終以為疑書及張璁霍輅抗議謂上以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者尊號宜實以稱爭論數年幾成聚訟至是上下書等及廷臣先後所奏會文武百司集議於朝眾論既定卒如書等言大禮始告成等加太子太保丙辰會試知貢舉舊廷試內閣所讀卷多取入一甲二甲九卿分讀者則以官爵為次雖好卷亦不能置前列書具疏言廷試以收人望服士心請明旨痛革廷試一大弊上是其言六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典機務未任而疾亟遂卒書才識敏決文章政事亦卓然可稱其學專右象山而抑考亭嘗著鳴冤錄以明象山之冤識者韙之

一清詒錄略曰嘉靖丁亥春二月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席公以目疾久未愈求致仕先是凡三上疏乞休不允至是上曰卿學行才識朕所簡注方賴輔成化理而卿疾彌留志不可奪特加武英殿大學士以示優異然不遂欲卿遠去賜第京師月俸支如故蓋自國初以來文臣得謝恩禮之優未嘗有是命下而公卒是月十日也計聞上悼惜贈太傅賜謚文襄諭祭九壇初喪文出親製備

述君臣始終之義、聽之感動給官舟遣行人馮震護喪歸其鄉凡葬事、則遣工部主事張淑督有司治之、又官其子中為尚寶司丞、郎典之役、亦前此所未有、嗚呼、上之所以待公者如此、地下有知、亦可以自慰矣、按公之陞河南按察僉事也、歲大穰、撫按議賑、時鎮守中貴甚橫、督修黃河諸工役、腹削無算、所在騷然、公曰、第停工役、禁剋削、不煩賑濟也、撫按從之、而民稍安、後遷福建左布政使、濠之變、公募軍二萬赴援、道聞賊平乃歸、又建道山書院、以祀閩中諸賢、皆千古偉事、申申春、世宗入繼大統三年矣、再命遣官徵公入京、懋公者、乃咸謂賑粥非善、請議紛起、公疏乞終事三月、持陞禮部尚書、公疏辭不允、南北言宜交章劾公、公又疏乞休致、以全臣節、溫旨褒答、仍命吏部趣公、五月、公再疏乞休、并上所撰大禮考議、有諫公侵

卷十二

三十一

駁濟銀者、公乞差官覈勘、上遣近臣偕戶部及法司會查已明、公復疏乞放還、不允、使者催趣、相望於道、公不得已北行、至德州、聞百官伏闕、被逮繫、公上疏乞有學士豐熙等、不許、仍趣其來、八月、至京、隱見、而言官復有所劾、公杜門、三上疏乞罷、俱不允、不得已出視事、乃上所修大禮集議四卷、纂要二卷、即蒙降手勅加太子太保、賜白金五十兩、紵絲衣四襲、頒其書於天下、梓行之、五月、偶感暑疾、在告、目漸失明、又具疏辭、上遣中官齎賜牲酒食米瓜果、來問疾、又賜詩、遣官慰問、以獻皇帝實錄成、進少保、兼秩如故、賜白金文綺鞍馬、公以世廟告成、宜倣宋郊祀、置恩、將先日議禮獲罪諸臣從寬釋貸、詔褒答、又疏舉禮部尚書起復羅公欽、順自代、嗟嗟、公立朝僅歲有餘耳、居常以卑自牧、至義所在、則勇往直前、無所忌避、言若

不出諸口、至當大事、決大疑、發幽折紛、則極其明辯、衆莫能奪、跡其行履、素孚於人、宦轍所至、聲聞藉甚、部使者剗薦、未嘗不及、官至侍郎、尚書、計日可得也、而直以讓禮之疏、與衆不合、諱言送與、一倡百和、牢不可解、公方自信不疑、謂公論在萬世、不待辯、而達禮君子固得先得公心之同然者矣、初、桂公疏上、或勸公宜勿承、不然忤衆、且得罪公不肯、以書質予、予復之曰、公既實有此疏、今安得不承、亦據其所見者耳、何必同、比尚書命下、或止公不宜來、予曰、上命若是、公不去、恐衣冠之禍起矣、比公入朝、聖心悅懌、上下相安、消重禍、釋隱憂、不可謂無功也、是時上方圖新政、理、公特被知遇、假之歲年、所建明樹立可量哉、天顧喪其明、又遇其年、使不克大究厥施、以沒嗚呼、其命也夫、銘曰、唯士窮經、或不達於政、公以經術、飾其政令、

卷十二

三十六

析繁舉劇、心得手應、而要其終卒、歸乎正、雷風春撫、衆特公以定士有從政、或未閑於禮、公執典禮、以佐天子、謂禮弗習、如跪地弗親、率咻奈何、曰、有人紀、匪衆之徇、唯權度在已、我求天知、亦求同理、食少慮多、云胡不傷、能喪其且、不能奪其明、煌煌禮書、匪裁曷彰、有命在天、公不起在牀、帝聞曰、嗟、我繼斯亡、曷顯我忠、曷遂我良、辭以誅之、公雖歿有耿光、稽行易名、無泰文襲、永史云、席書疏曰、禮官之議、舉朝是之、臣未敢以為是、璵之議、舉朝非之、臣未敢以為非、昔舜繼堯統、禹繼舜統、未嘗不以替歸為父也、皇上尊為天子、而父母無尊稱、果人情乎、此非周武追王之心也、今唯定號、皇考與獻帝立廟大內、祀以天子之禮、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矣、吏部員外方獻夫疏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與獻之異、羣廟當

稱爾而不稱宗請改 孝宗曰皇伯 與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草  
其未上通南刑部主事桂夢與張璠議合乃言臣按沈純仁論英宗  
親許為仁宗子 陛下入繼大統果許為 孝宗子乎且 孝宗有  
子更為立後 獻帝一子乃以出繼皆非也臣見席書方獻夫皆以  
其疏故不敢復贅迄今未奉 宸斷豈 皇上未經覽彰 聖訓二臣未  
果上邪謹錄以聞 上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仍會羣臣集議

太師徐文貞公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壬午中應天試明年賜進士第三人授編  
修與告歸娶甲申丁外艱服除復故官會永嘉張公議撤孔子像下  
儒臣問狀眾莫敢持異公條具三不必五不可狀 上以不奉詔罪  
公廷多申救者得勿問請延平推官至則毀淫祠初社學清久繫獄

卷十三

三十一

因以文致入者咸得平反盜阻尤溪為亂監司以屬公乃設方略窮  
其窟穴旬日而獲其渠帥并餘黨百二十人滿主載遷黃州府同知  
未任擢浙江僉事督學政又三載陞副使改督江西學稱述王文成  
所著說因像祀焉會 皇太子出閣選宮寮改沈馬兼侍讀丁內艱  
服除進祭酒為籍籍諸生淑慝月朔廷誦之以吉服受淑籍素服受  
慝籍然有暇昧失者亦務覆益之諸生以故人人感激相戒勉久之  
擢禮部右侍郎尋遷吏部故事吏部官字鐫門示重公以為不能盡  
大木破則延訪無倦署部事所推轂不用刻深儼捷者而用醇厚長  
者常引以為賢於己當大計所殿退能不口為定天下翕然稱  
賢未幾兼學士掌院事尋擢禮部尚書莊敬皇太子薨公議喪禮稱  
上旨上察公慎勤召直無逸殿公遂累請立 皇太子不報庚戌

虜闖入塞薄都城中外震恐公請出罪戴輪李珍於獄復其官寧殿  
慷慨自效又密言虜間潛入請 上還大內備非常 上雖難於遠而  
心念公忠會中涓陷虜歸為虜之貢 上幸便殿問羣臣公曰賊深  
矣不計激怒許則操左券以責我臣請計緩之 上曰何謂緩公曰  
遣辯士風諭以無文故且徵其情實實則令聽命於脫脫為外臣通  
貢市往返少日我備完而兵益集虜且退不退從而拒之其勢必得  
所欲 上稱善因請 上視朝會廷臣議廷臣皆言貢非虜始意許  
之愈一小快耳而墮軍威長虜志不可居數日勤王兵集虜亦退時  
羣公豹以副使坐法戍豹令華亭公為弟子悉其才曰欲威虜非豹  
不可即日薦起行伍為中丞公上言延安卒善戰而雲中卒善謀宜  
各用所長 上從之時以朵顏三衛為虜耳目請顯責之公謂三衛

卷十三

三十一

導虜有其情而無其迹罪之不可置之不可不若責以杆圍矢職使  
彼易受而後撫之 上以為然自是言便宜者率密語公公復益任  
用太宰缺廷推公 上曰階素內直奈何中道而棄之外乎亡何  
孝烈附廟之議起初 孝烈方皇后自九嬪冊立庚子宮闈之變有  
珣護功 上德之既崩始謚曰孝尋易今謚一日 上忽諭禮部議  
祧 仁宗而以孝烈主祔廟公言女后不宜先入廟宜祀之奉天殿  
廟室 上盛怒趣公再議公不得已遜言曰祧廟乃 聖子神孫事  
臣子之心何忍煩 上親議無已宜倣古廟數遞加之蓋太廟奉先  
殿各一室令 仁宗緩祧而后先祔或可上許竟祧 仁宗祔  
孝烈然天下皆以公議為正未幾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 上欲罷  
入衛卒公言其非計又請汰營兵老弱者而取其餉以充賞養倡勇

敵皆見納一品滿三載進柱國太子太傅癸丑主會試時倭事起公  
上疏謂將校主戰而守令主守今將校北輒用軍興法而守令無恙  
及城潰矣復生將校死而僅左降守令是文武異刑而法不一也民  
進止視守令不視將校今兵一而民百奈何以戰守併責將帥將校  
腹肝肺以死而文吏持口舌以謝辭以責其振矣夫守令勤則餉時  
具守令果則哨探嚴守令整則間不容守令仁則兵必力臣以為重  
責守令可也公又請罷浙江撫臣與更江南督臣皆報許公念虜盜  
邊士不得田畜宜大米麥買無所得而戍卒月餉七錢僅易粟二斗  
時畿甸二麥熟石止直四錢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錢可出  
居庸抵宣府費八錢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  
飽士卒一月其地米麥價且漸平上如其言給事中吳時來刑部

卷十二

三十九

主事董傳策張弼論嚴嵩罪狀劄念公于吳張俱座主而董又  
人於上前具道本旨所以為者上下三君獄考掠無所得三君  
遠戍公獲解尋加太子太師相嵩所以危公百端無如之何會  
所居西苑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監甚公朝夕傍徨曰此豈至尊  
安居所乃請檢三殿餘材營之數旬而宮成更名萬壽宮進公少師  
時分宜姦益露上久而察公忠密札諮問交午公所鮮及分宜矣  
居無何御史鄒應龍疏論嵩父子不法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  
獄成之擢應龍五品京職上雖退嵩而心憐之忽忽不樂手諭公  
欲傳聞令擬詔公謝不敢而吏禮二部奏遷應龍過政參議報可  
矣忽有旨切責二部臣以應龍為邪不宜官公為之關說應龍得  
無恙上亦悟報嵩直廬賜公公既居首揆盡反高政務收人心用

物望嚴杜篋篋天下翕然想望風采初嵩在事操權自利六卿皆東  
手公盡謝却之或謂非宰臣體公曰夫操表檄以瞻望者而亦負  
荷捧耶前是奏軍功率資閣臣公以為不稼取禾無以示勸自是報  
捷不復與賞將作大臣徐杲有殊寵上欲崇以官保公力持祖  
宗無是法無啓倖端上默然已十五年滿加上柱國固辭公體小  
惡上親為調藥溫諭諄切方士熊顯等進長生藥公力言不可餌  
又問公比日何以不下公謂此曹持紫姑術實得於眾口而托之  
神語未宜深信上由此亦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大虜由墻子嶺  
入寇通州報至大司馬楊博以上方有竹官洞釐不敢奏而便宜  
令關門戒嚴虜阻白河水退掠香河公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  
之古北口虜果走順義不能入出古北口遇伏大敗天子創虜恨

卷十二

四十二

四十一

司馬不早計博危懼公從容言博悉兵情盡力縣官上始解公以  
張家灣當天下委輸請出光祿羨金三萬城之設一裨將始為重鎮  
穆宗在裕邸而景王未之國愛幸日異姦人謀欲更樹公力稱引  
古今調護萬端景王卒就國異議旋息公力也上下制建雲壇及  
更興都故官殿公第以藏匱為言工遂已天下鹽額准揚最重歲賦  
六十餘萬金嵩當國令都御史鄒應卿出經理搜積羨得百萬以為  
功遂者額額不登商多亡匿急則難經公請仍其舊流徙悉復而額  
盡登先是分關以上偵事輒以緹騎逮所至為暴公在政地省減十  
九其後益不復遣戶部主事海瑞上書斥乘輿上甚甚達詔獄  
欲殺之公疏言瑞草野倨侮然不過仰恃聖明以死沽直名耳不如  
置之則彼計失而聖德益廣瑞以是得母死上久疾欲幸興都

公以保 聖躬防姦尤爲懇語甚切至 上崩 穆宗卽位公推  
先帝意罷蕭應土木復諫諍得罪諸臣舉士有節行及恬退久廢者  
所尊登極詔羣急民和天下翕然想望太平矣公明習典制中外  
倚重 上欲幸故邸公言 祖宗時非郊祀幸學耕藉 駕不出今  
諸大典未一行而先幸故邸可乎 上嚴公雖不輟幸而以頃刻歸  
矣亡何御史齊康受新鄭旨力詆公公引咎乞休於是九卿大臣皆  
爲公辯雪而臺諫因劾康并及新鄭新鄭竟以此去位康亦遠謫而  
公少安時有中旨令館臣撰中秋致語公謂 先帝新棄羣臣非宴  
樂時臣不敢奉詔 上於是爲罷宴 上謁陵甫至齋宮而使中貴  
以意問曰祀在次日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公曰 上以祀來乎  
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後祀非所以展孝思也 上竟以  
紀畢出觀 上欲以太監李用等分監營兵又命修內教場勅中貴  
習騎射公持甚力 上難公乃止一品九年再滿力求去 詔慰留  
加公伯爵俸固辭久之乃視事 上欲幸南海子公諫不聽又與中  
使李芳忤遂稱病不出御史張齊因汙公姦利六事公再疏辭獲允  
公還里杜門自守而新鄭再起以舊事銜公乃出其黨爲監司郡守  
伺公引繩批根而生平與公有睚眦怨者皆乘是侵公公怡然不校  
會賊敗獲免甲戌孫元春舉進士每戒之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  
恩之身可以遠謫咸謂名言壬午公年八十今 上使使存問賜諭  
優渥鄉人榮之公雖材器天成而實本之學自爲諸生卽從最貞襲  
公切磋理道其後與歐陽文莊公輩推明王文成良知之旨相爲磨  
淬然獨不事口耳而以躬行爲實際以經濟爲真詮故其發於事業

光明俊偉非俗儒所可彷彿生平無姬媵之侍無臺榭之飾友弟傳  
讓肫肫無偽田宅錄騰輒以推分弟姪癸未閏二月二十六日卒年  
八十一贈太師諡文貞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卷又手校錄程純  
公言若干卷公爲文有根柢嚴於法度不爲無益語王司寇稱曰  
世廟如白日之麗天而忽爲震雷迅霆公徐劑其震迅之勢而爲霖  
雨 穆廟如白日之麗天而浮陰時時翳之公直解駁其陰翳而復  
爲白日人以爲知言云

少保趙文肅公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蜀之內江人生而神穎六歲誦書日盡數卷  
年十五讀王文成傳習錄驚曰予固疑物理之遠於本也今獲所歸  
矣白二親往從不許遂遍讀六經自求之嘉靖戊子南鄉薦走謁故  
相楊文忠里第文忠稱曰是社稷器也明年下第歸太夫人逝泣曰  
人世遽忽若是遂兼修出世業習靜古利不櫛沐解衣者數年父喪  
政公強令赴試舉禮部廷對都御史王公廷相撫其卷曰雖治安策  
弗能絕也上嫌其語直置二甲尋悔之乃首列庶吉士特旨留館授  
編修公感 上初年銳意聖學後稍惑方術遂上求真僊寶大業疏  
執政不憚公日與同志徐公樾輩切劘踰歲謂告歸蜀爲多士發明  
大學致知本旨蜀士知有問學出咄嗟上者自公始也二年冊封三  
年教司禮監同修會典充會試同考試官又三年遷右春坊右中允  
管國子司業事當此時天下士高者固守物理紛若射覆一聞知本  
之學反加詆訾於聖門性道之旨莽如也公慨然曰學之不明未知  
性也進論六館士首揭中庸性道教爲訓諸士聞之儼然舊習若濯

而新是歲爲庚戌公語當事者曰虜將大舉宜爲防禦計八月虜果  
闖入古北口由通州薄都城公乃上破虜疏是時虜方有求貢煖書  
入朝上詔禮部尚書徐公階集百官議日中莫有發一語者公獨  
出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且既許貢則虜必入城要索不已即  
內外夾攻胡以禦之徐公曰足下必有奇畫公曰爲今計請主上  
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  
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共爲城守遣官宣諭諸將  
監督力戰其他無可爲者上已偵知公言手詔嘉公壯猷陞左春  
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頗勅宣諭并給銀惟所指然勅未有督戰語  
可統攝諸將以行也公以請于相嚴嵩嵩故有卻又其黨趙文華素  
衝公與相齟齬而甘心焉故不與事權即兵曹一護卒不可得時虜  
騎充斥公單騎出城先詣總兵仇鸞營次過諸將宣上旨激勵付  
實功銀一時將卒感奮惟趙國忠一營駐沙河隔虜則屬鸞傳諭而  
公以詰朝入城復命方公之入也仍欲上請督戰已撰有疏草矣而  
鸞陰畏公至遂令人請備膳疏故爲遲之公入朝趨疏不來獨以宣  
諭事畢奏上上怒謂公頗銀未親措置第爲尚文東遊說詔鎮  
北邊杖落職補廣西荔波縣典史癸丑量移徽州府判稍遷南吏部  
文選司主事未至進郎中乙卯陞南光祿寺少卿遷南通政司叅議  
先是嵩已喉吏部推公藩恭因上問趙某何在故有是遷丙辰陞  
南右通政明年陞南光祿寺卿聞三殿災公移書執政言大工復作  
不宜提編加賦重困民嵩見大忤又三年乃陞公南戶部右侍郎時  
公已開計歸服闋改戶部右侍郎抵任上屢遣代祭示優眷嵩滋

卷十二

四十二

卷十二

卷十二

四十二

不樂亡何有建議薊州增設戶侍一員督糧練兵者嵩以屬公且召  
公酒說曰是行非公不可公曰人臣之義死生以之復何議哉酒半  
公徐曰今欲戶侍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即部  
中與出薊州何異添官徒增擾耳況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十  
戶侍出無益練兵也嵩作色怒且罷適嵩在告上手詔次相徐公  
問薊州事徐對以查理當用習邊糧者吏部因得易管理爲查理而  
以林侍郎行嵩出愈忿公而詬林侍郎嗾其黨張給事益劾林不數  
日并劾公竟奪官去公平日持論以二氏學通吾儒謂必出世乃可  
經世道汴遊嵩高抱犢伏牛諸山巡撫蔡公汝南逆而問學公遂列  
爲圖明三教之所緣起曰儒者見之曰儒仙者見之曰仙佛者見之  
曰佛其實一也蔡梓以傳公家食多居玉溪莊嘗爲諸生申致知之  
旨又爲講說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夫要以中卽性命卽天則也而後  
儒乃不識中爲何物至以爲物物有之是有同於刻舟之愚雕形之  
害殊失其旨丙寅肅皇帝崩公哭最哀曰先皇帝知我隆慶改  
元詔起公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實錄副總裁會  
有言幸學祭酒生講當預擇耆德攝之遂奉旨以原官兼掌國子  
事八月朔駕幸學賜生講禹謨后克艱章上見公闢發精明音  
吐洪亮大爲感動問之知爲新起用臣益喜尋命解監事充日講官  
先是北虜陷石州公與執政數議邊事不合乃求補南禮書既行御  
史李惟觀南戶科給事冬用中交章言趙某居啓沃之任可以格心  
贊治不宜置遠地適上顧講筵無公不悅論曰前年告往南京者仍  
今日講筵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協管詹事府事戊辰三月公還京

會又武邊臣建議欲招練南兵十萬于張家灣公執不可曰曩南京建板武營致大變今乃欲建十板武營於都城側哉况燕薊乃戎馬場豈藉南兵當事者藉邊利練兵于御鎮惟陳南兵三千教鳥銃識者謂爲得算頃之奉命教庶吉士仍充講讀纂修又命代祭先師孔子爲皇太子千秋講唐太宗諭太子章賜資無虛日時薊鎮奏修敵臺幾千座公以爲徒費無裨戰守因講語中力言之語具爲執政格不得上公遂邑邑懷去志而上之眷用意益切羣詔以原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同諸臣入輔大政一日于講筵謝上面論盡心輔佐公稽首對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第近日朝綱邊防多廢壞臣欲捐身任事惟陛下主之上色益喜于時上多恭默而面諭公者再羣臣謂自臨御以來所未有翌日御便殿手詔閣臣

藏書

卷十二

四十五

謂公已有年當同任閣事又授勅令中貴捧詣閣下皆特典也先是大同邊臣棄城走爲巡按暨科道所叅而閣臣未有言治罪者公謂宜照元年山西失事例治之執政不得已乃行巡按覆勘公爲是遂註籍不出上聞溫諭遣醫賜羊酒瓜果公感上聽乃上疏乞解贊輔重任退供講職且言大同之罪惟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字勘之足矣今兵部與閣臣俱仍姑息臣欲爭論而力不能故懷慚思退上亟慰留之是日上以原票還閣中改擬有不襲昔年虛套之論而閣中猶以將才難得題復上姑兩解之然信公益篤明年庚午上言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略云我朝內外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握兵之害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

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統末年嘗變爲十團營弘治間又加爲十二團營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計驛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印授營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衆而統於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向使懲誅晚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校閱凡將官能否軍士勇怯技藝生熟皆得奏聞而賞罰行焉要令五營齊成精銳有事則領勅將兵於關外事畢則納印歸卒於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於上而輦轂下有數萬精兵隨所用而可矣上曰分營練兵乃祖宗舊制遂下廷臣議行時本兵兵科按前

藏書

卷十二

四十六

大同事議遂峰起反失公建白本意上以公兼掌都察院加太子太保時閣臣高拱兼掌吏部方欲挾權籠制諸臣意假公爲分謫地故推公兼院事已而本兵霍冀被科臣論劾賊私疑公前議大同及已乃於求退疏中誣公主使公疏辨欲付法司究問以糾官邪且兩上疏乞休上不允乃請給假回籍遷葬不允拱尤銜故相徐公欲中以危法疏言當時議事臣假托遺詔凡先帝所斥如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加超擢死者贈官廕子是仇視先帝近於無君又引弘治間彭程事欲有以治之公拂衣起曰若是則將如宋奸黨碑矣拱色變強留公乃共改票止於吏部通名公謝而已又因公言去大獄字拱以是迄不得還於徐公後又以故錦衣陸炳兄和湘家已嗾御史追劾炳而刑部以炳一品爵例在應議列當請勅三法司



集議定之。奏下閣中擬票。是日拱還公。久不至。既至。欲從客商之議。遂徑擬制爵沒產。自是拱與公勢不兩立矣。亡何宣大督撫王崇古等奏俺荅孫把漢阿吉等入降。公語輔臣李公春。方曰。此邊疆幸事。已而本兵奏上。李公崇旨。僅曰。是公曰。大約浮言。謂恐開邊釁。然自俺荅橫行五十餘年。每年邊餉數百萬。何年無釁。不在納降也。惟當請覈與降人官職。慰來者心。其制虜機宜。一付之督撫。乃同改票。如公言。與那阿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時虜求封貢。朝議禁然。獨公力申其議。至令督撫姑置封貢事。徐議之。第令俺荅速獻投虜叛人趙公等九人。易其孫去。且當慎交質。防虜劫盟。又賂主書曰。吾外憐。但謀之附人。內恐李文饒之失助。公為邊計。為切類。此先是給事中張齊者。為拱劾徐公。而王都御史因訐齊。賊罪抵成。後齊倚

續藏書 卷十二 四十八

拱辨復力擊王與毛司寇。欲因以傾徐。乃奏行法司。而刑科給事中舒化參寢不得行。拱懷怒思一逞。於是考察科道旨從內出。公曰。是將倚法為報復計也。疏請止之。拱聞。即上揭。謂有成命。不當中止。公遂同赴吏部。有給事中吳時來者。故嘗劾高父子。謫戍起用。守仇直不附拱者也。拱銳欲去之。公獨不可。爭至日中。拱知公不可奪。竟從公。以故臺省名士得全者衆。然拱益恨公刺骨。嗾心腹給事中韓楫枉劾公。公疏懇乞歸。且曰。願上放臣歸田里。令拱復還內閣。母久專大權。樹眾黨。別選老成掌部院。庶上不忤。祖訓下不紊職掌。上雖眷公甚。而拱交通中外。亟謀逐公。天子不得自持。遂允公。曾還時論惜焉。公行後。虜果還叛人趙全等。獻俘禮成。上以公與

一子中書舍人。明年春。公抵家。諸門人請設教聖水寺。會穆宗大

漸。公哭臨。至哀。毀成疾。乙亥。遂壯門。不復會講。第擬作二通。遺諸人。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二通各分二門。內篇門曰。史通。曰。業通。外篇門曰。說通。曰。宗通。內通之門。八部。史通。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通。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八部。具而百代九流之緒備矣。外通之門。四部。說通。曰。經。曰。律。曰。論。宗通。曰。單。傳。直指。四部。具而頓漸半圓之旨悉矣。所貴俾三千年未經折衷之籍。聚為一書。以俟來哲。是歲十月。即闕屬編述。乃為文祭諸聖賢。告始事。其略曰。身居臣子之地。每懷經世之憂。心慕道德之門。時發出世之願。邇來垂白。謝事忽生。勇猛乃取舊書。以類臚列。隨文點布。各就部曲。約要而言。經世者。不礙出世之體。出世者。不忘經世之用。然後千聖一心。萬古一道。聖人憂世之念。可少慰矣。語具公內外篇都序。及貽曾巡撫書。

續藏書 卷十二 四十八

中。至冬。末疾作。輟編內子。三月卒。春秋六十有九。計間。上輟朝。諭祭。諸贈少保。諡曰文肅。公孝友。天至。從總髮與弟蒙吉。自相師友。剛忠英偉。稱其氣貌。解褐。即身任天下。憂先一世。雖百挫不回。至其問學淵源。上探堯孔之微。而并包建於伯陽子羽。爰達泥洹。雅自命曰。經世出世。其古之博大人哉。荀楊諸子。未足窺其奧也。其文章不襲人後。而博辨雄深。要歸于道。所著詩文若干卷。進講錄若干卷。行于

續藏書卷十三

勅封名臣

靖遠侯王忠毅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昭陵 定陵 德陵 康陵 永陵 宣陵 顯陵 莊陵 思陵 睿陵 高宗 宣宗 穆宗 高宗 宣宗 穆宗 高宗 宣宗 穆宗



王驥字尚德東鹿人三十餘成進士驥為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略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上神聖羣臣奉職不瞻而給事中職不專封駁論建驥嘗奉命填山西兼飭邊備奏鑄鹽池通課二十餘萬緡其人德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為順天府尹事治遷兵部右侍郎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為要重張本材而廉稍以刻稱許廓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朵兒只伯數侵盜甘肅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

續藏書

卷十三

一

將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為偏將驥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真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真言狀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慘敬軍中以殉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忽揖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貴狀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騰脂堡西抵深溝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詔任禮為平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為監督討阿台

朵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驥謀虜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為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旄旛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虜敗之虜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之於石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朵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渴死而任禮兵亦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地得偽萬戶二人以為鄉導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千人駝馬兵甲稱是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久之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雲南總

續藏書

卷十三

上

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死而冊部右侍郎何文淵援奔舞干羽格有苗事請使使撫諭驥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細文淵說而命定面伯蔣貴為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黃金兜牟細鎧蟒繡排衣朱弓矢驥馳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會賊酋刁令道等以眾三萬象八十抵大墩州欲略景東諸處恭軍兵部郎中侯璉等微破之驥乃奏上方略請遣叅將井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刁門捧以鎮康降遣井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眾破背刺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攻

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將官聚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刁放晏刁招漢父子虜刁門項斬敵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由來象石渡上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諸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下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為哨抵木龍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靠者軍心等以二萬餘眾來高黎險為七營相救驢貴遣劉聚官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等乘勝進憂賴隴祀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象陣於泥溝菁復敗其象陣於永毛摩泥寨遂拔之而別將冉保合木邦兵降其夷眾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曼邦等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驢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攜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

續藏書

卷十三

三

請雷所部兵界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韋即羅稱廣新王以叛詔驢旋師討之驢曰此不足血吾刀也乃遣偏師應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韋即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守交惡十餘年不解驢諭之立釋構命師旋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齋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驢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追封及三代子孫世世承襲賜誥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而貴進封定西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為竭而驢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推鋒陷堅驢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不知貴實賴驢始能奮發得自見也是時思

任發尚在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眾往來窺伺乃復命驢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以兵往圖之賜金牌信符便宜行事驢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眾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討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驢為解驢等無如之何乃縱兵搗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驢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歲五百驢三百不其白金鈔幣如初而冉保毛福壽等陞賞亦次之人頗以驢老師亡兄續而中貴人振內主弗恤也定西侯亦病死公何西巡陝西寧夏甘涼等處所至申飭巡邏練士卒虜不敢犯久之召還會思機發竄之孟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送於是驢復總督軍務偕平蠻將軍官聚討之師抵金沙江賊立柵西岸驢作浮梁以

續藏書

卷十三

四

度一鼓破之復連拔其三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驢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矣召還京停獎勞勅改驢領平蠻將軍討貴州苗復其稱刻平王蟲富者檻送京師慘之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羣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株及驢景帝初召為總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煥戎陣廢弛驢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為一新而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上雖以罷驢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閹人俱令籍入宮唯驢園公室陽侯得留四人驢獨留六人驢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妓供張奉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太上皇於南宮而驢與焉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為光祿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諡忠毅子瑋嗣至今不絕

一孫淵尚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李贊曰：舟州謂靖遠材而欲武略，則優噫安得有大將之才如驥？又得無欲如舟州言者而用之使之為我禦虜征蠻以封侯乎？然既無欲矣，則雖封侯亦其所不欲者，吾又安能使之捨棄性命以為我征蠻禦虜而與其所不欲之侯封也？其言謬矣。然其曰靖遠差寬，不然以麗川三大役塗炭幾天下半而卒以長世，此則稍有識見，非復彼時訓導諸人疏語夫國家用人唯用其才，今乃使有才者不得用，卒自託於中貴人有援力者以自見，其為宰相家宰本意謂其慚汗滿面愧死無地矣，乃反以有欲病人何哉？又何取於屠要路者為也？我朝文臣世襲今唯靖遠猶存故舟州獨以為仁德之報不信彼謬如之口云：然王越楊善爵安可以不復祿？又安可以不世也？世王越

卷十三

五

楊善之爵祿則人才自然思奮又何必以臨時乏才為懷邪？

興濟侯楊忠敏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楊善字思敬順天大興人少補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流敏能為人策事時年甫十七 文皇起義兵已知善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釋脫間 文皇即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又四年進司賓署丞遷侍 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為卿善偉丰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謁引進奏時 上目屬之善亦重文翰與學士楊士奇楊榮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背治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視善家若歸又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進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圍行達京師

時已六十五矣足歷不為倦虜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數有功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是時 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日故事自朝正出即相率於朝房投調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 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邪眾為止時所遣使漠北若王復王榮李實等皆以庶僚假卿佐往皆不得其要領李實得一見 太上頗倨而其辭謫虜始挾 太上請賂不甚豐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至是以虜酋貢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再往然絕不為奉迎計亦不予善一錢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益市綺繡師比阿錫文紅線鉅之類既至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詫善曰土木之役為何六師押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

卷十三

六

太上幸故里初不為戰備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機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猴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言無用曰和議成則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又大賂也先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 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即禪子以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則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善曰非致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為之也事露而誅矣

卽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邪也先又曰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破殺剝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大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奉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流於穹廬而黎庶悅此偶遂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歸而太上皇並有重寶來賜予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今名棄矣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遂以善見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糯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曰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嚙指顧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

續藏書

卷十三

七

太上皇與善歸歸而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領寺事而大司馬謙心許之時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泫然曰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善中貴人振後善中貴人吉祥等而與右丞相比會景帝病善知享吉祥有迎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錮太上皇卽位論善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與濟伯尋加號守正改文臣歲祿一千二百石予誥券世世承襲改領左軍都督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一爲勳衛一爲指揮食事一爲千戶一爲鎮撫而從子及養子官錦衣者復四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又嘗陰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亟疏善使虜功請位之三公於是享吉祥忌之稍稍間於上漸疎絕而明

年善亦卒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諡忠敏子宗自勳衛襲四歲例奪爵爲金吾衛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授駙馬都尉

李贊曰唯景泰絕無迎太上皇之意是以太上皇自不待迎而後至豈景泰君臣當時真能寓有意於無意之中而若是吊詭與則南宮不錮太子不廢門不假奪矣惜哉終始一無意思之人耳乃也先反因之以好來歸以戕害我兄弟君臣是真爲有意而送之來歸也非果楊善之能也也先爲巧而我爲拙也先爲主而我爲賓不亦太不如人矣乎雖然事勢至此社稷爲重君爲輕身又爲輕焉者也于忠肅之功千載不可誣也故論社稷功則于謙爲首論歸太上皇功則楊善爲最然則楊善其真有意之人哉故能以無意得之

續藏書

卷十三

八

沐國孫武敏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孫鍾康勝州人也永樂二十年嗣父指揮同知從出塞征胡功再陞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四年充左叅將捕處州賊功陞督府僉事戰也先都城先登有功天順元年以奪門功封懷寧伯明年與世券五年充陝西總兵與兵部尚書馬昂出禦虜期七月二日出師先一日夜初指揮馬亮走告鍾曹欽反謀先殺鐘及昂奪其軍攻城鐘披衣起急草奏呼長安左門關人曰與爾奏疾造上前告急變稽遲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內廷始得集兵縛吉祥鐘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劫殺文武大臣上出密帖際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問鐘云何能報鐘晉殺此賊上喜手勅鍾父子爲朕用心滅賊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門又不得入欽兄弟

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發火力攻。上又勅鍾賊犯關急鍾等努力。賊俄又勅鍾昂盡統各營兵殺賊。鍾子輔于軌追賊至東市大戰。軌奮刀入陣砍敵兩臂傷賊併力圍軌。軌鎗殺軌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攻。傷遁歸家投井中。并其黨盡擒伏誅。進封侯。食祿千三百石。與世券成化七年卒。贈涑國公。諡武敏。同時石亨者最用事。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臚。美髯及膝。從姪彪體貌雄偉。亦過膺亨。亨與彪貫酒相工。遇而大奇之。曰。今當平世。奈何二人有封侯相。亨本軍官。嗣伯父爲寬河衛指揮僉事。英果壯毅。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刀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始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正統十二年。亨遷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叅將。守萬全路。彪亦陞至指揮使。從亨參謀。十四年八月。王師敗績。亨與總兵官楊洪等並械繫錦衣衛獄。十月。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于謙薦亨出獄。令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安定門。卽與虜遇。挺刀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懼呼。踴躍聲震天地。虜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逼之。亨率衆乘之。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荊倒馬關。懼我躡其後。亨遣謀者給虜。亨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我軍。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知亨在。亂相蹂踐。亨悉衆乘之。虜盡棄所掠羊馬財物。卽我得遁去。亨旣敗虜。威名益震。虜自是不敢復踰塞深入。輒請和。見邊人輒呼石爺爺。論功。亨第一。封武靖伯。尋進封

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彪陞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叅將。諸子姪。潘仁並陞千戶鎮撫。彪爲叅將。虜畏之。稱石王。于少保請勅亨巡邊。至大同召還。爲團營總兵。于少保忠義清直。不避強禦。景帝倚任之。亨恃功驕橫。于少保又時時裁抑。亨畏于少保不敢動。然積恨于心。天順元年正月。景帝不豫。是月壬午。四更。亨與都督張軌都御史徐有貞內官曹吉祥等定謀。奉。上皇復辟。爲飛語謂于少保及王文孺收金牌勅符。迎襲世子矣。請殺于少保。上意未決。亨有卽力言不殺。謙今日事無名。上不得已殺謙及文。陳循商輅尚書江淵俞士悅等。戍邊歸田。廢。景泰皇帝爲郕王。亨以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歲祿三千石。與世券。有貞封武功伯。入內閣。彪封定遠伯。爲大同副總兵。諸從弟子姪及諸壻子孫皆以奪門功得官。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二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竄名奪門冒官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吉祥出入禁廷。在上左右弄權。進退文武大臣。盡革邊鎮撫。奪民間婦女田廬財物無算。彪亦益驕橫。凌鎮守文武大臣。御史楊瑄等聯章劾亨。亨疑有貞李賢等嗾言官見。上泣訴強。上下賢有貞并都御史御史耿九疇瑄等于獄。會天大變異。賢得釋。有貞九疇竟逐去。諸御史請成調除有差及賢再入閣。亨亦有力。亨益干朝政。乞請無忌。上亦厭之。左右怒亨者伺隙數言亨短。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上不應。上又諭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輒入內廷。令左順門關者。非宜召不得輒入。總兵又以軍

官復設巡撫。亨憤憤必欲上復革之。上不許。會兵部尚書陳汝言奸賊得罪。上嘆息曰：「好箇子謙亨亦不自安。」上嘗與賢論及奪門功。賢曰：「逆駕可奪門不可。且內府門豈可奪乎？」充非順不可。示後世臣愚謂邸王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誰叨陞賞？誰復敢招權納賂者？」上曰：「善。」由是益薄亨。亨生子男未彌月。上見亨喜。令負兒見朕。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姻。」亨不喻。輒對不敢。不敢。臣兒無福。上笑而頷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封鎖定侯。亨頓首謝。官即訊果不實。彪又數侮其總兵。總兵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為流言。誣彪有異志。上固疑彪欲召彪還。大同人又乞彪為總兵。

卷十三

十一

上遂大怒。或又曰：「彪結死黨。必欲圖據大同為亨外援。」上亦疑出。意尋進彪侯。召還京侍衛。亨覺。上疑令人促彪疾馳入京。彪既至。會北虜入貢。見彪於朝。羅拜稱石王。上聞益疑不可解。天順四年二月。上密詔御史按劾。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亨逮繫錦衣獄。死。亨既死。法司請瘞亨尸。上念亨功欲從之。問賢。賢請盡法斬首。上不肯。竟瘞亨。都御史寇深等素惡亨。論彪大逆。收亨家籍其財產。亨從孫進士俊亦被收死。獨亨從姪錦衣都指揮使溥得成。郴州少子潛鎮定侯者。幼未收。溥在郴累功陞指揮。潛至正德末尚游食京師。亨縣人孫弘初以舉人歷肥鄉洛陽令。歷陞太僕寺丞。少卿以迎駕功陞工部右侍郎。亨再薦弘為尚書。上陞吏部左侍郎曰：「再陞當為尚書。」曰：「即尚書何不可？何再陞耐煩邪？」亨粗豪直爽。軒豁無

機巧。嘗薦馬昂為兵部尚書。又力薦賢有貞入內閣。已逐有貞。留賢。亨權日重。威名震主。不知謙損。竟及於難。五年七月朔。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欽反。皆伏誅。

李卓吾曰：「使石亨早沒於未奪門之前。豈不足稱武烈名臣哉？馬昂之本兵。有貞李賢之內閣。皆亨所薦也。」

定襄侯郭忠武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思宗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也。年七歲。讀書過目輒成誦。十歲能文。詞永樂二十二年充勳衛正統七年從王驥征麓川有功。九年從沐斌征騰衝有功。歷陞署都指揮僉事。十四年七月虜入塞急。進都督僉事。副劉安守大同。會上親征。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冕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公告學士曹鼎張益駕入宜從紫荊關。

卷十三

十二

乃忽東折。向居庸。繞四十里虜至。上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塙蕭條。城門盡閉。人心危疑。公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士卒。死問傷。裹創傳藥。眾皆感戰。是年八月虜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賂至歸。駕公閉門不納。上皇曰：「朕與登有姻。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劉安孫祥霍瑄出見獻。上皇金帛瑄九効力。及約賄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十月虜以和為名犯京師。公欲率所部兵并糾集忠義從。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略。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騎連內地為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闕庭使賊腹背受敵。首尾不掇。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再上疏言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公以京兵



不可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  
勇其涑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用安  
警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歷陞右都督景泰元年正月賊入  
境率兵臨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  
朔州掠回公召將士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而返公曰我軍去城  
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銳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起曰敢言  
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公奮勇先登諸軍繼進  
呼聲震山谷公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  
栲栳山斬虜首二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  
百石與世券是役也公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為一時戰功第一閏正  
月公復虜謀二人械至京皆也先所親信鞠之云喜寧與也先謀遣  
人至京謁兵衆宴大明皇帝立未立期今年五月名送上皇尊  
京城誘也先入寇皆喜寧及小田兒也先戰大同把八平章死戰北  
京卯那孩平章及其弟字羅死人馬約九萬戰死疫死不下萬餘老  
營駐九龍口其精銳在斷頭山又言虜甚怕我大砲神銃短鎗公憤  
邊事未戢算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為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者承平  
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廉恥之心蒞政唯肆貪淫之志釀成汚濁  
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豫料儻或渝盟  
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豈不早為措置一旦賊至又  
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既退欲大興屯  
田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官為措置四年秋病召還京公初至  
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

續藏書

卷十三

十三

萬人公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二年百戰未嘗挫  
衄以已意設為擒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  
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當是時巡撫年  
富知公天順元年奪爵為都督僉事南京是秋謫戍甘肅未幾召還  
充團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諡忠武公無子以兄尚寶丞斌之子嵩請  
于朝為後得嗣伯減祿五百石十四年卒子參乞嗣不許授世指揮  
使  
懷遠伯山襄毅公 事 長陵 景陵  
山雲初以指揮同都御史王彰修邊自居庸至山海著勞績從長  
陵出塞力戰功陞都督僉事宜德初廷臣薦公廉勇有謀充征蠻將  
軍代顧興祖鎮廣西廣西溪峒獠獍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萬計公  
至鎮嚴號令公賞罰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三年降南安廣  
源蠻四年討柳濤賊斬首二千四百顆五年斬平樂蠻四百級討慶  
遠諸蠻斬首七千四百自是蠻夷畏服嶺南無警七年進都督同知  
公沈毅不洩廉正自持馭諸土官專屬威嚴刻期征調無敢不從帥  
府有鄭年者老隸也鯁直敢言公呼年試問曰世謂為將者不忌食  
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年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滿公笑曰人言土  
夷饋送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年曰居官鬻貨國憲甚嚴公不長朝  
廷乃畏蠻子邪公舉手禮年曰教我教我我正統元年貴州按察使  
顧平劾公作威福公曰陳上不問卒贈懷遠伯諡襄毅  
平江侯陳恭襄公 事 長陵 景陵  
公名瑄字彥純合肥人父聞開國功臣歷陞成都右衛指揮同知公嗣

父滿成遠陽公請代原成從征下木尾寨官險先登賊復從征餘  
寇賈哈刺一日十三戰明日又七戰擒賈哈刺陞四川行都司同知  
進督府僉事建文時召防江靖難兵至江上其舟迎降封平江伯食  
祿千石世指揮使永樂初北京遣東軍儲不足充總兵都督宣信為  
副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請建百萬倉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  
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敵譁兩便之會有倭劫沙門  
島公以潛舟追至朝鮮境盡焚其舟殺溺死者甚眾三率舟師備倭  
閩海海盜江北岸崩公起堤自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又  
役人二十萬起高丘嘉定為海運表識名寶山上為文樹碑山上  
既開會通河罷海運公建議造滾船二千艘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  
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堤  
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洲通湖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  
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  
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溜  
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可行處緣河堤鑿井樹木  
便人行獻陵初下詔求言陳七事其一言江南轉漕軍民並困  
上覽之戚然令有司議所以寬恤者仍勅獎公與世伯券景陵  
時鎮守淮安兼督漕運漕政益修卒贈侯諡恭襄公閩英毅弘度  
雍熙猶人廣會談論疊疊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  
喜近逢掖士時相講議能推利濟人所謂海運者本虞夏時沿八  
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白蓮頭水諸大洋險又  
泗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石挽卒往往溺死自宋公開會通

續藏書

卷十三

十五

功

運項又治那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灣之運漕渠在江  
間者公功為大在齊魯間者宋功為多公久祠清江浦漕渠旁往往  
有公祠至正德中始祀宋公濟寧分水河上宣德十年公子佐嗣卒  
子豫正統二年嗣十三年統兵討福建叛寇有功明年滅鄧茂芝進  
漕侯加祿百石景泰中兩鎮臨清卒贈縣國公諡莊敏爭銳天順八  
年嗣出鎮兩廣勦蠻賊奪還俘掠萬人召總漕連十三年建白百餘  
疏修治渠有功加祿二百石歷進太傅卒子熊弘治十六年嗣正德  
三年總漕運劉瑾橫索熊金錢不得坐多買田宅優民利滿成海南  
衛奪諸券瑾誅復爵卒正德七年子孟優給卒無子熊姪圭嘉靖元  
年嗣

武功伯徐公 事 景陵 景帝 裕陵

公名有貞字元武初名理字元玉吳人宣德八年進士庶吉士授編  
修陞侍講已巳之變有薦公才者召問計泣曰驗之星象稽之曆數  
天命已去請幸南京避虜于謙力言不可遂止景帝即位勅十五  
人守要害屯兵為京師援公權監察御史守彰德景泰四年秋公為  
論德兼侍講是冬河決張秋石璞治之久無功集議文淵閣推公權  
兼都御史治河公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河道濮范究  
源流度地行水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  
河伯雍而豫出險之夷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充土益疎水益肆沙灣  
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  
水從之而決隄潰渠於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壅壅則  
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

續藏書

卷十三

十六

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濶必如是而後有成 制曰可公往來展布經營作治水開疏木渠渠起張秋金隄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渠又九里至博陵坡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於白領海又三里至李單山李單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豬潭乃踰范既漢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成渠名黃濟開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開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鄭東曹南鄭北出沮如而資灌漑者為田百數十萬頃公又參綜古法就長擇善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捷以水門下捍以長隄堰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門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格竹實之石而鍵以鐵蓋合木火金以平水性又導汶泗之源出諸山滙澶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三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於東昌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則洩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宜用平水追初議者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公因奏蠲蠲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公言以是得成功是役也聚而開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一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鐵三千緡八百金二千八百麻百萬斤則倍之粟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算然用糧于官僅百萬石為日五百五十有五日君子曰元武之才微於是役也白渠

既而不滿鄭渠漕而不貢工皆累年費萬萬計狐子不罷不漕又下以貢久役勞人至勤萬乘獻璧馬頤神視張秋輕重難易何如也七年陞副都御史還朝公負文武材臨事敢為有經略乃與石亨等克以奪門功陞兵部尚書千歲殿大學士封武功伯食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入內閣時內閣諸臣盡得罪死從容謂公曰公為直相欲立功名自與石亨等相左李賢勞功公凡用人行政皆持正左右已不能堪內臣曹吉祥亦以奪門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力言上事須經內閣意籠絡內閣使司已也而吉祥薦用私人內閣諸臣皆不悅天順元年御史楊瑄劾曹石疑出公意乞建御史初曹石爭寵利不相能至是遂合率上表哭訴曰內閣專權欲除如輩伏地哭不已又言奪門時出萬死立功公為內閣所陷遂下楊御史及都御史耿九疇公及賢詔獄即日雷電交作大風敗木承天門災二凶家大木皆折米電尤甚上遂釋賢謝公廣求參政行至德州會有投匿名書斥朝政者曹石以為出公復逮詔獄治無驗命取公詰券示三法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遂劾公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論斬會災變得有編置金齒四年冬上坐文華殿諭賢王郭曰自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為石亨張軌所陷可釋歸田始得還鄉卒於家

頤國楊武襄公 事 景陵 裕陵 皇帝

公名洪六合人祖政立功世漢中百戶公嗣官調開平後發使川計出奇兵擒盧或夜劫營景功陞都指揮正統元年內臣曹吉祥

賜諡公短。上詰二內官曰：此必小人左右汝。上又每舉公功，廟諸將公益自奮，公守邊屯營，專用鐵蒺藜，尋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宣府大石門，實昌州捕虜阿台打刺花，斬首功二百。正統十三年，封昌平伯，食祿千石，克總兵鎮宣府，虜畏公呼楊王。十四年，虜入敗我土木，上皇道宣府，北狩去，公閉城門，逮繫詔獄，是年十月，虜犯京師，出公獄中，與孫鏗、范廣等率兵一萬擊虜涿州，紫荊等處，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功四百八十，遂還俘掠人萬計，馬牛羊弓刀數萬，虜去，進侯。景泰二年，賜世券，還鎮宣府，卒贈顯國公，諡武襄。公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將，不敢專殺，宣德、正統景泰間，稱名將。諸大臣皆重公威略，每左右公，初指揮杜衡誣公，尚書魏原即訊雪公，貶衡廣西都卒，李友全誣奏公，上付公自治，公以故

卷十三

十九

感激也。先之難奮，不顧身，轉戰千里，一時諸將公功為最。公子傑嗣侯，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蒼頭得官，旗者十六人，乞停蒼頭職役，許之。未幾卒，傑庶兄俊嗣侯，俊先以擒叛者，寧功，陞都督。

太傅威寧伯王襄敏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濟人，博涉書史，為詩歌文章，援筆正就，而藻思溢發，為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略，睨顧盼有天下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大廷勿有旋風起，攝其策表已而不見，皆惟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景帝閱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錄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英宗復辟日，視朝，越進止奏對數日，屬之時，寇深長都察院，東瀾僚吏，上可當者，而越千事，事精

所建書必出淵意，表以故愛異之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各聲愈精，尋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上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越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為經久計，尋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緩輕騎，襲破虜於崖，塞用，四十餘人，酋首加百，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草梁，俘五人，虜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為腹心，將而與虜搏，始有戰矣，然尚不敢與虜軍鋒，角惟以間謀探虜累重所聚而劫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越再設伏，徹虜破之，俘斬百餘，獲馬

卷十三

二十

牛羊器仗，稱是越復謀知虜滿都魯字羅氏，加恩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為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穉，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而遇諸鎮兵，邀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所齒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既以失利，失歸，而盧帳妻子畜產皆盡，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書褒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鹽池之戰，謀皆自臣出，為故

尚書白圭所抑沮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下兵部金  
子俊爲請進兼兵部尚書明年復加太子太保時上所寵信中貴  
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調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亦  
與之好直欲誅建州夷以爲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錢賄之重進始謀  
以故直用保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身監其軍俾陳錢發餉不以及越  
討破建州夷永至封保國公陞賞優渥越隨之乃謀於直以虜酋西  
犯邊詔保國公永爲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  
令永將大兵出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  
大同謀虜帳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  
虜狼狽出戰遂破虜斬首虜四百三十七級虜男婦百七十馬駝牛  
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越遂進封奉天羽衛推誠宣力守

續藏書

卷十三

十一

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侯歲祿千二百石子誥券子孫世  
世承襲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  
王驥揚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例大學士萬安  
吏部尚書尹旻而下俱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誠得爲兵部  
尚書上嘗曲宴內伶戲爲貴人裝兩手各操金鉞恣睢而前問何  
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上笑而弗罪  
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無功召還尋復命越等出師  
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十  
三級獲馬七百餘匹詔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  
官是役也新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溢則上以直在事賞  
重之越於是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蓋越以文臣

續藏書

卷十三

十二

爵不符候改右班或可得候也而汪直亦爲其僭所忌惡遂復命越  
爲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已退越等請班師不  
許遂巡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  
之於塔兒山參將支玉敗之於大武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  
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七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  
聞宦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鎮大同猶與直共  
一鎮大學士萬安等巧請移越帥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填  
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  
上乃命給事御史論紕直入罪因併紕越詔削越官爵追諡恭愍置  
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使等官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  
得爲奉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  
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滸伯鍾等皆爲大官以至同列  
而故吏將佐多鼎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冤狀  
會有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  
而其御軍恤下財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爲之死  
機事百端閃候變幻出沒若神鬼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秦伎越語  
王下官爲王吹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  
方坐地適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詞虜還即召入與談虜  
事甚哲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作酒卽  
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  
足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翳  
日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

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為  
千戶越之在安陸與遠潘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家近京得通於  
中貴人李廣為上言之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為臺諫所論問時西虜  
犯邊急兵部言宜得一重臣時屠瀟為吏部知越且德越而中貴人  
廣更之以越名上上遂許陞見上慰諭有加進太子太保仍兼  
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緩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  
許以便宜行事越至即持賀蘭山之別部行剽者殺之斬首捕生過  
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復哈密封以兵援其王還國疏上不報  
而中貴人廣敗自設言者皆首攻越上雖雅重之不為報而越生  
憂梓病劇遂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諡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  
伯魯竟不似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續藏書

卷十三

主事

弁州外史曰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至於今西北邊稱良將母如越  
者楊一清王瓊方之茂如也卓吾曰此妙絕人才難有難逢弁州識  
之當稱具眼

逸史氏曰余聞沈先生周云始威寧伯與保國公永帥千人巡邊虜  
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為陣列自固虜疑未敢前薄暮令  
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騎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  
虜不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虜驚擊無唯類矣結陣示暇形也以  
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聲故虜不覺也

都督王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信字君實南鄭人正統中世官竟河千戶父忠征迤北殺戰母  
岳氏生公半歲持節旌為忠臣節婦已已虜犯京師拒戰西直門功

陞指揮僉事景泰六年從征五開諸蠻還指揮同知天順五年破曹  
賊東市遷指揮使成化初守通州改守倒馬關移守荆襄二年石和  
尚劉千斤反荆襄公進據房陵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眾突至圍  
公主帥逗遛不援公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聞以死士出  
城五六里舉火砲賊以為援兵至驚走退斬有功陞都指揮同知鎮  
臨清兼管倉糧移鎮湖廣條陳八事又條上慎專任實合儲修兵衛  
禁科罰四事十七年疏言湖廣蠻夷雖腹中之憂實無能為但我軍  
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戢防勿蹈前非其  
患自息則其流連本意逃避徭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益加誅殺恐  
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收穫未竟餓殍已空機行緩停布縵何  
在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功

續藏書

卷十三

主事

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當公  
以格物廉以律已所部指揮劉祇張全智勇過人力薦於朝且云英  
俊之子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訪則賢才  
多隱志士沈匿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即日上述常語人曰荷國厚  
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區公沈毅簡重被服  
儒素出入省驛從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寬袍緩  
帶偶飯蔬羹故人婚喪傾心賑恤出鎮三十年簡無華衣旣無肥馬  
公閣之下寂無人聲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續藏書卷十四

勅封名臣

新建侯王文成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公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試公中弘治十二年二甲授刑部主事十七年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劉瑾亂政公首抗疏瑾怒杖公闕下謫貴州龍場驛丞四年閏九月瑾誅公又調文選七年陞考功郎是年冬陞南京太僕少卿九月陞南京鴻臚卿十一年七月陞會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公至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谷中劇盜出肆劫掠焚官府篡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通曲護賊十二年七月公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公請上即與公兵符改提督是年茶寮賊大起江廣湖柳騷然上命三省會征公首誅通賊監生吳讓十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溪巢賊敗奔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又攻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殲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夷其險阻剷頭賊尤悍黠擬官僭號是冬肇禍既殄益增機險阱毒虞王師公休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明年正月計擒賊魁遂進兵擊其懈連破三洲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一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數盡

卷十四

卷十四

十

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祀公四月陞副都御史敘子錦衣戶又進千戶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與縣令顏泌指心籲天誓不與濠俱生急走小舸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知府邢珣等又密遣謀臣出投散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公兵則已大集矣即傳檄罵宸濠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閩念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斬黃趨京師宸濠不聽公遂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而解圍回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不犯南京必走斬黃公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奸佞詭言巧譖百計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深機而算內戰凶悍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因忌公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瓊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蒙南京兵部尚書茶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錫宴發書爲詞嗾言官論沮公不使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議諸忌起屢形奏牘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唯任文定得陞副都御史歷一子千戶公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



諸有功者，竟格不行。嘉靖五年，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鎮南大困，起公代姚鎮，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公留示懲，遣歸農，刻石云：「爰告思出，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石刻云：「田石平田州，寧田水深田山，迎府治新干萬世，肇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公諭蘇等：「朝廷有爾，宜有以報皇恩。」眾皆頓首願効死。公因入寨，反側久毒，嶺表密與蘇等約，期日去。又先因永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過八寨，與蘇受等兵相犄角，徑搗其巢，或遏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亦平。桂文襄素忌公言公挾詐專兵，時公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公擒宸濠，攻城紀律不減，

卷十四

三

奏捷誇張已甚，及斥公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上憐公功，但停恤典，子不得嗣封而已。公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審，對客笑談，萬眾過集，擒酋斬敵，凱轅門左右，尚不知也。

王世貞曰：「前是守仁上宸濠偽檄，末謂『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騷擾，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黷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與言至此，陳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黜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遊，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一上則自稱威武。」

卷十四

四

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號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傳許泰都督劉暉為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俾宸濠取內道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督軍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為羣小右，君側欲左右調護，聖躬耳，非為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之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衛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為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諸之。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之，於是守仁請

賜卹，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劫，語極懇切，皆報聞。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南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兼督機務，遂歸省，尋論封奉天，翔衛推誠宣力，守文正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華尋卒，守仁憂居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為偽學者，有以以下南昌縱士鹵掠，及得寧邸之金寶于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策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聽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它皆名示遷，而陰抑絀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勞者。溫旨慰諭，不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上方稱守仁賢，而張璁霍輅等皆有所推轂，然江西輔臣故衛守仁，不但不薦，猶持前論，而其鄉人之忌者，至誣之史，以

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最後乃出征田州守仁之出  
由張璁桂萼薦萼本不善守仁以璁強之及萼長吏部暴貴喜功名  
風守仁取安南守仁辭不應楊一清雖雅知守仁會黃綰上疏稱守  
仁賢請當入輔而又有他疏陰指一清言辭甚厲一清亦不能無移  
憾也守仁既病上疏乞骸因北歸度大庾而卒於南安府中五年  
十八桂萼因奏參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失當下公卿議僅不  
奪其爵而停世襲盡停其他郵典隆慶初用諫官言乃贈新建侯謚  
文成賜葬予祭乃贈告詞推明為元勳聖學子正億得嗣爵正億卒  
子承勳嗣

鄭端簡曰王公才高學遠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  
發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唯學術刑正未易銓測以是

附錄

卷十四

本

捐原則說易行媚心稱快爾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  
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于顏曾而思孟劣于雄況  
矣公所論叙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  
融玩久當見之寧庶人反時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朔卒  
華大難宜德樂安之變有如公者景陵無轡勒之勞矣

李贊曰陽明先生在江西與孫許同時則為江西三忠臣先生又與  
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薦曾聞夜半昧有巨人文場東西立大言曰  
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則在浙江又為三大人矣且夫古之立大功  
者亦誠多有但未旬日之間不待請兵請糧而即擒反者此唯先  
平能之然古今亦未有失一朝廷即時有一朝廷若不見有朝廷為  
胡虜所留者舉朝晏然三邊晏然大同城不得入居庸城不得入即

至通州城下亦如無有此則于少保之勳干礙所不可諱也若英  
宗北狩楊善徒手片言單詞歡喜也先達令也先即時遣人隨善護  
送上皇來歸以予觀之古唯斷養卒今僅有楊善耳吁以善觀養  
卒則養卒又不足言矣此皆今古大功未易指屈則先生與于與楊  
文為千古三大功臣焉者也嗚呼天生先生豈易也邪在江西為三  
大忠在浙江為三大人在今古為三大功而況理學又足繼孔聖之  
統緒哉

都督會事劉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劉公璽字廷守南京龍驤衛人博雅閑將略為提學御史陳公琳所  
器重襲世職即以才能選視龍江右衛軍政未幾遷撥船廠把總公  
以清慎勤蒞之無不肅然大司馬喬公宇少司馬王公倬薦陞南京

附錄

卷十四

本

撫手等衛把總運糧值武廟時江彬用事以勢迫公索運船之利  
公瀕死不從臺諫薦奉勅守備浙江温州等府地方到任即清宿  
弊訪民瘼郡人大悅兩越月總督漕運中丞陶公琰特奏溫處一隅  
漕運軍務必得公乃可拯江西之弊陞都指揮僉事江西都司把總  
運糧溫處之人具狀撫按乞置不復乃勒石建亭民到今思之江西  
總運自宸濠之亂歲兒者越歲不克完公盡心區畫本總自是獨盛  
科道撫按交章薦列推掌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巡撫中丞盛公應  
期知公公明每屬以疑獄多所平反公乃請依期給糧以郵軍士滿  
衙門宿弊以杜奸宄吏民入司之公罰除衛所冊文之枉解請廢  
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城濠之租稅以歸公府善政美意不一而足  
時公諱入猶薄自處有寒士所不堪者于是科道撫按薦疏交馳上

林有青、葉劉及劉窮之號當道者亦以聞之。朝廷王公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見即重之奏取副恭命未下而王公卒遂奉勅充參將協同漕運兼守淮安銓注錦衣衛即有議處船糧以免凍阻等疏皆議行言官又累論薦奉勅陞署都督僉事掛印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奏增餘丁月糧以均勞逸定考課以肅軍政明漕規以一衆心疏濬江南河道以濟糧運折兌山縣糧米以省稽遲凡三十餘疏至今爲河政良規復患淮揚河道淤淺奏請自府丁夫開濬功成詔賜白金彩幣隨遇恩例實授誥贈三代即具疏乞休合屬狀聞如去溫時撫按以聞得溫旨慰問再疏遂改命南京前府事南道復薦改命後軍都督府事赴任歲餘乞休益力復改命南前府事甫半歲再被命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再蒞

續藏書

卷十

七

以來于勢要愈不假借惟冀退休未幾得解任回鄉行李蕭然書數卷而已丁未詔復起公而已寢疾矣公平生志意恬退漕例總兵三年當晉級賜玉帶大司馬張公瓚毛公伯溫先後欲公請公皆力辭少事父疾極盡勞瘁遭喪哀毀至嘔血弟早喪撫其遺孤愛踰己子官雖廉歲時必捐俸以贖親黨至于却舊屬之金于暮夜之間還以友之寄于十年之後嗚呼公之德亦盛矣公問學該洽議論識見出人意表外嚴毅而內沉靜人不敢干以私平生無他嗜好不置侍妾雖燕居衣冠端坐無情容亦國朝人物之表表者尚書王時昭德錄敘略云始子友公于江閭觀公面貌前無濕顏聲肩軟服類寒士及聽其言也實臺疆纔依理據法與之上下論議古今人物事理是是非非無所舛錯載籍其績效井井秩秩具有倫敘

退省其私履身仿行毫髮無所苟一日巡按御史范南昌郡學士講中庸天下國家可均章至曰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御史問諸生若鄉人先輩誰可當此諸生未及對則曰文天祥其人也公在坐聞之縮頸側面斷斷作嘆語曾謂以專聶之行加諸仁至義盡之夫仁至義盡外何處更討中庸欠身欲起辯伺儕躡其足而止其他應物酬事多類此所親或規其愆予特疎然敬之因與定交晚獲同漕務于淮漕務間多紛糾公能熟悉肯綮予賴裨益焉予嘗病總漕者之不盡得人因憶正德中運事大困公嘗任把總適河凍舟阻糧愆于期公以兩葛衣夾木綿以禦嚴寒悉力經理卒免于罰漕卒依公若父母然當是時權奸用事率以恃入之貨逼脅漕總領俵各船而倍責其息運事困憊多緣此故公乃預置一棺舟中右手持刃左手招

續藏書

卷十

八

權姦狼幹言若能死犯吾舟吾殺汝即自殺臥棺中以明若輩之害吾軍也吾不能內若貨以困吾軍其人愚而愚然終亦不能害公談者迄今作氣不謂公面曉削無渥顏聲肩軟服類寒士乃能爾爾使總漕者之盡得若人焉運困其有蘇乎僉事陳鳳祈募編云公字廷信少業儒有名居官廉潔不受錢羣公推轂致位兩府初分閩江西計廩而食妻子布衣不完巡按穆御史相持疏薦之有僚友比之學官家人謂之窮鬼等語推總漕運上識其名喜曰是前窮鬼邪亟可其奏公夙諳利弊與罷殆盡士心悅服侯勛方有寵請公爲市南物付運舟分載入都以罔利公不應以疾請告久之總漕非人復召用公有欲得公位者嘆言官論劾罷歸卒晚年祿入既豐與服稍踰昔疏乃謂其昔稱青萊劉今爲黃金劉

人多冤之。贊曰：國有大計，曰惟轉輸既利，亦曰要衝自靖。自  
獻利人足國上友恭襄丹青麟閣。

錦衣公 事 康陵

公名斌，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領撫逆，確請收還方正大臣官劉  
藍戴鏡等凡數十人，下詔獄，公輕刑緩械，曲為申救，任御史者自恕  
諸條上奏，時置其名，彼寔他出，公曰：古人耻不與黨人爾，得與名乃  
悔邪？瑾令復獄，詞去鏡，疏首權閹字，公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  
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為計，奏入瑾  
大怒，又偵知公庇言官矯旨，廷杖公垂死，瑾誅公復任鎮撫，知府  
劉祥與內臣相訐，下公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并賂公公不從，雄陷  
公安置武昌，感疾而卒，公再用時長子死，部官賄三百金，公指其  
兩子曰：斌司刑不追天禍，一子天若受金，行及此矣。公庫屋敝衣，再  
遭禍，怡怡若分然。

卷十四

九

崔銑曰：正德中，前則劉瑾慘行其毒，中則張永巧蓋其惡，終則張忠  
張雄錢寧江彬肆其愚暴，士靡靡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公忠尚書  
傅公珪及公凡三人，公前有袁彬者，以小校從，裕陵北狩，當是時，  
文武羣臣或捐軀草野，或奉頭鼠竄，彬獨從，上恭謹服勞，駕還入  
南宮，陞試百戶，復辟後，陞都指揮，掌錦衣衛事，門達中傷彬，調南京，  
遂敗戍邊，召彬還，嘉靖中，劉東山之獄，錦衣王佐忠勤廉勁有名。

總兵楊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楊銳，字進之，其先徐之蕭縣人，曾祖某，正統間，以功進南京羽林前  
衛指揮使，父齊嗣其官，掌小軍營，公自兒時有機警，弘治庚申，代父

官羽林總神機營，正德元年，掌龍江右衛事，衛久稱敵，至是一新二

年，督造漕艘于淮浦，歲計費有贏，御史中丞總戎每議大事，曰：非銳  
不可。四年，總江西十二衛所儲運糧艘，聯屬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  
期。凡八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奉簡署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  
求余闕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盡獲江賊于蓮花洲，監司  
喜以事上聞，公曰：江賊奚足憂，所虞者豫章耳，意指寧濠也。又謂  
九江為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  
湖口縣之高嶺，可遠望有警可即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  
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學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  
水戰于江上。十一年，與臺院密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十四  
年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

卷十四

十

濠二十有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為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  
公坐城上與眾誓，勦逆當得大功，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  
示賞，有寇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公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  
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  
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公  
語鵬曰：汝死已後，尚視顏為恃言乎？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  
城下，鵬乃遁去，寇為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關櫺外持鉤距大  
呼，公發矢中左腋，棄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船泊  
南岸，聞不克，大怒，率眾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為筏，甚急，公裂方布覆  
紙，裹藥火千數，散投所殺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  
適，十二日，寇於北濠結木為筏，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公曰：事

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實石被排金鼓置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  
 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眾解體且暑甚海力竭夜相  
 睡去公疾善泅者數人於船中聞聲即斬首絕其蹤於江中又  
 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城上應之果勝捕殺聲震數里是  
 夜復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返奏捷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  
 晝夜勞苦可嘉朕心大悅又賜有忠勳報國戰守奇功二榜實授都  
 指揮僉事充參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公疏舉鄭公岳胡公世寧  
 當大用蓋鄭嘗為布政胡嘗為副使以拒濠譴者濠既平十六年司  
 馬部論功進公為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蔭子評為羽林千戶又疏  
 蘇舉御史楊必進嘗與謀于未變時者廷臣多賢之安慶立生祠以  
 祀嘉靖元年僉書府事掌伸威軍營未幾以三關弗靖移守保定諸

卷十四

十一

郡校驛騎將軍四年詔還京師保定人亦立生祠祀之至京掌立  
 威營五年以母老乞歸養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八年制下授公總  
 兵官鎮守遼東掛漕運印兼鎮守淮安等處地方明年忌者有言乃罷  
 漕運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鎮守淮安等處地方明年忌者有言乃罷  
 歸南京又明年以疾卒嗚呼寧濠叛作一特討平之人可謂有社稷  
 功矣新建伯王公守仁奪其爵大司馬伍公文定罷其官都御史張  
 公文錦王主事冕皆遇害公位至西樞兩懸將印終老歸下復何憾  
 哉公自立官足不及權門請託身歿囊無一錢諸子鬻衣為葬

威寧侯仇公

事 康陵

仇鉞江都人世指揮同知立功陞使充遊擊將軍寧夏號勇敢戰正  
 德五年真緒反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興武營守備保助者又

與賊聯姻為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不從賊謂以賊故姻遂疑助不  
 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不復歸正矣白上用助為參將以鉞為副  
 總兵討賊命下纔數日助疏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  
 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候保  
 助楊英諸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為內應言賊何錦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  
 城退東岸兵勿使渡河錦果出而雷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亟昂來  
 問病鉞猶堅臥呻吟言旦夕且死昂頭卒起捶殺昂斬首鉞起披甲  
 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雷錦充總兵寧  
 夏封威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仍總兵方宣錦之變朝廷遣張永同  
 楊達恭將兵出討寧夏事不足平仇鉞在彼不久當有  
 捷報蓋鉞自別校楊公識拔以起者其益受知於大賢如此七年充  
 平賊將軍征流賊功進侯與世券加祿百石十六年子恩病恩子

卷十四

十二

嗣侯以罪誅

太保梁武壯公

事 永陵

公名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嘉靖七年陞署都指揮僉事協守  
 寧夏與武營慣戰敢先登破虜八年進遊擊將軍益奮勵士卒練訓  
 東西援應有斬虜功十一年進副總兵延綏十三年斬虜首功歷陞  
 都督同知十四年總兵鎮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虜患大同宣府虜  
 數入塞殺掠吏民十五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大同自五堡之役  
 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  
 如意即反唇瞪目或飛章訛言以相搖撼公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

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交，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設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叛，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耳。自是鎮兵稍稍效，縮十六年春，公率兵出玉林川，斬虜首一百四十，進左都督，又出黑山門，捕兒庄，各斬首八十，殺一子百戶。十八年，公賜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公益身先之，與同。十九年，二十年，俺答阿卜孩古囊三贈太子太保，公沒。五堡，十九年，二十年，俺答阿卜孩古囊三入雲中塞，直逾太原，窺平陽，公不死，五堡不再廢，虜亦不敢輕入。自是鴈門、河東、雲中、上谷、殘破，朝廷亦思公，優與卹典，贈太保諡武壯。公在邊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劫虜營，虜不敢輒近塞，得虜營馬、盧與諸出塞劫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虜以故益畏公，或謂公出邊

續編書

卷十四

十一

起愛者，起覺律有之，謂承平時，虜牧獵爲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今虜數深入，駐帳塞上，官堡民堡，十去七八，我曾搗東否也。公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聞，令入伍與衣糧，還將願得其力。李贊曰：余所見有俞大猷威繼光所聞有周尙文郭琥，皆具將材，乃顧春謙獨以大將推俞，而謂威只可稱名將，豈其然乎？今紀効新書等所言，具在，文亦切約，可誦可畏，安在其不能大將也？要當以俞威等爲嘉靖大將名臣，而以顧春謙爲當代豪傑名將。

都督馬公

事 康陵 永陵

都督馬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機略，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即自稱疾，爲不諱，彬以參將守太平，虜入塞，再創去，充總兵官，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農

市，取其庸倍，給諸健武者，從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當，是時漁陽一軍，稱獨雄，未幾，上至喜峰口，馳馬欲出塞，永扣馬諫，不可。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衆顏面把兒孫，結諸虜，邀官賞，不得，輒入塞，永迎擊，再敗之。自是效順保塞，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永將賈鑑朝議且撫，永力言不可撫，他日九邊效尤，將有河北藩鎮之禍。勅永出居庸討賊，以流言而止，疏乞宥，大禮言官奪總兵，寄祿南京。十二年，大同軍再亂，召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年，遼東軍亂，召總兵遼東，十八年，軍再亂，以家兵捕斬，軍遂定。陞左都督，卒於遼，遣人爲罷市，哭喪過漁陽，漁陽人亦哭罷市，兩鎮皆祠祀焉。永爲將，善調虜情，先知所從來，及衆寡，因勢設伏，以故虜往往失利去，善養士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獎拔，列校皆拔起，爲方鎮云。

續編書

卷十四

十四

都督沈公

事 永陵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廣西馴象衛世指揮使，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淖中，騰而及於陸，三酋前趨之，希儀振頸以過，鏢排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決項死，又擊刀，斫刀酋於鏢間，斷其頰，車又射其弩酋，竟却其追兵而還，遷都指揮，食事，務捕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闊，衆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間而致之，狹，伐岸竹，揭岸上，編筏以爲絲，頃刻成數百旌，捕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趨滑石，且半渡，發伏擊敗之，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姚督府鎮，奏行誅，召與計曰：歸順岑瑛，猶嫌翁也，當助猛，奈何？希儀能，素得土官陰事，曰：瑛女失寵，而瑛心

恨猛貌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督府復曰猛乘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邑危矣奈何希儀曰是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為叛者雖誅耳豈有遠志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南曰猛走交則閉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哨進師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隘而糧盡乃潛渡江詣左哨將乞乞詩并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為解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還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工堯背而焚餘糧為希儀合戰戰疾力而所遣軍則已立幟工堯山頂矣賊大驚遂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州初歸順岑璋素信希儀使圖猛則遣兵三千人陽助猛精卒千人名護女實為間官軍得工堯則先竄工堯破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壓歸順境索猛歸順斬他囚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猛賊寨軍門矣

續藏書

卷十四

五

督府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則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土官田州乃平擢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即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城中兵將不足任前守劉璉殲於賊希儀至鼓士氣破賊訶者耳目徧官府即閭閻中稍動色賊在谿洞數百里外趣知希儀至顧令熟舊悉出入嬉遊城中而求得與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為訶於是賊動靜盡息顧往往為我所先得所鳴勦風雨來去每出勦即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日出某門旗頭即引諸軍貿易行間旗頭旗頭自不知項之訶營賊眾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為神即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

也所勦必其劇巢縛管繩為記無妄殺於劇賊巢得婦女牛畜果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奈何陰助賊戰或刀弩而門矚者曰罰若牛五若奈何刀弩矚我師於是賊營服無敢陰助賊及門矚者嘗欲勦一巢乃伴卧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即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文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雨凄風天冥冥夜祭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炮衣義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擊妻子蒲伏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訶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驚陰訶之則老沈固在叅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而

續藏書

卷十四

十

為熟後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訶者矣後熟後復公威信調征他巢雖懼讐不敢不往甚而大雨徭懼失期汨溪中以應要有溺死者論者以為自廣西為將韓觀山雲之倫能使徭不為賊比希儀則能使徭人攻賊前此未有也思恩奏設流官而州數反不靖已聞濬有子曰金在鎮安益洵洵酉湯雷者在賓州乃辭去曰雷小主人在請往希儀時方憂思恩聞雷言則大駭以金去賓州近而雷應之且為賓州憂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喉立梗矣乃婉色好語謂雷曰是舉計第九子耶我往征田時固聞之因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雷已呼雷入密室要賂即得賂行為金復官雷乃大信且出復呼入曰章貴徐五今分將思恩必讐金善防之於是金果將五千人因雷以見門者懼走報請無納希儀罵曰金本土官子



非賊奈何不納則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諸兵備隨盡散其五千人卒縛金而思恩復寧當是時非深計賓州幾失希儀在柳度十三年移淑瀘後總兵貴州會北虜入寇詔屯宜大未幾署都督總兵江淮已復調廣西貴州在江淮離販之警幾絕然天雨輒苦創痛數在告已還廣西瓊南五指山熟黎本馴順畏法知州邵濬者黷貨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于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逆者如虎投箕勢不可釋它諸夷疑而勦之則傷仁撫而勦之則墮信真若獨搗其首惡首惡平諸夷志者穢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必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賜金幣改貴州入銅平巢其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為耳目者實不失頃刻嘗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戕於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

續藏書

卷十四

十一

都督俞公 事 永陵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為泉百戶髫髻時輒倜儻以豪傑自命家酷貧日不能再爨顧謂讀不輟銳意文事已父卒襲官學騎射輒命中從李良欽學擊劍盡其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為兵法數起五猶一身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固可使合為一人也嘉靖中登會舉高等以千

續藏書

卷十四

十六

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部使者呵辱之奪官大猷笑曰此豈吾自見地耶遂盡鬻其家遊京師以書干毛尚書伯溫霍侍即鑒霍得書驚歎禮之驚一軍然終不盡用乃奉勅守汀漳還廣東都司會安南叛入欽廉為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于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多集海舟以擊之連破之永安萬寧而安南函賊首以獻倭難作大猷以南直隸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壩皆連捷而提督尚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大猷坐落職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復浙直鎮守而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銃其上倭船遇之輒摧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于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賊皆勦盜王直者徽人也以公命入海據烈港勾倭夷貿易為遁逃主天子以連歲倭變劇皆直故必得之至勤精禮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自効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楮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遁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蓋請諸宗憲不聽誘以來天子聞得直則大喜詔殺直於是宗憲患失信快快曰吾為俞帥笑矣而羣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閩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連節制不窮追以為解而大猷違詔欲誦戍邊饒平民張璉反偕名張官流陷江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還南嶺將時胡宗憲已奉詔兼督江廣矣聞璉出行剿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大猷前

以違節制見劾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眾自救譬之虎方逐鹿能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感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團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柘嶺嶺險連巢賊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於是潛使詭璉黨執璉已為兩廣帥所奪或請訟之大猷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已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賜璉書加節鉞命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加祖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嶺晝夜馳赴之駐秀山都督劉顯駐明山而都督戚繼光提浙兵未至上怒督府失泉城責繼光急而關士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

續藏書

卷十四

九

當若追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師犄角取之可使子無遺且連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此賊之利也遲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益困敵以戰為守我以守為攻於是星布兵營畫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關士夫訟其詭病之已竟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益關士夫業已為流言聞之朝矣倭三萬寇潮州與盜吳平相犄角為廣惠詔移鎮潮廣羣盜憚大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詭殺倭自效必與倭人絕於是大猷請於督府都御史吳桂芳曰鞋賊以出邊為生路山賊以歸巢為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以開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

續藏書

卷十四

二十

軍若不勝必散之令得遁去則遷贖日入為勞費無已也於是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為大猷負坐旁官都御史為抗言於朝乃得置二源山表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筒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鷲者感誘從充裨將為死間賊得驚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聚雲溪以綴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其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間而東峒遂平杜芳上其功云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著者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以為方叔元老之猷云大猷為將事先必周慮萬全既事往往為善後長久之畫為人易簡無町畦而有容善忍以忠厚自任重然諾功則稱人罪則稱己參將楊克寬罪抵死大猷力為當

都督同知萬公

事 永陵

萬表字民望別號鹿園居士浙之寧波人公生有異相玉色方頤額

有三文風神炯炯。慨慷多大節。相者奇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日數行下。年十七。襲衛指揮僉事。志在鵬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類首作求田問舍計乎。庚辰武舉中式。石學士閣公卷以爲奇。置第一。衆以所對多忤時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晉視浙江圖象。南都坐營錦衣。已爲漕運參將者二。漕鎮總兵掛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望爲當軸所推轂。公歷漕既久。國計詭贏。河溝通塞。祖制及時敝。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論折之。方言漕河惟用洗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榮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

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衝決方。

卷十

黃河來衝時。清河狹淺。水固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漕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過至祥符銅瓦廂。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

可易也。若于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漕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于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船。船皆出海。至山東運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顧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讀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樂斛若輕齋之美。以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腹削四出。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且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識者趨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

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妻門楊涇橋。公率所募。

卷十

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于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令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園八園。爲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周公琬。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敦迫。相率去而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稍通。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攜其黨。兼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即賊減千人也。以較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浸衆。賊寢衰。乃進兵。賊懼。夜遁。賊之海上。焚餘皇若干。內地稍甦。因作海寇議。所爲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欽王直者。以驍雄魁其曹。公策其疎鹵。可誘而縛也。薦鄭人蔣洲。張惟遠。使爲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番。逮約獲直。以贖。且以。

上賞許之日強賂當路前未及行而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公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之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爲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此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厯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擊覆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爲功而他不服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藥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古方製參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爲也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

卷十四

三

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大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公日衆凡叛公之卒虜皆厚遇之與薪生予給以牛馬草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向導故地遇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虛虛人心離固將帥身備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饑餒劬瘁之卒聞先叛公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邦本計乎此所謂決破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虜闖入塞內傳大都公聞之日夜束裝爲行計曰吾世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卧時耶尋事定乃已公少嗜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于心關西釋自然者以苦行鍊磨得悟絕學公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被納入

卷十四

三

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然大悟言學貴真悟語言精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己淺之乎其論顏子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即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易于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爲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與羅達夫論道于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云自聞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巨海見龍宮藏舉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公雖超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首談性命而自愧於倫物得無爲跖者嗤耶爲文敏給疎暢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庸志略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贊言九沙雜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錄灼文集玩鹿亭詩抄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山中集諸書行于世公薄田僅供體粥諸爲德于鄉如建橋賑饑不可指數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餅鉢蕭疎與野衲偕遊見者不知其爲名將也嘉靖丙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隕于庭光射數十丈云

都司戚公 事 康陵

戚將軍景通字世顯定遠人其先百戶祥以略地戰死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景通長幹修舉類關壯繆既世官踐更京師常席地讀書嘗不輟劉瑾結豪傑爲逆陰遣人遺席帽約曰某日發難者此者爲劉景通且日爲黃冠遁去將率六郡良家子赴不測瑾敗乃還青州賊李琪反據蒙陰山王副使良臣分部擊之弗克景通微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跡琪夜至伏姦民舍旁遂禽琪頃之劉賊

起河北橫行山東景通檄守鄒以七百人往入門告母而遂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曰賊衆我寡盍避諸景通曰彼卒遇我夫安知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以待賊擊卻之遂入鄒登陴誓衆嚴守備一日帥輕騎過孟子莊賊大至列陳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後累數十捷卒保境嘗六月過戰場僵屍枕藉衆皆掩鼻不欲近景通曰偉哉國士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同遊九原無憾矣爾曹顧病之邪騎過沮澤中率先下得休其餘力遇賊輒有功兵能以軍政掌印部使者舉孝廉陞江南運糧把總至則社積弊都奏餘比輸太倉故有鬻簪之弊客以告作色曰景通自結髮事君壹勿欺吾寧受薄責毋寧自欺已輸倉不中計對簿度支當降級所部張千戶者懷贏金三百餽之景通笑曰吾以不欺受罪顧納贏金爲欺耶事

卷十四

五

白復官成勲以總督備倭至欲引將軍爲同姓景通謝曰先世故姓倪載在勲府即自附璽書之謂何卒却之拜總督備倭陞山東都司僉書陞大寧都司掌印河間治河久未底績屬爲植不踰月而告成大寧缺僉書一人部署匈奴內附者景通言安榮可榮奉百金爲壽目攝之曰吾薦賢故薦君以此相加則吾薦非也榮慙而退奉詔坐神機營母聞貞節年老矣請終養從之仍支俸山東便奉給景通白首于舍每上食率諸子女弄雛前即不當母心蒲伏請受杖母有疾夜叩北辰請身代居焚毀斑白始有子曰繼光繼光慕履過庭將軍大誥曰童子何知慕履必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廢爾他日將警卒伍以自封既知爲外氏所遺卒裂綦屨勿若居弟垂二百年始改作命綺疏四戶列兩櫺間工請益綺疏十二景通曰使

吾無得罪於先世猶聚族於斯四戶足矣不然此且不保季年書策備胡累數百牘其後趣繼光受職京師病革猶問吾所上備胡封事上納之乎未耶垂絕舍人納褚幣裒中燈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冥司必不受我錢悉出之乃瞑後繼光著戰功爲東南名將繼光字元敬世稱戚少保云幼而捍鬪多權奇隆準方頤顴而鷹揚英氣勃勃既舞象折節爲儒以經術著既冠奉父命上勲府襲世官待次司馬門善相人者目逆之將軍春秋三十六秉鉞導征不五等則三孤矣庚戌待試武闈匈奴大人部列城守簡材官戍九門少保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春秋入戍少保任中軍從務輯衆心一軍皆服使者推轂進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難甚少保上練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

卷十四

五

格千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人其氣敵愾其習悍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少保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于丘乘兵寓于農第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間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驚奮陣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叅將分部台州辛酉島夷入台州暗旌旗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少保西行既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頃之閩寇張甚分臺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莆東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叛兵乘亂出入賊若無人少保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橫嶼趨牛田俘賊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

奔窮迫絕跡，勒功平遠臺。少保既班師，大司馬趙公代督府，發浙餉。屬少保募精兵萬人，閱望援兵，如望時雨。兵至，寇相蹂踐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擇停因，獨勝從首功居多。隆慶初，虜陷石州，東薄昌黎，用廷臣議，召譚司馬戚繼成入策備邊。總戎上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八較，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虜馬積威劫邊人，遊入望風而靡。戰將率駿軍費，奏外舍兒視虜飽歸，尾而鵬勦，掩老羸為功級。既賣而賞有差，封殖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為得計，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諸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為四營，營各五部，每部立一裨將為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迨

卷十

五

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遂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未決，既譚公出就督府，命總戎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策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無厩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即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又言薊常肩臂，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取則百堅，取比年，遽圯遽修，滋費無算，請更板築，諸戍士盡地受工，跨墻為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為三層，臺宿百大械，器饌糧具在，處至則當，障以守，退則資休，第力訕未能舉，慮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水疆，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毅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干

日中，軍容益壯，總千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既相要密，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藉班軍，則以南兵為渠，渠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少保巡工，介弟為植，少舍則課殿最，宴賞大罰有差，黔首益以壯麗獻功，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繕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鞬為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乘陣，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鉅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虜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策應，主兵戍守，踐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形名次第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批搗，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西虜謀入犯，西酋得薊狀，恐至卜不祥，遂謝東胡

卷十

五

款關入貢，部言虜數苦薊，比修內備，不戰而伐，虜謀即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入，梁益且將求多，總理故以參將入關，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同知充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及江陵當國，上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右司馬躬入諸營，驗諸械器，履諸關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閭閻，比還報，悉以狀聞，既畢，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陵，則以征伐自天子出其如，主幼何既而以修薊功進，左都督其加秩則少保，兼太子太保，其階則特進光祿大夫及江陵殂，人言波及少保，西禪將起記室，少保卵翼而就之，乃陰布蜚語京師，傾少保而自代，始移鎮南，虜入黑峪關，薊人願亟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尸祝之，少保度嶺南

不職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整州少保歲散千金徇客急歸而  
某即延醫治病且無資以丁亥端日卒先是任子思皆停僅襲祖  
職得指揮僉事

附錄

卷十四

二十九

續藏書卷十五

經濟名臣

太保王忠肅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鼎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人舉進士者輒在  
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公兩試皆高等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  
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註誤遷行人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  
道御史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拊善摧  
奸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公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  
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憾漁陽公提督軍務留撫遼東  
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陞左是年秋虜分寇  
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  
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公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  
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少保請  
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  
鞠乞用一人上用公明年蠻平召還臺是年夏吏部何尚書下獄  
致仕公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公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  
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  
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公  
至諸將庭參責其飭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自今效  
死用命得釋公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甯溝五里為堡十里  
為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嚙指走公益簡練卒伍賑賙窮乏偶  
配驛寨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興輒賈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



聞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變用充饒器，微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  
王公適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北至嶺南，亦用收贖法。  
時公威望已著，諸蠻聞公來，大懼，公略兵威推誠撫諭，賊止息，會  
長信向公，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繹騷之患。  
公初入吏部，佐王文端公，天順初，落太子太保，文端公致仕，專任公。  
公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南陽為石章  
逐去，裕陵召見公，問賢何如，人公力言賢才，得復留內閣，益見倚  
任，南陽在內閣，亦左右公，上進退大臣，時召公面，可否稱公先  
生，屢乞休，不允，公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加太子少保，上嘗論  
南陽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翱老爾，時公年七十八，  
南陽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翔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

續藏書 卷十五

又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南陽對曰：若繼翔吏部，非富不可，上曰：  
然，茂陵即位，免公雨雪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三年，致仕，卒，年  
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公善知人，文武大吏，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  
軒輊，年富李秉程信皆公薦用，公本北人，嘗因召對，裕陵曰：北人  
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願緩急得力，以故公推轂北人為  
多，主姚夔又反公，往往右南人，清譽稍不及公，功名損於禮部時，公  
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守禮法，惕厲憂勤，仰思待旦，居第  
三十餘年，不改於舊，上特命有司起第縣西，公餘退宿朝房，唯朝  
令歸謁先祠，曹賊亦知重公，不忍加害，南陽嘗曰：臯陶言九德，  
主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惠安公贊公，  
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況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人，皆

以為確論，子靖，世官錦衣副千戶。

太子太保陳傳敏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鑑，字有戒，吳人，永樂十年進士，為御史，陞按察副使，擢副都御  
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公寬洪清慎，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專務安輯，  
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有經畫，薦按察使王文，副使全源，入內臺，  
正統元年，與于公上疏，請定輸粟贖罪法，在陝十餘年，教興政理，每  
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程，久旱，公至，即雨，  
再久，公至，必霽，人益愛戴，公召入臺，為右都御史，尋陞左都御史，太  
子太保，景泰四年秋致仕，卒，謚傳敏，陝人尸祝焉。

尚書郭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璉，北圻新安人，初名進，太學生，永樂中，為戶部郎官，公質直寬

厚，臨事從容，不見喜怒，精練吏事，簡約有條，宣德初，為行在吏部左

侍郎，兼少詹事

三

上為改名璉，四年，代蹇忠定公，為行在吏部尚書，  
罷兼職，五年冬，上諭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宜為朕擇才，昨郡  
守多缺，命廷臣薦舉，古人當斯任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即錄，故官不  
乏才，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是也，慎留意，正統元年，進士李賢  
入選，公試賢，嘉禾詩奇賢輔相材，授驗封主事，未幾，早蝗，侍臣言大  
臣戶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譴，公獨不可，曰：  
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  
改過，璉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願君臣恩義如此，眾是公言，疏上，  
盡留諸大臣，公秉銓十四年，名不及蹇公，然潔廉，務採實行，不用浮  
薄游聲譽之士，雖為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正統七年請

老

尚書周文襄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穆陵

公名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時簡進士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公乞預上喜公有志改翰林庶吉士十年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二十二年為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東南財賦煩敝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滿九年轉左正統六年兼巡撫嘉湖二府十四年八月陞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引老不允明年請乞還京致仕又明年卒凡在江南二十二年先是胡璉巡撫江南用法嚴刻公濟之以寬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詰公不及胡璉使下情不能上達公笑應曰胡卿勅有祛除民害語我勅但云撫安軍民廷委任自異耳當是時蘇州府通稅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公

續藏書

卷十五

四

閱牒大異詢父老皆伏地哭言蘇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為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况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園甸收糧公令縣立便民倉水次每鄉圖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收鄉圖里人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於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為押運視遠近勞逸為上下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為舟楫剝轉諸費填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縣為倉名預備備水旱不時賑貸及農乏食網運風漂盜奪者國服轉假至秋抵十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人口糧以為農事故不責償時捕將農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并賦凶歲再賑秋

續藏書

卷十五

五

田畝收米升九合與糧俱征驗馬上中下價值給米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為縣明年田租聽竈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綵繪官殿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勅公上供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遇諸塗勅使速公且還治公不應至京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急工部索兵仗數百萬計公出餘米造上明盛者須水磨非遲歲月不可公令且派錫旬日畢辦正統六年至海鹽築捍海塘令郡七縣合役萬夫自七年正月至十一年費萬計皆出公度支海竟不能為患每遇凶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凡百上供及解合學校賓祠古墓橋梁道路溝渠修葺一切取餘米歲不下萬計施及僧道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問報饋遺往往各得其歡心江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沒而尸祝至今思周尚書也公字景振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性尤機警嘗諸部錢穀鉅萬一屆指無遺算嘗為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為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卒年七十三謚文襄鄭端簡論曰忠定秉銓忠靖握利權皆二十七年忠宣尚書南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忠安為禮部尚書三十二年文襄巡撫江南二十二年皆久任責成以故用人理財禮樂征伐諸大政事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程故在後鮮能及焉

卷十五

公名通字學古吉水人年二十四舉永樂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通

與諸御史上疏忤旨未發亡何交趾平地絕遠多瘴癘而夷僚新附畏約束中朝士憚往 上詔御史予三級知交趾諸州通得清化已而黎利叛來攻清化通累擊却之而成山侯王通擅與利媾棄交趾拔吏士歸檄至通怒髮上指謂都指揮等曰王通不奉 上命喪地辱國此城雖生死所耳都指揮曰如教於是獨不與黎利清化利大發兵八萬晝夜來攻圍通死戰大敗之踰年而 詔使至如成山侯語乃全吏士歸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死贖為庶人餘非罷即謫而獨引見通改戶部員外郎久之坐法免徙南邊赦歸 睿皇帝北陷虜虜日近 詔羣臣舉將略有以通應者拜職方郎中尋擢右副都御史守居庸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王阿剌知院三萬騎逼居庸

卷十五

公名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籍詔為年永樂中鄉貢為山東德平

甚急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不下而宣府參將楊俊者以精騎入衛京師道關夜遣裨將告通通仗劍厲聲曰若欲保京師邪保京師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度者斬以徇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水堅滑不可破七日虜退趨紫荆通選兵追敗之遂出長安嶺中外始定捷聞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 賜璽書慰獎焉通數上書論兵事與于謙不合乞病歸卒或曰通在清化得異人授以遜甲諸書習之精重謫南荒復延秘跡虜寇居庸望烟雲草木若數萬人狀者弘治末年隆興父老奏已已之變通守關有保障功 勅祠居庸關

七

訓導 召為吏科給事中陞陝西參政巡歷郡邑察民隱葺弊興學勸農尤嫉賊吏正統九年陞河南布政使饑民流聚十數萬勦掠居民撫輯解散力行節儉却修靡風俗為之一變也先數侵邊陲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民始有更生之望軍功爵賞必嚴無濫褒獎垣王通燁誣公公請老戶部言公廉威為奸豪所忌不可許 景帝為勅王守法度勿得汗風憲大臣卒吳淮誣公不法謂侵郭總兵坐總兵上千謙議曰穰苴布衣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齊以一穰苴故稱強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蔡 我朝近日左都御史王翱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坐總兵上以軍令出翱等准矣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遂寢公又嘗按山西參政林厚坐厚法厚亦誣公臺置獄訊 景帝曰厚怨

富商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厚  
竟削籍公又按分守內臣韋力轉貪虐力轉誣公巡按御史為雪公  
誣狀事得已天順初石彪倚亨中公危法逮詔獄上素知公南陽  
又力為解得致仕未幾南陽薦賈銓為戶部尚書召銓至又薦公左  
右不悅公者輒巧譖沮公上諭南陽戶部非年富不可對曰人多  
不喜富上曰富執法宜司國計竟召公為戶部尚書時王忠肅公  
年七十八上又諭南陽曰繼卿吏部非富不可公經理財賦蒞以  
勸廉不動聲色出納節適八年春陝西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興公  
為楊瑤余十後吏部疏論公侵官公上言薦賢為國同心共濟若事  
輒任已動率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之義且乞致仕不許公  
剛正朴忠簡言寡慾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易得卒年

續藏書 卷十五

七十謚恭定

尚書耿清惠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九疇字禹範廬氏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六年為禮科給  
事中正統二年兩淮鹽法大敝擢運司同知公性節儉嚴肅尤慎交  
接吏胥豪商勢家凜凜不敢肆嘗條奏鹽法便宜事著為令丁內艱  
鹽場數千人走闕下乞留陞都轉運使嘗坐水旁童子曰水清不若  
使君清已而彼誣逮下獄得釋又以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景帝  
初陞刑部右侍郎屢辯疑獄有婦訟其夫坐離異公不可杖其婦歸  
大尋出理兩淮鹽法已蘇江北巡撫歲凶盜起公善循撫流民復業  
者七萬家勅錄諸郡大辟囚免得釋者二十六人有婦人來何苟  
家者去而死婦家訟苟與弟殺婦苟誣服公疑之釋苟兄弟已而竟

得殺婦者讐家也代還京景泰三年王文富出陝西鎮守代陳鑑文  
不欲行諷諸御史留已公以侍郎出陝西鎮守除弊屏貪威望益著  
先是巡撫多部寺司堂上官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下亦不肯受約  
束公奏得徑下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下公議公言邊城士卒不  
為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養銳氣加以賞罰明信  
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竟不增戍是秋勅公考察陝西方面官  
四年冬陝西左布政使許資言侍郎鎮守與御史不相攝文移輒礙  
改公右副都御史鎮守會又言市羊角為上供燈公疏論曰昔宋  
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上遂止天順元  
年公來自陝西留為右都御史勅公考察諸御史是年諸御史劾  
曹石達詔獄并逮公降江西右布政使尋轉四川上知公清正一

續藏書 卷十五

九

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南陽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  
未幾以禮部召至京陛見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尚書曰遂卿優  
閑四年卒上又曰可惜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公公孝友純  
至居喪秉禮平生無他嗜好難權貴亦敬憚不敢犯好善嫉邪別白  
太過以故與眾不合累遭譴困卒謚清惠子裕自有傳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

事 景陵 裕陵

公名信民新昌人永樂中舉人宣德間擢工科給事中、正統間陞廣  
東左叅議嘗劾罷按察使被逮至京廣中數千人走萬里詣闕疏公  
公勤廉能乞留以安百姓得復職適南海盜起陞僉都御史守其地  
公宣布恩威獎勵士卒屢戰屢捷撫歸數萬人景泰元年卒官廣人  
手香燈弔哭者幾萬人錄其子玠為太學生廣者民又相率走京乞

立祠祀公著祀典成化中謚恭惠

太傅于忠肅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某仕于金為汾州節度使子孫世世為大官至高祖襲仕元為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大父九思仕至湖廣宣慰使都元帥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於杭遂為杭人大父文始仕明為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有隱君子行受謙封兵部右侍郎再與其曾大父大父俱贈少保兵部尚書謙七歲僧蘭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毋若此見者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僉事行學督諸生過峻爭噪而倚之方誣擾間僉事歷洋官池諸生皆驚走出謙獨前掖之起僉事怒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曰噪公者走不噪公者留此易曉也

卷十五

今不罪噪公者猶可而因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乃止而謙由此顯名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朗每奏對宣廟前上必為傾聽而是時顧端肅公佐長臺事其御察屬其嚴而獨才謙以為已弗如也按江西辨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冤死者潘國挾和買為市屢害謙復按懲之歸復借錦衣官校按捕官河之匿私鹺者所按覈於權倖不小避危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既面縛降上卒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萬死而已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久之謙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卒撫民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時年僅三十三謙感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饑則多出官錢糴民粟歸

更儉則吐粟減直以糴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齊秦民饑使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勢將潰謙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間鑿井以蔭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往往狎狎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為官屯邊用充溢謙于吏衛民事亡所不精劃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為急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以足得行其志滿九歲遷左侍郎食二品俸謙既在官久威惠流聞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為我公也當入朝議事人謂即不棄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充交際耶謙笑

卷十五

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入朝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譴謙之勒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獻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干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為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自顯名景泰中至尚書與謙略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鄭瑄以清幹著聲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扼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而亡為正統已已虜酋也先既破略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

下詔親征，謙與鄒瑩上言也。先醜豎于耳，諸邊將士足制之。陛下為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大羊角乎？上不聽。瑩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鄒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以殺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極之，立死。又捶二閹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掖。王且啓：「王下令曰：『捶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少遲俟得請。』」皇太后即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始退。于是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爲篤老，猶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允，乃上言：「扈駕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者，以失機論，既死亦不宜濫卹報許。」卿王既卽大位，益賢謙，虛已爲人對，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鏗、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參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蠶、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爲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廠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墜，楊洪亦以逗遛當誅，謙惜其材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師，而身

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待謙徐理者，以曉暢軍事聞，且好言天象。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總士者相軋未定，而搢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恟然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太上皇帝破紫荊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操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鏗、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謀謀上皇舉駕遠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有詔褒予謙進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謙退而語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耻之，今謙不能死，而以微功賞，能無愧哉？」復上疏固辭，不許。大同參將許貴奏請遣使贖其幣，以款虜而徐爲討伐計。謙謂前者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虜隨入寇，通政司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徵。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何似，而可言和，況虜不共戴天誓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敵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介冑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太上矣。謙以澤易真保諸州郡，爲京師拱衛，而中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師焉。久之，皆屹然重鎮，俄謀報虜

通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門關烽火連屬衆皆  
恐請人發兵援之謙策大虜尚遠寒必張疑兵以勵我乃上方略授  
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  
中貴人喜亨者故俘虜也下獄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爲虜用諸所要  
挾皆寧謙謙審授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計侍郎王偉誘誅爲虜間  
者小田兒虜自是益計值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太上羣臣  
王直等請之力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而今復  
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言和者覲以  
解目前而得爲備耳上頓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  
善以泛使往而上皇得返駕矣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  
之而北會西南方川兵謙與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  
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患楊洪既自獨  
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宜府  
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出龍門關出據之而  
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  
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  
蠻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  
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鐘儀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  
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旨號令明審勦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  
程仰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耀遠擊靡不惴惴効  
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景帝能用人太  
上既歸上奉之南城又欲易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

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且命兼支二俸  
羣公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以示風上弗許時已已城下之  
役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軍  
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  
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上復賜謙閤西中弟謙  
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去病墜子尚知此意臣敢養此又不許乃  
置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鈐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  
謹視而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上使中貴人與安  
太醫院董宿視之云治痰必需竹瀝上爲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  
且命計謙日用需悉出自尚方謙皇恩謝且乞歸詔免朝謁尋  
賜璽書褒予備至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  
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額雖有  
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爲恒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  
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  
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爲大帥而進止賞罰  
一由謙相顧頻首而已洪等皆老帥宿猾而中尤貪縱自快謙事裁  
之洪死而子俊恃勇驕桀不可馴嘗疏請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大舉  
逐虜而奪其王庭可以得志謙持不可曰大舉未必能值虜值虜未  
必勝而彼率其別部異道而擣我虛寧萬全策也俊語塞後竟以不  
法爲謙紕論削享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爲大同游  
擊將軍以是益恨謙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  
亦御謙氣陵之景皇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綱迎太



上復辟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為帝坐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鞠日章等加鉗鎖鍛煉文不勝憤辨之苦謙笑曰章等意欲死我何益既奏上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理者改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僂謙此舉為無名謙遂論蔡市籍其家自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吉祥庵下有達官指揮桑耳者以一觴酌其地而慟吉祥志朴之明日復酌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洞龜底孫原貞時填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予吾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為尚書不一載而收籍其貴列內應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彼遇若身死無餘貴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亟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

卷十五

十七

進曰于謙在不公虜至此上為默然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下獄庾死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武伯欽反族謙有一子寃自府軍前衛千戶救歸憲宗初上疏自寬狀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寬改文資累遷至應天尹有幹用聲謙為文肆筆立就詩亦爽儻然少裁割獨其於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為痛所行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萬曆中改諡忠肅

弁州外史曰李夢陽為于謙祠記曰謙死一時痛之云驚驚水上走

何處尋魚鰾而當虜之擁太上而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大同而大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謙獨殿言曰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然歟否耶謙以介冑分不言和而言戰守當太上之迎復謙不為梗小梗者王文楊俊耳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圍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睽再不違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哉天命所賦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發元勳甫就膺此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

太師王端毅公

事 廢後 茂陵

公名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正統十三年年三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業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為古文辭務以明體適用

卷十五

十七

本之經術博極經靡以是不得留出為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餘上刑罰之不中者六事於朝而議行之五年擢知揚州府天順四年以考最超拜江西右布政使嶺寇有犯贛州者恕奉檄帥師討平轉河南為左成化元年進都察院右副都撫治南陽襄荊諸府時以襄南多山秦楚之流民萃焉曠賊又不時發特開府撫治而恕首得之已會兵搗襄盜平其巢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之亂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流民聚貲立生祠祀恕家家繪恕像母憂歸四年即家起復巡撫河南明年入朝議事因上六事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七年服除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九年改南京戶部十二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鎮守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恕心知所謂單車機二童往中貴人錢能

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吳裝玩好馳驛調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景等復與其國互市稱載還恕廉得之遺騎道執景追投并死因悉銀鑄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貽船章露効能私通外夷罪當死當是時灝別為私卿以通滇省欲乘間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黃鸚鵡進恕復上章極言萬里勞人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貪贖暴肆諸狀言昔交趾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釁致龍川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上為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備備奉三尺矣恕在雲南九月疏二十上十三年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明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衣書一索而已掌院未幾參贊南京守備又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

續藏書

卷十五

十九

如故盡攝管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番使過龍江驛嚴禁嚴作工賈非奉旨毋得自為互市考選軍政即同事者無敢干頗不便恕而適有與力取中旨又明年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兼督糧餉恕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粲槩及庖人賤工請稍裁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義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貢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以為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兩人而已忱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當然忱彷彿姚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矣中貴人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言帝王之學貴要與謨訓若

及無逸旅葵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也中貴人王敬扶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齋御帑金收市圖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人情洵洵恕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王敬亦誣奏恕因而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東廠中貴人尚銘亦發其狀上始下敬錦衣獄謫戍并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首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恕二十年復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錢能復賈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亦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唯有敬事而已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會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芳與妖僧繼曉比而造大鎮國永昌寺忤旨下詔獄都督經歷張繼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殆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

續藏書

卷十五

十九

裕者且數十萬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併復輔官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嫌以星變還俊輔南京恕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千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為諸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主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上諫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累上上崩孝廟即位於是薦恕者無虛日即家特召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不許改吏部尚書入見即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以備顧問上報曰朕用養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不聽從何必內閣也恕薦彭韶張悅周經為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

置執政忠諫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被神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糾總兵安遠侯柳景不法反為景所誣與俱罷怒言紘不當罷卒奏起為戶部尚書有徐生者大醫諸醫也傳陞院判恕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恕力爭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例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恕遂乞休屢疏上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恕遇事輒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上每溫言留恕內閣滋不悅謂為奸名滿三載授恕光祿大夫柱國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脉性酒米蔬相繼而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王玉自陳春宮效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速問有旨免問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

卷十五

王

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據濬上會考察天下應觀官奏黜而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問有旨未必實令再詳訪具奏恕自疑有沮之者乃求去益力而上特慰留居無何太醫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强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錢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懌疏辭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即臣傳內所言皆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文泰無賴逞此機巧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干門面究文泰及主使之人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

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謗君傳若行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為民都御史吳積楨亦為奮晉潤色文泰草而授之因請速恕及濬楨面質上為左文泰秩而責恕責直沽名俾焚其傳草而濬楨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辯不聽於是再三懇疏引疾乞休上乃許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勅而文泰心快快謂濬不能為地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為若而使相公齟齬王公負不義名天下何甲為時人快之恕歷仕四十五年家居健無恙日玩大學諸書嘗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而薦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走謁再拜叩質疑難恕亦應之不少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為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天子遣行人齋手勅牢醴綵幣存問益月廩歲大恕乃復

卷十五

王

疏言數事又三年卒恕嗜食兼數人至其日小減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瀾漫遂瞑訃聞上予祭葬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者而少子承祿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謚康僊有學行不囂其家聲李夢陽曰國制文極六曹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惴惴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省坐臻太平所謂代天之相也英廟之遇文達密書顯斷萬幾精覈局體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單縣封丘居助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蓄帷幄倭寇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柱安焉

局體又一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違矯直，亦運數然與。

少保姚文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襲，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明年為吏科給事中。內艱，闋。復入，升會同。景帝監國，議即真。公豫議有九。景泰元年，超陞南京刑部侍郎。三年，改南京禮部侍郎，勅考察雲南諸吏。四年，還朝，留禮部。上不豫，奉情詢，禮官方具議。上皇已復辟，調南京刑部。未幾，召還禮部。天順二年，南陽薦改吏部。七年，代石瑄為尚書禮部。上以公儀度，奏對都雅，大喜。成化四年，睿皇后崩，議合葬附廟。上以孝肅太后故，輒報聞，公疏言：「先帝治命，錢后與我合葬，內閣無忌，朕言率百官伏文華殿門哭諫。」泰陵嘗見公及彭時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為國如此。」五年，李秉去，商輅欲薦公。

卷十五

主

彭時欲薦王縻而尹旻又欲得尚書相持久之，乃以崔恭為尚書。是年六月，公代崔。七年，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未幾卒，贈少保，謚文敏。成化初，公言少保黃福得謚忠宣，土木死事大臣尚書王佐、鄭瑄雖贈少保，未得易名。佐操存正大，經略弘遠，瑄心術端介，處事嚴恪，沒於王事，乞謚如福例。制曰：「可。」謚佐忠簡，瑄忠肅。尹旻字同仁，歷城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景泰間，歷戶吏二科給事中。天順初，遷通政司叅議。六年，督餉陝西。成化二年，陞吏部右侍郎。五年，轉左。歷佐王李、崔姚四公。九年，代姚公尚書。累進太子少保。太子太保。太子太傅。二十二年，致仕。弘治十六年卒，贈太保，謚恭簡。公選法通敏，賢愚皆說。端簡論曰：「九臬執中，相繼在吏部，南人不喜，謂二公右北人也。時內閣南人各欲用，南人吏部以故執中，僅一年去，北人紛

然貳南黨善傾人內閣不得已用克讓。南人又不喜，克讓數月去，而大章入吏部，出入五年，北人為之語曰：「斬却姚、斐頭，去祭王、翔墓，同仁代大章。」凡十三年，內閣又指同仁為北黨，父子奪官去，甚矣銓曹之難任也。

太子少保李襲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秉，字執中，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為監察御史，才識宏博，議論特正。已負公輔之望。景泰二年，以僉都御史總督宣府邊儲，兼贊軍務。三年秋，瓦剌入貢，上言：「遣北使臣納哈赤等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存養宣府日支草料，宜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二萬石，我兵尚不給，何以供虜使？且永樂宣德間，虜使進馬，官給不堪者，令虜草地牧放，不許入境，駐劄寬甸，正統間許住牧大同，以故深知

卷十五

主

地利，數犯邊，今虜使畜多，謗詐之計，不可不防。是年兼巡撫，收提督軍務，公遂薦葉盛、翁贊、獨石諸城軍務，勅總兵紀廣、副總兵楊能。上曰：「塞圍方棘，不得以細故据大將。」下巡按御史勘報，廣亦訴公專權，召公還京。以右通政蔣琳為食都御史代公，言官交章請留公。上為遣言官即勘，改琳貴州鎮守，督軍務公留宣府。四年，掩土木，鷄兒嶺戰沒遺骸萬五千，請下大同、紫荆諸鎮並掩，凡十數萬。是秋病，乞代不許。許公一子視疾，後復起，遂東巡撫。公節用愛人，恩威兼濟，吏民畏而服之。又能識拔將校，斥遠烽火，塞上無大寇，深入即小入，輒先覺，驅出塞即已。以故邊民得休息，軍無冗費。虜亦知公名，輒徙帳避去。成化二年，董山誘海西寇遼東，公及武靖伯討降山，逮山至廣寧，誅之。徙其黨廣西。加太子少保，還臺。四年，入吏部代鹽山為

尚書五年春致仕先是公與王竑並以剛方負時望坐廢再起巡撫公遼東王陝西改淮揚尋都給事中張寧薦公爲兵部尚書王左都御史葉盛入關時葉自廣東入議事御史呂洪言公尤可薦葉聲名損於嶺南不可薦薦公及王竑上用王兵部公都察院葉亦改宣府未幾公入吏部公在吏部時崔尹爲侍郎不相能適巡檢事爲考功郎中張環所持康御史以星變合諸言官乞汰京官且劾戶禮兵三部尚書馬昂姚夔程信并學士商輅康御史者與公善故諸大臣疑公公又請會臺官考察京官大臣彼劾聽自陳上留姚程商而馬罷去有戴御史者請方面官復如正統間例聽在京三品以上大臣薦舉語稍稍侵吏部劉御史言薦舉開競門不可是年朝覲斥退者衆又多大臣姻黨兩侍郎時短公蕭給事中遂劾公下廷議兩

卷十五

王五

侍郎唯唯曰吾二人嘗言之奈不肯聽公遂致仕與來朝被斥官同辭竟快諸讒忌者蕭給事中又爲山西布政使丘陵計逮詔獄諸言官又疏言王榮欲入吏部彭時爲內主以故逐秉彭不自安稱病商欲彈羣口請用崔侍郎吏部尹轉左葉陞右侍郎代尹康劉二御史蕭給事中並謫官公居家言官屢薦大臣忌其方鯁竟不起諸襄敏

太子少保崔莊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恭字克讓廣宗人正統元年進士爲戶部主事有能譽出督延綏邊儲南陽薦知萊州府府庫故遺入滑海布數萬彈浥爛守者率破家公請量留滑海布餘並出爲餉餉不踰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十三年萊大旱蝗乞免下邑迪租明年虜犯京師集兵數千遣官

部署勤王在萊六年吏畏民懷景泰三年陞湖廣右布政使盡革諸冗費及和市苗民侵武岡督餉訓民兵勦賊賊皆聽撫公安監利流民相殺公曰勿急急且大受下令流民願附籍者聽否且俟秋成遣歸衆遂定調左江西囊中惟律比圖書衣數襲省有廣濟庫者庫官吏乾沒五十萬公發其奸賊行臺韓雍竟法連坐布政使失職郡邑肅然制爲役法調輕重任一歲之勞得九年之逸天順二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郡所至進耆老詢利害爲興革會都督徐恭請浚儀真漕河公役夫六萬人程工贍廩民不告勞又浚常鎮河避江陰四年鹽山薦爲吏部左侍郎成化五年代李秉爲尚書不久罷歸九年起爲南京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公寬平坦易中無芥蒂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蕪其在吏部懷惜人才獎拔後進廉靖

卷十五

王五

自居人知嚴憚

尚書王莊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竑字公度江夏人成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公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爲戶科給事中鄭王監國初坐午門百官劾王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公起捽順首曰此正姦臣當誅百官批殺順又索毛王二長隨監國爲擊死血漬丹陛內臣潞血儀長史曰勿潞爲若曹璧俄遣都御史陳鑑籍振家并其黨是冬虜犯京師命公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獨戰勝退虜京師解嚴公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急爲戰守計勿遂謂無事陞僉都御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險隘軍政一新又諭以大義感動羣心北門屹然尋病還京蕭啓代公景泰二年總漕淮上三

年兼巡撫清理鹽法賑濟劾巡河御史王珉貪淫請珉戍開平會災  
傷公輒開倉賑而以狀聞迺自劾上曰賢者都御史活我百姓勿  
劾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濂皆言公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弘濟  
民艱况總督漕運盜貪畏憚兼理巡撫兵民慕戴陞副都御史仍治  
淮安睿皇帝復辟請浙江叅政尋除名編管江夏蓋上皇猶記  
得是請我弟籍振者也居半歲放歸田天順五年李來寇陝西我兵  
再敗京師曹賊反傷二三大臣南陽薦起公視師會虜退再蒞淮上  
威行惠戢聲望益重茂陵即位衣用名賢陞兵部尚書時兩廣蠻  
大起公薦前侍郎韓雍有文武才宜令帥師討蠻而雍新得罪衆難  
之公曰天子方棄瑕錄瑜疑雍罪不當用乃竑不以罪廢邪議始  
定公剛勇練於邊政而徇法多忤三閱月請老去歸二十載乃卒正

續藏書

卷十五

七

德中謚莊毅公與李公秉皆一時名臣比居鄉公抗志寡交秉出里  
閭博奕諧謔公聞之曰執尸八座大臣胡逐細民戲狎不自愛秉亦  
非公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為哉

李贊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二公皆正一品也唯相笑故落第二

續藏書卷十六

經濟名臣

尚書王恭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堅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  
郎中屢遷河南按察使所至案無留牘獄無冤詞天順初被誣下獄  
會襄憲王入朝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遮  
道訴王廉使寬且言王廉使清勤鋤豪猾善有恩有威殿下幸為百  
姓奏皇帝還我王廉使上喜立命法司雪公還任尋陞右副都  
御史巡撫陝西設法救荒全活數萬人流徙歸業天順七年還大理  
卿出入十年凡兩法司及畿藩獻奏參錯情法多所平反時吏諂律  
比者類多深刻公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審駁會文切理倫要簡  
暢轉相傳錄類成卷籍成化八年遷刑部尚書商文毅薦代姚文敏  
吏部主議者不喜南人竟用尹同仁十年辛謚恭毅子臣成化五年  
進士翰林侍講廣西叅政

尚書陳康懿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俊字時英莆田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戶部征秋青草天津  
諸衛公言舊負未蠲新額游積人不能堪詔減三十五萬東天順  
五年兩廣合兵討叛蠻公假便宜勅督軍興內輟起復明年蠻平解  
兵始得奔喪成化元年以戶部郎中陞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為戶  
部右侍郎公練習錢穀凡四方災傷邊鎮請賜粟為裁盈縮條析利  
害曲折七年京師大饑勅公出太倉米百萬斛賑糴公禁絕射利者  
請石以上閉不與八年虜入河套兵出公督餉上便宜乞內帑助邊

除徑道發丁飛輓軍與不乏榆林大捷進俸一等明年改吏部十三年侍郎九載陞南京戶部尚書歷吏兵二部又九載請老公孝友廉慎沉毅簡質南曹務閑唯戶部金錢布穀出納與內外諸司相關多掣掣不可盡如法公一按典則制國用省財不啻數十萬卒謚康懿

都御史黃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紱字用章封丘人曾祖思豫事 孝陵掌太常事以罪編氓沅州又徙戍平越公以故為平越諸生舉雲南正統十三年進士行人歷南刑部郎中為人廉直遇事發即重忤時貴不恤人或笑黃郎中呆公正色抗言不為移沮亦竟以是得名譚千戶者大猾任俠結權貴顯人嘗奪民廬場萬畝責顯人業與譚千戶酒食往來即知民枉不能直公竟盡法直廬場歸民歷四川參議參政右布政使參政

續藏書

卷十

時過崇慶忽旋風起與前公曰即有冤且散吾為若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於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云公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為巢公旦起率吏兵急抵寺盡繫諸僧諸僧中一人少而狀甚悍惡詰之無祠牒即塗醋壘額上曬洗之隱有中痕公曰是盜也即訊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共分其囊豈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妻女隱窖中恣淫毒久矣公盡按律殺僧毀其寺倉吏倚王親侵沒官糧萬計王曲庇倉吏公竟按如法公為錢穀吏精律比輒能發摘奸伏威行川中青神令聞風解印綬去右使時奏開建昌礦為左使湖廣妖僧繼曉至公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雖名掃墓實逸賊徹武昌府館之後堂好飲食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送京師伏誅副都御

史巡撫延綏劾參將郭鏞等擒豪奸張綱公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俯首歎息曰令健兒貧至此我何面目臨其上乎遂令豫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而延綏特甚大臣名為巡撫健兒雖來俄然不問延綏人忠朴聞公歎人人感泣願出死力為黃柏堂一戰已為尚書戶部威稜截然盡華財賦內外諸積弊改左都御史入臺天下仰望其風承公贛直崖異常忤人自恐伏禍不可測請老去未幾卒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

一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為刑部主事陞員外郎厄

上北征得走還漸陞廣東按察副使天順三年陞陝西按察使內艱陝人數千里赴闕乞留乃奪服還任及徵入為大理卿陝人復請闕

續藏書

卷十六

三

乞留改右副都御史陝西巡撫成化元年虜入延綏公及寧遠伯瑩虜遁去明年又與彰武伯破虜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遠近戒嚴勅公總督軍務將兵往討時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遽退公即陣斬指揮以徇陣始定移兵據賊水草困賊兵部恐賊來乘請詔問公當濟師否公不請濟師進與賊相持百日賊稍急公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將從賊日相率來降賊有愛將楊虎狸者被我擒公叱令斬頭來虎狸伏地乞宥死自效公即假以詞色許令立功解金鉤東賜虎狸遣去故滿四竟為虎狸所誘擒凡斬首七千六百俘獲無算公因陳四事為經久計是時兵事急訛言洵洵公督軍矢石雨下無懼色嘗歎曰奉命討賊久無功甘心効死矣鈞陽服公勇毅殉國召還仍協理院事故馬端肅公每語人曰上建賢征關



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洵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畢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醜獻賊。殄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矣。六年大旱。荆襄流民咸遁入山。李嗣子者。劉千斤黨也。倡流民爲亂。復勅公出總督軍務。公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卽負險不服。縱兵擒勦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成者萬餘。俘斬二千。因上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天田。言官因論荆襄安殺。公再疏自列。乞歸不許。八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荆襄以公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猶指公安殺致干天和。交章論奏。故公辯疏略曰。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通寇。不意媚疾流言。仰瀆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參駁。大

新藏書

卷十六

四

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謫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藉。逐還鄉。至謂往殺慘酷甚于夷狄。豈出早傷皆臣所致。又謂奏報與功冊級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竊唯荆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嗣子王洪。燃燼煽禍。千百成羣。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諸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瑞。參將王信等。屢奏倡。擬難解者。誰邪。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子。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爭鬪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不遣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嘗遣也。臣始因甯聚揭榜。論之。謂荆襄山中已殺數千。蓋張虛

聲林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傷囚繫死者。實不過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慘于夷狄。而致等出早傷。亦誠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冒濫。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嗣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收日無弊。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反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親蒞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主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擒劉千斤尚遣後患。而得高擢厚賞者。盡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擒成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爲口實。昔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謗。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唯功

新藏書

卷十六

五

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遭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投閒。賜臣致仕。奏入。帝曰。荆襄事已成。功雖有浮言。朕皆不聽。今覽卿奏。事理益明。卿何嫌何疑。遽告退避。所辭不允。十年代王。襲爲刑部尚書。十一年。爲兵部尚書。代白圭。公以職方最屬要樞。卽調劉忠宣公大夏。陸文量。公客爲郎。時有錦衣百戶韋瑛者。挾汪直爲調察。屢與大獄。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公發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旻。諸公卿。發直瑛奸罪。或先漏言於直。而尹旻又先送疏草與直。幸上明聖。大怒。罷直。瑛戍邊。而直見上。獨泣言此內臣黃賜陳祖生中傷奴。御史戴縉因而言直奉法無他。以迎上意。故上復令直照舊領廠。直遂首誣公下廷訊。事本起於千戶吳綬。綬在楚軍中。撓法。公急奏取回。因而附直用事。構公。公廷辯落職去。久之。諸奸次第

敗乃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劉忠宣曰公平士達流賊功較諸臣爲最而官未延世奈何此可以見公道矣初直用事諸大臣雖與往來已而二大臣首結直於是商文公首乞去都御史李賓別部尚書革方戶部薛遠兵部侍郎程萬里繼去翁世資代遠余子俊代公公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皆馬鈞陽諸公之力也公明果剛愎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附詭隨子綬孫錫舉進士綬爲江西叅政錫爲南光祿卿錫兄鏞以公功世蘇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

進士氏曰韓雍罷二廣五載而卒項忠先舉進士至弘治初猶無恙給事御史交薦不起八十餘乃卒但謚襄毅也

年譜曰亮堅子留公牧馬于沙場公胡服挾所收二良馬來之問道續藏書 卷十六 木

走望斗而南越四日夜馬疲乃棄馬潛步忽遇一山崖險路絕攀援漸上至山半饑憊且行且仆倚石歇歇忽見松下有物塊然遺于路視之乃肉乾公啖肉吸泉復起行若有扶掖之者遠見胡騎出沒恐爲所獲晝匿夜趨凡七日夜始達宣府會御史張公吳按宣府開關納之既見仆地移時乃甦視其足有刺蒺藜百數而公不知也時都御史羅公亨信爲巡撫來視公令人拔之竟日乃盡不能履臥調上谷兩月餘始能起步

又曰時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中嘗遣太監王三保使西洋獲奇珍異貨無算帝乃命中貴至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劉大夏爲郎公令都吏檢故牘劉公先檢得匿之都吏檢不得復令他吏檢公詰都吏曰署中牘焉得失劉公微笑曰王三保下西洋時費錢

殺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蹟即在尚宜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邪公聳然再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久屬公矣

陳建曰嗚呼土木之變文武冠紳死于虜者何限而公與李文達自恭敏周莊懿肅文昭諸公皆出一生於萬死非諸公勳名事業有命自天幾何不爲無定河邊骨邪又曰項襄毅坐困叛四可比趙克國之坐困西羌而彭文憲商文毅主議不移不媿魏相朝廷有人社稷之福也使當時叛四不殄而與套虜連兵則誠可懼然則京軍雖往徒費餉搖人心何益邪

太保余肅敏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歷戶曹郎擢知西安府西

續藏書 卷十六 七

安關中會府也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來極冗繁難治公從容酬酢而上下皆孚悅之西安城中水饑民飲輒病公爲開新渠引山泉匝徧城市人得戶汲至今便利號曰余公渠公又鑿山開道瀉斥鹵灌田千有餘頃歷陞左布政轉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都督王禕鎮守榆林未城也顧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榆林尚未衛也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公請復廣榆林城增添三十六營堡盡補陝中伍籍之脫落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皆聽還伍以實榆林建學立官師擇其少者爲弟子員於是邊有城堡軍士得勤力以樹蔬果并開界石外地使與屯田歲得糧十餘萬石而榆林始爲重鎮矣東漢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恣肆出入公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國初逐

出北勝、遠遶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劍管堡築墩臺、天順以來、勝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唯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為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勝傾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為莫若于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為邊牆、立砦堡、况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削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以為邊牆、實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為對角敵臺、砦連北不絕、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自是勝寇益稀、矣十二年、移鎮陝西、十三年、入兵部為尚書、公在邊日久、熟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故凡邊臣奏請、從中調

續藏書

卷十六

八

度輒中機宜、未幾、致仕、復召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公又能知錢穀、經費、曲算盈縮、諸吏少年敏悟者、皆自謂不及也、十八年、又召公出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關軍務、公言、禦虜利用戰車、條式奏上、二十二年、再出宣大、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公為兵部尚書、公乞致仕、不肯出、公平生仕宦、多在西北、故榆林修邊之功、為最、已而入兵部、出邊鎮、欲推榆林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牆、而沮於讒忌、功有緒、竟不能就、唯鎮榆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百世也、公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諡肅敏、時雖山徐廷璿、巡撫寧夏、亦浚濠、築塘、繕亭、障有功、賞而鈞陽巡撫陝西、亦有大名、故得關中三巡撫云、廷璿由選舉、

都御史韓襄毅公

事

景帝

隆慶

茂陵

功

公名雍、字永熙、吳人也、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尋奉命錄囚陽山、致論丘純、責膳夫丘磨兒、磨兒父、教令逃去、因訴他御史、純筆死、吾子、他御史榜掠純、強自誣服、然無所得、疑黃河撈一浮體、支解者、父、迺哭吾兒也、于是純坐極刑、雍疑之、踪跡得磨兒、純始白、久之、出巡按江西、眾猶謂雍年少、未經事、雍抵鎮、振刷精神、經措宏久、後先皆非知也、廬陵饑、盜大起、雍從巡撫侍郎楊寧謀、設伏捕首虜二百餘、餘孽以次伏誅、楊寧見雍輒自失、曰、御史即少、而老於吏、是聰明百寧、何可常、大學士陳循、廬陵人、熟知雍才、言於上、擢食都御史、代寧巡撫、雍時未三十、黜屬吏奸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英宗皇帝狩土木、虜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獨江西恃雍少安、息、英宗復狩、下陳循獄、謫戍、雍坐調山西副使、尋罷歸、

續藏書

卷十六

九

一載、召拜大理右少卿、復右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長院者寇深、剛愎少許可、迺獨心敬雍、雍亦時時有所喻益、石亨誅、錦衣指揮劉敬、坐直所、遂亨午具用朋黨律罪死、雍抗言朋黨者、阿比共亂朝政、今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亨盛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宴會且累時、今不坐、獨坐敬何也、敬卒不死、虜復寇掠內地、制詔雍巡撫大同、宣府、陞膳賜宴及欽、雍至、則虜已遁、修戰守、練卒、固城堡、為一時北方之重、七年、還議事、上喜公狀貌、進兵部侍郎、諭南陽曰、九邊撫臣、宜得如雍者、南陽復薦山東按察使王越、代公、越至見上、上又喜曰、是真將官、英宗崩、內閣學士陳文忠、雍因事問于大學士李賢、左遷浙江參政、雍為參政、頗不理省務、日選勝、從賓客、曲宴西湖、賦詩自娛、純皇帝初、兩廣蠻寇復大起、拜都督趙輔、征夷將軍、

發湖湘關廣土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竑言于朝曰韓雍才氣無雙  
登事非雍莫可雍有過請置勿計於是使就浙江拜韓雍左僉  
都御史贊理諸軍務雍即日拜命會衆議進取或請分軍蹙賊入廣  
西可破雍曰不然古仗鉞臨戎制閩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  
合爲正分爲奇者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爲賊藪本也諸軍不先薄  
其本廼分兵以趨木分兵勢弱趨木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  
藤拔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  
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  
行必勝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下是督大兵分  
道進擊賊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  
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領左右叱曰

卷十六

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斷頸散手  
足剝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破之  
前後斬獲四萬一千七十六有奇捷上天子大嘉賞雍功制詔  
卽軍中拜雍左副都御史賜文綵幣六官一子錦衣鎮撫雍請以讓  
其弟詔可雍復獻策二廣賊勢實相聯屬於是命雍總督軍務撫  
鎮而下咸聽約束雍既得便宜行益修飭陣位擇別將分捕窮黨  
與功最鉅進都察院右都御史雍威嚴擬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  
事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千儀節詳密賓佐皆極一時之選  
鄭端簡曰公言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儀較唯戰勝自戢叔敖云  
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於  
是衆從公會諸軍出東道遣偏將平陽峒諸賊又進平修仁荔浦諸

峒遂直抵大藤峽奪其險塞焚其積聚四面交攻斬俘四萬一千有  
奇盡降其餘黨斬其藤改爲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賊出入刻石  
紀功班師四年公言嶺東西地廣山深恐餘孽復作宜預爲彈壓請  
得文武大臣分理六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開府梧州公得承  
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遂起內臣黃沁忌公束縛不  
得肆嗾人上書誣公上爲遣使卽訊公引疾乞歸卒年五十三謚  
襄毅公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爲岸谷臨戎蒞政豹  
變鵬搏雖發奸摘伏而事簡心平江西嶺南莫不畏如神明愛如父  
母摘詞酒翰風生泉湧天才逸發

逸史氏曰雍稚少時多奇跡至今鄉里能誦道之近怪故弗悉二廣  
士大夫每屈指雍曰此百世功也大藤峽天險賊蟠據無敢窺獨雍

卷十六

及王守仁兩至之信然哉

布政陶公 事 茂陵

公名魯字自強鬱林人父成爲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死之上旌  
死事者贈官錄一子入冑監魯補焉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  
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昏睡雖督榜不恤也大藤峽  
諸賊亂二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者二  
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惴惴若不自勝一日顧峒賊最強險難下者方  
設策督時直膳侍左右漫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  
然未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搃阻自衛非大  
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奇者吾方欲身往安  
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魯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妾當督魯不

拜疏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解解食累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蔣琬龐統廢邑事後乃為蜀名臣公幸毋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罪異之改客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為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雖曰任為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之士十五萬人其北于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為別將日操練陣法推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為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與者眾益奮韓雍大稱賞言于朝擢為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按察僉事副使左右布政使錄其後為錦衣千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不及遇即叩首乞為良民

得無死幸甚然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用不踴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况三百人乎

逸史氏曰士有遇有不遇魯雖才非韓雍幾失魯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信字彥實休寧人生於河間正統七年進士十年選給事中吏科景帝即位疏薦起薛文清瑄虜犯京師公監軍守河城上五事都督孫鐘虜虜西城失利鐘急呼城門求入公疏言鐘小失利即開城納鐘虜益張人心益危趙鐘戰必效死力上立詔勿納鐘虜逼城鐘兵亦附城戰公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發鎗礮佐鐘虜退遂請勅石總兵千少保移管關廟外禦虜號令諸將景泰元年使蜀還廷議奉迎上皇有龔千戶者投密書高穀家言禮宜厚

語漸聞莫敢發公倡同列會疏入明年上中興固本十策又明年上修德疏陞公及葉文莊公參政山東山西公至遼東憂去六年服闋改四川理餉松番天順元年入賀會錄景泰間進言者陞公太僕卿公案故事理管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鐘曹欽並疏言太僕苛急請馬諫兵部太僕寺言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即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上是公言復歸太僕二年陞會都御史巡撫遼東建州酋董山通朝鮮受偽制為中樞密使公廉得偽制疏請先發伐其謀上為遣給事中使朝鮮錦衣譯官出建州董山匿不承出偽制示之皆愕懼乞貢馬謝罪遼東總兵海寧伯董興倚吉祥姻又昵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分進食事胡鼎發霖奸贓罪四十事公條上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貨

未減霖寇深遂劾公惑外臺官潰聖聰

詔詰公不肯引咎徵下詔

獄調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還侍郎刑部憂去成化元年起為兵部

侍郎當是時兩廣川陝荆襄諸路用兵獨署部區畫方略皆中機宜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下兵久無功朝議遣憲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等險破合江上九縣三年進公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賊公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勢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舖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礮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稍却礮崖而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約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已躋其後四川雲南軍所其左右矣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

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窾幽暗不可入，室洞圍守月餘，賊死幾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捷，請移瀘州渡船舖，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更大壩為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州，言官論公上首虜不實，公四疏請老不允。七年，春，無雨，雪公應詔，條關政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申理者五，其大者，延緩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聞，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益肆，四方流民，盡聚川集，不早區畫，變起中土。天子六師，駭輕居重，京營士馬疲耗，器甲頓朽，非大更張，緩急可憂，是歲改南部，參贊機務，公曰：參贊謹非常，有司事非所預。八年，合南都大臣言，典利除害三十餘事，乞召還給事中王徽，劾退南京守臣應城伯孫繼先。明年致仕，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以功得世錦衣百戶。先是虜久據河套中，積藏書。

卷十六

十四

議遣大同守將楊信將兵十萬搜套，公執不可，公征南蠻，制詞賞殺，皆得專斷，迄班師，不敢賞殺一人，曰：刑賞，天子大柄，顧閫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束攝人，即幸事集，輒自專，非分也。

侍郎葉文莊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已巳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然後練兵還將，誅虜復讐，一日三疏，虜退，請明賞罰，言效勞如孫鏐，死事如謝澤，韓清，宜賞以示勸，守關不嚴，赴難不力，不可不罰，以示懲。陞都給事中，監守城兵，劾于少保，德勝之捷，時北虜方張，大臣有奏留邊兵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急宜固守，宜

府居庸，便會河南陳州流民聚為變，勅公往視，稍解散，得安輯。景泰元年春，還朝，疏進沒名書，請迎駕者，留中。三年，遷山西右叅政，督宣府軍餉，尋以李秉薦，協贊獨石諸城守備都督孫安軍務，獨石馬營八城被虜殘毀，列上利害可興華八條，又設暖舖便行旅，均蔬圃，給將士，贍死扶傷，纖悉備具，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頭，摘戍卒不任戰者屯田，給軍中諸費。七年，外艱去，天順二年，召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請令鹽商入米餉邊，與都督顏彪破賊砦八百所，斬首萬級。八年，移鎮宣府，代李秉修建屯堡，虜至，烽墩輒發，不得掠入畜，公在兩廣時，丘文莊不喜公，以故李文達亦惡公，遂有謗公殺降，至斥公勞擾鎮南者，成化二年，文達卒，上欲得人人內閣，勅王忠肅公慎簡內閣，忠肅公薦柯潛，萬安，劉定之，吳節及公五人，上用定之。四

卷十六

十五

年，陞公禮部侍郎。五年，改吏部。六年，賑畿內。八年，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勅公往議方略，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唯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便。上從之。九年，轉左侍郎，未幾卒。年五十五。謚文莊。公博學宏才，清修苦節，每稱慕范布文，惜其未獲祔用，當是時，慎舉諫官，如公及姚葵，尹聰，尹旻，張寧輩，皆共選也。尹嘗問張宣德以來科中人物，誰第一，張曰：季聰，尹曰：季聰何敢望與中。

太師馬端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臂力，嘗與羣兒戲，十數為羣，肉之靡不仆。年二十六，登景泰二年進士，吏部尚書

王直其材選授監察御史時領院事者王文王朝皆嚴重詳可而獨以文升爲國器出按山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之稱還領全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超拜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人虐而肆獨文升能制之使稍稍斂戢進南京大理寺卿丁父憂成化初固原土夷滿四與其黨劫其從子指揮瑋據石城以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將討之大敗復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又大敗詔逮巡撫諸臣下獄而卽家超拜文升右副都御史代爲巡撫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討賊文升馳急傳十日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項忠屯中路文升言於項忠使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稍困石城潰先後俘斬首虜七千六百有奇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捷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賜

續藏書

卷十六

十六

金帛遂疏言時事十五條及禦戎三策上皆嘉納進提督甘涼寧夏三鎮軍務虜寇臨華文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破擒其平章迭列孫虜復寇韋州深入至好水川文升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嶺斬首積級至二百餘獲其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以紀遂進兵平岷州叛番獲其酋首文升有所奏捷不爲夸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爲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祿俸仍出飭薊門以東至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八陣圖教之使習皆爲精兵還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升爲巡撫多訶伺將吏小罪輒逮逮輒罰馬而釋之將吏既怨且狎法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十五條因及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許驗夷管指揮受夷人真珠豹皮官爲究管

指揮官懼路都督產察使繫答散赤哈恨之乃率所部十餘騎潛入貢欲以面聞鉞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道却弗納散赤哈益恨過經女直建州三衛三衛以朝廷苛誅董山詭不平因留散赤哈聚兵得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獨近塞者僧格等十八族皆以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留其使走之撫順所白狀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梟巢捷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志方銳欲自往爲言上遣太監懷恩單昌等詣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傾莫發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爲中國恩太監曰撫之乎曰撫之則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足矣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白之上卽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勦直不得行恨文升文升至乃盡赦其被屠家餘衆數百人撫以好語給以布

續藏書

卷十六

十七

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文升察其意不實乃具言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是因以兵威諭都督產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必欲自出出至遼左而事已定文升與議切勿用兵直亦陽聽而中不善又銜其敵體空手無饋遺而陳鉞則飭厨傳盛供帳見卽叩頭便辟左右僂從皆有賄於是遂相與謀傾文升矣文升竣事歸賜絲幣羊酒理部事如故然直則以密疏言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也於是復遣直偕刑部尚書林聰往勦勦則竟如直言遂下文升詔獄文升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汪直既陷文升使謫戍重慶衛以去則偕陳鉞大發兵破諸屬夷鉞拜賞賜領府庫已而皆敗十九年起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士卒聞文升復至皆鼓掌喧舞蓋文升至是凡三渡遼矣



故東人至，今思之，亡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旋入為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方困於兵，會貴州都司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討之，文升不可，惟遣官勸處卒，無他也。時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薦引，代文升，忽有中旨調文升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孝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上躬耕籍田，既宴而教坊以雜伎進，出奏語，文升正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天子知稼穡艱，而已奏語何為？」公卿愧之。文升乃復條上十五事，上皆為嘉納。特命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時子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遂復為兵部尚書。京師大水，上疏陳時事，於貴幸多所侵，又嚴覈六軍諸校，斥其貪黷，選便者三十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警文升門，又飛書射入東長

續藏書

卷十六

十九

安門內事聞，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為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升疾，賜上尊餽，備因問討，文升謂此虜方敗于他部，勢已絀，無能為也，請密為之備，而揚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五州地，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會二國各入貢，乃請面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厚賜之歸，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侄溥相讐殺，巡撫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請死。時南畿浙江大水，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旱，文升請亟勅撫臣發庚以賑，遣使崇祀羣神，為民祈請，馬政弊甚，民苦孳生寄養，請覆覈減定其額，若為令，特加太子少保，久之，又加太子太保，有上自傳陞書工張玘等二十七員為錦衣千

戶，文升力諍，謂此先朝弊孔，類上初室之今，復啟之，無功而冒武職，徒使邊將解體也。江南歲侵，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復諍，以為授之指揮，亦能使邊將解體，只宜投散官，上皆為停。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文皇帝寵其王，予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王母當國，為土魯番酋鎖煙阿力所擒，幽入畜，併奪金印去，鎖煙阿力死，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陝巴為忠順王，填之，阿黑麻怨我賞薄，謂陝巴賤種也，何得王？哈密復輕兵入，虜陝巴及金印去，而使其驍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入守，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流闊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撫甘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坎城登，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

續藏書

卷十六

十九

百人，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為文升衛兵所微殺，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而哈密復皇清寧宮災，太皇太后、皇太后同居仁壽宮，上命文升與工部亟議修建，文升言：「國營軍統於役，不可復苦，楚蜀災，不勝採伐，三敵有儲木，尚可材，太僕馬惜薪薪其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尚不足，則幸發內帑金數萬足之，故落成而公私不告匱。」皇太后從居，惟甚。予文升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幣優等，北虜火歸，大入邊，殺掠吏民，上憂之，召對便殿，賜酒饌，給筆札，詢以戰守之策，虜雖詎，竟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即首推文升，給事中亦言吏部非文升不可，乃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傅。十四年，岳卒，文升

乃爲吏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傅十七年上召文升至暖閣諭之曰明年天下觀吏舉卿其用心採訪大彰黜陟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之福也上乃令中貴人掖文升下階後至考察京僚給事中吳舜王蓋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法乎悉署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上崩特官當出德勝門文升徒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武宗立吉凶之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戶部計無所之欲裁諸王賜借公侯助親莊田租課文升言人主卽位例推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御馬監太監王瑞謂造大婚禮器物應用儒士李鼎等七人楷篆西天番字已得請矣文升力持之曰此曹皆昔考察無行且不良於書今復用之何以杜倖門乃持之曰此曹皆昔考察無行且不良於書今復用之何以杜倖門乃別選八人以進瑞慙誣文升抗旨文升因乞歸不許嘗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久左侍郎焦芳日夜觀之會楚人熊繼爲兵部左侍郎文升推出兩廣總制不欲行流言布聞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因劾文升衰老文升二十一疏乞歸乃報許而御史王時中又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劉珪謀代文升故爲文升劾大夏珪二公去二公皆賢既相繼去而焦芳坐劾文升位矣文升之去人主尚優禮賜勅予寶鑑錦絲駝驛以行月給祿米六石歲給人夫八名供帳傾都又三年焦芳構于中貴人瑾劾文升官秩正德五年卒年八十五明年瑾誅芳斥復贈太傅謚端肅子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鐔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文升家在捨弗攻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跳匿燬其家發芳篋取其

衣冠縛華若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

少保秦襄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秦陵 康陵

公名紘字世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南京御史有風裁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陳綱薦知雄縣禁中官捕獵被誣得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冤得宥調知府谷縣陞知葭州調秦州成化中爲鞏昌知府十三年陞陝西參政有軍功坐事調廣西十八年陞食都御史巡撫宣府破虜柴溝堡及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悉擒治不少貸王許公凌親王茂陵怒逮公詔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立釋公且賜鈔萬貫旌其廉巡撫河南時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禮公獨與抗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直還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公廉能上出公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公賢弘治三年以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破岑欽鵬鴟嶺走匿泗城遂克田州又破海南黎及龍水後山賊四年劾總兵安遠侯柳景食不法逮景下刑部獄追賊鉅萬視其爵景得內降減賊因據他事誣公亦被逮坐免臺諫交章論救上報聞三原在吏部極言公廉直忠信不可棄內批南戶部尚書黃紱改南左部御史公代紱南戶部尚書八年乞致仕不允十一年致仕十四年廖報急以王忠肅馬恭襄故事召公戶部尚書兼憲職巡撫陝西十五年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整花馬池鹽課買馬開豫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堡關塞一萬四千所剽山崖三千里十七年乞致仕不允加太子少保是歲革總制召還部辭得致仕十八年年八十卒贈少保謚襄毅公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

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棄美麥飯不改其舊逆華  
公義兄丁王與公繼妻弟楊瑾爭計楊瑾因誣公子時有資  
計逆瑾喜即籍公家無所得

太子少保鄧襄敏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廷贊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為淳安知縣問民疾苦專  
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鵬時以都御史巡  
撫薦知梧州會母憂去貴州程番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難治公知  
程番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  
束政令公平莫不感悅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  
州後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勅公往視兼提督軍務初撫不從始合  
衆謀調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獲  
續藏書 卷十六 三

二千械首惡俘京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  
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奪貨已四十餘年軍疲於戍守民困  
於轉輸今幸黨惡消除非大更張不可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始  
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以右  
副都御史召入臺未幾出鎮梧州兩廣自成化初韓襄毅平寇後開  
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公性不瑣瑣  
益思安謐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大甚者顧羣蠻以  
劫掠為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宜  
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庶軍馬戡戡可以調度至於湖廣  
衡州設兵備憲臣遷治所郴州便又以廣東龍水為賊巢宜即其地  
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為久計公於羣蠻結以恩信

兵不經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鑑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  
四會諸下縣饑盜竊發勢尤熾公斬獲首惡李景光軍潔及其黨二  
百餘人除悉解散歸農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兩廣總鎮又有桂陽  
朱英正統十年進士初為御史禦賊葉宗留處州劾外戚汪金內臣  
善增陞廣東叅議葉文莊公每事詢英叅政陝西調兵食征固原巡  
撫甘肅條邊事陞兩廣督撫專意安輯民得休息流入復業者十五  
萬家出入十年召入臺加太子少保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英性度  
宏暢才識通敏剛介而仁恕所至有惠政

太子少保童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軒字士昂故鄱陽人父碧瑄以精天官學占籍南京欽天監公  
幼穎敏讀書過目成誦以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吏科給事中公思  
舉職深居簡出不妄與物接嘗上疏言省冗員公考察倡武勇擇師  
儒杜倖進恤京民又言南京糴貴民饑請命官賑之俾御史體察多  
見採納時 詔南京守備採辦翠毛魚鮑諸物以萬計公極言止之  
英廟復辟覽公奏嘉其敢言尋上疏言弭盜安民數事尤切時弊  
天順己卯以嫡母艱歸服闋改戶科給事中癸未同考禮部會試得  
倪公岳輩十數人時稱得士 憲廟踐阼公首上疏言帝王之治富  
知本末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邊備本也而簿書刑名其  
末也願時引儒臣講求 祖宗謨訓及古帝王修身用人之道推而  
行之則聖德隆命在廷三品大臣歲舉堪任方面一人且嚴連坐之  
法進用大臣亦召三品大臣於便殿各舉一人不當者科道糾之則  
賢才用臺諫之言賞其直貸其過則忠諫納養民之政在戶部凡奏

實則邊備謹。上優詔褒美，並下諸司舉行之。公又言：「漕河爲官舟所阻，請命大臣督其事，仍乞省貢舟而嚴禁之。」未幾，四川盜作，命公自撫。公至，遍歷賊巢，宣布恩威，諭以禍福。賊首王應高等聞公名，即日乞生，悉慰遣之。夏六月，進都給事中，會賊首趙鐸悍不聽撫，旋復叛去。公偕鎮巡三司分兵勦捕，躬冒矢石，斬獲無算，凱還蜀。人繪班師圖紀焉。明年夏，四川巡撫言賊復猖獗，委咎于公。且議出師，公曰：「賊已平，奚用出師？不數日，捷奏果至。」猶坐言者，謫浙壽昌令。已丑，入覲，上疏自理，廷議以爲寬。於是宗伯姚公薦收公僉事，督雲貴學政。公精于考校，隨才造就，士風爲變。按臣交章薦公，召拜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公嚴考天文諸生，公僚屬之薦，省曆紙之費，夙弊一

續藏書

卷十六

十五

清已亥，遷進太常寺卿，仍掌監事。教諭令正已奏言曆法之差，上命公與之考論，不合，公上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曆制象，尤爲精密，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畧刻之殊，分秒多寡之異，則以土有南北高下故耳。正已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朔望置閏，皆非人力可爲，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矣。從之。復正天下陰陽官納粟免考非制，癸卯春，予告歸，日蕭然一室，非知舊不輕接納。縉紳重之。弘治改元，會飲天官，以不職罷。衆復以公薦，命公仍掌監事。夏六月，日有食之，公言日食紀元之初，當盛夏火旺之候，宜修身窮理，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尋辭掌天文舉吳昊張紳高鍾自代。是冬，進右副都御史，提督松潘軍務，兼巡撫。時蜀歲侵，公首舉荒政，設粥以待饑饉，給糧以歸，流移平訟。

以決久禁，先是久旱，公至，雨亦隨足，乃爲禁令三十餘條，皆安邊保民之政。復以南路鎮番一帶苦蠻夷出沒，歲減軍糧備犒賞，非計。奉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戎卒乃安。公復以其地險遠，蠻夷雜居，疏言松茂威靈戍守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舍，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之，復言沿邊衛所州縣皆在萬山中，關堡與蠻夷共，有害而無利，宜捐松茂中羊勝一線之路，則關堡倉廩可減，兵無遠戍之勞，民省轉輸之苦。蠻有坐困之機，凡八害三利，畫一以聞。事下所司議行。嘗創兵器，給諸關堡爲禦敵具，薦按察使林俊可任中丞，時論趨之。辛亥，晉南吏部右侍郎。甲寅夏，進南禮部尚書，累疏乞骸骨，上再四勉留，公力陳數千言，謂朝廷大政關門一議不足決是非，宜如古公卿大夫各得獻議。

續藏書

卷十六

十五

以俟采擇，未幾以疾卒。贈太子少保，公身若不勝衣，強學好問，至老不倦。爲文淵博雄麗，詩有唐人體裁，書學道勁，見者寶藏之。性孝友，事嫡母夫人備極色養，分祿以贍兄嫂，撫姪靈及諸孫，應顧皆有恩。平生喜賑人之急，而自奉蔬食水飲，泊如也。顧司寇璘作鄉正篇以訓士云：公擇地而踞，擇言而出，吐辭濡翰，必軌其方，慎哉！愿乎君子以爲知言。所著有清風亭藁、枕肱集、海岳涓埃、諭蜀藁、壽邊錄、夢徵錄，各若干卷藏于家。

尚書何文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父文淵進士，嘗知溫州府。廉靖平恕，召入刑部爲侍郎，請告歸，正統中薦起吏部侍郎。景泰中進太子太保，佐王直同爲尚書，被劾致仕去。公初主事南京禮部，歸



公名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正統四年進士歷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天順元年晉學士侍東宮上大學諸直解又明年考順天鄉試勢家子弟不獲倖進遂飛謗誣公謫戍開平八年赦還外艱去歷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文僖嘗奉命祀北嶽夫人姚夢緋抱神入室生公因名岳公瓌偉秀異目光炯炯學之如神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天順元年進士翰林爲編脩考校纂綴精詳安雅進講上前敷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上喜歷陞侍讀至學士凡生民休戚財計盈縮戎禦利害無不諳暢每大廷集議

公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公裁定公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春容暢達下至瑣屑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飛成化二十三年茂陵升祔詔禮官集議時祔祿爲尚書公爲侍郎疏言上詔可耿公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公每見公疏稱善不啻已出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燬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成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進左侍郎會災異求言與尚書共疏寅畏天戒七事未幾復陳八事守嶺南內臣章簪叻撤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公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不許通斥還貢物六年代耿爲尚書

內臣章奉傳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公抗言領占竹解脫法王

昏矯僞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

復召還殊駭羣聽馬鈞陽言成化間累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公言

成化二年度十三萬二千有奇十二年一萬三千有奇二十二年二

十二萬四千有奇十年一度國帑日耗宜立嚴科痛加條革如文升

議便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未幾改南兵部參贊機務

十一年清寧宮災條上脩省二十八事召入吏部爲尚書公

才學識量優於經濟於諸卿中唯推遜馬鈞陽至論國事亦不肯苟

獨先是弘治六年鈞陽言五獄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獄乃在京南

公言北獄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下可輒改上下禮官

議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獄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

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獄公議良是十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毅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謚文自公父子始文集並傳自王忠文後再見云公奏議多不錄錄其論西北備邊事狀略云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兒加思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割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化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百里沿途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衄怯懦者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

於彼者宿穴既安遂無去志。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厓廟慮。但征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僇。商後游朝行輦帛與金充初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商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撥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為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為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賊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況夫京營之兵素為冗怯臨陣退縮。反響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為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傾乃輕於出禦以蕩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陞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

續藏書

卷十七

三

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吭兵家與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為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為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東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需之而

續藏書

卷十七

四

商賈費倍徙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克如故也又。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為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徂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為准。折糧價實則侵剋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為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為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道兵力較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紛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為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為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為。累饋餉為艱彼或伴為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眾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微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燒我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



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  
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朵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  
之於建州朵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今若是將使戎狄生  
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  
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  
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天於祖宗不可  
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苦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  
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排此實  
寡謀故爾大謬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  
既鮮尚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書生典兵謂詢謀爲無益棄  
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執已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

續藏書

卷十七

五

向之圖復西戎既爲苟且之舉已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  
提備之說以起覺而示怯違居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  
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弛兵機上隳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  
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  
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效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  
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  
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規賊情曰實屯田復  
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其論邊漕略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  
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  
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  
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

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費  
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  
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  
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  
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  
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  
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濬漕河務  
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  
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太保周文端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

續藏書

卷十七

六

初主事刑部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尚書寬大詳雅修髯長身善  
議論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寧卒謚莊毅贈太子少保公  
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奉陵東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  
拱聽內閣言太子勞公宜跪請東宮坐聽公不從弘治二年侍郎  
禮部條奏皆傳經義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  
部執議不得允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請大臣以災故上言  
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而斥樂  
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上踪跡此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  
寔具草公曰疏草本出經郎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  
河湖稅錢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潞兩淮准  
給中官鹽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執

不與。上悅。公言併停織造大同缺戰馬鈞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馬各有司。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上足。公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魯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公曰國用不足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資齋醮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為燈費公又執不肯發內靈臺奏增酒桶卒當給月廩公再疏竟不與修清寧宮調役山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歉民貧不可輒動請以戶部羨銀顧役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數百頃詭賜額并得旁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即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苟捐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為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

卷十七

七

不宜獨優又聞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寧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為東官莊者上念公言擲其奏抵罪十三年致仕康陵即位起南戶部憂去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保諡文端公初在清散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務守正應變剿裁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

太子太保劉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大夏字時雍華容人舉鄉試第一明年為天順八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當留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員外郎進車駕司郎中還為職方司大夏之郎中職方也明練於天下事所奏覆多當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威寧伯比創邊釁大夏欲抑

細之不能時時扼腕安南黎瀨破侵占城池西略諸土夷敗於老場中貴人汪直欲乘間討之使索英公下安南曠大夏匿弗予尚書為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曠一開西南立靡爛矣尚書悟乃已朝鮮貢道由鴨鴨關迂迴數十程奏請由鴨綠江便大夏謂由鴨綠江便誰不知顧迂之而待今日殆有微意乃勿許尋大同師失律倉卒告警大夏規調兵食有餘大宰才之欲以為少司馬不則太僕卿而大夏亟請外得福建參政已遷廣東右布政使嘗過崖山平大忠祠及宋慈元后陵泫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稱乃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浙江左布政去廣東陳獻章以道學自命少許可獨與大夏善嘗稱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母論於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當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詔進

卷十七

八

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河祀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議洶洶大夏不動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壅可三十里復疏四府營之壅可十里聯長隄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河就馴運艘無滯功重而費輕逾於徐有貞甚 璽書褒賞入為戶部左右侍郎十年出治邊餉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即中貴子弟不禁也蓋往時糧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為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即欲收糴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

徐瑒有餘債而私家有餘財矣。十一年，三上章乞致仕，歸築草堂。之天下，因稱曰東山先生。十三年，廣東西督撫缺，卽家起右都御史，其更人思大夏遺愛，鼓舞備慶。大夏亦精心無倦，一時肅然。盜賊衰止在廣東西一歲所，再求去，皆不許。十五年，召爲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既廷謝，上御幄殿，召問之曰：朕數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微欲俱有常例，至今日獨言民窮財盡，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臣在廣時，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上曰：卿嚮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微欲，可一一議而革也。於是上益察知大夏廉且練事。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上常朝坐金臺，有宣必大夏再宣。續藏書 卷十七 九

必珊而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時虜數犯邊，而太監苗達者在延綏，嘗搗虜營妻子，有尅獲，乃以捷聞。上器之，密謀令帥師搗虜，而問於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達乎？延綏至今，少息肩矣。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之從征將士，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噍類也。上曰：卽爾，太宗何以屢得志於廣？大夏對曰：陛下神武，故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且其時洪國公一小違，節制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唯有守耳。戴珊亦從傍贊夾。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爲所誤。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大夏語及之。大夏對曰：法司持法，任怨而使以恩歸。上似未足深怒。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爲天子，皋陶爲士師，執之而已。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

何可輕棄。竟允珪請。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大夏曰：衛者臣但言民窮而卒窮殆甚。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成有行糧，何乃窮甚？對曰：江南困憊，漕江北，困京操，它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爲人主。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言軍民弊政。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強，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上問大夏對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本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爲疏獎，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卒快快病死。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肘，吾欲各宿兵其地。大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鎮，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爲東衛，報可。中貴人監京營者，患失兵，造飛語揭之宮中。上示大夏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子不利於失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對曰：臣無暇及他，鎮臣在廣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已久，安能遽削？今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司禮監太監陳寬選坐管中貴人，上面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中貴人苗璋恃風貴，耻不肯與選。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夏不至，卽參奏。大夏曰：如前旨何？上曰：吾雖意許之，未發也。何謂旨？既而璋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參上。上切責璋，示若逮繫者，而姑宥之。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大夏莫甚於此二曹，大

夏曰：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無何，特勅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間而有側目大夏者矣。上嘗語大夏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既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某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媚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上自是益信大夏與瑾，賞資余幣，肴醴無虛月，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上一日召對良久，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廉，且屬母廷湖，恐它人或觖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上不見，次日論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禮故已之，且恐汝同列有忌者，珊以老病乞骸骨，屬大夏一從吏，上謂珊卿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為言珊實病，且用身率先御史而病弗勝，御史當見彈射，不便。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為強留，珊獨不能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法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俄而上崩，武宗立，上少而從左右為俠游，幾已露，時戴珊已卒，大夏與馬文昇相繼乞骸骨，詔進大夏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賜。皇書，乘傳續廩給夫，瀕行，又賜白金彩幣寶劍，而郎中李夢陽為東山草堂歌，語跌宕悲壯，天下傳之。大夏歸未幾而逆瑾亂政，與中貴人修大夏知，劉宇又微聞逆勝事，銜之，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廣西土帥岑溶事波及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誠不識，感惜。

大夏先帝朝遺老，落不反，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然無敢以語瑾者，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瀟言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慢罵曰：即不死，可無成耶？李東陽時居內閣，首婉解之，又瑾所使使詞大夏家實貧，始永成甘肅衛，瑾誅赦歸，悉復其官爵，於是言官交薦大夏，謂當併復其廩秩，而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大夏，不許。大夏杜門教子弟耕，稍贏，即以餼子姻族，天下猶以其存亡為重，輕居數歲卒，壽八十一。言官復推大夏，詔予祭葬，特贈太保，諡忠宣。鄭端簡曰：修清寧宮有旨，下部役軍萬餘人，公請減十五，督工者訴。上令內臣語內閣擬旨詰責洛陽曰：惜軍力，兵部職近劉尚書輒以老辭，朝廷下溫旨勉留，尚請不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故辭，更於何處得如此人用內臣以告。上欣然如公議，嘗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啟朕公對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孜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封墨勅？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上稱善，又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權呼，聖德如天地。上曰：夢陽指斥威威，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逮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即重責致死，以快中官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一日上召公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公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掖公出，榮且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公曰：

聖上天性聰明，其今日求退。上曰：李榮每稱卿，其於老太監踪跡，疎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上崩，公慟哭不能起。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年，瑾專政，三年夏，建詔獄，滿成肅州四年，至河西買墓地，五年赦歸。田八月，瑾誅，復官致仕。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無不盡心。李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

介州外史曰：弘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遷、六曹則耿裕、倪岳、余子俊、周經、張悅、戴珊、閔廷、韓文、侍從則楊守陳、吳寬、王鏊、方鎮、則秦紘、王越、要未有如三君子之灼灼者也。恕直諫重天下，然不難於孝宗而難於憲宗。孝宗仁君也，然而頗以齟齬終，豈非

續藏書

卷十七

十一

所謂事君數斯辱也。耶？文升數更中外，歷權寄，不屈不撓，蓋以才力勝。大夏仁心爲質，道揆法守，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之風，所恨造膝之語，少有傳者。

李夢陽送人司馬劉公歸東山草堂歌曰：東山有草堂，縹緲雲嶠孤。前對祝融峰，下瞰巴陵湖。明公昔時此堂居，麋鹿能豕當窓趨。洞庭日落風浪湧，倒影射堂堂欲動。慘淡誰開紫芝曲，獨善不救蒼生哭。先帝親裁五色詔，老臣曾受三朝祿。此時邊徼多戰聲，曳履謁帝登承明。謝安笑却淮淝敵，魏相坐測單于兵。九重移榻數召見，夾城日高木下殿。英謀密語人不知，左右微聞至尊羨。自從龍去不可攀，公亦卧病思東山。湘城含笑倚竹立，山鬼窈窕堂之側。上書苦死只欲歸，聖旨優容意悽惻。內府盤螭縷金織，賜出傾朝皆動色。白金之錠

紅粟記：寶鈔生，硬鵝翎黑，紫文城門水雲白。是日觀者，途路塞。冠蓋盡追送，塵埃不見長安陌。人生富貴豈有極，男兒要在能死國。不爾抽身早，亦得君不見漢二疏。千載想慕傳畫圖，卽如草堂何處無綠食。餽胡爲乎？乃知我公與丈夫嗚呼！乃知我公與丈夫。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

事

穆陵

恭陵

奉陵

公名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三年，御史督學南畿。十四年，督學陝西，爲按察副使。二十年，陞浙江按察使。尋陞福建兩布政使。弘治二年，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窟流聚爲利。公刻日令自首，嚴練兵伍，自製爲營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脅從千餘人，事遂定。四年，陞刑部侍郎。九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改左都御史。

續藏書

卷十七

十四

上親鞠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開析，天威頓霽。上知公清慎，每廷宣接膝面咨，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公不覺泣下。上亦爲動容，一日公私懇，華容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得瞑目，公同年友受知主上，獨不爲我言乎？一日，上召華容議事畢，因問珊病，華容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憐允。上曰：渠情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日爲彼達情悃，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華容以語告公，泣曰：吾不得返家矣。十八年，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恭簡。公奉職守法，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辰入西出，窮寒暑不變，歟歷中外，所主有聲績學政尤著。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八年進士父洪進士為御史沒於土木公少有奇氣里中有竹樹為怪公年七歲即指麾羣小兒盡斬去入翰林為庶吉士與華容同出兵部為主事歷郎中華容醇亮端恪公方毅坦直並負時名成化十一年參議浙江景寧有礦盜眾且議用兵公力請撫執十二人寘法餘悉解散弘治元年左布政使湖廣三年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去六年復山西巡撫奏增解池鹽課補藩祿餉大同多折色民困公請太原北可車行者致米八年改陝西會妖僧據山中為逆朝議且用兵鈞陽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公果授計山中父老縛妖僧至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年右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盡斥武臣諸貪刻者時例漕司負算假銀太倉

卷十七

五

稍寬其息明年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尾負益積公曰下剝上攘漕是以窮國貸取息大非政體築高郵湖隄溝殺水勢又築隄寶應十四年改南臺與林瀚林俊章懋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遷南刑部尚書尋召還內臺上知公名與華容鈞陽浮梁同心效職一時並稱名卿正德元年瑾矯旨逐公歸田又明年卒病且革儼衣冠揖家廟退終正寢公丰采凝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責飾吏治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尚書黃文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孔昭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為屯田主事察友忌公嗾奸吏誣奏事竟白同寮坐傾險去官公以故舉益起陞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歷陞文選郎中汲汲以人才為慮嘗曰國家用才猶農

家之積粟果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

燔激沽名以開門謝客為立天下人才何由而知公退客至輒見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品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勢家干請欲用其私人輒力言不可公亦不妄交游陳恭愍謝文肅獨以道義相好奉詔薦應天府尹樊瑩福建按察僉事章懋文肅言公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不少變陞右通政通政五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三原屢薦公竟未及柄用而卒張莊簡稱公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子備亦為文選郎中備子綰官生諭大禮歷官禮部侍郎遣使交南陞尚書未行落尚書以侍郎致仕

卷十七

六

太傅韓忠定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文宇貫道洪洞人母姪夢紫衣人言與爾文路公已而生子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為給事中工科劾都御史王越薦故吏兵尚書李秉王茲語頗涉兩官越又附汪堅以故逮文華殿考試幾死出為湖廣參議累官都御史侍郎南兵部尚書泰陵知公召為尚書戶部時時召見公一日顧公長歎公頓首謝不職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撓沮今邊儲日急奈何公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乏人上盡行其言康陵初即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上大馬鷹兔舞唱角抵廢萬幾公每朝退輒泣屬吏李夢陽說公大臣義共休戚徒泣何益比言官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

幼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幼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乃具疏以進曰臣等待罪股肱值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擊逐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仰瞻煤窠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唯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簪粉塗脂何補于事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

續藏書

卷十七

十七

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閣瑾等窘已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浴陽語王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是日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猶不肯下瑾等無奈何乘夜繞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微上思奴儕且碌饕餮上色動瑾等益

復伏地痛哭不止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左班官收聲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唯上所欲為誰敢言者於是上立詔瑾入司禮監連斥洛陽餘姚二閣老自是瑾益專弄權矯詔奪公官二子士聰士奇皆削籍又矯詔逮公詔獄欲殺公會有投匿名書者事不果坐贖米先後三千石破公家瑾誅復官致仕永陵卽位羣臣交薦加太子太保賜諡存問曰起文彥博於九袞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千百代之後家慶彌長卒贈太傅諡議稱公愚同寔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於學諡忠定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

事茂陵 泰陵 康陵

續藏書

卷十七

十八

且百公悉貯官構祭酒公署及監中諸師儒寓舍九年進禮部侍郎掌監事十二年入吏部為侍郎明年為南吏部尚書會災異率羣僚陳十二事時有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生負緣傳奉授中書舍人者公上疏申救御史乞寬宥以全風憲之職收回中書舍人成命以杜倖進之門不報十七年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明年甲子請老正德元年冢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公學優才贍剛方貞介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是時逆瑾側目方正士會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公獨往送贖俸金且議上章直諸言官瑾聞之恨勒科道招詞逮公為黨矯詔降浙江左叅政致仕瑾恨未已復矯詔指公與大學士劉謝尚書韓文等為姦黨瑾誅復尚書致仕按察副使陳伯獻嘗稱公賤者即之不知其為貴早者即之



不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卽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非意相于者卽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謚文安。子庭槐，嘉靖中爲工部尚書，謚康懿。庭槐弟庭機，官南京禮部尚書，庭機子懋，亦爲南京尚書禮部，機與懋三世皆爲祭酒，懋孜孜不倦，教誘後進，唯恐有忝祖德，蓋慈仁謙厚，允矣君子。弟煙，亦舉進士，爲兩司三品大官，庭機與懋皆宜謚文，庭機文康，懋文懿，當矣。

尚書王文莊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鴻儒，字懋學，南陽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公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史者，嘗致公佐書府中，知府段堅見公書，頗奇之，史對曰：「史里人王生書也。」堅卽召見，曰：「子風神清微，宜處埃中人卽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

卷十七

十九

使陳選異其文曰：「此生文章經世，非直舉業末幾，發解河南第一。」竊仕南京戶部，弘治九年，僉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提學，在晉九載，泰陵勵治，思賢嘗召見華容論人材，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正德改元，乞致仕，賜誥，四年，家拜國子祭酒，不數月憂去，七年，又拜南戶部侍郎，十年，召入吏部，歷左右侍郎，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完有才名，與宸濠通，公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公賢，可師法，完意不詭，十四年，三月，陞公南戶部尚書，是歲六月，宸濠反，完敗，公出督餉，留都，至九江聞變，趨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聞康陵南巡，益憤懣，疽發背卒，謚文莊，公博聞多識，凡祖宗設政任人及先輩立朝行已，歷歷能言，至論時務，要決成敗可否通窒，如探囊指掌，待物開

誠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也。段太守蘭州人，治南陽，略略薄書，宣導化理，公及舉人張景純皆太守所識拔，弟鴻漸亦舉河南鄉試第一，官至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廉靖有吏才。

副都御史陳公

事 茂陵

公名鐸，字宗之，系出曹潛，大父嵩以通天官學，徵赴南京，占籍欽天監，父懋，縣鄉舉，爲豐城教諭，公賦質卓穎，少受庭訓，以文行聞，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人，丁未成進士，授禮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山東提學副使，爲人明敏，有吏幹，重學時，校閱精覈，公廉詳慎，終始如一，諸生登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輯洙泗志，振發士習，諸生感其風誼，興起成就者甚多，齊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晉江西參政，庚午，晉湖廣布政使，會漢河盜起，流劫郡縣，民之貧無賴者，蟻附其間，徒黨日衆，公設方略，督官兵，以次討平之，餘賊未盡，朝廷卽晉公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公曰：「良民可驅而爲賊，顧不能還賊爲良民乎？於是移檄諸郡，脅從者不治，湖湘素服，公威信見，檄卽盡散歸農，蓋負固阻深者，咸喁喁有更生之樂矣，壬申，以疾告歸，命未下而卒，所著有矩庵漫藁，金陵人物志行於世，弟欽，字諒之，舉負文譽，與兄鐸齊名，成化丙午丁未，同登科甲，授南武選主事，署選軍政，秉持清格，峻拒請托，豪貴者側目，咸思中之，會武庫郎婁性被誣下獄，取勘同部人皆搖手避，莫敢暴白，公獨奮身疏其冤狀，詔并逮公同繫者二年，婁病日寢，賴公周旋之，得不死，久之，婁乃獲免，而公亦以此名聞天下，出知廣平，廣平爲畿輔要郡，簿書填委，公洞達民隱，臨事果決，至則踴厲風發，百廢具興，以時巡行屬縣，問民

卷十七

二十

所疾苦，廉有司賢，不肖而勸懲之，有望風解印去者，郡人號為陳母弘治乙丑，入覲，吏部舉二千石卓異者十人，請加宴賚，公首與焉。晉廣東提學副使，條教甄別，士方嚮風，以疾卒。時論惜之。公嚴毅方正，所與游，必當世名人，於物非其義不取，服官二十年，樸素一如寒士，讀其文，典則閑遠，知其於忠愛孝友甚隆也。司寇顧公璘刻其自著集四卷，海山聯句集四卷，今行於世。

都御史王公 事 茂陵 奉陵 康陵

公名雲鳳，字應韶，和順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弘治十年為祠祭郎中，疏論中官李廣及異端左道倖進者，是歲十二月朔，駕自郊壇還，坐事謫陝州知州，編修劉瑞上疏言副使楊茂元才識優長，特憲得體，即中王雲鳳守官廉正，持行清介，相繼獲罪，乞早賜召用，十一年，命

續藏書 卷十七 主

事提學陝西，十五年，改副使提學，正德四年為國子祭酒，明年，改南通政，是歲請告，七年，起家食都御史，巡撫宣府，益奮發才氣，日夜理邊，邊吏憚其威，逾年憂去，十年，又起家副都御史，理鹽淮浙，亡何，上疏乞休，嘗移書吏部尚書楊文襄曰：「山中展聞謠言，近留王昂一疏，人尤傳誦，昔唐介貶數月，兩轉未久，復殿中侍御史，王昂既不獲留，推薦超擢，在公筆端，每恨李文達公近稱賢相，然羅一峰淪落以死，岳蒙泉坎珂終身，極貪陸布政，頗得超拜尚書，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切恐奔趨富貴，譖利達者，相見輒稱功，德乞憐求官，直諒之言，無由上達，雲鳳疊屨，感激慚懼，敢不布其愚，今兩耳並聾，百藥不効，只得耕田納稅，養親讀書，唯俯垂憐念，使須鹿魚蝦，各得其性，幸甚，公當官孤立，直行己意，以故上下多齟齬，家素貧，遵道謹，遜

贖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山西巡撫言公忠義廉節，請周其六

尚書林公 事 茂陵 奉陵 康陵 平陵

公名俊，字待用，福建莆田人，少力學，有文，成化中，以進士授刑曹主事，日習法，執比櫛密，而卒歸之平恕，時上方寵僧繼曉及寺人梁芳，俊以災異上疏曰：「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薄蝕，野熊入城，鑒戒之昭，莫此為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騷擾，戍卒怨咨，然臣愚謂此手足之疾耳，未甚害也，山西河南連年饑荒，而關陝尤甚，人民流徙，被于荆襄，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採取盡竭，饑殍盈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隕涕，而撫按三司等官，肉食其地，顧盼徘徊，專事朦蔽，民饑至此，漠不為言，夫

續藏書 卷十七 主

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也，謂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即遣才力大臣及科道廉能官，分資帑金，馳詣近地，其臨清起運及鄰封蓄積之糧，聽令輦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贍濟，則未死饑民，抑猶可及濟也，抑臣又有說焉，孟子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不辟，臣說一行，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彰陛下為聖明納諫之主，冀億萬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一身，臣何惜一身之禍，而不為陛下陳之哉？」臣聞修養之說，佛氏之教，怪誕無稽，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誣每見於漢唐宋史之間，可考也，妖僧繼曉市井無賴，猥挾邪術，詐欺楚府，竄身逃罪，潛住京師，多方貨緣，致蒙聖眷，敢復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造寺

塔是必繼曉小人過爲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綿國祚儲君民命咸永邊疆底寧以此唱陛下也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舉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政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盡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然且不爲況萬無是理而有天害也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位予將焉戰夫鶴之好未害其失人若此臣懼夫不斬繼曉與日之禍誠恐未涯也然薦之者梁芳芳傾役陰狡引用邪佞附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若趙高奢侈若石崇數年間以進貢買辦爲名盜國帑藏貴財山積尚銘汪直未能或先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葢寺夫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

續藏書

卷十七

王

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爲疾爲病臣切爲身危之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下及閭井飢餓之民咸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無一人敢以此言進者獨惜官而畏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而以爲陛下仁聖之累耶下詔獄謫判姚州弘治初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大佛歲時集士女以金泥其面俊行部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稼俊與之約積薪伺之果雹即止已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輸官償民通毀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撤其材新學擢湖廣按察使風儀整肅屬吏不敢犯會境內雨雪震電引咎疏時政言貴州調官軍軍苦戰鬪民疲轉輸德安安陸創造興岐二王府吉府復增修葢工役浩大費動鉅萬民不堪命且府大則心侈侈則驕驕則踰分府大則難于創葢而又難于修葺又居人難允扶

汰易生臣謂興岐二府宜小而不宜大古府宜修而不宜葢乞循寧棄德故事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爲著例不報俊引疾乞休不待報竟歸得允後以言官薦拜僉都御史巡江時陝西地震水涌俊疏言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唐來官闈內侍柄臣之禍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士大夫語甚明切時毅皇帝在青宮上嗣胤未廣俊特以爲言已又疏言昔殷武丁爲太子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其在祖甲高宗也亦然漢宣帝少居民間涉艱虞故能周悉民情爲守成令主蓋處境太順驕情易生未必福而伏禍也今農畝細民家無千金之產猶慎教子以守先業况太子國本天地祖宗華夷所付託耶今皇太子年踰幼學趨向大幾正決於此而多處官中少就外傳非古

續藏書

卷十七

王

人早教豫養之意也乞召禮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璫南光祿少卿楊廉充講讀官其資序不合實行可取如致仕按察副使曹時中渾厚澄瑩粹然和氣處士劉閔恭慎醇粹學行高古于勸講宜稱仍乞禮致時中使爲官僚而令閔以布衣入侍更勅各部翰林院科道官精訪純德雅望之人以充則涵養薰陶宜有裨益而推立教之本於聖躬已屢疏乞休又薦時中自代不允以左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時江西歲饑盜起條災異預備奏均徭里甲賦稅事宜所至宣上德汰官弊問民疾苦以風俗教化爲大務賑荒勸勉聚表賢孝一士于阜俗靖民雖險僻山縣未嘗見上官至者靡不畢造撫循勞來吳城毛竹弘山賊巢單車深入平之一省以安民至今追頌時寧庶人貪猾爲校害取祿米過倍官校豪奪民利俊至約束之不爲動奏

肅定祿米歲額布政司徵收貯庫每季長史司支領焉昔令已滿矣  
府殿兩易疏嘴凡俊力言當斷以大義毋涉吳王凡杖之賜厚大恨  
時雖暴橫然未有逆明或以爲過後卒反人服其先謀內報歸陸  
訓御御史再撫江西俊恐爲濠所倚範力辭不赴四川盜僭王號賊  
藩省人臣起巡撫四川宣布威德勸撫並行四川平會靖誅上疏言  
昔以沙節殿國楊思昂平亂春秋綱目書之以爲功出關東國爲無  
人也今賊瑾謀逆危于千鈞一髮而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  
永陽文武之無人也文武無人以陛下信文武不如永也信文武  
之臣如永豈不能早發其奸致危迫若是耶今瑾雖誅黨魁猶存終  
日失刑請擇宗室育官中而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  
文許進等以修復舊政意指斥用事者故大臣交忌 旨下詰責時  
諸邊征勦官者必屬其子弟私人寄兵籍冒功俊一切拒絕權幸愈  
益惡會與總制洪鍾忤乞致仕忌者謂盜衰易與無所事俊可其奏  
命下朝論大駭蜀人號哭追送者數千人俊去蜀而兩川之寇復作  
矣寧庶人反俊聞報即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鏡并抄火藥方手書  
與南新都御史王守仁勉令竭忠討賊時言官交薦不起嘉靖初  
天子在藩邸知俊名入繼統召起工部尚書疏三辭敦促轉刑部尚  
書未至即疏 祖宗親儒臣故事乞傾心延接加意採納使邪念消  
妄心息驕氣平以出政布令又言今大倉之儲盡于無名之冗食小  
民之蓄盡于無名之誅求 陛下初詔所革皆其壞極而不得不革  
者也然貴近之臣往往稱不便冀萬有一更誠更之則諸所革者盡  
復而天下之公議廢矣又言移風易俗乞身先率之士大夫先奉行

之成約質渾樸之風既至命侍經筵會稽罷講俊疏言 祖宗勤  
故事以諫止言學貴精熙禹惜寸陰經筵聽講頗不謂勞文章清  
亦不謂熟如 陛下天稟全智年方志學願用輒罷廢又舉古師臣  
坐講故事以廣 上德 上嘉納之俊在位于親大臣勸聖學讀  
端節財用數數爲 上言諸正德中結權倖干政納賂者通政張龍  
廖鵬齊佐王獻俱奏伏法時內使葛景虛良太監劉寶左少監李朝  
用奉御劉孟陽諸不法事連發爲科道所糾旨勿問下司禮監發落  
俊具言法立于 祖宗守于 陛下而奉行于法官諸葛亮有言官  
中府中俱爲一體臧否賞罰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官邪齊  
民志也今法于內臣親屬者俱得免是法獨行于外而不行于內今  
雖 陛下盛德左右革心萬一有作奸犯科而無法以制之其流之  
弊安可止耶竊揆 陛下見近日參論內臣之多以人情不其相遠  
論細謹內臣豈無縱恣外臣難免而近日參論意必外臣有輕重干  
其間也竊惟大小臣工有六年之考察三載之黜陟而又有利道之  
糾劾有撫按二司之摧擊一千吏議終身不齒不三數年而沙汰去  
者數千人矣是皆內臣所無而內臣犯法事無大小法皆具奏故  
陛下祇見參論之多而不知爲執法之平也惟 陛下下法司公訊  
以昭平明之治 上不聽案官監私人獄且具內降送鎮撫司俊奏  
言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大小罪犯無不畢由  
錦衣衛謂之規軍所以偵伺機密察奸細鎮撫司則鞫訊大盜妖言  
者也 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獄具申鞫刑之禁並送法司  
列聖恪遵無易自劉瑾錢寧以所忌惡付鎮撫文致成獄此法之

所以壞也。今宋鉅所告大監文事，不待法司問結而輒送鎮撫，非祖宗之舊也。疏上，獄竟付鎮撫，後復言此途一開，恐後有重大獄情，皆將振求內降，以圖幸免，將亂階始此。上怒詰責，後以不得其職乞致仕，疏上，乃允。俊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用兵以殺降為大戒，以撫綏為上策，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隸金，不發公廩，蕭然若寒素。深厭本俗侈汰，以身為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母推先焉。及過疾，遺表薦尚書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柟，宜留輔德，襄大政云。

少保李康惠公

事

奉陵

康陵

李陵

公名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公與諸兄郎中承恩、評事承芳、貢士承箕承顏各修勵行業。公初知太湖為

續藏書

卷十七

主七

南京主事刑部，歷戶工部，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驕藩，內外孔棘。正德六年，驕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瑞岸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詞謀，繕壁壘，扼溪澗，進與賊戰，擒胡雪二，獲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公諭降健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為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公即上疏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浙江間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發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去。」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十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輒携貳，擾我開原、懿路、蒲河三城，極殘破，公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墩臺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

續藏書

卷十七

主七

固鐵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陰樹木為阻，固東固稍寧，進公俸逾年，請告嘉靖初，赴公南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典尚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公提督團營。公惡郭助驕縱，翦其羽翼，勸慰公欲并中胡端敏公，辭營務不允。八年，尚書兵部，當是時，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芒部、沙保，又叛，上魯恭奉我哈密，搖河西，小王子歲入塞，公與端敏公相繼，木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戢，公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破。祖宗法，倖成社坐耗，國儲股民膏血，大蠹聚束手，閉目莫敢問者，公特上聖明，一旦剪剔去，騰驤四衛者，說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官府一體請官軍考選清嚴，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執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閣人，致亂彰義門之賊。』」由太監王振束巾之賊，即太監督吉祥也。上從公議，公楚人有名，上稔知幾欲用為吏部尚書，是年春，充正使冊九嬪，晨起趨朝，暴疾卒，贈少保，謚康惠，公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發，子教益府長史。筆記曰：李承勛二十舉進士，為太湖令，有聲，入拜南京刑部主事，六載滿，始遷戶部員外郎，陞虞衡郎中，出知南昌府，時瑞饒諸屬邑高安、姚源、東鄉、華林、瑪瑙、越王、仙女、雞公、宴章、法城、盆田、石馬、新安、盜互起，執參政趙士賢、吳廷舉各道兵，促緝不敢進，承勛獨前進，破賊於山麓，又破之於邑門，斬首幾六百，平五寨，華林賊丁大全等敗虜。

副使周憲殺之。承勛單騎入憲軍，震其牀，衆乃定。賊黨王奇來，憲搜得其表，引縱使還，奇愧激，偕同黨陳羅降，復約舉火爲應。承勛乘之，賊大潰，俘斬四千五百，擒散者二萬餘。賊半俄而姚源王浩入復叛，承勛復討，獨有功。時吳廷舉在賊所，誘其下共劫會魁降，而中官黎安忌二人，誣下獄，廷誠自承勛任，起拜浙江按察使，遷陝西右布政使，轉河南左布政。武宗末，以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地，北隣朔漠，南枕滄海，東臨鴨綠，與朝鮮界，而開原孤懸絕域，密邇奴兒干，黑龍混同，秦秦文惠東西，金山諸夷，窺伺者衆，承勛奏請築邊牆，而賊不時撓，我難就，於是使別將馬廉禦清鎮，楊鎮兵開松靖險，劉男康福分二軍除定遠慶雲，崇河道而身負奮鍾先士卒，不日而就，尋又城中國鐵嶺，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塞女直寇，城撫順，道建州貢

續藏書

卷十七

王

諸要害悉復，嘗薦許泰有大將才，言者尼之，弗果用，召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入拜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左都御史，掌院事，總督十二關營。上手書詩遺之，承勛與太監張永竭意革宿弊，練士伍，然自是與總兵郭勛忤，久改理部事，時岑猛以田州叛，沙保芒部相仇殺，土魯番寇哈密，小王子殺掠陽和，吏民警報旁午，承勛晝間夜籌，懸洞機事，以次底績，而慮冗食爲蠹，因大學士張孚敬革鎮守守備內官二十七員，錦衣衛千百戶官五百員，騰驤衛兵及各監局冒役數千人，一時爲之肅然，在兵部三歲，卒，年五十九。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爲戶部郎，歷潘泉二千石，皆第最。武宗朝，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久之，改兵部，瓊爲人多計算。

類欲默識凡天下兵馬數多寡強弱及寒陸夷險偏僻等事，一經記無遺。武宗末，政在宦官，多遊幸，饑民乘間起爲盜，最大者山西劉六河南趙鐸，蜀藍鄧江西桃源華林瑪瑙多者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庫，驅壯士從老稚，掠充食，劉趙輩幸爲尚書彭澤陸完先後平餘黨，次起日益盛，封事告變旁午，瓊手錄指悉，計合機宜，虜營人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獵境上陽若東者，瓊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進少保，太子太保，陳金討兩廣蠻有功，謂指出瓊進少保，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請得從軍與法便宜行事，瓊才之咸報，可果以次賊平，而瓊又再進少帥，太子太師，寧王反報至，朝中外惴惴亡人色，而瓊益治兵自如，且曰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耶，度反已執之亡何，守仁果執王時都督江彬得幸，瓊

續藏書

卷十七

王

陰與厚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彬力也。瓊惡吏部尚書陸完會完以罪去，遂代之，嘉靖改元，言官論其奸狀，詔下獄，內閣臣楊廷和欲論瓊死，已赦出之，成遠左，廷和因議禮不合罷歸，瓊上疏自列釋爲民，虜大入陝，殺掠吏民，楊一清還朝，難其代，詔復瓊尚書，總督諸軍事，瓊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焉，犄角逐虜去，斬獲累二百餘，瓊上言鹽池北邊虜虜覘商人過輒入剽掠，商以是絕不肯來，請外修整護之，然多風沙易潰，改築墻，虜既阻墻不得進，商乃肯稍復來，邊人以配楊一清進太子太保，復改吏部，卒，瓊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將，其議哈密事相矛盾，論者謂瓊議爲得云，陸完字全卿，長洲人，郡諸生，閤散借上命，括奇貨江南，談張甚，過蘇常，廷曳諸生，諸生競擊敬走，完時實不與，而隙者具完名首諸生狀聞，巡撫王恕列敬

罪上逮還完後舉進士而恕以吏部尚書監選見完曰是故擊聞人者耶擢御史當已而爲御史累遷至兵部右侍郎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羣盜前後官捕之不勝稍稍行劫掠聚衆至數萬人詔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儒緩好名下教招撫六七果至陽若爲就教者兵遂散而六七遂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賊馳突中錫迺大悔詔逮下獄庾死而完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與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驅至臨清遣副總兵馮禎許恭遊擊將軍劉永襲楊虎於宋門店龍化集大破之尋又應格裴子岩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路剪其蔓又不下千計楊虎死賊分爲兩由蒙城太行流劫入河南境者尤狠暴帥曰劉三趙風子有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史彭澤咸寧侯仇鉞帥秦兵擣之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尚書工

續藏書

卷十七

三十一

溺水死者千餘還朝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予世襲錦衣千戶完尋遷兵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蜀盜藍廷瑞本恕爲尚書洪鍾擊撫且平餘黨廖麻子復起勢愈熾鍾老不復能將詔澤充總督討之澤悉兵破賊殺廖麻子衆逃竄山寨多伏弩箭棘中澤分兵搃出入牽水道度窮開一面縱夾誅之且盡其黨形既事急獨身還加太子太保虜萬騎入宣府大殺掠吏民將轉寇近地詔澤出提督三關二路久之虜退仍理都察院澤好因酒使氣時時出瓊上嬖人錢寧挾威公卿咸俛首折節澤切齒不能平瓊因寧所遣親近語事邀澤飲澤醉嫚罵朱寧奴才壞天下瓊謂澤曰勿妄言澤益奮不復可止寧大怒會哈密城及金印爲土魯番所取詔諭還不可且謀得將寇甘肅狀廷推澤經理之澤調寧夏兵自使

續藏書

卷十七

三十一



嚙輒從間道入登睥睨從上射虜嚙指疑能分身號飛將云曹謙博  
習子史有機略揣兵事多曲中父雄立功西北破寧夏調度寔資謙  
謙從楊一清學一清家居謙遺書曰先生世所不可無者而又世  
所忌也此何時哉彼勸先生出者非愛先生者也然雄與劉瑾通姻  
奸謙不能止瑾誅父子俱死於獄一清惜之曰謙料人則明也處人  
則忠也其所自料自處何如哉李卓吾曰父欲與瑾聯姻謙爲子可  
李之何遽薨先生但聽忠言免發背毒以死便了勿幸謙之不能自  
料也

李贊曰弇州謂晉溪公貪財好睚眦中人夫滿朝皆受宸濠賂獨晉  
溪公與梁公亡有也楊廷和爲首相受宸濠賂擅與護衛乃駕禍於  
梁公而梁公不辨卒被劾去又駕禍於晉溪公晉溪公又不辨卒被  
劾去

卷十七

李

誣下獄論死是孰爲貪財乎孰爲好睚眦人乎嗚呼晉溪不貪宸濠  
之賂而陰用守仁使居上流以擒濠明知守仁不以一錢與人而不與  
一面相識而故委心用之何也少具眼者自當了了何況弇州素讀  
書作文人邪彼不拒江彬者欲以行彼志耳是以能使守仁等諸大  
豪傑士得爲朝廷用也當時若李充嗣之撫應天喬宇輩之居南京  
陳金等之節制兩廣卒令宸濠旋起而旋滅是誰之功乎嗚呼此唯  
可與智者道

少保胡端敏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初爲德安推官陞南京刑  
部主事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時稱南都四君子弘治十  
八年春詔求言公條上十事其一言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

閣不由翰林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  
王翔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叙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  
塞乏人佐理出知府廣西太平太平瘴鄉又多土官苗獠性輕亂而  
黠好夷其上先守多難之公至則馭以威信略去文法李濬太平會  
豪也叛殺掠吏士積不服公誘濬中表兄趙元璫使擒之散其兵四  
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殺土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地土  
知府黃賜更服事之至是畏慕公欲來歸總兵康奉因遂執其兄弟  
三人文昌懼反來奪公守孤城危甚而屬邑土兵嘗被公德者聞之  
奔命遠來一夕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而黃賜乞爲  
公養子矣土官世襲輒展轉結勘索賂土夷土夷以故怨叛益輕中  
朝人士公令土官生子即開府子弟應世及者年十歲朔望或有事

卷十七

李

調集皆得携見太守太守爲歲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爲請土官  
大悅尋以母喪歸爭泣留弗得也服除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副  
使治兵撫州諸郡時華林瑤瑯桃源盜大起詔右都御史俞諄發近  
地兵討之公以兵備從賊氣勢相連絡號數十萬江西兵素單弱應  
募及土兵調者又桀驁不可使公日夜拊循漸爲勒束陣法陰募招  
賊降者散爲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始強迺前奮擊賊十餘戰大  
破之所殺虜迨復業無慮數萬人而參議王奉者忌公功譖之俞諄  
狀不悉上自以資進福建按察使時寧王宸濠縱毒陰結羣盜欲爲  
不軌公上疏論攻治二策末及王乞早以禮法裁制詔下兵部議多  
如公指宸濠怒論公斬罪十摘疏語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爲離  
間親藩因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

介坐公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公公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備遣兇徒挾上言襲公巡浙御史潘鵬附濠蓋因公家人素公甚急會李承勛為浙江按察使匿公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懇愚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啟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公乃得出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起公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奉召為吏部右侍郎以父喪歸世宗新即位公自喪所上言聖孝治體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詹事霍韜薦其賢召為都察院左都御史未就改刑部尚書兩月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公時已得疾力論西北事不休溫詔慰行之然薦陳九疇馬吳等有將略大為時宰所厄乃懇求致仕歸賜勅

卷十七

三十五

給驛驛與願歸無幾召理南京兵部事復辭乃止卒贈少保諡端敏鄭端簡曰公朴忠直諒氣壯才雄淡泊寧靜清素不滯席文襄稱公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已余兩為公屬吏手書勉余忠孝大節公議哈密與南海不合論芒部功王浚川以為發其過大不喜薦賢才安仁以為侵官相壓亂政發怒訴於朝哈密土魯番疏制置極詳土魯番切曲先衛人牙木蘭為將牙木蘭擁帳內徙歸我土魯番遣使來而大臣即欲縛牙木蘭與之易哈密公議曲先衛本中國驛摩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奇啗時貴自成化至於今中國為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以携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為餌鈞大利宜勅王項為國忠謀先盡復瓜沙羽翼之地悉收亡

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為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勅降印庶不辱王命且土魯番方伺喝中國懸衡諸夷但遠越流沙為合難久我大震威略以離其黨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及薦馬吳施儒楊必進及九疇為將皆報聞河西之議語侵永嘉彭澤陳九疇得免奇禍昌化嗣伯下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朝廷安仁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忘公論大噫是永嘉安仁說竟不肯相依附賴上明聖憐其忠鯁終始眷注云公有奏議行於世其危言正色遠慮深憂天性然也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屢登薦劾引疾乞致仕次子繼幼讀書不大了父亦棄之世寧調兵至江西兵官以世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官詭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三日而世寧歸問大異之顧兵官

卷十七

三十六

非能曉此者以詰不能諱其實告世寧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略世寧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世寧之上寧王事繼跪曰疏人必重禍奈何父曰吾業以身許國矣疏到世寧下獄是歲繼因念父病死世寧母獨不哭曰此子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都御史馬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吳關中人吳長身曉捷善騎射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擢按察僉事尋以御史時罪謫真定推官至則教吏士習武多布置鈞指民家有流劫奸盜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謫判開州吏士伏闕上言馬吳於真定稱保障甚宜真定請勿謫詔許之亡何蜀盜藍鄙叛侵掠蜀合四省兵討之未効吏部尚書言馬吳才可蜀按察僉事佐治兵吳至聞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神號勇材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

各立長會。賊來逼城。吳夜山百騎舉砲擊賊。賊自蹈藉而悉其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兵起未有者。吳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為應。吳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騎直衝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斬騎將方四。捕首虜降萬人。遷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蔓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於副使張思齊。招諭賊。賊請降。而乞住劄臨清市。空其民。吳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欽。下連湖湘。其地饒富。沃衍。胡可委賊自困。獨益飭治兵。募召豪傑。賊困不敢東。伏漢州平輿。未幾復反。集眾至二十萬。前後官兵俱敗績。賊遂圍中江。因謀嚮成都。吳以五千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殺賊酋廖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竄於東鄉山。推喻老人為帥。吳請于彭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為主。或返失便。願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當自餓死也。澤如吳言。賊窘。果縛喻老人請降。而它賊在遂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逾歲。虜亦不刺。自西北犯松潘。蜀大振。吳招土番為間。取道夜掩虜。虜驚潰。獲馬及衣械夥。事聞。加祿俸一。高拱筠焚人普法惡。倡諸夷部立寨。僭號攻劫。吳率兵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吳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攝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覘南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虜又萬人。執普法惡誅之。遷右都御史。子一子錦衣百戶。然吳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勝。逮下獄。罷免。

逸史氏曰。嘉靖初。胡世寧盛言於朝。吳名將可用也。其撫蜀亦欲平

松潘夷曰。吳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臣短用兵。重用其短。必勝。嗚呼。名言哉。

續藏書

卷十七

七

續藏書卷十八

經濟名臣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

事 奉 康 康 陵 永 陵

公名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幼岐嶷儼如成人甫受學輒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弘治己未登進士授德清令赴苦而勤敏一日勘事他邑重囚越獄去公還歸於城隍未幾就擒公詰之曰汝既遁何復爲我擒賊曰有一緋衣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爲異正德二年晉刑部廣東司主事四年署貴州司員外郎獄小大無過情大司寇洪公鍾每命諸司錄其獄案以爲法五年改山東道御史逆瑾誅榜諭天下出公手筆大學士李公東陽見而絕愛之及爲史記李公與楊公廷和各製一篇不愜意乃會司寇何公鑑中丞楊公綸令其屬編爲之李公見公作喜曰此以古詞兼律筆足示後矣遂錄付史館六年出知嘉興未幾調杭州杭以繁富名公至愈以清約自勵入覲具一書二帕贊京貴寮中無一長物而公之廉幹益有聞十一年進右叅政尋進按察使會宸濠變起濠去浙邇倚鎮守中人畢真爲內應人心洶洶御史張縉謀於公曰事急矣將若何公即就案草檄調兵方略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說真令撤兵衛自是姦謀內沮兩浙恃以安嘉靖二年以服闋再爲雲南按察使先是有土酋相警夷者六載未定御史曰須公爲之公即召至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上酋頓額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言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詞知夷果密調兵聞無他乃止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凡人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爲

卷十八

續藏書

卷十八

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往來傳置諸所僂遺即果疏弗受也公兩典名郡及爲藩臬長壹以便民爲務頌聲載途所至立專祠祀公六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雲貴川廣糧餉循總制伍公往平雲南至澧州聞捷還辭兼職冬晉尚書十年丁內艱十三年召復任駕謁山陵公受勅偕宣城伯衛公鏞居守如是者三十七年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心廉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既閑出納有枕實清朝人才之望及今未衰尚堪任使乞蚤召用以盡其材上俞之起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公在位素令親信察市價低昂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算永嘉張公新貴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黯黯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乃歎曰渠固若是辦耶上念吏治龐雜特命公以司徒行考察所汰簡者數百人人人心大服又大獄久不决者四事上命兼司寇識勘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事竣乃還印刑部皆以特旨從事前此未有也平生爲國薦賢絕不欲人知是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公卿或阿上取寵而公獨屹然自守有古大臣風然竟以此忤於時翊國公郭勛特寵專擅損兵冒餉公疏劾之上下其章所司輒勸威莫敢詰復按勛不法十事草成未上爲僚友泄其語反爲所中遂落職歸歸兩月而卒嘉靖中工作大興邊費無藝加以水旱瀰疫所在告災公籌之殫竭心力必不稍以加賦於民在職

力主節財諸濫請浮費悉斥不應初世廟以祠禮故於額外有所需公執曰終不以無益虧國計世廟心弗善也頃之公去且死卒至遷儲大憲計無所出世廟乃歎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居恒約敕僚屬意奉公自起家縣令至司徒處公解者什九私居者什一終日高拱堂皇內外肅然在廣東日右布政林富市肉數多召其僕誠勿過豐富聞之大怒短衣露頂踉蹌而出訾不已公頗視簿書端坐自如富慙而退爲司徒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接杯酒歡有干謁能峻却之手率之日坐部治事無敢闖出入以故貨絲請寄悉格不行而歲計益治公循潔正直出於天性佐食以園蔬絕無兼味公服用浙蕉極下者底裏不厭淨綴唯兩裾鮮潔而已爲尚書宅憂歸始有居室崔公銑稱之曰自公召還司徒塗人丐子相語云今天眼開

卷十八

三

召回梁公矣此與司馬公入朝何異西長安有屋一區予嫌其陋公至卽居之但埽地塗壁而已予甚愧不及也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至不能之京斬郵典隆慶初奉遺詔補給祭葬贈太子太保謚端肅享祭四壇哀榮之典爲始備云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 事 奉陵 康陵 永陵

公名麟字元瑞其先江西安仁人國初以武功籍南京廣洋衛至公始登弘治丙辰進士是時外戚張氏驕橫執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公與歸安陸崑抗章申救敬皇爲之震怒事尋得解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畿內所疏雪冤滯無慮數百人轉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日郡聲大和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諂媚掇郎中時瑣細廢爲編氓郡人爭致贖公曰勤苦諸君吾治不

逮前劉政蒙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像爲小劉祠語在大宗伯王公華記中時與龍覲及湖人吳琬施侃陸崑交因徙居于湖山人孫太初亦以羈旅入社湖中風雅稱中興焉瑾誅起知西安遭內難去郡服闋遷陝西參政屬關內饑虜數深入朝遣貴臣督兵將厚賦軍興諸司莫敢異公曰靖邊本以衛民也民可先困乎使者色沮會有赴關陳訴者命與參政共圖其便議遂寢公亦嚴覈侵漁括逋負邊儲竟以不乏踰年擢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初起爲太僕寺卿擢副都御史巡撫北畿復引疾章至三四上始得請時論方高公才節再起爲大理寺卿改刑部右侍郎尋陞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頗避之公咨白吏部盡選才廉充曹任仍請築外帑刷四司之財貯之特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典出納上嘉公意賜庫名曰節慎

卷十八

四

實自公始凡工部上供率關內府所徵多清典式不受覈公條上最甚者十二事得旨裁之中貴人用此銜公會上遣近璫督造龍袍於蘇松公請罷遣忤旨勒令解職公既歸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有鉅公者其於文以冲夷雅澹之詞發現璋奇崛之氣幼眇穠纖冥與神會書法宗羲獻以還片簡尺牘人爭寶之至與人談謔往往出微辭臻妙趣早參玄理兼達天命嘗請王公廷相預作墓銘好樓居而力不能作友人文徵明寫層樓圖遺之常懸之壁命曰神樓賓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爲娛叩以時事不答公卿交薦公不知也性清約蔬布自喜事繼母夙遇異母弟鳳尤篤恩禮先人田廬悉以委之絕不以豐約累志太宰李默言公儼居深陽嘗遣門人候之公引至卧內見四壁惟掛書數東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賜予峴山逸老堂了無

宿具旋以乳羊博市沽風雨蕭蕭欣然達夜其風向如此嘗以爲公  
機文似公幹治財似士安剛介不撓似器之至于廉約有素家無餘  
貲位列三事以功名始終此與東牟劉祖榮何異世稱二劉不其然  
乎年八十有八卒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尚書雍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太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吳縣知縣吳濱湖湖  
漲沒田千頃公作堤民受其利稱雍公堤吳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  
夫殺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夫訊夫曰妾逃兩月踪跡莫知妾父  
賜財始知死所公使人視其尸乃訊父曰夫殺汝女汝安知匿于石  
下且此豈兩月尸邪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拷而服  
十年召爲監察御史巡鹽兩淮准備丁貧而歸者幾二千人公巡滿

續藏書 卷十八 五

俱與完室歷陞浙江右布政使時勢家鬻私鹽鄉人效尤盜竊橫  
行公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盜竊稍息爲都御史巡撫宣府參將李  
楷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具草且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公曰此亦軍法  
縛下杖之三軍股慄已乃諸公於時相言官遂劾公以擅辱將官罷  
之退居章曲別墅不涉城市正德二年給事中潘鐸薦公有敢死之  
節克亂之才超起左副都御史操江固辭弗允未幾陞南京戶部尚  
書時逆瑾用事以公鄉人不肯相親斥公去而諸所嘗薦公者鈞陽  
靈寶皆獲罪公歸復居章曲與鄉人論穡事不與上官相見族黨有  
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無以太故屈法也年八十卒

尚書吳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廣東順

德知縣潔已字民時華容劉公爲左布政使知公移公輒具尺書公  
益盡力效職有都御史召見公甚溫廷舉請事都御史曰順德有大  
瑯某屬我修其家廟可稍葺之公謝曰今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  
役一錢不敢費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公即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爲式  
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非此中有也太監怒取金去汪御史惡公  
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會公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修學

官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計斤兩公因服梏手日詣訟所士大  
夫羣泣訴公公私盜狀御史大慚釋公弘治九年都御史者入爲吏  
部尚書公時爲令十年矣乃遷成都同知起復改松江十八年廣東  
盜起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三村池水盜正德二年革兵備三年改鹽  
法兼屯田四年陞廣東右叅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副使時逆瑾專

續藏書 卷十八 六

權公發鎮守內官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  
曰貢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五年瑾矯旨坐公枉道荷校不  
死成厲門再月赦還鄉是年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六年陞江西右  
叅政討桃源賊時總制數易官兵不協力歷數年賊益熾公饒智略  
勇不避難與副使胡世寧發憤欲設奇取捷平賊諭使解散反爲賊  
得賊劫公求撫公詞色不撓久之伺得賊中要領公誘勁賊執其酋  
出復入討平之九年陞廣東右布政使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傳  
役十年嶺西徭獍作亂兼兵備副使撫治廣東諸府十一年轉左十  
二年湖南饑陞副都御史賑濟十三年勅勸永順保靖兩江口夷  
情公爲堅明約束條奏上十四年還京復出湖南定諸夷地界又疏  
言六事備宸濠變宸濠大恨唯恐公巡撫江西嘉靖初召爲兵部

右侍郎上疏忤輔臣改南工部又改南戶部尋召御史理南畿折  
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南畿肅然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爪衣敝  
帶穿不事藻飾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  
如糞土妻子饑寒而施予不較有以陞南工部尚書即疏歸歸二年  
卒年六十六公居湫隘亡郭外田頗有書至萬卷卒之日不能數都  
御史姚鏐爲之經理崔文敏公稱公貞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儼又曰  
公恒衣食人妻子乃不能給官四十年百瘁九死不能一日安于朝  
推下賢哲不憚屈已卒未聞報德者

鄭端簡曰大臣持繡斧督撫方隅固欲其威望素著然必有恩信焉  
非約已裕人與士卒同甘苦與農畝共休戚而徒欲以武健警夷蠻  
金壁嬌津要數月日幸無事得內遷即初祠樹碑稱頌功德人誰信  
之此五公楊信民韓維郭延者信心而行磊磊落落思威敷布沒世  
不忘卓乎不可及矣

卷十八

七

尚書顧公 事 秦陵 康陵 永陵

公名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廣平縣知縣入爲南吏部  
驗封司主事進稽勳郎中正德庚午出知河南開封府癸酉請授廣  
西全州知州丙子起知浙江台州府陞浙江左叅政嘉靖改元陞山  
西按察使以病免庚寅起爲江西按察使未行陞浙江布政使壬辰  
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疏乞終養忤 旨落都御史以  
布政使致仕丁酉再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已亥陞刑部右侍  
郎改吏部會 顯陵肇工改工部領山陵事進工部尚書事竣還  
朝改南刑部尚書公融朗闊達精於吏理能激昂任事初莅廣平甫

弱冠耳而關決敏利擢伏若神及爲開封盜起燕薊流劫中原所在

繹騷彭公澤領兵壓境上簡公自輔公練兵轉餉取具呼吸折衝戡  
亂謀畫居多鎮守中人廖堂恃逆瑾黨圍奪自恣公每折其萌萊瑾  
誅廖罷去而王宏者尤許謾繼廖出鎮公故不爲禮有所徵需一不  
答歲時展謁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錢寧爲援矯 詔逮赴  
錦衣獄公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無已遣邏卒陰探郕中無所得乃  
文致他比以上鐫三階徙全全僻荒遠陋公不鄙夷其民而拊教之  
久之民用乂安士興于學甫三年移台州台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計  
胥吏並緣爲姦公爬疏剔抉求得其利弊所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  
衛諸城郡爲修築費率爲主者乾沒恒歲一築築輒壞公鈎得所侵  
漁悉沒入爲城費擇人經理故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貧民業鹽自

卷十八

八

食苦邏卒窘之相賊殺不止公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  
入往軍餉不時給食軍多稱貸輒償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軍皆給  
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多水患有中津橋且壞公修復之  
因築石隄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莫喻其旨已夏潦水猝至居民得  
依樓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公先見云公久于台悉浙中事宜繼起  
參藩與左轄日益嫌連展采錯事惟志所欲爲若賦發科誦調補吏  
胥皆吏蠹蟠結前政所不敢問者公排根絕蔓振剔不少縱文牒糾  
紛隨事剿裁司無庸政御史按浙者皆斂手無所事事迨撫湖南提  
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輅車徧歷州郡跋涉險阻不  
爲厭故事行部以藩臬守臣自隨公悉謝去供頓次舍才足周用民  
不知勞念荆湖沃衍而流庸情熟料輸煩擾故所至勸農業平徭稅



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藩祿無節後繼爲難又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代勢不得徧欲添差御史分蒞湖南北以廣諒謀又言外臣多茂異比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內徙非舊制乞越例推選以收滯才時雖不盡行聞者以爲篤論顯陵之作經費不貲公長于料簡程省弗懈視他所營率損費十五而功實倍之且規制宏偉民不告病晚與邦禁不肯散散徇人苟惟於辜必以法繩之而怨謗興矣蓋公負天下重望高視闊步遇權貴或傲然不爲意而與山林文學行誼士乃講均敵禮孳孳獎進之唯恐不給坐是忘者側目雖晚躋大位卒困于謫以沒惜哉平居事親孝父病疽公已五十餘與同卧起吮濯扶掖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委勞於人處羣從兄弟尤極友愛少

卷十人

九

學于李璿先生李死妻萬不免饑寒公分俸資給又爲其子置產旋置旋廢而其子卒困以死乃迎萬養于家死而斂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不衰友人胡欽夙妻方食貧養姑公俾里中上其事請表于朝文牒往來與一切費咸自公出至于里黨族屬婚喪緩急多倚成于公其於倫誼甚篤也爲文不事險刻雄深爾雅詩尤雋永時出奇峭樂府歌辭不失漢魏風格自少已有名世志舉進士即自免歸與陳侍講魯南王太僕欽佩及從弟憲副英玉相歷澤聲望奕然出入所雅遊若李獻吉何仲默朱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而公頡頏其間不知其孰高孰下也所歷沅湘天台衡岳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譙遊感時懷古臨觀賦詩風流文雅照映林壑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噫不可及已所著曰國寶新編曰近言曰

顧氏七記詩文曰浮湘稿曰山中集曰息園集曰憑几集曰登小記總若干卷英王名璿有奇節著寒松齋集並行于時

少保王襄敏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以旌字招江寧人而生而廣額豐頤音吐如鐘弱冠游膠庠才名蔚起鄉先生金公澤以右都御史掌南院解圍帶贈公正德辛未舉進士授江西上高知縣時華林賊方熾流賊復入江掠舟揚旗剽劫庫獄公集鄉兵要害處遍置鐵義黎以防之賊自是不敢窺上高已又生擒流賊伍廣等數十人闔境帖然公益省刑紓賦與民休息縣大治遷河南道御史臺長彭公澤尤器重公一日指其坐曰當拂拭待于矣出河南省試期至會宸濠叛聞劉璟者濠黨也乃倡議罷試公徐言江西去汴遠且濠旋撲滅罷試無名遂事事如故璟又傳

續錄書

卷十人

十

武廟親征遣出汴輒下牒取帑銀四萬備供應諸司莫能應公執不可謂天子御六飛必戒前路勅至圖之未晚今豫發帑萬一從他道銀散不可歸誰執其咎璟乃沮嘉靖壬午按福建時泉漳盜起流劫安溪勢日張公檄分守及都指揮率兵勦之月餘平癸未予告還先是公父感風痺再疏終養家居十年壬辰仍補河南道督北畿學甫十閱月擢南太僕寺少卿甲午陞大理寺右少卿戊戌春陞光祿寺卿八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有議革撫治者公繪四省交會圖鏡之石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庚子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歲徐昌洪渴潛舟滯不行臺諫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督治于是公受命兼左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視泉脉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沽頭增閘若干

又相地形引水，甌築土壩若干，漕舸得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間故有四水，備置湖中曰安山，曰南旺，曰馬場，曰昭陽，勢豪侵沒多，獻德邸藉其率制，有司因循不敢問。公謂水權復庶畜，復有地，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涸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怨力復之事。竣上嘉悅，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鄉人憶金公贈帶事至是驗矣。公處父母邦，務持重，屏驕從簡，出入舊宅在聚寶門外，市人填溢歲時歸祀，必由他道，謂其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以為法也。乙巳，考察京官，中外翕然服其當。是年刷卷御史以公錯參武弁至千餘員，有旨贖罪，公念衛官多貧，值熱減，詔至，即承德意悉蠲之，歡聲載道。丙午，召入為工部尚書，至則琉璃河圓明園工興，經營節縮，得不重費，工完，賜銀幣者再。九月，二品滿考，上遣中

續藏書

卷十八

十一

官賜寶鐘羊酒。丁未二月，改左都御史掌院事，公思彭公語益感奮。三月，廷試，充讀卷官。九月，轉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先是陝西總督曾公銑倡議復套業奉命集議，俄旨出逮銑，即命公以尚書兼右僉都御史代之。公陛辭，馳入關，亟罷郡縣軍需，停造器具，邀功生事之言，一切屏遠，又嚴盜馬之罰，禁劫管之弊，勵諸將慎固封守，雖倉卒建牙而能推布腹心，畢屈羣策，如延安設游擊一人，清平高家二堡，與清水管文縣設守備四人，岷州設判官一人，文縣參將改分守，靈州參將移橫城，平虜西寧二守備改參將，疏入皆得允。前此哈密熟番久畱甘肅，公患之，同都御史楊博、廉關外鉢和寺侯可田可廬召諭諸番為繕室廬，分比舍，即口授田，示之生計，仍約朔望族首得入關為市，諸番感喻，稽首聽命，遂徙帳房七百有六，男婦三

千五百有奇，是舉不煩一夫，而數十年種類為之一清。自二十七年入鎮，至三十二年，防秋者五市馬者二北虜西番無大舉，無深入戊申虜犯山丹，已酉犯波羅堡及莊浪，已亥犯高家堡，再及鎮羌皆督師敗之。冬，出塞揚兵，破虜忻都，庚戌虜擾磨石，移軍敗走之。又敗之寧塞，敗之甘涼鎮，永斬首一百三級，蓋數年所未有者。復敗之寧夏西沙窩，辛亥再戰肅州，斬首五十七級，又敗之寧夏壬子大破虜於清平堡，斬首九十四級，又連敗之肩馬城，燕麥川，火燒溝，神塘嶺，已酉番賊出沒境上，斬一十五級。庚戌番賊再犯，調兵甘涼，斬五十七級，辛亥斬三十七級，計斬虜六百六十八級，番族二百級，奪獲夷器共萬六千有奇，駝馬牛羊八千四百，降虜及番族三千餘人，邊人自虜中聞而歸者，千二百有六十八人，修完延慶定邊等處城堡，密寨四

續藏書

卷十八

十二

千六百四墩臺，一十二築完，瓦查梁及蘭州邊牆二百餘里，前後上功蒙恩。蔭子者二，賜金帛者八，賜勅獎勵者二，壬子八月，二品九年考滿，詔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給三代，誥命癸丑春病劇，撫按代表業得旨致仕，竟不及聞。閏三月三日，卒於固原督府。聞者莫不奔哭失聲，諸鎮軍民為罷市者數日，蓋公平生不務矯激之行，而唯存實心，不取倖得之功，而必圖成事，不期顯效，耀目前而憂之久遠，不出已意，違眾論而協諸公議，有古大臣之風。四十三年間，所至政聲大振，功績可數計聞。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予祭九壇，贈少保，賜諡襄敏，仍蔭子一人入監，蓋異數也。公性恬和，事父至孝，病十年，食飲起居不暫離側，涸器亦自浣滌，與鄉人處皆得其歡心，雖介節凜然而無幾微凡於顏色，於宗族知舊恩義尤篤，為司空

入京至東光聞鄉友蔣淮三喪厝連寓寺時舟已踰百里亟命回舟  
留五日出俸易棺道人護歸南都鄉人謂公長厚自金公澤後方再  
見云所著有漕河奏議漕河撤稿督府稿督府奏議若干卷行於世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 事 康陵 永茂

公名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擢給事中陞太僕少卿僉都  
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原官薦起陞兵部侍郎轉都御  
史歷撫延綏宣府保定淮鳳諸處已陞尚書南京南京公所生也因  
得焚黃先人之墓人以爲榮公爲人間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諸習  
世務章數十餘上度可施行而後言武廟數游幸公上疏請早朝  
躬覽章奏總權綱頗見采納又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  
四百三萬當痛爲澄汰中官以迎佛監織濫計引鹽暴橫道路當罷

續藏書 卷十八

十三

又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云已娠請誅昂而還其女昂雖不罪  
而女竟黜及公沒禮部爲公請贈謚亦獨以公爲給事時能陰銷禍  
孽指此疏也是時奄幸擅勢與言路爲仇不旦暮死則冀公給事中  
九年老成周慎卒免於戮辱而以久次擢爲太僕公貌瓌偉善議論  
初在鎖闥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衆輒目屬公公口對甚辯聞者心  
恆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笑曰不然將士有  
實職有虛銜有正副參遊實職大而虛銜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而  
虛銜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爲督府而參副以上或止於  
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琴瑟議用兵士魯復哈密公極言西邊  
虛德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可乎衆曰  
如土魯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勦之未晚也

已而卒從公議于是衆以公可屬邊事以此延綏宣府皆推公往公  
既諮達不拘諛有帥臣體裁又善煦嫗接下其在兩鎮人見公色詞  
既已心安公公益務寬簡以慰帖之嘗欲答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  
袴公惻然曰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答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廣屯  
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牆疏石渠期於利  
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踟  
躕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  
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衆叩頭  
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  
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刀使殺馬  
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反之宜

續藏書 卷十八

十四

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公數爭之不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  
其私人爲市而商人無能得者衆固甚怨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從  
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  
公公曰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  
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  
若也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  
利不恤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衆露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  
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宜皆虜衝公內撫諸軍外策強敵關城晏閑邊  
忙緩帶四五年訖無敗事人益以爲才自公去宣府八年大同復殺  
總兵據城亂公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往扼紫荆擒大同謀者數人送  
京師會真定巡按李者有疑疾入其邑聞銃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扶

之死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已至遣吏發卒捕守一城盡空公聞  
變星馳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長庇其屬為之訟冤公復上  
章力辯廷論竟直公而黜御史公本通達不務為崖異然大體所  
在不肯苟為姘姘此蓋公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也章聖梓  
官南附始奉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真議從陸諸官心知不  
可而憚於江險悒悒不敢任公獨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王  
體馳峻坂上下撼頓上聞之悲惻奈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  
亦密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鎮維舟行如期至承  
天以葬江于千里免於伐樹壞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  
之力也為刑部尚書轉戶部益能其官乙巳致仕歸武進年餘病卒  
年七十有四公喜讀書雖裨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略尤喜為詩歌

續藏書

卷十八

十五

羽檄倥傯中率不廢詩有上谷漁陽稱字書有晉人風骨家居好獎  
進後輩與人言娓娓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勤業莫不  
取其有益平生儉樸既貴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款客極豐潔曰賓  
祭重事也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妾教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  
有訓公沒賜葬祭贈太子太保諡襄敏

太子太保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決字悅之別號北原幼質穎敏博學尤精於易為文詞清勁以  
儒士舉正德丁卯鄉試甲戌第進士拜禮科給事中持議寒謬一時  
權姦沮懾已卯宸濠以南昌叛初濠之異圖也綱公及御史熊公  
至親為質又陰結朝貴阻絕封事巡撫孫忠烈公疏七上不達公曰  
伐謀貴豫否則羽翼已就難圖矣一日公偕熊公密授草御史蕭公

淮上之濠大懼洩露遂發兵反不再月果擒有餘人者因導武廟

南狩公倡朝臣累日伏諫不已奉命查核松潘邊餉總兵某者怙

勢侵冒動以萬計公廉實狀聞寘之法壬午詔討求追崇典禮朝

論準治平間安懿故事公在蜀聞之抗疏論今上承統御天弗緣

所後而禮濮國不得考於宋英今獻皇豈濮國比哉反覆以倫理天

性辯之遂與輔臣抵牾出補河南右叅議至則起瘵招通彈訟時部

境寇作公曰安得以職守分彼此耶即勒兵捕之會外艱歸丁亥

召修明倫大典公乞終制次年大獄明權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偕嘉

魚李公講求振刷臺憲一新明年陞右副都御史大典成轉左副

又明年轉右都御史掌院事七閱月有人命獄成於厥衛羅織者

勒下法司會鞠眾依違公獨奮筆曰殺人以媚人弗為也力白其枉

續藏書

卷十八

十六

既重忤中貴而忌公者因擠之遂罷免已亥駕謁山陵御行殿

召近直追論舊臣上曰決老成論吏部起用尋陞南京禮部尚書

句曲人王某者疏欲表揚朱家巷以崇國姓公曰天親不可以人

為今日久跡湮涉牽合非禮也遂寢其議廷論黷之庚子改南京兵

部尚書恭贊機務考核軍政去留當材品人服其公又奏減龍江淺

船餘丁幫甲若干以避困卒又禁和買罷諸苛法雷都軍民倚重焉

卒州召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事公慎差遣無遠近勞逸

一揆於才力曰紀綱之地將以糾正官邪而先自枉可乎眾志遂定

有巡關者聞警報托疾自逸公遣首領促之竟無敢逾宿按歷有擅

威福甚者必貽書令省改嘗辯官民冤牘剖成案未嘗徇勢屬甲辰

改吏部尚書公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吾安敢聽決耶凡陞敘無

小大流品日與少宰安福王公華亭徐公及司屬之賢者共焉每時  
注選必諮所司曰此缺相宜否如否雖十易之何害尤獎拔寒賤惟  
恐其墮落臺官自嘉靖初部使者舉判湖廣公曰非制也其敝有司  
炫威市恩不免矣請凡中差論列苟非其專職無濫及遂著為令公  
在部院京察二外察一皆蒞以公嚴京察惟其行誼尤無良者有  
直道被誣者公必辯救之凡遇姦人傾陷善類公皆昌言正色諍而  
全之衆皆懷服公卒銓逾月上優以弼臣之遇凡朔望拜朝東  
遣祭先師帝王社稷皆預焉乙巳公滿考六年加太子太保母萬太  
夫人年九十公乞終養上溫旨勉留詔有司以衆帛存問曠典  
也公自是殫竭忠盡於國體公議無弗侃侃者八月疏斥凡仙之矣  
忤旨公惶恐待罪至十二月固乞休遂遣官校械繫以歸執珥

卷十八

十七

在田凡十年足跡不入城府每見邸報知時事災異輒憂形於色尤  
以未報國恩為恨每厭術數之學好觀程朱語錄體驗於身心以  
是臨大政決大疑確有原本蓋以抗直任事以惠利救時公識其大  
矣

尚書胡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松字汝茂幼即嗜學家第無所得異籍則傍借抄讀更輯古名  
臣奏疏諦觀之喟然嘆曰經理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其志向已槩見  
於此云嘉靖戊子領鄉薦已丑成進士授東平知州秩滿遷南京兵  
部員外郎改禮部祠祭司進郎中陞湖廣叅議山西督學副使進叅  
政以言事指斥權貴得罪家居者十餘年後用言者薦再起公為陝  
西叅政尋轉浙江按察使進右布政使轉江西左遂擢公為右副都

御史巡撫江西陞兵部左侍郎改吏部陞南京兵部尚書尋以吏部  
尚書召入方其為州時州有巨豪劇寇前守累不能收捕設法擒殲  
之民有訟必先論之以理不得已方置於法故民莫不愛公之惠而  
畏公之威至構祠祀公其在留都時以部員冗職稍有餘暇即聚經  
史求微詞與旨叅稽考互必浹洽曉暢而後已且曰為學如儲積既  
多水旱盜賊應用將不竭矣及在湖藩職糧餉值湖北叛苗鎮寧之  
變公紆籌策親履行陣遂致謫平捷聞特降璽書慰勞且有白金  
綵幣之賜秋闈試士以公為提調而是科得士為多其督學山西時  
公乃樹風聲明經術將以儲實材為天下用而士類亦彬彬然嚮風  
矣會虜酋入南地抄掠民倉卒奔避太原太原城堅閉弗納公憤然  
曰是非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為守將懼遽納民民賴  
之

卷十八

十八

以全活甚眾於是公遂上疏曰虜之敢于深入者以邊將暗懦失於  
先機故也賞罰不得當功罪不時審奸豪潛入虜地為嚮道而莫之  
察帥臣隱匿劾冒以捷聞而弗之究則備禦何由嚴而虜安得不深  
入竊慮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曰堅障禦曰懷撫貳  
曰蓄孽牧曰慎任使曰利器具曰廣間諜曰清耗蠹曰嚴備禦曰核  
屯戍曰預積貯曰撫傷痍疊疊數千言皆切中邊計要害上可其  
奏即擢公叅政協守鳳關蓋知公可大用也公文臣也一旦起言邊  
事人固忌之而疏中語頗侵當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公家居築煤  
老堂奉二親別構尚友堂聚天下諸書讀之又曰是文耳曷若借一  
二同志遊東南歷覽形勝富有脫悟處也時公同年友羅君洪先唐  
君順之亦以言事廢二公並有志學古者與人宜與山中盤桓究解

而公之神已脫然起上乘矣。當是時言者以邊才薦公。乃起公陝西。駐平涼。乃條數十百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伉健。置常平。大都可爲經久計者。其在浙將吏多傲。軍食傳時。公案發之。賊巨萬人心肅然。其無江西。適流賊承突殺長吏。公受命卽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因議曰。豫章爲閩廣下流。當受其衝。莫若於要地增置城濠屯戍守。先事而待之。復減租稅理冤獄。舉賢良。黜貪墨。民得蘇息。乃立石頌德焉。始廣西賊帥張璉者。黠慧獷悍。爲諸酋最。其巢穴連諸洞寨。驅羣蠻時出寇抄邊郡。苦之諸路討之數歲不能克。至是悉平。蓋公之功居多云。公勳隆望重。不數遷卽爲太宰。公固將獎恬退。抑躁進。擢用才僞。以報稱德意。而一旦遽疾不起矣。公於書靡所不讀。然得其精意。大義皆可見之。施行故事起輒應。不假旁求。探索

卷十八

十九

如武庫之儲。百器畢具。唯其所用。至其所爲文。出入班馬。其大育本之程朱。其體格則嚴而峻。斯本深末茂者乎。有奏疏書記傳志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尚書鄭端簡公 事 永陵

公名曉。字室甫。別號淡泉。其先開封人。遠祖從宋高宗南渡。始家鹽官。遵化訓導。吾核公季子。其母費夫人也。公少有異質。年甫十歲。吾核公授之經傳。卽能通經傳。復授以子史。卽能讀子史。吾核公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誠之曰。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故公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爲君子。不以毀譽利害貳其心。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學士中峰董先生力薦之。政府政府亦知公名。公竟不一調政府。尋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

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大司馬答溪金公。屬際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甲申。以議大禮杖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公抗疏以爲不可。不報。丁母憂。服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去。家居者又八年。會世宗皇帝特詔起廢。時許文簡爲太宰。調公考功。逾年始至。至則分考辛丑會試轉郎中。巡按御史有所論劾。不當者。公勘得其實。反謫御史。夏貴溪罷相。有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已者。公更黜其所厚者若干人。癸卯。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書。公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密疏公抗。上市恩。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遷尚書司丞矣。公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丙午。遷南考功郎中。尋遷南尚書卿。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癸丑。

卷十八

二十

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會都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上下憂之。公至鎮。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壯勇。禦之於通泰。襲之於如皋。擊之於海門。搗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者。又築三里閘。以通漕渠。開湖櫃。以興水利。淮以南。迄今無水患。分宜故銜公。僅擬資予加俸。公素以文學聞海內。又癯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乙卯。遷吏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吏部尚書。未幾。世宗以公知兵。特旨留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衆咸感奮。戊午。改刑部尚書。會大司馬虞坡楊公。總督宣大。公奉命兼掌兵部事。時議謂宣大重鎮。欲留楊公久鎮北門。公上疏。謂楊公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而戰守之事。

咸飭所可恃以無恐，寧獨宣大爾邪？世宗皇帝雅重楊公，且重議乃。召湯還本兵，公還刑部，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制，既又謂王直于法必當諫，謂都察院卒于漸不可振，劫分宜張紳董傳策吳時來不可罪，諫立儲郭希顏不可殺，鮑鎮閩廣提督憲臣王行阮鶚候事之失不必深求，咸與分宜議不合，時御史鄭存仁者善揣時宰意，妄以職掌奏公，公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搆之，遂忤旨。詔曰：鄭曉執法終是自尊，乃洛職還公家居，角巾布衣，數攜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為名卿，性儉朴，尤審於辭受，所居絕去紛華，松窓竹几，蒲茵練帷，蕭然如山僧焉。丙寅秋病卒，子慶淳等訟公受誣事于朝，詔復公官。穆宗改元，賜祭葬，贈太子少

卷十八

三十一

保謚端簡，廕一千入監讀書，淳舉嘉靖壬戌進士，歷尚寶丞，準以廕官南京都察院照磨，公為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辨咸能剖析精微，直窺堂奧，華亭徐公謂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宣公抗衡，真知言也。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經解，行於世。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晚更號廓菴，關中涇陽人，生而穎異，日誦千言，自其髫年，即具博大之器，卓犖之識。一時薦紳先生咸器之，年十二，督學使者殷公置高等，補博士弟子員，尋為方伯楊恪愍公所知，諸所崇禮備至。西安守石州胡公甫下車，見而奇之，與為忘年之交，當是時，已塋精大道，孔孟根宗，伊周事業，日在寤寐中，嘗夢謁

高皇帝，帝授明珠一命，曰：善自珍之，異日當為國寶也。年十九，登嘉靖壬子賢書，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考功司主事，已調文選，以養病歸。隆慶改元，起陞稽勳員外郎，未幾，調考功，戊辰，陞本司郎中，調文選，丁曾大父憂，三年，起陞陝西通政，給假回，起陞南太僕卿，今上改元，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戊寅，以原官巡撫浙江，旋告病，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甲申，陞南兵部右侍郎，改戶部，是歲陞吏部左侍郎，丙戌，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召為刑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少保，癸巳，乞骸骨歸，奉旨馳驛養病，巳亥卒，年六十有七，訃聞，上震悼久之，賜諭祭，謚敏肅，始公在戶部，監兌湖湘，日暮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黜陟品藻人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手聽裁，即見斥者，無不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地而秉銓者，為嚴文靖公，公與陸莊簡公同為司屬，得以摻揚側陋，薦進之，往往從田間躋華廡，列卿貳銓局之，公流聞宇內，前後所未有也，其開府山東，議班操，蠲積逋，減馬價，著為禁令，時將大爵范儒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遐齡以知印擢楊果趙蛟以都吏進，而白東阿朱萊陽一挂吏議，又力昭雪之，不以身格為軒輊也，膠河議起，公身履其地，相土宜，權經費，所為條析利害甚具，東土不至勞民傷財，為大役累，公之功多矣，戊寅，改撫浙江，不數月，公疏辭疾，引退者八年，起督漕河，念寶應湖險惡，歲漂舳艫無算，為請開越河，殺水勢，列五款以上，綱領節目，率然畢具，暮年而峻比原估料價，省費一萬有奇，晉南太宰，與剛峰海公，意氣相期，擔荷

卷十八

三十一



事所甄敘羣品如瞞眉曉大察法遺數百人下逮與臺無不悅  
者入爲大司寇車數十上無非平允詳慎務廣上好生之德時  
上惡邊臣僞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劑于輕重之間以定厥罪而此  
附重辟既不奉詔卒出其人于必死之地真回天力也會審遣獄  
校偵部事公慮弊實不可長屢疏明非體乞亟罷去上改容謝乃  
已惟端過精威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先革其禁近  
供事徐正罪以杜禍源是又發宮闈所未發之奸而開廷臣所不敢  
開之口已御史職雄俊所抨擊無與抗者往臺長不甚有所甄別公  
謂吏治日衰民生寡遂皆職此之繇乃舉同道考察例行之斥韓介  
劉瑜黃正色輩五六人臺中始悚然改觀易虛堂以奉公爲急且申  
明憲典傳布天下俾撫巡無得以問愧相加遣所薦下吏亦無得執  
事

卷十八

三

贊及問道者論如法于時道路風清苞苴弊絕嗚呼盛矣公正以視  
躬忠以徇國不難以一人排羣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通而不  
隨宏而不疎細而不挑獨斷于是非雜選之中抗色于傾側危疑之  
際國事既濟身名亦全誠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  
八卷

焦弱疾論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蘇子瞻乃謂蕭何知韓信非有  
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公胸懷洞達無所不茹納卽窮鄉下吏片長  
寸善或舉以告公無不知者此豈得之性哉呂聖功爲相於四方替  
罷謁見者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疏於籍故朝廷索才如取之囊然  
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榱桷小大畢獲誠儲之素也余見公數巨冊人  
才臧否良楮種種皆具惜夫未正冢卿之位而公去然其及於世者

亦豈微也哉公公忠體國得大體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云

尚書陸莊簡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光祖字與繩別號五臺浙之平湖人性岐嶷不凡四歲讀毛詩  
成誦八歲從其父游道遇客語安南事公曰足必克大以聖天子  
聲罪討小夷如振槁然何煩兵甲客奇公言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  
同舉鄉試又十年丁未成進士授濬縣令濬故額五十里邑疲耗不  
能役公請裁其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公持益力良久卒如公請  
秋潦傷稼公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牘公自爲疏上之辭甚懇  
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多慳使爲  
盜案公把其宿負編之伍而討以軍令咸請盡力爲耳目盜發輒得  
獨鉅盜李以平蓄異志不悛乘公入覲嘯崔符中爲變公歸投計立

卷十八

三

擒之邑太學生盧枏富而才先後令皆與相昵後令至枏爲具草令  
令不時至枏拒戶嫚罵令志中枏雇大辟坐繫十三年有司以其高  
貴莫敢釋公抵任立出之枏爲謝公曰我伸三尺爾竟不與兄陶仲  
文以方技得奇寵勢張甚邑有李榮爲其私人橫行里中公捕置諸  
法仲文奉命祠郡郭故出魏郊爲榮地公不爲移獄陶亦莫能中  
公內鄉王占長垣民田爲業民訟諸臺長安令嘆喟不能剖臺以屬  
公勸果民產立歸長垣民庚戌虜闖入塞尚書趙錦議役三輔民築  
東垣公持不可錦劾公撓軍興上置不問公復請出錢賤更三輔  
民賴公皆免發太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邑買補馬價騰貴公故  
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邑殆半令濬四年課高第宗人緹騎帥  
炳翁上寵以夏樞引公公不應得南祠部卽秩滿之京相嚴嵩稔

公名語人曰。陸君。賜我符卿可得也。公不往。會給事吳時來。劾嵩。公與時來善。嵩憾之。欲以考功法中公。南冢宰王用賓力救得免。遂以母病乞歸。遭母喪。廬居。服闋。值嵩罷。起祠部郎。尋轉儀曹。侃侃持正。論守陵宦官張方進甘露請恩。公却之。縣令吳府上方藥。欲邀寵。公召至邸。責曰。若儒起而技幸哉。官以爲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悔稱疾去。景寧王入京。自陳設醮祝釐。有司邊維垣等毀牌位不道。上怒甚。公言王擅離國。違祖禁。宜有所懲艾。他妻非語不足聽。上從公議。今上生裕邸。公請告廟。受百官賀。疏入。畱中有頃。賜聖母寶鏤。中外翕然。謂公有卓識。若此。癸亥。調司封郎。已。轉文選。公雅有人倫鑑。知天下士。高下甚悉。至是。佐太宰語。對如流。黑白分明。乙丑。佐計汰黜惟允。不爲權勢假。而又憐才。持大體。如蒲坂王公。卷十八 王五

知豪夫身忝大臣。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張公語塞。南御史得。一承。旨論公。公復罷。張公卒。起南少司馬。尋轉少冢宰。時諸後文致江陵罪。以逢當路。公獨謂江陵府權非弄權也。且擁扈綱。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遷南司空。力請歸。又三年。起南司寇。時南都諸要官爭主獄。公謂獄法司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煥不受。賜爲御史。劾公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民。而奈何枉其屬哉。事竟白。已。改南太宰。先後與大臣列巨璫。張鯨不法狀。蒙旨切責。後鯨卒。敗庚寅召入爲大司寇。光祿署丞徐性善。賞甲長安。御史所有需不應論。徐盜內府財。籍其家。擬大辟。公知其冤。三疏得減等。辛卯夏。冢宰闕。廷推公。上雅重公名。遂拜爲冢宰。公既掌銓。抑僥倖。拔寒素。正體貌。一如祖宗朝故事。戒關者無入中涓書。時。卷十八 王五

若有物曳舟者，泊淺洲，免鳥自此戒水族及諸牲，庖無鮮食，生平口不道阿堵，手不親衡石，飯無饜衣，無綺，篋無餘錢，仕居華要，門未入一縑，一全居鄉，好行其德，義原義田，歲有加，遇饑必罄家粟為賑，所識以緩急告者，無不應，梁端肅公材裔孫，任南都貧甚，公嘆曰：「吾人稱廉吏，安可為謂此耶？」佐之請廢于朝，與人交，披肝見腹，杜機絕，儲富平孫，公丕揚，向為御史論公，公曰：「孫公賢者，寧有他？吾誼當歸，其言實玉成我矣。」懇謝之，其後在事，遇薦士，未嘗不及孫也。卒以大司寇起之，御史陳登雲亦嘗論公，壬辰大計，公推陳掌河南道，言論相權，若無纖介，至於當利害，剖邪正，遠識高節，天下望如麟鳳，久而愈重，且信通籍以來，六仕六已，強半丘壑，未嘗有所攀附，聞天下長者，雖素不識面，及有夙隙者，必亟推轂，不啻口出，然終不令其知，積藏書。

卷十八

三十七

郡邑政或不宜民，或有冤抑，公一聞，即切切以告其人，或變容而公意氣自若，私居無戲言，無遠色，子弟臧獲化之，申申如也，訪訢如也，平生憐才任事，卓非儕輩所敢望，蓋公之學主於信心，故亟進亟退，略無繫吝公之心，一於為國，故任嫌任怨，不為雷同，可謂凜然古大臣之風節矣。

續藏書卷十九

清正名臣

都御史顧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顧佐，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為知縣，莊浪拜御史，巡廣西，採木四川，防守邊陲，陞陝西按察副使，再陞應天府尹，尋以營建冗棘，改順天，公歷兩京尹，剛稜不撓，貴戚斂敢，永樂十九年，貴州有夷警，改按察使，貴州或曰：「勦賊家不利，公以故相排，撼去。」獻陵素知公廉，徙召為通政使，宣德三年，臣僚奢縱，御史多淫貪不法，都御史劉觀被斥，上問東西楊廷臣孰可掌憲者，二人未即對，上曰：「未必乏人至此。」西楊言：「通政使顧佐歷內外臺，有風采，東楊亦言：「佐尹京，威廉。」上喜曰：「佐乃能如此。」擢右副都御史，與顧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綱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羣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同國，何賴焉？爾佐剛直廉正，簡在朕心，特畀斯任，其竭誠盡力，恪恭夙夜，毋憚勤勞，彈劾愆謬，毋避權要，毋枉良善，毋縱姦宄，各道御史即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成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耻，及曾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不得濫授，欽哉，遠考嚴御史，貪淫不律，嚴職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為民五年，職潛入京，造詞脅人，公又幼聰，踪跡詭秘，且欲殺臣，上誅職，西市，陞右都御史，奸吏犯科者，摺奏，公受隸金，私遣歸，上以公臺端，不欲發其過，密示西楊，且曰：「爾不舉佐廉乎？」西楊聞奏，謝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薪

勸成資之隸選詳錄得歸耕官得資贊中朝官皆然臣亦然蓋自承  
樂至於今先帝固知之以故增中朝官俸上怒曰朕方擇佐用  
小人輒誣佐必下法司治對曰末事不足干上怒請付佐治恩法  
並行矣上召公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為卿累小人不樂卿故制  
敢誣正人汝自治之公頓首謝公呼吏至言上命我治汝汝宜改  
行吾且貸汝上聞之益喜數月又有因告公久淹不理上又怒  
召西楊諭曰此必死囚教之欲中傷佐立命三法司會鞠實出千戶  
滅清殺無罪家三人奉當死繫獄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  
命磔清西市正統二年公請老家居十餘年卒公性嚴重守正嫉邪  
人知敬憚以故竟擠之去先是有師達者東阿人長陵北巡嘗問  
太子南京羣臣就廉太子對曰皆廉上曰從朕北來者率好貨

卷十九

十一

惟吏部侍郎師達一人廉耳達起太學生歷御史按察使堅貞有風  
裁靖難後陞兵部右侍郎改吏部領行在吏部事征胡總軍餉陞南  
京戶部尚書兼領吏部達孝行純至操履端潔又有進賢向瑞洪武  
十八年進士歷職方員外郎九年滿陞通政使不能奏對自陳改應  
天尹建文中坐累謫廣西靖難後復府尹坐繫獄數年左遷運司判  
官獻陵知其廉直召為副都御史兼詹事宣德初蒞南臺致仕瑞  
有文學屢經窮阨介節不渝蔬食水飲布衣泊如也

都御史軒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輿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督漕淮上嚴冬忽墮水  
援出裹被坐有司急進衣却去竟俟舊衣乾除行人司副陞監察御  
史正統元年與御史十六人出清理軍政清修苦節嚴明不苛人畏

服之陞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出傳上  
一斥故舊經過輒留飯飯唯一肉或至殺雞見者皆驚異軒度使  
雞為客大破費遭喪即行僚屬尚未及知時守浙阮監承曉亦清議  
安靖與公善公既去陳瘼代公亦清嚴浙臬禪治景泰四年公為副  
都御史巡撫浙江改南臺內艱奔喪天順初首用公為刑部尚書耿  
九疇為右都御史二人廉介有名海內信向未幾耿公欲去石亨不  
果反為亨逐去公亦病請致仕上召公至文華殿而諭謂視公疾  
不可強與致仕及陞辭上復問公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  
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愈再可用乎公又頓首辭  
疾上賜金為道路費公去上復思公召為左都御史督南京糧  
儲公嚴毅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  
語

續藏書

卷十九

三

官鼓嚴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公來輒避去不樂與公處  
南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大臣唯公及魏驥廉平峻偉不務文飾間  
令吏寫公牘數十冊卒後修史有司從其家取行實無有也公前有  
南海周新者永樂中為浙江按察使廉梗有威為錦衣紀綱中傷死  
獻陵每悼惜之人稱新為冷面寒鐵公

尚書魏文靖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輿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三年鄉舉明年為松江府學訓導諸生  
讀書學宮或夜攜茶粥勞問諸生益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楊瑛等  
詣闕乞畱獻陵監國令還任復教三年十七年師達薦陞太常博士  
宣德初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京太常少卿三年召試行在吏  
部侍郎踰年為真永年老辭調禮部又辭調南京吏部正統十三年

陽尚書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公嘗至京師，大學士陳循公所取士，謂公曰：「先生雖位家宰，未嘗得立朝，願少待公。」公曰：「君為輔臣，宜為天下進賢，不得私一座。」茂陵復位，進榮祿大夫，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簡約廉勤，性好吟詠，矢口適情，自有雋味。年事其兄，教諭，愈恭謹，成化間，監察御史梁防疏公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特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加絮。月三日，公病遺言：「子完，勿擾鄉里，營墳墓，已有司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言力辭，公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遠尊。」卒年九十八。諡文靖。

都御史魯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茂陵

公名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元年進士，為監察御史，獻陵監國時，列上漢庶人不法罪狀，畱中，陞福建按察僉事，雪冤濫，懲貪墨，摧豪

續藏書

卷十九

四

鴻臚州人有李姓者，妻吳美，舊與富烟林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僕從李行，殺李道中，并殺其姪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得賂，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公故廉得踪跡甚詳，一訊林即服。漳富人許初，無子，後兄子已而妾有子，與兄子貴三之一，托以已子許死，兄子言妾子非許子，逐去盡奪其貲。公大召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曰：「妾子本許種也。」兄子始服罪，超陞僉都御史，召入臺。正統七年，巡視應天府，公幼舉動異常，兄稍長，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嘗大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寄不行，問道並絕。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歿不能斂，公卿贈賻僅足棺。會國初有薛祥，無為州人佐。孝陵開國有功，歷陞工部尚書，頗以怨言聞。下獄死，家徙瓊州，孫遠進士，授戶部主事。天順初，使交南還。

陞右侍郎，母憂去，起復為工部侍郎，治河河南，寧、登、揚州河四十里，成化初，兵討兩廣叛獠，改戶部調兵食，論眾能破賊者，即有其輜。人人奮勇，師至大藤峽，賊平。陞左侍郎，三年，進尚書，總督京儲六年，行視漕河，十三年，致仕。又明年，起為兵部尚書，參贊軍務，十六年，致仕。弘治八年，卒，年八十三。遠於禮樂兵刑，天官律曆，無不涉獵尤熟。國朝典故，在戶部最久，文移奏劄，悉出其手，改定戶部事例，更繁正，訛均節委積，內外遠近多寡輕重，咸有品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時中外競陳利害，始一人以為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為可罷而罷，公一切弗聽，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勝妾，曰：「吾少事親，恒不足，今安忍有餘？」

侍郎李忠文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續藏書

卷十九

五

公字時勉，名懋，以字行，先金陵人，徙居安福。永樂二年進士，公少有大志，甫成童，每自勵曰：「顏曾希聖，四勿三省。」庶吉士時，預修太祖實錄，憂去，服闋，授主事，刑部，召入修書，書成，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災，求直言，條上十五事，未幾，謫構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獻陵初即位，公有疏諫，疏畱中，不知所指云何。上怒，縛至便殿，命力士捶十八瓜，折其觔，幾死。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日，下詔獄，宣德元年十月，上恨公言，譴劄。仁孝怒，令縛時勉來，朕面鞠，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公已為先，董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公入，亟走還縛公。送西市，公已得見。上上顧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公桎，格復其官，預修兩朝實錄。陞侍讀學士。正統三年，進學士，尋陞國子祭酒，是

時祭酒缺西楊歎祭酒難其人公曰豈遂乏人邪杜雲南在蜀言  
過公者公不悅竟以公為祭酒初公與陳敬宗在翰林袁忠徹曳二  
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陳儀觀魁梧公貌稍瘦問者未信後  
二人皆至祭酒陳方嚴肅下公平恕得士並著聲太學公亦廉耻抑  
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  
節縮餐錢力為贍給督諸生讀書殷興有常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恩  
義浹洽不啻父子王振惡公守正肅公荷校國學門諸生石大用上  
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請赦公者數千人以故得解尋乞致仕  
去諸生走涕泣送觀者塞途商賈為罷市又明年聞北狩北而頓首  
號慟上疏言選將練兵迎還車駕數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謚  
文毅成化中贈禮部侍郎改謚忠文宣德中姑蘇有陳僉事社初以

續藏書

卷十九

六

進士仕永樂時為河南參議與分巡官交章言事編置均州泰和山  
且十年景陵起為御史疏請上讀大學衍義上怒曰蠻蠻朕  
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并逮其妻子族人繫詔獄五年  
出獄復發遣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吳文定公曰陳  
御史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臨而復奮幾死不悔者也

祭酒陳公

事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時選庶吉士七十餘人再  
選留曾榮及公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上時臨試勗其文行公  
預修永樂大典成授刑部主事永樂十二年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  
全入史館預重修高皇實錄成改翰林侍講獻北京賦平胡頌及  
為善陰陽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是冬甘露再

降于孝陵松栢復獻頌又獻龍馬麒麟獅子駒虞賦內艱去宣德  
改元起復修兩朝實錄未及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公美  
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  
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是時晉宗之政肅於朝廷公以是得名  
亦以是致怨僚屬生徒懷忿訟公法司請逮理周文襄曰益疏申雪  
即為屬草不果上事亦白時關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策疏乞入南  
監從公學上從之鼎至監清苦力學後舉禮部亦第一廷試第二  
任至戶部尚書公善飲嘗飲襄城伯李隆所隆知重公賓寵輒留公  
再飲飲酣訂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頽中人伺  
公見公拳握最謹其矜嚴如此公剛正介潔不見喜愠官太學二十  
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公獨久不調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

續藏書

卷十九

十

身教亦嚴世稱南陳北李景奉元年引年與魏文靖公同致仕公德  
望文章名聞朝野既退家居不輕出入別號滄菴居士至是又號休  
樂老人云有詩文十八卷行於時曰滄菴居士集天順三年卒年八  
十三彭惠安公贊曰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類然無累抑抑  
德隅人望知畏詞林重輕卜其進退時有古廉於公作配古廉即時  
勉

都御史吳文恪公

事獻陵 景陵

公名訥字敏德常熟人父為沅陵主簿誣繫京公乞身代事未白父  
沒治喪如禮公篤行好古兼善醫術有名江東郡邑交薦為學官不  
就永樂末舉醫士至南京疏懇辭時太子監國知公命敬大臣子  
弟於禮部儀侍郎重公遣子銘從學洪熙元年除監察御史歷陞南

院僉副都御史敏慎直廉不務矯飾議論舉措自耻詭隨嘗巡撫浙西長陸宣公里修岳鄂王墓斷秦檜碑以扶植綱常為務為文根抵經書通達今古在臺十餘年昌詞義色風采凜然雖心存恕厚未嘗察察求人過而奸賊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推沮宣德五年請老年八十六卒謚文恪所著小學解集錄文章辭體行於世

御史孫公 事 裕陵 景帝

公名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舉歷江浦松江學博士其得士心彬彬多興起者楊文定溥薦為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公教壹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學置本源錄諸生善行以身為率不事譏防行部令勿先知從單與奔至諸生集輒閉門面試一文或破題數首隨閱隨定畢便開門呼名而出案牘隨之先後允愜私囑者無所

續藏書

卷十九

指手嘗見庭橋方熟命左右摘嘗因分畀諸生同啗之一生獨取其二公問之以奉親對公大賞倍遺之時應天苦旱饑甚奏免其租什七賑濟萬三千餘石賴以全活者甚眾庚午秋試時上北狩公小說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當簪花燕饒今日為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既而請闕上疏請隨所用以致死不報乃自矢於文信公祠去蒞所部道遇金尚書濂慷慨對泣有萬里丹衷扶日月兩人清淚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庚午勅封其父母得告歸省父聞恩命至擁騎郊迎公塗行控御甚虔觀者榮之明年還朝念親老請致仕歸後祭酒司業缺當道屢欲論起之郡守金陵張瑄疏公孝追曾閔學踵程朱宜起居論思之職皆未果名卿大夫過公鄉者必禮於其廬鄉人

子弟考德問業者無虛日守若令以下聘從乞言焉歸六載為天順元年十月朔卒於家年六十有六

布政使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幼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問學初為南京吏部主事歷郎中杜門誦經史百家言久之發為文章淵閣奧密脫去流俗自成機杼陞江西按察副使提學專崇實行黜浮華閱卷一目數行下又善鑒別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陞浙江叅政處州民苦虐政走山谷招不聽曰須夏叅政來公檄至即散成化二十二年進山東右布政使敬簡有容愛民節用公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為郎二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

續藏書

卷十九

日閑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侍郎劉文介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儼字宣化吉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撰茂陵在東宮公為左春坊大學士充國史副總裁已而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景泰七年考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屬公公不為地皆不得舉二人令其子錄試文訟公閱文不明取士徇私會譯字官劉淳卷注翰林院考中送入貢院比書榜竟落淳名二人因劾公違制并摘命題雖欲自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坐公罪重開科試士上命高文義公覆試高公力言二臣之子文亦可觀顧解有定額優等無罪上重違二人意令順天府准其子會試王文復辯上不喜曰敢再言者以大臣擅法論乃已先是廬陵羅崇岳舉



順天第一以詭譎斥還縣學時人為之語曰榜有姓名還是學生  
無名氏京闈貢士明年裕陵復位二人得罪其子竟不得試禮部  
公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公學有沉潛文無險塞取予明激

少保林莊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為刑科給事中劾石亨楊洪  
孫鐘諸大將及內臣善增金英著風裁景泰元年遷都給事中上  
皇將還會有投匿名書者王文端得之高文義所王與胡忠安欲聞  
上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已而或出危言事且止公疏言直諫皆  
股肱大臣不當私言齟齬大政詔按之高曰得之小隸小隸曰得之  
道路上怒急捕千戶龔遂榮挺身自白曰迎上皇禮本當厚遂  
榮投此帖冀感動無他賜甘死無悔已乃下廷議或言也先遣使行  
續藏書 卷十九 十一

成虜不可信即迎駕車三馬足矣公言上皇北狩與陛下迎  
鑾皆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他日悔竟從其議景泰三年議易儲改  
右司直郎不敢辭四年商文毅薦復為吏科都給事中劾吏部尚書  
何文淵刑部尚書俞士悅通政司李錫工部侍郎張敏諸大臣益多  
忌公王少保嗾御史王溥劾公挾持吏部甥選教官得善近地下廷  
議按致公賂不得坐比擅還法死胡忠安不肯署稱病臥數日上  
遣中使問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上聞意立解  
公左遷國子學正裕陵復辟起陞右僉都御史賑山東饑陞右副  
都御史捕江淮鹽賊天順三年內艱明年起復又明年曹欽反起大  
獄牽連冤濫冒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公時署院事  
力請禁戢平雪警嫌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公往賑奏截漕粟數

十萬明年九載滿秩陞右都御史七年出撫大同將吏用命遽事消  
寧逾年致仕越二年起掌南院又三年召入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少  
保十五年與定西侯蔣琬按事遼東馬鈞陽及御史趙珍竟坐滿成  
明年乞致仕不許十八年卒贈少保謚莊敏公恂恂和易身若不勝  
衣遇事可否大義毅不可撓抗議易儲直聲大振  
當以龔遂榮為正傳而附以林聰乃當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悅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少凝靜篤學力行鄉里推重  
及居官奉職守法自刑部出為浙江提學初糊名校士尋曰我且自  
疑人誰信我請託覬覦屹不為動成化二年湖廣按察使朝覲時東  
廠尚銘忌公伺察無所得未幾銘敗歷陞工部侍郎泰陵即位改  
續藏書 卷十九 十一

禮部再改吏部六年大旱陳數事又上修德圖治二疏時三原在吏  
部倚信公三原致仕眾望屬公徐丘皆不喜公欲用翰林入吏部出  
公南銓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所猷為至  
公無私故其事業尤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其公忠猶恐不至  
況復濟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  
耳四年六疏乞歸上為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歸處舊廬杜門  
不出凡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嘗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  
適情有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  
可久亦以安生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楊文懿公嘗曰吾友三人時  
敏廷秀鳳儀皆始仕刑部為名卿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爲郎刑部時張岐以壽寧侯兄從外臺躡僉都御史入院公疏岐不可用乞召故尚書王弘李秉侍郎葉盛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論救得釋尋郎中廣東司司隸鞫轍間事多涉貴近豪戚脅挾撓沮公屹然不吐如外戚家冒賜額奪民田勅公卽按項畝公至真定繞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令馮驩收債于薛驪顧拆券解賜薛人今真定田祖宗以來許民開種卽爲恒產不復增科以勸力農往年韓太監廣寧侯慶泰虐民頗先皇明聖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周或又復強詞飾奏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履畝奪小民尺寸地附益貴戚又逮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他日又有貴戚請荒田者上怒顧左右曰周或爲彭韶所持令朕負朝論奈何又以爲請耶當是時何喬新與公同官刑部純懿貞友並劾重望成化六年陞公副使按察四川進按察使請王府莽祭停遣內臣及行人又劾雲南太監錢能冒貢珍奇援驛遞十四年爲廣東布政使薦陳獻章劾鎮守太監顧恒非禮貢獻又劾市舶太監韋春矯稱進奉私庇富豪輒亂舊章妄開新法民間力役更無曠丁繕上均徭豈有餘戶又劾珠池監丞黃福採捕禽鳥騷動雷廉又劾錦衣鎮撫梁海者太監芳弟也芳見疏大怒會公應詔陳言條上漸不克終四事上不喜芳從旁言公每事輒邀名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調公貴州未幾吏部尹尚書屢薦公大臣器上故知公名二十年遂陞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督糧儲明年召入爲大理卿未上又坐論內外官貢獻道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奉陵卽位交薦召侍郎刑部會浙江不靖勅公巡視公劾罷

不職守臣謀其渠魁事遂定戶部言鹽法沮壞復勅公理鹽法公繪煮海貪人晒淋熬負折閱朋儕之苦節爲八圖以獻尋召入吏部爲侍郎弘治四年尚書刑部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兩廣巡撫秦紘發其奸贓鉅萬景有挾欲破法擠紘公竟抵景法擬其爵景贓入八百兩忽降蠲旨公言景贓十未及一卽蠲它日遂可營復爵位爵位既復遂可營求征鎮不可長公在部二年請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林俊嘗疏言韶謚不副行乞如某盛吳訥魏驥等謚不報公孝友立諒寡慾清心儀狀歉然不啻寒士所著有國朝名臣錄贊莆陽文獻志政志文集百餘卷

尚書楊文懿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守陳字維新鄞人也景泰二年進士天順二年授翰林編修成化三年累官司經局洗馬充講官經筵公進講武成曰論語稱舜無爲周書稱武王垂拱顧後世人主深拱禁中委政內侍反召閹樂之禍高居無爲唯對嬖豎反啓祿山之亂何也蓋舜武能舉相除凶惇信明義後世人主直安危利災耳八年遷侍講學士內艱去公守官五品一十六年泰陵出閣簡公日講時文華大訓成篇目做大學衍義事涉中官令不得刪去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公譽望日起薦國子祭酒薦吏部侍郎又薦入內閣皆不果用泰陵卽位進官

察官柄臣忌公擬侍郎南吏部上覽疏曰守陳宜留此卽塗去南京字未幾詔議祀禮禮官請祀懿祖以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公疏言禮天子七廟祖功宗德故凡號太祖者卽始祖必以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原本統也宋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實乖非禮也時不能從弘治元年疏論講學舉政累數百言略曰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翫放遠奇袤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可幾堯舜臣愚過慮正始猶易保終實難若內養弗深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慾心漸滋有初鮮終古今大戒上是公言下禮部三月御經筵禮部并請午朝得如公奏後數年上時召輔臣坐論政事閱章奏皆自公發之大

臣顧畏上英明一見卽頓首伏地請退上留再三又謝客臣等出議上上每退歎息公在吏部僞飾特正論會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未逾年又辭且請老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恕尚不免人言況臣迂疎宜亟退上不許公請老益力乃以本官兼詹事丞專職史館而以張莊簡代公云公嘗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邸扈王附宜改正凡疏留中者卽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宣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具病不果上卒謚文懿後二年實錄成始贈禮部尚書公孝友方正與人交篤於信誼居常恂恂若不出口至論事辯是非毅然不可屈博學多識文詞淳雅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泥古說錄爲私抄凡數百卷弟守陞南吏部尚書從弟守隨掌大理寺事工部尚書謚康簡守隅廣西布政使二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皆能濟美克世其家

太常卿張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元顧字廷祥南昌人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茂陵卽位未幾與時宰議不合請告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理學名益高廷臣交薦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錄成陞侍講學士去南京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以修大明會典衆交薦之召爲副總裁陞翰林學士日講泰陵知公名特聽公講說母服闋又交薦進南京太常卿修通鑑纂要又召爲副總裁改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日講又侍東宮講讀未幾掌詹事府管內閣詔勅疏勸經

庭講太極圖及西銘諸書。東宮講孝經小學。上欣然嘉納。索太極圖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公貌癯然纖弱。而剛果之氣不可屈。好面折人過。交陳送羅倫。陳獻章皆以正學相規切。

光祿卿陳恭愍公 事 裕陵 茂陵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端慤寡言。潛修獨誦。唯以古聖賢為志。天順庚辰。試禮部。嶺南丘濬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宜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濬曰。吾聞荷卿云。賢聖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會修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起復。謫官。公抗疏直之。出按江西。風紀大振。布按長貳謁。每易素服以入。公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覲君。服必視其品。顧獨殺於御史。前乎於是皆動色相戒。不敢犯。已督學南畿。念學者不修實行。而競為浮詞。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校士一以德行為

續藏書

卷二十

三

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不為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條冠祭射儀。令諸生以時肄之。每按部。就止學宮。徐行審觀。周旋磬折。絃歌邊豆。古風郁然。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於衿佩。而成就興起。至不可縷數。論者謂自廬陵孫公以來一人而已。成化初。遷河南兵備副使。尋改提學。其設教亦如南畿。會倖奄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即提學。寧大於都御史邪。公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為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而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公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釋繫囚。除苛細。凡諸宿弊。一切罷去。獨於賊吏不貸。自是官屬斂戢。未幾。聞母喪。即日奔歸。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一祠祀之。服除。權

續藏書

卷二十

四

廣東布政使時嶺南苦中人推剝公嚴條約罷和買減徭役為惠養計。會肇慶大水。公具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太監章春專恣勒富民供辦。公奏減其數。春復縱黨通番。番禹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晏不敢詰。公獨移文獎瑤。番人馬力麻者。買貨海口。詭稱蘇門答刺國貢使。春利其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偽。逐之。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謂將往滿剌加。市後覓入貢。公上言。此西域賈胡。借以牟利耳。使隨其術。必為安南諸夷笑。不報。春知中官戚疾公。乃誣樵公黨比高瑤。和同貪墨。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鞠之。行同愛畏春。不敢反。與復賂公所。黜吏張聚。令誣執公。聚不從行。等阿春。執聚拷掠。聚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發粟。曲庇屬官。論罪當徙。奏入。詔奪公官。遣錦衣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絡。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特服。公志也。張聚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鑲金。而毀可銷骨也。陛下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懼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章春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遷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晏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顧。以致春橫行胸臆。汚穢清節。榮惑聖明。勘官李行承春願。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誣

謀嗣法爲選罷黜寔臣自取春。妄意臣必誠選以厚賄。臣令扶同  
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養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嘆  
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顧天終無異口。行等乃  
依傍春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  
是毀共姜爲夏姬。詬夷齊爲盜跖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  
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遂獨抱隱憂。  
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  
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  
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報選死於春。以快其忿。宵人佞  
毒。一至于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則舉妄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  
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就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

續藏書

卷二十

五

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護  
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人不報。第以他事罷春鎮守。弘治初。工  
部主事莆田林沂疏雪公冤。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  
恭愍。初公做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族  
以公甚貧。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  
乎。人謂公有子云。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寬。字原博。長洲人。成化八年進士第一人。時年三十八。公爲諸  
生時。有文行。卽負重望。徐武功嘗稱吳生館閣器。歲貢入太學。張汝  
弼尤奇公。歷官翰林坊詹侍。康陵東宮。宮中侍豎不欲太子近  
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公率宮僚上疏曰。仰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

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况  
又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傳。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借  
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傳於外。上嘉納。公進講。開雅詳明。意存規  
諷。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尤反覆朗誦。弘治十七年。孝肅太后崩。  
議祔葬廟禮。先是成化四年。孝莊容后崩。中外藉藉言周太后萬  
歲後葬。裕陵祭。睿廟禮皆如適。至謚稱睿皇后。與孝莊同。輔臣  
覺其誤。又未敢顯言。詔禮官議。議未能決。賴上仁聖。張主綱常。  
再三召輔臣密議。便殿悲愴感悟。必欲如禮。又下議廷臣。公以掌詹  
事與議。眾促公言。公出揖眾議臣曰。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  
宮。皆別廟。漢唐來皆然。至宋始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  
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帝位尊崇所生者。惟宋李宸妃歿。仁宗

續藏書

卷二十

六

傷痛。始追尊祔祭。非禮不足爲法。眾議臣皆是。公言定議上。上喜  
曰。大義深思。並行不悖。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奉慈殿  
者在奉先殿西。上初建奉祀。母孝穆太后。令稍展其制。中室奉  
孝肅左奉。孝穆嘉靖初。右奉。孝安邵太后。公忠信宏厚。康靖方  
嚴。好古力學。文翰淳美。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卒。贈太子太保。謚文  
定。王文恪公稱公文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  
明興文士。獨推西楊有典則。公無愧焉。  
鄭端簡曰。太祖曰。吾取士。欲得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  
實相稱者。此十君子。可以當之。行誼足以師人。文章足以華國。問學  
足以明道。才諳足以濟務。隱約足以激時。所謂先進於禮樂者。非歟。  
嗟乎。吾不得而見之矣。十人。李時勉。陳敬宗。魏驥。吳訥。葉盛。楊守陳。

悅謝鐸章慈并公也

太子少保邵文莊公

事

茂陵

秦陵

康陵

公名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弘治七年入戶部為員外郎郎中陞按察副使提學江西累官臬藩長吏正德四年陞副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公有清譽在江淮不事赫赫漕大小將校皆嚴憚未幾事忤逆瑾瑾又惡平江伯平江伯者漕帥也事連公瑾益怒禍且不測長沙力解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陞戶部侍郎公故熟知戶部程法見財用竭耗心憂之七年請養母歸十四年陞南京禮部尚書辭嘉靖初再辭詔特與終養母服闋請致仕不允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公質性淳懿問學該洽孝親睦族獎誨後進應務之才細巨皆適所著學史簡端錄二書巡撫吳廷舉上于朝

續藏書

卷二十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

事

茂陵

秦陵

康陵

公名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十三年陞左中允正德四年逆瑾惡翰林不附已矯旨大明會典文訛舛奪預修者官公降修撰瑾敗復中允五年以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尋陞禮部尚書當是時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雖聞之而無徵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為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等公伴不知執奏執為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奏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寵伶減賢請改牙牌公曰優敢亂祖宗法邪賊又欲改教坊司印公曰優敢亂祖宗法邪皆格不行時流賊亂中原太監陸閭總軍容征久不捷諸內臣又立監鎗名益出後曹內臣統軍下廷議眾莫敢先發公奮曰

兵老民疲賊日熾以冒功者冗債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肺腑間民驚然思亂禍在宗社旦夕吾輩死不贖責諸公尚首鼠耶疏上竟遣監鎗諸內臣俄有旨令公致仕杜門謝客及卒遺命無請葬祭嘉靖元年理守正文臣贈太子少保謚文毅公朴端簡諒自檢甚嚴孝友之行孚於鄉曲

尚書陳公

事

茂陵

秦陵

康陵

公名壽字本仁新淦人成籍遼東成化八年進士弘治元年以都給事中陞大理寺丞御史爭寺丞劾公吏部尚書三原王公言壽廉正稱執法吏改南光祿少卿陞卿南鴻臚十三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十六年陞南京副都御史正德元年南京科道劾逆瑾被逮公抗疏救諸言官瑾怒奪職八年薦起巡撫陝西未幾遷南京兵部侍郎

續藏書

卷二十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

九上疏乞休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初壽在科萬貴妃寵族入橫甚中官梁芳又結妖僧繼曉曉公疏論繫詔獄得釋在榆林會火歸入寇出奇兵却之加俸一等既歸田杜門謝客陝西鎮守內臣廖鍾鼎虐吏民楊文襄公言公忠鯁輕去就宜起公撫陝公至陝鍾鼎斂戢比公去陝人號哭擁公不得行公卒久之都督楊宏陝人也上疏言壽仁廉恤下知兵能過廣請卹其後公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任事不久而廉名最著老無所歸諸子旅寓飄泊公歿不能葬久之親舊相周僅歸其喪公為言官時直論時政得失不彈劾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文襄公曰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為朝廷愛惜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

仁得之矣。

尚書謝文肅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元年授翰林編修校勘通鑑綱目因上封事言講學圖治十一年進侍講未幾請告弘治元年薦起修實錄三年陞南國子祭酒上修明教化六事明年致仕又累薦十二年家拜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力辭不允公先後在國學律已率人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羨金公盡籍於官均贍僚屬構書樓東西庑諸經史刻北監廟街湫隘益市地闢其斜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祔皆出羨金不妄費一錢請從祀楊時十六年預修通鑑纂要歲請致仕特賜告正德三年瑾勒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謚文肅鄉人方

續藏書 卷二十 九

正學殞身滅族沉鬱百年公不避忌諱收綴遺文行于世所著有桃溪集續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忠諫錄祭禮儀注公嘗曰我太祖有度越歷代者五事攘夷狄收復諸夏也肇基南服統一天下也威加勝國鋒刃不交也躬自創業臨御最久也申明祖訓家法最嚴也

都御史熊莊簡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繡字汝明道州人成化二年進士爲御史坐事謫清溪知縣累官都御史巡撫延綏檄廉頗厚有羨不入私室套虜三年不大入塞憂去起拜兵部侍郎陞兩廣右都御史逾年召入南臺正德三年中官李榮忽傳旨熊繡致仕公屏居山中斷絕書問生事肅條俯仰益困公卒長子已天繼子又天巡撫秦金爲請于朝贈南刑部尚

書明年太僕少卿何孟春上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敷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徇公推賢嫉惡不邀時譽不徇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顧影往年都御史戴珊張敷華卒其門生屬吏子孫咸請易名主事張鳳翔孔琦等鄉人請卹其家 聖朝表勸清賢不吝恩需繡才節操履無讓珊等賜

謚卹孤惟 宸衷軫允幸甚 詔給繡繼子子端米月一石謚莊簡時有工部侍郎潘禮歸德人清廉恬退未老乞休弘治間年八十一巡撫韓邦問疏言禮歷官居鄉益堅晚節草廬蔬食不求安飽 詔給米月三石南工部尚書胡拱辰淳安人著勞蹟晚益清謹弘治間御史上其貧薄特給輿廩正德初遣行人存問年九十二贈太子少傅謚莊懿邦問亦仕至尚書致仕年九十二卒仁和有王琦字文進

續藏書 卷二十 十

舉人乙榜授汝州學正陞御史山西僉事提學改四川乞致仕歸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大雪僵臥不能出門戶或唁之曰吾求無愧於心耳雖饑寒無不樂也天順間竟以饑寒卒臨潼李崧字世瞻篤實莊重雖祁寒暑雨手不釋卷成化六年進士歷知廬州府陞河南泰政清慎絕俗吏事克修卒之日貧不能葬妻郝不免饑寒守臣爲奏上得給米終其身沙河朱裳字公垂正德九年進士少勵清節貧困裕如也提學御史顧潛知蒙徽府資裳學京師裳不受躬自炊汲爲御史案約如故巡按山西山東有風采人稱裳爲長齋御史爲肇昌知府歷浙江副使福建按察使浙江布政使副都御史治河乞歸再起治河卒清堅自信士頌其廉民懷其惠饒州孫需字季吉成化八年進士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守法畏公議白首清風嶢然不滓雖不



能發揚功名有赫赫之譽顧正德間大臣多培植回過需獨以廉約稱卒贈太子太保謚清簡絳人陶琰字廷信成化十七年進士歷仕至都御史三理漕事嘉靖初爲工部尚書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乞致仕加太子太保歸琰宏才偉度累試繁劇卹國勤民動著聲績中忤權倖屢進屢退方毅直亮喜愠不形自奉儉節每飯一蔬徵行罷歸蕭然行李三竹筒相隨者數十年卒年八十四贈少保謚恭介子滋正德九年進士爲武選郎中論大禮謫戍

祭酒魯文恪公 事 奉陵 康陵

公名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閉門斂跡不事交遊爲編修益沉潛學問不專爲文詞歷司業祭酒端飭自勵日危坐焚香讀五經四書不肯言人短長及時政得失虛心約已清

慎不渝屢請告屢起屢歸羣情鄉慕益兢持名節嘉靖初交薦不起

卒年六十七謚文恪

副使邵公 事 奉陵 康陵 永陵

邵清字士廉江寧人甫三歲母疾車置公別室哭不已謂家人曰死者吾母也爲俾我一視聞者哀之爲弟子員卽以文行爲當路所推許屬頒制諸郡京兆冀公糾欲以此瞻公擇維揚運司委之公辭不往弘治壬子領鄉薦明年授江西德化學諭正己率人泥俗問遺無敢及門者乙卯秋主山東試去取咸自主事竣就道有謁者者拒不受滿九載留於家督學邵公實巡撫林公俊累疏薦公吏部移文趣行十月詣部試第一太宰馬公文升都御史戴公珊廉公賢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委督溝橋抽分公痛革宿弊奸無所容近侍蕭敬陳

寬託院堂相囑不少貸正德改元以公督阜禁諸役原額百名外院

長及年深御史用之公悉覈以應役戚畹張延齡奏人負家若干緡得旨追給公曰御史執法之官豈爲人索私負者邪駭馬進公都御史張公咸以爲囑公不從隨進二疏一崇大信以全國體一停織造以清鹽法所論劾皆中貴人下戶部議行七月按鹽長蘆兼理河道公嚴餘鹽革買補恤甌丁禁應捕勢豪鹽商原稟重足立貪吏多棄印綬去自天津抵濟寧一路夫力公壹意節縮約省千餘金逮諸姦豪倚戚宦爲窟者論如律權倖及中人多不利于是馬承家僮及諸賈人合謀妄奏逆瑾因遣官校逮公榜於午門下家人泣公慰之曰我非自敗名節以辱先人至此况得失在我何哭爲抵家杜門屏居灌蔬課子而已瑾怒未釋撫公所陳停布疋疏罰米一百石及

保舉都御史雍泰罰米二百石瑾伏誅都御史李公充嗣巡按王公

完交薦嘉靖癸未有雲南僉憲之命公至任適巡撫王啓惡臨安推官江魚喉千戶龔勝怨魚欲坐以貪淫黜之公知其誣擬以公罪還職王大不悅後巡歷新建諸寨繕兵旅修城垣來商賈疏溝洫爲久遠計滇南多珍奇所入屢祿柴薪而已比齎賀詣京行李圖書之外無一長物事竣回滇分巡洱海會參議趙淵往勘武定土官約敕甚嚴下至胥史輿臺一無所染夷人悅服後以觀察當調聞報卽南家居逾時見山桂公重其名檄取赴京公以疾辭已丑冢宰西樵方公檄如限赴選補廣西分巡桂林後改左江兵備忠州龍州土官罪惡日甚公不動一兵而坐擒之疆圉晏然撫巡以公清苦之節明敏之才方倚重之而公業倦游矣上書兩乞休乃得請歸無室廬依外氏

以居日中或未舉火意謂如也督學御史林有孚往訪之笑語移時  
貧無茗具可設林歎息而去宗伯霍公韜以及官田鵬公力却之丙  
午秋年八十而歿陳公鳳贊曰嗟嗟介士邦之司直可賤可貴  
必節萬里來歸葆茲固窮蕭然素業邈矣高風

中允景公 事 康陵 永陵

景公賜字伯時少產揚之真州尋徙居金陵爲人器量弘雅凝然負  
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大夏見其文異之曰此國器也正  
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時逆瑾亂政挾勢凌轅朝士  
見者靡不重足屏氣其不爲阿者賜及何瑋崔銑呂柟也在館職以  
不獲裨補時政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受職於 天子若  
臺閣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晨興而夜畢終日業業  
續職書 卷二十一

以從事也尚慮其有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罰且弗測  
又不容以緩也而溢是職者必自責自將於勤慎所以補過也雖至  
寒劣亦不敢不然女雖職 天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  
以史事經惟不責以進諫既不得成啓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  
功而退復不束修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於心能自寧  
乎古稱竊位蓋近是也已夫語弗慎爲誇爲毀譽爲誕爲凡近爲誼  
爲易爲餒爲詐行已弗慎爲矜爲貪墨爲放縱爲邪淫爲率易爲苟  
且爲側媚爲薄居家弗慎爲兄弟妻媵女凌童僕與卑里閭昏姻女  
欺而又弗勤於誦覽書史精研義理以博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  
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耻能無作乎凡此皆女之  
職也女欲自立於兩間而不負 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莊子曰

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不豫也況女又將有  
臨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已乎百司執事皆有警罰女縱不及於是如  
百司執事寧不愧于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不女及也其刻  
意自勵如此久之爲講官當進講必越宿齋沐覲有所感悟九年遷  
國子司業以資當進侍讀梁儲曰成均爲多士範非君不可賜曰朝  
廷官人敢自擇耶於是六館諸生人人以爲得師二年請養而南改  
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士競便利賜於請託壹切謝不  
行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典籍餽餼私益以斛後知之歸  
其益曰吾雖貧何相賊也辛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真  
州病卒易簀之地卽其懸弧處也人咸異之賜爲人篤於孝義母目  
盲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炯然舊疾如失人稱其孝  
續職書 卷二十一

感其姊早寡奉與母居爲嫁娶其子女使得所友人張貢見賜女欲  
與婚未聘也貢尋卒賜哭曰曩業心許之忍負吾公友乎卒召其子  
妻之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乘一牝羸蹠蹠行旁觀者  
率不能堪賜自若工行書尤善小篆與國初周伯琦埒至今人藏之  
以爲榮爲文以意勝耻事鉤棘詩蕭散有致嘗曰詞貴其達若以摹  
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識者趨其  
言所著有前谿集若干卷行於世 論曰賈生爲傳不得職至哭泣  
以死古人之不苟於其官如此史秩近世視爲冷局類以翫惕自放  
而賜爲詞以自勉責何其厚也乃若處高爵騰仕略不以國安危爲  
念而唯身家是營聞賜之言可以愧死矣

尚書嚴恭肅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嚴恭肅公清字直甫號寅所其先五代祖名于敬者自浙之嘉興徙居漢父鎮生四子公最少而咄咄奇悟鄉先達光祿施昱擇婿得公以女歸之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富順尹富順故劇邑或以調公此未淬之劍而輕斬蛟斷犀耶公謹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劍也乃方在治中惟工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以救荒課為天下最丁母憂再除邯鄲其治如故操尋入為工部屯田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督修外城及九陵皆斤斤謹出納侵牟吏膠手所省費以巨萬已工成當敘陞公辭不受受如俸丁父憂復除兵部車駕坐件出知保定府居保定三年課復最歷陞易州兵備副使陝西參政四川按察使即其地轉右布政使於至自撫按特舉及兩京臺諫會舉不下數十疏隆慶戊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

卷二十

十五

改四川公故川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者議判二十萬金就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郡縣辛之團操成都擾民者責番入邊則為定限額數額外不得浮一人他約束一切以惠利為本而痛持豪家悍吏以法以是士大夫譽誹常參半而內江趙文肅公獨深知之會有以流盜誣公當落職趙公力爭得予告候調候調五年起督鴈門關不果改貴州入為南大理寺卿尋改北歷刑部吏部右侍郎陞刑部尚書上之知公自其在刑部能執法不就權勢始既柄用典銓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材丞掾以下皆親為標署楊遵彥之默識黃次公之至精不能絕也上幸華以太平橋公且未艾而公病歸矣歸之日遣使慰勞仍賜馳傳以萬曆庚寅卒於家公性檢厲勤於事其操行嚴於趨舍辭受尤廉廩所居官身自與僮僕食

衣敝蕭然也橐中裝雖圖書琴鶴不敢取諸人蜀王慕公使使致扇鉤微餉不受初拜尚書貪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其輩或指戲之公釋褐時玳瑁七品帶故在耶公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為上耳公薰然長者色溫氣和人無賢不肖貴賤皆禮接之其亭法處議本人情計久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謹昨抵掌之談以故明主眷遇尤渥而海內至今稱大人之能安國家鎮雅俗者必首公云

侍郎程公事 永陵

程公文德字舜敷嘉靖己丑進士方上臨軒策士覽公對嘉之賜御批擢第一甲第二人官翰林編修已坐同官楊實卿封事下詔獄謫信宜典史前後翰林三年餘所獻郊祀議選庶吉士疏靈

卷二十一

十六

雷頌靈鵲詩各一親奪行再進內訓講章及四詩上嘗問無逸殿宴近臣公得與上無逸講章乙未量移安福知縣丙申召為南京兵部車駕主事轉員外郎迎養歲餘丁外艱辛止起復補兵部車駕轉郎中屢上禦虜疏甲辰擢廣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校未上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庚戌擢禮部右侍郎以外警奉旨提調監督宣武門并相陸妃墳壬子轉吏部左侍郎癸丑會試知貢舉耶事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教庶吉士例賜帝社稷酢二乙卯將擢南京吏部尚書忤旨改南京工部左侍郎辭謝有言曉職罷歸公為人博厚坦夷不設町畦聞甘泉湛家宰若水明道術走其門未有得其後激於人言卓立檢飭斷斷必為君子不忍以世終其身幡然變故態視舊所為如兩人嘗祭長陵中道偶談孝宗皇帝事為涕

下悲不自勝見實卿封事調停削名甚衆批拷掠無一語在廣中舉  
何王金許之學誨諸生遷信宜學建麗澤書院至安福待鄉約處里  
役推強節用下士愛民建復古書院兵曹嘗言車戰法多見采行臨  
南難以體諸身者爲言用情尚質而謹服習吏部當考察京朝官番  
意賢否嘿有助益詹事故事養尊望而遠外嫌公聞兩直隸河南山  
東大饑朝議開納而澤不速下爲計粟麥黍菽可助食者稱其數諸  
早入以期有濟上從之南京冢宰之擬公苦親喪未舉也顧以得  
罪既歸囊無餘金

續藏書卷二十一

理學名臣

聘君吳公

事 景帝 裕陵

公名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父溥爲國子司業事建文永樂中爲  
翰林修撰公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已巍然不凡年十九見  
伊洛淵源錄日夜翫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  
爲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收斂  
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殺躬  
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  
誨教天順元年石亨謀於南陽南陽爲草疏薦留中數日上問南  
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

上聘與弼卽聖朝盛事上曰善卿草勅加束帛遣使聘處士勅曰  
朕承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  
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  
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顧乃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  
思訪嘉猷企望丰儀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  
達其道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當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詣爾所居徵  
爾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比至  
上問南陽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官寮侍太子講學上曰與論德  
左對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殿顧問上曰然又乞與館次供張  
上曰然已而見上文華殿公辭官上曰前公前上曰久聞高  
義特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時多病往迹山林

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廣 聖明過聽龍書東帛天使造

門不勝愧感力疾謝 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 上曰

宮寮俊閑不必辭公辭益力 上賜文幣八酒牢廩遣內臣牛王送

館次 上起顧南陽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公三辭不允遂稱

病篤 上又諭南陽曰與卿召至何為不受職即受職必欲歸山俟

秋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身不亦可乎卿為朕諭此意公固辭不受

西京師二月求歸益切南陽為 上言與初意本欲受一官事

陛下第老且病進退狼狽幸 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幸甚 上曰

果爾亦難留南陽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 上首肯曰既以

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卿書令有司繼栗終其身南陽頓首曰

帝王盛德事也公陳十事復表謝而歸公風格高邁議論英偉曾次

瀟灑師道尊嚴善感悟啓發人其學術質任自然務涵養性情有孔

門陋巷風雲之意亦通時務能用世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

悉嘗曰註箋繁無益以故不務著述云清江有陳海雍號龍潭老人

潛心古學遊世無悶公雅敬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公公曰過

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簑笠犁田乃延

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

齋非愛我者

翰林檢討陳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月光如星右  
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誦戊辰辛未再上禮  
部不第聞吳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三年復游太

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一時名動京師尋歸隱白

沙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 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

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

乞終養特授翰林檢討而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

衣為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 主上惜時惜不

悟以為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獻章

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自後累薦不起或勸

之著述不荅弘治十三年卒學者稱為白沙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

廟庭謚文恭公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

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

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

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磨泊磨合處也於是舍彼之

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若有

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

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

在茲乎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之有康節始求之博久之

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

而後獲也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濁獨

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

風焉是時有布衣陳真晟字晦德又字剩夫漳人也人稱陳布衣骨

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專心

儒業嘗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走歸自是不復事

科舉務為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為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為學次第，乃以大學為據，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議，竟寢旣而走臨川，就正康齋，貨其家，直得五金，攜兄子一人行，戒之曰：我死，即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無至臨川為也。遂歸鎮海，教人專一靜坐，卒年六十四。後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

卷二十一

四

生墓，提學副使姚鏌祀之鄉賢祠。又有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老成人。既而學于康齋，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為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敬為要。因名敬齋，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終日，竟夕，草草不倦。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門人吏部侍郎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修于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故筆之于冊，取易修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萬曆中，追

謚文敬，從祀孔子廟庭。又有莆田劉閔，恭慎醇粹，孝行高古，日無二躬，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劉大夏徐賈每拜其門，知府王弼齋所必致，閔曰：對劉君辭，各自消詳，見孝義傳。

郎中莊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昶，字孟陽，江浦人。成化二年，進士，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羅倫、陳獻章、友未幾，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遺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吳節等各賦詩，臣等各授一帖，內開花果烟火等項，面帖詩讀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觀舊格，俱是翫好之物，鄙棄之詞。臣謂陛下即位之初，下溫詔，放田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休息，肩天下欣然，承望太平久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

卷二十一

五

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二聞大臣之疏而遂罷，且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臣未嘗不頌。陛下從善如流，今日之舉，或兩宮在上，陛下欲極孝養，以奉其懼耳。然大孝養志不在翫好，母后恭儉德著天下，不在烟火。況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虜毛里孩包藏禍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之日，臣知陛下決不暇為此也。且翰林以論思代言為職，雖供奉文字而辭理不經之詞，豈宜撰進，嘗伏讀宣宗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邪孟以陳，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是以不敢妄陳，疏入，謫桂陽州判官，給事中毛弘御史陳莊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久之，以家艱去，不復起，居定山，垂三十年，有

薦公者 召至京徐文靖公言當復公官翰林竟復司副遂南歸  
郎中得風疾遷延野寺明年乞告未得允輒歸又明年罷

參議賀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欽字克恭別號賢問先生世縣定海其先成廣寧後屯為遼西人少穎敏沈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誦讀咸化二年舉進士為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實誠道世仰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 奉陵初薦授陝西參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為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 君德

王曰遵

卷二十一

木

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職之 祖訓內官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陷 主虜庭身叛賊境或主易 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為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貨或引用左道蠱惑 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陷 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職掌素庸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 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 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公辭正德四年逆瑾括田

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眾縱火劫財大燬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公聞往諭之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有言軍至且勦者眾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謾語又趨跪公里門公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宥爾無忍眾遂定城中不傷一人公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昏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凌溪釣臺子士諡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太子少保章文懿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懋

卷二十一

七

公名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禮部貢士第一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逾年除編修 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公謂莊祖黃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安 內庭燃燈朝士踏歌蓋 天子仁聖孝奉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也則斯舉固足以為樂然大孝養志吾輩孟諫明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為言 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一峰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謂官又稱為翰林四諫公未行給事中毛玉論救改南京大理左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使事其議處番貨通貿易以便商聽福安民採礦以絕盜托清軍以擒秦寧之寇先賑濟以平尤沙之賊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時年四十一閉門卻掃跡弗入城府四方弟子執業問難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累薦弘治十二年 召謝文肅



爲北監祭酒十四年。召公祭酒南監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聽終制赴官。十六年。服闋上任。尋上修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德元年。陳言治道要務五事。再疏乞休。未允。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待報。歸復三疏。始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辭。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襟懷坦蕩。不修城府。望之龐朴。即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姜僉事麟贊公喜。怒。不形於色。怨。不繫於心。矜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於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掩。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公曰。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敏華就實。獨立

卷二十一

八

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鷺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少保。謚文懿。子孫皆天孫。誥又不慧。晚有子接。公卒。特恩與國子生從子拯。歷官工部尚書。有才行。

翰林修撰羅公

事 茂陵

公名倫。字彞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策對萬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去下。句。公不從。爲翰林修撰。會南陽起復。公詣私第。言不可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洪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請副提舉福建市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

明年。召復官。改南京。尋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知公者。謂公有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至其心所欲爲。而力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公嗜學好古。篤志力行。避惡若涅。聞善若驚。嘗欲倣古置義田。贍族人。或助之堂食錢。謝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覆去。客晨至。留飯。倩之旁舍。比舉火。日已近午。白沙稱公才大。不可及。其志。青天白日云。

副使丁公

事 茂陵

公名璣。字玉夫。鎮江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學者稱爲易洞先生。璣幼服庭訓。毅然早悟。弱冠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同官烏傷王君長逾倍。尊事之。吳文定寬與爲忘年交。成化末。以星變應詔。疏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而根極於正心。儲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慎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

卷二十一

九

釋老。近之則害治。宜斥遠。疏入。爲羣姦側目。以同官公過連逮。出爲普安州判官。普安遠夷。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璣獨從一僕。怡然行。泰如也。弘治初。三原王公恕爲太宰。雅重璣。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不赴。奏記言。今日無急於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太宰趣其言。欲引爲吏部。竟爲忌者所沮。轉廣西通判。猾五以怨誣隣民。爲盜。斷其舌。斃之。獄汚。鬻其妻女。逮伏法。同官坐事者。處之曲。有恩。至丐印易牒。執不可。曰。某平生惟辦此一片心事。君敢爲欺耶。內服闋。倪文毅掌銓。即家起儀制郎。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賀。道清遠。山水暴發。而沒。翼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存。璣充養深粹。

居圓運方身不喻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羣  
吹衆議不震不鍊有百煉之剛以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冠  
婚喪祭一取衷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消方與開  
講其析疑義入毫芒而文主雅純其爲政先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  
有去後思室廬不庇風雨子女踰期無力爲嫁娶而愛君愛國一出  
天性蓋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機窮探力索渾融冲粹志之所向  
不息不岐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魯齋臨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  
疑義中庸語孟說及儀禮注未脫藁大學士靳貴從受學尊事之終  
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羣污之中任道甚力制行甚方涵養甚粹  
德性甚良如金剛王潤云

吏目郭公 事 茂陵

續藏書 卷二十一

公名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生而穎敏過人年十二  
能文章經史一目卽不忘嘗居龍泉庵掃樹葉焚照讀書如是三年  
文思警拔千言立就改庶吉士翰林會星變應詔陳言極論陰陽  
之理言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  
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南京兵部  
尚書致仕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耿  
可寢大奸直隸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  
謂君子也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  
不退大抵官官陰主之疏人不報弘治三年御史壽州湯鼎劾萬劉  
尹萬尹去劉獨留恨鼎御史魏璋附劉劉啖璋能去鼎陸俞都御史  
璋卽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鼎與壽州知州劉榮妄言朝政嫉公者

因入公名下詔獄公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獄官苦訊公公書詞曰智  
與今湯鼎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太暑輟講或論午朝  
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  
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當事者恨公坐公鼎槩  
妖言惑衆罪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徐文靖公亦力言吾輩不可  
使朝廷有殺諫臣名始獲免左遷廣東石城所吏目鼎謫戍河西  
公既謫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至石城  
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總督都御史秦紘檄遣董修能書得居廣城  
與陳白沙遊四年暴疾卒年二十六

御史陳公 事 泰陵 康陵

公名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公先世瑞安人成緒興化  
遂居郡梅峰公幼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過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  
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輟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  
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三省豈非學之法與作省  
克錄自考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白沙語累日甚喜白沙曰學須靜  
心退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瘼之懿豪家利  
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  
人爭之驗與姊類爭者媿服時郡守嚴擊強豪徐輔以寬當道尚深  
刻徐開解得寬釋爲監察御史袍服朴素騎牝馬身若無官者有尚  
書子受賂崔志端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不動公劾尚書  
去崔竟爾遂以母老乞終養力供甘旨短牀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  
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給小油葢妻子服食蠶繭一女適彭惠安

續藏書 卷二十一

十一

孫輔嫁具涼薄皆人其不堪者公泰然自足日半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耳耳正德中吏部以公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上嘉陳茂烈清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又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毋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備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食居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公辭公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

續藏書

卷二十一

十三

號哭寢地疾轉亟卒林見素爲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爲後都御史王應鵬薦公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家見素曰陳公領悟既深而充養亦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鄭端簡論曰黃伯固輩陳時周茂烈二公皆蕭產忠潔足以明志孝廉足以存節究其用經濟才也孰非人臣孰非人子觀此能無深省乎

國子祭酒蔡公 事 茂陵 奉陵

公名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爲禮部主事三年三原用之吏部竟復禮部乞南又請告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賀藩王壽旦獨夫朝服中救膝三司官舊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公請三司先

謁孔子藩王素憾林俊謔者因言公與林厚遂忌公伺公短使人傳謗京師欲併逐公一日宴藩王所議公不能詩文公據理正對拂其意僚友又有相傾者遂決意引疾致仕去逆瑾專政起國子祭酒以厭人心而公則已卒矣公明經篤學氣清色和外簡而內辯嘗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見又嘗題臥處曰命好德不好王族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又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

侍郎儲文懿公 事 茂陵 奉陵 康陵

續藏書

卷二十一

十三

公名璣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南京考功主事文選郎中弘治七年調考功十年陞太僕少卿公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在考功出入三年臧否不滯交遊稀寡嘗薦張吉等五人可任諫官論救科道龐泮等不宜以言事下獄康陵初陞太僕卿明年僉都御史總樞南京開局無事專心經史訪輯國朝故事又明年入戶部爲侍郎逆瑾專權公卿奔走瑾前公愧憤引疾求去長沙與公善得允致仕內批公有才望行且起公去數月瑾誅不數月起公時瑾雖誅諸倖倖繼用公亦不樂明年又乞休去七年起南京戶部是年冬改吏部南京公辭益力起益數其淳易恬靖人皆慕之卒謚文懿李贊曰公視陽明先生居然前輩矣陽明中弘治十二年進士時公則已太僕少卿而往來問學若弟子吁此公之所以益不可及也後泰州有心齋先生其間風而興者與心齋之子東崖公贊之師東崖

之學雖出自庭訓然心齋先生在日親遺之事能難於越東與龍溪之友月泉老衲矣所得更深邃也東崖幼時親見陽明

續藏書卷二十二

理學名臣

尚書湛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學弘治壬子以書魁其倫尋從白沙先生遊即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旨白沙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仕後以母命出僉事徐紘爲勸駕赴南雍祭酒章懋試時而益背論其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主考撫其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爲拔第二名賜進士高等選爲翰林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王公在吏部相與倡道京師場屋所取士修撰呂柟主事王宗華和之道價日著學者稱甘泉先生久之使安南冊封國王黎嗣却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爲孝感所致卜築西樵多士來學又與日給錢米開禮舍于僧寺至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遠與言嘉靖初趙朝考九年滿陞侍讀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未滿考陞禮部侍郎先後有勲聖學等疏凡數十上總爲獻納編又倣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置新泉三山二莊講學于新泉書院江都休寧貴池等處公書院所在而是滿九年考吏部奏其績上以年逾七十許致仕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前後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人在監者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最知名皆極力薦拔位至通顯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祀白沙雖田莊亦然嘗

於所居天關精舍參贊尚書府立祝 聖所直舍廩館穀多士又至衡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復取白雲山爲白沙祠平生志篤而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殆遍天下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爲多白沙嘗謂曰人與天地同體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爲宗不可不埋會又曰學以自然爲宗承喻日來頗有湊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必有所到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又示以詩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真機活潑水到渠成爲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編羅一方金鍼誰掇其得於指授者如此庚申四月丁巳卒于所居小馬洞年九十五有大星

續藏書

卷二十二

二

隕于廣州之河南其聲如雷云公在南都久春時勸農躬詣田畝問俗修沐定喪祭之制頒行之費省而禮舉都人無不樂從有劉公廩聚衆燒香爲沈其像於江絕衆惑貧者或以火葬公買地城四郊爲漏澤園以處之且買田供時祀饋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

侍郎呂文簡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榘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居涇水之陽學者稱涇野先生祖彬卿葬日墳中有聲如雷下者以爲當顯六世後六傳至溥生公果符卜言公資性穎悟始就傅習幼儀即中高選奇之曰此大器也提學馬中錫異其文收入縣學尚未總鼎即志聖賢之學危坐朗誦小屋中祁寒酷暑不踰戶限已受學孫行人昂充然有得督學楊遂菴王虎

谷拔入正學書院嘗夢明道東萊親爲指授而義理愈精熊李二叅政聞其賢欲延爲塾師公以禮無往教辭之乃遣其子就學山寺未幾聞父疾奔還二公用驛馬追送弗受疾平移居雲槐精舍從遊者日衆辛酉年二十三中鄉試刻其文明年下第卒業成均與三原馬伯循秦世觀榆次寇子悌安陽張仲修崔仲見林縣馬敬臣輟舉業而講理學習古冠婚士相見禮 孝廟賓天衆在順天府哭臨惟具禮耳公則涕淚交下通國異而誨之弗恤也孫行人歿爲之服衰拜送吊客戊辰中會試第六人 廷試擢第一先是康對山爲會試同考批其卷云卷甚佳惜力微不能首薦子然子自當魁天下矣自鄉試至是僅八年有成帙詩文集爲翰林修撰受祿祀先祝稱某之子某聞者羨其知禮父母書至對使拜受退而晚讀其他親友書受讀

續藏書

卷二十二

二

亦各有儀聞期功喪必爲位哭奠饋遺非禮不受逆瑾擅權竊政附之者驟遷顯秩公雖同鄉獨不往且却其賀瑾不堪又因西夏構論上疏請 上入宮親政事庶禍本潛消宗社可保瑾更惡其直欲殺之遂與何柏齋相繼引疾去何亦當時所不能容者遣官校偵其過不得至半途返公抵家數月瑾誅陝之縉紳株連者無算人以是服其先見杜門力田養親若將終身焉父戎因小失責次子梓公跪而受責父怒旋解科道薦劾交上乃起供舊職上勤學疏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臺沼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太祖一舉而取之可爲深戒或讓其過直公曰昔賈山借秦爲喻文帝尚能用之矧主上明聖遠過漢文吾獨不能爲賈山乎疏上蒙嘉納以乾清宮災復應 詔陳言六事其遣去義子番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

所不敢言以言不行復求退秋父病侍湯藥衣帶不解晝履無聲及其卒也痛哭嘔血將葬時大雨如注踣踊泥淖中道路環視有泣下者葬畢廬於中門外旦夕不輟自成服與葬遷柩題主以及卒三虞大小祥禪斟酌損益各有儀注楊東江輩葬父母咸踵其遺意行之鎮守太監廖鎧賻以金幣立却之客有托交游以三百金求書者公峻拒之曰人心如青天白日奈何以禽獸相視也客慚而退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珪累薦適世廟入繼大統召召公遂幡然有用世志壬午與修武廟實錄上御經筵當進講是日值仁祖淳皇后忌辰因口奏宜著慘淡之服罷酒飯之賜朝論避之疏勸勤聖學以爲新政之助略曰學貴力行而知要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須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太平

卷二十二

四

之業可不難致太禮議與意見與詩不合復以十三事自陳議者謂大臣宰執之職不宜引爲己責因下詔獄尋謫解州判官知州缺攝行州事於是恤災獨減丁役勸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載諸署解文移者可考也已又聚者民鄉長講讀教民勝文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察孝弟節義者標題其門求子夏後訓諸學官建司馬溫公祠正首陽夷齊墓訂雲長關公集迎其母躬孝養爲百姓先鄰近及遠方學者日衆御史爲闢解梁書院以居之擇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之節歌風雅之詩民俗士習翕然改觀居三年御史等累薦稱其爲王佐才陞南宗人府經歷士民無慮千數哭送去後州人爲之立碑塑像以志不忘云陞南吏部考功司郎中尚書司卿政務清簡得閑門讀書兼設教鷺峰精藍吳楚閩越士從

者殆百餘人時張相國應詔道出南都徐有醜禮爲賀者公托以官卑俸薄拒之通政王張之甥也轉北祭酒通國送之江上公獨不往張銜之欲乘機罷其官不果陞南大常少卿太常會飲皆設樂籍更有雜差公悉與寬免禁道士俗粧每月朔望令演樂二次太廟災乞罷黜答天戒不允自庚寅至甲午在南都六年乙未始入爲北祭酒監中教典士氣踈弛不振久矣遂以道範師模嚴自表樹敦禮讓勤講習棄去一切繁文一二貴游子弟稍不率者即繩之以法而乞差爭撥之風頓息有以敷教在寬規者對曰寬非縱肆乃日刮月磨而不責效於旦暮間云耳然曰敬敷則易嘗不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今人才不古豈古今人真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循姑息而不知人才日下也公立教皆躬行以率之以正

卷二十二

五

心修身忠君孝親爲本李試諸生必刻其文之優者以式德行者稱者則揭之榜仍早撥歷以示勸病者問而醫之死者賻而歸之問取儀禮及爲詩樂圖譜分日講解禮義之俗絃歌之聲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又言之吏部謫一監丞兩廳六堂諸屬罔不清慎不但教及諸生雖歷事監生觀政進士向學中官亦從而質疑問難奏減歷日以通淹滯申飭監規五事請之上皆報可識者以爲自宋吳李章四祭酒外鮮見其比陞南禮部右侍郎同諸公卿謁孝陵衆將着緋公曰望墓生哀宜青衣角帶衆從之署吏部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察長霍走簡敘祭張故相公峻拒之且云一變而爲正人有何不可其亢直敢言如此上將躬視承天陵累疏勸止留中未出捧表賀萬壽節道出河南見餓草相枕籍語所在隨宜

瑾之朝賀禮畢，值天變，遂乞致仕歸事疾。淑人敬養備至，不殊生母。疾病頭風，怯寒，親製艾褥，乃安。歲饑，以俸餘贖其族人，事叔博如父。姊適劉，家貧，常分財濟之。痛宋外祖無嗣，每展墓，垂涕不止。從舅宋瑾，流同州，務尋訪還其鄉。卒，哀毀亦不殊生母。未及葬，以壬寅六月疽發背，坐臥北泉精舍。至七月一日卒，年六十四。是日有雷火，日食之變。及夕，有大星隕於華陰，弔者以千計。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奠位，持心喪計聞。上爲輟朝一日，賜諭祭。命有司營墳事。公頭顱圓闊，體貌豐隆，海口童顏，輪耳方面。兩目炯炯有神，雖官三品，履仕途三十餘年，座止圖書，室無媵妾，家無長物。平生不以私事干人，亦不受人私干。門人相守數十年，未嘗見有偷語情容。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

卷二十二

七

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有勅甘泉之學者，則曰：「聖君在上，賢臣在下，豈可使明時有偶學之禁？有問朱陸之學者，則曰：「初時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真書說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同特有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卒。謚文簡。武城王道字純甫，正德六年進士，歷官吏部侍郎。謚文定。棠邑穆孔暉字伯潛，官太常卿。謚文簡。三人皆淳懿端亮，深於理學，有文學，負時望，難進易退，未究其用而卒，善類惜之。

侍郎鄭文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守益，字謙之，安福縣人。父賢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司僉事，年十

七舉江西鄉試。正德辛未會試，陽明先生爲同考官，識之，拔爲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踰年告歸，意問學，嘗讀中庸嘆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言慎獨，不及格物者，何耶？積疑於懷。會陽明先生開府虔臺，公往謁論，辯反覆，間疑疑冰釋。曰：「道在是矣。自是從陽明先生擒宸濠，周旋兵間者久之。嘉靖初起，公復謁陽明先生於越，留月餘。陽明戀戀不能別，門人問之，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會大禮議起，上書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公未歷吏事，而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公頗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愧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呂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隣郡。徵寧池太問志學之風，至今冠江左。公啓之也。丁亥，陞南王客卿。中踰年，文成卒於師，公服心喪。

卷二十二

七

在部日，與湛甘泉、呂涇野聚講。辛卯，請告，趨會稽，哭文成，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于天真書院。戊戌，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己亥，奉旨簡官僚，召入爲司經局洗馬，充經筵講官。應詔上薛文清公從祀議，時與徐文貞階、羅文恭洪先、唐荆川順之相資切，士類興起。甚衆，居頃之，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蓋當事者忌而遠之也。尋改南監祭酒，公遵成憲，申章程，立號冊，俾出入相友，淑惠相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師，居無何，九廟災，大臣當自陳公疏中，爲文散，意譏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壬戌，公年七十有二，九月中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隆慶初，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莊。集若干卷，行於世。嘗語學者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目分黑白，口辨甘苦，鼻別香臭，今之人有異三代者，是非在人，猶黑白甘



苦謂人無是非之心。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敬人。井而知惻隱。噉齧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心之靈明。知是非。若黑白。甘苦。井然不爽。自慊自欺。任已而已。又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工夫一也。所從言之異。正若以覺與平等爲簡易。以戒懼爲起意。非惟誤認戒懼。亦誤認覺與平等矣。公之持論類如此。平居與學者接。不言而使人意消。說者謂溫良恭儉讓之風。感人動物。有出於言語作爲外者。師門一時相推重。不虛耳。子善。太僕卿孫德涵。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家。

### 心齋王公

公名良。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汝止孝出

續藏書

卷二十二

八

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盥冷水。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何用人子爲。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久之。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題其坐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悟入時已能如此。於是謝役。秉禮爲儒者。而人未之識也。益有年。王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西矣。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汝止說論語。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汝止乃大喜。即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贄。以賓禮見。文成異之。下階迎入。良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已文成居越。時特造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某之罪也。夫何風之未遠也。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

續藏書

卷二十二

九

所至人聚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愕眙。共匿車。勸止。留一月。竟諸衆心而反。而汝止意終遠矣。汝止骨剛氣和。性靈朗徹。見人齟齬。卽知其所有。學者意慮稍疎漏。見之不敢正而視也。接引人無間。僕隸雖顯貴。悍戾不說。學者聞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使本疑頓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求者。望庭爲歸。與剖析精密。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蓋汝止之學。以悟性爲宗。以及已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大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鳶魚飛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語持功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收者。呼之。卽應而起。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卽事是心。更無心矣。卽心是事。更無事矣。郡守召。辭以疾。謂門人曰。致師而學。學不誠矣。往教教不立矣。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此道也。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構舍居其徒。吳御史倬。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誌其墓。以爲獎。聖歸真。生知之亞。晚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云。生五子。衣壁裋褐。補雜皆有立。而壁最知名。壁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嚀嚀不能應。宗順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爲心齋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王。芝皆在公左右。宗順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相陶汰。氣

疎神涌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絲枝葉而達其根。派流而週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於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宗順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鏘然。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宗順。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皆至。羅近谿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蘇。則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之。真州。董郡丞迎之。建寧。餘殆難悉數。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爲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天臺耿公。嘗晤宗順。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白謂若何。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聞者大賞其言。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楊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

卷二十二

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慤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耶。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領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平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具此矣。居恒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

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罷。蓋心齋以修身格物爲鵠。宗順嚴取。示敦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凌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宗順堅卧。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夫宗順之未藉有所會其度。其功業豈有既哉。乃終其身。一不屑意。蓋自心齋絕去利祿。一以明道覺人爲任。此儀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盡知也。而宗順父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心齋之興。從遊者甚衆。推馴謹者。以林春子仁爲第一。

林春字子仁。亦泰州人。子仁生平束修之間。畏之若苞苴。行必愜人情之所安。故不爲鬼崖斬絕之行。言必衡乎力。故不爲要眇浮闊之言。於世紛華盛麗。優巧慧辯。未嘗一有濡膩也。起家爲會試舉首。登進士第。官吏曹。至文選郎中。吏部稱文選至要重。故峻其門第。雖親故不往拜。子仁獨門無畱賓。同志中雖名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惟謹出部。則偏走刺諸賓客。夜則挾衾被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其論學輒曰。吾師心齋說如是。惟恐人之不入。意恣恣如也。而同志日臻。是時縉紳士。以學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推山陰王汝中。畿志行惻惻。則推子仁。與吉水羅達夫。洪先達。夫於朋友中最沈密矣。然子仁猶面疵之。以其露才也。然子仁本以長厚清苦。謹繩墨自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何臧否醇雜。自程度而時學徵本體益精。頗以子仁爲未至。卽子仁亦自歎曰。此治病於稊者也。然其後蕩者失所歸。而子仁終以質行名。子仁官吏曹久。以母病謝歸。養。掌選事。慎擇監司守令。而賢同志者。薦進之。恐後其

卷二十二

十一

論選曹之職上欲以其心通於君相與冢宰之心下欲以其心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皆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誠令相冢宰之心與天下之人心合則吾職舉吾志行矣其自任如此

### 羅石董公

海寧董羅石陰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吟詠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為是天下之至樂也已遊會稽聞王文成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踞上坐文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董羅石也與之語連日夜羅石退謂何生泰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為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

### 續錄書

卷二十二

場而常不屑其所為以為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為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既老而有所不可乎泰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文成文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喪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為禮乎羅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泰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縑矣夫子其許我乎泰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為

文辭稍記習訓詰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間有或從師問學者則囂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羅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羅石乎羅石曰甚哉夫子之非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復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廬峰步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羅石日有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為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為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邪羅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願以吾為苦耶吾方揚鬚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

### 續錄書

卷二十二

十一

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子穀仕至漢陽守亦精於名理有四存稿行世

### 郎中王公

事 永陵

公名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為宗郡人駭而不信公首往受業焉公弱冠以才高領鄉薦士望之為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為諸士言願從者日眾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於師門師為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公往不荅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願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沈毅能闡明之者無喻子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曷往焉公曰諾在途自良知

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于無別檢問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瑞湖洎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公與相辨証大為推服入場屋所為文直寫已見不數數於特格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等而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聞部大臣多不喜學公語緒山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時師門來學者眾文成不能偏指授則屬公與緒山分教之而公所興起為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為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公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

卷二十二

十四

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公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為定本未免滯於善詮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蓋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

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為躐等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沈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為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大泉相証道脉始歸於一云文成發舟公與緒山追送嚴灘復扣玄貞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詔之公從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落斷常辟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文成亟可之文成至洪都鄒

卷二十二

十五

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餘人請益文成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只裏糧往浙相與質之富有證也明年文成平思田歸卒於南安公方偕緒山赴廷試聞變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為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加焉公請服斬衰以從於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襯歸越經紀喪事廬於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真書院於省肖文成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間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見於公取正焉心喪畢壬辰始赴廷對時相張永嘉欲置一甲不果開吉士科道之選欲引之公不應久之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已待補時相夏貴溪言議選官僚其培吳儀制春公門生也首以公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為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公謝曰補官

餘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視我爲何如人？遂大恨公。補南武選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貴溪票旨，詆爲僞學，而罷薦。首吏科給事中，戚賢官公，并疏乞休。銓司報予告矣。踰年，常考察貴溪使，謂考功薛應旂曰：王某爲學有明古，卽黜一人不可遺。考功雖附勢，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公者，交以書責考功。唐太史順之，至以爲不復知人間廉耻事。考功怒，遂決去，以快意。而因厚自結於貴溪。故公名雖高，仕竟不達。然終不以足動心，而學學以講學爲務。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尤盛，會常數百人。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肖豈真好勞？但念時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

續藏書

卷二十二

續藏書

卷二十二

十七

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大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幹辦此一事，閒思妄念，與世情俗態，無從而入。蓋欲究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性命，則是眾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又曰：不肯百念已灰，而耿耿於心，不容自己者有二：師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出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證明，衍此一脉，天壤悠悠，誰當負荷？此經四書之文，厄於後儒之憶測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年於茲矣。先師首倡良知之旨，于聖學脈，賴以復續，不自晨夕參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面相指授，欣然有契，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力有限，若復秘而不傳，後將復悔。師門之罪人也。思得諸同志數輩，相與辯析折衷，開舉所聞，編摩纂輯，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

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脉足徵，亦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萬曆辛酉年八十六

萬曆癸未十二月十六日後學溫陵李贄聞

龍溪先生之計，爲位於龍潭，以奠而告之曰：先生聖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無瑕，黃金百鍊，今其沒矣。後將何仰？吾聞先生少遊陽明先生之門，旣以一往而超詣，中升西河夫子之坐，遂至殫身而不替，要以朋來爲樂，全不以不知而慍也。真得乎不遷不貳之宗，正欲人知而信，今不以未信而慍也，允符乎不厭不倦之理。蓋修身行道，將九十歲而隨地而法者，已六十紀矣。以故四域之內，或皓首而執經，五陵之間，多繼世以傳業，遂令良知密藏，昭然揭日月而行中天，頓令洙泗淵源，沛乎決江河而達四海，非直斯文之未喪，實見吾道之大明。先生之功，於斯爲盛。憶昔淮南兒孫布地，猗與盛與，不可及矣。今觀先生淵流更長，悠也久也，何可當哉？所怪學道者，病在愛身而不愛道。是以不知前人付託之重，而徒爲自私自利之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己，是以不念兒孫陷溺之苦，而務爲遠嫌遠謗之圖。嗟夫！以此設心，是滅道也，非傳道也。是失己也，非成己也。先生其忍之乎？嗟我先生，唯以世人之聾瞽爲念，是故苟可以坐進此道，不敢解嘲也。唯以子孫之陷溺爲憂，是故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必相拯，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此先生付託之重，所不能已也。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遂信其爲非常人也。雖生也晚，居非近，其所爲凝眸而注神傾心而悚聽者，獨先生爾矣。先生今既沒矣，余小子將何仰乎？嗟乎！嘿而成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每

咄嗟其言，以為先生之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貴也，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為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精神也。是先生之所重也。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故因聞先生之計也，獨反覆而致意焉。先生神遊八極，道冠終古，天壽不二，生死若一，吾知先生雖亾固存者也。其必以我為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為知先生也夫。尚舉。

金都御史唐公 事 永陵

公名順，字應德，武進人。文行為學者所宗，稱為荆川先生。嘉靖己丑中禮部試第一，及廷試，遂奉內閣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公以年少筮仕，守已當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陰羅念菴洪先也。自與羅公見，知其人品甚高，因定為石交。授武選主事，以初

續藏書 卷二十二

十八

時嘗竭精神於舉業，幾成瘵疾，而學問文章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為終身自立之地。庚寅春，疏病得歸，值母艱，服闋無赴官意，以父有懷公教，乃速裝。壬辰，改稽勳主事，調考功。居家時，素知有司某某賢，後取至京，以不通關節，留滯不時用。公即密白其賢，權科與道，不使其人知之。羅峰相公改各屬官為翰林，部中首舉公拜編修，校對累朝實錄。于時王遵岩、陳后岡、高蘇門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公作，心服之。而公未敢以為然也。至其戒行，雖苦終少自得之趣。公尤自歉。時則王龍溪以陽明先生高弟寓京師，公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校對完，例當陞賞，公不欲受。又以羅峰愛已，將遠其嫌，遂告歸。張緣是怒，以吏部原職致仕。居家窘甚，而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贊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

價一緡，官府積公所却至三千金。會皇太子立，妙選官僚，上面諭宰臣起公為春坊司諫，竟以請朝。東宮落職歸，自是御一布袍，嘗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宦於其地者，欲一見之，無從也。四方之行過是邑者，必先禮於其廬，以得見為榮。刻薦殆無虛日。獨雲川舒待御之薦，車有曰：學以聖賢為法，道以經濟自期。立朝著蹇諤，正直之風，居鄉有廉靖，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朝廷不可無此正人。可謂得其真矣。公喜靜坐，樂與方外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固賢于今之儒也。居恒于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妙。而于歷算尤精。文章可以窺班馬詩，可以追李杜。然嘗曰：此不過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後文字，更何如耳。與人無間於貴賤貧富，惟投其機，則言笑無厭。有所拂，則拂然見於顏面，遇之途亦為之趨避。曰：匿怨而友吾弗為也。其與人言，聲竭底蘊，若無所不盡。事關機要，則深沉隱默，不可窺於瑣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于籌畫世故，則辨悉毫芒。性恬淡，不樂仕進，而見民之瘡痍困頓，又若病瘡，切身思救援之，如不及。貌不踰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邪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為，不能為者，獨毅然當之。嘗自謂當今少一甯武子之愚，蓋自况也。甲寅，倭奴起，羣流血東南，公目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適居有懷公喪，而趙文華者以 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公，與陳機略，且言非專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歸，朝，首薦公，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陞陞北部職方員外，堅卧不起。及巡按提學二侍御奉 旨促行，不得已赴京。陞本司郎中。 陛見後，即奉 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

續藏書 卷二十二

十九

公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擊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擊郡中。十二月公將至浙，賊聞而遁去。公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與嘉興兩次下海，泛大洋至鯨門，而還未幾，春汛急，自登海船，督諸將泊崇明沙流，賊船十三隻，斬賊首百二十級，餘賊走三沙。呼太僕少卿胡公泰、諸同事又陞右通政於時。江北巡撫李遂告急，胡總制檄總兵盧鏜往援公以江北。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檄鏜堅守，身往江北與李首尾擊賊，敗之于姚家蕩，又敗之于廟灣場。度其勢無能為，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鹽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矣。公每以此自愧，其斬賊功皆遜不居，而胡公竟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公每與胡公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國。曰：胡公計事先我，

續藏書

卷二十二

二十

一着至忠義一念，則其相符合未幾，陞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朝方倚任，十一月勉強赴官，值歲歉，請予朝得餘鹽銀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捐俸，易米散各鎮，為粥以食饑民。公素仁心，不忍見民之饑死，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即有變，千內倭寇乘之貽患不細，故于賑濟獨勞心焉。時病已甚，治軍旅不少休，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不起矣。將革，猶以為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自恨時天岐峻，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而公氣絕。

焦羽侯論曰：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為舉首，一時以為連

鑒云：達夫一斥不復用，世以難進歸之。應德晚節為分宜所薦，至今以為誚病，不知為達夫易為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為大入之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婁師德，周旋女主之朝，豈誠戀于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也。始島夷躡姑蘇，戟嬰兒為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輕硜之節繩之哉？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于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已之人，殆難與道此也。

光祿少卿羅文恭公 事 永陵

公名洪，先字達天，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為嬉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為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攘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埴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峰公之為人。年十五，開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心即嚮往，遂畢視舉子業，常敏目端坐，同舍生謂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二，舉于鄉，時同里谷平李公家食，公師事之。嘉靖八年，廷試，世宗親閱所對策，御批云：學正

續藏書

卷二十二

二十一

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深至，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榜嚴經，得及聞之，有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觀其顏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文莊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召改左春坊，替善疏請預定。東宮朝儀，忤旨罷為民家，居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不



狗時局人不敢干以私親賢問道爲謙求益未嘗以言詞先人然勝其容止者非僻爲之潛消遊衡獄僧楚石密授以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石洞故爲虎穴荆莽鬱鬱開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蓮自是多洞居時出聚友於雪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者日衆贛江水漲公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撫院馬公森以公家故寔而嘗御臺省饒坊數千金貯縣帑檄縣取爲構室助竟解之荆川唐公以京事起官約偕出公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欲爲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比自效可也矣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公答書願畢志林壑年踰五十謝客屏居止止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比荆川計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冊念詭瀝重爲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使即以邑冊請公任之於是宿

卷二十二

二十三

弊頓革貧者惟若更生比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見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斂手端默而卒年六十有一公學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于寂靜晚徹悟於仁體丁巳學憲王公宗沐訪石蓮洞中問靜曰君可聞者言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聞之茲非至靜爲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無思之位也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后有定而后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嘗得是以守吾陋而不知變非敢倡說以眩人也壬戌王公畿以專靜不達順應爲疑訪于松原問近日行持何似曰近覺一切無有

雜念即感應處便自順適龍溪曰工夫有先後否答曰即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未嘗憎厭執着放縱張皇幾侮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靜定工夫非專以默坐時爲靜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麵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語具所作松原志略中明年錢緒山公德洪以陽明王公年譜成請序公爲序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特妙契而不知反躬至不副夙期者多矣甲子郡節

卷二十二

二十三

推周弘祖問學公手書冊曰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惘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覺然不類又曰此非可以倖至也却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蓋卒之先一月也公於陽明王公之學極其尊信而後學見公躬行之實既慕服於是因公之言而益知王公之學爲當尊信王公之學得公以身發明之其有功於斯道大矣公始歸田攻苦淡鍊寒暑雖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數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無不詳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親時事日非乃絕意仕進然饑渴由已挺市引辜之衷未嘗一日忘天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平而竟不果隆慶元年詔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

公名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甫三歲嘗金  
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乃爾為展轉追尋  
不置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  
人須力追古人於是一意以聖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  
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  
首天心力行數月而體未復壬辰開闢臨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  
之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循其言求  
之病漸愈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遭危病生死得失能不  
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公曰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  
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

猶藏書 卷二十二 二十四

此體仁何等直截子思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公時  
如大夢得醒遂于欄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  
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  
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至是  
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  
知伏羲當日從平地著此一畫耶公略為解說宗正不應徐曰厚緣  
益增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  
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不為釋然三年之後二  
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  
矣因回憶往年從師論道徒成畫餅饑飽了無干涉癸丑北上過臨  
清忽遇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公

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勃而日不瞑懷懷而氣  
不分夢寐而境不昏此君心痼也公愕然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  
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漫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  
病而身亦隨之矣公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隨人  
京起廷試初仕為令入為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杖惟以  
化育人才為功課一時彬彬有絃歌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華亭相  
徐徐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部事由今觀之更有實用也公起謝且  
請曰先生加意於某不過為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  
尤幸徐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已者即如狄梁公友周之志  
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柬之時已何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  
公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柬之不知梁公徐曰我何以不知梁公公曰

猶藏書 卷二十二 二十五

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成事固  
在柬之即不然柬之雖去而柬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憂徐首肯  
公復曰宗社以人心為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  
脉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赴此合併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  
業豈不益光明俊偉也哉徐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公娓娓發明  
音吐洪咆興起者不可勝數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  
釋有步隨至盱江者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  
相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  
守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為開水利墾城濠省徭役政暇  
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叅齋捧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留  
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喊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

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彼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有峻極左史萬寶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帶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為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掖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

侍郎殷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邁字時訓南京雷守衛人生而氣貌淳靖有雅志居恒自奮曰

續藏書

卷二十二

學不究本原徒取世資非夫也辛卯舉於鄉及入太學與何善山游因聞陽明先生緒言益自砥礪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南收驗封滿考晉文選郎中出為江西叅議擢貴州督學副使疏請致仕丁卯穆廟改元用薦者言起原官視學兩浙歷江西叅政按察使四川右布政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今上在御復就家起公南京太常卿尋陞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成缺僉議非公不可強起公視職居數月復稱疾疏一再上允致仕公自筮仕至卿貳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三前後連起公右職皆迫而後應論薦者以致公一出為重始公以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擬爾公止銓力辭不就每進輒引遠若不屑事至所居職恒辦乙卯提調江西試事稱得人於浙掄士一先德行諸生中有以出妻抵誣者獄久滯公暴其杜

釋之天亡而婦從死議者欲旌其節公曰婦節以守死不二為貴從死非中制也議者雖公在太僕值周政寢弛吏因緣為姦公隨事振刷不辭煩細至典國學則申嚴功令開示名理六館士喁喁嚮風其得大體類若此性尚玄泊恬默寡交縉紳大夫或造請公不得至海內士與公氣類者貽書不遠千里以學術相辯證少求格致之義不得其說至哽咽終日究心中庸證諸內典已而澄思靜照久之忽有省自言一日於幽寂中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遍而身內有有形之心非吾心也其所得亦可窺其崖略矣陸公樹聲稱公坐鎮雅俗似房次律急流勇退似錢宣靖洞明宗要則楊次公晁大傳至其信道之篤不言而默成視理學諸儒不知何如也所著有懲忿室慾編逍遙訣測言問雲館野語行於世

左諭德張公 事 昭陵 今上

續藏書

卷二十二

公名元怵字子蓋別號陽和其先蓋蜀之縣竹人宋相忠獻公之後也徙家越之山陰代有聞十傳為贈吏部主事諡生天復以進士官至甘肅行太僕寺卿配劉安人生公公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安人憐之戒無溺苦於學公乃張燈幕中俟母寢夜誦不令母知總角時嶽嶽負意氣數矢口談時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公故抑之不荅也嘗楊忠愍諫死公遙為誄詞慷慨泣下霑衿太僕公乃色喜大奇之嘗讀書至朱子格致篇輒乙其處而沉思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戊午舉於鄉較上公車不第下惟龍山之陽喟然嘆曰聖賢學自有真曲士抱蠹蛙之見不務即心證聖而猥踵其下風豈何陋也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公有滇難蓋太僕公故嘗副

滇泉擊武定叛夷有功。思者中以畫語卒從吏訊。君身掖太僕公。萬里赴建於滇。已後馳如京。曰狀當事者。比有詔免太僕公官歸越。復馳如越。履及門。血縷縷滅趾。天下聞而哀之。庚午游太學。明年舉南宮射策。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君自以遭逢聖明。釋蹻取上第。廩廩期有以自樹。日蒙筆守官下。蒐羅金匱。典而研究之。詞林故清。署第雍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為解。君獨聚徒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屢常滿。每抵掌論天下事。不為首鼠兩端。今上元年。君嘗疏直御史某。且請進講列女傳于兩宮。以修二南之化。不報。戊寅。免太僕公。喪起家奉旨教習內書堂。公曰。若曹星近。皇位不可去。可使習為善。勃貂管蘇非人乎。乃取中鑑錄。自為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尋管理誥勅。直起居館。續藏書 卷二十二 二十九

會皇子生。奉書告楚藩。因上匡廬。浮沅湘。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咏。其槎間漫筆中。丁亥起家用詞林。久次超為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清理武黃。尋充經筵講官。既入侍金華。退而嘆曰。明主方華。孳孳學。嘔喻受講。臣風勸而講。臣不竭忠畢智。以迺宸聽。非夫也。每喁喁然盟心待對。真有所感乎焉。初上御曆。覃恩。公即疏白太僕公寬狀。請以恩及已者。移太僕公冠服。至是復申前請。忤旨。格不行。君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躬擐甲胄。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事。明主而不能為父洗沉寃。長負君親。吾死為後。蓋居常深念兩世登朝。父建功。不讐志以歿。願以身代父報國。而卒且微。國恩報父。故終其身有緹紫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顧弟子呼陛下者。再。又曰。朝廷亦多

有人乃。願公平生雅志。聖賢之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願務以實踐為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徒割文成之外郭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未流乃岐之。非是。手摘考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以祛世儒之惑。特操端介。絕不喜嬖阿事人。然坦焉。矚中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見。蓋公之進也。出江陵門下。當其炎熾時。卑者蟻附。高者驚鳴。而公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同門曰。某門人也。早囊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喪請。問病。請禱。某即死弗為矣。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則侃侃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四先生于學。越人至今誦為美談。天性孝友。侍太僕公若安人。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樂樂柴瘠。喪葬悉遵古禮。盡革燕賓崇佛諸敝俗。越人化之。有續藏書 卷二十二 二十九

異母弟二人。太僕公病。以屬公公。拊之恩。義隆備。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施。宗黨若弗及。蓋公行誼力追古人。其文章春容爾雅。粹然一出於正。初太僕公作山陰縣志。未成。公續成之。已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褒貶。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略。山遊漫稿。槎間漫筆。行于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藏于家。

侍郎楊公 事 今上

公名起元。字貞復。別號復所。廣東歸善縣人。羽冠賊。踰東平。焚民舍。公為亂兵所掠。從客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明歲中鄉試。第一人。年二十一耳。三試南宮。不售。乃遊金陵。下帷積學。邂逅江黎九儒。豁然相得也。黎為近谿羅先生之甥。為述先生言行甚具。公大契於中。

業較駁嚮往之矣。丁丑舉進士，改庶吉士。己卯授翰林院編修。丙戌分校禮闈，是歲冊封崇藩，歸省覲還。朝取道盱江，執轡羅先生而尊學焉。往復參證，因大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先生會語為各問集，又摘其論仁者為識仁編，日誦誦之，并不學者。丁亥進修，庚戌子校士八閩，試策大發所學，同志者爭傳誦，不置。己丑復分校禮闈，三月遷國子監司業。辛卯晉司經局洗馬，兼修玉牒，充經筵講官。上崇聖志，勤聖學，疏語具集中。壬辰復分校禮闈，先後所得多名士，聞父喪奔還，服闋起國子監祭酒。丙申晉南京禮部右侍郎，修皇陵功成，上命祭告，公至中都，士大夫暨師生來問學，公即中肅首章反覆開論，中多興起者。丁酉秋，因災異，復上恭勸勤學疏，踰月，輯高皇帝御製集刻行之，於其中稍為詮注，取洪範語名續藏書。

卷二十二

手

日訓行錄，疑上未果。遷南吏部，戊戌召為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母夫人卒於官舍，公扶櫬還。己亥八月，督葬事，躬荷畚鍤，哀毀之餘，感寒疾，以是月十九日卒，年五十有三。平生事親孝，與弟友厚，宗族間黨人有過耳，不欲聞，而惟就其所善，獎成之，僅僕有違，亦不加鞭朴，微以意諭戒之而已。一聞羅先生之學，銘心刻骨，無須臾忘。雖一小像出，必告反必面，歲時約同志祭奠於所居，以為常。四方之士受學者，屢常滿戶外，公隨機指授，人人躍然意滿去，討論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為宗，而要歸於孝弟慈，謂孩提不學不慮之良心，即聖人之不思不勉耳目手足之生生即心，愚夫愚婦之知能即聖氣，聖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共觀共聞，即不親不聞之本體，大抵皆本父師之言而推行之，聞者始而疑中而諱以辯，久之羣然服者，以公之

言取成於心，非世儒矯強義襲半途而廢者比也。所著有證學編、楊子學解、論學存簡稿、楊子格言、楊子政序輯、白沙語錄、證道書義、行書行於世。

忠節名臣

學士劉忠愍公

事 長慶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初為主事儀制薦侍經筵修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夏雷震奉天殿應詔陳十事王振怒公言總乾綱意在詆振欲置公死地不得會翰林修撰董璘乞為太常卿事神下詔獄公疏中偶言太常官必得儒臣馬順附振喜曰此可并殺公遂酷考璘誣服公為畫此疏矯旨逮公當朝粹公夫公不知何坐大呼死訴太祖太宗縛公至暗獄中斧磔暴下碎其體極慘毒其邑人成器設公位龍泉山巔為文哭而祭之人名其地為祭忠臺公天性忠潔議論堅正沉思積學好義力行文

續藏書 卷二十三

詞鏗鏘金春玉映人共寶之如月噴天犀也正統十四年冬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子鉞鈐舉進士鉞官廣東參政鈐雲南按察使

尚書章恭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綸字大綸初名倫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為主事南京禮部景泰初為儀制郎中屢有論建又條上太平十四事反復萬餘言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鍾公諷禮部請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舌曰作死公聞發憤即具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又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親為臣子又以天位授陛下稱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復汪后於中宮以正壺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上見疏大怒下公詔獄炮烙煨煉迫公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

同先帝上言并逮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曰

京來亦嘗請復儲遂縛三人至午門前杖一百鍾公死廖公遠謫公錮禁獄中越二年裕陵復辟輒歎給好臣子為朕家事受苦毒也出之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上令內侍檢公十四事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上亟稱歎曰好官人公繫獄久因有足疾會石亨招公卿飲公不往短公上前改南禮部上諭賜金幣文華殿遣行率改南京吏部茂陵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公上疏曰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顧諒陰大婚情禮自別乞勅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饑條救荒四事四年勅公會南臺高明考察公欲盡去諸不職者高公不可公獨疏上南諸司構公激言官怒並誣章劾公上特遣侍郎葉盛給事

續藏書

卷二十三

申毛弘即訊留都公誣得白五年秋星變自劾不允秋滿轉左十二年請老卒泰陵即位特贈尚書謚恭毅官其子立為鴻臚主簿君子曰裕陵茂陵卒踐天祚者三君子為有力矣成化初謝鐸預修英宗實錄檢公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白總裁劉定之應曰奏疏留中者例不書謝公曰景泰數年間事就此為大不書此奚書盡請上增入錄中竟不從長子玄應給事中南京

寺丞鍾恭愍公

事 景帝

公名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冬為監察御史公當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公入朝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五年九月公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

官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縛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之不已  
下獄六年八月又杖闕下下獄竟死獄中時年三十二骸掩閣  
敢收葬裕陵復辟曰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左寺  
其子啓知縣茂陵又憐公忠受慘禍祿公妻羅氏官其一子通政  
知事啓上疏請公遺骸得出園土歸葬時公歿久矣血漬臂間洗出  
倍鮮好成化二十三年公子接綸例請謚禮官謂公應詔陳言中及  
復儲事不若綸言詳切執不與謚衆共嗤笑禮官恥之公得謚恭愍

尚書廖恭敬公

事 獻陵 裕陵 景帝

公名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選庶吉士十年給事中  
刑科正統六年出陝西賑饑得便宜從事當是時西楊在內閣公抗  
章劾西楊不職八年署大理寺事踰月陞大理丞十一年陞少卿南

續藏書

卷二十三

三

京大理景泰五年七月災異下詔求言公上疏仰唯上皇被留虜  
庭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虜營未報爲  
意皇上之心卽堯親九族舜徵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  
勝算迎歸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  
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  
中大理寺丞時伏觀上皇卽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  
書郭璉爲正副使冊封上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朝  
賀上於東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幸上皇迎歸伏望  
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上皇於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  
確治道仍令羣臣時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  
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

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  
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  
下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  
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  
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近年日食星  
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謂河災召  
祥之道莫過於此詞意悲懇留中不報明年閏六月以內艱來京適  
章鍾二疏入上忽念公往年有疏大類二人并逮三人杖午門前  
幸不死謫定羌驛丞裕陵復辟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喪上  
憐公忠特並與祭葬除服改南大理言官劾公公請老上曰莊有  
大節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謚恭敏公任性易直而好剛尚氣言辭憤  
激人不能堪公雖無芥蒂人故益恨公公又不屑細行遠嫌疑好存  
謝賓客諸遊知爲權狎及至卒時無以爲殯歛衆率錢相裒助人始  
信公廉靖其濶達天性然耳

續藏書

卷二十三

四

按察使楊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楊公瑄者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爲御史印馬圻內  
民羣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公疏劾二凶怙寵擅權勢上喜  
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既還京彗孛連見祥亨二凶日  
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二凶有洩語二凶者二凶先諸諸御  
史上前暨彈章入上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公公  
與御史周旋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逼公誣  
引大臣刑甚慘酷數瀕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公坐死掌道



者滿茂餘既斥奏上會京城大風雷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  
郊外得從末減公竟茂遼東鐵嶺道過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因謝  
免後禍公不可復論茂廣西南丹二因相繼逆誅釋跡茂陵即位  
言官論奏復公官奉陞浙江按察副使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  
堤鄉衝所裏外海塘健跳所海鹽海塘皆公修築海鹽塘踰二千三  
百丈工尤巨烈患尤大陞按察使甫半載病亟察案問候尚論築海  
塘法及濬西湖之利卒祠海鹽東海上著祀典子源弘治間任五官  
監候正德元年七月源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  
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  
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書疏  
下禮部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

卷二十三

五

得連日霜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爲下  
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  
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恩惠預防瑾  
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乎矯旨又杖三十謫茂肅州行至  
懷慶卒於河陽驛妻斬躐覆尸葬之

少卿黃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黃璋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推官德安府陞主事刑部掌  
十三司獄陞陞員外郎改兵部歷車駕職方郎中內艱服除會 康  
陵北狩人心危疑或沮公行公題書屋曰石田茅屋爲生太拙鳴夷  
馬草自許何愚衆不能沮竟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 上將南  
巡時寧邸人久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廠與庶人交

通江彬又握勁兵在 上左右公卿交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司上  
疏諫公曰 上巡遊本起彬誘惑彬方席寵擅兵無敢斥言彬者不  
可舍彬爲支語恐 上不悟獨疏六事其略曰 陛下臨御以來  
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璫再壞於倭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  
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寧忤 陛下而  
不敢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  
晚矣試舉六事於今爲最急者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  
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唯聖人爲能慎動仰唯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論思  
勸講之臣於是不能辭其責矣伏望 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  
紛華遠佞人二曰通言路夫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切見近時臣僚

卷二十三

六

奏廣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  
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雖有必亂  
之事不執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伏望 陛下廣開言路不責以出  
位不加以好名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  
不敢肆矣三曰正名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  
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恠事夫  
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 陛下者天下不以 陛下事 陛下而以  
公事 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伏望 陛下卽  
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  
以正而朝廷自尊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

可得者竊焉。陛下懼焉。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母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間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壓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流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

卷二十三

七

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翻然悔悟。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旣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五日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謹按今之小人。欺弄威權。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

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况於無本。其何以安。恭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終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留意。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公疏。即碎已疏草曰。願同署名進。疏入。二公自分必死。彬

卷二十三

八

見疏。果大恨。必欲殺二公。縛下詔獄。鉗校于廷。五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公體最羸。衆咸痛公必死。乃死得甦。震竟死。當是時。海內盛傳公疏。公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鄰家。恬不屑意。嘉靖改元。召爲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少卿。公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此易彼。何邪。公沈吟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自成一家。震字汝亨。蘭谿人。正德三年進士。爲江西泰和知縣。有善政。去之日。民立祠祀爲武庫主事。孝貞皇后喪。武宗自宣府奔喪。歸。又復欲出。震抗疏諫。上怒。罪且不測。幸諸大臣力救得免。障車駕員外郎。杖于廷。死矣。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亂神不亂也。竟以瘡故卒。辛後三年。贈太常少卿。子體仁。廕國子生。爲

通政知事。是時諫而杖死者。贈主事何遵劉校尚寶卿主事林公。行人司副余廷瓚。太常寺丞。刑部照磨劉珏。兵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樂。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監察御史各。賡子姪一人。入國子監。嘉靖初。禮部主事作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園亭。凡朝廷大闕失。羣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御極。褒恤忠諫。此輩更何面目。復立清明之朝耶。章下。吏部為寢。張英者。京衛指揮使。聞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為。曰。恐汚帝廷。帝廷。

卷二十三

九

灑土掩血耳。殞命獄中。無子。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官。英弟雄都指揮。

李贊曰。當瑾初用事時。科道有言。俱被慘禍。其後勢成。銓柄在已。非其私人。不置言路。是以一時省臺。皆為不鳴之仗馬。而捐軀死諫之士。反在千輪林部。寺諸臣也。迨世宗新政。若輩盡宜汰去。而件瑜之疏。既下。復寢。豈當事者。懼傷國體。而不欲空署逐之耶。抑猶有所避忌耶。然讀瑜一疏。若輩已當愧死矣。

尚寶司卿何公 事 康陵

何公名遵。字孟循。南京欽天監人。以諫死。嘉靖初。贈尚寶司卿。賡子世守。入太學。既祀公鄉賢。應天府又請於禮部。為祠專祀公。宗伯霍公名祠。曰廉直方。武皇帝朝。瑾彬相繼用事。彬導上遊幸。禱祠。

名山。將入江南。而寧濠方謀以侍子入朝。恃彬為內應。比南巡。詔下。彬幸得便。窺伺懼中阻。乃為危言。撼眾。眾亦相視搖手。戒莫敢出語。其則以諛言媚彬。彬氣益盛。兵部郎中黃鞏。翰林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曹稍稍踵之。武皇帝怒。鞏等彬復揚言。鞏旦夕且死。冀以脇眾。公已入疏。力言。浮祀無補。敗亂且日。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禍未降。而禍已萌。蓋指濠也。彬畏事泄。匿不以聞。公慮眾為彬所脇。又鞏罪巨。測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巡幸。勿為左右姦邪。蠱惑。鞏等無罪。願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既欲杜眾口。聞是言。愈自懼。更四出機弄。下公等於獄。復噉其黨。劾言者。懷奸誑上。無人臣禮。武皇帝益大怒。榜示朝堂。無得効尤。遵等獄上被旨。荷校。梟午門外。五日。杖五十。罷遣。彬自請視。

卷二十三

十

杖者。故視賄為輕。重至是。密奉彬意。而賄又不至。杖視他人為甚。公體故羸。又憤所言不達。瘡潰不可療。越三日。竟卒。即舍獨僮奴何安一人。當草疏。時調覺之。前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邪。公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為謝。萬死。兒子勿令廢學。足矣。草畢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金。編修陳沂。後事。語不少亂。蓋是時。子世守方數歲。公年三十四爾。公既卒。南巡。議亦竟寢。公幼無他好。為弟子員。適武城王公純甫為教授。以道義劇切諸生。一日。策問。范滂母事。公感之。歸告母曰。兒設為滂。大人能慨然為滂母乎。母笑而許之。正德癸酉。舉鄉試。甲戌。第進士。吏部尚書陸公完。器重公。未幾。當試臺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丙子。拜工部營繕主事。明年。榷木荆南。故事。多昵奸胥。歲增羨以自潤。商人苦榷。過於虓虎。公。

更置一切而壹以廉率之無何出帑千金左右勸以獻績怒斥之  
來者將何繼耶乃令下商自百金下減算三之一風水敗貨者勿  
以羨足常數但令相率入算者手實其數幾何自識之藏於郡帑其  
或越貨敗令與以罰至者盡沒入之威恩並舉至今守為推令比去  
行李蕭然卒之日貧不能殮待鄉人賻而後以視歸葬先是被杖時  
父鐸與家人墓祭有鳥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  
罪者鐸長號曰遵其死夫已而果然

尚書孫忠烈公 事 泰陵 康陵

公名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正德六  
年超陞福建右叅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劉瑾亂政寧庶人已  
蓄逆謀瑾誅又結錢寧張雄日夜調中朝事幸有變又劫持省臣賂

諸文武大吏九年乾清宮災羣臣輒請建儲庶人多輩金壁通奸優

十一

既得庶人賂又疑畏不敢發直以好語紿庶人庶人自以為事十成  
八九日恣橫朝議選才節大臣摧其機牙陞公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公聞命歎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携二家重入南昌南昌洵謂庶  
人旦暮得為皇帝諸省臣附黨及羣賊依附者相助為聲勢公旁盡  
庶人奸黨言動輒告庶人先是宸濠中傷胡端敏公下詔獄得公力  
為瀕雪不死至是雖逆謀有迹顧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寇  
而為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鄉者盜賊淵藪近  
割地開為縣饒撫二府罷兵備公曰緩急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  
復又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為犄角九江當湖衝最為

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廣信  
橫峰青山諸寨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  
起劫兵器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公見宸濠逆謀急恐變起  
不測乃屢密疏言宸濠必反又盡為宸濠伏途諸奸所得即達上  
所又為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壁謝公不得已乞休不允積憂勞  
數月髮盡白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念  
四出沒鄱陽湖行劫公與按察副使許達議調兵勦之三賊遁沙井  
去公出不意乘夜出江外掩捕遇大風雨不克濟三賊竟走匿宸濠  
林墓中不可踪跡會言官發宸濠反狀朝廷遣大臣即訊宸濠懼  
十四年六月丙午伏賊府中俟諸守臣入大言曰太后密旨召我  
監國公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祥暗移汝獨不知邪公益

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公益怒張目直視

十一

宸濠厲聲大罵宸濠遂縛公許副使奮起爭孫巡撫朝廷大臣爾安  
得辱侮無禮又縛許許且縛且罵賊鍾折公左臂併許公殺憲民門  
外宸濠竟用三賊為牙爪偽稱將軍首遣婁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  
縣劉源清斬伯棄城拒守宸濠又遣人招黨賊黨有官司在不得  
發又大索兵器城中不得賊不得兵器皆持挺竿此至安慶王公起  
義兵拾宸濠湖中諸通賊至安義縣有守吏不能走故盡獲湖廣浙  
江以饒撫故不被賊禍公死節久之阻于奸倖未得褒贈嘉靖改元  
贈公禮部尚書諡忠烈立祠祀江西叙其子堪錦衣百戶進正千戶  
第一一人歷官都督次陞進士第二人歷官南京禮部尚書

尚書許忠節公 事 康陵

許公名達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長身巨口猿臂燕頤沈靜有謀略初爲樂陵知縣流賊猖獗他縣閉門自守或遣賊劫粟飲食引馬或棄城走公募死士千人持大槌隨賊向突擊人馬俱驚賊不敢近境以功陞山東按察僉事分巡遼海東寧道禮神愛民下士詳獄邊鎮懷輯陞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內外構結莫敢誰何公每繫其黨引法批繩剪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公先發後聞孫公以爲不可使賊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悉與公議宸濠反公不屈曰孫都堂朝廷大臣不可輒無禮宸濠並縛公公罵賊汝反萬段礫汝汝悔無及宸濠遂呼賊推二公出公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不絕口至惠民門挺立賊刀斫其頸屹不動賊衆共摧抑令跪竟不得一跪遂死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副使

續藏書

卷二十三

二人卽爲位易服哭人恠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諡忠節立祠祀公官其子錫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進指揮同知錫衣

修撰舒公

事 康陵 永陵

舒公字國裳生而穎異不羣凡兄六歲授孝經論語等書輒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瀚修封誥至獻馴應賦大奇之薦補博士弟子督學蔡公清試輒首語人曰此天下士也中正德丁卯鄉試戊辰卒業南雍日夜分不寐於書無所不讀而實勵志於聖學最喜濂溪嘗稱之爲中興之聖所著有太極通書釋義又作易箋問七十餘條書論二十篇詩釋說三十餘條春秋疑義三十餘篇一時名士咸推讓焉丁丑考官陸文裕公深薦第一主試者抑居十一及對 大廷萬言立

就是科 制題獨詳上自義農以及近代凡經史所載爲治之事悉以咨焉公敷陳道法至詳至備直言時弊諄諄懇切而卒澤於道德仁義粹如也 御批第一甲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時 毅皇帝不時巡幸公憂之戊寅春二月 孝貞皇后崩踰月卽欲往視山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公度其且至宣府遂上隆 聖孝疏謂三年之內當添居 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執紼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既而又上車服疏謂 天子等威莫大于車服而下同于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每疏之中三致意焉會江西洪水決圩漂舍遂乞 恩終養謂臣係獨子無他兄弟父母老疾恐填溝壑辭極悽愴凡五上疏不允已卯春 車駕議以三

續藏書

卷二十三

十四

月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溯江浮漢登太嶽且過中土繁麗先是江西宸濠久蓄異謀又結陸完錢寧輩爲內應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貳以故一聞 駕出人情洶洶皆以爲天下事不可爲矣公乃慷慨曰 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五日早疏先入乞留 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爲 陛下言者江右 親王倡吳淞之計大臣懷馮道之心陸完以祿位爲故物以朝者爲市應以 陛下爲棋奕以革除年萬事爲故事復痛刺閭閻謂一切危亡之迹不苦言以救而聽 主上之自壞時完以智術倖高位利于 主上遠出則已得以自恣或濫之謀倖遂則已又有非望之福故造爲惡語沮抑諫者謂 主上聞直諫便舉刀爲劊狀且曰今撤賴矣初以此沮公公不聽復以此

沮諸欲諫者公乃邀考功夏公良朋儀制萬公潮太常陳公九川  
寓舍酌之酒贊之曰匹夫不可奪志是夕遂連疏入時號江西四  
子明日吏部張衍瑞等兵部黃驥陸震等刑部陸偉等疏俱入又明  
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疏俱入又有太醫院  
醫士徐鑒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向使公爲陸完沮則夏萬之疏  
且緩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以尼主上之行哉乃二十日天威  
震怒命舒芬等百有七人于午門外跪五日未辰而入終酉而退  
公嚴整無異平時二十五日戊午命舒芬等于午門前襪衣杖三  
上公以跪首杖特其神色不喪惟口呼高廟之靈冀以感動上  
心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尺至不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斬然  
杖畢幾斃卧院中掌院者懼禍至使人標出之公屹不爲動曰吾官  
于此當死于此又命爲首者調外任遂謫福建市舶副提舉羅一  
峰劾大臣遭喪起復亦謫此官公謫同其地比歸閩人宗其道德風  
節乃立祠以祀二公云卽裹病就道或勸俟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  
邪是時死而復蘇遠近相傳爲野祭有一峰之後見先生語既至閩  
布德宣威遠夷心服服則講學不倦生徒日衆六月丙子江西宸濠  
反敗庚辰閏八月聞外艱慟絕兼程而歸歸則哀毀骨立壹循朱  
子家範辛巳夏世宗卽位肆赦諸竄謫者悉未服闋應詔復官  
翰林道濟入謁先師行釋菜禮同歷宮宇壇場堂閣覽山川勝處  
徘徊數日與聖公講士相見禮聖公固讓因錄所撰謁闕里記所書  
里圖所貌夫子宮牆圖所行釋菜禮儀及士相見禮儀并問答五  
章端句三十五韻總題曰東觀錄時吏部依詔書例陞俸一級公

上辭陞俸級疏六月奏請勅命遂得賜恩又進公階儒林郎降  
勅褒之甲申春二月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公上乞命命婦  
朝賀疏謂皇太后奉陛下宗社大計而陛下承繼大統觀夫  
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太祖制服之意則是陛下下皇太  
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是宜率天下懽心以事其親而不可使  
皇太后之凄凉也三月乞致仕以圖便養疏再上不允泊夏又再上  
不允又乞改選以便養又不允時世宗欲尊興獻王爲皇帝爲  
皇考命下羣臣議大體公執議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  
疏凡三上固爭不得乃率朝紳慟哭於廟皇帝震怒杖如前幾  
死罰俸三個月時奉太安人聶氏就養明年乙酉太安人卒于京扶  
柩南還行李蕭然抵家三月而葬生平酷好周禮詳加訂正作五官  
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剔僞一卷既乃校定正經仍六卷總之十  
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謂周禮者至誠盡性之書也門人魏公良貴  
刻于寧波府官舍又嘗修三禮書未就而公辭世公幼卽讀板日記  
數千言貫穿經史百家于天文尤精觀望星氣有占必應雖同館號  
知天文如黃公佐者亦自以爲不及也又言鍾律度量所以治曆明  
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也周公觀大司樂  
則律曆備矣識者題之七歲能詩十二工賦大或千言少僅數語志  
意溢發多所自得嘗語同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  
利相因者也怠勝欲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吾儕格君其豫在此  
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義同功而不滿先儒本於易之說謂濂溪  
得斯道之正脉而直責程正叔之外師至於周禮一書嘗責漢儒多

附會之罪。宋儒之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於吳。

賈氏以儀禮為本。周禮為末。謬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改。少擢大魁。初不色喜。繼謫閩。船了無愠容。獨立敢言。不撓不懼。端居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晤即相告。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不敢少失尺寸。每開庭訓。惟恐行之不逮。比列侍從。即委身於國。曰。此太史公教也。一聞高堂之疾。前後陳乞終養。無慮于疏忠諫。兩朝先後一節。如諫南巡。議大禮。言必要諸大道。通籍十年。義氣激烈。諫而杖。杖而竄。又復諫。又復杖。絕無一毫得失死生之念。幼以聖賢自期。嘗悼異學之謬。曰。空言無補。不若修其本以勝之。因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書之座右。緇流羽客。悉毅然絕之。至於權倖奄宦。有求通者。拒之亦如釋老。居閩未幾。奔父喪。琉球人自長史金爵而下。莫不

續藏書

卷七十三

七

哀號追送。扶母喪入江。忽雲垂波立。危甚。乃為文。顧祭風濤頓息。與朋友相劇切。無幾微矯飾。尤善成就後學。嘗語之曰。士當爵祿不入。垂心溝壑。不忌于念。公始生。士人泊舟野江。夜半聞曰。狀元姓舒歿之前日。門生謀桄。夢垂白簾。中有六字曰。忠孝狀元。止此歿之夕。大風雷電伐木。鳥巢覆屋。瓦飛其關係有如此者。病中矩度。毫髮不踰。臨終沐浴。與眾揖別。長子泣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乃睜目謂曰。六經大明於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余生平精力。盡在此書。第未及進。御為歎爾。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肅皇帝有精醇端介文魁天下。賢名大振之褒。又有陳仁義格君心之褒。楊一清諸公稱之為忠孝狀元。至脩之伊洛之賢。海內士以公與羅一峰並稱。實不愧云。

太常少卿楊忠愍公 事 永陵

忠愍公名繼盛。直隸容城人。幼苦家難。貧甚。力學堅苦。嘉靖初。仕為南吏曹郎。剔宿弊。立章程。吏曹肅然。轉兵部車駕員外郎。時虜方亟。而部曹承習上下文書為支吾。大不愜。會咸寧侯驍議開馬市。部議推繼盛行。繼盛具疏言。馬市決不可開。然既已遣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開市五事。一。必令俺答愛子入侍。二。令盡還所捕虜邊氓。三。議開市後。他種落入寇。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為三等。五。欲整兵為戰守備。毋玩忽生虜心。部尚書聞之。曰。如此。則馬市不可開矣。乃別遣主事行。而繼盛疏竟上。上三閱之。曰。繼盛言是。旨甚溫。而鸞有揭帖進。乃下大臣八人者。會議。鸞方盛。八大臣皆中。偏附和。許開市。而繼盛遂逮獄。訊。請狄道典史故事。諫官者不事。

續藏書

卷七十三

七

繼盛乃日求民利。病與革之。疏桃水以灌塲。開煤山以省薪。竊狄道官無冊籍。輪賦獨聽書算生操重輕。乃集書算生科綜之。於是異時飛詭之弊盡絕。而贏糧數十石。均諸民。糧重地。往求售不得者。又傾貲易其中。二十畝助諸生。上官私易叛禍者。拒不聽。已建書院。諸生學其中。建社館。教奮漢生學。於是士知嚮往。番漢生亦各知揖讓。敬長上矣。比去。民哭送者千人。明年。遷諸城知縣。豪強斂戢。盜賊屏息。尋遷南部曹主事。已召入。遷刑曹。改兵武選郎。繼盛念起謫籍。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國者。於是以元旦日食。具疏。大學士嵩專權。誤國者十罪。逮詔獄。問主使。問引二王。蓋嵩意疑公嘗受業閣學士階。而二王為上所諱。言故也。繼盛對獄曰。今廷臣無慮皆嵩黨。就為主使。所為引二王者。以奸臣誤國。雖能欺皇上。而不能欺二王。



蓋二王年幼，又常不見。上非奸臣所避，防至親莫如父子故。皇上一覺悟問之，庶二王能言之也。拷訊苦終不撓，又明日下衛，杖一百，送法司。附許傳親王令旨，律論死。方繼盛詣衛受杖時，蚘蛇生者飲之酒曰：此蚘蛇膽酒也。可服。繼盛曰：飯山自有膽，豈必蚘蛇哉？遂談笑赴杖。杖畢，下刑部獄。死復甦，太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已益脫然。時部諸司皆憚輔臣，頌繫之甚固。繼盛自刮腐肉，去膿血甚楚，而泰然安之。王比部世貞爲奔走求救，王司業材詣嵩爲力解。輔臣陽出疏許諾，而爲子世蕃及門客所持，竟不上。材流涕爭不得，而繼盛竟死。隆慶初，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是時抗疏論輔臣罪者，吳給事時來、張主事紳、董主事傳策、紳以上憂邊甚，具疏言國家所恃以屏翰醜虜者在邊鎮，

卷二十三

九

荷邊鎮諸臣皆由公推舉，具得人則邊務畢，餉何至若今日之紛紜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盡行賄賂，未推之先，不論其才，但通關節者乃得推。既推之後，不論其功，但勤問安者乃得遷。托名修邊者非實，修邊以餽嵩也。托名築堡者非實，築堡以餽嵩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爲功，或謂入爲道，覆沒全軍者得以蔭子，戍殺平民者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使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之計盡爲廢壞。如此，則醜虜安得不橫？右衛安得不困？臣竊謂嵩不能雖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爲也。國家定額以給發各邊者，在戶部。苟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軍，當亦足用。何至若今日之大困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既以賄賂爲事，必至剋減軍餉。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絡繹，悉邊鎮齋餽，未得見嵩，先餽其子世蕃。

未見世蕃，先餽其家人。嚴年嚴年之富，已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曰：人臣不可使富於國。嵩意欲何爲？耶？致使軍餉盡歸私第，而沿邊將士凍餒不保朝夕。祖宗二百年以來養軍之費，盡爲耗散。如此，則戶部安得不窮？臣竊謂嵩不能雖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軍餉不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爲之人十者，猶足以供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奈何今日之人才，久爲嵩所敗壞，無有底止。自嵩輔政以來，不顧朝廷名器，惟務私家囊橐。子世蕃市井無賴，倚藉父資，一時無恥之徒，如梟攫腐，如蛆蝨穢，或在內也，則圖爲改官，終日干調於私第，或在外也，則謀爲遷秩，終歲打點於京師。有以三千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美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致靡然成風。如喪心狂病。祖宗二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廉恥禮義盡

卷二十三

三

衝嵩所敗壞，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負忠爲國愛民者乎？如昔人者耶？臣竊謂嵩不能則人才日下，才下則理財禦邊終莫能爲也。夫國家之最重且大，至於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爲所敗壞，如此，陛下雖憂民之深，求治之切，亦奚益於治哉？臣觀嵩爲人，險足以傾大詐，足以惑世，辯足以亂正，才足以濟惡，附已者不顧公論，立登之顯要，下附已者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蓋將以箝天下之口，使天下之人甚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後益得以恣其惡。此忠義之士所以怛憤激憤懷深長之憂者也。陛下聖神剛健，黜奸臣趙文華，召兆民莫不舉手加額，極口稱快，以爲太平盛事。今嵩罪浮文華十倍，願賜罪斥，則沿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新。天下幸甚。

光祿少卿沈公 事 永茂

青霞沈公名鍊字純甫越人也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即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為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子為急用仇倨忤御史得調往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為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敢以分加公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公間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公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喜從尚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嗚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於時虜闖入塞都門不啓天子坐西齋宮憂之會虜獲我中貴人為媢書附以進曰子我整通貢即解圍不者歲一見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

卷二十三

三

大臣以御朝請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孰便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虜所謂貢者耶彼傳城而軍我乃城下盟竊以為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醉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起嘯嘯言吾姑寬虜以子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廷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為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惟而問曰若何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嚙弗言故小吏言胡惟也且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情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為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

當事臣迫誅益入昧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傾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沈公飲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淪淪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賊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即不死而苞苴且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修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昔歲誼譴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自為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當日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漿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競爭為公晉相嵩以快公公亦大喜

卷二十三

三

日相與晉嵩父子以為常至為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而侍郎楊順來總督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選候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微避兵人慘之以為功沈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請之前大帥悲既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虜大人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為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請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母為爾公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吾眼在否而欲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全紹魯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劒習射將以問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

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還為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又嵩客也。世蕃為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為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奏捕諸白蓮教逆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修公籍其家。而子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快快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上怒。相嵩不及為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為襄理。還其諸生。穆宗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寃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又次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姦黨狀。而給事

續藏書

卷二十三

十三

時亮瓚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當虜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子敵民矣。陸公為言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公於詩文。接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以故人咸讀而憐之。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一。子四。長即襄。次襄。死公難。最少子泰。以釋免。襄既白報公讐。推太學恩奏。

論曰。為國擊嵩。不勝公徒。為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不死。神韓韓者。億百千紀。嗚呼。嵩乎。蕃乎。順乎。楷乎。死而死矣。余謂公死而生。嵩生而死。公固流芳百世。嵩亦遺臭萬年。若嚴嵩諸人。真所謂求死不得者。曷嘗死也。卓吾子私記。

御史楊公

事 永陵

楊御史爵富平人也。嘉靖中。疏請慰人心。以隆治道。言臣惟人主身。用人行政。萬化之本原也。是非得失。方在乎幾微。而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就。關焉甚可畏也。聖帝明王。深察乎此。事無微而不謹。時無誓而不懼。為大於細。圖難於易。故能天人文與。而有以延祚於靈長。今天下大勢極矣。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謹說而諛。黨同伐異。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臣早夜耿耿。至痛心流涕。誠不忍默然保位。以上負洪恩。下負所學也。惟聖明垂聽焉。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為安。以災為利。以可憂為太平。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積弊而蠱所以為不可救藥之病也。往年夏秋。恒陽不雨。畿輔千里。無禾。歷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洵洵無聊。此正陛下撤樂減膳。率羣下祈惠祐之時也。而大學士夏言。數人者。方以為靈瑞而稱頌之。不幾於安危利災。以大可憂者為樂耶。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佞人。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大臣之職。當輔君當道志仁。先天下以為憂。無患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是所謂小人乘君子之器者也。夫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為天下之惡。朝廷之蠹也。迹其舉動。亦豈能有迷於聖鑒哉。顧聖德優容。不忍卽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為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遏之於漸。則朝廷優禮大臣。體貌未失。而武勳餘裔。亦得以善其終。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羣邪趨附。善類退處。於天下國家之禍。必深矣。治道去其太甚。此其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

續藏書

卷二十三

十四

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得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以至於死亡臣近巡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一人此南城一郭耳其諸五城尚未知有幾也千里之遠耳目之所不及又不知其有幾也此皆陛下之赤子望豆蔬延須史之生而不得正陛下憂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累年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至數十員又以一方士之故差官萬里遠修雷壇浚民膏血而不知卹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窮民之財盡民之力其無乃自感其根本也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宮室而至於亡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加以頻年災異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每以勤

卷二十三

十五

敬之道交相警戒如堯兢兢如舜業業如禹惜寸陰如文王日昃不暇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考期治隆熙泰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爲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天下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而服行之矣數年以來朝儀間闕經筵輟講大小臣庶朝奏辭謝未嘗得一觀聖容敷奏未嘗得一聆天語今庶官入覲遠自萬里孰不欲一望天顏以慰快觀之心而咫尺闕庭不得一見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玩愒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聖王之世致左道以惑人者必誅而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者也今舉名器之重而畀諸迂怪之徒異言異服列於廷苑金紫赤綬延及方外而名器之濫極於此矣陛下以天縱聖資爲上天元后遠宗

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細旃廣廈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而藉之爲聖躬之福耶甚非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不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趨異教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議於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諫虛懷納諫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陛下能容敢以直言干冒天聰言過激切而不獲罪者亦多有之此年以來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爲罪而斥故臣下懷危慮禍無復有犯顏直諫爲匡救逆耳之言夫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

卷二十三

十五

吝從諫弗咈高宗商令主也傳說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最之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者也臣恐自今而後雖懷忠義之心非仄心仕進甘退丘園亦必深自晦藏爲保身之計孰敢發口論天下之事以取死亡哉忠盡杜口則諛諛交進上德不達下情不通堂陛之近遠於萬里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伏願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戒勅夏言務篤忠貞以報國於郭勛預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罔之術一主於慎獨以養天德達王道則莊敬日強而眉壽千億虛明照物而忠邪莫逃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福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端在此矣疏上下詔獄械繫者數年雖處憂抑中端擬正直雖獄卒咸敬信之久之得釋而會尚書決有陳諫

上大志曰。我固知。諸侯言歸。過者立至矣。命即與給事中怡。郎中魁俱就逮。時。家方一日。忽錦衣校至。曰。若復來乎。校素敬。爵。慰之曰。吾欲有他。特一省公。爵笑曰。吾知之。與校同飯。飯。攝食。校。不能舉。爵。啗。茹。自。若。也。食。已。曰。行乎。校曰。宜。一。入。爲。別。爵。立。屏。前。曰。朝廷有。旨。見。逮。吾。行。矣。即。攬。袂。行。復。再。踰。年。乃。出。

太子少保海忠介公

事 永陵 今上

公名瑞。字汝賢。廣東瓊山人。以鄉舉爲南平學教諭。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云。孟子言爲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非。道。而。尤。其。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稱。爲。貧。哉。自。世。沿。此。說。不。察。故。居。此。官。者。多。娼。妓。不。舉。其。職。士。習。蠱。而。吏。治。燼。所。從。來。矣。持。論。若。此。尋。進。淳。安。

續藏書

卷二二三

壬午

令。淳。嚴。邑。也。地。瘠。而。民。貧。所。產。茶。竹。杉。柏。外。無。他。物。且。重。嚴。複。嶂。民。易。逃。匿。山。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諸。官。飭。日。五。六。至。夫。役。送。費。不。可。支。公。慨。然。思。拯。之。初。入。署。例。有。燕。公。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乃。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奉。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周。沾。沾。知。令。志。有。在。矣。無。何。度。田。定。稅。不。使。窮。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關。淳。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加。饋。制。府。竟。無。讓。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益。異。之。也。豐。城。鄢。懋。卿。由。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楊。三。臺。使。驛。燕。之。費。至。千。金。公。將。往。徵。齊。雲。縣。所。過。郡。縣。供。辦。令。甚。峻。及。淳。安。公。乃。爲。書。上。

郭甚言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爲。與。小民不當虐者甚具。鄢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曰。令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慄。曰。令。何。難。幾。累。我。輩。矣。公。時。已。晉。嘉。興。別。駕。鄢。私。人。御。史。袁。迎。鄢。意。以。他。事。摘。公。從。舊。職。論。調。興。國。興。國。地。故。單。薄。歲。賦。不。入。民。苦。浮。糧。爲。患。公。述。八。事。上。之。中。丞。而。獨。亟。清。丈。以。姓。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肅。皇。帝。尚。玄。修。朝。政。多。曠。公。慷慨。言。

續藏書

卷二十三

壬午

肅。皇。帝。崩。莊。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尋。改。兵。部。主。事。已。晉。丞。尚。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爲。左。通。政。遂。以。食。都。御。史。撫。應。天。時。公。威。名。藉。甚。中。外。墨。吏。往。往。望。風。解。印。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藉。其。門。以。居。聞。公。至。即。易。赭。而。黜。中。人。監。造。者。以。八。人。有。與。行。見。公。亦。減。其。半。云。吳。故。有。松。江。匯。震。澤。入。海。瀕。江。田。藉。其。灌。漑。已。爲。潮。潮。淤。爲。陸。公。斥。羨。募。工。乘。輕。舟。躬。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成。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于。其。豪。以。爲。好。利。輸。不。必。入。公。獨。那。翼。窮。民。而。權。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無。逾。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陳。武。斷。殘。民。輒。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暴。者。多。竄。跡。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

亟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爲井田之遺意故其令疲邑撫三異皆以清丈爲急而力行條緘一法令額外征徭不至重困之至今小民得保守田業相率繪公像而尸祝之比比也然公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歸居十餘年九卿若臺省前後薦公者無慮十餘疏今上聞公名起公南僉都御史旋以爲南吏部侍郎公至首陳治安要機謂今日倉粟爲姦決不可縱而歸本君身多責難語疏奏上深鑒其忠屢欲召用而柄地有陰沮者乃以爲都御史掌南院諫處三遷皆出特簡海內端人舉手相慶以爲特達之知而小人之不便者顧目公爲迂濶詆之甚力章亦寢不下公屢疏乞歸上屢報問竟以丁亥卒于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士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公

續藏書

卷二十三

二十九

至罷市者數日祭于塗累數百里不絕計聞上震悼久之贈太子少保諡忠介

續藏書卷二十四

孝義名臣

丘公 事 孝陵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名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繹騷鐸憂懼不知所爲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給親亡何母弟鈞擢會稽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於神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下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所

續藏書

卷二十四

十

知縣簡公

簡祖英字世英廣之東莞人學問該博有才略事元爲江西都省員外又從左丞相何真起兵保鄉邑贊平仰宗愚功居多廖永忠克廣東乃徵祖英赴闕燕勞之資以纁帛拜太平縣知縣以母老疏辭歸其略曰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少長知學冀或用世

恩臣之志也。何以叨食元祿爲何左丞泰佐適值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死節者五人老母陳氏爲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即死其有愧于石苞多矣茲遇聖朝維新征討不服率土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嬰鉄鎖臣母得以生還雖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抵烏私情者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復完白骨再肉銘感聖德徹于肝肺雖九死其何能報陛下復加甄錄寄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而臣遠巡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民牧欽惟聖朝以孝道治天下以仁心懷遠人臣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年逾老孤苦特甚伏望聖慈矜其愛日之短俾遂歸養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謳歌德澤爲幸大矣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西山之日其來幾何苟違親而事主

卷二十四

陛下安所用之上從其請時上方以道德風厲天下凡勝國阪降之臣始雖榮遇終必擯斥名士如危素張以寧輩皆所不免祖英之見卓矣又有高彬者字文質南海人何真部曲也仕元至萬戶佩金虎符入國朝乃走江湖爲巨賈徵爲武職固辭久之把筆學爲詩有奇語孫實稱之晚年日坐一小樓讀易不知其身之老也號蟾溪云

姚公

元末兵亂桐廬在浙上游密邇於杭獨當其衝寇盜旁午肆剽掠民不聊生父母妻子避匿山澤不相顧邑人姚伯華二十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度不能存奉二親匿闕原山中各挾資以行倉卒爲羣盜所迫投叢莽間散失

不知所在盜過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其子遂爲盜所得妻聞知賣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嶇夫婦老不能步哀訴乞免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計盜來未已用絳緇被二裘其父母以肩擔之來夜由間道奔桐江時江無舟躊躇間俄漁人棹小舟向岸來伯華出銀鐲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復有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墳之右探樹葉掩之徐用木錐挖土饑寒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覲也晝伏夜作一晝夜完成深可丈餘負二骸棄之於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未幾

卷二十四

大定民各復業於是伯華歸即舊基而屋之孑然一身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嫂宋氏聘錢塘楊氏爲孀生三子家業漸饒伯華恨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至悲不自勝計其過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歸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鳴咽弗已進飲食輒推去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時聞者無不感動伯華記逃難日乏草履幾不免羣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三子生八孫顯者曰變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叅政子孫男女不下七百指伯華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孫樂賢曰變幼時聞鄉長老云伯華善人也嘗寄人綾帛衣以數百計一夕火發家資煨盡一不顧急移所寄物或謂掩之給以火可信也伯華明日按籍各還其主無一失者客有過其肆少憩遺一巨囊視之乃鈔也急追還弗及也逾年遇其人延至家詢之其



人不自記憶出囊還之封議宛然客嘆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任河南水城典史以事坐烹獄既釋乃死其內弟火其骸携歸匿之給曰得錢事可解伯華罄其所有不足復齎命田四十餘畝付以去既而歸語曰幸弗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置黃山去蓋往取之衆知爲所給欲暴其情伯華曰弟得兄骸歸葬足矣置勿問於予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伯華不自京而持以遺後之人後之人不忘其所自而復以遺之後人庶乎餘慶可延也

### 朱公

朱煦者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母楊氏性嚴難事諸子稍不如指笞擊之不已煦事之盡恭洪武中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輪作城役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亦論罪

卷二十四

四

輪役時城役嚴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不能堪謂子煦曰吾貴力豈足任此吾且夕死已矣無爲汝累汝第負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二弟守視之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戌極邊者三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一父緣訴獲免卽萬幾死無恨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只告枉狀上上悲傷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輩骨肉皆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悲死病亦死嗚呼目死得免於刑幸矣而父子俱以病死豈不謂有命哉是時黃巖陳叔弘坐賊論死其子圭請代上喜欲原之刑部尚書來濟以爲法有常不宜撓法開僥倖路論如法問者皆嘆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圭之志也於圭何憾焉

### 毛公

毛聚德玄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秦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不避我聚泣曰我老母在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虎狼聚弗憚跣足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葬極將及殯訛言盜且至衆懼欲奔匿聚曰兄極在斯安忍棄之卒掩殯而還再從母殯城隅人取其塋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聚皆爲葬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貧不償者則焚其家有客宿其舍且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隣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

卷二十四

五

無畏幼皆以誠父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聚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子絃經皆好學絃由國子生爲殿廷儀禮司序班

### 劉公

劉謹浙江山陰縣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甫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歲矍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澳夷初服道路荆楚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癲欲以身代戍冀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携伯兄子往而伯兄子亦尚孱弱又復歸悉鬻家貲以往蓋三返雲南始得歸其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爲生謹力供菽水晨昏

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倬爲傳其事。

程公

程通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弟子員。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遭喪歸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年耄。通乃上書言。臣幼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遇微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高皇帝憐之。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平。既至。更并召通。東西立殿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咽不能仰視。帝歎曰。孝哉此人。命除其籍。

孫公

孫孝子。惟中。濰州昌邑人。世爲農。孝子長身美髯。朝耕暮讀。善談古

今事。臺臺也。雅愛宋名臣言行錄。亟稱之時。以爲省括。爲寧海州吏

木

目。推擇上益都。會父卒。皇皇如不欲生。既葬。結廬其側。苦塊曠野中。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啜淖糜。二五而止。晨起。掬雪頰面。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反哭。不對。事聞縣令。夜半携二蒼頭往廬之。見孝子蕭然。塊處風雪中。也歎息而去。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孝子居廬三年。劉亦居望室。不近酒肉者三年。

錢公

錢瑛。字可大。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滙。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尤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賞

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

長。自至正丁酉以來。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本和被鎗不死。縛之。可大聞。即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可大訴不已。本和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義。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即解其姑縛。縛張氏。張氏俛就縛。擲所携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即罵賊不肯行。遂死之。人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薦者三。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爲之悲痛。本

和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名之曰思樓。然其爲人頗豪健。

七

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于家。一子曰遂。志以科第得官。爲山東按察僉事云。

瞿公

瞿孝子嗣典。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達。元初爲百夫長。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怯憐口提領。孝子天性純慤。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者。母患癰。難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燂湯洗滌。執扇驅蚊蚋。靡晝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割股可療法。視刀于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額流血。刀非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

之氣銷如失。一旦母思羹食。時羹始畢。孝子求諸市。不獲。凡川有羹者。解衣入水。獲其羹。寬之。雙脰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明不相我乎。俄得三羹水中。人以爲精誠所感。云其宅心仁厚。單實者必思賑給。而不欲使其知。龜上王氏家無擔石儲。且臥疾不能興。雞初鳴。孝子往以錢二十緡。投其意。隙而去。民有告糴者。鷄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陽問曰。若欲糴。千耶。遂如數與之。鬻蔬翁過門。孝子市錢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令補餘錢。翁慍而辭。孝子曰。汝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買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利。寧能足吾欲乎。歲大儉。來相依者數十人。孝子擇有近舍。舍之。會厲氣作。病者相枕藉。孝子每晨躬携粥華撫視。卒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囊。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

續藏書

卷二十四

未幾。又有仁契。參及白金者。孝子歷賴曰。金固易致。質劑乃資業所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孝子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州里翕然稱之。孝子年且耄。及見介子莊。宦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孝子病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恒理。爾煩語吾兒莊。善事聖天子。母以老身爲念。遂終。宋太史論曰。濂待罪禁林。日與莊爲同官。莊念父在遠。一語及之。涕泗潸然。流瀝因數日。非誠心愛日者乎。已而蘇人來言。孝子之賢。絕於醜夷。有未易追躡者。濂又歎曰。非是父焉。能有是子乎。是有關世教民彝之大。故造瞿孝子傳。使闔閭方履者讀之。必將惕然而自省矣。

趙公

趙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年十四。爲島夷所虜。轉商日本。其王知其中國人。召見之。留侍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爲土官。畜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風遭虜。抱繫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上意在柔遠。不欲遲留之。遣令還國。許給驛暫詣金山。獨其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未幾重遣。上命別去。祥至日本。啓以聖意。番王允之。仍令入貢。申前請。詔許襲職歸。養祥母子相失二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其養。難矣。祥事母備極甘旨。聞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喪葬皆以禮。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

續藏書

卷二十四

洪公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德性渾成。無疾言遽色。事親孝。養備至。服勞終身。不怠。父友璋。病癘。延年餘。起臥粥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妻兒顏氏。貴家女也。璋念兒卽孝。而婦或少嘆。心終不安。一日。強坐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傍。是夜。父少起。呼僕不寢。力殆而仆。忽一人參脇。驚曰。爾爲誰。士高曰。兒也。知父畫所云。非實。特候於此。則相持泣曰。天乎。兒孝至矣。已而父疾良已。祥與妻益竭力承事。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置。見父形於懸鴈鏡中。人謂誠孝所感。士高喜讀書。明義理。死生利害。了無疑滯。嘗值暴雨。或勸其急行。笑曰。緩急等濕耳。壽九十七。

終里閭評行號曰隱德洪先生子六人俱賢曰亮者金華武義志亦曲盡孝愛云

### 虞公

孝子姓虞氏諱謙字靜之世居明州南村桃浦鄉孝子幼時即依依戀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舍總髮就外傳讀詩至明發有懷蘇頌涕尚書楊文懿公見而拍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既長迎顏承志唯謹成化甲子從兄謙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父憐其衰老命孝子代之行孝子曰父命也惡敢辭行無難色入吳謁陸績墓次彭城訪劉士雋遺事過沛拜王陵像抵安定毅然就役若忘其爲他人者文懿公爲之請得免歸歸拜父母跪且泣曰兒不孝不能朝夕左右貽親萬里憂罪何言弘治辛亥父遺病孝子侍疾醫藥備極

續藏書

卷二十四

十

懇惻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悔于余身父之類爲墳赤血縷縷見及卒哭絕復甦歛殯率中度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母勸之嗚爲一舉母入復徹去坐臥苦塊髮面黑如囚垢嘗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經一遍畢乃哭哭至淚下侵碑碑爲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如所生備陳平生若所見又作哀文五篇以見志丁巳母病劇痛不欲生及逝哭飲哀莫一如其父至遠其內子非祭不相接非病不入問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人孰無室家之養子何自苦乃仰天拊心歎曰余天地間一罪人也吾身亦已多矣遑顧其他孝子體貌壯偉至是哀毀骨立不復舊容尚書楊公大叅張公侈爲歌章以憐其志里中人咸稱曰虞孝子孝子云先是月朔哭有白鴿鴿來巢寢室馴甚每聞哭聲鳴鳴鳴若助之者

### 楊公

楊孝子淮安人名晏字克彰然鄉族長老交游士夫未嘗名字之咸呼之曰楊孝子楊孝子故楊孝子名最著孝子性端慤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恭父蚤世哀毀特甚母陸慰解之即強顏以悅母心而哀不衰事母之道備至家無厚資而甘脆無不如志母酷愛其孫時牽率抱弄於前枚指之曰某可承家某可事生業某當作官顯門閭母聞之大悅門戶有憂戚不以告母嘗愉色在左右以安其心暇則坐塾中誨諸子及鄉鄰之秀必以躬行孝弟爲先才質輕俊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懇懇諭之弗改則厲聲斥絕之母嘗病醫禱備至晝夜未嘗安寢食母歿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廬於墓側衰經不解晨奉櫛頰夕奉浣濯如生時不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鳥爲之翔獸爲之伏時左布政使蘭陽丘陵爲太守兵部尚書王竑爲都憲鎮淮聞孝子名遂上奏旌其門自後以其子理貴封刑科給事中東海張弼曰子嘗過淮問楊給事則有知有不知者曰楊孝子則皆能道其行事指其里巷噫孝子之孝誠可謂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然夷考其事不過日用之常委曲致力耳蒙莊有言事親而能適不問所養矣然則世之立異爲高而未必能悅親者非真孝也

續藏書

卷二十四

十

### 王公

文安民王原在襁褓其父珣貧甚苦於里役謀于妻張氏曰吾單弱不能支門戶今躬耕薄田數十畝不能辦歲役吾將逃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存活別後勿相念也出而不告其所往張氏撫原

乳乳以居原幼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累于貧不能顧我母  
子棄家避差今二十年矣淚下如雨原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  
一日跪其母曰吾將尋吾父以歸母曰汝父去家久不通音耗尋可  
得乎原仰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別初去涿鹿轉而東  
行將徧齊魯之郊者數年一日至田橫島時日已西颶風甚急宿於  
土地祠夜夢入古剎日近午見廊僧炊飯就乞食與以一盂曰此莎  
米飯也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曰如來如來來好去好忽祠門軋  
然有聲驚覺一丈人携杖而入問原奚自原以實對且語以夢日日  
當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附子膾也可急去當於山寺  
求之原如其言趣清源而上渡其水晝行夜禱逾月入輝縣縣帶山  
有寺名夢覺原雪夜造其寺寢於門下天將曙一苾芻出見而問曰

少年何處人何爲至此原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也引至禪堂住持哀而予之食珣方爲衆供晨炊住持素知珣文安人也因召問曰汝識此少年乎曰不識也曰同桑梓曷相問訊問知卽珣也不覺歔歔相抱持而哭然珣絕無歸意曰委妻子二十餘年何顏復見汝母乎當竟爲輝山下鬼耳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大號住持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行住持號法林口占七言贈之曰豐干豈是奸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罕見王君子借衣留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苦惱衆生今有此援筆併述其始末付原時珣年已六十有四歸而相聚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男二十有二俱業耕讀遠近鄉閭盛傳以爲孝感之餘慶云

唐公

唐儼全州人少游鄉校父蔭嘗知郴州歸老於家得危疾時儼  
二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泣曰是非藥石所能改也將刲胎  
以救親疾者尚可爲耶乃潛割右臂肉鼎臠進之父啜之良愈其師  
窺而知之以語其家家人始驚嘆未幾父疾復作而歿儼哀毀如成  
人見者傷焉儼游學從兄于亳其嫡母蒙寢疾于家儼妻鄧氏年十  
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夫以臂肉療吾  
舅吾獨無以療吾姑哉於是割右脇肉進蒙蒙病亦愈儼聞母疾馳  
歸至則無恙久矣儼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亟召我子何自苦如此  
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事方危急雖召何及事必遲子安用  
婦爲儼嘆曰吾得子吾無憂於事親矣儼事嫡母甚謹於生母宋儀  
續藏書

卷二十四

士三

節衣食視嫡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歿二十年而宋歿儼朝夕號慕  
葬宋於金盆山廬其次三年寢苦枕塊惟從一童子蛇虎縱橫其間  
儼不怖也儼日取薪水甚疲推牧相其勞儼曰吾爲母氏爾豈敢以  
私勞煩諸君卒謝遣之金陵顧璘知全州賦詩詠其事書山之壁曰  
望母嚴先是觀風者多重儼欲上其事於朝儼力辭曰使儼以親故  
得名非儼志也嘉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  
輒避去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表其門儼終於太學生云姚  
太史涑曰昔郭人之對謂毀傷絕滅黷政傷義不可以訓後世守其  
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毫  
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其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  
況於一股之剔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固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

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也。今觀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其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聽其所為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瀕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固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惟其情而且以毀傷為非，則韓子持教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死且為之，而況其餘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滅絕其身，非特傷毀之慘而已，將以絕滅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稚子季女如唐生夫婦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

劉公

羅子洪先曰：正德丁丑，余鄉南嶺劉居士，喪母廬墓玉華山左朝夕

續藏書

卷二十四

十四

哭朔望，今節有莫物不給，則織履易之。明年夏風雹伐屋，獨其廬不壞。山多虎，虎夜遶廬，不相驚，其始人以為詐，已而鄉之士人聞其果然，多往慰問，然不肖者惡所行異俗，且不利已，謀陰沮其事。又明年，聞知且滿喪，乃結黨偽為盜，夜火其廬，執而苦楚之，父乃得脫，抱木上徑山，就道院中避焉。時天苦寒，童子以衣進色，不能素者，却不受。黎明，乃歸納主於廟，而終喪於外，寢是時，余見居廬時，莫文皆哀痛語，久之乃盡知其為人，蓋篤行者也。當年十三時，聞父理豫溺死池州，痛哭嘔血，以母周氏解臂得不死，自後往來其處，輒悲痛不食，設酒飯江汭，號而招焉。同舟之人皆為墮淚，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後。客九江，聞母喪，棄貨而奔，家益貧，然遇忌日齋必三日而祭，往年兩臨余父喪，見余哭亦拜哭不止，蓋其性純至若此。平居寡言笑事必

效古過人，非笑而自信，益堅，不喜戲劇，或強之，即擁戶不顧，有欺侮者，忍以待之，故嘗自號耐辱居士。人既莫知重其行，及其既老而貧，皆以鄉人視之，無談其事者。余讀書見古人行事多奇偉可誦，嘗怪今世不然，以是觀之，豈非泯沒者眾，而失紀事者之罪哉？夫忘其紀載，而使其泯沒，猶且不可，況欲陰沮以違戾其誠心哉？此惟今世有之，在古人所未經見也。以其陰沮者眾，則今世之鮮所紀載，抑又何疑？居士名和，字元中，子廷翰，縣學生廷翰娶羅氏，實余從女兄，亦無子，而側室有子曰天曜，生五六月，值居士喪，能茹素助哀，與之肉食，輒哭不食，雖百試不改，嗚呼！將氣類之感耶？亦天有以厚之也。劉氏自廬陵遷南嶺北坑，十傳而得榮陽尹深，深生桃源丞砥，砥生修，修生理，豫世皆不顯，豈天之所厚者各有在歟？

續藏書

卷二十四

十五

訓導劉公

劉開，字子賢，福建莆田人，幼有至性，少長動循古禮，造次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溫清，疾不解帶，母或怒，則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則號哭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隣族憐之，為助其葬，母歿，哀毀骨立，廬墓側，兼經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一如家禮，閨門嚴肅，妻失愛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俊起留臺，疏于朝曰：劉開學行高古，雖詞藻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青宮講讀，不報。御史宗彝知府陳效又薦之，詔授本縣儒學訓導，前後按部大夫及守令率與鈞禮，時致餽以關其乏，所著有家禮考註、昭穆圖、宗子說、五倫啓蒙、孝經刊誤等書，藏于家，姪孫自省鄉舉，歷長沙府同知。

持身敦樸，臨事周慎，頗有剛風。

歸公

歸氏二孝子，一名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瞻每竈突煙舉，釜鬲間氣蒸然矣。」太倉娘譏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於是乃母子飽食，孝子數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隣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孝子損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卒死，太倉娘終身

續藏書

卷二十四

七

怡然，諸與孝子游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為菜人。嘉靖壬辰，孝子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不自知其孝云。一名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不法坐繫，華伯力為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其母錢，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與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

何公

何倫，字宗道，別號東山，江山縣人，天性至孝，居父憂，哀毀踰禮，忌日輒咨嗟涕泣，如初喪時。事母毛氏尤謹，溫清定省，事事必如禮。家雖

貧而甘旨不缺，衣服必備，或營辦不足，輒借貸於人，曰：「不若是何以慰吾母心？」及母亡，殯斂一遵古禮，三年蔬食，如一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不赴，曰：「吾親在淺土，吾其忍乎？」郡守李公、縣尹劉黃二公，感貽之葬，賻對使者拜受，於家終不造謝，曰：「吾非人，不敢至公庭也。」孝子貧失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初從陽明先生講學於越，既而復從王心齋、王龍溪、薛中離諸公游，晚年復拜甘泉先生於南都，及歸，充然如有得也。日與西山、東溪諸公切劘，以終其身。孝子無子，一女壻崇惟道，亦高士云。趙先生銓曰：「余嘗時猶及見孝子，今屢過孝子巷門，輒低徊景慕，不忍去，因詢其遺事，知孝子和而介人也。」邑令欲見孝子，孝子不屈，適族人有重役，令曰：「孝子見我可免也。」孝子薄其人，竟不往。族人怨且詈，不顧也。有醢酒者，擗孝子於溝。

續藏書

卷二十四

七

同行者欲觀之，孝子曰：「此飄瓦觸舟者類也。」笑歐為，又一夜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孝子覺其人而不呼，將取金，始言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報然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為盜。」噫，若孝子者，將非王彥方之流也歟。

崔孝童

吳桂芳曰：上二十四年九月，余自雲南都來董犴廳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雙，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激義，請于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余親訊其事，壯其志，為作傳焉。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于市，性嗜酒，有魏媚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聽，媚恨遂日構王之闕，訴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華楚之，媚由是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日



俗山。嫗以語侵王。王復之。嫗怒。擊王。取面。王含忿入室。撫床。涕泣。自學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爲嫗所搗。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嫗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志。勿也。語畢。即潛入學舍。挾刀以踰。踰嫗所在。嫗適歸於廐。傷口且苦。王鑑從傍拔刀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嫗隨斃。嫗以刀傷。下。仆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嫗。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存。脯下第。視果熟。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詔下法司。議於是。大司寇石塘。聞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迺廷尉奉圖。

續藏書

卷二十五

大

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下詔曰。崔鑑既爲母冒辟。情可矜卹。其原之鑑。遂釋。論曰。余觀於崔鑑殺嫗。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志已盡。孽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不謀于人。奮義勇一刃。而斃之。何其壯也。旣出。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加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然。

續藏書卷二十五

孝義名臣

員外郎杜公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公尤好學。攻書爲人。謹飭。重然諾。好問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交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豫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公家。公

續藏書

卷二十五

一

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此。母泣告以故。公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公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是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公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公令媵女從其行。至暮。無所遇而返。坐定。公購布帛。令妻爲製衣。食自公。以下皆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訴怒。公私戚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與較。母有痰疾。公親爲烹藥。進七飯。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公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

不可不早往。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公半歲，伯章來，是日公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家人以爲不祥，止之。公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公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公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絕。公具棺槨，殮殯如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公後爲晉王府錄事，晉水部員外郎。

### 樂公

樂枏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枏承其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輸鹽，痛自縊，迫小民倍其輸以掩已之數。事上聞，上以浙河以東，亭戶大家皆罔上賊下，如一律。

### 續藏書

卷二十五

十

卽遣使編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鞠訊，咸承罪坐輪作，而枏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稅願代往。枏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稅又詣縣庭請代。枏曰：枏白於官曰：枏之名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枏也。枏罔知，使往而彼鞫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枏行，可一舍許，稅又追及之。枏叱之去，不聽。卽棄坭垣，以塊提稅垣之塊去者半。稅度伯氏心不可回，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枏果死京役中。年三十有六。枏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里之人聞其死，莫不泣下。其父仲本爲鄉之碩儒，嘗被貢天官，方以老丐歸，而稅死惜哉。烏思道曰：枏之就禍，稅之請代，皆知有不免而乃毅然爭先，非友愛之篤者能之乎？枏雖不死，肯固分其死矣。枏雖死，猶不死也。古伋壽之死，雖不幸，詩與傳記稱之不朽者，以莫伋。

壽若也，就謂枏稅復爲伋，傾動郡縣，世之兄弟有較小利害，相虐者，苟聞其風，當何如哉？

### 李公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校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過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請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眇眇未瞑，卽輿棄之，而效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釐穀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于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同人急。金華范景淳，吏部得疾，無宅子弟人始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

### 續藏書

卷二十五

三

我一榻乎？疑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脉，躬爲煮糜煖藥，日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洩矢汗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卽願目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書往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贖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儻育而爲風雲。

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令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遂以歸  
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  
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  
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宋學士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姁姁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  
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  
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葉公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選爲縣學弟子  
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  
善立折之不顧人知其無它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

卷二十五

四

奏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  
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積於吾  
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  
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  
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  
治於亂世之餘猶絲絲而理之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  
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  
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  
太侈也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  
諳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  
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甚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敢問吾骨肉我見

之且心憤況使吾見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

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父之庾死獄中其同時言

有鄭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  
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歷  
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  
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  
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臣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  
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他  
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  
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  
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

續藏書

卷二十五

五

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  
免死出土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  
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移  
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  
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  
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  
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  
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  
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  
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  
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

于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我跪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願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輪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高公

續藏書

卷二十五

木

高處士瑾者大梁人也爲人孝弟儉直少事母歲時上壽自歌舞爲歡事其二兄且趨侍上食而退則爲執鞭道傍伺顏色猶事父云長而喜誦書史說先王生不務裘馬不喜酒不畜膝婢嘗歲暮出取通負見多窘乏輒割券馳一空車歸里人望見盡笑之瑾不較也子珣爲東明丞強逆處士之官邸養輒感額求歸曰吾往未嘗入公府乃今公府居耶輒歸我母困時舊令得代去問處士曰我就與新令賢處士默然熟視久之曰君似弗如也人歎服其直於是鄉閭從化家居子弟見輒趨拜却立里中人假僮僕使不復關白其主人鷄豚放猶一家斯益足爲淳風矣妻侯亦孝讓有幼子爲奴子提殺之侯泣謂瑾曰吾幸尚有珣奈何伯氏無後卒出之獄奴子以百金請瑾謝瑾不受詣侯謝侯不受曰吾利而金出汝耶

汪公

續藏書

卷二十五

七

汪灌慶衍者娶金華西山里人也爲人廉直能急人患難人有故叩之卽風雨寒暑不避也鄉里大事官皆倚之以辦一日念徭役不均而訟計滋起也聚其鄉人謀之曰鄉之人非吾兄則吾屬子弟也願陳恩圯義而闕於役者獨憚迫胥科徭騷屑之擾焉耳請宰里正一歲所須錢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鄉戶各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之差次於籍而衆寡金以昇當役者從之先後視戶籍金之多寡視等則異時戶有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直役者聽事而實皆仰給於衆也公無廢事而私可無敗家尚何憚乎願與父兄慮之衆翕然稱善卽日立約束無違者旣又以衆金之難也衆割田百畝爲之約成登其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竣於役而反則會衆擊系釀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於是一鄉之役訟遂絕行三十年矣太守吳公大善之延灌等及宅父老與爲禮而志其鄉以風歲惡饑民羣起爲攘寇以救死守召灌爲畫欲調兵灌曰無以爲也此直可升斗救死耳下片符可致何俟兵乎脫兵出則挺而搏矣守乃悟然猶遣巡檢與俱灌止巡檢於家飲食之獨以數十輩持符逮至莫不畢集吏覲功悉論以死灌詣府伏庭下不起曰是曹束手隨撤來未嘗扞法也今以逆論之後復無凶歲乎且灌實召之灌不忍民聽灌就逮而死也守感悟亟解散其獄縣者纔二人其著信如此國初土田之稅設糧長主出納而供轉輸華亭夏宗顯者奉法最謹愛細民升斗無妄取徭賦輒先時而集聯事告則之宗顯喪母毀兄及孀姊老而寡養之撫異母弟有恩訓誨子弟勉於善

歲凶多賑貸稱長者云

王公

王義士者蘇之太倉人也名芳字尚義一字德遠幼業儒所交多名士家頗饒東禮好施而自奉甚約晚喜閱羣書故殺之物不食即遇一蠶亦存悲濟每每施棺掩骼人以佛子呼之聞從父中丞思賢公被逮聚糧奔赴號失聲有長洲簿告急倒囊出百金昇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錠貸焉簿尋祇職亡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舍鸚鵡橋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谿費生延槐病滯旅舍與語嘆曰奇士奇士乃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共寢處時其饑飽寒燠而將獲之唯謹明年春感吳夢携至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弗祥也晨興輒焚香誦經為之禳病病良已已而又病便

續藏書

卷二十五

八

溺狼籍市途危躬為滌除有暇者率不堪無倦意生數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藥餌藥物無一不備至潤州昇易輕帆欲就姑蘇召醫調理次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三親涕咽謂王君曰生平心事百不一伸天乎已矣儻埋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極語脫口而逝時嘉靖癸亥三月廿有三日也雙眸炯然王君曰古今旦暮孰為彭殤豈君達人而恒化邪摩其匡者父之猶不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况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母戚戚爾生喉間若然有聲目漸瞑匿尸三日舟人不知也抵虎丘稱貸營柩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計其父汝登踰月而至舉其柩弗前遲明王君如絮酒來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者嘖嘖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

有蘇蘇隕涕者論曰昔郭仲翔負吳保安之骨歸葬故丘范仲

義僕 附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李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跟踰老僕適費我藪葵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馬牛耶迺盡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十二兩昇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歷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為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輸果為太學生而寡

續藏書

卷二十五

九

婦則卓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米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緇掩體而已田汝成曰阿寄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大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為盜臣五都之豪為父行賈匪良獻苦否且德色也阿寄村鄙之民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迺肯畢心殫力斃而後已嗚呼不可及已嗚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為常見主母不睥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即緒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此奉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李充翁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兒尚不知有父母，尚  
不念昔日乳哺顧復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然則其天定  
者，雖奴亦自可托，而况友朋？雖奴亦能致孝而况父子？彼所謂天性  
者，不過測度之語，所謂讀書知孝弟者，不過一時無可奈何之語耳。  
奴與主何親也？奴與書何嘗識一字也？是故吾獨於奴爲三歎，是故  
不敢名之爲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視我正  
如奴矣，何也？彼之所爲，我實不能也。

義倡 附

邵金寶，故倡也。口西俠戴綸所與游，綸爲京營參將，以善威寧侯下  
獄，將生重辟，念事非朝夕可竟，去家數千里，無可庇朝夕，罄囊金三  
千餘，屬邵曰：余生死不可知，若其念我乎？持此贍余以待命。邵含泣  
續藏書 卷二一五

收之爲畫策，日費以給權貴公子驥，而買少妓博市井富兒金展轉  
出綸綸庭，鞠赴市，仰戲聲資于權貴，因得周旋，惟楚弗避，十餘年所  
如一，而需綸用不缺，綸卒藉其力以出，幸補建昌遊擊，廉金尚四千  
有奇，悉付綸而從之，任綸妻自其家來省，請邵升高座，命侍女強持  
之，委身下拜，令勿答報，其救夫恩也。居旬而返，將行，語綸曰：夫難，妾  
以疾不能爲力，而邵能代之，妾當愧死矣。無以謝邵氏，惟君念之，垂  
涕泣而去。噫，金寶出於倡，而能委曲以全大義，武聖朝臣所難者，其  
妻以不能救夫難，而能念爲救者，且以結髮嫡，拜下風而避去，不亦  
晉趙氏夫人之遺風哉？

續藏書卷二十六

文學名臣

詹事曾公

曾襲敏公榮，字子啓，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  
命解縉選取進士，進學文淵閣，名翰林庶吉士，公學問日進，時召  
入試，迅筆千言，立就理詞皆到，上屢摘琴書隱僻事問公，悉能對，  
以故喜，公名聞天下，明年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陞侍讀，數侍燕  
間，應制賦詩，有薦文士者，必問得如曾榮否？考其文竟不如榮遠甚，  
內艱起復，扈從，邑人坐奸黨事，詞及公，詔特原曰：朕惜爾才也。公  
居長安右門外，火延禁垣，亦不問，陞侍讀學士，修天下郡縣志，爲  
副總裁，書成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從宣皇帝自南京還。

續藏書

卷二十六

陞少詹事，公預修三朝實錄，再扈北巡，三考會試，爲文章如源泉混  
混沛然，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芳爛然，與致所到，筆不停揮，狀寫之  
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嘗有餘自解，胡後獨步當世，性孝友，喜獎  
拔後進，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灑落，能飲酒，善談論，平生以及  
物爲心，使之臨民，必有所濟，惜仕三十年，徒以文學自見，卒贈禮部  
左侍郎。袁泰曰：明興劉宋，以宗工司制代言，文體渾厚，繼以東里  
溫醇雅則有歐陽少師之風，子啟天才雄麗，倚馬萬言，其文如蘇長  
公浩如懸河注之不竭，詩古體有魏晉風，律宗初盛唐，亦一代之鴻  
匠也。

修撰康公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數歲與羣兒嬉，爲嬉師焉。父鑄授之業，輒退而

嬉怒欲筆之明日課所業無可筆乃已就傳於牛生授以小學之筆  
使無嬉時病焉稍長語及牛傳未嘗不潛然泣也弘治戊午舉於鄉  
壬戌狀元及第于書覽而不誦憑乎若登春之臺遊乎而飲焉而無  
所舉也蓋悉其意而遺其詞嘗曰經籍古人之鬼也有鬼焉吾得其  
鬼焉已矣譬之酒善飲者澆其醴不善飲者吸其醴其下則貪糟醉  
焉耳又曰上士恒逸下士恒勞夏營而冬雪佔俸焉不足而繼之夜  
不亦勞乎誠虛吾襟尋夫博之人而友之則博不在彼而在此也吾  
何螢雪為哉故其在辟雍也什九在外而日尋友朋此海之學也而  
挾冊者笑之既而同試笑者方咨議構思顧海已投卷而逝矣凡撰  
著中煩而外疲弗為也惟靜而虛虛而意生滔滔乎來矣夫然後操  
觚而揮雖衆咻弗聞未及乎匱也止焉蓋養其鋒而善用之恒若新  
發矍也在史館凡三年凡諸著作必宗經而子史以宋人言為俚以

卷二十六

唐為巧以秦漢為伯仲而有駁焉故同進者忌偽以國老文就而正  
之實禍之也海不疑筆削而授之十存一二焉故諸老咸病海海遭  
內艱而歸也及順德遇盜而失財捕盜者欲追財以還猶覆水而不  
可收也後瑾敗忌者謂海交瑾故失財而復獲遂罷其官而禁錮焉  
海愛人之心長而自好短嘗援人于死而獲生者數人非望其報也  
生者或顧謗其為交瑾忌者微焉由是陷于網羅而不可解矣海之  
錮也以文為身累曰辭章小技耳壯夫不為吾詠歌舞蹈于泉石間  
已矣何以小技為哉乃為樂章求律於大常氏又自審定黃鍾而用  
之然後宣以七音舞以羽籥用以祀先樂賓使聲容並作蓋自是有  
安石東山之典用妓樂焉然恐友朋規則道有卷舒其名教之樂固

未嘗虧也事親自少以承顏為事九族待而舉火者數十餘家  
千曆數隔年來日月交食分秒不爽用掌鈴天時決傷寒人之死  
又明諸脉絡孔穴以處鍼灸藥餌悉不謬為所親喪家葬者點穴陰  
陽家弗能駁也用六壬太乙占事知來輒驗唯博奕薄而不為年六  
十四而卒所著有武功志及張氏族譜對山文集其論文有曰古人  
言以見志故其性情其狀貌求而可得焉此孔子所以于師襄得文  
王也故昔人陶則陶杜則杜韓則韓柳則柳咸自成家今或不能自  
立傍人門戶效顰而學步志意性情略無見焉無乃類諸譯人也耶  
君子不鳳鳴而鸚鵡言陋矣哉

修撰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慎字用修別號升菴其先廬陵人徙蜀之新都父廷和號石齋  
由翰林院庶吉士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相兩朝有除難定策之功

卷二十六

予四長即慎生而岐嶷穎達七歲母夫人教之句讀併授以唐絕句  
輒成誦慎奮志誦讀不出外戶懼母憂極其悲號廢食骨立未幾祖  
母葉訃聞隨石齋公回蜀守制大父留耕公授以易兩旬而治不遺  
一字擬作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鬼白日照翠苔之骨數語公  
極稱賞復命擬過秦論益壯奇之曰吾家賈誼也一日石齋公與二  
弟觀畫問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為正慎舉  
元徽之詩以對二叔曰詩亦未佳汝可更作慎輒呈稿云會心山水  
真如畫好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別御寇影相贈晉詩人二叔  
曰以此四句大勝前人矣時年一十二辛酉石齋公服闋慎亦入京  
師有過渭城送別詩及霜葉賦一日偶作黃葉詩李文正公見之曰



此吾小友也乃進之門下命擬出師表及傳奕請沐僧尼表文正了之謂不減唐宋詞人弘治乙丑侍石齋公禮閣時崔銑試卷在分考劉武臣廉下疑其刻深未錄慎見之愛其奇雋以呈石齋公遂擢詩魁崔知而以小座主稱焉時年一十八正德丙寅與同鄉士為麗澤會丁卯歸應四川鄉試督學劉丙試而奇之曰吾不能如歐陽公乃得子如蘇軾是秋果擢易魁十一月上禮部戊辰春試入國學祭酒周主類試之曰天下士也已已屢事禮部尚書劉宇見慎問曰子為誰對曰楊慎劉曰本部天下人豈必一大臣子弟耶乃稱歎不置辛未禮部會試斬貴擢慎第二殿試則及第第一制策授史融經敷陳弘勦讀卷官李東陽劉忠楊一清相與稱曰海涵地負大放厥辭共慶朝廷得人授翰林修撰時年二十四癸酉丁繼母憂明年藍鄙

續藏書

卷二十六

四

諸寇作慎在邑城中日夕戒嚴有賊數百許稱官軍以給門者慎率守雄琛者詰之散去乙亥臘閏冬十二月北上丙子入翰林為經筵展書官及校文獻通考丁丑為殿試掌卷官得舒芬策以呈閣老梁公乃得首卷時武皇遊幸宣大榆林諸邊返而復往慎疏切諫不報乃以養疾乞歸庚辰九月慎北上仍舊官辛巳四月世宗皇帝即位五月慎為殿試受卷官八月開經筵慎首作講官進尚書金作贖刑之章言聖人贖刑之制用于小過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姦元惡無可贖之理時大閣張銳于經等皆犯先朝事罪當死以進金銀得免故及之壬午二月命慎代祀江濱及蜀藩諸陵寢著江祀記與給事熊浹御史簡霄遊浣花溪載酒賦詩有烟霞誰作主魚鳥自相親半酒千金會扁舟兩王人之句十二月北上復命癸未纂修

武廟實錄慎練習朝典事必直書總裁蔣冕費宏曰官階雖未乃堪副總裁者乃盡以藁草付之刊定甲申七月兩上議大禮疏嗣跪門哭諫中元日下獄十七日廷杖二十七日復杖之慎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時同事死者配者黜者左遷者二百八人慎舟由潞河而南值先年被革挾怨諸人募惡少隨以伺害慎知而備之至臨清始散去時年三十七乙酉正月至雲南病馳萬里瘠瘵特甚栖栖旅中方就醫藥而巡撫台州黃衷促且甚慎力疾冒險抵永昌幾不起巡按郭楠清戎江良材極為存護卜館雲峰居之且上疏乞宥議禮諸臣郭亦被詔下獄斥為民丙戌九月聞石齋公寢疾疋馬問道十九日至家石齋公悅而疾愈七月携家就戊所十一月尋甸府土舍安銓變起十二月武定土舍鳳朝變亦起攻掠城堡為患

續藏書

卷二十六

五

慎歎曰此吾效國之日也乃戎服率旅僮及步騎百餘往援木客所守禦入城與副使張峨謀固守明日賊來攻城寧州土舍陸紹先率兵戰城下慎促城中兵鼓噪出以助外兵賊敗去慎復歸會城戊子春慎一足病有牛人嘲鑿齒一足笑虞變之句已丑八月聞石齋公訃奔告巡撫歐陽子重疏上得歸襄事十一月還滇壬辰正月布政高公韶聘修雲南通志時鄉大夫有欲冒嗣穎川侯傳友德以觀世爵者慎不可乃乘張羅峰復相流言欲中之慎遂去庚子八月巡撫劉大謨聘慎及王元正楊名纂修蜀志辛丑還滇至東瀘疾作尋戴金留之遂成都壬寅七月還戊所丙午冬大理推官吳宗徽署安寧州奸規州利欲權民鹽牛慎言於當路得免丁未居高曉水莊名十二景日與交遊倡和四月屬簡紹芳錄漢王褒移金馬碧鷄文於羅

漢子之岸凡招提佳勝會意處便標師留題數與漁之鄉大夫記也  
明池有池賞詩社集庚戌四月海口疏雲南臺司顧若溪諸人記其  
事於石壬子二月時在逸武弁得委祭龍海口燭肆狂惑請丁夫六  
千皆往江濱割衆州人苦之有言於慎者慎歎曰海已涸矣田已  
出矣民已疲矣致書巡按趙炳然罷之九月復至瀘已未春還戊所  
六月過疾感懷詩曰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律例許歸休歸休已作  
巴江叟重到翻爲瀘海囚還謫本非明主意網羅巧中細人謀故  
園先隴痴兒女泉下傷心也淚流又訣李張唐三公詩云魑魅禦客  
八千里義皇上人四十年怨誹不學離騷侶正葩仍爲風雅仙知我  
罪我春秋筆今吾故吾逍遙篇中溪李元陽半谷張含池南唐鍾叟  
此意非公誰與傳卒年七十有二丁卯穆宗皇帝即位奉還詔

續藏書 卷二十六

六

追贈光祿寺少卿慎孝友性直穎敏過人家學相承益以該博凡宇  
宙名物經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說醫卜技能草木蟲魚靡不究心多  
識闢其理博其趣而訂其訛謬正德間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  
名有注張內閣取秘書通考又作汪張中使下問欽天監及翰林中  
皆莫知爲何星也慎曰注張柳星也歷引周禮史記漢書以復又湖  
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進貢同官疑爲三地名于長官司上  
添一三字慎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證之嘉靖初給事中張  
翟上言時政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喬宇鬼瑣之語上問之內閣慎  
適在館中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  
減古之蘇頌乎乃若論王導之賊晉室辨太王之非翦商魯之重祭  
不始于成王周公春秋五伯深斥乎楚宋秦繆引墨子及修文御覽

以辨范蠡無載西施之事引黃東發蘇東坡之言及李漢韓文序以  
辨文公與太顛書之僞駁歐陽氏非非堂之說傳師姑唐貴梅之說  
此又證據古今闡揚幽隱謂其有功德教也非乎至若陶情平豔  
寄意于聲伎落冕不羈又慎所以用晦行權匪恒情所易測者也昔  
重慶守劉繪貽慎書曰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忌有所忌則有所棄  
寄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而後能安無所食而後能適足下所爲  
蓋求其適與安也古人買田宅擁聲伎皆豪傑蓋世之才豈獨抱尺  
寸者之見也僕觀足下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募文讀經延授百氏  
窮探古蹟鑿石辨剝泐破塚出遺忘存僻儒言士曰首蓬蓬自纂  
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蕩神於逸欲聲色者能之乎斯言也可謂諒  
慎之深者也慎常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心力中來故  
好學窮理老而不倦平生著述百餘種

續藏書 卷二十六

七

轉注古音略	古音韻略	古音韻要	古音韻字
古音駢字	古音附錄	古音餘錄	六書索隱
六書練證	古篆要略	說文先訓	韻林原訓
奇字韻	雜字韻寶	丹鉛餘錄	丹鉛摘錄
丹鉛續錄	丹鉛別錄	丹鉛閨錄	丹鉛贅錄
選詩拾遺	選詩外編	風雅逸編	唐音精絕
唐音百絕	絕句辨體	蘇黃詩體	五言律祖
五言別選	宛陵六一詩選	五言三韻詩選	六言詩選
古音詩略	李詩選	杜詩選	宋詩選
元詩選	瀟李律隨選	詩林振秀	皇明詩抄

填詞選格	詞林萬選	古今詞英	填詞玉屑
百非明珠	書品	詞品	草堂詩餘補遺
升菴詩話	詩話補遺	執林伐山	文海釣簫
謝華啓秀	病榻手吹	楊子卮言	卮言閨集
譚苑醍醐	敝帚	墜戶錄	清暑錄
墨池瓊錄	逸古編	引書品鈺	擅弓鼓訓
今石古文	叙管子錄	莊子刑誤	夏小正錄
名奏菁英	羣公四六節文	古文韻要	古文韻語別錄
經書指要	經義模範	升菴經說	山海經補註
禪藻集	禪林鉤玄	銘心神品	千里面談
希錢瓊錄	洞天玄記	赤牘清裁	赤牘拾遺
漁載記	漁候記	蜀苑文志	交遊詩錄
江花品藻	升菴文集	升菴詩集	長短句
長短句續	玉堂集	南中集	南中續集
南中集鈔	月節詞	羣書麗句	囊中秀句
香匠金桴	異魚圖贊	素問糾畧	脉位圖說
空候新咏	古今風謠	韻藻	古謠
古謠	瀑布泉行	崔氏志銘	洛神賦
梅花賦	樂志論	陶情樂府	續陶情樂府
七十行成稿	右一百十七種		
副使李公	事 秦陵 康陵		
李夢陽字獻吉	陝西慶陽人	年十八舉鄉試第一	明年弘治癸丑舉

進士授戶部主事，倡為古文辭，時外戚張氏怙寵驕恣，聲焰薰灼，莫敢問。夢陽上疏論之，語極切直，下錦衣衛獄掠問，辭氣慷慨，無所撓。孝廟召見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健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遷從容對曰：『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盡忠於陛下。』」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一日，孝廟獨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問曰：「來外間事何如？」大夏曰：「近得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之大。」孝廟曰：「初下夢陽獄，有勸朕杖之者，恐殺直臣，故釋之。」大夏曰：「此堯舜之心也。」夢陽既材高，不肯同流俗人，以是多忌之者，久之遷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士習，時宸濠懷逆，召致文學士，以夢陽有大名，折節下之，按察使鄭岳為濠所陷，而夢陽與岳素不相能，岳既得罪，謂夢陽頌之也，遂相計奏，夢陽聞之，歸大梁，濠敗，辭連夢陽，賴刑部尚書林俊力救得免，後桂萼方獻夫、霍韜、暨撫按鼓論薦，不用，卒。子枝善文賦，有父風，舉進士，終海州判官。

論曰：昔人言文章與時高下，不其然哉？漢氏去古未遠，而遷向雄同之下，亦鮮稱矣。殆後韓柳歐王、蘇氏父子，各以所長，擅稱唐宋間，說者猶低昂之。昭代文章，發于金華數子，宋劉二公潤色鴻業，特尚真則雖奇麗不足，而朴醇有餘，氣運熙洽使然也。弘治間，李公夢陽以命世雄才，洞視元古，謂文莫如先秦西漢，古詩莫如漢魏，近體詩莫如初盛唐，乃與姑蘇徐貞卿、信陽何景明，作為古文辭，以蕩滌南宋胡元之陋，而後學者有所準。彬彬郁郁，茂以尚矣。李公才最高，其人負氣傲睨一世，以是得奇禍，坎壈終其身，世咸疾之如讐，世傳李

公雙瞳炯炯如電論古今終夜不少休世莫能容良有故矣若李公者安能使無聞哉

副使何公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州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鄉試第三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入太學比歸祭酒林翰賦詩贈之弘治壬戌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方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大學士李東陽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制勅房經筵官其友李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謀孽其短莫肯爲直者景明獨上書爭之訟得解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言人事不修天變將作且詆義子不當貴宦官不當寵疏留中不下時四方學士咸願知景明車馬填門巷錢寧欲交驩景明持書求題謝曰此名績藏書

卷二十六

十

書不可點汚卒不許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直內閣陞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政尚嚴務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久而安之病嘔血棄官歸卒于家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雍大記常曰文靡於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於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于謝人以爲知言

論曰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爲古文辭變宋元之習文稱左遷賦尚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翕然從之同時濟南邊貢徐貞卿及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四人者才各有所長李天授徐陶治精融而景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傑也邊貢華采不足而質樸有餘亦稱哲匠云

考功郎薛公

荆川唐子作傳曰薛公名憲字君采亳州人憲憫學者溺于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論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爲養生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其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照照如是者若干年久之乃悟曰此生生死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請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于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與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窺自是收斂耳目澄慮照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衆且

續藏書

卷二十六

十一

譚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憲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憲少嘗刻鏤于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始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憲自爲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禍及然後大禮之議起憲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辯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憚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構其罪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促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

可寒裳而踰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蕙貌臞氣清。行已素峻。繁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崖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卽庸衆亦無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不用。且藝圖。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爲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爲之檢方製藥。嘗脫衣施凍者。或曰。爲得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同時按察使高叔嗣。僉事陳束。皆有文學盛名。與蕙相倡和不絕。

### 山人孫公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年十三。誦古六經。文不爲舉子章句。日闔戶。獨居一室。家人亦罕窺其爲。十八。則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崖下。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巨奇石。續藏書

卷二十六

十三

爲歌。歌曰。食蘭桂。今辟荔。衣臥虎豹。今從蛻螭。笑蒼雲。今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復。今焉終。乘元氣。今游無窮。聊歸來。今山中。自號太白山人云。一元日默坐。觀天地之化。萬物之原。反于心。自吾心而合之。不異。以爲世俗物。一無可好尚。獨喜爲詩。詩甚喜唐人音節。凡感佚思。作可喜。可憫。可悲。可嘆。一以寓之。發之以豪縱恣肆。時出入畦徑曰。吾舍此。益與世絕。或勸其仕。或探其學。輒撫掌大笑。不爲答。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祝融峰。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文。依依不忍去。遂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呌。自以爲奇偉。復南徑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台。白石橋。返遇石川殷雲霄于太湖。語合意。則渡楊子江。訪雲霄東海上。與登孤山。關海門。月餘別去。殷子曰。吾嘗與一元縱論古今成敗得失。豪傑士志術有成。有不成。

愕然驚聽也。顧自謂愧取於世多矣。彼將何爲哉。吾聊以藉其大焉。

### 參政王公

參政王公名慎。中。字道思。別號遵嚴。祖家由固始徙居晉江之安平里。父紀生五子。慎中其次也。衆因稱王仲子云。慎中生有奇質。母李教以詩。輒記誦不怠。父教以對語。應答如響。年十三。四盡通舉子業。且多讀古人書。時校學易時中。時中。蔡虛齋高弟。一見謂當避生三舍。嘉靖乙酉。舉於鄉。明年。舉進士。年纔十八。授戶部主事。監兌通州。往監兌者。惟取完事。不復及國家大計。慎中獨急。轉輸革侵耗。宿弊爲之一清。暇則讀五經。暨百家言。詩文具秦漢魏晉風骨。又倣晉人作書。遂擅臨池。未幾。改禮曹。更得一意于文事。交遊如八才子外。給

續藏書

卷二十六

十三

諫曾前川。提學江午坡。學士華鴻山。屠漸山。相與切劘。各成其學。世廟方重祀典。文制禮作樂。四郊改寢。百役奔馳。慎中時典祠祭。督工考禮。克副尚書之托。辛卯。各省鄉試。以京朝官爲主考。慎中得廣東錄文甚佳。明年。狀元及第者。卽鄉魁林大欽也。朝議破格用人。將取部屬充館職。諸部屬無如慎中才者。權貴人欲其一見。而慎中固不肯往。曰。吾寧失館職。不敢失身。乃改吏部。慎中在吏部。以才高。事不得與謀。少宰霍渭崖嘗稱之于衆中。已進驗封郎中。會忌之者。短于羅峰。張相國。因以覆方士張衍慶請封事。謫判常州。慎中在郡。能革吏弊。得民心。巡按御史郭宗臯。夙重其才。譽揚之。而巡撫侯位。待之不少假。委署江陰縣。縣多大族。多不法。慎中不以遷客少儼寒。至則延見父老。舉廢事。除積害。怙勢不悛者。首置之。法一縣肅然。尋陞

戶部主事再陞禮部員外俱留都冷曹因得益肆力于問學嘗與龍溪王畿討論陽明先生之遺說而精心求之于聖賢微言多所契合慎中夙好古漢以下著作無取焉至是始讀宋儒之書而喜之尤喜曾王歐三氏文即眉山兄弟猶以爲過于豪而失之放矣以此自信乃取舊所爲文悉焚之製作一以曾王爲準唐荆川初見不肯服父之相解亦變而從之嘗語人曰吾學問得之龍溪文字得之遵嚴其推許如此丙申陞山東提學僉事慨然以古風教爲已任章程條約爲之一新時下寮叅謁曲膝過恭乃痛爲禁革士以士禮見教官以教官禮見踴舊習者一體懲戒之所試卷品藻彈射百無一失其高等士率以次得雋去東人至今思之未幾進江西叅議江西乃陽明先生過化地故老猶能道其遺事慎中尋陳跡發新議往來白鹿舊

卷二十六

十四

湖間與雙江聶司馬東郭鄒司成念菴羅殿撰南野歐陽宗伯交遊講習學益進俄遷河南叅政抵任禁有司不許科擾章聖梓宮過河南供億繁多下吏有棄官遁者慎中身任其役察吏咸仰賴之陳後岡歿收拾遺文撫其孤厚贈而還之鄉歲饑戶部王侍郎奉旨賑濟王檄慎中將事慎中爲親歷郡邑開倉發粟民獲更生王具以狀聞且薦當大用辛丑考察忽從中報罷慎之乃權相夏怪其爲屬日不曲意奉承其心腹劉塾又恨張汝思與之齟齬慎中用言庇之遂并惡之而告于夏吏部坐以不及夏徑稟擬不諱慎中既罷因約同罷涵江劉叅知遊泮水王屋太少二室及武當山相携而歸劉意不從慎中因獨至淇上徜徉百泉蘇門之間訪學士崔後渠談數日而歸時年甫三十有三耳慎中少年英氣太露如太阿出匣知其難

犯久之涵養深沈藏鋒歛鑠而世竟莫能用矣其爲文也恒以爲難每一篇必先反覆沈思意定而辭立就細觀之鋪叙詳明節整密語華瞻而意深長按之不亂而呼之應簡片紙隻字得之者有如至寶嘗言吾之爲文不外古人而有高出古人者其自負如此閻士日以所業請正門牆幾不能容凡監司部使者行縣莫不造其廬講道問政居常念從仕之早不獲盡力于父母之奉故其能也葬父養母稍無遺憾又以爲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一旦變作東南海上通逃是爲大患泉固濱海且與漳隣深爲可慮建州爲八閩上游吾嘗有意于此其子聞之乃卜居焉後倭患作一如所料將遊武夷築室九曲深處遂躡屨至衡湘登南嶽棲息天柱回鴈芙蓉峒嶠諸峰澄神反照爲長生久視之道復與八才子等一晤因母病遂已戊

續藏書

卷二十六

十五

午夏賊自武榮入郡境市鎮居民扶老携幼驚逃山谷中有倡爲清野之說者督責入城慎中撫髀嘆曰是大失計清野乃北邊虜至急欽人畜使彼無所掠若內地惟在郊關外村落生聚然後能成治耳今宜速令各鄉大姓盡還故居相度地利自相團結使盜至不得逞而後城內可恃以爲安耳後數年卒壽止五十一

會都御史趙公

趙公名時春字景仁別號浚谷陝西平涼人爲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必引繩按矩詰責之不少貸故賢者服其正而在中人咸疾其太剛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部署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陝西鄉試十八試禮部哀然爲舉首當是時海內伺其有所製作爭傳誦之而時春則習騎射談甲兵日以邊備之不修爲

大成或語及北處方持杯酒相歡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鎗大斧即掩灘丘福不足平也故在賢者率壯其志及再失官虜果入犯遊騎薄都城世宗皇帝用薦召為兵部職方主事遷山東按察僉事領民兵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鴈門諸關初嘉靖丙戌時春舉南宮第一人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主事即疏請禁諛佞正士風又疏錄用諫官明善惡開異端等七事下詔獄為民暨改編修兼司經局校書疏請正東官朝會禮儀備文武官僚以崇國本又罷為民其為政於晉斥貪墨省征徭抑求請絕餽遺曰吾不敢竊府庫以自潤亦不能借府庫以市恩宗藩貴宦相戒莫敢犯法一時文學氣節政事之聲振動天下乃皆曰此儒者之末事其志

續藏書

卷二十六

十七

專在憂民狄復祖宗之覆宇遺後世以長治永安而卒不獲試此世所為深慨也其在職方坐議馬市非策又以能兵為逆鸞所忌幾得謫死在山西檄將士禦虜代州身甲冑督兵繼進斬虜若干級而總兵李浹乘勝入虜伏中敗沒詔解官聽調卒以不起時春少讀書日記萬餘言凡史所載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之數與寇戎蠻貊之詭姓隱名歷歷誦之無爽所為文若詩豪宕闊肆伸紙行墨滾滾而出若不經意而於古人之法度靡所不合說者以為有司馬子長之風不虛也荆川唐公於文士鮮所稱許嘗有言曰宋有歐陽公有王趙其推重若此王謂遵嚴也

尚書王公

王公諱世貞字元美年十五詠實刀詩師為之避席弱冠舉丁未進

士以刑曹郎與李千麟諸子相唱和名藉公卿間世貞又日坐公署剖決案牘所讞獄度得情輒手錄付吏趣書之各以輕重決遣不三日而畢自是銓部兩以督學擬世貞皆為權相嵩所沮又半歲遷青州兵備青多大俠巨盜探凡殺人者司不能制世貞集強壯教之射申飭保甲重捕盜之賞又於州邑畫地為界以義官統之盜當時捕獲者為上不出境獲者次之拒不能劫者又次之凡盜從其所起而不覺察者經其所過而夜巡不傳捕者罰釋盜而覺者立杖死以其法行之期年盜盡解散無何父忤變作世貞解綬奔還伏草土中幾十年嵩戮薦起之堅不欲出以八事應詔曰此可藉手以謝朝命矣固辭不報乃勉起就官大名之俗凡婚者之將嫁也其姻族相聚而共酒食之多者匝月不止既嫁則婚家亦如之蓋一婚而中人

續藏書

卷二十六

十七

之產去半矣喪家之有喪也則姻族相聚而食者費不貲蓋一喪而中人之產去半矣世貞至定婚喪禮其俗至今守之大名為州邑十有一而真定以三十餘以軍興論供輸則大名與真定等而是時大名關飭兵使其治真定者復委十之六於大名曰大名饒而真定瘠也世貞力爭乃不果增居一年移浙江參政下車摘一二墨吏及巨室裁抑之吳興久雨郡富人故閉糴粟踴貴世貞首捐俸五十金郡縣長而下次之又募民入粟廩中給冠服及冬報粟得三十萬石又疏乞改折得十五萬石人賴以活者甚眾未幾自浙參長晉臬以內舉去服除補楚臬旋遷廣西轄未一月入領同卿又八月以御史中丞出鎮鄧世貞為糾劾貪縱咨訪將才刷軍政清屯田鄧遂隱然為重鎮江陵相弗謂善也世貞意不自得解官歸久之補南大理又久



之補應天府尹皆不赴其後南京臺省交薦起官刑曹侍郎又其父以父忤卹典具疏陳謝而少司馬之命下又以考績至滑揚而大司寇之命下自尚書郎歷卿長凡四十年其間條論封事皆天下大計而所至吏事精絕尤不可悉數最奇者莫如青州治盜及楚中樂平王事都下盜劫緹帥陸炳索不得後濟南獲盜房四者安承之世貞曰狡賊欲殺死耳立訊曰若盜陸公耶曰然賊安在曰在請械某而取之曰若劫陸公何狀曰晝而肥何衣曰衣朱而圍玉世貞大笑曰若未嘗識陸公陸公非髯而肥者盜搏額大服部民雷齡以捕盜橫萊澗間海道來購之急而適宋以屬世貞世貞欲掩取而微露其語於王尉捕者還報又言矣世貞陽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獲他盜世貞知其爲齡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詰之曰若奈何匪雷齡往立堵

卷二十六

七

下聞捕齡者汝耶王驚謝無所逃責願以飛騎往俄捧齡至世貞曰女當死然女能執所善某盜借來女生矣而今王尉與之日果得盜世貞遂以還宋而請寬之官校捕七盜還其二盜首妄報逆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稱寬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踞堦上其足躡絲履盜首數從後窺之世貞密呼一隸蒙縛者首同出而易其履以入令盜者證之盜首不知其易也即指絲履者曰此是也世貞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爲盜即釋縛者去徐進道者蓄養亡命而以橫占伎女被訟捕之不獲俄有令請聞曰進道勒兵反矣世貞偵之果然而故緩其獄令縛賊自効會有李卿者進道密友也世貞召謂之汝交關進道罪應死能以進道來貸汝卿應命去俄報進道飯某所矣即遣二十騎往取之而以一騎入營立散其黨亡諱者在郎時驛報有

樂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縷視髮爲沙門行遊天下勅供帳世貞曰藩王有宗正條銅城中不得出而講張如此遣輕騎光化偵之則其人以御女術游藩邸間崇王賜以櫻轎紅杖所至守令而姦人李汝貴等爲之翼鞠之則平涼民賀祿也諸摘發隱伏皆此類能聲日馳都下都下士聚而嘆曰王余州文而豪乃任吏耶方陸炳貴幸用事受巨璫指匪奸狡闖某欲貸其死世貞搜炳家得之炳死轉請脫既復因執政以請卒不許當時無不側目世貞者已新鄭柄國世貞獨引母疾乞休新鄭曰吾出而彼歸者何也己南牀帆伺高旨中之江陵欲引世貞自近世貞謝唯唯會荊州地震世貞引李固京房占臣道太盛坤維不寧又有譁辱邑令者王生江陵婦弟也世貞論奏不少貸江陵積不能堪雖稍遷廷尉京兆以貌示用

卷二十六

九

而竟以浮言喉之去大抵新鄭編江陵橫其鋒銳視分宜遠甚而世貞亦時起時躡不能安其位于朝矣世貞生而美姿貌風采玉立與客談笑溫秀之氣溢于眉目間語及古人忠孝節烈則又慷慨淋漓爲泫然罷酒在浙中修岳武穆于忠肅祠墓爲文以奠辭極悲壯南陽祠張睢陽及鐵尚書鉉在南都請崇文廟醮配享世貞嘗言曰吾讀書萬卷而未嘗從六經入每欲牽衣窺廊廡之末則世人齷齪卑比招搖門戶而聚生徒者吾方恥之吾雖未聞道然誦法一念迄死未敢忘故其居喪也凡三年始茹章御室凡十年始具衣冠預燕會家無姬侍藏獲輦以百指亦無一人曉聲律者質菴公義田千畝倍指之又爲祠事祠晉卽丘子始與文獻公而配以宋左司諫元學正公歲時伏臘率族人跪奠惟謹生平於故舊兄弟白首無間言好推

于鱗而遜敬美尤不惜以齒牙筆札緩急人客或一歲數及門或一人迫得數十函書或進而附世貞以成名名成而更立門戶且忍於世貞以示角世貞弗爲異也客至而復請者與如初其門賢思禮好靡所不具而中間交態離合向背之故亦幾百變世貞皆安之彌成其大而已大父倬仕至南京兵部侍郎倬生南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贈尚書仔弟世懋仕至太常少卿其詞學與世貞埒大抵天下但知世貞爲文章大家而不知精于吏事但知觸禍嚴氏而不知與新鄭江陵實相左但知正位六卿而不知老卧閒曹有才而不克其用但知少年跌宕而不知其言動務依鄒魯家法但知其氣籠百代意不可一世而不知其樊護後進衣食寒士惓惓如自己嗚呼賢已所著曰弇州四部稿續稿弇州別集觚不觚錄若干卷

卷二十六

二十

時少司馬汪道昆按察使李攀龍皆以文名有集行于世

續藏書卷二十七

郡縣名臣

知府方公 事 孝陵

方克勤浙寧海人也少從鄉先達學窮研力索至忘寢食元季亂卻穀隱山谷中國初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爲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行比至官首爲書一通懸康衢論天子愛養元元之意民卽有不樂聽詣府自言禁緣卒誰何之引耆耄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賢者爲師撤浮屠氏以葺廟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至千人始有 詔民開廢閑田者聽閱三歲乃稅吏徵近功不俟期輒歛之復以田定科絲民益情且散克勤奉 詔益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列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析爲三有徵發視差等

續藏書

卷二十七

書吏不得並緣爲姦歲暮轉戎衣于燕時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僦役克勤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省義之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揮使倚奧援暴貴人爲重五六月輒聚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哀號往卽工克勤奮曰民困不救烏用二千石爲密聞之中書卽日 詔罷役先是不用克勤袒跣禱禱羣祠涕泣卧祠下詰朝大雨民躍呼而散是歲五穀俱熟五年秋隣境蝗克勤聞卽省愆輟食稽首籲天迨夜聞空中鼙鼓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獄訟大者皆原小事論遣之不留案牘庶獄輟輟日省錄無久淹文未具時作糜過食之每秋成卽移文與民期日輪倉粟聽民樂斛不遺吏而稅常先登江浙二行省歲運糧百萬詣濟寧水

陸千里撫如部民，不令有纖毫怨對。言之朝，蠲其耗，每徵發，下信符致民，民得併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初，起官戶僅三萬，稅七萬石。餘二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牛羊雞犬，散被郊坰。諸社稷山川祠壇壇器服咸飭，無所闕。修驛傳於城南門，庭堂弘敞，踰昔。皆料材役工於農隙，為之民不知勞。冬寒河凍，驛舟不行，命舟人伐木作炭，穿土穴藏水，因其餘力以成事功。郡故以葦困峙糧，火屢為災，教民為陶瓦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為什伍，遞相救恤，遂不復火。會大師十萬往填燕官吏索糧，芻相輾轉于前，克勤依叙，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顧、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勒民夫五千決河，以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水起數尺而去。克勤為政以風俗為

續藏書 卷二十七

二十

急以德化為本，郡最煩劇，民爭化火，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威必害人，吾不忍為也。府庭不陳桎械，懸章轅轅間，示無刑罰。奏六歲績，績最錫燕賞還郡。上召見獎諭曰：政成當顯用卿，尋為屬吏楊貢所構誣。詔御史廉按御史，憚失出峻治之，以用倉中炭葦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子孝孺上書政府，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又就逮而沒。克勤孝友備至，與人交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每行縣杯湯不肯受。交州守因童子進二木瓜，管而却之。鄉人為饒陽令者，以潯陽作書力却去，而於人最恩。南冠過郡者，必米醪遺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同列以事奪祿旦夕延共食，會飲醉投案大詬去，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

謝克勤陽為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晚，畫所為，夜必白之。天俯仰無愧怍。宋太史以為古體道成德之

知州吳公 事 孝陵

吳履字德基，浙江蘭谿人。國初為南康丞，南康俗悍，民以為丞儒者也，易之。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偽，有發獲一縣，驚服。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與前語，弗加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大姓坐廬下，好言慰諭之。聽人人自言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吏卒不能為姦，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悲，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鑊之，濱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辭指出血誓與羅氏俱

續藏書 卷二十七

三

死。履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眾怒不可犯，儻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當何及？瓊輝頓首惟命。履乃捕操筆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縣令至，召民轉輸不時至，躬至鄉督之。民走入山罵令，吏卒以語動令，令怒欲逮論一鄉民獲六七人下獄，嚴錮之。而往捕其餘，民大駭，履計民無罪，出巡獄。叱獄卒釋之曰：若無罪還告若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儻急且有變，自古未有窮刑法逮眾而不變者也。事得已。南康俗好祀淫祠，祠有蛇出戶限，民驚恠以為神，至奔走祠之。履罪神巫十人，投其主江

中爲承六年而去。去三月，他吏用法急而亂，民益追思之。知安化縣始士豪以世亂糾民爲兵，天下既定，豪所易氏者，怙勇力，與所部保險阻自全。江陰侯吳良，徵旁縣兵捕擊之，兵且集，召令計事，履曰：易氏自逃死，無他惡，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爲逆用，兵未晚也。良聽之而事平。已而江陰侯徵取故兵請爲農者，民自驚奔相告，勢危甚。履屬耆老諭之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履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且恐叛，安可責以事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罪而陷大禍也。郡從之。凡有微徭，皆不使之與。越三載入朝，擢知濰州。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四匹，萊守核其孽息駒，欲責償，諸縣皆以勒民買驢洵矣。履不聽曰：民實不欺，烏可妄責其償。

卷二十七

四

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當宣布德澤，爲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於是事得罷。山東民願以牛羊代稅，吏聽之。履曰：牛羊後有死瘠患，不如粟也。獨牧民粟以他縣，牛羊遂陝西，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濰獨完復，僉人部送隣縣牛，履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中道牛死，誰當爲償？力爭不奉命，履爲吏不求成名，以愛利爲先，重刑獄，凡有訟召受訟者面質之，平其怒而止，不忍置民於獄，獄常空，有追需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賤，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感之以爲愛已。居濰二年，會改濰爲縣，召還，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與履交，戲謂之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履曰：公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道乎？履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慎毋出門戶，絕世吏，勿與交，履至

家如濂戒，克以自全。

知府陳公 事 孝賢

知府陳灌，江西廬陵人，幼孤，事母孝，好讀書，元季憂世亂，去習兵法，環所居良田，皆棄之，築塲圃，樹木焉。人初莫測也，後數年木森鬱成列，而四方盜蜂起，遂依以結屯，聚兵鄉井，賴以安。陳友諒強禮致之，灌度其不足與有爲也，去不顧。高皇帝克武昌，灌因以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上謁，上與語奇之。灌因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納。中山王北征，以經歷贊車已擢爲寧國府知府，興學育材，除民所疾苦，抑兼并，剝戶帖，覈戶口之欺隱者，上聞取爲式布天下。宣城田濱江者，歲患水，伐石築堤，作水門蓄洩，民至今賴之。所屬邑歲租不入官廩，獨虛籍其數，以上灌，廉得之念，此直踵宿弊然耳，必發之。

卷二十七

五

得罪者滋衆，乃揚言將以其月日行視，廩覆歲儲，民聞爭輸補及期，廩皆實，而弊亦盡革。有盜四十人，以劫麥舟，獄當死，灌視其詞曰：此愚民，因舟被風漂抵岸，而挺取之，非素合謀也，安得引行劫爲比？乃獨坐爲首者一人，餘減死論。灌風采凝峻，秉行清介，訟者至，片言立斷，爲人所畏服。其爲治務寬厚，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年政化大行。洪武四年，謁告歸省，召至京，未命卒。

知縣錢公 事 孝賢

錢本中，常州武進人，讀書習法律，洪武中以人才舉，歷知故城、元城縣，有聲。改知吉水，豪民宿吏素爲民患，苦者捕其魁，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壇壝學舍，召諸生躬教之，旌別勸率，政務清簡，不任刑賞，有盜聚山谷間，時出掠，郡守欲以兵殲之，本中單騎詣賊壘，諭禍福，咸相

率縛自賊自歸會赦免本中廟清操門無私謁妻子布衣蔬食裁足朝夕以誌潔罷官父老奔走號泣留不獲郡人學士胡廣力保之得復官民聞本中且復來空閭井迎拜如見父母未幾以疾卒民哀慕留葬水寧爲負土營墓云

知府况公 事 景陵 裕陵

况鍾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以尚書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軍書假便宜從事初視事陽爲不解事者諸吏抱案牘環立請判鍾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盡悉識之於是吏大嘉謂府公愚通判趙忱肆慢侮不校既月餘命左右具香燭索呼學官子弟及僚屬畢來云有勅未宣今宣勅勅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語於是諸僚皆惕息恐懼禮畢坐堂上呼里老前曰吾

卷二十七

六

聞郡人多武斷傾害良善吾不能如閭閻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善惡戶報善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者吾且爲百姓殺之今列二簿俟之矣已召諸府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某日某如之羣胥股栗不敢辨鍾命引出擇有勢力者四人擲一胥空中擲殺之不死鍾大怒曰吾爲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爲我盡力耶高投之必死不死若鼠輩死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衙乃盡覈屬吏出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中不寒而栗謂太守神威威畏法不犯於是掃剔諸宿蠹置通關勘合條防欺誅痛繩衛卒之爲暴橫者而郡體始肅薄得民善惡名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必以禮諭告反復而校督其不如命者威禁大行蘇賦重而官田尤甚民苦之鍾爲奏減里賦焚香祝天乃具疏上

卒得請復與周文襄書收糧法建濟農倉置總運海防運夫侵

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又甚不難大抵鍾爲治一豪狡惡良善至寒門下士挾片藝皆獲收故吏畏民安述職錫嘉詩九載滿民上車乞留者八萬人楊文貞贈之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縣重迎張益州鍾剛果敏達不畏強禦當上奏與巡按御史爭相見儀弗憚然度量廓如也與學禮士蘇人至于今誦之以爲廉潔之操一塵不滓操履之介千夫莫回云其後南京光祿寺卿蔚能陝西朝邑縣人亦起吏由光祿寺典簿累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錮歸家嘗偕僚屬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下禁獄問所由能奮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不以累諸公也獨受責降官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與况鍾者殆

卷二十七

七

士人高等何可以資格拘也

知府劉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會有詔汰庶官累千人實意且得之竟爲同知金華在金華三年不以妻子隨廉操直節紳有聲稱郡有顏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悉爲修葺鄭義門合變久不能給又買馬出力給傳山西爲既乞免其役擢順天府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見他人書不合已意輒大其聲微聞陸間聞者惶相戒勿以藁示實擢南雄知府未數月中實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苛辱之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且驕言中貴橫索賂辱太守事貴懼急傳馬馳奏實抗勅使毀勅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宦三十年不以妻

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為國家受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所逃罪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居恒喜著書尤長於春秋中夜有得蹴童子然燈起書為人清強甘心貧窶彭文憲稱其躬過人之操履立絕俗之儀矩利誘不回勢惕不沮蓋實錄也

知縣丁公 事 茂發

知縣丁積字彥誠寧都西關人成化中知廣東新會縣新會廣巨邑號難治積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則大喜曰吾得師矣請先生門人梁編修儲李主事祥為先容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為政以風化為本而主於愛利始下車中貴弟梁長資民通過倍復訴之積廉得其情追其券焚之由是權豪屏迹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為書擇邑老成人主之

續藏書 卷二十七

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嚴賄博竊盜之禁榜門示恥良家子遊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為講解冀變化其情習春秋祠事性牢極精潔肅然將事如神陟降邑節義祠墓各置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均平錢悉貯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當月錢歲單丁小戶亦不下五六千積苦意節省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絕甲寅納均平錢畢自歸田弛然無復事白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寅終年不到衙蓋其實也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積憂之曰此令貴也於名山頂築壇以祈晨夕齋沐伏壇下禱因得疾疾既甚猶日究心民事遂卒官民相與弔哭於途歸德里有一姬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寅丁父死吾何以聊生其得民如此

知府徐公 事 康陵 永陵

徐咸字子正號東濱以尚書領湖廣正德辛未登進士俊才

人交不詭于俗居官不事儉察務持大體人樂其寬初守河間兵燹後且值陵谷懷襄民嗷嗷待殍咸務在撫輯惠養區畫中理多全活初汚地宜黍鮮植嘉穀咸為之陳厥疆畝引渠灌泉略倣吳地播種之法與民習之民享其利居三載入覲屬吏託餽盛貨帛以進率謝却之廉譽益彰陟陟夏官即去民思之肖像為生祠夏卿喬白巖公雅知咸會武宗南巡咸凡事豫戒備無不周白巖公曰能助予者咸也銓曹聞其賢擢守襄陽為政一以平易近民為本民以是益親附之歲值恒陽躬率父老俗修零祀備暑不輟而甘澍應妖民惑眾禍叵測咸計磔渠魁脅從不問悉解散其牧養一如牧乃故襄人戴之猶汚人也廖太史鳴吾作楚紀列咸於登績傳重太

續藏書 卷二十七

史內方以餘姚孫衍華亭張弘與咸先後同官均有懿政目為三高嘉靖丙戌入覲忌者阻之罷歸日事編纂有國朝名臣錄澤山野錄詩有東濱三稿平生天性孝友宅心坦夷侍奉直公昂及太宜人主養處飲食省事必躬官至二千石田宅不侈常祿之羨悉畀仲兄節奉怡二親不制其出入無毫髮留為筐篚計又為仲兄築室以居後家事日落寒暑製衣及衾溫涼適體有疾奉養飲食至老不衰以故稱孝友者無間言嘗築園城闕曰餘春每遇勝日邀伯兄豐厓及郡中名士携肉植茶枰于禪扉竹徑應咏陶然仙如也嘉靖丙寅夏六月卒年八十有八

主事唐公 事 永陵

唐侃丹徒人少從丁璣學為高第弟子貌貌屬名檢平生以忠孝氣

日許為諸生時父被獄上書請自代弗得乃藉草地寢不惟不

徹夜不解衣竟父獄乃止及為州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日撓

子獨與一二老蒼頭相朝夕飯羹豆藉茅以居令永豐知山東武

定州皆悍訟侃豈弟務掩人疵瑕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

為能始若甚迂濶久之真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給念以為永豐健

訟起於錐刀競利與靡侈不節相高於是躬率以儉約進父老為陳

務本書用周恤相保之義俗尚鬼有獄神祠居人奔走雜男女香火

無空日又喜為俳優使民淫於欲而置於財侃曰此大蠹也痛革之

立木碑二立於庭左曰從刑右曰從化今日從理者左欲和者右久

之民多立於右以求解言或當于理雖賤吏必改容謝為立行之無

理雖權貴人百方請說終無所假借以是告許之俗為之一變在武

續藏書

卷二十七

十

定以鎮靜撫綏疲人時清軍伍一州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若解長

且萬二千人矣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有議欲濬州

境徙駭河者又力言不宜浚民脂膏填巨壑皆得寢章聖祥宮葬

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哀民間財甚鉅以給行猶恐不給侃曰以半

往足矣至則昇一空棺旁舍中諸內閣牌校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

官宣言供張不辦者死矣欲以恐嚇錢同事者並逃去侃獨不去急

乃謂之曰吾與若諸錢所受錢乃引之廟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

死來矣錢不可得也於是諸閹愕眙相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皆

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觀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

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於官稍遷刑部主事以執法得情著稱病卒

貧不能殮部尚書而下及諸僚賻之錢乃棺而歸其家

少卿程公 事 永陵

程翰字文純建昌南城人舉鄉試授景州學正挺身範士務砥礪名

節次乃及文藝當塗引重命主瀛洲書院選十八庠弟子員雋者從

講習文浙江行省考官所錄稱得人尚書郎曉其旨選也以母憂去

職服闋補曹州轉松江府學松俗習靡鄉力鎮淳樸崇廉質謹條約

上禮讓斥奔競蹈履繩墨以身為諸士先直指使視學一生於講求

致頌美賞紙倍常道出鄉惡其諛佞取紙散諸生斥責之士習丕變

擢知鹽城縣鹽城海邑尺龜賦徭多奸避嚴正之歲旱蝗民饑鄉亟

行賑助有冤獄論死者十九人力申雪活之築堤捍決河創水次倉

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悉力惟恐後轉上元縣在留釐下俗

雜政殷勸閭閻驚憂省率制鄉堂意利民弗趨避心誠乎感與爾翁

續藏書

卷二十七

十

然內瑞以事過金陵所至饕虐天原外無備也瑞怒欲厚之鄉抗陳

民艱瑞為改容民居近孝陵者以誤殺苑中獸入死獄莫為直鄉

白司寇得未減諸散荒錢平市直酌公費後咸守以為法蓋辛二邑

三入觀乘一馬以一馬負冊以一隸馭馬而已時霍尚書韜為南宗

伯風稜矯矯莫與匹民為之語曰禮部霍韜天有日上元程鄉月無

雲蓋以並也歷南刑主事郎中守鎮遠鎮遠夷方也鄉勤恤其隱無

鄙薄心屏私覬去煩苛寬權市公聽斷懲暴橫清驛傳時供億加意

節損省浮費十五六屢次疑獄毀淫祠建社學有黠卒妄奏辨其誣

詆反坐之豪民侵貧弱者於地四十年未決斷還之戍伍有三十年

未支糧者多方給與叩首叛豪猶與私通者痛鋤禁擒其酋夷憚不

敢犯官九年轉陝西苑馬寺少卿馬政弊已久鄉竭力振釐至不下



堂五日夜，稽侵地，復牧軍，簿嚴下馬，除補疾，作致事去，增入官四十  
年，初終一德，廉勤端惠，所至樹風教，白建節婦孝子忠烈祠，毀妖廟，  
以其址葬野死者，其折獄不務苛訊，要以理屈其心，或書聯語韻語，  
于牘，歸訟者自愧，退或相視泣解，所去必有頌聲，或勒思于碑，或尸  
祝于家，或祀名宦祠，歸家無餘貲，自奉儉節，既屬疾，猶倡建宗祠，定  
祭儀，增墓田，修譜乘，諸先產盡讓其伯氏，居室與昆季共，獨所宿樓，  
兄子又舉其半，窮之作，籬自障，為詩有風雨半間樓，蓋紀實云。

知府徐公 事 永陵

徐公九經，初為句容令，歷九載，治行為天下第一，其始至，羸服坐一  
笥，與延見諸候人，恂恂無所詰難，諸候人出相語，與中人誠長者，第  
吾邑得無其黠豪而治乎？居三日，一吏出空牒而用印，內囊中九經，  
續藏書 卷二十七

按得之，詰其狀，羣吏皆叩首曰：為一某親故某事，補牒耳，非有賄也。  
九經曰：吾不治賄，治竊印者，卒坐之法，已曉戒寮佐，毋得擅攬訟，及  
需賦民錢，而捕按其用事胥吏，於是人人惴恐，於法不敢有所舞，每  
受訟謀，必命其人與親識偕往從和處，其不卽和處者，而諭使之心  
服，間一杖之，數不過十，毋煩置獄，然至於武斷并兼輩，不盡法不止  
也，諸所催科受役，預為期，過期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笞責之，終不  
錄，卒下鄉落，隸卒列庭下，如木偶，亡所資衣食，其黠者多自引  
去，久之，益習民貧富，與道里近遠，諸顧役之輕重，必以資其受顧而  
後，必以便，卽田更村稚，得用身應，毋使宿猾奪之，諸賦長收賦於  
名區，故未有定額，司算者得上下其手，悉覈之，著畫一於冊，以示各  
賦區，邑故有賄賦米四百石，覈其欺隱者應之，賦得所歸，不為累他。

運解，費有輕重，官故量資之，黠豪趨輕而資重，不相當久矣，九經  
密得其弊，要諸豪祖之神，而俾劑之，既定，為閭使拈各以分去，色  
居恒謂卽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綏，  
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其任，無失所者，悉革  
切浮浪費，里正結籍邑耳，足跡不使至邑門，亦不使至民戶門，以為  
恒，邑故稱孔道，輪蹄輻輳，取資於民不可計，九經減舊額夫三之二  
馬三之一，無弗給者，士大夫過從，所餽不過算器食，不以貴重故加  
簋，有廢圃，廣輪數十畝，躬率吏卒，治蕪穢，植蔬果，鑿池種魚，開養故  
雞豕，客過宴飲，取諸宮中而用之，客更欣然，為醉飽去，邑西距二十  
里，東距白土五十里，為衝衢，車馬所踐，塵土全積，可三尺許，遇雨需  
泥，淳至沒股，頭仆相尾，乃積顧役之羨，斲石以道之，行旅無所苦，詭

續藏書

卷二十七

十三

諸藉藉，歲大侵，民至屑榆而食，而上方祠簞竹宮，多遣中貴人方  
士，醮神三茅山，三茅九經所治也，歎曰：吾民困至此，而忍更驅之  
役，或謂應天厲民，八是不可分任乎哉？曰：救災恤隣，古道也，隣民卽  
吾民，吾何忍紆此而困彼？接故廣商引之金，宿於府者，請之中丞直  
指，以供費，躬為經書，諸使者饒其清嚴，竟竣事，不復有所干，民忘其  
役，然歲侵益甚，穀價踊貴，丁中丞發廩米數百石，使平價而糶，取其  
直於官，九經曰：今流萃載道，數百石幾何，而徒以資糶者，彼糶者皆  
豪也，於是從時價糶其半，還直於官，而取餘米煮粥，召三老受而分  
食，其餓者居三日，報餓者起矣，輒按倉穀餘尚多，使稱力分負，以去  
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傍富人穀而取償於倉，居平持法，宣而至是  
獨改峻，有十七人禦貨而逞穀者，捕得，立置之法，曰：是非民少風

盜以饑文其惡者咸惴惴相戒道不拾遺九經於單亦無所不極意而駁學乃特嚴然不敢修怨視諸博士弟子猶子弟也歲時課經術論經文義館粥膏油之費不乏而其無恥者懲之又方於事上幾用此得罪時應天尹法已更故嘗有富人謀之尹欲以席市謂曰賦已儲之矣尹有所任直時下邑索吏賄不得酌而詣諸庭九經縛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也他日又以永康侯之幣徵教讀呂基九經報謂呂基者蓋賈人子不習書不足以辱侯聘尹逾怒而會丁中丞又他有所下治荒者闕略不甚稱九經以意格之且不平價留也而諸生見懲者中以詰詰中丞甚見辭色三日父老數千人擁而庭見稱九經賢泣涕數行下曰微徐令吾曹有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下映堦曰今不宜若等故且為移之胡謬稱也眾遂大哭曰

續藏書 卷二十七

十四

必移令請死於此因極叙九經救荒諸奇策與居恒善狀且詆無恥諸生謂彼不自知罪以小懲而中民父母民誓不與俱生中丞意解入都以語尹尹曰此強項吏好以抗上自為名移之便會中丞入內臺有所舉刺而公在刺中嘗及公操直指使亦報命中丞要之同刺刺僅中丞而已事下吏部尚書熊公淡佛然曰吾故聞句容令賢不減古人今不以舉而刺耶考功郎郎彥具前後薦剡語報尚書乃論謫中丞於外而特留九經時謂中丞力不能勝一縣令也九經既以廉儉著聲其下化之民有華冠侈服者出必過責曰何以見令君為其稍過修必相戒令君知之得無不可乎積九載始遷工部營繕司主事將治行而民強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過舍治觴炙兒稚挽衣而泣曰公母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

奉公九經亦揮淚曰母以訓而曹唯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隱忍則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生平不嗜肉食唯飲菜蔬晚間嘗圖一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公所畫菜而書勤儉忍於上曰徐公三字經也家肖像而尸之朝夕必祝焉已又立祠祀祠四五所而其最者在茅山謂其息民於荒獨茅山之役巨也在繕部議當築外城而城址有犯陸都督炳闢者都督挾上寵橫甚人謂避之便對曰何奴未滅何以家為號謂陸將軍不如霍將軍平陸噤不敢發圖分為三仁何出權荊州商稅舉舊額裁三之一諸聽權者蜩集倍溢於故乃屬其餘於藏曰吾裁而得溢毋使後人增而取溢也事竣復與外城役所分板最堅而又連役夫不告痛遷署員外郎以功實授員外郎督清源碑廠舟北者毋

續藏書 卷二十七

十五

論勢人達官必使附碑之將作大司空吳公多卿戚皆不免曰此法也法且自司空出遷都水司郎中治張秋故通漕者與通鹽者近而不相接以故漕水溢則汎濫為田患議築減水橋於沙灣使相接漕水溢則有所通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涸工成至於今賴焉時司空進而冢宰倖臣文華代之尋督大軍平東南倭所過張甚河渠即迂送恒出境外幣餼充溢猶不得一欵色而九經第遣一介齋牒謝之云郎有事沙灣不敢離也文華歛焉投牒於地而九經以資重得知高州府或謂高雖遠雄郡也公稱名令久獨不能名二千石乎答曰吾老矣安能自苦以徼身外物陳牒於冢宰謝不之任居一世職大察吏冢宰司空比而欲絀之考功郎持不可乃坐以老令致仕九經笑曰老自吾分何至煩考功令

歐貴溪山中二十有二年，非禮命不入官府，守令以時問政，言之無所諱。於吏胥弊尤切，聽者為縮舌。以貧，立義田，問之，立義學，教之，為擴田於學，以給頽仰。同年之婦何，沒不能自贖，力資之，又推以資，邑娶之貧而勵節者，居恒自奉儉，不以老益驕，衣絕皂帛，然用施予故，嘗行視廢丘之瘠，得杜家山斥地，招流亡，授以牛種，教之樹蔬，相土宜，通水利，而率減獲與之分功，而耕皆成沃壤。時予給事貞明長矣，九經慨然謂曰：吾昔用之邑不盡，而以施諸家，若僕習矣。異日毋忘用世，給事拜受教，是故其居官，首請屯田三輔，與水利，雖不盡先識者，猶日望之。九經既有年德，貴至大夫，無聲色好，晚節會閭里，集子姓童子，歌風雅，濂洛數章，談說義理，典故雍容，竟日，居家人，提學御史，耿定向，按部句容，習其政，而仰之時，誤傳九經物故，耿檄祠名宦。

續藏書

卷二十七

志

再徵貴溪祠鄉賢，然九經無恙也。句容之民，伺其誕日，設醮迎聲，於三茅祠下，歲時訊問，以為恒，至年八十五，稍示微恙，即却醫藥，不御口，有正命在，寢徙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家人馳之茅山，祠告於山之神，而已瞑矣。守祠道士夜夢九經來，衣從數騎，啓扉而入，嗚呼，異已。天性孝友，重節義，不侵然諾，置直自遂，四歲失母，劉安人，未冠失父，儉庵公，侃侃自樹，立奉大母周孺人，繼母又安人，尤孝謹，屬疫痢大作，相染衆，二母病，幾不起，家人皆避徙去，獨以身周旋其間，卒以俱安，為諸生，工屬文，博通諸經，尤精戴氏禮，讀書檣槎，莊農有耕而乞火者，時估傳猶未已也，家與少師夏言同里，自舉鄉薦，至調選，未嘗造其門，及夏之再相罷，而道被逮也，九經獨使一老蒼頭侍行，唯謹，夏從轡車中問而得之，為感泣，故御史楊爵工部郎劉魁給事

周怡流來先後以直諫下絀，絀獄，損月俸，橐餖而致之，故喜也。即之節，節坐與中人競，遠戍，範白金為巨羅，而銘之曰：不愧明時，無負先心，以遺節，然諸有所為，自達其志而已，不務為名高，故少能舉其事者。

知府龐公 事 永陵

龐嵩，字振卿，居南海弼唐鄉，學者稱為弼唐先生。嘉靖甲辰，由鄉舉授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兆缺，屢攝府事，初至，早麾為吏，嵩督賑，委悉霑洽，公粟既竭，貸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獨其積通于以勞來，捐循之所錄，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所部民苦役重，乃取公費議寬之，令甲首輸餉，免其置辦，付之印簿，以防侵漁，清寄居客戶，以助夫役，移僻驛

續藏書

卷二十七

志

馬匹，以甦衝塗，數冒濫優免，及說稱官戶，寄庄戶，女戶，神帛堂匠戶，以實丁口，八邑皆蒙惠焉。時江寧葛仙永豐二鄉，數有水患，居民餘士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嵩為築堤，開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庄，四召貧民佃之，流移盡還，而全邑訖無代輸之苦。百姓至今賴之，折獄無細大，必得其情，有張元二者，以追逃婦不反，嵩躬至婦所，見室畔縣厓，矗立林木，颯然心動，行數十武，而前佯執村老，訶問之，對曰：我但見屍，遂得元二被殺狀，又高淳傭人亡其妻，妻家以為死，執之，嵩偵知，隣有書工，以其妻歸，日趣也，計致書工，奪還之，聞者以為神。戚曉王，湧舉人彭若龍，占良人妻，殺人并論死，居間者萬方，拒不聽，嵩饒吏幹在事，拮据百廢具舉，尤加意造士，暇則進諸生課之，自捐俸以資賞給，歷寒暑無倦，淹通五經，為諸生發疑扶異，無不虛往實

3121.5  
160

歸者早遊王陽明湛甘泉兩先生之門至是奉其緒論爲諸生規建  
會于新泉書院日與講習以故一時文行之士成就典起者爲多天  
性嚴明蘄蘄不可犯而又與有聞于名儒巨公以是施之政亦以是  
持其身見義勇爲獨信一力雖貧不能奪也單騎行縣所至肅然  
一蔬片楮不以煩民人目爲龐青天云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觀  
察嵩謂非理上疏請止之至今著爲掣令晉南刑部郎中曲靖寧民  
府知府所在士民銜德既去而追思之至今俎豆不絕云

續藏書二十七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李贊撰贊所著藏書爲小人無忌憚之尤是編  
又輯明初以來事業較著者若干人以續前書之  
未備其書分開國名臣開國功臣遼國名臣靖難  
功臣內閣輔臣勲封名臣經濟名臣理學名臣忠  
節名臣孝義名臣文學名臣郡縣名臣諸目因自  
記其本朝之事故議論背誕之處比藏書爲畧少  
然冗雜顛倒不可勝舉如一劉基也既列之開國  
名臣又列之開國功臣一方孝孺也既列之遼國  
名臣又列之文學名臣經濟本無大小安見守令  
設施不足以當經濟乃於經濟名臣外別立郡縣  
名臣又王禕殉節滇南不入之忠節傳中而列之  
開國臣內種種踏駁毫無義例總無一長之可取  
也